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八冊目次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二卷

〔清〕孫奇逢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院刻本

..... 一

亭林遺書十種二十七卷

〔清〕顧炎武撰
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本

..... 三八九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二卷

〔清〕孫奇逢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

院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道光乙巳仲秋

夏峯集

大梁書院重刊

重刻夏峯先生集序

嘉慶中史臣奉

諭旨纂儒林文苑諸傳予以從子
寶甫充纂修官助之采輯始得讀
夏峯先生之書於時卿尹庶司賢
有志者多從傳鈔以讀知先生之
學者甚眾顧所見歲寒居文與靜

脩椒山兩先生文同編曰容城三
賢集財數十首非完書自來大梁
旁求久之未獲學使許信臣編修
至適予子啻醇館於輝學使命之
采訪乃得此本於先生七世孫秀
才孫錕所云勵有存者學使忻然
首出俸金為倡諸公先後至樂於

共成之遂付剞劂而任予以校勘
攷先生遺文其初趙寬夫有事蒐
集久而未定竟失其橐至先生之
孫擔峯氏重為哀錄始成此本凡
十四卷其難能也已今以明季所
作語涉禁避者遵乾隆間廷議刪
去數篇及酬應之作亦間汰一二

二

其語錄本在諸體之後今以冠首
者從朱子手定二程全書例也它
悉仍其舊郭生程先示予以魏道
陸所編語錄增多本集若干條別
輯為一卷啻醇於志乘中得雜文
若干篇併所見先生手蹟數件連
錄之附家規於後又為一卷總為

十六卷當先生之犯危難以救左
魏周諸賢也志節聞於天下偉矣
哉然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講道
修德久矣其事固動於義理之不
容已而非若意氣相赴忼慨一時
者之所為也洎

聖朝定鼎先生年六十有一矣長

三

為逸民高蹈不出亦在人意中爾
乃先生則於困危險阻造次顛沛
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
亨龍德而隱自公卿大夫士下至
傭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
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
和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

人人有以解其癥結而獲其本心
一歸之於為善屬徵聘之

命屢下明示四方有所矜式而中
朝大臣若柏鄉蔚州兩魏公孝感
熊公曹厚菴施尚白兩學士許酉
山侍郎以及疆邑守土之臣邱園
遺佚之老或親炙或通書既已問

四

道質疑不厭矣其奉一言以從政
苟有所為而民安之則曰吾奉孫
先生教者又往往然也固不獨湯
耿二公及於門牆而已故先生之
教沛然大行達於朝而上為道揆
施於野而下為善俗其在近世講
學諸子風聲所被教澤所加未有

及先生者也際貞元絕續之時明
大道於方來佐

聖治於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
人以維持一綫之緒者故柏鄉在
同時直擬之以箕子是殆非先生
所欲居迺若隋唐之間稱河汾宋
元之間稱江漢雖門多將相而王

五

霸雜用或獨抱遺書傳之其徒以
視先生之道孚上下而澤及生民
者其遭逢氣象為何如哉我
皇上踐阼之初下采清議數年間
先生與睢州俱奉
命從祀兩廡今者諸公又棊布其
遺集於以嘉惠士林而又意存私

淑也不亦宜乎後之學者誠能讀
先生之書而有得焉窮可為蓮陸
寬夫退可為逸菴達則為睢州而
志事益著是則先生之教思將與
是集為无窮而百餘年之藏山舊
籍一旦復出於世豈偶然哉豈偶
然哉不勝踴躍嚮往之情爰識諸

六

首簡云

道光二十有五年孟秋之月庚申
朔嘉興後學錢儀吉謹序

夏峯先生集舊敘

聞之天地人相維而世天地何事天地者人也天地窮罔界厥事于人人始嗇其事於身爾噫人事周而所謂天地有外焉者乎故風雷災眚山澤龍蛇天地不代也運會之窮有時而見天田兩失飛躍不乘中不在人也潛龍之端可得而盡自盡已成已成道著不是無聞而所爲事天地者辭其名不辭其實此易之所以不窮也亡友史周嘗從事于斯矣標子臣之極綜帝王之變其言曰易之灾限三十未有無故而當此位者也然聖

夏峯集

舊敘

一

賢猶不以是輟明王之治至哉言乎五精漸薄乾坤弗屬皇虞系渺功利榛蕪尼山有作大象爰立專其事于人以詔萬世之事天地者乃由漢而上常行變錯由漢而下變起常絕故晉唐宋之變非猶夫三代之變也中外倒置陰陽易位五伯而後蘇門所悲于是萬生首達者遂巡斂而事身則亦愈重蓋數奪鬼神而不能奪匹夫之身身者天地之所不能變也寓茲剝爛乃覩安宅一絲是維其重九鼎漢大南州魏高遼寓晉尊彭蠡隋挺河汾屹宋者邵周楫元者劉許是皆水火不灾否

革不餽大進修之學懋開存之業其事彌嗇其用彌周

持天地之窮而不窮于天地以系尼山是稱克齋云爾余生百罹涉進退之藩抱只尺之義大患無以報亡友而晚交鍾元先生者喜而嘆曰是其事身者耶是其身事事天地者耶先生容人也道業夙聞讀書易水之上當神廟末年天下豫鳴公獨介石友通仕隱交盡南北標榜不至譽咎不歸靜正深閒可云嘉遯既而上谷雲擾乃去靜修之居徂徠孫邵屈共城止焉謹躬恕物惠表清衷微彰柔剛蚤用括囊以謝聖明之辟而正容悟

夏峯集

舊敘

二

物隨事迫忠則諸侯可得而友也至其困旅之中類沛之次在卒能暇在紛能整師友徒旅出入相莊素履坦坦不數明晦於乎先生之學其可不謂之安且成哉道無常家寓庸靡忒匪日用出入奚倫常之極則匪作止語默奚夷險之經權諂瀆去而幾知樞機審而遠應只屈之存以考旋履在易蠱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謀績于寢興考德于言語飲食一室之事也消志質理乃克從道用勿墜易以不窮明王不亡治以言宋事就大焉難孰勝焉史周復起其把臂先生肯後余哉即以

漢魏晉元諸君子征邁相勛靡替風向有不變于天地者而以與于天地之事先生何知焉順治乙未季春望日湓水友弟張鏡心譔

余居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俗子庸人所厭聽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椒山先生墓隕淚如雨并瞻祠下取駭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既

夏峯集

舊敘

三

而仕京師則聞椒山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嶼蓼洲廓園諸先生於顛沛困危之中料虎頭捋虎鬚先生不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以先生夏峯集相示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以是爲世誦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之遊者皆海內大賢拔其著書而雍容氣象如觀有德者必有

言非言也德也余於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康熙元年壬寅秋日邵南弟魏裔介敬題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

夏峯集

舊敘

四

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歷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鈞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旆爲之鳩聚伙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賁堅辭不應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

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
人可以算過所著書皆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
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以傳子
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
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
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
竟日無情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諱學
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
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

夏峯集

舊敘

五

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
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
爲當代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
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唯陽門人湯斌敬題
道原於大學衷諸孔天之道生生不息孔之學純亦不
已故孔子本其信諸天者以立師垂教而後世之師第
相傳亦本其衷諸孔原於天者以遞相傳信於無弊否
則是舍太極而裂風雷山澤於分位則天地窮外大德
而別帝王師相於異行則聖賢亦窮矣子小子恭讀先

師徵君夫子夏峯集而愈知學惟以不悖孔子爲極詣
也先師之學以天爲歸以孔爲的以至誠爲全量以慎
獨爲工夫以知明處當爲力行之實地其所以信獨見
而化異同者總之以孔子印諸儒也自考亭象山之辨
聚訟未息而姚江之義相繼而起或者以先師爲非考
亭之學者先師不辨也蓋自志學以至屬纊無一日非
窮理之事也或者以先師爲道姚江之學者先師亦不
辨也蓋自與鹿忠信定交講明良知無一日非格致之
事也或者又以先師爲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

夏峯集

舊敘

六

師亦不辨也蓋窮理爲孔子之窮理致知爲孔子之致
知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爲兩可但當看其
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
正亦未易以左袒虛見爭也是集也先師一生學問所
存其間考亭象山以及姚江之說各有定論蓋入處與
成處微分要其精神確乎不疑總之以孔子印諸儒稱
集各若干卷體不一而學一無處非天之道無處非孔
之教即無處非先師之學也石城門人趙御眾敬題

夏峯先生集紀事

先大父徵君公舊有歲寒集三十卷蓋六十歲以前所著答問詩文皆載焉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專載六十歲以後之文而未備答問與詩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之而後幾三十年則有日譜一言一動一筆一墨莫不詳載然長篇單類或又分載別冊總之卷帙浩繁難於彙成一書歲戊午王子伯生過夏峯率予兄弟子姪傾篋鈔錄而去與趙子寬夫選擇刪正名曰傳信錄自是先大父始有全集矣獨是寬夫性癖秘不以示人雖淦

夏峯集

紀事

七

等亦不肯令一寓目淦懇之再三止出示其序文展讀再過輒取而留之淦因錄其槩度之案頭聞其歸已別易其稿矣今寬夫已作古人而書仍不可得或言其生時曾以副本付耿逸菴先生及訪而求之外較脫落絕不似經意選訂者且無序例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但先大父及門士凋謝殆盡而耿子保汝又經年病以牀蓐間先子暨諸伯叔或相繼去世而存者復老病不耐繙閱淦每與保汝言之保汝歔歔嘆息輒以其事見督淦實逡巡不敢承既而自思年已六旬雖所學未成而

侍祖膝者三十餘年猶得稍稍聞其意旨若因循衰老

心力殫迷則書成無日因於戊寅春日鍵戶滌慮逐一細閱至仲冬訂為十四卷二十四萬餘言計其全數才十之二三耳冠曰夏峯先生集存保汝之言成保汝之志也其當與否惜不得與之盡言欲請正當世大人先生而荒村艱於鈔錄故不之及也淦之力雖有舊梓工柏國翰等來顧誠欲為之而苦於容陸續從事兒子用憤慨為諱理兩年始得告成嗚呼回憶幼穉追隨但見高年諄復不憚煩耳湛然不審其精神所在比檢點全

夏峯集

紀事

八

書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以日進而密者似彷彿有所窺見第是書成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抑可藉以存其面目耶淦不能不撫卷增痾且增懼矣康熙己卯且月吉旦仲孫淦沐手敬識

夏峯先生集 別傳附錄

孫徵君先生傳

相鄉 魏裔介

先生諱奇達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貢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尙寶補庭補庭開設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

夏峯集

一

足下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應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藩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雨親喪葬之後產益落糴殮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

夏峯集

二

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泚相投周文選順昌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長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厭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

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廷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達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連御牒而泣聞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贖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

夏峯集

三

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贖災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醵數百餘金資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旣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奏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懼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

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慮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發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戶避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漳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

夏峯集

四

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魏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蕘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堅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

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厚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異。未有能立功於外者，若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譙，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

夏峯集

五

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圯，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圯者。公隨禦隨策，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同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

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峰書院，記其始末。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鹿公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

夏峯集

六

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甕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尙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開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

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畝野老有執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川家雞黍惓惓以民瘼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

夏峯集

七

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趣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萬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家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連膝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

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處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聞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之類爲助其婚娶聞耳節婦孫先祚妻李氏貧得其資死葬以禮邑紳皆可成乏血嗣倡議立嗣矚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有四書新指二十卷孔學使刻于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于密縣張元樞刻荅問於覃

夏峯集

八

懷親一齋常大忠刻荅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後遺制史刻書經近指於潞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綴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尙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飲食置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載記甚詳歿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

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高陽鹿定興祀郡學宮丁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尙雅女二一適賈晉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瀾詮潛淳浩溥沐浴溶溶清謙曾孫十九人用柔用霖用桓用楨用梓用梓用立用幹用桂用栢用楫用樞用杼用樺用栢用栢用栢用栢元孫三人熠烺烺贊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起於斯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以見信於海內之

夏學集

九

賢人長者乎微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劉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邇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微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釀金於台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遠泣御前之時其苦情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微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哭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微君之謂也世徒見微君乙丙之

以意於友類以備佳目之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道義雖許見其接引以曰大夫無固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不流此許足以盡知微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燃指觀親長生終淪幻妄微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善施宏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可足矣言者曰微君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微君也百世而下猶將隨風而起況親炙之恐後者歟今微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

夏學集

十

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又

成都費密

微君姓孫氏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縣人明萬曆二十八年微君年十七舉順天鄉試父母喪皆廬墓次邑人稱之崇禎元年督學御史李蕃奏微君孝下詔旌褒三年御史黃宗昌薦微君善繼宋統殷游士任張繼載尹仲顧大漸以微君可用徵詣京師微君辭八年命五品官以上各保舉一人給事中正直志舉微君又辭詔告到門者再皆未赴當萬曆初廷臣言微君者

人少田荒光裕個人而耕有宅一區松田十餘頃其
 先生徵君固儒客長省德教乎何矩之深也已而南
 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
 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徵君曰失家將之蘇
 柴車南移途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頗
 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
 儀曰他日此地子不得有乃今果然中州地廣蘇門山
 下姚樞許衡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留長子守墳進
 中諸子弟曰故人孝元信二十年前勸我徙我怪其言
 大詩所謂
 君則歎以爲果然
 觀詩所謂
 夏峯集
 十一

罷歸以四方來學者無所止遂盡舉以畀徵君在輝縣
 郭外真舉村學者因稱夏峯先生居蘇門二十載年九
 十二卒有子六人諸孫十餘人以文學世其家
 善地也徵君年九十執耒耜耨耨者不遠數千里接之
 色其學以澄微爲主其爲用是王守仁亦不非
 宋熹密曰元子有言
 君則歎以爲果然
 觀詩所謂
 夏峯集
 十二

又

宣城劉易

容城孫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也家
 世儒素學有淵源與同郡鹿忠節公善繼爲同志友以
 學行相敦礪而期爲聖人之徒年十七舉萬厯庚子鄉
 試有司愛其少雋厚餽之悉進於父母無所私操行甚
 介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爲其於敦勸人心扶樹風教則

走之若渴干請之事若將免焉非公事不見守令守令或終歲不一晤人謂疑於簡傲先生曰無故通謁自褻而費上非正也古者不見諸侯乃所以尊之豈輕之哉兩居父母憂準古禮治喪廬墓六年不茹葷飲酒歲時哀慟如初喪久之資用乏富人請貸之約償於出仕辭不可襲食不繼則食糠又請貸以粟亦辭少日思以功名自見既居憂心傷祿不逮養求仕何爲乃屏去舉子業取五經性理及明河東姚江諸儒書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天人之際由是涵養日純乃覺向

夏華集

三

來氣質之偏一言一行必發於良知而率由不忒以慎獨爲功進修罔懈乃自其居廬日始也後入京師見曹公子沐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及左公視學畿輔過容城思一見不得屬魏公私問焉先生曰吾繫籍賢書院體當庭謁而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所以存故人也左公問之曰吾過矣天啓間魏忠賢當國讐害正類三公相繼被逮過白溝縱騎環夾先生迎唁日雷霆雨露總

屬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意氣浩然旁若無人三公子弟僥從厥衛嚴緝無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正門人張果中謀爲之寄頓拮据調護俱其橐橐時同郡孫文正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掄關先生上書求救激以大義孫公聞之亟請入覲將面陳於上於是都人洵謂孫公乃陽明之甲清君側也忠賢大懼從牀泣訴孫公已至通州嚴旨勒回諸公既下詔獄坐贓酷拷先生復與鹿太公張果中贖金以救之數日待數百金賁至都門而諸公已死杖下無及矣乃復按籍還金有不受者

夏華集

四

爲諸公設奠途次以餘金付其家當贖金時暴行酷暑烈日中奔馳數百里雖身蹈陷危弗顧也一時聲聞沸騰懼禍巨測賴忠賢左右親信用事者皆畿輔人以先生與鹿太公桑梓人望素所愛敬乃共秘其事不使忠賢聞知卒免鉤黨之禍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焉先生名德日益高人無賢不肖皆慕之容光先者奉聖夫人弟也敬仰先生介所知送名馬以贖無芻牧辭復致芻牧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其待小人輩而婉類如此故當羣小縱橫皆知愛敬而無害之之心

聖朝重先生學行將推轂大用使其客茅公元儀喻意
欲以起贊軍務先生辭曰君與鹿君之位
才力有其志也某既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命
孝公曰僕受孫公知遇身任危難君寧無一言以教僕
耶先生曰聞門地地朝野所重以爲安危未有將相不
和而能立也言者又云之難行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
倘一有異言則大事有爲我用者孝公從
其言佐將軍李公延請將士親附國家幸賴
其用孫公嘗曰王中興歸功於張仲

夏峯集

圭

孝友啓泰公也其爲當世引重如此崇
禎改元督學御史公舊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御史
黃公宗昌疏請徵聘禮科給事中王公正志應詔保舉
力辭丙子容城被圍先生指授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
賴以全迨撫都御史張公其平伯刑部郎胡公向化交
章聞於朝命加級擢用辭不就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
聘以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寇氛漸逼都城先生乃攜
家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
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備仍與其徒講學習禮

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
睥睨不敢犯 國朝定鼎後巡按御史柳公寅東以人
才薦國子祭酒薛公所薦以讓賢薦請做元用許衡故
事爲祭酒以教國學兵部侍郎劉公餘佑以舉知薦
先生宜備禁近巡按御史陳公業復舉山林隱逸俱以
摘解生平不言高自厚意不出有司敦趣甚急而辭益
堅或謂恐得罪先生曰辱列薦剡蓋當路以賢者相待
我不敢自賢而自處於不賢何罪之有田園被園移舊
新安門人築雙柳堂以居乃輯宋明諸儒遺書語錄爲

夏峯集

圭

理學宗傳蓋先生自弱冠卽與鹿忠節公講習諸書
紹隆其學後鹿公以奉常家居相與考論其得失稽合
其同異及忠節殉難先生獨任學統益不容弛乃彙輯
爲是書纂前賢之緒言採百家之粹語明天人之歸嚴
儒釋之辨折衷朱陸發揮良知補偏救弊略疵取醇雖
一出於正其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之說妄之勿使滋
蔓以惑後學焉居數年新安盜起乃攜家南徙念蘇門
爲康節棲遯之處姚許講學之地乃適蘇門初至幹止

未寧養於不繼水部使者馬公光裕贈夏峯用廬遂定
居山堂讀易其中怡然自適其道德聞於遠邇
學者雲集有大僚歸老於家一見北面稱弟子
者有十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有不入公
管屏息囑從造夏峯草堂以一見爲快先生肯尊德邵
淵氣和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誇掖獎勸以成
就之其教人務實行先孝倫問答用人不主一端矯枉
救失各衷於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
悟默然內省不以形跡經人故典起者衆或蓄疑不
夏峯集

七

能自決徐爲所許往往如其意所欲出以證諸先賢同
不渾合而自能以解故爲學者所尊稱孫夫子年踰
耄進修同俗每晨起謁先祠畢退處一室澄心端坐
卽疾病未嘗有悔容子孫姪甥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
成法問門雖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淵族故舊
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力是視曰家事必
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爲之修葺見人家
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婉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
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雖兒童牧豎亦知歡

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者處之裕
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天理爲
則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
知之地不致自欺識得天理則聖賢可爲非語言文字
可以承當戰兢惕厲無時敢懈唯是慎獨而已康熙乙
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葬東原門人千里會葬河南
長吏暨鄉上大夫數百里弔奠屬路不絕京朝則自內
閣九卿府院臺省寺署現任在籍諸公識與不識咸懷
私淑哲葵之悲釀金致祭無一人不與者蓋前代所未
夏峯集

六

有也衛郡祀百泉書院保定則與孫文正公鹿忠節公
同祀學宮所著書共一百五十六卷理學宗傳歲寒居
文集四書近指荅問孝友堂家規四禮酌取節錄甲申
大難錄行於世歲寒居全集讀易大旨普經近指日講
聖學錄及兩大案錄讖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孫文正
公年譜蘇門紀事藏於家

逸史劉氏曰子思子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世之苛
責理學以爲詬病者以其德則不足言常有餘也觀於
先生之爲學講習於弱冠公車之年其問道最早確磨

於忠孝節義之中其進修刻苦及其尚尊學遠爲士所
嚮法從遊者雖多然不聚徒衆不主講會唯以日用倫
常爲訓借之大道年踰耄耋慎獨之功彌加謹密洵所
謂充實輝光日新其德者門人湯潛菴氏誌墓謂先生
以庸德庸行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其斯爲凝道之君子
宜其然矣

又

山谷陳僖

孫徵君先生者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
行年九十二歲兩朝薦辟不就稱徵君爲理學之宗稱

夏峯集

九

先生云先世業農有隱德大父臣由明嘉靖辛酉科舉
人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始以科名起家居容城之北城
村徵君生而遲其言甫能言卽手指門楔字能識之年
十四補博士父不振引爲楊尙實補庭尙實奇之問曰
設在闕域中外無救援內無繼芻如之何對曰効死勿
去尙實賀其父曰此子足上終身矣父本老儒家學淵
源無他友惟善里隣江村鹿善繼同以聖賢自期年十
七舉萬應庚子鄉試守甚介不私蓄上官愛其少年登
科餽以燈火資皆上之父母丁父母憂同兄若弟前

廬墓六年督學御史上聞特旨建孝子坊家世清白雙
親歿產益落館穀京師晤科都山西曹于汴曹以正學
自任告以仁體遂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初志功
名親歿遂淡仕進講躬行實踐之學隨時隨處體認天
理是時鹿善繼成進士同講習因與周順昌左光斗魏
大中友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陷忠良當左
魏之被逮也左遣弟光明魏遣子學洙相投徵君同鹿
封君正張布衣果中棲止調護之周順昌寓書有一身
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徵君義激焉會善

夏峯集

三

繼贊樞輔孫文正承宗于榆關徵君上書孫樞輔求援
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
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
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
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
一眇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
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
達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
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樞敢望恨某等一介書

生無能哭訴尚負慚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于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孫得書借關門機宜疏請人覲忠賢計惑上馳旨止之左魏俱擬賊徵君同鹿正張果中釀數百金賫都門魏已杖死再爲左釀金左亦杖死越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攜順昌札相依釀金一如左魏順昌又杖死當釀金時都門中貴指目之厥衙嚴緝營救者勢甚危三人弗恤也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又曰北人可交云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者與魏奄表裏其弟光先以

夏學集

三

時炳結士大夫附其門者恐後慕徵君名介所知餽名馬以家貧無芻養辭復致芻秣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皆婉而決孫樞輔督師關門重其人欲推轂大用時鹿善繼入關令茅元儀授意先以職方題授代鹿辭曰君與鹿君之隨樞輔兩君才兩君志也某既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茅曰元儀辱公知今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僕耶徵君曰朝野所視爲安危者關門一片土將相不和未有能立功者君文事之雄所朝夕共事二三大師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

者元儀用其言屢奏功樞輔序徵君家乘亦曰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飲譙歸功于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極爲當世引重御史黃宗昌薦舉徵聘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巡撫張其平及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上守容城事奉旨加級擢用俱辭不就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辭時鹿善繼以奉常家居數往來江村講學欲接濂洛關閩之傳旣而定興陷奉常殉難諡忠節避世辭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獨肩學統弟子日益進鼎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人才薦兵部侍郎

夏學集

三

劉餘佑以舉知薦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御史陳秉以隱逸薦俱以病辭寓新安門人于學宮東築雙柳居輯理學宗傳學博頗敏題聯曰近聖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茲乎羣稱實錄後田廬充采地攜家徙衛喜蘇門百泉因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間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躬耕自給四方問業者戶外屢滿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葬東原徵君幼以名教自任兄義必爲如梁炳辱于宦寺代白之爲割耳李節婦助葬爲割股孝子趙廷桂婚娶

爲邑紳陳可行立嗣經其家爲宦裔牛陰兩生免大戶
爲楊忠愍族孫白寃爲邑孫國祚妻陳氏舉節爲劉靜
修建墓祠配饗李希直張希古爲故友牛俊臣子光祚
解訟計脫錢謙益被逮爲鹿忠節建祠殉難處爲新安
廣文烏萃歸櫬于楚爲魏縣廣文槐公徵歸櫬于燕皆
有闢風化事晚而好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
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樂易近人賢者悅之不賢者化之
嘗三月渡河遊大梁士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
牧豎胥慶幸曰孫先生來吾家也遊嵩洛士大夫郊迎

夏學集

三

之過覃懷爭延留遺子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
成人俾得揚言曰曾于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
如此卒之日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大夫數百
里弔奠屬路不絕下迨窮鄉貧窶殘疾之人無不匍匐
衽席哀聲震地衛郡祀百泉書院容城祀鄉賢保定府
同高陽孫文正承宗定興鹿忠節善繼祀學宮所著有
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
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附孫文正公年譜取節

錄蘇門紀事凡一百六十五卷從游者甚眾名公鉅卿
多北面稱弟子及門在保定者清苑高鑄新安魏一鰲
定興馬爾楹其最著云

孫徵君者其德高道積者歟亦可謂生也榮死
也哀矣生平不言高尙有請登講席者亦辭不赴惟以
庸言直證天命時雨之化因人而施家庭雍睦五
世同堂怡怡如也子曰躬行君子若陳曰進學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庶幾無媿晚隱蘇門稱夏學夫子豈虛也
哉

夏學集

詩

又

金陵 龔 翰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以鼎革收近畿地
爲采邑移居衛輝遂入籍爲輝縣人祖臣嘉靖辛酉舉
人由汴陽令歷官河東運判以廉著鄉黨稱爲長者父
丕振邑諸生以文行授儒官兄弟四人奇儒奇遇有聲
庠序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奇逢十
四入邑庠尙寶楊補庭異之問曰設在園城內無芻餼
外乏援師當如之何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
占子生平矣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登萬曆庚子京

兆榜與定興鹿善繼相友善以聖賢爲期勉不事口耳
章句取諸儒同異發明之中所自信他人辨駁不顧也
二十二丁父艱哀毀成痼疾喪葬一準古禮借兄弟廬
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御內服甫閱復丁母艱仍廬墓
六載如一日學使者以問特旨旌表喪葬後家益落有
以金粟貸者辭之邑長欲令以事關白皆不受與善
繼講學日昃家人始以豆羹進自若也以父母早背未
伸一日之養遂絕意仕進惟以名教自任義所當爲不
少退避天啓乙丙間逆奄竊柄毒虐忠良僉院左光斗

夏峯集

重

科都魏大中文選周順昌皆以職罪受誣欲置之死奇
逢義激而起上書樞輔孫承宗援之時承宗督師榆關
得書即以關門事請覲魏忠賢達御座而泣謂承宗欲
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而光斗等竟以
職罪追掠無完膚奇逢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
賊奔走數百里內外贖金數千百兩賁送都門未至而
光斗等皆斃杖下矣虐酷方張凡素與諸君子交厚者
皆鏈戶逐跡獨奇逢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
害亦卒不之及亦異事也故一時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謂鹿張與奇逢也奉聖夫人客氏與忠賢相表裏其弟
光先欲招致奇逢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奇逢辭曰家
貧不能具芻粟復致芻粟之需又辭曰病軀不能坐乘
也竊竊黨亦致敬如此邑有元儒劉靜修墓樵牧不禁
倡重建祠墜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
張紹烈配饗之督師孫承宗欲以職方題授贊畫師中
命茅元儀致意奇逢曰君與鹿君從樞輔其才志然也
某無此才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
知身在危疆寧無一言教我耶奇逢曰朝廷倚重者關

夏峯集

重

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
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具才之心便不能容
人人肯爲我用乎元儀服其言後祖帥果以疑懼東奔
元儀鼓勵馬帥追還得和衷共事奇逢一言之力也元
儀亦自謂不負孫公之教矣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奇逢
才可大任請行徵聘具呈力辭丙子兵逼容城與兄弟
族黨入城鄰邑奔依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圯未
築而兵突至奇逢隨禦隨築遂得保全巡撫及恤刑郎
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南兵部尙書范景文以軍務

聘俱辭不赴率子弟門人入五公山飭武備輯人心爲
守禦計暇則講禮興學修冠婚喪祭之儀遠邇服其德
化鼎革後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
薦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
薦俱以疾辭不赴因移家於衡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
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峰田廬間兼山堂讀易講學其
中率子弟孫男婦自學以方從學者數百人中州直指
藩臬諸使皆至其門下家雞黍惓惓以民彝
爲念嘗言匹夫有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

夏峰集

三

力不能及民願公等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門人貢
箋至者日益有數千里百里年七八十五六十者卿
貳韋布不作岐觀易簣時猶有執贄榻前者或答其
璫莫辨終始難必者告之曰與人爲善論其今日已往
將來安可必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
用倫常爲實際常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
夫較七十愈密九十工夫較八十尤密學無止境此念
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
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是聖

賢真境界也五世繞膝內外近百人遇先人忌辰慘容
蔬食九十後猶掃墓如少年兄若弟先逝已久觸其手
蹟輒爲涕零故人子孫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
人之美終人之節續人之嗣凡闔風化無不力任經理
之難悉數也獨著學統四十年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
近指四禮問答問文集取節錄孝友堂家規讀易大旨
聖學錄雨大案錄錄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喪
居全集日讀諸書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卒於
得年九十有二而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

夏峰集

三

習不輟安然而逝有考終錄載記甚詳官吏紳士第
老幼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來治喪事
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請祀於百泉書院
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承宗鹿善繼祀
郡學子六孫十二曾孫十九元孫三皆能世其家學三
子望雅棄青衿自稱得聞人繼父志講學年七十七無
疾端坐而逝另有譜子詮壬戌進士次子淳舉人孫用
楨舉人

外史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無所不照而見者各得其

一端非聖道難見也其見之者未臻其極也然聖人操
道之大原往往借一己以訓誘天下故其說嘗以下學
爲務後儒不察妄謂聖人果有所不知不能而自阻於
偏端末節遂以爲自足不知皆非其至也自陸象山始
以尊德性爲宗而陽明復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聖學
稍有端倪無如混紫陽者毀之至謂吾儒不言心
不言一鳥厚天下有無心之聖賢不一之學術乎哉獨
孫徵君以聖賢自任首以象山陽明爲宗以慎獨體認
天理爲要得聖人之旨矣

夏景先生集目錄

卷首

傳序

紀事

別傳

卷一

語錄

卷二

語錄

夏景集

卷三

記

論

說

辨

議

卷四

序

卷五

目錄

一

序

題跋

卷六

書

卷七

書

卷八

傳

傳贊

夏景集

卷九

墓誌銘

卷十

墓誌銘

墓表

行述

卷十一

雜著

卷十二

目錄

二

贊

銘

箴

祭文

祝文

卷十三

詩

卷十四

詩

夏峯集

目錄

卷十五

補遺

卷十六

補遺

下記

家序

序

雜著

三

夏先生集卷之一

宣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語錄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混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是良友切磋之益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起而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良知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

夏峯集

卷一

一

會元之至人曰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教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片惠不同微篋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治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泰伯文王斷不爲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况其他行造其極

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同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

夏峯集

卷一

二

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問非禮義之人而以禮義來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心應之而已矣渠卽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卽知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善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卽待小人亦然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

之言也

王思與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同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尙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莫師德。何似春生未睡前。此處正好參看。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懷。此正戒懼之疎耳。家貧覩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元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寶玉。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

夏峯集

卷一

三

上亦其志之所存也。答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儂客頗多。遞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迄今幾矣。其惟衛武公乎。

毀譽莫肯得。容易張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交無遺議。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已。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入

毀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已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偶破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

夏峯集

卷一

四

無不自已求之者。黃山谷大尊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惻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問問侃侃行行。皆自銘鑄中來。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只爲私欲間雜。插藩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嗔蹙之差。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

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

或曰上不可小自得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

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

夏峯集

卷一

五

病不小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徇其跡名義以逞弱非爲矜已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程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強客問人生最喫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卽志士求危

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遜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貴慢尊事是無慢矜容更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疎滑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夏峯集

卷一

六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心爲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在氣而未沉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卽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

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卽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徹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識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東縛爲拘板不打破不得

夏峯集

卷一

七

脫洒自在豈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月以中興也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已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

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

夏峯集

卷一

八

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

爲重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
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
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
亦夷然耳何以知吾身之生我
盈天之道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
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
之意此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
善無惡也

夏學集

卷一

九

問知何是習
知意即喜小小非是習小小非習即惡體其根源
終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其習必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
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與習化機成天作
即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
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夫加學修之力令真
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

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
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
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
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
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
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
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
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
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

夏學集

卷一

一

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
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
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
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個字贊乾之德愚謂
聖人法天則七個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
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
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
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

哉乾乎聖人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斷喪殆盡認後來之情識意思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實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夏峯集

卷一

士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數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叙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學人不能人道病在褊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褊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動之

好鳥足語於閑淡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川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庸闢墨無庸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間居爲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

夏峯集

卷一

士

日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舜舜業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勵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獨堯工善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日不辱身問不辱日薛文清有

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于度問眼前有些難過曰我輩學力正在打點眼前眼前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利己損人之念寸心自是清寧觸目皆成飛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眼前也平時去人欲存天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眼前一不親切則應事未免錯亂事後而悔不已遲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拂鬱無虧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難過二字無非用度不足試看眼前足

夏學集

卷一

三

厚之人節也有些難過夷齊首陽之餓誠處正是自憐之處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眼前耳餓夫撐拄天地莫小看也

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曰漢家舉孝廉則孝友不在家庭而在朝廷矣是時去古未遠孝子猶多迨至於晉此風漸邈雖傳孝子以李密稱首東堂忿悁殊非本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間亦有遺議焉乃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堯舜日亦不過九族親睦

卽昭明於變亦祇是無不親睦之人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孟子以衣帛

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王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添金花銀觸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賈孔澗寓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患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無憂無懼真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來能戒慎恐懼纔能破懼到

夏學集

卷一

古

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違而於人情卻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懷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卽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拗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爲正士君子自立之道政宜辨之於此

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

有事也

問然遁世不願留姓字于天壤間者此古至心人不愠不問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色

五修曰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應如何日起念舉事接言是吾心與天下錯過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管大凡錯亂處皆是人欲牽纏見已而不見人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

夏學集

卷一

五

用工夫不用工夫妄見已有錯亂見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纔是聖賢磨鍊工夫

問收放心須是靜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日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礙當下掃除盡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聽其放而不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至此心安得有靜時靜安之體只是不爲私欲搖亂雖動亦靜也陸子靜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

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善其一足以爲人然四事有可相兼者有不可相兼者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緩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爲理學之人遇變自能殉節當事自能建功操筆自能成章觸而應迫而起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學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亦兒雜霸文章祇成空談耳卽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信朋友亦是一樁事然

夏學集

卷一

六

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于禮喻親于道古來仁人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千古定案處兄弟處妻子處朋友總從此一念爲蒸動或直或婉或順或逆自無犯手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庇一室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居己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奏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爲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

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驚爲破格事榆關三年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爲談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問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忽無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劉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真儒道喪欺詐

夏峰集

卷一

七

相高慎獨誠意之功絕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厭澹穆蕭寂爲不足觀問有一二脫畧塵網而詆毀非笑者衆矣所謂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卽改有善卽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偽欺慊之分陽陰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

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啻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致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公云常念

學人用功莫侈言千古達談當世喫緊處只要不虛當

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

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

夏峰集

卷一

七

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慎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喫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怨之已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已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

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此愈求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不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欲求放心也唯時時提醒默然體認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痛責吾志之不立若負人世之大疚而難以此于人則其心自凜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

夏集

卷一

五

貞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戒憂懼三字戒能令人誠敬憂能令人神瘁懼能令人骨竦泰寧之字自生跼踖循環無端廓清無日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羈而自退矣然以一誠字盡之誠則無蔽而明誠則無疚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歇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兢兢業業乾翼正所以完保光

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欲罷不能濂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黃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曰文王受里時豈尚未學易乎易卽是道患難死生不離乎道無人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此而已必欲避禍術士之見也

問一身無至日夕營心何日是了期曰須知了心之法則當下可了不知了心只于軀殼上求個完全無缺

夏集

卷一

三

欠則終身無了期從來滿豁整之欲不足滿耳日之娛而饑餓不能出戶誓死不忘溝壑者徇所以鄭重其身不爲穢汚所點染耳老氏謂身爲人之大患盲哉言乎耕漁爲業至人託跡卽採山中之藥拾澗底之薪皆古高人行徑安分量力不起非望便是了當法也

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無一物一事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于一氣之

中方是吾之全體

我輩不必患人之輕言也自能謹言則輕言者亦吾師矣不必患人之好高也但能自下則好高者亦吾師矣善者之從猶有限觸不善而能改則無人非師無地非師受益寧有窮耶此之謂能自得師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此眼

夏具集

卷一

三

前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問孔顏之樂如何偏在疏水簞瓢日其老腳全在發憤忘食吾見其進第思所憤者何事所進者何事是全無已私隔斷故能無人而不自得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心統乎理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禹稷顏回同道一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仁非兩件物兩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也本體各具因氣拘物蔽遂小其家當至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而本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使

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曰仁人心也蓋謂帝王聖賢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各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擴充日用道學自修工夫則不忠不與仁相近也學修工夫非無把柄無著落子臣弟友能盡分說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合于仁者合此也形迹格套不必論只在戒欺求慊處取齊清亦仁中之清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

夏峯集

卷一

三

一日總不得爲仁顏氏子三月不違庶幾與天合德四時合序豈可輕爲他人言其所告及門爲仁之方者皆隨所在而強爲指稱者也指稱種種原爲人觀面成違不得不隨在指點而記者直日罕言原非言之能盡也仁必本于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禮智樂之實豈能于事親從兄之外別作道理堯舜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問處毀譽之道日間譽增惕慮有過情之恥聞毀加修借爲自全之路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容概以一厚待之日使君子益進于君子并能轉小人為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之

曰人日無為其所不為問治心日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顯晦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即有不能濟事之時然無不可見之心

夏學集

卷一

論

人生第一喫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消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弑君子弑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處耳可畏哉

死生之間不被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害無不為所惡惟死矣史冊上多少遺臭之人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護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二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

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于人而提在口淺矣少有觸于我而動于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義之無愆刻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疵無惡方是間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焉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夏學集

卷一

論

人以求財揲著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富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慊已心烏能對義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為戒慎之君子道難為無忌憚者言也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微危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用易之人也三千餘載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

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于天

學問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飲食而有裨于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間不從闇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即拈出不愠二字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儒釋真偽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

夏學集

卷一

三

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沒寧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于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

士大夫有生前無咎而死的不分曉將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隔了一著脫然

無累方是聖賢真實學問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予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一懸有空卽有我也我見生則夢焉馳逐而成素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

夏學集

卷一

三

任其手云希文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而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也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間矣蓋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顏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可爲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謂

化不可爲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卽招尤也一事之亢卽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亢無悔

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爲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成懼君子自領之

聖人於平等事看得極重大故常自歉其未能曲士于重大事看得極平常故常自侈爲無不能自歉其未能者江海之量也自侈爲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夏學集

卷一

三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之飯糗茹草若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時而潛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

德曰龍無倫操三畫而定四海卽衡門之下所發育而峻極者眼前皆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景象未至龍德鳥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禮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通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轉節宣陰陽搏掔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

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槩以貞爲主貞而吉皐夔一流貞厲終凶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不知易予問之曰貞凶曰必欲避凶則崔魏矣烏乎可用易而不用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予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于未發氣象

夏學集

卷一

三

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寧幾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靜言思之思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有當于理而已矣果當于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爲用總欲化小人爲君子其扶陽之意乎寧獨易也五經圖書皇品備之有無非欲化小人爲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是乎直而不倚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以名忘名也遁世無悶所以忘世不見其世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爲

夏舉集

卷一

三

二一知有隱微聘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于行曰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副正所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傷于所恃淺儒有淺儒之恃大儒有大儒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云一矜字而日子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于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

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疏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雞鳴平旦之頃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容色辭氣關此心之操舍存亡于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飾于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

夏舉集

卷一

三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于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君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形卽以此立教治已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而作春秋遂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吝之叢也志願之遂不能必之于天羣之不亂可勉之于已凶吝之叢可以尤人乎

欲觀天地觀之于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于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卽棲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者

夏學集

卷一

三

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傳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不亢不悔皆隱而蘊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遭時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高尚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食色爲性今古沈迷悅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無窮提一命以砥之其防維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于禮而已矣食色薄禮其因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問人生何事最氣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事不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戚戚則惡惡則辱惡得樂

夏學集

卷一

三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膜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濡薰陶之意硬去服人者盡量便躁而淺人如何肯服

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毫格所謂躋其精約達哉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喫飯行立坐臥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囚桎梏何時是舒眉展眼之日此時不借力於他人不姑待於異曰當下自憤憤時卽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撓一朝之意氣發千古之悲涼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運在日中浴于扶桑易運在辰食捧日于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願者三歎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爲事兩問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窮者以一身爲事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獨悠悠忽忽到處視爲無

夏峯集

卷一

三

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于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一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闢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愠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旣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

皆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况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其間值之難似天有意閔惜而國家又失于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善學者于日用飲食間須守一塗轍以自固性情始不奔放筋骸始有矩度窮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蔑棄名教者全自不受簡束之念始

夏峯集

卷一

諸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曲說所亂異端所劫出見紛華而悅見獵有喜心賢者不免而況恒人回所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無頃刻敢懈其所守也

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寧弗信也非恭不肅非禮之恭恭之蝕也君子寧弗恭也因則不孤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寧弗因也所爭只幾微而相去乃千里非深于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凶

不能肆毒于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長則難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于殷紂之亡。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于匪人。安能正嗣祚。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于匪人。又安能保冲王。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呂武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沒沒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

夏學集

卷一

三

敗焉失焉必隕獲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其中必有大過人者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動心逢憂輒短氣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真實學問立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厚作偽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況于人乎

生成就全借共學之人與勝已者友則畏心生不期收斂自無不收斂與不勝已者友則忽心生不期縱肆自不覺其縱肆矣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已也龍忘已乃能貴已無爲有虛爲盈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已也一矜已必至于喪已

任事之難不難于智識而難于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惡不敢皎然別白而顧惜觀望必求立于有譽無咎之地不知此正譽之所損而咎之所由積也名列逆

夏學集

卷一

三

案身事賊庭者不錄此二語澄汰流品大裨名教而議者咎其犯時觸忌不亦謬乎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無此四苦天君泰然

問某某局器太隘曰彼能隘故能守而勿失可以寡過若希高慕大則故步全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以之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以之見長者人又以之見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正學問無止法據一級纔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共學至于

權由善信至于神寧有盡境乎惟深造方可言得耳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許
多氣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于至當不易
之理所以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真個有這
政事謀謨詩便真個有這人情風俗易卻無這已往
底事只是懸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靈
人事接人要有一般安寧氣象方應得不錯
即作文寫字只這一般安寧氣象行筆坐卧皆容不得一
毫迫急著一毫急迫便是正助學問工夫

夏峯集

卷一

三

無鉅細無微其正功一也

理一而已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
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
纔有此理便有此氣共域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
聖人調劑于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
之有餘仍歸于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告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
能直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或不至冥行同
也也今有動則如已意如人意者歟有此悔慮不至

謬于前者復迷于後悟心之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
正是學問入手處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
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間
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
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夏峯集

卷一

美

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
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
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搖便可言體受歸全生順
沒寧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
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朝之有問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
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第特有處禍之道不失已
雖禍亦福也一失已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

爲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者宜論禍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恥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乞人不屑恥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乍明乍滅終歸汨沒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權影響夫只爲不苟食甘死如飴蓋亦恥心之所激乎

此心所以撐拄天地者全憑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俯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真是鳳翔千仞魯仲連嚴子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位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倒塌

夏峯集

卷一

三

若于本性靈光真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至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飲食男女不盡流爲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須根尋堯舜周孔之心盡脫世網直證性初方有個安身立命之地方有個宇泰收功之期當于何處索得此人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迹可循無瑕可指聖人不磷不淄不愠無悶又進一解淵明云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言名不足賴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

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

人生貴適志豈非以無累于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平居暇日正好體勘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身在桎梏中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娛意之計哀哉愚矣

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行庸德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無慚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夏峯集

卷一

四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禮待庸衆宜盡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親義序別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寧疎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文鄉

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于此一投以艱難盤錯之會識膽俱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辦事者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寧有取焉若輩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識不定膽本堅剛老來形衰力漸積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兼無父兄師友督責之以悠忽成暴棄徒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累

夏學集

卷一

聖

神亂行神思退幽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澈即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驚末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未猶萎焉必共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俱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大翁有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學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襲取也心之官則思而易則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于何思若真然無思何以能作聖是枯禪也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出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露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人已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夏學集

卷一

聖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于天天主從皐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滅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

性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幾趣裕如也任感應之錯投而本

夏圭集

卷一

聖

體隘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于此處領悟

周元公識微全體學透本源其儒之宗乎誠卽太極卽乾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日道日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故註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復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

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然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當不可識非二氏之淪于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慎乎動以還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遞及周程張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須開第一等眼

夏圭集

卷一

聖

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離離識趣卑暗瞻顧遠而繫戀深卓識高朗之士看破一切離離卑暗之習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爲賢者不欲豈情也哉只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于人者耳

康節學于穆伯長每有叩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

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人知軀竅之爲己而不知精神乃真己也精神日流轉于軀竅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卽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愚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佳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貿

夏臺集

卷一

星

貿于離迷鬼域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何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貪妄雜慮多思路慣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歸結真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復困勉之功多如此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祗小人之侮非誠懇端重不苟于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不悟耳悟

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明之覆物吾性之覆物也地之博厚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耳無庸納之吾性之中欲推之于吾性之外不可得也唯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真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蒙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愚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去己私遷

夏臺集

卷一

星

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夏臺集卷一

夏峯先生集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語錄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己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罔然死也罔然

問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

夏峯集

卷二

一

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卽非迷更無兩候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叛于綱常名教之外遇

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于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烏敢望之于百姓乎道之不行由不明孟子敘道統而歸于見知聞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說入中于貪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誕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二氏所謂長超生死意亦如是于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晚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罹于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夢寐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于鷄鳴平旦時簡點生平

夏峯集

卷二

二

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伺隙而竊發也無盜賊之夢者原無盜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戀而難割者在是在人自搜剔耳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擇執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紛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

夏峯集

卷二

三

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說不知于近思慎思九思之旨當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屏思絕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之不學不慮是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梢頭花然滋息灌溉枝枝葉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

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實甚故曰殮首裹形未爲不孝有情有文者于親無恨于心無恨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于親無愧于心情文兩不至乞墻登墻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同流合汙一路必不隨俗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夏峯集

卷二

四

問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能做卽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闇與章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回潛卽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君子闇回闇卽章也仍不離闇之用總歸于闇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闇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磨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接引絕不苛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孟子引齊

宣王是也久發心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簡點毫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餒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纔可大可久

問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寢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其沾滯于過去將迎于未來者乎懲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夏峯集

卷二

五

世運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于孩提稍長時清其愛敬之真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于雞鳴而起時清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刻悠忽遂成墮落可不勉諸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腳跟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陋開手便差腳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彌

惑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腳跟之所以實也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死非死有所以超于生死之外者在有元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涇陽問而肇節稱善廣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

夏峯集

卷二

六

此便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賸語矣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常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求放心三字是起死

回生之手

以聖賢豪傑爲必不可能甘心爲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爲了頭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食色爲性竊自負爲不世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含冤地下便以爲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爲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旣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乎天

夏峯集

卷二

七

旣俾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于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褒鉞難掩凜乎可畏竊莫咎積善不靈也

邇有讀鹿伯順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論猛其氣勝子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觸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書葉首揆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舉朝臺省之怒而舉朝臺省不能奪其志貴

題聯官署云官要錢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喊天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悠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而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願外心也能無願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已無求飽而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乎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于此通徹纔可言學

夏峯集

卷二

八

學之頭腦要在識仁學之下手須先求信蓋仁者五德之始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幾希之仁義禮智人恒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已耳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而有成敗無散而復聚之氣則

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敗也其氣遂盡無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己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侮在小人而能卻小人之侮者不在小人也于已取而已矣

范景龍昔爲予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今逾三十年矣默自循省揚善庶其自勉而隱惡甚愧未能蓋賦性褊急是非之心不能混淆故多不能容卽強爲容矣非其中之所恬也古人有言聞人過失

夏峰集

卷二

九

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于義而故爲含宏哉君子一于求已故不暇責人也顧廚俊及之禍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口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岩學來書云聞邪固是終始要領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靜中存養時其實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節候答云紫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真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靜卻不容分時時動動中有靜時時靜靜中便有動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于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

從理從欲理則存而欲則克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

欲之可克理不待存而自無存此便是惟一工夫省

察在此存養在此非謂精矣遂無巖一矣遂無二人

心道心共域一罔念遂是人心一克念遂是道心道

愈高而魔愈大閑邪是始終要領而存誠卽在閑邪

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全是省察克治

而居安資深逢源便是靜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

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毫

夏峰集

卷二

十

正助忘與助卽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實工夫真節候也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忘戒慎而非著力無欲速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正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于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淳有

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眞儒名士合并爲一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嶺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日以此相報諸生躍然陽明日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卽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革車百兩無異疏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說樂不愠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睟面盎背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

夏參集

卷二

十二

非可襲取而僞爲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說樂不愠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睟面盎背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子形之外求響于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欲做何等事方不惑于他歧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神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個境界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個境閒心靜便是義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于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非眞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爲閒心非以無事爲靜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爲難

夏參集

卷二

十三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于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慎乎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不必于已非不必于人則是非漸省矣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卽所謂
惟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
者乃無閒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又覺其躁也一矣
而又覺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于我
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倦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
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
安飽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

夏峯集

卷二

三

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已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
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和平矯與僞俱非也蓋是
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味別白于人
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尙而不使加亦豈爲人哉
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濁不濁乃能養國家和平之
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
季世君子多犯此病其默足容正其沈潛于是非而
不浮動于好惡耳求已求人不可不辨

昔人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
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
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于宇宙間若不能盡
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罔生
耳與腐草何異

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已由己之已總
是一個已非別有一個已代普此一個已也人心之
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個心非又有一個心換去此
一個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

夏峯集

卷二

古

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
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無
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
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
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
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
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肖者絕焉

眾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奮激過爲奮激便流入于使人節七惠理不想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徭擒甯藩羽檄倥偬之際但以靜行之蓋不

夏學集

卷二

三

靜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陳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耄矣有志未遂可有望于同人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運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

則千鈞可加任違其常則一毫亦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雞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雅懷每絀于俗慮濁福不降于清流余謂既牽俗慮便非雅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福原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于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之同情奚足當豪傑之士

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尙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

夏學集

卷二

六

古之意然後可以尙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葉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顯忠尊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豎子未可輕饒舌也

問孔子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此何說也後子思子孟子俱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道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丑分地寅分人至分人而命始屬于人故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

之性故曰形于一也中庸一言以備之曰天命之謂性固即夫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畀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于夫子哉易曰盡性以至命謂性可以自主而命仍屬之于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曰聖人蓋學于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惇庸之曰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惇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下

夏學集

卷二

七

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于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過當然其氣不靡于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俯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前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概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

人說聖人事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唯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汙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溯源一從源處溯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惰氣意消沮此之咎在心

夏學集

卷二

七

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于遷體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沈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已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得一當以策勵立事

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
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著名于成哀之世號爲二唐後
皆仕莽前修謂何左忘曰二唐潔已乃黠乃汚豈獨
若此汚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嘆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
已矣我不欺人亦第求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
高詐僞萌生者繇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
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
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已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

夏寥集

卷二

七

中僞不得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輕與人爭余謂
卽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于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
如其姑言其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
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
唯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閔貢不以一片猪肝累
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由
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

以物讓入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以不安以度容
入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
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識爲主不能識微而猥以雄才自
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羅法網從來
有心入以此取敗者不少咎只在不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
其心曰于衆入之中獎訓士類唯恐失一士當時猶
有范冉鄙其爲入者識趣不同好尚如此然正不足

夏寥集

卷二

辛

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衰
俗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爲辱
其身以爲入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
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憊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
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已之有能全不見已之有過所以爲庸人賢
人全見已之有過絕不見已之有能所以爲賢人
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不然識爲甚胸中不先

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蜀孟光語任正曰
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之風而當末流之會了
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下承千古
耶

竹林諸公縱情于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之
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
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
源浮沈嵇阮之中居世則賢好共賞居身則仕隱兼
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

夏峯集

卷二

三

亦確論也王戎一貪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黃
墟數語強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
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勸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
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于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
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
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用之以
伯倫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于
亂世而已矣達之爲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

長矣集衆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彼沾沾
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氣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人
知士而頌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甘受
者何心而不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真假耶蓋本心
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皆有戒慎工夫
卽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歇手之時彼自謂能
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乾之不能不爲姤坤之不能不爲復也姤所積漸而

夏峯集

卷二

三

往勢必至于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乾此陰陽
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于無
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
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
爲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
子而不墮所謂配天配地配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
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
賢皆于盈虛消息之中而有履滿守謙之道彼不能
持世而轉于世者何足爲有無重輕哉

問問樂而喜聞毀而怒何法以破之曰我本不能是而
譽至是過情也將抱愧之不服胡可喜我本無是事
而毀至是求全也將進修之益力胡可怒是譽與毀
皆足爲益我之地此便是眞實爲己之學此處不加
學力則鵲噪鸛鳴皆應發噴喜矣

學之淺深卜于藏玉韞于石龍蟄于淵聖夷于愚故夫
子曰不患莫己知邈世不知而不悔爲不厭南不傳
總歸于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

夏學集

卷二

三

心多冗闊冗則學也常踈故欲俟功成名遂而始
從事于學者天下豈復有實學豈復有廉吏哉
卽在舉業上學簿書卽在簿書上學便是體用一源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
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
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
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
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

爲故物窮通得喪俱是浮雲內聖外王于此取之而
足矣一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爲戈
戟頑冥蠢愚去禽獸幾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
去先王之教不遠其所建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
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誦近誣衰世之
文濫觴于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夸加左氏
豈誣也哉戰國策或以虞卿作矯詐蠶出猶有兵氣
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岷峨激肆蕩如于義矣莊

夏學集

卷二

書

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
深淳渾灝閱古今而光彩如新眞大地古今之至文
也立義不本于經書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
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卽史
冊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
不厭人意者亦多嘉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
評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令蒙死
竭知之賜猶爲招疑樹讐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聖

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
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卽欲不爲
君子不可得也習與眾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
非甚明睿卽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
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
不爲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
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
已甚也

夏峯集

卷二

三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
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曰迹
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之道也出而有爲生入
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
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圖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
是圖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
之具也

問日用間接人待物只覺怙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
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斷接人待
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
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非難
而一旦克復爲難安人安百姓非難而修己以敬爲
難下憂不懼非難而內省不疚爲難居安資深非難
而深造自得爲難學者但置力于其難而不謀利不
計功則易者卽在其中矣

夏峯集

卷二

三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
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
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于乎
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個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
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
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于內卽貧
窶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矣如
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早窺

其必敗矣

問如何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唯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唯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妒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飢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善矣

夏峯集

卷二

三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別曰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

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日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夏峯集

卷二

三

境一換而頓失其故恒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明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識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育之乾坤不能履道

出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嘗讀泰卦內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
君王借賢人以共治卽士大夫而得一良朋益友以
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已而家世平康其義不亦重
乎其聚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
達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葆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
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性此所謂誠之者之事盡
人以合天全恃這些靈靈孟子言在氣平旦之好惡

夏峯集

卷二

五

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
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
統陰則陰皆爲陽之用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爲直則
小人皆爲君子之用故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舉伊尹
而不仁者遠聖人參贊天地大功用全在轉小人爲
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凡物自無而有曰始自有而無曰終如一日有一日之
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

千百世千萬人之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始因終
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此一個消息白沙云無極老
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問光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事
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
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
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
不足與語此

天地間極怪異事皆極平常事見爲怪異則怪異而已

夏峯集

卷二

三

見爲平常則平常而已究之晦冥終不足損乾坤之
色風雨何嘗敗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震蕩
不必留滯卽煥焉爛焉可垂竹帛而銘鐘鼎亦與本
性無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
故能超然自任周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
常俗士見之或以爲怪異耳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
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
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

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者陽之虛
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虛
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
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
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
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陰陽之立此必不得之
數也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其一夫壽之所以爲福者在進德
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木

夏

卷二

三

同仍豈不罔生子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一日
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不誤人
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日月悠忽
是老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以自警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醞釀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待
于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只得一人爲君
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爲君子所以有大小之別

學不透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僞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己作主張得失榮辱如風雨晦明於太虛
有何干涉

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強謂了然如此之病最
難醫治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孔伯問儒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

曰心無善無不善此謂宗也釋氏本心之說也性命

於天自是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

夏

卷二

三

之說也本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兼善天下本
心祇了當一已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
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天地間凡有竅而鳴者唇舌齒牙以及百族呼號是也

無竅而亦鳴者雷霆風雨是也金石絲竹之類不得

人則聲不出所謂無情待有情也聖人之用千古上

下無不生動能令無情者皆有情無用者皆有用所

謂天下無棄物無棄人也

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

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故陽明日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真也所以謂能發前人之蘊彼滯于有而耽于無者胥失之矣

孩提之不學不慮卽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

夏峯集

卷二

三

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睹共聞卽道體之不睹不聞但要識得共睹聞如何是不睹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靠不得大人不失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虛實有無自不容分之爲兩學者不能于此參透不入于二氏則流爲腐儒矣

道機洋溢盈天塞地其循人而現各因其大小廣狹總

在已取之而已矣道不得尸其權人無所用其力如有堯舜之智量道卽循堯舜之智量而滿有湯武孔孟之智量道卽循湯武孔孟之智量而滿以至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莫不各循其智量而滿無有揀擇無有遺漏株而守之莫非日用之百姓擴而充之乃爲君子之中庸特亡戕伐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聖賢千言萬語苦心極慮只是教人不爲禽獸而人莫之念聽也哀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中庸所謂不勉而中

夏峯集

卷二

三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有知識則有思勉非愚不肖之不及則又爲賢知之過矣烏能順帝之則乎帝之則中也順帝之則和也一有知識則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然則知識既病道而知識又不能去心天下豈有無知無識之人始可任道乎是合并其知識以爲進德修業之用而開其故運則知識皆爲德性矣

無志於學問者不必論有志者又以憤激迫就不能優游寬裕終不得心逸日休之趣夫心之所以逸而休

者宇宙間只有此理此理苟明則日用之間靜處應事讀書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謂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逸莫適于此休莫休于此矣優游寬裕莫視為閒曠此中正實至貴自不費力耳

生安之而不廢學則自勉之人果能學問便與生安同也則學問一事真飢食渴飲之事夫子所以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蓋有所深嗜於中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也如是為學所以時習而說朋來自遠邇世無悶今人言學求名聲較勝負恃才

夏峯集

卷二

三

智矜功能大頭既沒于利欲不能挺拔安望其養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澤加于民不得志而修身見于世乎世所以鮮真儒也

真實學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聲不逞才智隨分自盡則無時無處非浸灌培益藥磨勵之功而人亦默受吾浸灌培益藥磨勵而不覺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嘗見人有好自匿其情者以為隱深之地人莫予窺也

吾且託之以自安不知人已如見其肺肝矣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偽原有不客偽之時莽操之奸到底欺不過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多中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于中故不甚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則又進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固如此康節又於數上精細一番明道又以為不必多此耳

人莫不艷稱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蓋聞道即長生也不聞道是謂天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物

夏峯集

卷二

三

我為天地中之一人則我聽天地我為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為萬物中之一物即自育而不足我為一物中之萬物則育萬物而有餘天地民物萬物常新人亦何為必欲戀世以蔽此耳口心思哉羅文恭只作一綵雲過目無心結覽真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慎獨慎獨是集義不愆獨是義襲愆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

外無精麤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悅心人不能有悅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飢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難鳴而

起人可不慎其所爲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直諒多問之友
目在側問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顏子之
問不能問寡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顏
之克己此處正可想見

天以帝罔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
夏峯集

卷二

三

不以爲德而反怨天此之負天也實甚凡人有德於
我者而我不敢忘卻敢於忘天真愚人之心也夫
天地秉氣以生養萬物而自爲氣之主心秉氣以管攝
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心或不定煩躁瞋亂隨氣浮
沈此之謂役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爲物役
而已矣

學者須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
如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景象此必用慎獨功夫
德潤身心廣體胖仁義禮智根於心畔面盎背樂斯二

者則不知手舞足蹈此等受用俱不可以言語形容
夫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於此可想周茂
叔教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殆庶幾乎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
體胖面盎背手舞足蹈的註疏學者要須識得
人刻刻與天相爲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
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問道形存而
生理亡矣苟問道則我之動靜語默渾是一道道在

夏峯集

卷二

三

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是問道之工夫問問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心
生色畔面盎背是問道之光景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喫飯應事接物一一
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爲身
主身焉能爲事物主日月空馳流光虛度真可惜也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山戶莫由斯道只是如此
老夫九十矣往時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使
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畧無

引進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部入關便辭更
部司官而赴危軀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也
漢家談學者口裏極精密而身上愈疎漏卽自命爲
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未敢輕信也
人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
天德矣故其道從問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慎獨
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
大矣哉

人生如逆旅甯幾何時不蚤自堅立思所以不生而存

夏峯集

卷二

堯

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的啟
手啟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云此
之生也眞曰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
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五十而無聞斯
不足畏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悠三十二歲
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掩
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爲天之木鐸此固封人眼界
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黃叔度令

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皆
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
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
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
學力爲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
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感不能
不恣爲情識墮於意見不能不執爲勝氣紛紛雲擾
翳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積蔽

夏峯集

卷二

學

日深漸至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慎哉上智不費
學力朱子所云畧綽提撕言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已
百人十已千日日提撕時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強
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問下學卽上達卑邇卽高遠如何曰吾夫子一生日用
起居接人應物莫非下學至其精義入神達天知命
則總在下學卑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
先天未畫前若分何時爲下學何時爲上達何處爲
卑邇何處爲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卽此推之形色亦

天性精柏亦神奇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望雅問鹿先生嘗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日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個隨時隨事體認此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的書要識無字的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

夏峯集

卷二

聖

當

友人問如何是道學曰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卽所謂學也必待聚眾主事間講擬程擬朱恐其名是而實非道學之實不可無道學之名正不必有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雖行雨亦能催晴認定喜主生怒主殺旣不得情烏能知性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極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駭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

善心偶得一時之沈靜便生一時之虛明此際全無不善念頭純是一團天理但善念初發幾希微眇游移莫定急宜培養而擴充之務令固執莫使感遇搖撼得動工夫到此把持勿用而德成矣不能如此用力

夏峯集

卷二

聖

一念浮雜便生煩躁苟且亂動昏迷縱肆將何所不至哉靜躁之分利害之間人禽之介也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係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譏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義文周孔外顏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闢啟籥

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能於日用食息真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正謂於飛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行曰東西南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知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宮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宮於五行爲金禮之德

夏峰集

卷二

聖

於五方爲南宮於五行爲火知之德於五方爲北宮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宮于五行爲土此入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哉人乎故中庸曰得其人而後行

無狀見者名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其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幾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橫出間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汨沒所賴賢父

兄良師友訓迪啟牖乘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擴充之愚可明柔可強況質非甚暗仁可自由諒不肯自甘暴棄而歸咎於下愚不移

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聖人能盡而愚者惜焉聖人之情與愚人之情一也聖人能制而愚者縱焉盡性以制情所謂性其情也縱情而梏性所謂情其性也聖人之心與釋氏之心聖人之性與釋氏之性一也聖人其心釋氏其性亦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夏峰集

卷二

聖

夏峰集卷二

閻其泰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三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記

乙丙記事

乙丙逆璫魏忠賢竊柄誅殺異己左僉院光斗吏科都
魏大中與副院楊漣同時被逮余不佞素辱左魏之知
副院向二君亦有知己言逮未到魏科都長子學淨先
至有緹縈上書之志攜其父手札二一寄鹿化麟一寄
余大要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周文選順昌遣使護學淨

夏峯集

卷三

一

亦有字遺職方鹿善繼曰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
以魏科都之苦節亦竟不免被逮之日士民號泣遮道
者數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贖金數百始能啟行
冤憤之氣縱騎感動今其長公隨乃翁以行而道孤援
絕欲仗公爲之覆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公愚謂兩公皆
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公子不至失所令魏科都得
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惟兩公心照臨楮
慘然腸斷偶憶昔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
融不能不重感足下高誼也時善繼以職方贊孫閣部

承宗於山海左魏諸君皆平時契交故鹿太公正設然

爲之設榻凡脫禍解厄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

左僉院亦先有使以二札遺余暨鹿化麟略云二君道

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秦廷之哭不同于泛泛

與日化麟暨余季弟奇彥遂入關門余上書閣部略云

竊謂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

所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

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

牆之士興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

夏峯集

卷三

二

茂秦以紗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
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
仲然致書楊遠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
愛其名浮邱廊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
無能哭訴尙負慙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庵憐才扶
世之感稍一幃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
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又聞任邱
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化麟
奇彥抵關善繼與閣部日夕謀所以脫諸君之難後以

巡視衙門一帶請觀君面議方略此亦其意中一事也
異已者謂閣部提調門兵來清君側善繼爲謀主逆賢
繞御榻而哭夜半差官奉嚴旨止之至通州而返左僉
院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余相會余至而胡向化
亦至生問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院舉止自若徐
曰第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
之泣下余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
張須要蚤定僉院爲收淚以謝謂向化曰僕被逮人多
避之公冒來過視便見友誼轉刻不敢勞再顧也邀予

夏峯集

卷三

三

再會於公署大門內月下相向謂余曰適大金吾公子
云當事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余曰事
屬一體義自相關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
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若婉轉其
中庶幾有濟余時舉此言以告左左曰可向婦人女子
求活耶殊非丈夫余曰公不必問第聽之而已左又云
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之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余
究其人乃云卽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洵同住鹿
太公莊余草堂地僻築淺兩家子弟雖不棄而見過然

不肯久留也左過白溝之二日科都魏亦逮至爲詢果
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余而緹騎苦不
肯容魏厲聲斥之怏怏而去時予正有事就學洵錯此
言及再晤矣左魏既下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
奏意固不肯於完贖也學洵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
入京伺動靜又苦此身無安頓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
攜二僕余仲兄奇遇伴之往洵暫留良鄉道中仲兄暨
一僕入都住牛後臣家其僕自獄中往返朝出暮歸迄
今主人尙未知爲魏使也一日魏使過錦衣王莅民王

夏峯集

卷三

四

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嚴
緝事諸役不明言耳洵因潛過王王素交左魏乃披赤
相示洵歸與余曰王君可稱宇內膽氣男子就中蓋多
有周旋之力焉左擬贖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南來者
未必卽至且魏介節之士家園蕭索鹿太公率同志者
力爲區處炎蒸策蹇贖金子二百里外共得三百餘兩
其高義者則有王永古之百金楊光燮之五十金杜濂
崔庚范士楫等數人亦各數金其餘三金二金者亦不
下數十人嗟乎義者寡財財者寡義從古已然又何憾

于今之世哉永吉時爲定興令泚曾遺一札余託楊孝廉茂代致永吉因期余過茂處出百金于袖中付余曰金不于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益之物余急付魏使北上隨同科都斃杖下二日矣泚已踉蹌扶柩去時爲泚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領路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承賴之利又曾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太公一集鄉民約凡十三場子粒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一集青衿約各隨心力不拘三錢二錢一兩半兩便

夏峯集

卷三

五

可得數百金聲息所通各處俱有任事者任邱若張若邊父子兄弟多者數十金少者數金清苑賈爾霖雄縣蘇湯宇新安李衷實陳謬言李章梁大用容城崔庚胡向化王拱極新城張果中孔心學各集同志各攜數十金數目之內義輾數百果中拱極接替爲送甫至而僉院同科都俱斃杖下矣風聲一播道路聞傳長安中貴有指商目之者曰鹿封君爲左家斂銀若干恐不利親友中每作危語勸阻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固壽之熟矣太公時謂余曰左魏二公與小兒素稱道

義交今急來相投而中道畏避不獨衰朽不齒於小兒亦何以立於天地間乎吾嘗見古人以死殉義者未嘗不蓋棺之今先事而自作迴避實愧此鬚眉余曰拚此一死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自悔昔管左既斃除楊光夔之百二十金仲兄暨王拱極等付盛千齡餘銀各照原單給散各家有情不容已思欲伸一奠於途次者尙存有五十金逾年而周文選又逮至矣時鹿職方已從闕門入里周之友朱祖文字完天攜其手書二一付職方一示余其言曰數年濶別時

夏峯集

卷三

六

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也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使止一密友未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屬也此事下獄情形俱前番之所已經不必然之頭緒一切可省只有去訪王荏民一著不意王出都而周亦擬贖五千周之貧固不減于魏也祖文回襄與太公所計盡無遺者職方又熟籌而詳計之那移借貸共輾百餘金又張希皋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

永吉二十皆義助也職方又遺字范質公景文亦得二百時未不耐勞余季弟奇彥暨鹿僕趙順送之京師而周又斃杖下矣嗟乎周之死去左魏僅一年間其死也齒牙盡落身無完膚諸君子皆當世第一流人致命遂志自足照耀今古吾獨于鹿太公不能不心醉而神服也大凡一時偶激之意氣有利無害之肝腸中士皆可勉能至於實費已之財物而意氣半灰矣實臨已之利害而肝腸全阻矣再至於心力俱困歲月浸淫而意氣肝腸卒不覺其潛移而默換矣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

夏峯集

卷三

七

目署經寒以至典衣鬻產而毫無轉念至對學泚諸人之哽咽而爲之廢食廢寢枯形傷神真古仁人之用情哉此皆其小者也周之死實以與魏結親之故職方於三君子皆莫逆而權瑞親信之人李朝欽者其家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故人居者行者絡繹于途且有二三宵人播傳訛言且暮之禍俱不可測而余微窺太公之神情氣彌鏡骨彌勁誠有視死而如飴者學泚有詩百韻以贈亦略見其概矣太公於余相信而過愛三君之難未嘗一事不與謀一言不相商故能深窺其底

裏至若職方立身立朝祥麟瑞鳳有目共睹不沾沾以節俠見化麟意氣肝腸不愧祖父初爲左僉院之難走關門後爲周文選醢金奔馳籌畫直無不竭之心力一堂三世雅有同心余謂江村片地既不受惡璫之污穢又不受惡璫之摧殘可謂以奇人獲清福矣余不佞以一身交鹿氏祖孫父子之間且親承左魏周三君子之盼睐智短才疎瀝血無地幸余兄若弟頗具胸臆初仲兄伴學泚入都而苦心極慮不寐者數晝夜再爲僉院公攜金往返於酷炎烈日之中渴熱欲死左公出片紙

夏峯集

卷三

八

於獄令其僕屬仲兄面致光變意欲再爲措處暫免追比仲兄急過商之而光變以其堂叔生員震宇扮作家入送百七十金于二百里外堂兄光契腸亦熱且憇思光變多方輟聚而金無用處矣後季弟奇彥與鹿使送范質公之義助歸至蘆溝橋遭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葬魚腹中季弟幾不免絕粒步行道途阻溺余爲偵兄若弟之微意亦無幾微退轉後完天有字寄季弟云如此酷暑重勞奔馳復損清士之橐此衷已不安之極乃問復爲河伯所困者累日幾爲不免總某之畏縮憚勞

致累知己弟則何以自立矣此事而始終共之者張果中果中住白溝爲通衢諸家子弟必先往來于此諸家行李必先安頓于此果中暨其弟果正爲之供應安置俱有作用而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之荆孟家也又得之王生拱極極于鄉曲中未甚著名然氣之所激力能孤往一日爲僉院公追比期迫攜金往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卽至且出門之時有客滿堂余爲之代陪卽就道妻子亦不知所往諸青衿爲左公義輾完賦極一貧士也爲之質衣并其妻子簪珥共得十金以助職方曾

夏峯集

卷三

九

有聯贈云居君子鄉。從容如入芝蘭室。讀俠客傳。慷慨猶存燕趙風。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左右夾助之力又多。得之杜源其人固篤厚君子家又素豐一切緩急之需時取給焉或值其乏則毅然爲之代處太公猶子善言爲學湘捐金五兩其銀以賣豕得之而色微不足乃分外加耗二錢嗟乎魏生瀛海崔產葡門古燕趙之地幾無靈矣然有鹿太公一流人爲之扶陽抑陰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則慷慨悲歌固不盡泯于朝而實留于野者多矣就中有一念一事由衷而好義者情節尙多遺

漏此其大端云爾率爲之記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意焉夫學伊之隨父光明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猶曰天性不可已完天于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也以一顯一晦之交共生死死之事開關數千里間盡風波備經冷暖卒無纖毫灰心後因輸金于鹿定興范吳橋兩地奔馳遂于周蓼洲之死也未及收屍又未得護喪慙負之極若不自比于人如完天者古色照人真不自負以負友者也吾鄉不乏有心人當自有爲之立傳者附錄于此時戊辰七月

夏峯集

卷三

十

留村古槐記

兵燹以來廬舍已非雲樹改色數百里相望喬木之存焉者寡矣高君似斗謂其鄉留村之北嶽廟有古槐一株歷年不知幾百相傳其初廟僧自袖中攜來手植祠前日暮月盛漸至十餘圍高可數丈蔭可數十丈儼然稱邑中盛樂焉一日攜壺榼邀余偕友人坐飲其下夷翁磅礴既下苦日氣之侵又偏覺清風之動倏爾飛雲過雨令人忘暑且令人忘倦乃知古來達人曠士風景可樂置酒言咏終日留連而不忍去其中之所得必有

深焉者矣因憶此樹幾歷歲月幾經風霜而枝繁葉潤如蓋如帷諸君子之高會飲於斯憩於斯者不知凡幾今日之孫曾復飲於斯憩於斯者又不知凡幾則此槐也蓋不啻召伯之棠世世護惜勿忍傷也王晉公植三槐於庭謂子孫必有三公是猶以一家私之也孰如此槐留付人人借其蔭渥城人人借其蔭吾黨士凡百里而聚於斯千里而聚於斯者莫不人人借其蔭區區一喬木云乎哉獨是余行年六十兵戈烽燹聚散興衰身之所歷而目之所擊者已不堪彈指而數況數百年海

夏峯集

卷三

十一

田之變換人心風俗之遷流其能一一問諸古槐否

一茅記

余性迂疎素厭喧囂適移居夏峯目不睹冠蓋耳不聞鳴騶意頗閒適然室近內頭畜出入農器龐雜老農雖不厭此亦少幽致奏兒於占象屯室東傍廢地一區築牆覆茅僅可容膝軒前棗榴數株雜以瓜蔓豆棚雨過風清各含生意牆外有田百畝藝黍植麻可農可圃斯時也假令樊遲爲子御而適衛其所請學者當更殷夫子定不曰小人哉而曰隱者也古今悠悠窮達無間爾

等耕于此讀于此當曠然于一茅之外立六通四達之基余甯直憩此忘暑且將寤寐上古焉卽名共室曰一茅仍故園之舊也

重修靜修先生祠記

先生祠在吾谷者有二邑祠奉勅專額蒸嘗具備一在潯市墓傍昔年余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饗九人合而新之適余移家蘇門胡生或過而俾記其顛末余先生鄉後學也沐浴遺澤竊負私淑之列烏容無言自中夏陷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

夏峯集

卷三

三

元域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主故土之誼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爲有宋之孤臣也至摘渡江賦爲幸宋之亡則又失先生之心矣悠悠之口浮議未清劉宗伯愷已言其概余有渡江賦辨惜言輕恐不足取信於後之君子崔文敏銑有言簪幼安之辟魏存漢也靜修之辭元存中國也又言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日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波猶夫賦也邱仲深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

冤乎許平仲與先生同應召過容城商出處先生以行道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程朱之學禁於宋而平仲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平仲起之至問伐宋則不對先生渡江賦爲有宋求自固之策正所以存中國之義先生實抱深心而其情更苦耳王景略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亡乎先生研精聖典興起絕學隱然係斯世斯民之重聲之爲詩綴之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義祖春秋之旨惜其四書語錄久矣佚失而俎豆之典缺焉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真儒耶先生以元

夏峯集

卷三

七

人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清而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於宋儒則純公故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師也當日雖乏君臣之魚水卻得師弟之嚶鳴雷溪之濱先生之涖淵也三臺之里先生之杏壇也藉其人日與把臂行吟則有梁至剛肥遯自甘嗜學不厭先生嘗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羽翼斯道者則有梁師恭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王綱至孝性成居喪哀毀滅性先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皆負笈從遊爲建書院於三臺人各有道

學足相成當時諸君子繪像兩廡與於配饗之列獨梁師安則據遺文事蹟而補之者也聞縣紳士稽俎豆之廢佚深弔古之餘恫合詞而請於官師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已哉先是辛未先生墓祠成同人以明監丞李仲處士張紹烈屢有疏爲先生請從祀孔廟因得旨建祠厥功大矣僉議配饗諸大夫曰可繼丙子考之誌記元五經進士胡炳南則舊所配饗者復補入今此數公者親承教旨道合於先生有功於先生後進者登堂而躬炙者出室烏足安先生之靈爽而慰九人者之精英

夏峯集

卷三

四

邪竊思鄒魯文學其天性孔孟之鄉也教化隆昌斯文蔚起先生及門者九人私淑者三人綱維名教啟佑儒頑四海內外猶將喁喁向風況生先生之鄉而景行仰止寤寐不遠者乎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教授無遺成就英才甚多視幼安生爲漢民不欲乘亂而佐奸邪以覆之者不可同日語周元公爲諸儒冠其從祀獨後於諸儒則造愈高而知益寡先生洵無憾於今之世矣是役也邑令靳君台彥主持其事學博丁君耀亢張君燮暨紳衿贊襄其成而始終拮据以倡其議

者胡君或也祠葺於癸巳之春記成於甲午之夏

重修忠愍祠記

楊忠愍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積垣不可以妥靈爽仰止者無所寄共焉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鰲言之慨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爲修復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卽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某又何容贅一辭余維先生所學隱

夏峯集

卷三

五

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梓里後學之大幸也今之仰止先生者大都曰忠諫而死先生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黨惡先生之以死諫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窺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紀從韓苑洛邢彥受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卽此可概其全體矣世之談聖學者必稱

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序志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樂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行時同功然卦時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曰小補云乎或曰羨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囚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耶署耳履虎尾而見啗蹈堅冰而遂隕毋乃非

夏峯集

卷三

六

用易衍時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尙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觀木槁澤中過涉存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旣知其旤敗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繫辭未嘗不通於義命非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也先生

在狄道時爲道統祠山養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遘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翁淳淳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邪常公今日修復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漸滅之學後世道人心將於此青蘋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並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牆圍以甌坊樹以木功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長吏與縉紳士庶皆

卷三

卷三

七

欣然出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半載拮据者則魏子一鰲與劉生元吉也朝夕催督出入經營者則薛生與潘善人也經始於乙巳落成於丙午例得泐石

重修太室法王寺記

太室之中有所謂大法王寺者由來舊矣自兵燹頻仍梵刹佛宇雜之荆榛瓦礫釋氏適菴自江右經過駐錫於此覆土誅茅蕭然自適嘗過予夏峯叩其所學蓋釋其服而儒其心者也心竊許之辛亥冬金壇蔣虎臣督學事竣迂道過我將渡黃河問二室之勝因訪適菴于

法王寺與語連日夜傾倒之移書中州學使史君雲大

暨藩臬諸使者共釀金飭其舊刹與入靜接眾之所規

制宏壯亦云備矣工既訖適菴走字乞余言以勒之石

余迂且老素守先儒之訓於佛學未有所窺焉可以爲

此言因憶高陽孫文正曾爲余言與一宰官暨一老衲

遊西山坐中老衲講中庸宰官講楞嚴意興勃勃不自

已兩人謂文正何無一言文正曰適見一異事秀才忽

變爲僧僧忽變爲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內典

所至與方外爲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頭陀毫無沾

夏峯集

卷三

七

滯于去來之故真所謂秀才而僧者適菴制心和平歸依儒業所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於日用倫常間其友嘗舉許文正能令老僧歸儒適菴默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爲用至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開後人擬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焉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于太極流行之際佛氏見其道于太極寂靜之中流行之際理歸于有而實寂靜之中

理源于無而虛有無虛實之際正毫釐之辨也適菴能從無而見其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雲次已有貞珉紀不再贅

重建大梁烈女祠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爲文記其顛末蓋天順王德問事也崇禎末年大梁沒于水祠與碑皆爲地中泯後三十年土人掘地得之鬻于僧值剗磨其字盧龍韓子鼎業見而傷之告于予因聞于王君蓼航贖以金樹于信陵君祠右蓼航復爲詩紀其事又二年

夏峯集

卷三

元

上谷魏子一揆過祠中見烈女碑謂風化所關擬別爲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次將配六烈女而士以候旌未果又一年余季兒博雅復言于河使崔君湯君相地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并峙會河使臬金陵將行屬方伯金君治公始得落成七烈女靈爽相聚于一堂風教頓興于千古衰朽喜諸君樂善之有同心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褵而剪髮殉夫至五十三年始遂初志張爲婦一載高甫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

不易劉氏引梁上于一縷王媛繫樹問之三尺至張婦痛夫田銳孝行之冤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其爲維綱常麗照臨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剝蝕百聞風興起一念本于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爲風在下之人效之則爲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則風化在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書之則風化在千古可見人性皆善觸無不覺叩無不應所謂王化起於閭閻貞烈存於巾幗大梁一席地爲兩河表

夏峯集

卷三

三

率之區女之貞淑如此士風民俗不更可見邪卽如空同子之文旣沒而復出閱世二百年沈埋三十載精光所寄鬼神尙爲之護惜今當崇重節義之時復有王烈女殉夫之事烈女父王碧字同邑于天祥將嫁而天祥病逝女誓不他適先是天祥幼養于王姓娶婦生子烈女取而養之有程嬰保孤之志已逾一年王姓竟奪之去烈女遂投繯死是夜有星光墜其家亦異矣哉至誠所感召前後同軌以愚夫愚婦之知能可爲參贊位育之極至總不外性分之所固有凡在上之風教暨風俗

之醇篤其在此邪衰毫不文聊誌梗概祠成于甲寅秋九月冬十二月爲之記

論

尙論篇上

從古帝臣王佐雲龍風虎應運而興其主臣之際相須固殷卽素王絃誦以暨諸儒講習有不以朋來爲樂者乎得之爲帝王師不得與家人言禮讓一而已矣予嘗尙論古人凡可爲吾師爲吾友者彙之卷以爲耄年之助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肇自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黃夏

夏

卷三

三

帝七輔雖有所本然遠不可據諸不必爲吾師資者亦不庸述也如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兄左傳季文子辭尙書九官論語五臣楚辭八師總之五臣外益伯夷夔龍與垂耳至舜之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並爲歷山雷澤之游見皇甫士安逸士傳與戰國策相應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十亂之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卽四友也降而至於霸圖需才更殷劉琨詩曰重耳

任五臣五臣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從亡

五人晉文生十七年所得士也孔子四友六侍孟懿子

曰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

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

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

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

非禦侮乎六侍者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

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

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齊威王與魏惠

夏

卷三

三

王論實曰吾有疆場四臣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種首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乘豈直十二乘哉戰國四豪吾獨喜信陵漢高三傑吾尤愛留侯商山四皓秦末隱上洛南山並河內軼人疏廣疏受宣帝時授太子論語孝經朝廷以爲榮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龔勝龔舍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子輿子

羽子仲子明子良號曰五龍各居一里並以儒素退讓
爲業天下著姓鄧禹吳漢等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
定天下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河雋五守
梁統庫鈞史苞竺曾辛彤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
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寶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
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五處士豫
章徐穉京兆韋著汝南袁閎彭城姜肱潁川李曇汝南
太傅陳公時爲尙書令與諸尙書共薦此五人世號五
處士六孝廉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興盛

夏彙集

卷三

三

孔叔汝南太守李俱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俱
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俱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
子居嘆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
伯堅卽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大將軍竇武太傅
陳蕃侍中劉淑時人尊爲三君曰天下忠誠竇游平天
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宏劉仲承李膺等八人爲八俊
郭泰等八人爲八顧陳翔等八人爲八及度尙等八人
爲八廚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和雍郭林宗此二人尤
表表者故世稱李郭仙舟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

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諱字季方並以高名
號曰三君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儉伯慈緄仲慈
靖叔慈壽慈光汪孟慈爽慈明肅敬慈勇幼慈並有德
業時人號之八龍公沙紹字子起孚字允慈恪字允讓
達字義則樊字義起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
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膠東令盧汜
昭樂城令剛戴祈潁陰令剛徐晏涇令盧夏隱州別駕
劉彬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濟北
五龍涼州三明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度遼將軍安定

夏彙集

卷三

三

皇甫規字威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並著威名於桓
靈之世悉名士也韋氏三義韋權字孔衡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
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募兵至俱死時人
稱之

尙論篇下

孔融一門爭死張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
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
未知所坐融曰保納含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

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事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平原相劉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關羽馬超張飛黃忠趙雲時謂之五虎上將吾最服膺趙雲雲不欲以成都屋舍園田分賜諸將併諫先主伐吳曰國賊是曹操先滅魏則吳自服此大臣局

夏峯集

卷三

三

量不獨名將而已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眾王導勸帝收其賢人刁協卞壺諸葛恢陳頴庾亮等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朝野傾心號爲仲父王謝門庭貴盛子弟多才時人不敢輕與之議婚淝水奏捷蘭亭修禊允矣佳子弟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在臣族茂宏亦岌岌已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有可觀者伯倫輩涵酒忘身豈可與陶公共稱酒人也士行有此孫殊可喜紀僧眞有寵於齊王願就陛下乞爲士大夫王使詣江謝至彼無所言相對久之呼左右曰移

吾牀達客士大夫之風節固如此哉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開館延賢杜如晦房喬等十八人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圖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按凌煙二十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宏化也長孫房杜諸公開國保邦功雖大小不侔庶幾可當此選李勣贊立武后侯君集張亮躬爲叛臣信乎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白居易清修忠諫元和以來名臣香山九老亦是暮年快事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

夏峯集

卷三

三

爲諫官儼善推步星厯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伊洛關閩之學已早見於立國之初矣燕山五桂千古稱之有餘榮焉洛下耆英亦極一時之望林間高閣花外小車是豈偶然有宋諸大儒表章前聖興起後學人謂周程張朱生於宋宋卻未食其報食其報者乃在乎明知言哉元祐黨人司馬光等一代元氣攸繫小人禍人之國必欲一網空之刻石於朝堂通三百九人二帝蒙塵諸儒僞學皆本於此張韓劉岳以武功著聲聲益著而國勢益促飛以

讒死而宋室不可爲矣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止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皆有夏變夷之意良工心獨苦明高皇德比堯舜功過湯武一時開國功臣雲從龍風從虎真是度越前代靖難兵至方黃諸公以高皇培植之深受文皇殺戮之慘予謂正學亦有過焉明主可與忠言正學以大義責之勢必不能從請早賜一劍不食而死何至以一身累及八百餘人也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死之道豈容悻悻相業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忠臣三楊楊爵楊最楊繼盛理學五忠方孝孺

夏峯集

卷三

三

高攀龍鹿善繼劉宗周黃道周三異人傳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天啟之際隕身逆璫者十有七人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丁乾學魏大中萬燝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劉鐸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二十有一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陳純德申佳允戊寅高陽陷少師孫承宗率其子舉人鈔秀才銓尙寶孟鑰等五人孫六人從于

孫八人皆死其婦女就義者三十餘人甲申神京陷保定守七日闔郡靖節光祿張羅彥進士張羅俊兄弟父子婦女就義者二十餘人

論史二則

從來史家如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自成一書咸可法戒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繁若指掌紫陽因之而成綱目事半功倍則司馬一生精力可謂不枉費矣自宋以下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

夏峯集

卷三

三

陳經之續編議者謂其紀載失次筆削未當薛應旂雅志紹司馬氏之事過十餘年心力上下于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名曰宋元通鑑未獻之闕下尙藏之家塾元儒揭傒斯有言修史在于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世安得如薛氏其人者而與之論史哉嘗思宋亡于元明祖驅之漠北恢復中夏不以滅宋爲元人之罪而曰天命眞人于沙漠卽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聖意淵微未可盡窺然國可滅史不

可滅則其較然者矣

明之成憲典章素切監觀率由之志因病臥窮山徵文考獻兩無所據竟成虛念所見通紀吾學編大政紀本朝紀事本末從信錄憲章錄暨零星野史數種其書又皆散遺議者謂通紀倣編年而蕪節吾學編效紀傳而斷落大政紀謂爲某相私書邇有同志相期欲共成四朝實錄望自廢不能執筆而往竊思此事關係甚大念之爲公爲私人之或真或假天地鬼神實爲鑒觀愚夫愚婦各有直道亦嚴矣哉春秋作于二千二百餘年

夏峯集

卷三

完

之前嗣其響者獨推綱目明祖有靈當有卓識大手任其責者矣

論餘

史可法金鉉朱之馮學者倚爲泰山時人謂無三君子便不成京師

崇禎間按臣祁彪佳請表揚吳下已故三舉人張基歸子慕朱陸宜皆贈翰林院待詔

常熟舉人顧雲鴻事後母至孝雲鴻死旬月母以哀卒後母殉其子古未有也學者益爲孝毅先生吳江舉人

張世偉服習其祖基之訓生平孝謹友人題其銘旌曰孝節先生吳縣生員楊大濬居父莊簡公喪竭盡誠孝三年哀毀及嫡母生母亦如之居家訓子肅若朝典學者稱爲端孝先生

文震孟弱冠舉孝廉砥節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兒童婦女皆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之禍阨危瀕死僅而得免劉理順久困公車法言矩行累成一個端凝正直狀元故其殉國難亦只作飢食渴飲之常非矜激於意氣者比

夏峯集

卷三

三

左羅石懋第呂豫石維祺黃石齋道周三人者生不同地事不同操死不同致然其堅貞不易之心則一也其殆中流之砥柱耶可稱鼎足三石

大兵下浙江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蓀聞變卽遺書宗周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野寺不食死

義烏軍勸張國維入山國維日誤天下事者文山
登山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赴圍池死興國公王
之仁載其妻子盡沈於蛟門下獨至松江兄內院洪承
疇自稱仁前朝大帥不冒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
魂西市

兵及桂林瞿式耜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
過式耜曰事急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
疆而已將安往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
同被執

夏峯集

卷三

三

西華孝廉李邕和字寒石恥與眇逆同姓改李爲理遜
海外死寒石亦三石一流人

新城諸生王善眇逆西奔爲檄糾義旅禽僞令後爲
舊家告訐死於京師

雞澤諸生殷淵明倫堂讀討賊檄明大義於天下爲眾
執死之

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俱戰死嘉定諸生
侯元演侯元潔被殺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
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諸生陶炎自刎死華亭教諭

睦明永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
從黃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江陰屢攻不下至
三月乃尅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閩門投火訓導馮某
自縊明倫堂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
死

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
武盡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元廟觀
前賣麪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
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

夏峯集

卷三

三

文城埧南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鵠烏薛叟以薙髮自縊
死

史料吳适辦事垣中鈔駁侃侃不憚權貴蔡奕琛阮大
鍼等同心排擠故御史張孫振有疏糾适爲東林嫡派
復社桀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東林始自顧涇陽嗣後凡有儒術事功節義文章著聲
者大約皆東林人然有一正人自有一邪人與之對與
東林爲水火者沈四明王紹徽點將錄欲一網而空之
殺機已著至崔魏遂公行其殺之事夫善人國之紀也

善人云亡國何以立馬阮之殺東林其心愈毒矣程伯淳有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當與分過東林諸公倘亦有犯此者乎請三復斯言

大兵破歸雖巡按御史凌綱死之姪潤生自縊綱遺書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上吳相國也

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按臣鄭爲虹不可再請行爲虹又不可求幾兵至眾迫跪爲虹不屈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求速死責輸餉虹謂清白吏

夏彙集

卷三

三

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大喊奮躍奪刀遂見殺

自溝張果中天啓元年左光斗恩選士家貧不仕急左魏之難義聲著海內甲申後客死蘇門

容城諸生侯保孫爾祥甲申後首致衣巾於學使者貧不挫志庶幾不忘溝壑云

蘇縣諸生彭之燦甲申後徘徊兩河恥於苟食餓死蘇門山之嘯臺

說

太極圖說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萬物生此易之源也庖義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設奇偶二畫以象之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効其動因時揅獎豈能於圖之外加毫末及其久也意義繁而諸家之學競起徇于有者見動而不見靜墮于無者見靜而不見動知易者鮮矣千餘年後太極圖著而庖義氏之圖益明無極者言乎其本無

夏彙集

卷三

三

聲無臭上天之載也無欲者言乎其功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橫渠西銘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內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蘊也庖義之後不容無文王周孔濂溪之後橫渠明道亦豈容少哉此條脈絡乎契最微按詞章訓詁而求之將愈求而愈遠矣

錯綜說

錯綜之說暢于來非自來創言之也孔子固言之矣曰

錯綜其數亦非孔子創言之矣伏羲圖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序卦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目擊之而道存焉故曰錯綜其數然亦未明言之也至矣鮮而始暢言之曰有四正錯有四隅錯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皆於千古未發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殆非虛語也愚竊有說焉畫前有易卦未

夏學集

卷三

三

畫亦不見少有畫而卦辭爻辭彖辭亦不見少迨有卦爻象象之辭而始知其不可少也嗣後談易者漢惟子雲宋則有亮夫至程朱則專主于理不論象數雖曰云止說得七分象失其傳然象之義俱在其中矣亦不見其少也今矣鮮錯綜其數大闢前聖前儒未發之蘊易云大備矣然易之蘊果盡于此乎非也造化之妙到底有不盡之蘊義文言義文之言周孔言周孔之言程朱亦各言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易不可以入德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忤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忤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夏學集

卷三

美

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思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醫隱說

從來高醫士之價者有日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有日不爲相則爲將醫於二者兼之有日非直與將相等有將相不及者三夫醫一技耳何至與將相爭權又何至踞

將相之上其爲說曰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
旅舉而委之將四股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至相
與將位尊倨與人疾苦不相關醫偏惠及於愚夫愚婦
其不及者一將相邀虛功而冒實賞稱塞最難醫治人
病者已病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者二將相不肖
或嫉賢妬能以快私憤醫於士君子倍爲保護其不及
者三噫醫有此三長宜何如愛已愛人可自慈其道乎
千秋而下高尙先生庶無愧色今有劉君元樸精五運
六氣之說亦如高尙以醫隱於金容余四十年例病藉
夏峯集 卷三 三

禱雨說

客問禱雨之說於理有諸曰有之曰極備極無天行已
定之數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不免何有于有司與士庶
哉曰堯湯水旱堯湯未嘗一日忘儆戒修省堯曰浚水
微予湯以六事自責畢竟以人修天世際雍熙治成
網若怠荒不恤天變何所恃以感格天心曰肅時雨若
日狂恆雨若洪範豈漫無所據而言客曰君爲天之子

感格猶易公卿大夫則疏矣士庶則又微矣格天事夫
豈易言曰卿士佐君以治民鬼神代天以効用陰陽五
行總此極至之理鼓盪流轉于天地間善感善應惡感
惡應鄭俠繪圖以進曰請下臣言十日不雨斬臣頭以
正欺罔之罪王良往謁陽明請於父不允其父令禱雨
應而後允行二子禱雨而雨應者誠故也今六十日不
雨禾盡槁士庶之禱雨千人萬人各爲性命無有不誠
況邑侯賢而憂民其告虔于山川鬼神者已非一日四
境合而應之合而感之顯微無間情理相通此亦必得

夏峯集

卷三

三

之數也客于是戢志肅容躬詣壇所而請命焉

存省齋說

袁君泰徵一日過夏峯以別墅存省齋索數言以識所
由蓋其大父梅村公曾有是額以爲存心省身之助嗣
伯父舜東公與其邑儒楊晉菴先生嘗共研席游泳憩
息於齋中歷有歲月今時雖屢易數椽久爲兵燹所殘
毀而存省之命意儼然在心日間是以因舊額而新乃
身心泰徵可爲大克家者矣夫學者精神渙散歲月空
擲石火電光方寸未嘗屬我故庶民之去與君子之存

其初止爭幾微而其流決江河塞四海遂至不可遏止是沿其流益當究其源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其斯之謂與至其功夫孔之內省曾之日省把柄在手確有持節日月飲食見天命流行功夫在是本體亦在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何分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耶晉菴山嶽君家前輩學有淵源君復以得之家傳者與無門多士闢發之君之子若孫光裕先徽紹衣德業唯存省之義殆無餘蘊矣

廣居軒說

夏峯集

卷三

三

魏子達陸方強仕之年卽以病乞歸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取彭澤倦飛知還之意奉母課子而外無他嗜也歲丁未魏栢鄉公過其家與論學易其額曰廣居來問其義余問之躍然曰公之進達陸也深矣子抑知居之何以廣乎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自乾坤開闢堯舜湯文而後此居之垣墉堂構未嘗增損非插藩樹棘而自隘其居則東支西傾而自仆其居也繫辭有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一身萍梗何處是歸宿之地畢世戚戚不得不寄人籬下周茂叔教二程尋孔顏樂地

正要尋此廣居太極一圖居之基址以立訂頑一銘居之涯際以達皇極經世出而居之消長成敗可見建安集其成使學者窮理以知其廣格物以安其居陸子靜字出一悟自幼而見居之大至陽明拔本塞源掃蕩廓清而居之舊業遂復余嘗寤寐其地聖愚雖殊吾卽至愚未嘗限以居之外窮通有分吾卽至窮未嘗限於居之量禹稷顏子地不同而居同也能得其門便當知止欲升其堂總在慎獨而凡言理言仁言性言誠言未發言主一者皆我同堂共室之人俱當渾爾我異同之見

夏峯集

卷三

四

汝器字說

甲辰四月過保定達陸設款集諸同人子之瓚率其弟

行酒恭謹醇樸足稱令器連陸諸予命字予曰汝器可
夫器所以適於用雖有大小貴賤精粗之不同須成器
矣然後可以論大小貴賤精粗也人之所以成人者亦
以其卓然有適於用然後自命爲人如無一才一德足
自見於世不亦醜焉爲人乎賜固稱達似不圓於器矣
夫子以則理言之蓋所稱器之大而貴且情者也以語
君子之不器尙須有待此中之分數蓋不容一毫將就
目認於其間智廉勇藝皆器也文以禮樂則無知廉勇
藝之可名令尹之忠文子之清皆器也歸之於仁則無

夏彖集

卷三

聖

忠清之可名夷尹惠皆古聖人也以孔子較之亦器也
協之於時則無清任和之可名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
由有恆而善人而君子然後可優人聖域未嘗適道與
立而進退之權能乎哉迺言學者舍窮理盡性而驟言
至命皆與未成器而高談不器者等子今爲士士之所
以爲士者非入孝出弟必信必果乎如士而不士猶鳳
之不鳳也孔子裁狂簡正欲鍊其器以大其用耳狂狷
者中之器也善信者美大聖神之器也孔子謂賜與
回孰愈進賜於回以大其器賜未至回自不致冒承而

襲取之子與氏姑舍是不同道此足見其器矣不成器
者不必言而器之大小貴賤精粗其造詣豈容一粟論
哉神而明之由器而進之不器者是在汝器自勉之汝
器服庭訓能讀書知親有道余固樂有言請質之同人
共聞其義

辯

渡江賦辯

先生此賦邱瓊山謂其爲幸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
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

夏彖集

卷三

聖

誼也似不必苛爲求況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
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
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涯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
先生曾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
劍客四字丰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
王景略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土茹毛
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鬪業在征伐咆哮而
猶兒怒感激而風雲變顏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面崩
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摹元勢之

強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
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
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
後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
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
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幃一人守隘萬
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
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
只恐不能立定手脚故又有義士奮袂長將登壇既有

夏彙集

卷三

三

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
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
獨不聞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激發人心處苻融合淝之
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託出矣見
海表而膽落夢靄窟而魂飛分明尊周之意至客於是
帖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
能爲情真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
處看出瓊山讀書破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
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

語誣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
智可不慎諸元世祖極嘆爲眞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
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夷夏君臣千
古爲昭不能用夏變夷豈遂以夷而滅夏耶先生此賦
爲集中第一文字紬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
其苦心耳向遊關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愷陽先
生二公曰候事平後當繕疏八告以闡發三百年未暢
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處
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

夏彙集

卷三

四

議

修葺嘯臺安樂窩議

蘇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
然蘇山蘇水不知閱幾千百年甯有幾公和幾堯夫哉
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
無恙怒與嵇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
默足容至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
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蓋中
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

念之私一事之僞便有惡于志而疚于心者堯夫之樂
固卽孔顏之樂與此兩人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蘋
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
窺先天之秘而我識閭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
雖予棄而我之歸依二子當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
旨焉今臺與窩創建既久日見傾圯而蘇山蘇水未免
黯焉無色甯止愚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
白泉之上載在縣誌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湮沒埋滅不
可考詢之士著皆恍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
愈圯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爲二亭也且有其勢
大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于今有顯則有晦有創則
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
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宮輝士永新晉宋兩處士之基費
十之三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敎之存敢望諸大夫
之識治體者

夏峯集

卷三

墨

夏峯集卷三

郭程先謹校

真筆先生集卷之四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序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間故日不離日用常行內

夏筆集

卷四

一

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

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

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

讀書破萬卷究于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

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

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卽如清任和

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

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

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

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

夏筆集

卷四

三

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載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四子書者亦以示不可求於遠且難之意

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

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歛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切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

夏學集

卷四

三

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

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註。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文端。意有所屬矣。宗傳其十。

夏學集

卷四

四

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眈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

賤老困頓於流離曩知餓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歟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取節錄序

夏峯集

卷四

五

取節者蓋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真者則急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勲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賢之鉅且眾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只取其一念一事之足色可以興豪傑而

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其美王汝止之言曰滿街俱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卽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聖學錄序

三代以前治統卽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於

夏峯集

卷四

六

明薛子瑄陳子獻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醇儒邇其淵淵蓋緣明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恐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於道統者輒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章爲先某衰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末

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家禮酌序

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眾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恩。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于天下後世耳。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

夏峯集

卷四

七

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嘗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卽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禮行自上。爲公卿大夫設。不得不畫一式焉。使行禮者知所趨。士亦不忍自爲菲薄。易知簡能。乾坤不易之禮。尙忠尙質尙文。皆易簡中之不得不然。今之四禮。雖云廢矣。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名存而實在其中矣。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不瀆其忠信之初。禮何常不易也。不簡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後之君子云。

中州人物考序

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尙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尙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樓。無所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

夏峯集

卷四

八

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予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勦亂。簡武不可。簡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梅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

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六科。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爲敘。神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己之涉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嗣後有聞。尙期續入。

畿輔人物考序

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畧具。有燕趙士。迺夏峯者。曰吾鄉。勲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無述。因據案頭諸書。暨夙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例議。一如中州。按自洪武戊申十六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七年。有開國靖難之

夏峯集

卷四

九

功臣有遜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于時死綏授命之士。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遜國諸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夫高皇之制。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瑾逆賢輩。相繼煽亂。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則邦家未有不殄瘁者。蓋爲善者誅。則人相懲而不爲善。人相懲而不爲善。則何所不至矣。理賢二案。士大夫以節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節見也。甲申大難。人主卽銳意有爲。而元氣銷鑠殆盡。

欲速瘳。適以促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致。而神京陷沒。死社稷者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又何如哉。嗚呼。人才闕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而其原本。總造于大君之一心。予述明代二百七十七年來。歷幾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畿輔爲京師首善之地。更不可缺。第愧衰遲寡陋。聞見不博。敬俟後之君子。再爲考入。

大難錄序

從來盜賊禍人國。時有之矣。然未有帝后妃嬪太子諸

夏峯集

卷四

十

王俱罹弑逆。竄逐如甲申者也。凡有心者。尙忍言哉。當時外城既陷。帝猶詔對廷臣。爲守內城巷戰計。數問無一應者。乃推案憤起。手刃公主。令國母投繯。復殺妃嬪數人。縊於萬歲山。噫。慘矣。按先帝憂勤十七載。苦心危慮。志欲有爲。而竟陷敗亡禍。亂以爲天下惜。由此言之。上有失國之君。下有與王之臣。其國欲亡。不可得也。上有保治之君。下有致亂之臣。其國欲不亡。亦不可得也。蓋英斷之主。固自有神聖之謀。而內外臣工。復伏心緘口。以俟上意之所存。天下豈復有臣哉。賢才凋謝之後。

國逢多難元氣銷亡立欲振起此欲速所以不達以致
哲辟殞身愚賤泣曲沃井研通州穀城輩不知何以
其面目也從古無平而不陂之理迨其陂也不歸過於
其則謾罪於其臣皆偏執之論豈情之平也哉憶遜
文皇以叔代姪勢成於相激而一時靖節之臣死
者死遁者遁不下數百人逆閭犯順至尊龍馭禍慘於
黃巢而殉義之臣不及遜國一二豈前此盡忠良而後
此盡頑冥與蓋有所以作之也遜國當高皇培植之日
人人思所以報高皇況值國運初開未經斲喪嗣是而

夏基集

卷四

十二

兩大案錄序

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
君若臣蓋此兩案者舉世莫大焉而千古之英雄豪傑
經世宰物莫有外焉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
在創業與中興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
尺土不藉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事誠難矣若噓既燼

之灰尋已墜之緒踈遜而恢復大統亦豈易言然中興
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
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
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
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
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
之簡在而此一人與眾人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
生而始成一代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若以
易心承之鮮有不顛覆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

夏基集

卷四

十三

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暱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
機感召有數存焉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兩案之人
不能盡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
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存所見而已矣英雄有濟事之才
英雄有成事之時才與時相值則身亨道泰無疚無惡
矣如非其時而氣凌膽決豈甘俛首下人故欲濟一時
事遂不暇計千載之名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爲此三代盛時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之後將不
堪言予謂古今治亂商周之際其順天應人之舉不可

無武周至於叩馬一諫不可無夷齊若天地之大日月之照臨而垣星之不動者亦寓于其間蓋撐持宇宙運旋造化英雄各以其時砥之耳故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范箕生箋古人交序

余讀古人交未嘗不掩卷嘆息而重有感於今之交也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其有肝膽與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觴凶終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

夏峯集

卷四

三

焉者此范子箕生所爲箋古人交也箕生意豪氣上生平所與交者石卿鄴若數君子耳然交惟不濫交乃終合古人所謂情好日密者蓋其中有義焉非如今之承順比昵便以得朋自矜詡余聞之賢者弗昵昵者弗承故骨肉非義久必廢鄉族非義久必睽況朋友原以義合者乎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故曰君子有交小人則否蓋君子敦篤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問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名姓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屬之以人倫之重而

託以終身之業故不明于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關五倫而欲以敦友倫未見其盡善也余廿年從伯順侍一泉先生而定交懷洙公其于友朋之義聞之頗悉迄今回首當年奉杖履而坐春風者人人各厭所欲而往真趣淋漓不知主客終先生之世無損友之害至懷洙公與奉常同被難一被兵殺死一偶不被殺而不死然竟以不被殺之身而以護殺者之屍三晝夜真古人所謂共死生同患難者矣余與君家交三世竊自幸親見古人是箋也箕生固得其傳于

夏峯集

卷四

古

祖若父者也問序之言曰京輦朋簪如雲而獨借文於數百里外其意正不草草余固知其意故不敢以愚昧寡識辭而聊附一字于簡末

鹿氏家訓序

古來象賢稱難尤難于累代高賢之後以觀鹿氏何祖燕孫繩炳如也靜觀少秉祖太常公教鳳毛蔚起洎太常殉難靜觀舉于鄉已又奉父解元君之諱手三弱弟上食曾大父淚隨七落嗟痛哉靜觀顧念祖父身殉忠孝高祖侍御實用直諫導崑崙至曾大父夙敦孝友尤

以拚軀急左魏諸君子之難誼高千古淵源懿烈萃于
贊狀何得痛而忘懼暇則手纂高曾以下往還家信事
當耳提題曰家訓蓋一家精神流注絕不及私卽寸楮
往復罔不于倫常大義洗發彪炳淵源厥有自也以啟
曾大父慨然爲加一餐曰有是夫孺子志氣可嘉也予
聞而祖若父文章垂世從德性發皇何啻雷霆破睡
且不賂神廟問諫章光日月者誰歟經國繩家燦若球
璧而斤斤茲纂何爲靜觀曰固也先業在天壤不穀惡
能忘顧公諸世者未敢私然私諸家者又何敢不私郵

夏星集

卷四

五

筒寸楮一節而全體之所爲備韋弦作佩竊比滴骨滲
血之義云爾是時適奉太常優恤之旨蓋太常殉難年
餘題卹未果解元匍匐敬聞實以鬱悼致殞一時大忠
純孝震洞星河無何贈廕祠謚煌煌交錫人謂精誠所
格也會有以廕秩爲大宗諷者靜觀悽然曰是言胡至
于耳不穀少稟先訓名義大關問之已悉業微此鄉書
又何忍祖若父化血椎心之慘先吾子而後弟且奚慰
曾大父衰年一慟予聞而偉之嗟乎此詎可聲音笑貌
爲哉居恒檢飭名行裕如耳而非迫試于顯名厚實手

足骨肉軒輊之衡則光焰不發比于先幾使捐軀不烈
卽帝無靈而徒生博忠孝信友之名非倫常一大詬耶
廕秩一節義概凜然知靜觀是訓不徒纂以手矣予辱
太常肺腑之雅四十年存沒關心今可破涕爲笑則謂
是舉也可以教慈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祖孫
父子名教干城有心人當不河漢予言耳

鹿仁卿北海亭集序

昔年鹿伯順認真草十五種梓成而詩不與焉曰不欲
使人名我爲詩人也然則何獨梓文曰亦不欲使人名

夏星集

卷四

六

我爲文人也第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
神恍惚而不可據故偶借語言以寄其行事并不欲使
人名我爲矜名矜節之人也噫惟無矜名矜節之心故
利不趨害不避坦然揭日月而行而卒以忠死其詩與
文亦皎皎獨行精光不可沒滅今仁卿之詩文具在其
格律與伯順固各有面目然不欲以詩人名不欲以文
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
伯順之難竟以鬱悼憂勞而死忠孝兩倫父子分據總
之各以勢會適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

粹然盎然完其所以爲子卽完其所以爲人又何恨陋
子年而功業未見于世哉仁卿以辛酉冠京闈聲光赫
赫居然有千仞覽輝之望然仕進之志淡如至如膺宋
九青給諫薦舉部檄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潛見
二心乎父沒之日不茹葷不御內鮮華丈夫毀者過
半親知有以醴酒乾肉勸進者曰先君子血漬禾土當
園野偃臥時誰憐而進之食者知者謂與魏忠節子學
泐勵父而死南北數千里前後正合符忠節父子亦以
患難接踵擁臥北海亭中者也予與杜子君異輯仁卿

夏峯集

卷四

七

之詩與文而名之曰北海亭集集成靜觀屬爲之序予
知仁卿之不朽不獨在詩與文矣靜觀駿才煥發行且
以詩文名天下諒亦不徒使人名爲詩人也名爲文人
也

新安縣志序

予讀高陽志至孝子齊癘以促燈爲業日市酒餅餉其
母旁爲唱讀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爲魏童子傳其母他
適童子時備於人間而急迫之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蹠
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爲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
不疑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
臣義士循吏名儒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
鹿伯順過孫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
隨其分量以諸侯王之孝律士庶人士庶人何敢望以
士庶人之孝律諸侯王諸侯王豈屑顧哉孝友之行不
以銀黃鐘鼎而加豐不以說禮敦詩而始有愚夫愚婦
行格神明則庭中之愛膝下之歡視移情於少艾妻子
得君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長而天下可平旣無煩

夏峯集

卷四

六

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人者無非啟之以興孝與弟
之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
文賦以此興思卽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
烈女貞婦皆篤摯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爲仁之本百
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癘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
之殺雞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風雷
可此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事之細瑣
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聖人全在此處
看出予聞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之全體矣傳前之循

良後之欲循良者勸矣傳前之賢孝後之欲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代有污隆總人心爲之人之賢愚好醜雖憑世以轉而轉否爲泰轉危爲安轉澆薄而歸醇厚道之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卽醒總是以人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強以令民堯舜亦必不能然則志也者其誘人作善之路與人爲善之心乎新安有志第因其舊文飾所未備景前事以爲師綜後事而有據顧享今之逸者不念前之勞樂忽爲他日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

夏鑒集

卷四

七

郭公望俊傑傳序

予過公望多景樓樓頭几上一編曰俊傑傳傳凡八人漢之子房孔明唐則懷英子儀宋稚圭希文與元晉卿明誠意肅此八人皆真千古俊傑也哉八人而非俊傑誰當稱俊傑者永鏡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甘以凡民自固便是以俊傑自期爲之卽是其誰限之公望靜息多景樓日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茅止生嘗謂予與伯廣曰劉元德一庶宗耳四海無家徒以一言結無地

樓臺欲臥元龍于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專屬元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我輩固各有百尺樓也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止生日吾欲臥郭子儀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予曰陳太邱郭林宗是予客也今公望臥此八人于多景樓其好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固當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望爲蘇門先生嗣負高才守先蔭李德裕一流人甲申後銷前代蔭一意恬養絕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其手錄此八人也亦所謂奪他酒杯澆我礪塊耳

夏鑒集

卷四

三

郭公望隱逸傳序

余幼讀書妄意當世之務迨四五十無聞志不獲聘而良圖弗集念遂中阻遠取皇甫謐阮孝緒暨薛應旂所編高士傳讀之欣然有會錄巢許嚴陵而下數十人晨夕晤對亦師亦友竊慕爲太平無事之民東園之樹枝條再新業不增舊願與時遠故國旣難久安遂攜幼過其城之野得交郭君公望商考古昔逸士公望別開手眼以不謬於聖人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爲則蓋所謂龍德而隱者也或飛或躍或潛跡固不同總此龍德耳

所取僅七人分四科周茂叔邵堯夫傳之一郭林宗陳
太邱傳之二管幼安陶元亮傳之三劉靜修傳之四遇
各自時人各有志公望曠觀上下而有麟鳳松栢之嘆
自漢之古今邈矣有道仕無道隱何代無高人逸士
廉頑立懦而獨取此七人爲合孔氏之隱蓋亦其志之
所有也魯論載楚狂丈人晨門荷蓑儀封沮溺七子者
孔子之所謂隱者也然非孔子志之所存也蓋孔子東
周之志太熱而七子忘世之心過冷七十二君不用卒
與羣弟子修明六經歸老洙泗之上俾天下後世見其

夏學集

卷四

三

志夫亦各有所取焉耳公望前有八俊傑傳後有七隱
士傳俊傑而美止於八也八人乃行義達道仁覆天下
者也隱士而美止於七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
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門用行舍
之旨孟子謂禹稷顓子易耨皆然八俊傑七隱士亦所
謂易地皆然耳今有人焉橫西山釣東海攜手雲林舍
公望其孰與歸

黃石齋麟書鈔序

明三百年祖德深厚臣之以忠死者多矣最烈者得二

八方正學之死靖難也黃石齋之死鼎革也一始之一
終之純忠大義百折不回前後有同揆焉其還于性命
精于詩文兩先生亦莫不合劉念臺先生序明理學以
正學爲首倪獻汝序理學宗傳以石齋爲終人謂其節
太奇死太烈理學先生見幾明哲似不如是之癡劉倪
二公正謂其節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於理學無憾
耳舍忠節別無理學之骨死生去就歸潔其身豈可以
一律論近世談學者大約繩趨尺步不聞人以指臂之
端有破一成之見犯曲學之忌者羣起而詆之不遺餘

夏學集

卷四

三

力卽如范文正司馬君實則以其功業太盛方正學黃
石齋又以其節烈太奇噫理學而必無事功必無節烈
則一鄉黨自好之士耳奚孔孟之足云竊思道統肇自
伏羲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自孔子而顏曾
思孟以至周程張朱其人止矣豈臯箕伊傅不得進而
與程朱比隆耶蓋唐虞之時五臣皆聖春秋之際閑冉
皆賢取其最者而已孔子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孰謂周程得與斯道之傳餘皆
爲門外人哉忠節亦學也事功亦學也文章亦學也莫

不有孔子之道焉。是豈可以執一論哉。石齋著述極富。大滌函書。最後出其門人以爲絕筆。又名曰麟書。博兒錄其文與詩若干首。因序之。

貞靖夫人序

貞靖夫人郭宗伯蘇門先生繼配也。天啟壬戌東事棘。朝臣爭送眷屬歸公。居久夫人新入門。先馳疏請纓。隨攜家與疾就道。勞瘁病甫抵國門而病轉劇。遂不起。適當時謂夫人年甚幼。雖四月爲婦而義激於同讐。情疎於居室。故遺命遣之歸宗伯諸子弟。欲遵治命夫。夏集

卷四

三

人以死自誓。千里扶柩。哀毀倍甚。既葬復申前議。夫人誓死益堅。經年坐臥一樓。齋素簡默。不問戶外事。當流氛狂熾。避亂山中。雖顛沛之際。不改常度。眾謀南徙。夫人曰。吾寧死此。不及亂也。與大參公淑人同宅而居。自奉淡薄。婢媼輩以勤儉聞。政嚴肅三尺童子不輕出入。卽子姪輩亦不輕相接。今年已五十餘矣。朝廷功令三十前守節。過五十歲者例宜旌。又命婦不旌節以節其所應操者耳。夫人自十五居孀。冰操幾四十載。乃以宗伯夫人而不得一邀旌典。余固有感於夫人之節。爲

難能也。節以自靖。豈曰邀名。嘗稽六經所載春秋與諸節婦各一伯姬死於火。共姜以柩舟自誓。宗伯例比古諸侯而夫人以死自誓。共姜不是。過以十五歲誓柩舟之操。則尤共姜之所難。夫宗伯遺命謂矢志從一原不丁。槩之婦人女子。況琴瑟未久。正恐中情難懷。豈意夫人堅貞孤潔。歷四十年。自靖以自獻於夫子者。自問守正名已終身而不渝乎。他日國史自當有爲夫人立傳者。予曾識荆宗伯公。又交嗣君公。望茲同人各賦詩爲壽。按周禮議諡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靖。雖非爲婦人設。而夫人之德潛有合焉。因僉稱曰貞靖夫人。夫人姓李氏新鄉人。

夏集

卷四

三

允西川要語序

予輯中州理學一編。明代二百七十餘年得理學之士十有二。亦盛矣哉。按世次曹靖修生永樂。閻侍御禹錫生正統。何文定許鼎敏王蒼谷崔文敏王肅敏五人皆生宏治。繼其後者則西川先生也。先生受學於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先是靖修文定文敏皆主紫陽。而先生獨尊信師門。良知之說門人孟公化鯉化鯉之門人張

公信民其學淵源不問可知寧陵呂新吾新安呂豫石
學各有得樹幟中原不謂中州一片地多生千古人而
十二人者河南一郡居其七竊嘗論之學以孔子爲崑
崙顧曾思孟則五嶽四瀆也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橫渠
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皆能爲其山川重所謂小德
川流總之以海爲歸宿其道理雖有迂直遠近朝宗於
海則一見不必相同意不必相非先生有言能翻前人
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又
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

夏學集

卷四

三

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
文成宗旨也中州之學傳紫陽者有人傳文成者有人
兩路俱足以證聖後有興者不必分左右袒而一意進
修則善矣道喪學荒有師帥之責者爭相與崇重理學
踵十二人而起者寧有數乎

曹月川太極圖西銘述解序

涇陽有言河圖洛書爲造化傳神八卦九疇爲河圖洛
書傳神西銘就既有天地說起太極圖說就未有天地
說起其言明肅簡嚴於諸書本末大有各開一局不相

假借而要之未嘗不互爲闡明攝持以統歸于一是濂
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然後世知
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請配孔子之廟而祀
於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
排之噫可謂文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父坤母
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
破深哉誰其知之月川子於太極圖說暨西銘大都以
朱子爲依歸獨辯戾一則所以効忠於考亭者良工心
獨苦謂朱子之解太極既云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

夏學集

卷四

美

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見及讀語錄又謂太
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爲動靜信此則疑彼信
彼則疑此此所謂一人之說而自相齟齬者也不知者
謂與紫陽爲難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不戾于周何戾
於朱故月川效忠於考亭者其心獨苦耳孔子觀天道
於獲麟始表章易詩書禮樂春秋以憲萬世此兩者終
天地而始天地其功如是其大而一字一辭之戾後儒
正不妨平情定氣而商訂之豈可以一字舛件便成罪
案耶月川之訓述二子也當議論紛紜之日獨標中正

之觀以立隆于後世非承洙泗洛閩之傳而窺其奧孰能至此其訓述之功且與朱子表章之功並矣

重刻四書說約序

鹿子伯順爲及門說四書矢口了然言無滯義彙爲說約久已梓行其旨益取子與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博不能約約原自博其非約不爲博是義也孔子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卽上迺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

夏峯集

卷四

毛

受不外執中何其約也豈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于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又何其約也一越其宗卽爲昨道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無非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于楚附以近溪語錄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近溪之說與陽明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純公元公豈有不符哉由純公元公而顏曾思孟以迺之孔子

豈有不符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竊願學人因伯順之說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乙子蓋四十載深知其爲道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理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爲融通了瞻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劉文烈遺集序

夏峯集

卷四

毛

人生天地藐焉中處卽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固敢殞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于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嘗日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閭猖獗

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辨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皆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于天地者無論卽於激于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

夏星集

卷四

三

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予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予有甲申大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會過雍邱欲謁公祠而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能克家難後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家孫苕石始梓公遺集十二卷行世苕石過予蘇門問序予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歧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今在

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僞襲于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世之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卽先生之人而已矣

遷義哀集序

夫問辟世與遷世之義予曰辟世必隱遷世不必隱辟則入山唯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遷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唯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遷世大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余姻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嘗輯經書中遷世之旨彙爲一

夏星集

卷四

三

賦首取於易之潛龍蓋唯有龍德而後可以遷無龍德何以遷焉簪組不足榮寵義固無愆也從來處士而盜虛聲皆無所挾以自固者耳荷簣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皆遷之義也遷之途寬故遷之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

道一錄序

道一錄者何錄朱子晚年定論并陽明王子傳習錄也

何以錄二子也王子時有諍論天下士多疑之又若果
朱陸之有異同也故合刻之以證夫道之一夫一亦難
言矣唐虞三代之時道統在上春秋戰國而後道統在
下在上者禹已不同於堯舜湯又不同於禹文武父子
也亦迥然其不同而謂顏曾思孟果同於孔子周程張
朱果同於顏曾思孟耶又何敢比而同之於堯舜禹湯
文武此固天下士所不敢自信者何怪乎動輒生異同
哉道原於天故聖學本天本天者愈異而愈同不本天
者愈同而愈異夫天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春夏秋

夏峯集

卷四

三

冬至紛紜矣然皆天之元氣也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
各鍾一時之元氣時至事起湯武自不能爲堯舜之事
孔孟自不能爲湯武之事而謂朱必與陸同王必與朱
同耶天不能以聰明全畀一人堯舜亦未嘗盡堯舜之
量孔子亦未嘗盡孔子之量孔子集大成矣聰明不盡
洩於孔子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聰明豈遂盡洩於朱
子乎陽明格物之說以大學未曾錯簡論其理非論其
人何妨於道之一曲僞以此爲王子罪案則隘矣天下
有治有亂聖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圓之人力不得

而與也我輩今日亦只定我輩今日之議論使前人言
之而後人再不敢言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
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
不必修矣傳註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
程朱不可出一言矣有是理耶道之一正於至不一處
見一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耳流水之爲物也
萬派千溪總歸於海適邦畿者由陸由山由水及其成
功一也內黃令張仲誠於二子有獨契焉讀傳習錄與
晚年定論而見其道之一也二子自當相視而莫逆矣

夏峯集

卷四

三

且於周程張朱以證之顏曾思孟無不一也由顏曾思
孟以證之孔子無不一也由孔子以證之文武禹湯堯
舜無不一也仲誠謂余曰眼前地位已見得有箇不謬
堯舜處在是真知道之一者矣

韓苑洛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神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
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
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峯氏因律呂之
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始于

一參于三究於九成于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然禹箕分九疇而稽疑自爲一事蔡子統八疇而並用之稽疑何也昔者文王周公繫卦爻之辭孔子作兩傳以翼之雖未嘗逐卦逐爻以釋其義其所以定天下之業先天下之用蓋與文周而同功是故謂孔子非明八卦不可也謂蔡氏非明九章不可也同者理也不同者用也君子豈可語用而遺理哉

跋樵子陰符經輯註序

跋樵子性高潔無意仕進甲申後將以歲貢于廷去之

夏峯集

卷四

三

乃遨遊於山澤間復好爲詩每吟咏以見志楊猶龍韓豫時嘗招之同登嵩岳之巔愛大騷幽勝遂留連不忍去余曾過雍邱讀其詩知其性情之正嗣惠予長歌有負笈夏峯之約歲已酉冬方山李子來復致跋樵遺言出所註陰符經索序余與跋樵相慕之殷者忍無一言以識之耶余腐儒也墳典邱索未能得一卒業嘗讀上古書而知刪書歸自唐虞誠以世遠言湮恐未足以垂信來茲反滋疑義卽如陰符一書未詳其果出誰氏所作而首尾僅三百餘言實足括全易之蘊其微妙之旨

人鮮測識故多爲隱怪奇異之流爭相冒竊而其旨愈隱跋樵好與方外游故樂爲抱一守黑之論而陰符之說自以爲可解不可解之間跋樵解人哉余題數言以付李生跋樵子杞人姓馬氏字某史年六十八歲死于方山家密令東阿李君高之私謚曰文節先生

雲隱堂易註序

前大司馬張湛虛先生自甲申杜門讀易著有易註若干卷逾卒之幾年甲辰余拜其祠先生賢嗣庶常君上若出其藏本見示謂余辱知最深索一言弁首簡余念

夏峯集

卷四

三

庚寅過滄上里第先生卽告以大易之旨嗣後幾相過從輒出易註以示其中手爲訂竄已數易其稿矣先生學易之功與年俱進余烏能測其微哉粵稽義畫創道而三易迭興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名不同而變通趨時無兩義也連山首艮艮止也天下事不日新於行而日新於止惟其時止則止所以時行則行也成終成始之義也歸藏首坤坤以藏之天下事不竭於發而竭於藏退藏不密生趣所以日枯也故藏者養也坤元所以資生也周易首乾坤道陰陽也而陰陽之大唯

天地君子觀象于天地而示效法之權于君臣故八八之卦多以君臣之義發陰陽之蘊以陰陽之消息著君臣之治亂苟君臣之道立因而父子之情親長幼之序順而治于門內倡隨麗焉乎于聲氣應求通焉君臣之道不立則皇帝王伯之業廢人心壞而彝倫斁邵子所謂人消物盡時也故君臣者萬事萬化之原也先生讀易而翼之以註意蓋存君臣也夫君君臣易以存也說在孔子之對景公矣曰君君臣臣蓋謂君之于臣不但存于名與分也存于義與道焉耳時有否泰道無隆污時

夏峯集

卷四

三

乎道存各盡則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時乎道存交傲則臣都君俞君吁臣咈或時君焉蒙難臣焉匪躬而靖獻不隕于顛隳或時君務含章臣由遇巷而天澤不倒于屯蹇其分與義天地雖剝而不受剝于天地人事雖否而不受否于人事則翼註之功大也雖然猶未盡也謂存于名與分焉盤古而後治亂不同候而世統未之或絕也謂存于道與義焉則詩書所紀已揭日月而行之矣復安取夫註且箋疏傳義發微旨者數百家何更煩先生之註而且欲假註以補天常存人紀也其將

能乎夫子之作春秋也曰吾徒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是註也假筆舌以與人共明之不若著明于身使天下儀刑之則先生于名與分反之心而無慚者正于義與道得之性者厚而修之身者固也故發而爲言德言也豈徒騰夫口說哉何以明其然也先生序余曰譜常言之矣曰數能奪鬼神不能奪匹夫之身惟其見身者重故不苟其身曰天地人相維成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惟其視人有權故鄭重其人則易之大本已立故在易亦有之曰有命无咎猶是

夏峯集

卷四

三

天人參半之論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便消息生心造化在手矣夫學易而至是焉斯達易之道也夫斯可與註易也已

靜谷詩序

張靜谷者魏子蓮陸之友也所以稱魏子之友者以靜谷身遭陽九不且歌天魏子傳其行收其詩而欲不沒其友余之序之者則以魏子之請憐其非罪而求惠之言者也余按靜谷立功未見見於忻州一刺立言未見見於吟咏數章然傳稱其個儻有大志以莫須有而繼

因以死夫以夫志而致囚死則憤懣者魂魄搏激雷電
蒸鬱虹霓所以自痛而致人之追痛者無已也宜魏子
之欲其爲表章也雖然功業成言論著愛幸已盡發洩
無餘使憑弔者無足低徊而留連三復而悲嘆惟一班
固見全豹可窺寄興片言襟期畢露雖一刺而大任可
信也雖數章而富有可該也搏激蒸鬱可化爲冥安清
寧矣造物之局固大而不一人之乘除於其間者亦各
畢其局爾已竊識其禍稼保孤然其事不可居爲功亦
不可居爲罪者第彷彿其事而論之如李子堅之王成

夏峯集

卷四

三

陳仲舉之朱震一以乘江東下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十
餘年而李燮拜議郎一以受考掠誓死不言陳逸得免
官至魯相亦謂有幸有不幸矣然不似程嬰杵臼之皆
死也杵臼以死易立孤難先死以爲其易嬰則待趙武
立乃辭諸大夫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不然
彼以我事爲不成亦遂死曰死於十五年之前嬰死於
十五年之後咸至死而其事始完心始遂古人之視死
如飴有以也然則靜谷之死固不必問其爲易爲難第
以此致死方之古人無憾返之本心無愧可洒然於九

泉矣魏子亦可慰其友矣

贈王恢嬰序

甲辰余自蘇門歸里因憶乘廬而旅者二十餘年矣昔
之少者已壯而壯者遂多衰老至姻譜老友皆凋落無
存獨王君恢嬰年滿八旬尙巋然如魯靈光神明愈旺
健飯強飲遙望五峯宛然神仙中人蓋中之所得者深
不與服食運氣之術比也君負才多學有志當世之務
方蒞仕臨邑力卻舊例歲省民金踰萬且鐫石以杜後
來閭邑快之其任魯也當逆聞盤據人咸指爲畏途君

夏峯集

卷四

三

毅然單騎自往所至招撫山寨獎諭忠義爭率所部來
迎至則綏徠有法守禦有方數郡咸以魯爲歸今魯志
載保城擒僞之事凜然有顏平原遺風焉甲申後補祁
一載遂以醉臥失迎上官罷歸來三徑無依乃攜家入
五峯山蕭然四壁日唯飲泉聽石寄情酒杯書卷絕無
慕聲利援交遊之念或采藥入林或彈琴陟嶺足跡不
離山者今且二十年子餘祐以舌耕代負米嘗奔走千
里百里外公不以榮祿祝子孫故以束脯作鼎養也五
峯之山相傳王與五子避莽亂隱於此余舊與同人數

棲其下浮家以後遂不復問津乃茲山多緣久借高賢之栖遲又未嘗有隱士高人之目昔管邴在遼東結廬南山谷管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時事度以下人皆之原好清議格物遂致逸歸夫清議格物非不美之至不能安其身若幼安者真可謂能過人者也全身善世而復享大年陸文定嘗言士大夫於世法中唯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公生平既得文定壽命之原而復得幼安處已之道其獲期頤而享清福自不待腐儒之喋喋已

夏峯集

卷四

三

北學編序

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其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明也

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喆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洛學編序

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龐淳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

夏峯集

卷四

四

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每懷思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卽以病請致孜斯道爲已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卽得表前儒以興起後學如射者之趨的必期于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希

遷而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容城縣志序

上谷屬邑二十容城僻處一隅右倚耶峯左繞白河夙以懿德徽行率不乏人而劉靜修先生之理學楊叔山先生之忠節不徒光邑乘而且以照耀天下馨香奕世他如山川城池土田壇壝官師科目藝文諸類歲久勢變損益不一無一不待賢使君之修明以準制而合道

夏峯集

卷四

聖

當結繩采地之後補銀於順德撥地于阜城借外助以全本地而曹州江泰鄰令君清丈餘地期蘇民困又除豁莊基墳地塚塹道路訖土田變矣諸事亦率因之變革詳核者或至廢弛防維者或至蔑棄淳朴不無流弊饒洽漸滋彫敝升降在世道休戚在民生可念也可志也玉峯趙使君起敝扶衰軫憐獨旌節孝修城池革火耗而又範俗程士崇舉正學凡歷年廢興之事所爲條列而詳著者無不可以示法示戒去俚去浮彬彬乎信史美觀也然於人物之鼓舞尤見實用焉蓋自劉楊兩

先生樹幟於先如靜修及門梁至剛劉英李蒙等他如五經進士隱居林尖之胡炳南一時興起羽翼不孤迨其後疏請從祀之李希直張希古皆其表表耳目者嗣是一節一長之士率仰顧前哲不敢有外名教使君偏全畢錄大小兼收已足深人觀感又復加意理學率紳士時習而講明之將見劉楊兩先生興起於前使君同揆於後闡揚警策希企往昔將以昭示後來撐拄天地豈特一邑乘之闕繫已哉

夏峯集

卷四

聖

夏峯集卷四

翟允之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啓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序

送徐恒山轉山海理餉序

重品格者必觀其所不取急幹濟者須視其所有爲兩者不可偏廢而兼擅者實難其人世豈無皎焉自好者然默體其行徑細按其肺肝非前有所慕於進則後有所懼於罪幸而恒處于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倘可慕者既已得之則無復有懼于

夏峯集

卷五

十一

罪或可慕者既已絕望又將甘心冒罪而不辭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徐使君治容治玉廉者讓其守才者遜其爲兩地之祠而祝之者固煥煥在人口頰也今之治易守益峻而爲益奇熊經略再起田間采有司賢者一人以治軍儲而主爵者以使君往也豈偶然乎姑舉其一二大端可以濟時艱而紓國難者如以二千金抵加派胸中已不見有可欲矣源頭一清作用自快如辨假印於微茫疑似之間挽逃軍於搶攘急迫之際總之人所束手之題使君

曲爲條指人所歇腳之事使君偏爲熱腸一無所慕一無所懼明自廉生爲從守見經略雄心冷眼急思一當而獨有取於使君也意在斯乎慨自遼瀋陷沒舉國張皇議守議戰幾無遺策矣夫不守廣甯京師未易守也不復河東廣甯不可守也此理之易見而計之蚤決者然審機觀變其妙用在經撫之匠心後勁前茅其實際在兵將之湊手使君坐擁闔門經理糧餉則又經撫之血脈而軍士之咽喉其所仔肩又何如耶使君行矣廟社生靈實深倚借吾知所慕者定不猶夫人之慕所懼

夏峯集

卷五

二

者定不猶夫人之懼也自今以往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天下後世皆信之曰使君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使君者固莫如余矣

贈槐慶堂序

坡公曰仁者必有後知言哉雖古人興亡成敗之數令人若信若疑乃詩書所記載彰彰可考不於其身于其子孫此王晉公所以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也慶堂父秋亭公爲余岳翁所謂立誠敦信先行後言之君子也懿美固在人口乃壽不滿

德竟以一博士員終其身且數十年來寂若無人而家且益落浮薄無根者往往取青拖紫釣名先世藉口餘祿不幾令善者愈惡者肆乎噫此未深于德之說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聲名著矣而其人非則其斷絕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聲名隱矣而其人足則其綿亘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慶堂固雅意先志肯構肯堂其器宇凝然望之知爲承家之令子非所謂其人存者與存其人則貧窶可也富厚可也卑賤可也榮貴可也總之不忝于先世而無愧于爲人況乎津

夏峯集

卷王

三

津秀發代耕有祿則是槐氏之德尙未艾也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慶堂恢張先德志聖則聖志賢則賢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則承先志者信不獨在功名也倘身名赫濯而一切所爲俱與先世反先世以孝友而我轉悖逆先世以忠實而我轉機械先世以寬仁而我轉急促則先世其肯曰我有子而能大我之後乎余於岳翁知嚮往故今日以承先志立已志爲區區贈遺之私想慶堂必不弁髦于斯語

贈李心陽序

天地間有其名甚美其味甚長人人涉之人人爭欲去之卽人人去之人人復欲襲之者果何物也余爲質言之曰貧也口用徵逐之人此無足論試執學道之人而問曰爾不欲富乎彼卽勉爲承當而一念憤不能平之意未有不恨時之乖而怨命之舛者蓋其趣不見咀之無味遂自苦耳迨一旦取青拖紫凡可以解吾之貧者不遺餘力而有人焉從旁問之曰爾欲富乎彼必有慚於面而阻於口避之若仇而惡之若染者蓋其名芳而

夏峯集

卷五

四

欲借以爲託處耳有所爲勉承而非其心之所甘則是小人之所喻者而陰以爲就也有所爲託處而非其意之所恬則是君子之所喻者而明以自寬也此學道之人所以鮮底于成而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家法遂寥寥絕響矣余友李心陽所稱學道人也其先世乃吾容之富室及心陽之身家不撐半椽力不庇八口無時不悲暑雨也無時不歎祁寒也旁觀者實抱不堪之憂而心陽當之淡如也且其眼底最曠其肝腸最熱其舉止最豪俠而無跼蹐之色凡交知者無不敬而愛之且

憐之思所以計永賴者無繇也今且食廩于庠矣恒產恒心兩有所藉矣試思平生來所茹苦之歲月果若恍若染迫于不得不遭之勢耶抑有甚美甚長者隱隱躍躍恍露一綫于其際耶等此歲月耳榮華者日與小人共域于所喻之中而彼不悟也一悟焉有廢然而返耳淡泊者日與君子共喻于所喻之中而彼亦不悟也一悟焉則當下而足耳此非道之富貴斷無可處而非道之貧賤未敢輕議去也余願心陽毋虛度所遭之境而尋孔顏之所樂者何在更無願心陽異時榮華與此道

夏峯集

卷五

五

漸遠而猶襲此口吻也同窗知契無物可贈聊共闢此貧字之義

賀梁如星侍御序

余友如星梁公偉貌通才三任爲令風清弊絕其於治也卓矣報績奏最徵拜爲御史需命未幾邑之縉紳學士辱公之知慶公之遇屬女于不佞稱觴爲賀余曰賀不在公僉曰何居余曰海內凋敝已久今秋禾千里若焚盡所得不足償官稅飛蝗蔽天飢民遍野誰爲繪圖九重者公可以直達宸聰矣敢爲蒼生賀天子冲齡踐

祚雨露雷霆之用豈遂無溢喜溢怒于其間補袞有人則激濁揚清獻可替否非所謂以臣直而弼主聖者與敢爲主德賀東西蠢動以來斃鋒鏑而損疆土此不必問獨大臣纍纍被逮被勘其束手而仰鼻息于朝議固籌邊者不足有爲至關口而置成敗于邊人亦建言者盡成築舍耳公慨然主持于內則東西其有濟乎敢爲封疆賀人才消長係國運盛衰今雍容廊廟者自不乏泉鑊之選然緹騎星馳削爵貶秩之命日下甚至繫獄中而斃杖下者踵相接也遊魂羈士孰非祖宗培植之

夏峯集

卷五

六

氣類乎維持調護仰賴公等不淺敢爲人才賀四者皆關于臺諫余固不爲公得侍御賀而實爲侍御得公賀也時張君星所在坐顧謂余曰子以四者備責侍御誠重之矣抑知今日之體視昔稍輕昔神廟時臺不數人而人兼數事凡有論列用固用矣卽有不用數十年之後猶陰行其言今臺諫之職艱于就而易于去倘于四者或亦有不得行其志者乎余曰否官非能重人惟人能重官耳今之自謂不能行者皆其不欲行者也皆其趨避心切通塞念異不能重官以重人者也夫官有一

時之官有百世之官人有易盡之人有不朽之人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何難好官我爲但恐其官易盡耳官盡而人之盡也久矣蓋官等耳而所司異宰相行其事者也臺諫行其言者也事猶有格而不得行之會言則無聞而不得言之時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時不行而所言之理已獨行於天地古今之間夫孰得而壅之哉公茹苦食淡垂四十年居平二三兄弟所講求于寤寐誦讀之際者蓋亦有日今登第入仕復十餘年三令巖邑儼然繡衣茹苦食淡未嘗一日易也舉所爲行已臨

夏峯集

卷五

七

民與素所講求于寤寐誦讀者亦毫無易也非古所稱不與塞其人與人之言曰士之志道者十而體道者百而一體道者十而不變塞者百而一蓋體道者譬涉溟渤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毒霧志不少悔余以公之不變塞者知其必能格君致身重官以重人舉四者所仰望而不卽得者公必一一有以答天下之望也自秀才而繡衣所入之途不知幾易其茹苦食淡如故也白繡衣而三公所入之途又不知幾易其甘苦濃淡之境味豈遂有以易其心耶況中州東魯之

壚士民被服明德最深且古來固多以循吏而爲名臣然亦有功名損於治郡時者人謂有初卽以有終余謂持末難於持始公將以直諫高天下諒于布素之交不督過其語言之無當也星所亦曰古人之誼每不以頌而以規是可以滿酌侍御之堂矣

蓬萊令牛公誌狀序

士而非特立獨行也無足爲士士而果特立獨行也又岌岌乎爲士矣何也流俗之權太重一切俗事俗情我日應緣於其中則俗人俗眼便與之相安稍稍厭薄此

夏峯集

卷五

八

態而挺然有拔俗之意且羣起而指之爲不諳事不近情又相與排斥詆觸之先儒有云非高著眼覷破流俗抵當不住此特立獨行之所以難也年友牛公羽泗言不傍人口吻行不循人轍跡神厲志凌以千古自命然居鄉居官時有所不理于口者總之孤行一路舉俗所爭趨之事俗所共熱之情而掉頭欲避至意之所是見之所到挺身與之不顧毀譽殆所稱特立獨行者其人耶然而已矣嚶鳴同響之情存亡異路之悲心且怛怛動矣猶憶甲辰余兩人商略文事時而品臚古今公子

吾黨二三兄弟互用激揚寥寥片語深中隱微惜未竟其才故人亦莫窺其藩始信英雄未遇不獨名湮滅而不聞且以其身當毀譽是非之衝而受顛倒于世向使公肯小抑其獨行之意則居官時當不至拂逆上官而所入亦何至于落落雖然此正特立者獨標面目于兩間決不肯向流俗毀譽中討活計也余當時亦妄有所期許今頭顱如許意氣都盡仰面看屋梁作老書生酸腐語回首少年不免失笑白沙先生之言曰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時三復斯語不勝徬徨公生平

夏峯集

卷五

九

有王觀察爲之誌陳孝廉爲之狀後一年元配陰孺人逝郎君輩痛母益痛父日月幾何竭蹶襄兩尊人窀穸事不必峽猿三聲而腸且寸斷也形骸有盡長年住世者獨此一段精神稱不朽唯精與神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傳後有知公者當于其特立獨行處得之思過半矣

魏義士還田卷序

魏義士者生于勝國之季迄今逾三百年眉宇精神宛然如在因而感于立言之業比于功德信不誣也義士世居容城之沙河村其慷慨好施初于郡誌中領其概

後父老年長者間能道公還田事然事蹟恍惚子孫裔野其人亦在稀微縹緲之間一日余從姪高雅忽出一殘卷示余曰其妻黨魏義士還田卷也余挑燈披閱義士慷慨好施之槩宛逗鬚眉色笑于殘編斷簡中共計所還田十餘頃撒數總數本末註記甚詳一時聞人達士咏歌記敘之文已久飽蠹魚之腹所僅存者危學士素賢其子一二段耳其曾孫壻王公敏再爲表揚則義士之德輝并傳義士者之精氣俱可得于意言之表矣卷存而義士之功德與俱存誰謂立言非不朽盛事哉

夏峯集

卷五

十

按敏爲此卷在永樂五年丁亥卷中吳勉之長歌在洪武己酉危學士父子序記已失年月獨載避兵事在至正戊戌則距今且三百年矣夫還田事至永樂五年大要四五十一年間而碑已稱殘卷已稱廢自永樂五年後二百四十一年殘者雖泯廢者猶存使後死者猶得弔殘而續廢非鬼神呵護不至此嗚呼亦云艱矣得之既艱可令其失之容易余友崔西星與義士同里余曰若知爾鄉之興讓乎夫鄉以義士得名則義士當與此鄉不老凡生于其地而入于其里者當不知如何去其競

心矣西星慨然爲新其卷而屬余引其端問之義士久
從祀鄉賢不知何時有等作喜戚任好惡之人謂生前
無爵位遂潛去其主浸淫既久微實無人而祠中竟失
義士之座噫嘻鄉賢而論爵祿也顏閔一流烏得窺俎
豆末光耶吾容彈丸地賢豪接踵靜修忠愍而外張處
士希古人皆能道之不知義士固開山導師也

鹿太公舉元孫序

辛未九月念六日封太常少卿鹿太公會孫靜觀舉子
稱觴者冠履闔門各致其喜劇之辭有曰靜觀年十六

夏峯集

卷五

二

先舉得雄且適當論秀時此吉祥善事也宜賀有曰仁
卿以海內名士年未四十而卽抱孫宜賀有曰伯順以
社稷臣暫請休沐左提孫右挈曾戲絲靈椿膝下宜賀
有曰太公年逾古稀嬰鑠善飯擁子孫曾元于一堂宜
賀羣而質之孫子孫子曰分享之皆足爲一人之福合
享之則天地間之奇福也太公又合子孫曾元之福而
兼爲一人之福更奇之奇也就耳目睹記五世一堂間
亦有之或逮萱不逮椿或備蘭未備桂卽庶幾逮且備
矣然不事詩書未免有偷父氣事詩書矣使不敦品行

猶華士之淺淺者耳若五世而多貴顯五世而皆賢詰
則天地間一人也太公爲名侍御豫軒先生子復以伯
順貴歷封至太常是世俗所侈然鳴得意者而以觀太
公不能辨其爲某人子某人父也自弱冠秉家政未明
而起入夜而不息内外食指數十無不待命于太公之
一身五十餘年如一日且以七十老人色養萱堂不減
孺慕子弟若姪體恤周至惟其意之所欲而毫無幾微
相拂至故舊窮親一言相諾則舉家贍養子擇配女擇
嫁終身無倦色至于利害所係如左魏諸君子之事誰

夏峯集

卷五

三

敢過而問者太公毅然任之蓋不得意于世人之所趨
故不灰心于世人之所避耳總之于天地間別開眼界
自具肝腸鍾東海西山之靈秀于江村一片地故以五
世發名教之光一堂潤人倫之色豈偶然哉龐公徐孺
子一匹夫耳百世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廬舍歛歔瞻
戀則今日之江村千載下當有繪圖賦詩于稀微縹緲
彷彿疑似之間可令躬逢其盛者直等爲日用居室之
常也哉余不肖一年強半寄跡江村考德伯順談藝仁
卿時奉太公手談見靜觀諸弟嬉繞杖履間探果之餘

誦古詩琅琅也四世之慶咸以五世期之而今果然矣人之言曰爲賢者後難乎肖矣爲聖者後愈難乎肖矣鹿門自侍御封翁多碩德鄉人士至今談其遺事如睹古初則太公之懿行醇修伯順之清忠亮節亦祇謂之無愧于祖父倘曾元而後稍弛身範便損家聲則爲賢者後不更難哉雖然難在此易亦在此知其難而易者至矣請以質之太公當必以余爲知言

送韓參夫南遊序

古稱黜然銷魂者唯別而已此語初未之信蓋交不越

夏冬集

卷五

三

數合違不踰數旬卽有以歲月計者明知其地知其人山陰之興可以朝發夕至故離別之感未有甚焉後寓都門七年而鄉之朝夕與處者遠且疎矣離別之情始怛怛動也迨自都旋里而都之數載與遊者又遠且疎矣離別之感益怛怛動也會記出都時李孟超來晤執手相別兩情欲斷爲賦長歌幾不成讀平時飲興飛揚此未及三爵則已醺然矣蓋有所甚傷焉者故不覺其蕭瑟至此自是以往未及與人相會便苦與人相別庚午春參夫攜其子昌過我驚喜交集蓋十二年前都門

訂交而別焉者也留草堂數日臨別之際卽訂後期嗣是頻相過頻相留皆有以匡我不逮今歲余下第歸方下期視家弟於武城忽參夫復攜其子昌至益驚且喜因向來祇知其南遊不意其尙自北來也武城爲南行便路雖以病困支離評隲古今商榷性命益發我二十年來未及見未及聞無何將戒裝別去黜然神傷幾蹈往年與孟超河梁執手情況繼而思之人非麋鹿豈能常聚且見圓一隅識限一方不幾令司馬太史笑人哉竊嘆余徘徊顧盼不能勇於出門且將望參夫足跡遍

夏冬集

卷五

古

天下識盡世間異人閱盡世間佳山水以廣吾聲氣拓吾襟期又何眷戀于臨歧愴懷于分袂乎因相與劇談雄飲大笑出門歌太白我執爾手爾達我情之句以送之且恨相知者不再有參夫輩數人爲東西南北之遊也此果我輩之不及情乎抑有餘情乎請以質之南國諸君子

贈楊郎念祖序

聞之王謝子弟他氏不敢輕與之議婚論交蓋門庭清貴舉世所宗又如唐世族志雅重士流爲天下榮則祖

德之爲後人倚庇也從古然矣然亦爲後人者能世其德冷然于世故物情之外提維風易俗之權則賢子弟之撐持世運爲士人留羞惡一脈而判清濁之途其關係原非淺鮮紀僧真請于其主曰臣叨榮至此無所復須惟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楊江已移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乃知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市井宦寺立躋公卿而踞台鼎而獨不能使不士者爲士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真是壁立千尋鳳翔萬仞耳吾容忠愍先生爲海內人

夏彞集

卷五

主

倫冠冕而玉川父子俱能世其德遞衍于不墜余習其入久見其不激不隨貧而無億色剛而無猛氣鹿伯順嘗稱無愧名家子其長郎念祖恂恂雅飭過肖其父一日造廬請曰蓬門之子稍能自堅便有光前世余小子不敏叨爲賢者後如何能無殞厥門以自免于墮落余爲之凜然曰此固忠愍之靈也閨閭之家難于單寒益爲無志者立論今子之志懼貽羞于先人則無論異日所以光大前人者何在卽此一段清素恬雅勉勉自修之虛懷恐王謝子弟不敢雁行所稱爲士之清流者非

邪清自與濁遠舉世一切濁言自不入于耳濁行自不措于躬濁念自不萌于心清濁之介既分將是非自判好惡自眞法戒自嚴此之謂脫凡入聖離昏入昭凡窮達得喪榮辱喜戚何者足點吾清虛之府哉試觀君家忠愍到頭忠烈始于早歲艱辛不歷困窮拂逆之境則其肩大任重也必不堅則武侯淡泊明志一語眞士流之指南也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囊中第二人此君家訓伯順字以念祖意在斯乎

贈孔氏兄弟序

夏彞集

卷五

末

文武本無分也分之自兵民始自兵與民分統將與吏遂分治屬彙與載筆遂分業因而舌鋒劍鏑種種筋輕重之情形并分左右祖故時平以大帥仰小吏之鼻息世亂以悍將制僻儒之性命錢穀器甲城守攻戰紛出相角而不相習國家倚重文武何事而凌競至此經世淵源旦望不具論間以中朝卿士出秉節鉞壯猷元老如方叔召虎指可勝僕六月之詠鋪張吉甫將略已備飲至一燕結以孝友張仲相成之誼甯顧問哉世事至今日未敢深言特嘗扼腕文武元黃輒嘆比肩事一人

何嘗兄弟是安得用同氣之誼告適今于孔君兄弟有當也君諸父起家文事而沈毅抗爽實苦燕南余交最久所得張子于度劇談又甚悉君兄弟遂各以文武應當途之選客歲已卯公諧捷武闈庚辰公參舉茂才于度走相告余喜不寐非第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文武吏士告也諸儒有經而情於談兵亦稱經可見經常一靡亘天地古今同源而貯文與武特分領而未可分歧是何殊分形異名而稱兄弟迥遡及同氣又作何觀此誼不講文人薄刀戟武人遂薄章句如所謂舌鋒劍鏑

夏峯集

卷五

七

騎輕騎重陷阱自出至舉國家錢穀器甲城守攻戰死生功罪徒付一擲可勝浩嘆閱牆二字中士羞稱今以文武同牆何多也沈疴難醒天若特就君家同氣中標出文武二義使人回首一思舌劍相激奚啻培擊手足舉一切冰炭都消歸同氣變左右祖爲左右手世事庶有廖乎公參文藻久著公諧從事督師以膽勇稱往復同華午嘉士顧余訂盟忠孝虎觀麟臺之業固君家自具余故不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告爲問天地生吾有意無也余客百樓故文皇征遼駐蹕處危樓環峙遺址

巋然議者謂不減武陵深隱頃君叔養遂過余愾然曰此未足特往高陽師相爲守關計迺盡地數百里外守當遂迨以固圍目前盜警正殷落落數樓可終避乎爲指畫郵居外某可臺某可堡而中堅犄角諸樓遂屹然成重鎮至是想揮指風生余腋猶習習也養遂文士迺武略爾爾却於家庭間籌樹立至熟于度試以余言質兩君文與武分曹否戰與守分歟否簪筆廟堂荷戈原野分委任否今天下未可謂無事則君家父子叔姪兄弟有餘師矣又聞君家有弟公亮年少英英具遠識抱

夏峯集

卷五

六

偉略且兼兩兄之長然則孔氏之興其未艾乎

贈羽士趙東明序

聞之耿廣舉云南王村有羽士趙東明者其人入世不深究心岐黃之業業遂以入世不深而進子固善病人也吾家子游其病更甚每延之來果隨手奏效廣舉又謂其人不獨業進而日用所需有則傾儲與共無吝心無則祖鬻自甘無妄心跡其所爲殆似有道之人焉予聞而異之曰吝心與妄心兩念相環桎梏千古卽眞實學道者有意無言萌芽尙在非克己之盡漫云去吝而

祗妄吾不收信也東明之無吝心無妄心果得之學力
之後耶抑質任自然生而不爲世網所羈殆天機之偶
合耶其人能逃楊歸儒則車裘共敝釜甌生塵者當攜
手同車矣廣舉云東明之歸楊也蓋有不得于家庭骨
肉間故借楊以爲寄卽其攻岐黃也亦借岐黃以爲寄
總以天地爲蘆廬身世爲逆旅在昔清平之世且多黃
冠之遊今何時也頻年鉦鼓日不停撾室家廬舍蕩然
灰燼文武將吏日死於法者不知凡幾而縉紳國老且
接踵殉城何如寄跡於楊寄跡于岐黃猶可以自適其

夏峯集

卷五

十九

適耶子聞而黯然者久之不復置喙廣舉遂合同志爲
文而告於禮曹吾家子游亦以其言贊之遂給劄云立
志清修身無非禮之事苦心醫業手無難療之人投劑
不問貧窮惟勤慎謝儀恥言多寡曰儉曰廉旣無忝
於元門兼有功于利濟信斯言也東明殆所謂有道之
人與諸君子不欲委此劄于草莽也予爲次第其語以
遺之

王顯又入國學序

憶辛丑予遊成均時司成楊荆巖先生子庚子座師也

一見輒謂日子年少登賢書此來豈爲入官地耶京師
天下英才所萃吾爲新學官數楹子等肄業於斯作一
事有一事之慊心歷一境覺一境之得力方見友天下
友千古之意每一念之孤負師恩輒爲汗下今王子顯
又亦且遊成均試思此何時哉自京師至海隅無處非
驚心之地自宰相至散僚無處非束手之官顯又諒非
借此爲入官地也客曰今天子加意國學每欲破格待
人從此入官路亦稱捷況從來國有大事臺諫不得闕
其說太學生伏闕上書如陳東者流何嘗不可表見于

夏峯集

卷五

三

後世第患其人非則位愈高而損于已者愈大其人是
則名愈隱而全于天者益多又何論入官不入官哉予
曰宰相以身係天下之安危者也臺諫以言係天下之
安危者也古昔盛時明良魚水諫諍無名自宰臣失格
心之益諫臣乏補袞之忠而散秩末僚暨書生輩始憤
然有不平之鳴陳東所諍係君子小人邪正之分李伯
紀一用宋事猶可爲卽如鎮海君一事未聞宰相作何
主持臺省如何申救獨耶畧一言罪罹不測使陳少陽
而在能叫九閭叩天王明聖乎予固爲顯又籌之矣顯

又母老而後嗣未立自鼎又捐賓客而嫂氏以義烈殉
焚焚猶子相倚爲命夙昔之事親從兄者今且專其爲
人子之事又代兄而兼爲人父之事則履危蹈險正職
毫不得涉焉客又曰危險豈此之謂哉順風覆舟美味
滋毒伐性之斧斤正在此淫聲豔色敗我之名行斷不
在拂士法家烏知安之非危而平之非險也耶又烏知
危之非安而險之非平耶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
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損益吾不得豫知其損益子
弟之賢不肖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所可知者欲得福

夏冬集

卷五

三

免開禍端而已矣欲卻病謹其致疾者而已矣欲受益
察其損我者而已矣欲令子弟賢勿教之爲不肖而已
矣顯又既稱孝弟謹信于鄉黨間正當出而問天下古
今之大可徒悠悠自放甘老巖穴哉予爲之躍然曰我
之爲顯又者淺子之爲顯又者大況久從遊鹿太常之
門素講求于作人作官者隨地自有懽心得力之處定
不虛此成均遊也

張郎鴻勳舉秀才序

于度張子三十年來爲大河以北萬不可少之人垂髫

從鹿伯順遊伯順謂余曰之子嶽嶽自立英氣逼人
以此見短我以此見長辛酉以明經備選受知左公浮
邱其受知浮邱也以先受知於魏廓園二君之重于度
皆以氣誼不獨專在文藝乙酉左魏罹瑞禍于度冒死
周旋南園有心人比之魯朱家俠氣之名滿天下甲申
歲宗伯會具疏以問南中之企慕于度真如麟鳳又不
止爲大河以北不可少之人也戚知申余與于度相知
深三入雙峰患難與共百樓六載比鄰而居每挑燈細
語對月深談余懷無不可告于度于度有懷無不可令

夏冬集

卷五

三

余知也逆問逆幾南士子赴選于度曰頭可斷官不可
受勁骨雄心伯順所謂嶽嶽自立者蓋蚤見於垂髫之
際矣于度早失怙獨力奉母三十餘年沒復獨力襄大
事撫弟姪輩倍極苦心事親立身昭然在人耳目今其
子鴻勳舉秀才夙昔親型於事親立身之際者既熟且
久其所以慰親心而展子志者當必有在或不沾沾以
一子矜爲得意也人生所歷之境富貴而外皆逆也余
謂貧賤何逆之有富貴而貧當賤而賤則貧賤有餘榮
不當富而富不當貴而貴則富貴有餘辱伯順常云貧

字擡舉人此是生平最得力處孔顏之疏水簞瓢非道之貧賤尙不可去況道中之貧賤不能恬而安之又烏能居造次顛沛一切患難之境哉伯順衣蓋承受者寥寥于度三十年名宿隱然係一方之望故因是舉而及之若云爲子吟贈也非余意也并非于度意也

和論語頌序

論語何爲而有頌也宋儒張無垢有會於尼山之心隨摘一句而贊嘆之歌咏之以被之於聲詩者也頌何爲而有和也吾友賀懷庵有會於尼山之心并有會於無

夏峯集

卷五

三

垢之心又各就無垢所頌之句而補綴之翻譯之以共被之於聲詩者也各八十八首夫謂此八十八首遂足盡尼山之蘊乎非也自其散殊言之千萬言未盡也自其本源言之一言可盡也不見夫春乎發于姚魏則黃紫爛然發于幽枝細草則嫣然白媚耳又不見夫月乎臨滄波俯平沙則鋪瀾萬里若其小初閒庭則幽冷可掬耳尼山正猶夫春也月也元氣淋漓山河大地一齊蒸動中天皎潔幽谷遐方無不照臨無垢所頌第就無垢見之而尼山之面目無隱於無垢懷庵所頌又就懷

庵見之而尼山之面目亦無隱于懷庵嗣是而再有所頌者千人百人各任其挹取焉而不禁然其蘊仍淵然穆然終古未有窺也尼山以一身統天地帝王之全子思能頌之中庸一書皆所以註解論語孟子願學孔子七篇皆頌述孔子之意迨有宋諸儒學術醇正雖論議微有不同然皆不謬于聖人無垢龜山高弟刻勵向學而孤行其意其所自得深矣懷庵雅好讀書畿南學者稱其負氣不偶激烈慷慨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余謂此志非學不實此志非學不滿半部論語佐太平

夏峯集

卷五

四

亦豈在多況其鄉實子聲得伊洛之傳爲元大儒懷庵紹明其學須先範其身型此論語頌之所以和也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後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懷庵之和論語頌始庶幾乎無垢之言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下學上達收以聖賢爲法願懷庵亦從事于此不必求頓入驚懸妙也

送江公孫歸時江序

江右江公孫鄧潛谷之鄉後進也生平私淑其學兩爲

博士弟子師上習其賢士服其教以久秩遷新鄉丞求
退不許勉就官齋署蕭然嘗脫粟不繼日杜門手一編
自娛邑紳士之賢者皆儲酒招與論文卽上官亦皆以
爲高日之每就余夏峯商學信宿忘返既念母老迄歸
則謂余曰歸去期十年讀書不敢以老廢學也余曰
吾可謂志士矣江右理學之藪也諸儒輩出淵源不遠
而知學之所以爲學乎學者聞見日富耳目日勞無不
晰心性之微嚴儒釋之辨至論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
則曰心與性一也心之無善亦可曰性之無善乎余嘗

夏峯集

卷五

三

思之天命謂性此性之至善也先正其心心可同於性
乎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
要會得時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也至儒釋論心性處原
自有分窮歸究處更自懸絕乃以虛誕之辭文其假竊
之柄總之認心與性不真以虛明爲端倪以枯寂爲未
發心非統性情之心而性亦任氣質之性學愈晦于天
下也久矣潛谷之學能會其大於諸儒訓述有辯五經
有繹余嘗服膺其說君之鄉有謝秋水宋白石二君子
歸幸以子言質之

代成有終卷序

余嘗讀坤卦六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則知臣道妻道
既待天以始之生不能不代天以終之成從來臣事君
妻相夫處事之常與遭時之變有令人唏噓讚述而不
能已者魏鄭公云願陛下使我爲良臣勿使我爲忠臣
至哉言乎夫人臣何樂乎以忠見哉時平事理都俞一
堂阜慶之世較龍比之世何如此可想紅顏孀婦視白
首伉儷者自不可同日語也李子景尼有母張年十六
歸其父九苞公方弱冠公屬志以歿是時張年始十九

夏峯集

卷五

三

堂以上白髮蕭蕭有姑待養遺孤長時可兩歲餘次行
可卽景尼甫三月耳張曰未亡人唯有相從地下他所
不及也遂絕粒姑薛母王再四泣諭之曰女若此圖其
易矣呱呱兩兒命寄如綫李氏其不血食乎曷若爲其
難者數日稍進勺水毀容茹淡奉孀姑育兩子躬親紡
織細大兼營姑病而請以身代子長而戒以就學夫子
有見食而粟粒以周歿而棺衾以葬一身而爲李氏也
子者一身而爲李氏也父者而後可以死夫母以節著
人子所不樂聞也當其悲風咽月相向焚燼未亡人之

心事恃唯有子而子念陟岵靡依瞻我所恃所以慰孀
聞之艱苦者正人子終身之事景尼每向予言生不識
父念母氏五十年飲冰茹雪泣輒數行下憶癸未甲申
間天子曾下旌廬之典宗伯以時艱未覆余兄弟謫陋
無間實慚我母敢借仁人一言爲重余山人也烏足以
揚母節然知母節之悉者莫如人若也存之野史藏之
貞珉山人之意而寵之繪音畫之號呼則又嗣君之心
也試觀史冊中稱令母者曰陶母曰范母使非有侃也
滂也豈能垂令名于後世哉母以節成子之孝子還以

夏峯集

卷五

三

孝揚母之節地道代天以有終婦道代夫以有終矣因
題代成有終冠于首以質之好德者

題跋

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

嗟乎甲申三月事何忍言非伯玉一流則天維地柱撐
拄無人國非其國矣憶甲戌至都鄙人士咸曰許大燕
市借道隣伯玉二君爲生色然則伯玉之生之死係斯
世斯民之重其生也非虛生死也亦非徒死矣箕箒以
考終命爲得其死余謂公御河一死拜母別弟就義從

容魂魄何其清英靈何其肅也侍先帝見二祖列宗永
有辭於天下後世其得正也莫有正於此者矣況堂上
老母見義明決月餘室人甘心殉義弟隸死而生生而
竟死一門之內忠孝節義昭垂日月將天維賴以不傾
踵往借以勿壞彼不得其死者卽祿位壽考豈可同日
語哉公沒之二年弟鏡始從余遊忠孝家風識趣自異
於母嫂兄弟之死備經苦楚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迴腸是死者卻爲其易生者反處其難伸遠勉之哉

題史忠襄傳後

夏峯集

卷五

天

忠襄自初入仕至問部督師精勤敏練隨地効忠可對
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洵無愧色第當艱鉅之任須
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
一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問不容髮約
馬士英與其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

題史道隣傳後

維夏赤豹史子過訪夏峯述其風昔愴然興思既而曰
明之亡也不亡于逆闖而亡於逆璫君知之乎予曰然

楊左諸君慘死賊元氣此不必論高陽閣部當關誰阻其成君家閣部守江誰敗其事言念及此諸逆孽之罪豈勝誅耶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而不善爲人知君家閣部長于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總因惜其不成爲此痛哭流涕之言若必善爲人知豈遂附小人而陰爲之用耶馬阮諸逆通國皆知公豈不知但事權有歸阮不能制小人勢必爲小人所制到無可奈何只有拚一死以謝天地祖宗將如彼何哉公之品行天日爲昭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何患乏歌咏闡揚之人公督師

夏峯集

卷三

完

時袁腐曾蒙知己之言實負公然倍感公今髦矣聊附數言于傳後以識吾私併以復赤豹

題真先帝臣冊

魏子一簪自平定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一統蓋平定人而宦於蒲者也繼而出一冊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禎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燄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

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真先帝臣稱忠烈從眾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是君是臣始兩無愧色耳

題南川遺詩

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每恨文士標格轉盼陳跡造化似有意妬之者邇始得其遺椒山詩與江陵書不獨文士之雄而契結忠臣之盟豫折

夏峯集

卷五

平

權相之焰識力氣骨高人百倍先生非一國士蓋天下士也況以芮城爲父睢陽爲子家世赫奕乃不百年而聲問銷歇遺文罕睹甯不浩嘆羅生明珍恐其遺詩淪沒梓其間且見者若干首雖未得諸大全亦可窺其一斑矣後有存者誰忍棄之羅生閉戶讀書不追逐世好可爲南川功臣矣

題篤行君子卷

固安賈正卿樸實醇篤白頭不失赤子之心從余遊四十餘年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素心不改初念益堅

所稱有恆者殆其人歟弱冠時兩經廬墓孝行著聞楊明字都君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左君光斗周君起元皆器重之最後肄業江村鹿伯順之門同人嘉其孝題詩盈卷蜀人陳盟冠之曰篤行君子未付正卿忽爲人竊去後劉君若宰復題之壬午正卿攜卷史隱安慶弔浮邱公墓會甲申兵亂糜爛土地人民正卿面帶刀痕深半寸妻李烈死次子被掠事定官各任職正卿素固守身之義與一僕徒步歸來與余話死生流離狀慟尚殷殷也已丑其卷復失余因簡伯順認真夏峯集

卷五

三

草仁卿北海亭集隆余與吾弟啟美稿中所存者仍彙爲卷以俟後之君子續爲咏歌噫一卷也忽成忽失豈鬼神秘惜不輕以君子予若人然予知若人甚晰微而顯聞而章誠自不可掩惡知前兩經遺失者非所以待大闢發於今日乎

張忍侯詩草題詞

古來英人韻士詩重人乎人重詩乎予不喜談詩而喜談人其人是片言隻字足傳也其人非縱神工鬼斧何裨有無之數哉東魯張忍侯海內有心人也逆闖陷神

京君卽遁去遂絕意仕進因念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窟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痛哭荒江斷齋而不復有榮達之願以予所聞忍侯殆斯人之徒歟信山胡子與忍侯交善手一編示予予不知詩而服膺其人況其詩亦能抒寫胸臆而獨存本色何必漢魏晉唐而後爲詩哉

題念菴集後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

夏峯集

卷五

三

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功臣龍谿益友

題晦菴文鈔

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椿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并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

東峯集

卷五

三

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已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已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題白鹿洞聚講四條後

前三則謂是濂溪考亭象山之意後則乃師門宗旨愚謂此四則簡當真切最中學人之病千聖萬賢古趣總括於此大凡儒者立論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而所入之途不必盡同如適邦畿從山從水從陸途各不同期

歸於邦畿而已矣從山者所見皆山從水者所見皆水從陸者烏得而非之從陸者所見皆陸從山從水者又烏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蹊徑紆曲俱可相忘也濂溪尙已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陽明此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牴牾之見則見山者言山見水者言水見陸者言陸而已何怪乎至有未曾徑山徑水徑陸之人徒聞言而鼓煽逐波則怪甚矣

題李氏先德錄

夏峯集

卷五

四

予童時知有希直先生紹靜修之傳而以理學主盟者也疏請靜修從祀章數上得立廟春秋祭祀其第都御史侃誌其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安寧又以母家容城遂歸老焉世系具在昭然可考也李生某某成冊名曰先德錄夫子孫於祖父尺地片椽無不斤斤守之惟恐失墜至其精神行事語言文字則聽其飄散散逸李生此冊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急思倖而傳之恐其復失此與守尺地片椽惟恐失墜者其重輕何如耶予聞之述前者據信後者實悲非其則

妄指非實則溢美妄指與溢美豈可以垂示來禩哉是
編也獨希直先生爲詳問及其兄與割耳兩節婦至都
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則逸不可觀矣徒令其子
若孫遙想于烟雲縹渺彷彿疑似之間則是編烏容不
珍重而什襲之

如存錄題詞

古今憑弔之詩文非其戚而哀之則其賢而慕之出此
二者情之所不載也其戚而哀之者要皆平日情事相
閱肝膽與共忽一旦中道棄去故不禁涕泗漣洏興之

夏峯集

卷五

三

咏歌賢而慕之則不然生不必履其地素不必聞其名
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說或觸于家人骨肉之儀刑遂
不覺凜然起敬油然而興思始于親及其疎起之邇動乎
遠是孰使之然耶非戚非賢兩者無間則偽焉而已矣
莽不曾抱嬰而泣乎此飾許以成勢者也韜不曾拜墓
而哭乎此諂往以希利者也嶠不曾沾衣而別乎此破
疑以濟謀者也皆所謂無從之涕耳余未識伯我耿君
然再聞之鹿廷尉曰魁梧磊落伉爽男子也迄余居百
樓此中親友無不泰斗至廣我是經輩語次及之鮮不

泣然而淚下沒且數年猶能遵其遺言則敢舉起足見
信我之身型家範施于有政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
孝弟大節已譜入吾取節錄中一時聲氣無論遠近親
疏或爲立傳或爲詩文爭謂其人足存也夫郭林宗矜
鬻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羣靈歛
魄猶戀不忍舍去是豈生而有可借之勞歿而有可希
之利哉要其人之精神蒸動發皇人心故戚而疎近而
遠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信我君之神情意志應自
照耀于天地間而是經彙親疎遠邇之言題之曰如存

夏峯集

卷五

三

錄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

劍南詩鈔題詞

昔茅止生在江村嘗爲同人談放翁詩津津不置口恨
未睹其全戊子歲杪薦馨覓得劍南集手自鈔錄其鑒
賞亦猶之止生也余亦日閱數首偶有當於臆者不問
工拙令兒輩錄之得若干首大都高曠超逸名之曰放
誠自爲寫照至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
然其生平大節總在不忘中原一念故感憤悲鬱無地
無時無非此意所蒸動至垂老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

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佳者不能盡錄錄者不必盡佳偶從所好云爾其所收之句要亦如此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

題酷吏傳後

嘗聞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郅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爲聲是時民尙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甯成輩效而行之事益多民益巧法約皆倣郅都而廉弗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紳人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溫舒等後起治

夏峯集

卷五

五

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甯成楊僕治放尹齊滅宣爲左內史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爲能禁奸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殺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卽小有能聲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曰取喻不相掩只酷之一字嚴於斧鉞矣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

此等人行雖不軌于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勇于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者天淵矣唯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也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此關也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敢言之人未可與莊言

夏峯集

卷五

美

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于有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此所以爲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見道之言也予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尙可以貧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甯可得乎君子以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題貨殖傳後

夫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財則財之理也亦
唯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
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講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
而國家所以長貧也太史公論富國家洞悉人情通達
不能放其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
不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是奇上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雖
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唯巖處奇士乃可以
脫然于富貴之外耳

夏峯集

卷五

堯

題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卿劉靜修余靜修里人
也知有靜修而已繼而讀平仲集暨薛文清在從衆之
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梅溪舊址再取
其傳而讀之益驚嘆晉卿之爲古大臣也好生一念淪
浹于人元季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
涇梅溪之人不朽爲書其傳後俾論世君子考衷焉

題毛選君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子時遊京師凡屈指

海內清貞沈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
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沈俱不聞壬寅先生曾孫曾侯以
彰德司理借便顧予夏峯論學別後兩以書來質所疑
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卽神廟時都人士
所稱能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先生
矣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會與龍谿握箸斷義超
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
連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
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

夏峯集

卷五

早

氣赴之故不仆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
自固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
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夫則用遯其於
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
范希文子謂總自嗜學一念來孝友則真孝友清介則
真清介宏毅則真宏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子更有慕
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
理學起家又四世而曾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
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

之思

題內黃摘要後

摘要者張仲誠與內黃紳士講學之書也如論逆力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唯逆所以雖富貴不處也貧賤則不去總是逆力性也有命焉命也則又有性總是逆力如一念常在不分過事不過事儼然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如辯恕聖賢所謂忠恕確有把柄直是求諸己已即人也已之心即人之心也自人失

夏峯集

卷五

聖

己之心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聖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在己我只勿施而已萬物皆備於我向萬物尋萬物能無差乎此等處透徹親切人人快心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未免涉賢知之過驚夫婦之愚在仲誠以爲非可說可不說沒要緊的話愚問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仲誠痴心人也識卓而力猛一得于知遂迫欲見之于行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此其學誠篤而心誠苦矣愚嘗謂帝王大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

已不與焉聖人大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已不與焉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不能行無事其弊也恐流而爲鑿夫子自居好學曰不善不能改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又稱顏回好學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我輩今日談學不必極深研幾拔新領異但求知過而改便是孔顏真血脉子毫而庸腐不足以有爲仲誠勉之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

題費此度中傳論

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

夏峯集

卷五

聖

而兼取諸儒之說以輔之反覆辯晰甚爲詳贍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尤令人心折可謂漢唐諸儒知己老夫理學宗傳於董子毛公文仲子韓文公諸儒皆不敢遺亦先輩之緒言也湛虛張公常與老夫言漢儒大有功于聖門其去聖人不遠傳義悉有所授即宋儒尋求墜緒皆賴漢儒之力謂其茫無所知此亦未可盡以爲憑也惜湛虛已往不得觀此度之論令一快耳

題西嶽圖

高皇帝一代開天之主而有夢遊華山之文黃道周一

代結局之巨而有思在華嶺之詩不知華山閱幾千百年而乃得如是君如是臣爲之讚嘆題咏神遊不置山靈亦奇邁哉某日夕對此圖而誦其文讀其詩可使華山道士夢中間之亦當爲之叫絕

題黃梁遺蹟後

愚按是說爲沉酣名利之人下一劑清涼散雖對證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夫子于宰予責之以朽木糞牆蓋法天之健無一刻可自暇自逸審如是也將使天下扶危稟傑救焚拯溺皆以盧生一夢掃之治待誰開亂待

夏峯集

卷五

望

誰轉舉世界而歸之昏夢之中可訓乎不可訓乎此可爲達者道也

題煙霞館

有身須宇宙無事卽煙霞予極賞此語蓋身通天地古今爲一體離宇宙何以安頓此身堯舜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局有隱見然分無加損總皆所謂勞心者耳若荷簣丈人之流則不然治亂自在世于己身無與焉果哉末之難已至用行舍藏非役情于宇宙而曰有身須宇宙非癖志于煙霞而曰無事卽煙霞則隱見有道

卷舒合規非聖賢而豪傑者鮮能與于斯予庚寅避地

來蘇門隱居已先結廬于百泉之上予嘗以煙霞逸客

四字額其廬隱君卽以此館爲同人遊憩之所予因爲

社約數則蓋爲此地不可無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

蘇門一區從來多寓客許平仲自河內來姚公茂自柳

城來賈子聲自肥鄉來班荆而友相視莫逆堯夫暨子

伯溫公茂暨子誠齋姪牧菴許平仲暨子時可則父子

與偕至嵇康之從公和姚牧菴白素菴王秋澗之從平

仲迄今父子作誼朋友嚶鳴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

夏峯集

卷五

題

人固藉山水爲緣山水尤藉人爲重豈待問哉隱君少壯行蹤非耽邱壑老而休息於此其識趣過人遠矣

題壩簾卷

先伯兄國重先生素不作詩慟先府君無病而逝於廬居時有哀吟二章歷年多稿遂不存仲兄啟運晚有遊豫吟季弟啓美詩最富兩大人見背後予偏有緣于兄弟之間兩兄視我其友愛甚于我之視弟啓美事我其恭順甚于我之事兄聚散離合之際各有相憶之什今兄若弟俱逝予日就衰每念夙昔輒流涕不能自禁因

今兒子輩搜從前相憶諸什錄十之二三爲一卷
夕曉對聊以寄子寤寐之思

題五弟啓美詩帙後

啓美舊錄其詩四首詮孫愛而珍之臨其字并誦其詩
以此詩在甲戌前京衛武學作也有詩數百首抵武城
而于病以稿付余余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
于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刻之刻與選
而無力焉歲月悠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護存之以俟後
之君子

夏峯集

卷五

壘

客座私祝跋

人家子弟做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墨近朱
面目原無一定多暴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槩
天下之賢子弟就余兄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
憑日與飲者遇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奕戲謔者
漸而種種之好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
大夫語夙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盡而流
歎之未到迫賢士遠而便佞親則悠悠忽忽又作
憶友難五倫之一實貫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妙其用少年未經世故此義尤爲喫緊私祝數語嚴切
簡明直令宵人輩立腳不住其子弟賢當益勉於善卽
不賢或亦不至大壞極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
定叛王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封國片言隻字
無不足提世覺人獨取是篇而刻之蓋人未有不愛其
子弟而子弟之賢不肖實於此判聖狂敢以公之吾黨
士之共愛其子弟者

冰雪飲跋

清濁苦樂四字其點畫形象人人識之其義則人人不

夏峯集

卷五

吳

識也余嘗見世有一種人豪華自喜清所濁而樂所苦
畢世沈淪而不悟此無偽之俗人也又有一種題目甚
明勉其清而襲其樂寸心恍惚而不真此作偽之雅人
也嗟乎雅而偽爲之心勞意攘而苦乃滋甚孰知真能
清者之自有餘芳耶真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白沙有
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
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會此機括則
六合内外上下古今都一齊穿紐可因此飲而直究生
人之初矣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雪之義

鹿太公助餉跋

已巳南據長固其遊騎一薄定興之祖村一通容城之
白溝范撫軍質公遲五日至此方生命不死於鹵定死
於逃軍與把棍耳雖有粟孰與食是役也一民一士一
粒一粟一車一馬皆太公面相商度曉之以急公之義
開之以相關之情迨餉已解而又不欲自居其名太公
之德幾乎遠矣前題識其出粟之姓名以示與人爲善
之意此舉實成於太公與仁卿此何可令其沒沒也

鹿太公貼軍跋

夏畧集

卷五

聖

設軍所以衛民也今乃以之厲民無論積聚成強爲脅
爲劫爲淫悍然無不可縱之情無復可憚之事卽合宗
族鄉黨以奉一軍而軍之怒口奮臂有敢與抗焉者乎
此太公所爲有觸而興亟爲合族計永賴也夫軍所應
貼之物數雖無多然一族之人無不騷動稍歉於額數
之中則相關於無已稍盈於常格之外遂相安於無言
太公損己膏腴以代族人帖軍軍卽悍斷不能悍於厭
心之後與德我之人也明矣太公在家而家無不齊獨
惜其不代碌碌者而爲將爲相豈患不能御吏而御兵

也

鹿太公德紀跋

魏忠節爲大行時過江村信宿有詩以紀之乙丑孝子
學伊再過江村其居停依然忠節之故廬也因手錄其
尊人之墨蹟而以藏之篋中且謂余曰某父子前後兩
居於此可謂於此地有緣但前番光景和以悅作家尊
之主人易此番之光景悲以慘作小子之主人難萬一
得脫樊籠而過家巷當以一舟迎太公遍尋吳越山川
之勝不肖父子亦得從容追隨仰邀一日過臨以報兩

夏畧集

卷五

吳

乙丙紀事跋

余侍太公三十年矣其肝膽淋漓時愈危而力愈猛勢
愈迫而情愈真古來慷慨節俠急人之難而聲施不朽
者恐未必如是之中情而近理也左允之之言曰如何
是聖人鹿太公乃真聖人耳允之爲浮邱中丞第親見

淡經營心力俱竭之狀故不禁其傾服至此是役也余亦有言詳其顛末總之太公爲其難于度庶幾無媿止生以三烈上冠之余自顧有厚顏矣

跋黃石齋易象正

予往在淞水張湛虛司馬每語次輒及石齋蓋湛虛之尊信石齋於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獨于其易象正易詩春秋三經合一奇其說而疑其未必確也予時未見其書未敢輕置一語後數年喬進集奇其人因託訪得其書與老於讀易者共觀之意亦不能無

夏峯集

卷五

晃

疑也予曰泥其跡則無人不疑會其神則無復可疑矣易之爲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盈天地間無一事非物也無一時非易也無一人非易也聖人全體是易故伏羲窮之而畫卦文王觸之而繫彖周公觸之而繫爻孔子觸之而繫象後之讀易者因義文周孔之卦象爻象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各從自巳之心以探大易之蘊如周子之太極圖則易之統體在圖矣張子之西銘則易之統體在銘矣石齋讀春秋易之統體在春秋讀詩易之統體在詩謂易與詩春秋合失易之旨并失石齋

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蘊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卻深于易易豈獨準于二經乎哉或曰石齋固自言之矣百年之歷可以觀智千年之歷可以觀聖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此明以易準詩與春秋他經不與焉曰此又泥跡者之言也石齋就詩與春秋而見與易合故窮形盡象而極言之以盡易之蘊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說者若謂

夏峯集

卷五

平

禹之範箕之疇禮樂之中和而不準于易是豈易之道也哉曰若是則象正之說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以天道徵於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實歷象數性命原一統事非石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當爲一代之奇書是在讀易者深思而自得之

杜氏家訓跋

茅子止生爲此序也德平公精神眉宇宛宛如在其終之曰自盧龍一道酌贊戎庭故陸沈五百載雖其地亦塵大儒鳴道德而所存者寡矣今其地復中鹵終歲勤

苦以事南畝迨登場滿等委之不可知之人以去況與
籍乎噫斯言也令生其地當其時者有無窮之慨焉予
嘗聞一二先達素修名行可爲世模然不一再傳遞不
可致卽問其子若孫亦若秦粵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
之況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卽苟全
性命偷安視息然殺賊知短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
咨嗟飲泣俯仰先壠不能不吁歔低徊也戊寅之冬予
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避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
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服飾器物蕩然無餘獨得先高

夏峯集

卷五

五

祖德平公家訓一帙遺蹟如新提命周至夙昔追惟於
恍惚疑似之間若宛見其精神行事切念先德平披草
萊立門戶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何可忘也敢請子一言
以傳子曰是固吾所樂有言者士庶人稍知自立莫不
斤斤爲祖父守株茅片瓦無敢失墜況其揭之訓而垂
示後人者乎孝子慈孫傍徨篤摯之情固知其不能已
也且喜當五世之後君子之澤方將告斬而此帙乃始
露靈是必其人之精光不可滅沒故鬼神亦爲呵護秘
惜久而無失今讀其訓辭質以信後慎以謀始簡以導

從懇以布誠凡垂之訓者皆其迪之躬迪之躬罔不行
之家者也夫自大學教衰士不能修而求之齊不由齊
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知爲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
德平公以身範家以家範治以範家邦者範子孫其心
甯有窮耶是在子若孫因言以見心因心以見其色笑
起居點點滴滴血誠相貫卽百世豈有隔焉嘗聞伯順
云杜氏當興其先世培养基樹德源流已遠意亦謂德平
乎

杜太公遺行跋

夏峯集

卷五

五

杜太公潛江余弱冠時僅一望其顏色然行誼名德未
之悉也繼而交伯順於西江與太公所居之東江咫尺
晤伯順無不晤太公也晤太公無不飲太公也花香酒
熟之時每先意而望之吾兩人亦逆知其望我不覺神
欲往而足欲前如是者幾三十年或少有鬱情失意吾
兩人至言下便豁然其仇爽明敏遒刃忘機絕無藏怒
宿怨之事伯順嘗云孝弟嫺睦任恤君於六行益兼之
矣千里內外所聞所見如此君者有幾余日除君家大
人外恐寥寥難嗣響矣鹿太公於六行稱足色而急左

魏周三君子之難幾破家捐軀無易慮杜太公則左右
鹿太公相與以有成也公才德雖未彰于世然于知交
多義烈止生傳已識其大而周恤貧窮篤念骨肉此中
有至德焉余固已取節於友于暨交誼中矣第覺公之
精神行事醞釀布濩於有意無言之隱者殆未可以言
語形容也公臨危之前二日余兩人過而問狀公猶爲
下榻若無疾者然公歸窀余兩人爲執紼慟哲人之云
亡也嗣君開美亟欲以志石之文屬其師伯順因痛劇
久不能搦筆伯順亦以事可徐圖不意城陷遂爾慘死

夏峯集

卷五

三

致令乞言者飲血椎心籲求無路立言者形殘血漬續
書難期以彼此兩相敬重之人而竟成欠事開美每一
念及若負人世之大疚焉因以其傳并行略付諸梓余
爲補其遺事而跋之以識生平相與之雅

魏義士復祀鄉賢跋

胡令君廷佐曰凡天下之爲鄉賢者未必皆堪入國史
而卽入國史者未有不堪爲鄉賢者也因據闔學之呈
復久曠之典於崇禎十六年丁癸前一日置義士主人
祠胡生或恐其久而復湮也附刻此段於集末俾後之

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卷遂破
焚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還之田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
之子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
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
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南
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
焉然且不能槩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

夏峯集

卷五

書

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
云凡禮有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
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
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
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
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苑令銓讀禮三年泣血茹苦編次成之
未授梓而高苑君沒高苑次子之藻訪余渥城謂兵燹

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并收齋先生所爲狀等未
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因恐
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藻喜極欲泣謂少
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并補其缺余
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掩卷嘆息常於雞鳴夜氣時追憶
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兒錄之得
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窺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頓
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苑君所譜子孫當字字珍之萬
不可令再有疎虞也南都之刻止生賣水田二頃爲公

夏峯集

卷五

聖

了此甫竣遂付竈底噫造物者或忌公宣洩大盡耶語
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矔矔天地輝映日月不借
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鬚眉思公功德則
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跋北地雙忠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達謂孫公曰鹿職方已
擬敝部司官但聞閭部仍構之邊奈何孫公曰人情於
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卽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
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裹足不敢赴者且其

自白在堂縱此君盡脫世情尙不虞高堂之念子乎太
宰遂注定將以疏聞鹿聞而辭之銓且嚮孫公曰倘從
相公於銓可辭也善繼卽自列尋常或可辭塞上之行
今辭塞上就銓司尋常人所不爲也相公謂其願之乎
孫公笑曰予敢以尋常人待公正念公高堂爲公躊躇
而不願與銓部爭賢也鹿曰家書來直以從公於邊爲
公忠且勛以先侍御公忠也相公幸勿煩念孫公謝曰
老成人每欲成就後進以大賢之路公肯做聖賢豪傑
吾輩叨在大列肯免公以尋常乎二公相須有成實始

夏峯集

卷五

美

於此後鹿公以太常少卿家居丙子定興城破殉義謚
忠節孫公戊寅家居高陽城破全家殉義謚文正

五忠手蹟跋

此數紙啓美偶存笥中恐再遺失彙爲一卷置之案頭
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啓美亦作古余每撫此卷凄斷
不堪讀益余受伯順四十年直諫多聞之益迄今無日
不入寤寐間也浮邱廓園吾家兄若弟受恩最深而余
之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
僅半面識然每向允諧伸知己之言余自慙形穢何偏

有緣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啓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首而質公亦往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啓美亦與之俱不朽矣

跋孫少師手蹟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片石作戊寅殉節且十七年矣而此詩光氣如新老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識之其言曰有天無人有君無臣夫天之下皆人君之下皆臣安得謂無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節已揭日月而行中天千載下共欽共仰將指而目之曰少師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嘆乎無人無臣也哉

夏彞集

卷五

五

書鹿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住紙筆以俟能者予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之公歿未幾吾鄉後進珍重公手蹟字誠以人重哉公生平遺予手字甚多偶簡數幅欲裝成卷以便出入攜帶藏之不秘竟爲愛者私去真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

此護終當復出在彼猶在此耳

跋郝涿川手書後

晨起博兒於篋中檢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遺其同里樾麓楊君者樾麓與夢鶴皆涿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麗澤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肯以老自諉尤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憂忘于樂不學則益就于衰學非俗學也俗學蔽其天光正學滋息真氣此真知學之味者耶衛武公毫而嗜益篤篤想皆得力于此不知此味者便以學爲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靜修而後吾黨

夏彞集

卷五

五

跋白沙與涿川書後

先生集滿天下有目者共覩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其人非字即工不足存也其人是字即不工不可不存也如先生者豈容無片言隻字于几案間哉先生靜中敬悟嘗有句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涿

川生平所學亦耽元默故其交合惜遺其書僅存殘幅
子珍之二十年矣貧家乏寶玩此數字者願顯明珠也

跋朱勉齋手書後

子甲戌公車都人士相謂曰此中無史道隣金伯玉便
不成京師時伯玉讀禮家居因過子論交焉隨又有人
稱朱勉齋津津不置口後交其師鄔孝徵復述其懿行
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三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
一時聲施後世偶閱勉齋手書附此語于幅末以志企
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夏峯集

卷五

堯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衷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覩面
因憶公當甲申後令容子時山居三年不入城市公不
督其疎違而嚮子益切嘗策馬攜壺榼過草廬爲竟日
驪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定媚董蘊生徒步視子未幾內
轉董下貴人有詢及子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
當世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輩不能自重顧欲
強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予何能忘情於公也後大定
成進士修舊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令容多惠政容人思

之子與公塵外交其寄思富不與士人等公名廷佐

跋念菴答王宗沐問靜

此是念菴大把柄世間學者多在觀聞處做工夫彌縫
罔缺點綴徒工祇成一的然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乃
孔門用功真訣子思能討出老腳正從曾子知止而後
能定而後能靜來如不知止將戒懼何所持術豈徒矜
持拘迫而已乎歸靜言乎其功也是真實體認語恁是
庄安聖人須要時時刻刻作戒懼工夫

跋七頌

夏峯集

卷五

李

七頌者潁川劉公勇所作也七子生不同時行不同局
劉子何取焉成連爲伯牙學琴陸賈出橐中裝給諸子
司馬徽質疑桓伊聞歌沈麟士著展王績與唐人對酌
韋應物焚香掃地而坐此可以想劉子矣劉子負奇情
未遇倘亦思所以移之耶以裝給子又何必泛舟西湖
追跡赤松也卿言亦佳無復有辨是非之人萬事一展
無復有可喜戚之事總是無可奈何之時無可與言之
人只得焚香獨坐而已此可以得劉子志之所存矣雪
心云本以我貌我古人宛爾註知言哉

讀十一子語錄書後

周元公

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通書四十二章又與圖說相表裏言約意盡未嘗與吾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遜謝焉未嘗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衡焉卓哉元公迥乎不可及已孟子敘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生知者耶程張朱陸又其見知者矣

程純公

夏是集

卷五

李

純公于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于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為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于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程正公

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其一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和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同而異者一本散為萬殊也異而同者萬殊原于一本也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為天下善固已不負師傳矣

張明公

夏是集

卷五

奎

有力量人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撒皐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彥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力其在斯乎

邵康節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為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了他

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強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朱文公

文公之學可稱充實而有光輝矣所謂集大成也當宋

夏峯集

卷五

奎

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劇君相綱紀國論真有功于天下後世乃身蒙僞學之禁竟不得收明道之功至永樂中章顯宋之大儒爲道統攸繫文公書自帝王國胄下逮間巷山谷之人髫而習之三百年遵朱之令不衰明三百年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驗也人稱其義理精微心胸開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知言

陸文安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充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來真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

薛文清

文清當王振曹石用事之時而屹乎不拔晦乎不染所

夏峯集

卷五

禽

稱端亮誠慤之士儒而君子者也其門人稱其剛毅似伊川書法似元晦子謂生平所學乃伊川元晦之學故其人學書亦似之或問文清與文成同異曰皆大儒也各有極詣正不必強而同之文清似朱文成似陸有朱而無陸有陸而無朱未免有偏重不返之勢相資爲用正以相繼于不窮天地不能外而況于人乎聖人通變于未窮以此

王文成

所貴乎儒者通萬物爲一體便要天下爲己任

同章記誦腐儒而不適于用者也孔子志在東周孟子志安天下此是孔孟之學術得行其志焉則親見堯舜不得志則美牆堯舜非苟焉而已也斯道不明聖學湮塞驚博者俗徑約者虛陽明崛起揭良知爲宗博約知行合而爲一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斯道爲之大光而全體大用立德立言立功隨感而應無處非道無地非學腐儒面目得陽明一洗之庶期月三年之願非虛語也摘癥索垢于一字一句之間者陋矣

羅文恭

夏峯集

卷五

奎

文恭少學文倣李空同未幾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于文久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入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靜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論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真得始自信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中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萬不可少者則羅文恭也

顧文端

子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聞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夏峯集

卷五

奎

讀金忠節文集書後

公釋褐最少當官抗節國變死節天下仰之然非其志之所存也其自警詩曰博譽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愚艸羞向人問道忤權其全編無一語不出性靈無一篇不關名教不止同遊文謝直已入室程朱眞所稱聞道人耶

書先志後

我考葬于乙巳秋我妣葬于己酉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善繼是先考妣生前所喜

定交者男兄弟以貧出館于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
年始構此文今復二十餘年矣大半浮家山水間旅蘇
門又復七載兄若弟皆凋謝去形影孤子困窮以老抱
病實深令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恍見我考妣之音
容色笑于字裏行間也孫曾婚姻姓氏誌未備者附入

夏峯集

卷五

李

夏峯集卷五

郭祥瑞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六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書啓

與鹿伯順

仁兄宇宙畸人古今絕品弟幸生不後時廬復接境其
自待亦不敢後于常人第目無史冊腹無古今志遠而
習近卻步欲前人畢竟何益所賴仁兄左提右攜觀其
不逮亦欲如明卿子與輩之在于鱗元美仁兄豈無意
乎陽明先生集弟讀之不忍釋手是天以此老賜吾兩

夏峯集

卷六

一

人也何時相見一快談耶經世名言因爲太冲攜去故
爾稽遲

與蔣少陽

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老父母固已知之矣然得無
疑人言太過而彼其之子未必惡橫若是與某等竊謂
當日情景人言未必盡悉卽彼身受其辱者恐亦羞向
人詳道也天理王法眞屬大變夫薛璫一小豎子耳餘
皆小豎子之奴隸耳遂敢鞭筆孝廉幽囚士子于奉詔
入試之日尙可謂有世道哉閭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

也臺下風化攸握名教宗主值此非常異亂定有以惡
而成其愛惟洞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爲拘
懲而置之法庶穢汚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猶知有天
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于千古矣

與田孔二廣文

聞詰朝欲顧敝廬感刻何勝第以父母劬勞之日人子
殊不忍言歡況不孝熒熒在疚痛二親之見背哀吾生
之多尤撫時增感情何堪耶知已如兩先生想必有以
諒我先此謝辭盛情已心銘之矣

夏峯集

卷六

二

復賈孔澗

承手字諄切以不孝貧乏艱於襄事而爲此舉也其愛
我也至矣第聞喪具稱家有無斂手足形未爲不孝愚
兄弟尙有先人所遺薄田二頃雖曰無財不可爲悅尙
不至委先靈於壑親丈愛我自計所以成我竊謂此舉
可已也亮亮

與張星所

天地間順逆浮沈之故古賢聖通塞顯晦之迹其間可
喜可愕可欣可戚者不知凡幾而惟達人則坐照之此

開一破將何往而不自得以翁臺素心道韻方將欲吐胸中之奇而聲施不朽乃僅僅七日京兆人情亦險矣然人情自險我自問彼能去留我豈能損益我況功名之際昔人謂之會會者聚也天下豈有聚而不散之理哉譬諸賓宴賓有三爵而去進以禮退以義涇渭不淆主客兩受其福昔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叫呼酣飲既而醉歸甚或主賓交臂兩有所傷者此俱屬仕宦之常然與其留連焉座孰若三爵清白歸耶翁臺曠識無喜無憾得之夙昔者甚悉乃不孝猶不免效世俗慰語但夏望集 卷六 三

復謝慕劬

惠詩及序種種溢情至冠以廬墓二字殊令不孝輩惶汗無地問之古人居喪者宿于門外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不腆先人敝廬不孝兄弟受室之外無可容膝不得已而結廬墓側暫免與妻孥相對耳且報劉日短侍母心切敢昧至情以賈虛譽此則名教之罪人也仁丈亦何取于若人袁劉兩父母賜扁皆用此字晤時望爲

道意

與洪振漢

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俱無異於平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卽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聞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卽此時遵憲勉應恐後來援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實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而深望於臺恩者也 夏望集 卷六 四

復袁曉屏

局戶理業忽聞剝啄聲啟視之則使者銜命至矣光生几案寵溢枝巢白揣何德辱老父母存注如此也東鹿何幸得藉福星荏苒一殲私心竊嚮往之寬猛水火之喻千古爲昭卽非常之原或驚俗目然從來英雄任事排眾獨行事久論明人品益見老父母忠實心誠信于天下訪書盈篋何懼也惟是浮蹤寒影未卜稅駕謬承

雅望思飲冰焉

與范懷洙

兄何時榮發弟不及搗尊一饒爲歉然我輩相知止此一片真誠可通千古況同此覆載同此照臨不猶比屋而居乎兄行矣弟拭目以觀德化之成處囊之錐其末立見諒非虛語耳安化諭孔君老練簡朴亦風塵中翹楚也晤時當自得之

與鹿伯順

新春心緒又覺不佳壯齡去矣無異東流歲月居然有

夏集

卷六

五

虛北上不知彼蒼作何安排也懷洙兄行原約月盡過貴縣因家兄歸期未決遂遲遲爾易州事舍弟以獨處一方未免有離索之感適值楊都君相邀已諾之矣清明前有客騎驢蹇躑而來者必孫生也故人詢及并此語之

復賈太公銜帖

季夏三日得讀翰海宛見顏色且喜歲與民俱無恙先生之喜惻可知已古人位三公恨不爲令今之眞實爲令者幾人江河日下脂韋清深每工欺世之小術遂託

時中之大道一開口一舉足不問已慊不慊但問人喜不喜幼學謂何壯行謂何枉爲造物笑耳以先生之忠實心誠信於天下眞學問當自有眞經濟鄒陽士庶何幸再見古陶唐之遺乎不肖浮蹤萍影黑貂敝盡空此舌存尙未卜稅駕何地也

復許紫垣

西秦治狀應首吾兄天下有文人而不善吏事者哉讀札子具見實政大約仕宦局面既得小民之驩心何暇計上官之謾罵旣樹居官之節氣何須畏當路之厭薄

夏集

卷六

六

雖世路風波而做人兩字豈不綽綽有餘與伯順太樸兩兄對讀之清霜片片襲人大爲交誼生色況公論未必全晦當自有有心人鑒賞焉生平之奇毋甘自鬱弟還家歲餘今來上策棄留固未可知而讀書之念若將終身無憾也

復宋小鳳

讀手教字字是情字字是理是非二字自不待辨而明不佞竊謂情理中未免字字帶氣耳對無血性之男子此氣不可無對配道義之君子此氣不可有何也渠視

此房爲性命覺不可少足下有此房爲贅疣反覺其多
何如哀多益寡彼此兩爲愉快乎民吾同胞物吾與誰
非自家屋裏人不獨得老氏退一步法我之大賢於人
何所不容亦見吾儒涵養之道不佞對眾人不取爲此
言對足下則不可無此言也因夙昔知愛之深敢以臆
言奉復左右

與楊太模

伯順遊香范陽幾衡陽矣吾兄眼跳時故人想也三年
輟轉回首何堪伯順旣已先行吾兩人可甘心落後耶

夏峯集

卷六

七

弟每一念及熱腸欲焚見今棲迹禪宇爲沈舟之計左
提右攜少兄一人卽爲兄計亦不可不賦北征詩也丈
夫措事論其大者腳根之線想不爲吾輩說矧兄卽蚤
來管無大費已與伯順兄計之矣望吾兄覽此投袂而
起履及溪郡劍及長鞭車及章義之門弟欲沽燕市第
一美酒倚以駢掌薦以鳳髓摘百花頭簪兄帽也

與賈孔淵

聞撤之夕卽得佳耗不覺踴躍欲狂弟卽點額歸賴有
仁兄爲吐氣耳吾兄日擾擾諸貴人行胸懷當復何似

意亦如野鶴之在雞羣耶程子云舉子程文是一厄人
過此厄當理會學問吾兄以爲何如

與許紫垣

客歲讀手書業知吾兄之不獲上也然直道事人自有
魯士師家法在彼知兄愛兄者或以官不竟才爲恨夫
今古得竟其才者何限而感嘆咨嗟反不若未竟者之
託韻長而寄趣遠也浮議自消公評具在不得爲官猶
得爲人君家侍御亦以骸髀志未盡酬今而後有傳兄
者必謂頗有大父風矣松菊未荒故吾猶在想兄此際

夏峯集

卷六

八

料不爲造化小兒所苦如以落莫岑寂爲兄憐者定不
知兄也弟潦倒偏冠頗類雞肋自揣骨相恐非風雲會
上人倦遊有暇或堪偕附二仲爲吾兄破愁思耳是懷
也時與伯順對話欲共致一言起居今伯順且以愛歸
矣

復袁曉屏

使君治狀自足千秋鄰人媒藥倘所謂不善者之惡耶
是非信之此心毀譽付之流水得失聽之彼蒼想彼宵
人其道自消矣語云不遇盤錯不別利器卽水旱盜賊

烏知非天之所以鍊英雄而窺曠傑乎

復張栗庵

承召極願坐春風中也。弟緣家門不幸。忽有嫂氏之變。兄若姪瀝淚成河。不佞豈能強顏爲笑。況弔客填門。不佞以同居兄弟。恬然赴大晏。盃酒淋漓。恐非情理也。坐是不及奉教左右。想臺下定不督過其方命耳。

復賈太公銜帖

天下事有易辦者。有難辦者。辦人之所易辦。不足爲異。難事。不堪推諸人情。不堪解諸已。四顧徬徨。莫可奈何。

尺牘集

卷六

九

正須有大英雄爲之整頓安輯耳。如醫病者然。在表在裏。奇怪莫定。可執常方療之乎。大抵當事者。要先定其所主。所主在己。則民之勞瘁。已不與焉。所主在民。則此後之利鈍。此時不與焉。但令內無不盡之心。則外無不可爲之事。雖云救荒。古無奇策。然分量所至。便是經綸。即救得一二人。不可謂非贊天地之缺也。先生至誠勸導。實治士民。實受多福矣。某不佞。辱孔淵兄相招。重荷共處千古大快。但失路之人。志氣摧阻。殊覺抵當流俗。不佳台臺。何以發其覆哉。令孫風度日上。更喜無世俗。

真德門佳裔也。

復宋懷豫

清陰覆局。雨連對酌。神遊焉足以避暑。況親自受享者乎。第此日先君忌辰。君子有終身之喪。而不佞以是日樂情之所不忍也。肅此謝辭。知已定有以諒我。

與王我璠

東萊少福急。一日讀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我輩終日案頭對聖賢書。未讀是如此。讀過依舊是如此。那一個字。曾覺有些得力處。即謂

尺牘集

卷六

十

之不識字可也。

與崔貞甫

草履一雙。敬奉足下。履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我輩能率其素履。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完人。此物雖小。取義最大。唯笑而存之。

復陰履信

辱召至再。敢不驅赴。第從兄睫間歸窻。一切弔客。皆不便作主。今乃往作客也。無論難以對人。此心能自對乎。

古人期功不廢絲竹似亦非情理之極致或其時其勢別有闕切未可一槩論耳留此一食容與明老造廬倍飲何如

復徐恒山

年下第徒泣春風不肖固自分於學疏但幸知已屬情不能不短氣耶關門情狀讀手書真令人憂懼年來事壞全由於持論者恣口棄而逞心兵當局者熾空言而受實禍國勢至此何不思措手之端而尋受病之期痛歎無地流涕矣從真生而在可奈之何老父

夏峯集

卷六

二

母真才真品處此險地在他人易於見短在老父母易以見長想自有一番真實作用不肯悠悠忽忽如世人伎倆也昨魏廓老有字索政績此君慕賢若渴凡事認真昔人有句云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老父母幸白

與賈孔澗

榆關景況賴司馬相公一更新之選將練兵著著漸有次第弟九月中從伯順兄抵關遲留再旬乃知當苦心也伊時尚未聞楊虬聶消息

之聲相公謂親丈必有以促之來暨入都秦中壯士接踵而至且莫不人人口碑賈使君也此時天下第一擔皆吾郡中人肩之自非吾郡中人亦烏能肩此重擔哉相公雅意相招惓然道故窺其氣識局量真可以制此伯順兄所以辭銓而樂從事也所慮者相公照管中朝之意少而中朝苛責相公之意多或不得并心一路專力破敵耳

與鹿太公成字

聞伯順親丈因雨疏不報決意抽簪此於臣節固云高

夏峯集

卷六

三

矣不肖以爲今日職掌如此收支儘足報稱必欲事事盡如吾意三代而下安得君堯舜相伊周百執盡寅恭無我者乎孔子有志東周究竟祇成空願今日之事業的一部分職業便是報的一部分朝廷我有所不能主者亦須寬以俟之似不必太悻悻也遲早定有抽簪一著但不可性急耳

復陶穉圭

不肖曩過榆關所在頌陶使君者口碑尙津津也閱記事一案苦心實事字字堪咀世間清評何得抹殺向晤

徐恒山父母刻畫台臺。闢門景況更詳且盡。凡天下有心人應無不知。陶使君彼別具胸肝者。卽有異言。何足問焉。國家多事。需才正殷。恐東山不得高枕臥也。來世入山。雖是英雄回首。而時局世變。分間利害。切身安石。其如蒼生何。不肖落泊風塵。奄忽歲月。自忖無可。已適者。讀大札字字皆家人之意。數十年交好宛在目前。而此神已栩栩在襟袖間矣。

與鹿伯順

親丈負未完之債。而急爲不報之施。得不太傷惠耶。弟

夏冬集

卷六

三

素有志。不忘溝壑。一有恒產。此志便爲所奪。貧卽是道。言哉斯言。弟向來殊恨未到足色。就中苦趣。未得一一領。卽是舉也。返躬多愧。受享知慙。不知於古人取與之界。而無害否。近與二三兄弟。捉筆工課外。就所聞所見。有一事可傳者。隨意札記。用以磨礪肺腸。兒輩亦稍解文路。或筆或畫。不減舞雩。三三兩兩。頗覺願外之念。比向書院時。獨同志之難。幾十年來。數百里內。得一任東海。倏忽之間。遂作古人。言之浩嘆。弟往叩時。及門士皆成服執喪。有七十子遺風焉。叔季之世。能事聞師。

弟之局。東海足不朽矣。郭光老爲之撰去思。及門多士。託弟懇摺筆爲誌。若人者或不爲有道所棄也。

復張星所

承論鄉賢事。不肖思之。旣曰賢則發脈自孔庭。原非論乎官階崇卑。且賢而曰鄉。則課人以沒世。亦豈取於行誼。純駁若以官階論。則顏閔一流人有退然返耳。至行誼未純而勳庸足採。施實德於民。此於名宦無妨。而以之稱賢。猶有慙色。況未必有實德乎。聞之他縣。漸覺濫觴。獨吾邑頗爲清楚。一時之好惡。千秋之是非。係焉願。

夏冬集

卷六

古

吾黨諸君子共慎之

與魏廓園

前瑣事借庇已完局矣。兩家情事當事者總無一言問及。但以同庠不宜爭鬪。一家問米一分。目今道尊已轉文學臺。是舉也。左僉憲旣有言此米石不知肯免否。弟不肖三世來未嘗敢與人爲難。乃無端橫遭惡口。至煩清貞絕俗之大君子力爲保護。某卽不佞。敢不痛自煎洗。以爲知己。詎乎竊聞國是之壞。由於官邪。邪仁臺榮轉行將釐弊。剔奸。別見一番景色。落魄故人。且拭目望之。

矣

與鹿伯順

舊歲晤老杜，知不肯以官樣逼人耳。俠腸雅況，誰實之讀家報，感慨陳蔡之從弟。此時有恙，正不便於馳馬。俟來春下第後，當拉二三酒人，伴諸公痛飲於黃龍府也。徐恒山又被人言，想此番可賦歸來矣。元老當關識青比之孔明，孔明問識布公，集思廣益，不獨元老應如此，而佐元老者亦不可不三復於斯言。

與孫楚惟

夏峯集

卷六

三

捧讀佳稿，頓啓蓬心。恍在五城十二樓間也。轉眼春光定奪，人物固是君家世業。愧弟以荒落之材，未能一奉鞭弭，徒遙企下風耳。中朝舉動，駭人未知，稅駕海內，競傳高士傳。朝廷誰訴黨人碑？天祚國家，會須有善後之策。昨晤左浮邱公於白溝，握手談心，去國孤臣，餘忠倍切。引領東望，以老伯還朝之蚤晚爲鼎祚安危。老伯亮節精忠，深心妙用，何楊文襄足道，但被人騎虎已成。視在廷諸公，不啻振落且心忌老伯矣。想老伯此際定有先著聲色不動而厝於泰山之安，當不至噬臍也。浮邱

言及親丈深用歎服。心飲器識，不獨文章爲經世之才。當今無兩，有一函達記室，託弟轉致再屬聖節前後老伯，或當入朝，亦欲親丈入都一爲襄贊也。

復梁如星

吾丈儼然繡衣矣。向之職在郡國鄉邦者，今且爲廟社生靈所依賴。天生吾丈，茹苦食淡者四十餘年，五載循聲動心，忍性豈以繡衣足榮乎？定有以用之也。盤根錯節，足別利器。試問今之時何時哉？局面日新，人情日異。東西之蠢動，未已。腹心之危疑，可虞。想此際有楊文襄

夏峯集

卷六

六

其人者，定有先著手字云。不爲時局迷，眞所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何文襄足道，不佞廿餘年落魄青生，骨相貧薄，已無緣奮翮言天下事。然每念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此中清福亦自不小。語云：貧賤易完，榮華難副。僕淺衷弱植，幸居其易。吾丈已處其難矣。千秋品格一時功勳，且洗目望之寶藏。舊盟諸君子共承雅教，刻期立會。一、二少年尙堪承益，想不至墮落耳。

上孫愷陽相公

昨聞緹騎南馳，逮及左浮邱魏廓園兩君子。某等未嘗

不廢食而嘆也。夫兩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凡庸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廬地也。遭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梗一芥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為貴生地，乃從千歲下哀淵而弔賈乎。李獻吉在，何仲默致書揚言，求為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寧國之品，固當直躍。獻吉何次梗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

夏筆集

卷六

七

德前無達德，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涌上者。況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又聞任邱公力可以為德誦，而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某等伏在草茅，何知世事，但知已之悲，填胸難釋，故敢投誠於閣下，惟閣下垂聽焉。

與鹿伯順

大母之變，固知親丈不勝慟也。幸加餐飯，以慰堂上老人之心。今士大夫清修砥節如左魏者，恐未有兩乃竟

彼此奇禍為善者不益懼耶。在諸君子生死總屬聖恩，知已旁觀則何以為情。元美於忠愍雖未必濟事，亦見元美之情耳。左魏兩君子俱曾為親丈用，今日引就就速忍死至此，想親丈以昔燕陽平生友誼，定不容有不盡之心力也。弟輩技相公一殺極知言輕無益，但憤悶無聊之懷，不能已。已親丈至誠動物，從來無做不灰之事，幸一留意，便是生機。筆不能悉者，于度面吐。

與孫楚惟

左魏竟被此奇禍，弟輩上老伯一書，夫以老伯之周旋

夏筆集

卷六

六

善類何待弟言。且諸公於老伯暨諸親丈交俱深，又何待弟言。弟輩之所以言者，謂虞邱能得之當事，而公家椅梓能得之虞邱耳。其中逕路想亦公家庭聚時所熟籌而詳計者，畢竟無須弟言也。此數人國家元氣所關，非小故。大家仰望於公家者甚切，或別有妙用，不獨解諸君子之厄，且將轉小人為君子矣。

與賈孔淵

日亦無甚事，只覺未得清暇，心亦無甚累，只覺未得恬愉。俗人俗忙，真是可笑。恭喜得令孫女多病，外婆不能

親往一視而女僕又苦無腳力可遣貧家自薄情勢所必至耳用汝之才近代所少前浮邱公爲弟言極愛之敬之然欲培養此才充拓此才非及時力學不可幸道此意

復茅止生

遠歲讀吾兄舉子業近歲讀吾兄古文辭皆所謂二十分寸至從親知口角中悉兄之神情經畫則識膽俱稱二十分是天之未欲終棄北土也手字云憤衷一激弟正謂賴有此憤耳古來忠臣義士流馨千載莫非英雄

夏峯集

卷六

才

豪傑發憤而就子房不憤漢室不興鄴侯不憤唐祚亦危誰能有此憤者今楊左諸君子三日一拷打五日一回奏受盡苦楚竟死杖下舉朝無一人敢憤衷而問一字嗟嗟國家養士將三百年名節忠義之報僅如此卽如吾伯順兄亦以憤而從軍倘使內外精神處處流通亦何樂乎以素善病之人遠離鰥父而從事於不可知之數哉弟不佞曾留關門二十餘日見上策于進者未必皆有心人而不知我者或亦疑爲進身地弟遂以憤而返自揣賦才既短而器識窄小每不能自容合以一一

邱一整結束此生至若仁兄長才大抱久韜必至抑鬱而州里中一節一目又不足以發舒其蘊其憤而起起而取二千里之封疆挈而還之冲主方攜手留侯鄴侯於青山白石之間孰非一憤之力耶尊貺破廉登拜然於太豪傑之前亦不敢任其硜硜耳

復周蓼洲

長兄來讀手字令人心慘神傷乾老從樞輔居關門已久太公下榻相留心血俱嘔諒不難作當世北海也弟辱席老深知有可効力敢愛頂踵乎目前圖謀已具

夏峯集

卷六

三

太公報字中總之濟與否非可逆睹而此心斷不敢有負耳二千里外不及時相問問臨楮神馳

又代鹿太公

嗟乎世道遂至此乎善類之宗功臣之首而乃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者誰不扼腕不佞卽老而迂拙每念此不知幾廢食也自緹騎南馳知己之悲填胸難釋日與孫政泰兄弟求所以爲諸君子地已糾同志十餘人上書司馬相公蓋因任邱公爲相公姻好而任邱正用事目今麟孫與啟美于度尙在關門未回也奉聖之母

同亦有言求解于奉聖廣西道某亦云此事此時難於
顯諍調護圖維凡具血性諒有同心況諸君子功在社
稷天心祚國斷不至於狼藉魏長兄緹縈之志自是孝
子用情然亦須觀變不可悻悻從事是父是子殊令人
感嘆嗟吁耳小兒佐畫無狀何足辱大君子齒及邇復
善病手字卽傳示之路遠難得便鴻草此代報臨風悵
結

復左石樓

弟不佞歷落嶮崎不當燕之半士猥辱令兄國士之知

夏峯集

卷六

三

兄爲造福而解禍者無所不至無端罹此奇禍竟無毫
分可以鳴報所云士爲知己死者謂何言之慚愧夫從
古無不死之人第患有不得其死之日此泰山所以異
於鴻毛也崔魏今日不有死乎其死也與死於崔魏者
何啻天淵哉冲聖御極可稱有爲之主但輔理尙未得
人則一人之心亦苦矣陰陽明暗雖未獲大暢道途鼓
舞之心然天之所與人豈得而阻之嘗聞豪傑成就倍
於患難生死之際堅其識骨翁兄於此時不知何如動
忍孫明老金玉之品因場事匆忙未得款敘手教字字

心惻亦未暇詳報俟從容再致之

復魏子一

某不佞燕南腐儒猥辱令先尊國士之遇凡可爲愚兄
弟計者蓋不啻自爲計不佞亦不知何緣而得此於君
家大人迄無端罹禍慘目傷心無論識不識莫不灑淚
指髮受知如不佞兄弟竟無毫分可効之力心實愧之
矣尊公以一死完君臣之義令兄以一死畢父子之情
痛定思之是父是子今古無兩幸天篤神聖優卹忠魂
雖云上持之切下應之徐未獲卽遂道途鼓舞之念然
天之所與人豈得而阻之不佞兩年來嘈雜成病久思
裂冠因新主具大有爲之資遂爾強赴公車場事未畢
正在疲勞不及多致

夏峯集

卷六

三

與賈孔澗

關中古多豪傑士近代如獻吉對山少墟輩皆能以文
章節行理學樹幟一時今得老親丈主盟斯文則真才
接踵當有如獻吉輩其人者所稱文章經國大業不朽
盛事意在斯乎新皇銳然具大有爲之志屢次召對圖
治殷殷然公孤而下尙未卜誰爲名世伯順兄戀戀江

千束裝之興未動意者此時原不必動也今歲弟恙又犯且秋成大是可慮如無歲何以有民此段光景殊不堪深憶耳前用汝來知老叔名宦鄉賢兩地俎豆深爲積德者愉快則孝子慈孫之愉快更何如前諾爲魏廓園助金此欠可完否

又

長安局面日異月新說者曰只爲政府乏人遂致上負孤主下累蒼生此果然歟否歟長沙已非少年矣閱歷既久爵秩亦崇想天有意其爲名世乎伯順兄束裝就

夏峯集

卷六

三

道清望攸歸而當事者仍欲以卿銜管職方事又有謂其歷俸太深未果魏子一刺血上疏得邀恩寵子敬且得葬祭與其尊人同祠廓園可謂有子哉

與左碩人 代五弟啟美

憶老師以一代偉人首罹瑞禍慘旣非常慟曷有極但從古聖賢豪傑死生成敗總造物者顛倒用之以興人而持世道試觀終身富貴老死牖下者果盡得天之厚歟正於蒙之以異冤慘之以奇禍令千載下尤欲哭欲泣而其人以死爲生以敗爲成者其所維繫更遠

耳弟輩不肖生於忠愍楊椒山之里料忠愍當日不死今日定不復生此字旣得分明修短順逆又何必問且老師以一死而成其忠俾長兄以闡幽洩憤而成其孝諸令叔先生以共患翼孤而成其友恭其以維名教而動人心者所得不更多耶弟輩辱先師之門牆亟思一觀芝眉而永世好因文宗伊邇未遂馳驅謹附此以當一晤

與鹿伯順

夏峯集

卷六

四

抵易水父老歌咏徐使君者藹然情見乎辭因思民之心哉昨偕同志數人弔荆卿之墟覽甯山之勝吾兩人所期者弟偏有緣親丈得無羨而妬之乎四書說約發前人所未發此鹿子語錄也徐使君急欲付梓弟因二三謔語去之滅作者之興留之恐滋腐儒口實須親自爲斟酌豈游夏能贊一辭

又

近來人心帖然每會親友皆云關門有職方公在當不減萬里長城人之所以仰望親丈者如此雖平昔之脆

諷素孚而此時之酬對轉急莫謂相公之任重凡事相公之事者俱非輕也聞楊虬髯已出關聲勢可想而朝鮮之事不知毛將軍能安其身否弟入夏精神覺疲獨喜得任東海二十餘年同門老友今始晤面其實心熱腸苦操親丈不可不知其姓字耳

與崔西星

觀丈南面親民矣一方縉紳學士父老子弟盼盼然冀得一賢者撫循之整頓之既多方仰望於我而又恐萬一不副其望以疑貳顧慮揣摩嘗試於我則我之精神

夏峯集

卷六

三

肺腑話言起居已無不一一爲人所伺而察之免非彼好爲伺察也蓋我原於彼爲最喫緊能爲造福亦能爲開禍又何怪乎疑貳顧慮揣摩嘗試恐恐然慮不副其望耶相機觀變隨地設法大英雄自有妙用簡僻有簡僻之政衝疲有衝疲之政祇得一分衝起得一分疲民猶易爲見德也只在主者打起精神認作自己性分事做何事不可成古人之言曰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可見人之才能各有攸宜如必求善地人之所易理者而

從事焉則我亦眾人而已矣親丈才敏而心實二者皆豪傑之所需以辨事立功然敏而不至於急實而不至於率則善矣弟絕不涉世何足語此於兄無不可剖之心無不可盡之言故信口乃爾弟目前尚未至病然意況不佳恐病必不免耳琴韻之暇得意事輒以寄我則不啻奉色笑也

與鹿伯順

都城戒嚴人心洶懼遂使至尊焦勞數夜不寐自非閑曹病臥夙昔自號爲硜硜居士者而國是誰與爲主持

夏峯集

卷六

三

此一人者眞所謂社稷臣也然聖主賢相迫起於危疑患難之時此卻是中興大機括而此後邊人自相戒勿生事地方官府遠近親知倉皇問信者弟多以此言告之想非妄也旦晚高陽面議方畧君臣魚水定於此目前滄淵下獄止生羈留弟嘗謂可備一日緩急之用此皆鬼神妙於安排耳聞獄帥已守都城羈客當作何用也許大燕京許多官僚實落可濟時艱者硜硜居士外不知有幾居士千萬自愛

又

老親丈立朝大節到處表表在人耳目至一段篤摯純貞屋漏無言之地直使二祖十宗在天之靈爲暢道恐人亦未必知也。獨弟三十年腐儒毫無可知之具謬叨人知處士而盜虛聲真令人愧死。但所謂恥於干謁不樂仕進亦微有似於相知者之言。此弟三十年奉教於君子而自盟於心者也。部檄屢催千萬爲善其後勿爲高明者所笑。

復陳念川

惠馬一事同以交淺不可受此厚贈然多一馬費一夫

夏肇集

卷六

毛

此驥足也。幸致客君不拜感深於拜矣。昨江村信宿伯順兄謂弟曰。夙昔道義之友其初未嘗不以古人自期及當局臨事暗抽默減不能存十之三其有增無減更出期許之外大爲爾譜生色。獨洪水主人耳。又曰舟不覆於逆風而覆於順風馬不躓于羊腸而躓於康衢此更是學力入細處。宦成人不可不知想

復崔西星

昨手字破懼一段學問弟數年來奉教於此亦不至大受累然亦未得脫然乃知平昔所拈以語人離境而自謂綽綽有餘者恐當境尙未免不足耳益覺信不過處儘多不止一瞿爲然

與施下之

兄問之亦必謂此老爲知言也

與曹佩巖

溝市村係靜修先生生身埋骨之所三百餘年荒烟冷霧杳無人焉過而問之幸逢老父母千載一時建祠議坊創從前未有之典此雖閒情冷著識者正於此卜大家傑不朽之作爲卽不肖一二腐儒仰承德意而鄉人奔走効勞之力實多。況墓之四圍牆垣百堵隨圯隨築永示責成於土人謂溝市之人皆先生之後人可也去歲蒙硃批印信該村一切應官雜差準與豁免此時正

夏肇集

卷六

美

議錫石墓邊以垂永賴而邇來雇夫買草等役又漸如常不肖因與聞其事義不容不代爲之懇想老父母念先生應自憫念勞於先生之鄉人耳

復鹿伯順

昨手字破懼一段學問弟數年來奉教於此亦不至大受累然亦未得脫然乃知平昔所拈以語人離境而自謂綽綽有餘者恐當境尙未免不足耳益覺信不過處儘多不止一瞿爲然

不佞之交參夫也。蓋二十年矣。凡參夫所慕悅而傾服者。不佞無不思爲執轡。以故久聞先生名。恨不卽見其人。繼而見先生著作。近裏著已絕無。將就冒認氣習。愈想見其人。但以眷戀故鄉。出門不勇。一千里外。遂不能行。一去徘徊。願望得無近於小人乎。不獨遠愧司馬太史。且近愧參夫也。參夫此行。特爲訪先生。不佞異日再晤參夫。當益悉道沉聞所未聞矣。

與沈無謀

太公至心懿行。未盡發露。此正得天地之完氣。孔媼一

夏峯集

卷六

五

節足徵全體。併徵有德者之後。自當大用於世也。弟生平無他嗜。獨喜得此等事。而焚香述之。飢可使飽。昏可使醒。後自所得。仍望頻示。一人之聞見幾何。正欲得堂上之見。高著眼觀。破流俗。拔此一種異人奇行。爲萬物山川吐氣耳。

與陳元禮

昨見保舉疏。賤子姓名。亦得附列其中。自慚形穢。有辱大君子知人之哲。然弟有實情。不敢不奉聞。左右麋鹿之性。素不喜作官。人之所樂。已不勝其苦。且三十年來。

例病未除。一行作官。便有性命之憂。人卽不才。未有不重其性命者。老親翁素知我。當信弟言非誑也。旣信弟。尙當愛弟。使遂其樂。而勿貽其苦。則幸矣。倘不爲弟蚤計。弟有披髮入山耳。榮辱利害。所不暇計。是老親翁以愛我者。害我也。忍乎哉。王逢老弟。不敢作字。幸致真情。感且不朽。

與范質公

當世斗山爲海內賢愚貴賤所共瞻仰者。孰不知爲吳橋范夫子也。某不肖。私心嚮往。踰二十年。竟未得一瞻

夏峯集

卷六

五

顏色。其甘自墮落。無進取之志。可知。去歲寓武城。曾寄字鹿奉常云。此來庶可慰二十年吳橋之願。奉常亦語不肖云。見吳橋則豪傑作用聖賢心腸。可一望而收。又云。吳橋豈在大山。山陰之興。雪夜之舟。願與子共之。豈意盟猶在耳。奉常遂慘死。至是哉。先生聞之。當不禁人琴之感矣。舍弟在武城。病困年餘。借茆得放歸田里。與樵夫野老優游邱壑。愚兄弟每坐臥土室中。念先生之德。恨草莽人不能報此知遇。惟望名世之業。蚤慰蒼生。是某之所加額而祝者耳。

與陳元禮

豈其然乎。以鹿乾老大有功於社稷。大有造於後學。而竟慘死至此乎。山頽梁壞。夫復何言。想翁兄亦同抱此慟也。昨見手字。欲以忠節入告。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至做縣印君以血誠一念。感動鬼神。得全數萬人生。此段奇功。應達宸聽。不謂翁兄亦採訪至此。當此時而得翁兄數人。真實爲國求賢。邊烽豈遂猖狂若是哉。令姪一家慘死。相知真不忍言。翁兄何以爲念耶。弟舉家獲全。獨定與小女攜三孺子。俱死於井。不能不慟耳。

與陳元禮

卷六

三

與邑宰公書

茲啟本縣鄉官劉允升任太湖半載。以病告歸。一疾纏綿。杜門謝客。數年於茲。聞縣所共聞共見也。因無血嗣。

於天啟七年十月內。以眾鄉紳擇賢者而立之。故爾植得當是選。植入學已數年。父子雅相親愛。可謂克家。不意四月中。劉鄉官以痼疾不起。寡婦孤兒。方煢煢莫必其命。突有從姪某無端而捏之辭也。夫某亦秀才耳。孤子無兄弟。且無子姪。使爲人作嗣。當置伊父母於何地乎。劉鄉官宦囊蕭索。產業尙不足需八口。某者以爾植孤弱。已脅去腴田二十七畝。今復訟其爲殺父。亦太毒矣。試思爾植承嗣十餘年。未嘗有一語相侵犯。今劉鄉官肉未寒而遂奪其地。又復曉曉有辭。此必以植爲在

與陳元禮

卷六

三

原之免。凡上之肉耳。勢安有底極哉。老父母誠從明生。彼其之子。伎倆自窮。但治某等情事相關。不得不合詞。控陳其始末。惟乞臺慈。爲孤孀作主。爲名教立閭。甯直劉鄉官銜感九原。治某等且鏤刻無斃矣。

與金伯玉

去春賸芝眉。眞使人名利心都盡。竊謂此番入都。快晤名賢。卽抱病歸來。有餘適也。許大燕市。獨借撐持。猶恨未及瞻尊大人顏範。二十年嚮往。尙成虛願耳。鹿乾老卹典仰賴周旋。邀有今日葬銀。不知可得否。惟老親翁。

圖之例病正犯不及傾倒。

與楊生

仰泉作古矣。言念生平與僕暨足下相處之誼實無愧於古人。今昌孺爲鹽客以債訟。此事本末兩家都有說。一昌孺不足惜。惟視人所置置之死則死耳。謂交道何數年來僕與足下交不淺。亦謂其識畧機權可稱當世奇男子。今仰泉肉未寒而爲他人左袒。此豈小失哉。向來乏直諒之益。竊自愧與市人之交無異。故敢以此事煩足下曲突爲牛生也。正所以爲足下也。僕辱仰泉深夏望集

卷六

重

與蔡無能

江村一晤便足千古。弟輩實奉指示。攜二三同志先期入山。幸免於兵刃。然山中終非可久之地。定興高陽相繼慘死。生人之趣已灰。謀生之志又短。不知竟作何狀。蒙仁兄數千里相問。此誼真令人感刻入骨耳。

復范質公

戊寅之夏止生謂敵當復來。州邑城非所恃也。因商所以出門。且欲攜鹿氏一二孤寡爲避地計。不謂先生迷信其言。檄文過獎。捧讀汗愧。雖以道梗不及趨侍左右。然國士之知則心銘之矣。夫畿南爲敵兵出沒之地。伯順既已慘死。而師相一門之慘更令人不忍見聞。邊患日甚一日。邊備日弛。一日人心日潰。一日此後情事尙忍言耶。主上果於殺戮。一日刑潰。逃將吏三十餘人。未必非中興之機。但本末次第急須名世之佐爲助。雖然夏望集

卷六

重

復王天錫

來札云。數多端而難測。理疑一而可據。又云。據理以任大數。此自是一了百當語。當下立斷。從吾所好。有何遲回。有何避忌。鹿伯順云。當下便是樂地。願外便惹愁腸。然無時非當下。窮通得喪無一可以錯過。便是無入不自得家法。如必身名俱泰。子孫榮昌。不風波而登卿相。

無疾厄而享期頤方以爲君子之自全恐萬萬不能得者。愷陽伯順兩先生殉城之慘人莫不見苦。設兩先生當城破之日偷生苟全尙堪施面目於今日乎。總之此心無愧怍則得固得失亦得此心有愧怍則敗固敗成亦敗。學人第一喫緊先破死生之關。此關一破遊刃有餘。卽如孟子以求生而得死亦是據理以任數。夫豈有遺恨哉。況此時既不欲做官便是樂事。既居都下則都下便是樂地。時勢至此慮辭萬全較量於多寡之間而爲趨避之計仍不出據理任數一言以蔽之耳。僕入

夏峰集

卷六

三

仕之念久絕。而青山白石無地無時不可結束。從來謀生智短。況值歲飢未免有溝壑之慮。正恐我輩非志士耳。然則溝壑何嘗非樂地乎。周茂叔語二程尋孔顏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孔子一生老於道塗。而顏子未免以貧夭。而曰樂以忘憂不改其樂。正見無人不樂無地不樂無時不樂。此區區所望於知己者。斷教中似以詳慎之過反涉踟躕。故任臆言之。

復劉承修

澹泊寧靜四字是尼父真血脈。我輩真切做人斷不止

此手示悔悟前非希圖奮勵。只此便是超凡入聖無等待。無旁借。當下具足不佞據枕讀之爲之開顏。更喜聞鄭蕃昆季真切向道益信不孤有鄰。原自不爽。但願兄力抵流俗堅持永久。則人見爲苦者而我偏覺其甘。則庶幾矣。陽明傳習錄不可不日在几案間。念庵痛除將就冒認。皆學者近裏著己工夫。非口頭禪可以襲取也。不佞年來次且百機亦只爲朋友戀戀未忍言歸。然兒輩失於訓迪。未嘗不深念之。良友切磋是在足下。

與趙督者

夏峰集

卷六

三

前代傳云吾丈病目繼又云且失明令人躁悶者久之。因憶朱晦翁老來失明閉門靜坐掃除一切閒見直證本來靈明遂恍悟向來以聞見誤人不少而自恨其盲之不蚤乃知真正聖賢更於人所難堪處別有得力。吾丈善心道念惟日不足定當有如晦翁之得力決不似世人之躁悶耳。

復左羅生

客冬辱翰示仰見翁臺爲高陽定興兩家慘禍備極惻怛定興祠地藉鼎力有成兼許幹旋易名事此在友誼

便隻千古抑亦推少保先生同朝骨肉之誼各以肝膽
氣烈畢命國事故爲忠義存此一段公案也不肖弟每
謂同人披示二十年清流顯末齊在心頭而少保先生
易名大典尚未聞次第不能不均望諸回天巨手翁臺
忠孝性生且得諸事親從兄最習今特膺帝簡持斧全
滿設旌丰采自可想見顧天下正多事非至心人誰爲
富中一昌言者感鳳九霄四海引領不肖弟惟有借手
觀太平耳年來目病未瘳胃病益甚無論才非世用而
精力銷亡青雲之夢斷久矣臨楮瞻懷

夏舉集

卷六

三

與陳國鎮

世人下第無不作失意之色君家學力已優知不隨人
腳根也君異爲道兄不入會不受請二事比之霜嚴峻
潔便是太常先生衣衾僕極愛之敬之然識力既至又
當進一步纔是學問試問彼立會請客意欲何如果是
發好念行好事我卽與會受請是亦與人爲善之意彼
豈遠視我乎大凡失足于權利勢焰必我有所借之以
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因時維挽何處非學
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陳太邱郭林宗是吾師也大河

以北寥寥乏人君家幸甚

與楊允諧

弟入山六月有奇幸不死于兵然亡弟竟以病死弟卽
不死于病而困于病者四十日遂于亡弟之含斂一切
未得親視迄今念之猶慟欲死亡弟彌留時每念仁兄
爲生平鮑子恨不握手一別想知已聞之定自泫然耳
弟亡方七日姪婦又以病死今寄兩柩于山陬而舍姪
母子俱以慟苦增病兼之衣物牛畜俱被鹵掠正未卜
襄事于何日每一回首又不能不慟欲死也道路阻寒

夏舉集

卷六

三

久缺音問適弟復歸百樓踉蹌抵寓不及多敘

示立兒

今歲炎熱之甚念從烽火場中得此暇日思欲靜坐數
時調攝例病不意卻有不得不出門之事欲靜反不得
靜昨自郡中歸甫入坐而家園頭緒郡中光景一一在
念還事檢點安插此念稍清便忽忽入夢夫緒煩非靜
也多睡豈靜乎爾伯父嘗謂爾只是閉門靜坐我云靜
坐良非易事心氣浮雜之人逐日奔忙魂夢爲擾卽質
近安閑非有學力操得把柄在胸中亦未能神閒而氣

定也。程子見人靜坐。輒嘆其好學。謂與未發之中相近。中人而下。既無中節之利。安得有未發之中。此須有養心工夫。得喪炎涼。一絲不挂。朋從擾攘。自然一念不起。則無意求靜。無非靜境。高子野店小樓。忽悟明道實無一事之旨。孰非從靜中養此端倪。君異國鍾。常服爾靜坐。不知果能靜否。不能而求其能。亦曰必有事焉。勿忘勿助而已矣。

示秦兒

近日飲食如何。能終夜熟睡乎。不能睡。由平日思慮過

夏彞集

卷六

三

耗。欲禁之以勿思不得也。當就所思之事。窮其爲真爲妄。爲正爲邪。必有爽然自失者。聖人無思。賢人無邪思。中人以卜。憧憧往來。無所不思。能猛然提醒。破除邪思。思慮漸少。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善念只在當境。過去留滯。與未來參詳。總之耗我心神耳。慎思近思與何思。止爭安勉。

與陳范彭

弟不佞。叨尊君之好。逾四十年矣。蒙仁兄相愛相信。亦復三十年。郎君相愛相信。又復十年。是弟之一身。何大

有緣於君家三世乎。每欲以年誼聯爲婚姻。永此世好。謀之君異靜觀。亦極贊之曰。可。乃仁兄則若嫌嫌于先世末交。而過爲退遜者。鄙意正不然。從來論行結契。古人別有所重。而不徒奉世法爲周旋。推于姻好。何獨不爾。邇周忠介。魏忠節。亦同資兄弟也。意氣偶激。忠介遂與忠節長君子敬成約。此何妨于義乎。海內有心人。共傳爲姻婭中一段佳話。而未聞訝其不倫。總之其人。是則風塵之外。別有眼界。別有胸臆。不則勢焰相當。祇成世俗之局面耳。是舉也。以舊好而締新姻。將世世絲蘿

夏彞集

卷六

早

世世年誼。趣且益永。則尊府四十年三世投分之雅。不且億萬斯年也哉。

復范箕生

讀手教令人感甚。愧甚。益滋懼甚。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已。正以知已之難也。但自審眇躬。涼德何堪。承此所謂處士而盜虛聲。能無愧耶。朝家功令森嚴。一切薦舉責成。保主僕萬一不自顧惜。其爲諸君子累。不可言。卽自顧惜而才識短淺。時勢孔棘。何能有濟。況遲暮之年。日增多病。支離憔悴。親友每憐之。吾丈所見者。或三五年

前光景旦晚力疾欲圖一晤想亦爽然謂老處士無能有爲固如此也吾丈愛我之深當必爲之計出處兩途古人各成片段僕不獨懼北山之移文絕我而實慮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也叨辱肺腑相示故敢情告當事之意得一力止吾丈何惜反手不適僕于長林豐草間耶

與李肖乾劉復義

亂離方始家國關心何時是華山道士墜驢時耶言之浩嘆昨擬過訪聞二仲相攜入山靜修有句云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還有避秦人弟欲託此有道想知已不與峯集
卷六
望
我棄也

與王天錫

別來時切神往知已諒有同心少司馬此舉總因吾丈與薦馨一言豈不感恩但多一苦累有官而辭何如無官之相忘四十五年老書生住世之日已少在仕籍者應絕跡矣況僕四十年例病已自厭其餘生目此盛典惶懼滋深所恃者唯丈與薦馨婉爲辭之則感恩知已兩念並切矣

與薛行塢

憶庚子歲受知令祖老師迄今四十六年矣雖無一事可報師恩未嘗一事敢忘師德然於翁臺十餘年未嘗一字通世好者豈甘自外師門自絕名賢耶蓋以遲暮多病萬念俱灰已爲師門不足重輕之人何所挾持以呈身於有道之側遂爾引分自安不謂翁臺誤有所聞遂至過信輕以入告此誼固令人清夜知愧亦令人清夜知感深慚穢形何以邀兩世相成之德至此哉翁臺既知我必愛我從此混跡漁樵苟全性命便是德其亦卽僕之所以報翁臺并以報老師也

夏峯集

卷六

望

復梁公狄

靜觀來得見所未見爲之一快僕因而得聞所未聞益爲之一快南北雖遠同此覆載照臨之下相望猶咫尺也佳詩沉痛雄偉自是一代領袖至別旨深心字字是淚豈堪重讀踵韻寄懷正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天錫想單騎之武昌家口望爲周視仁人君子定有以處此

示望兒

向來看傳習錄者絕少自國鎮倡之邇來友人津津喜

談之矣。欲做眞實學者。須從此書默自理會。字字句句。對照身心。直到毫無藏躲處。渾身汗流。方是木性出頭時候。爾與是經兄弟。當每日讀幾段。大家講究。

與規連六

昔人云。不得爲官。猶得爲人。蓋爲官之日短。爲人之日長。況一年平定。百世循聲。豈以今日去官而減價乎。張日葵苗九符諸公。此際定有月旦也。我輩學問。全要在失意時長進。當失意而不動心。或更有一番輕脫自得。不受世塵躡磨之意。便是英人達士也。吾丈高明。足以

夏峯集

卷六

聖

與管時可

前夜久擾。懷中無過勞乎。僕平生。在病遇病人。遂不禁其刺刺。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生矣。如吾丈一心護病。舉世間種種暗然。雖熱中妄想。盡付流水。始也因病而得閒。繼也因閒而成趣。直至一切得喪憂辱。利害死生。是謂病中得道。何樂如之。如不能專意護病。則病中生病。著衣喫飯。妻兒輩僕。

無人無地。非生與起。怒之時。出苦入樂。把柄在我。全不山人。前夜頗悉此意。吾丈既信我。敢書數語。聊當一劑。

示奏兒

風波之來。固自不幸。然要先論有愧無愧。如果無愧。何難坦然當之。此等世界。肯脆膽薄。一日立腳不得。爾等從未涉世。做好男子。須經磨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悶。何濟於事。患難有患難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時理會。

與劉克極

夏峯集

卷六

署

胡恤部盡明。其祖胡炳南。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靜修載在縣誌。昭然可據者。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擬本月十五日迎主于靜修祠。城頭死事諸人。既有南樓之祭。畧無優恤。似不可以示勸。鄙意以爲事已平復。守城之人。其饑寒亦當念也。省一日城頭之費。可以慰死事者之靈。公餉尙存。請助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堪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于城。被挺擊。當此天翻地覆之時。存此一

段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
長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前某所開孝婦劉文舉
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孀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拾土
寇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療其寒。是亦旌有德之
意也。魏義士卷刻冊既苦于重費。立碑亦難于卒舉。然
公餘之暇。望以教語冠其首。并邊烈女祠。當此之時。愈
有關係。或卽以今日之節烈而附于祠中。是亦前輝後
映彰往勸來之大機括。守城一事。已高保障之功。不獨
膾炙一時。千百年後。當益思見其人。鄙言雖冷澆。若無

夏峯集

卷六

星

關於目前明公之流風餘韻。正與此城俱永也。

夏峯先生集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書啟

寄魏文讓

每念令大父令先君純忠至孝前代無兩僕以燕南老腐儒得親見古人竊自幸矣癸未令先叔復惠手書敘兩家家世存亡生死之誼尤字字令人悽惻不意時未幾而鼎沸林枯世事遂至於此僕病困衰遲既不能采薇西山垂綸東海又復不能黃冠遜世渡江遠訪故人夏峯集 卷七 一

與茅師忠

時勢至此言念令先君有志未竟每讀遺文或憶舊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何意令兄亦竟天逝記丙子從父勤王此段偉槩殊深痛惜前牧老有字謂其內君欲攜令妹北來聯婚姻之誼僕爲舉手加額未幾內君不來牧老且去僕衰遲病困非樵非漁既不能采薇西山垂綸東海而攜病妻稚子張空拳冒白刃徒步三千里

江之心雖切而目前情勢實有未能亦有未便也不能者不俟言未使者老身一旦遠去羣口議之矣須切于稍長就婚有期相機遣會庶有辭耳

與杜君異

僕嘗謂世界之壞人心爲之也試觀今日之世界不必問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人人親長而天下平邇來人心何如哉素不良於行不習父兄之教者不必言所稱禮義之家詩書之子而不親不遜之極滿腔

夏峯集

卷七

二

恣睢百事乖謬比比而是目擊心傷真可痛哭昨國鎮過渥城留數日同志聚首禮讓殷殷謂此地猶存幾希一線僕謂天地生機原無漸滅之日聖人復起教化大行亦不過因人心而開錮蔽豈能增所未有而益所本無哉只同心寥落無毅然抵擋流俗之願間有一二志氣開拔而依稀之天光未卽充擴恍惚之意氣未能堅據正須得學識凝定爲夙昔所企慕者蚤暮開發鼓舞庶其有益而足下相隔既遠出門非易而一二同人亦以出門不勇未卽趨訪遂成終年違闊耳憶昔江干星

聚勝友雲集主盟者猶致慨于眞實學道之無人念及此滿目淒其通身汗下此意思足下亦不容一日不在念也

示諸子姪暨諸孫

爾等既在祠堂讀書蚤間當歛容肅揖晚退亦然朔望日當焚香叩拜儼然祖父在上開問痰唾皆不可肆意神主坐次宜潔宜清則生者之倫序自不忍紊入孝出弟興仁興讓有此佳子弟方無愧賢父兄我家之祖既稱爲佛兒子若孫不孝不友不仁不讓豈不玷辱祖宗

夏峯集

卷七

三

余病困遠在三十里外不能蚤晚焚修爾輩個個有尊祖敬宗之心則老懷可以自慰矣爾等莫視作泛常之言

示望兒

余四十三年在病病胃病目病臂飲食寢處於斯已覺相忘然亦惟病遂寡營且得閒則病之益我良多我之得力於病不敢忘也爾病已二年兩次歸來四目欲斷今氣體漸復飲食漸壯子疾有廖親心之悅可知倘亦自得力士病者耶病中苦楚人不能代病中修攝人不

能知此可爲達者言也吾家大小俱多病不能不係我心且以一家長幼衆多人之病攢而爲一人之病病之苦較貧更苦貧與病一時俱不能解免而此趣彌覺雋永則非叟之所敢承也偶因爾病減括此志喜并志勉

與高薦馨王五修

渥志已刻完皆借二仲同心之助也昨忽於張氏殘板中得睢甯令張君汝貞廬墓記一幅其事歷歷可考先丁內艱廬墓三月以父南川公命歸家再丁外艱力疾枕塊自萬曆庚子二月至壬寅五月服闋兒燃輩迎之

夏峯集

卷七

四

還家請主入祠中間備述棺槨衣衾灰隔誌表等項無一不曲盡心力眞所稱當大事其人與乃三月以來同事諸君無一人及之者昨詢於衆僉曰睢甯不修小節曾於墓上與人飲酒又云其子有不自愛者此二事久在人口頰况今門戶頽敗其誰過而問焉噫此豈足以抹殺睢甯生平哉居喪一事飲酒食肉其小者耳大者在不在御內况墓上飲酒亦飲酒之過非睢甯之過也至子之不才從來英雄豪傑誰能自保未聞房玄齡楊士奇遂以此貶賢耳門戶頽敗正望我輩扶持獨令此君

寂寞九原於此君閤然獨盡不求人知之心正自無損
我輩閤由之謂何目前既無及矣此事僕與薦馨同負
愧焉五修志士也他日定爲此中風教領袖不可不知
此段因緣偶書附記室當公案一則

與新安諸親友

誌已報竣僕初與二三同人所期許者終有違也未免
負愧非敢謂初絕無畏罪趨時之念如先輩舊文而有
刪者便因功令森嚴何取於馮河暴虎故暫刪之見一
時畏罪之意至如稱某人孝弟某人義行皆有可據斷

夏集

卷七

五

非不虞後遂以畏罪之念而畏之於不必畏趨時之念
趨之于不必趨則可笑矣此志底本鮮有存者僕初以
此稿付首事會云此後之去取增減不敢聞命同志君
子觀此當自有知我心者

復刁非有

讀手字宛見鬚眉數年夢想於焉一快至有志於儒者
一段真切懇至具見近裏着已工夫僕五十年論交自
鹿伯順外日中罕見其比讀書做事與人三者已得要
領窮理二字是一了百當語胸中朗徹筆底痛快尙煩

問不能問寡耶此道儘有口間分曉而措躬多不踏實
或矜激于一時而旁指內亂終難策勳於末路此眞實
學人所以難見也道丈孤標猛力磨練已久惠來諸作
一節已槩全體然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十數年二百
里得吾丈一人焉敢不盡撤忌諱以畢愚衷乎半生作
客家園久踈儲淚一升悲世事澌愁三尺看君書時勢
既不可言一人足以不恨不能不於道丈有厚望焉

復謝元明

鴻寶先生以忠魂領袖一代當歸櫬時卽知有台仁之

夏集

卷七

六

經紀其事也私心已切嚮往後讀和王弼詩向之企慕
其人古若恍然見其面薦馨來惠表忠二刻字字爲諸
君寫生遂恍然見其心矣當世之孤鳳潛龍先生其庶
幾乎弟不肖衰遲病困久矣浮家於山岑水湄世緣已
絕無奈湯火日甚故園不可居今已攜家南徙犬且於
真定道中漸圖渡江但筇短途長不知何時可抵蒼上
與台仁一傾倒耳

答故園親友

與我親友別有日矣一旦棄墳墓離親戚扶老攜幼流

移于千里外豈得已哉清夜回環蹈東海饒西山蓋有
所以驅之者耳僕不自揣幼登賢書事多孟浪罔知用
下敬上之宜猥守不見諸侯之義因習成性今將六十
年幸此中諸侯大夫亦恕其狂妄反隆用上敬下之誼
遠邇相安因得率諸稚子杜蘇嶺之田釣百泉之魚薦
蘋藻于公和康節祠下而論異代之交此可以娛老但
念故園知己相隔既遠晤教難期諸君子各努力自愛
吾鄉靜修忠愍兩先生而後孫文忠鹿忠節接踵作干
秋偉人我輩親師取友固不煩遠求之天下求之前古
也

夏峯集

卷七

七

寄王譽之

太公與申之早得一來何等有趣一番古道庶不落俗
今未免負愧僕所爲夢寐不懶耳道丈用意篤厚立規
宏遠自是當世偉男子然非研精學問便直是血氣用
事大約學道之人須得枯稿一番方有著腳立身之處
申之見解已極分曉既得同人之助當益自策勵病叟
借光非淺

寄董正誼

十餘里來喜得橋梓以親見古人爲快手教至侯仲嘉
適有字來策勵切至猶之乎足下勉勉不忘之意同志
有人此道不孤大抵學問一事只是求慊此心此心得
慊無限悅無限樂然須緊緊防一愠字枯寂冷淡熬熬
不過便起怨尤廢半途敗末路者大率坐此足下猛力
精心已得于見端之始勿忘勿助當奉足下作四字箴
也

寄侯仲嘉

別來千餘里過蕞城得董正誼其人者真足下一流僕

夏峯集

卷七

八

以平昔與足下語語之渠爲躍然手札到日正誼字來
復述所以與足下語二君素在心識久不相聞何一日
寄思同時而至此見我輩聲氣之通不約而合喜甚慰
甚評史功課此中定自有得於候賜教酬應紛紜不及
多布愿落幽人致艱危賢者心當以此二語爲贈

復李彝卿

當世有心人安得如公麟其人者玩世之難難於傲世
恨別去恩恩不得握手一深談耳廻環手教處已處八
不知幾經斟酌學問於此時正是動心忍性豈可輕易

錯過總之我輩做人只問有不負人之我安得問不負我之人經一番負我便當進一番處人此却是人生最得力處只今一意下帷亦是妙事

寄王五修

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真實向學者指未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誠非虛語言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白勉耳此時只以不見人之不是爲第一義處已處人在家在外俱當如此僕邇來頗知於此用功然未免有是已非人之意莫視此語太平易也幸致席

尺牘集

卷七

九

之間訪國鎮想能有所發明乎我輩學問要日新也

寄李符夢

每讀手字切切以學問爲事牽我千里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不肯實實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他求千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來讀書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

寄王生洲

相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難險阻不忍問

不忍言景沂來握手對泣慟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攸當應遁而遁則遁有攸當此微箕比干所以同歸于仁也老親翁平時諫草多偉論迄時際棟橈飄然遠逝可爲一代殊絕人物亦復何恨獨弟苟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愧也弟未出門先二兄已作古甫至蘇門老妻復客死歸櫬不能圖寄葬蘇門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景沂洞悉此機親翁一身儘自寬綽聞近讀易憂患之餘定有所

夏峯集

卷七

十

得恨無由一聞緒論弟曩與霞表論說大旨亦稍有入處友人每有下問者嘗使質之霞表弟笑謂三無道人卽昔之龍潭老人也

復張元徵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雲物得之目擊者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卽不然者亦借爲磨礪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處此番遭際倍經動忍可卜識力堅定僕出門拂亂不堪言然不忘溝壑一念未嘗退轉也

答馬玉筍

數語開遜字之義甚悉可謂身體之矣學問總途聖賢要訣當下立盡確乎不拔直從此認得真守得定便是知行合一功夫承示此一段大消息快甚快甚正欲取郎君家字一覽讀之喜極是父是子端非偶然也

報張湛虛

先生學深力大偶拈一節全體具見即如小譜庸淺俚言耳而奇思偉論盡供筆下此自是先生高襟遠識舉頭天外小譜豈足以當之至如不可奪匹夫之身先生

夏峯集

卷七

七

望我者深而攜我者至矣念庵之學近裏着已痛除將就日認姚江後萬不可少之人龍谿太廓大亦佛亦仙正借此纈密謹嚴以抵此流派耳僕三十年服膺此老先生讀其文定得力其人病骨畏寒恨不能縮地與先生一傾倒耳

寄王完虛

蘇門山自公和長嘯而後世便以爲神仙所居老兄神仙中人也不過此一遊豈非欠事弟邇來移居村莊督諸子若孫農樵爲業乃知苟全性命正未易言武侯平

生澹靜之人而能苟全性命非大領略鮮克有濟弟衰暮之年食指日衆且迂拙不合時宜溝壑不忘素頗有志想天有意玉成之耳

柬三無道人

霜寒淫雨頗爲減興弟村居獨喜得一煖榻兩梔子共眠食憶城中絕薪時正爾不能得者今偶得之便有無限受享乃知士不長飢長寒不知一飽一煖之樂則飽煖亦豈有一定分數哉嫂姪已到怯寒不能往視未審薪水可繼否

夏峯集

卷七

七

寄薛行塢

某哀病腐儒暫偷視息令親陳老公祖奉詔舉逸謬及謫陋懸疎何言憶主爵者慎重名器爵自不及惡德邇復聞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此段殊恩曠典不問而知出先生意知己之感筆舌莫罄向來種種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于不肖况原非賢者之身乎年近七旬日病一日耳目昏聩踴躍臥夏峯卽城中難于一往勢必不能赴闕區區鄙情先生自悉之而督撫按諸上臺或未之悉也望先生預爲一言

所謂成我等於生我

復劉瀛洲

前兩市行復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菲躬不敢邀殊榮辱國典經經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于不肖况原非賢者之身乎今年逾七旬日衰日暮曠之狀大非從前晤對時景况手教以濟世爲吾儒之大弟嘗謂樹道世之藩籬差慰藏拙之門戶從來處士而蹈虛聲昧生平而鮮實用倘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返當事既愛而器之老親臺與行老諸公爲弟

夏峯集

卷七

三

等之使某得遂麋鹿之性亦所以成當事知人之明也

答耿保汝

賊去覓子前言已悉不虞其未徹覽也復承相質云逐外賊易逐家賊難此見邇來用功漸次近裏至內外無賊純是太平景象此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境界功力未易言然須有此志先立乎其大則小不能奪仍時時刻刻嚴省默察令賊無隙而入久之自有水流花開鳶飛魚躍之意功力到此火不能焚水不能溺貧自不能累人令兄之貧亦時勢使然水到渠成何庸過慮答問

一事只宜行所無事不必苛論人心一不答我先已有快賢之意矣學問之道全要虛心懼好勝此正所謂家賊不可不急逐也

復王五修

人生至樂莫過以管鮑交而締朱陳好此中滋味談之口芬而况身享之者乎博兒得與賢契結此良緣不獨爲亡妻無寒盟而識閭力薄所仰借於戚友之夾助者又甯有窮期耶僕平生自謂識一貧字到得空乏拂亂時始覺無怨之難邇復欲識一忍字而愚夫愚婦一言

夏峯集

卷七

西

相觸便至動心則向之自謂無是病者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茂叔且不敢信明道無獵心况其下焉者乎顏齋氣情所望友朋補助者愈切惜此中未可有深言者門下往來鄒魯間獨無意於豫乎念之

報陳渾水

某衰病腐儒謬承大疏齒及遽蒙起送顧某何人邀此異數感恩知已兩念並切但以流寓朽樵未敢以尺牘奏謝已托友人轉致下懷不謂復蒙翰諭至勞公勇惠

顧山中所望於幽人者過高而補牘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曠古殊寵豈宜輕施于菲德之人然既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邱壑相安倘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老公祖知人之誚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筆不盡者公勇悉之

答如是道人

夏峯集

卷七

五

連日讀諸刻先生之學力深矣艱苦憂虞百經閱歷故能破除世間一切聲華嗜慾而獨成一如是道人也從古英雄回首知范少伯張子房泛舟西湖追蹤赤松自是大討便宜人若梁公之事女主從容於狐粉清媚之側而血誠淋漓如月落汚池而月體自如是其皓潔也少伯如是子房如是梁公如是是一是二是三知如是道人定不作歧觀也

寄故園子弟親知

連年爲瘧鬼磨弄咎在與小人爲緣氣志未清陰陽未

調今歲霖雨過甚茅屋風雨不避而傭人與頭畜無處安置當此時仁民愛物之心勃然而動卽欲推於皆備之外不可得予平日因心血太少遂爾思慮偏多當病時火益盛思益熾夢固夢醒亦若夢重稚時父母膝前兄若弟啼笑光景依然在目平昔交善之人時握手追隨不知此身爲七十老人也不知此身在千里外也因悟黃梁夢片刻盡生平百年旦暮千里同堂原非謬語耳眼前病勢似平只心跳不止思多出位乃知古人慎思近思爲切已著裏工夫尼父忘寢食以思姬公繼日

夏峯集

卷七

六

夜以思皆非無畔岸而少溢于位之外也何思何慮總自近與慎始然而未易言也偶拈一聯云斷應酬之詩文以休吾慮除微細之煩惱以甯吾神嗣後日服此藥勿數

答刁非有

千里得一士猶比肩僕出門四載所得無幾而符夢云亡失我良友迄今言之不禁淒斷年兄學古有獲大河南北實罕其儔大江以南聞有其人而未得目覩豈敢輕言天下士手教天人理欲關頭看的去究竟做不去

此見近裏著已做工夫故覺有半上落下一暴十寒正
可以砥淺學滿假之病前從符夢口悉潛龍之人真所
稱高隱士僕病叟耳學未有成爲儒而腐豈堪同日語
耶邇張湛虛欲訂社於懷衛彰之間如昔諸者之所以
奉康節者僕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胸次足以包諸者
本領足以裁諸者固無所不可僕多病不耐應酬而器
隘眼前地步不能寬區區之病不能自醫豈能醫人之
病歸里未卜何日晤面亦難預期學問一事寥寥乏人
望年兄努力

夏星集

卷七

七

寄賀宣三

出門原爲尋師友共證性命三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蘇
水而已張湛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懷衛彰之間
倣昔諸者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或
偷數日之間一過滏上兼晤函樓主人不謂天陡寒復
成虛願明春情興又不知何如張達老亦相期弟念此
公年近八十弟來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
師吉水無錫關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
過猶意天下大矣真儒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繼三先生

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內無人然百聞不如一見何時
握手當圖一傾倒也

寄金瑞枝

白雲深處閒人少得與令郎聯床話夜大慰素懷甲申
之難吾郡千古異慘亦千古異烈僕私心欲筆而識之
存此一段遺史恨毫荒寡昧未若足下身在患難中親
見當日諸紳衿士女慘死情狀董狐之筆非學古有獲
者其誰望焉日月迅速一時之信轉盼成疑訛傳既久
遂至失真此事不可不速成亦仁人君子報稱上天之

夏星集

卷七

六

一念也

寄張達軒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旨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
得醒歸途爲礮聲震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靈通體皆病
前曾約一歲一登堂緣分淺薄似難預卜程子云不學
便老而衰某服膺台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
較前又爲增減錄去請正未審當否嘗憶先生言建安
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
補此對證鍼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

洩求其愈自不可得且并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集呈上後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瘠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又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来輯有宗傳一編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錄然于舊所棄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

夏峯集

卷七

五

能自信焉能信天下後世又念米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復彙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錄以備考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邇于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固各守師說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于先生之言更有會焉

且于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卽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于揖讓清不同于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于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阜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

夏峯集

卷七

三

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卽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直諒之益聞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卽剝喪蔑貞必存乎其入學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于習孟子克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

斯兄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于頓
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
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于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
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
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
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
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歧觀矣

又

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敢強蹈之知其可不

夏峰集

卷七

三

能允蹈之如澄心定氣亦迫思與真性相見然靜坐時
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
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殆星淵矣明知此處他人難
以著力而神情捍格豈容冒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
緩而求此心之無滯滯更急有一事焉洞知其不足動
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牽之
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難以語學前歲見先生所性
之蘊周徹四體故立言之精絕不留幾微疑似以啟爭
端大札詳示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大中刪改可謂

益精益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疎而今始密也
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爲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
者後又見爲疎乎總之道無終窮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寄杜君異

吾鄉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形
容顛顛大非髮時僕明歲癸歸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
之顛顛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
篇章太簡復益以說約二十餘則昨立兒又有述聞十
餘則望兒二十餘則僕謂師說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

夏峰集

卷七

三

新是亦我輩傳習之功省身之一也因構斯歸敬以告
親丈與國鎮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真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深
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
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
不覩不聞是工夫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初學未能
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久之方得融
成一片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真實作戒懼工夫

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錢緒山數年
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真終難冒認所疑戒
慎恐懼中有許多就業本體何在不覩不聞中聲臭俱
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山實詣作工夫處只循此
戒懼久而靡間將見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
夫轉密尙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
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意

又

前字云白沙謂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

夏峯集

卷七

三

處不知著甚麼去養端倪是甚麼東西商量個甚麼物
事此見五修學力真切從源頭處理會這段了達便無
隔礙人生千營百慮無論有事無事勞擾紛馳求一刻
之靜不可得念菴云知止所以歸靜也非用戒懼功夫
烏能知所止乎能知止則勿忘勿助魚躍鸞飛日用之
行習皆天地之著察所謂養出端倪者此也方有商量
者此也晦翁教人看未發前氣象亦是對歸靜之人說
此中光景體認久自知之

答姜二賓

前接光霽極蒙延欸最是人所棘手時獨能脫然行所
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遠山中簡寄未便
不謂學道君子虛懷益甚於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
友仁之思僕卽衰朽何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
者正自有桂陽上元之榜樣在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
歧言之對簿書則學在簿書也對獄訟則學在獄訟也
所謂德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已在百姓上修安
百姓正所以修己昔人因事鍊心今人驅心役事須學
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錯節盤根正則利器吾儒中

夏峯集

卷七

寄

得陽明大爲吐氣庶理學經濟不分二事僕生長北方
見固一隅少而有志老無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
諸儒語錄一編偶同人攜之會稽得獻汝評定關發匡
我不逮繼而念宗傳二字甯嚴勿濫顏淵死而孔子之
道不傳曾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諸儒中標十一子別爲
一選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錄其姓名暨所評請教某
雖耄親師取友素切於中豈敢忘誨我之德

寄范箕生

壬午相別於今十五年矣不奉手教又復三年流離數

載行年七十有三耳聾之後眼益暗聲復啞積廢不堪
自對豈堪對人回首舊遊每憶與君家暨江村祖孫父
子兩家託契四世爲驩此段奇緣古今罕有當友道凌
夷時向同人敘述聞者莫不企慕思得古人交數冊以
斷續風下得無意乎伯順集經大手選定構斯歸里
局之索選目與大序不知曾晤否認眞草壯歲以前文
字以節見猶有應酬之文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
公刻之南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人耶言之浩嘆
不知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歸草否客傳足下日夕讀

夏峯集

卷七

七

書尙父稟稟敬義之誠武公拳拳切磋之章古人耄而
好學二老爲最近見蓬老年八十矣手不釋卷刁非有
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銳僕嘗借以自儆誠見不學
便老而衰何冀足下有以發吾覆也

與楊猶龍

子與氏論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是爲自己擡地步存此
一段道理盡貴原有階級可循名分足據若賢則多將
就目認予知白雄者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誰堪之
不肖垂髫有志白首無成今驛蹟自廢絕無可齒於賢

家長者不謂足下誤有聽聞不以朽拙見棄弟自忖無
毫分可當明德祇魂夢不安耳中州人物考一編昨已
請教大河以南諸君子卽不得其全集郡誌中可得其
概吾鄉節義一流自不讓人而理學一科靜修先生其
主盟也旣肇自明代則元人不宜列而鹿乾岳之外聞
有喬還一止見說易一書其生平亦未悉也又有李仲
仁名天麟者素讀其平談一編學極醇亦不得詳其歷
履所稱經濟者雖有數人但一人之聞見亦未敢盡憑
足下眾正之宗其好善一念眞足優於天下弟五十年

夏峯集

卷七

七

來所得交於正人君子皆不能過見今具一節一目者
皆樂游冶鑄之中則吾鄉前輩勿濫勿遺不問兩知爲
先生意中事也

與李霖九

弟嘗謂風俗之厚士君子與有責焉就蘇門論史稱姚
許化民成俗夫所謂化成者必其與孝與弟與仁與讓
者也以觀今日民猶是民俗猶是俗而化未成者無姚
許其人故耳弟輩衰朽腐儒有姚許之心無姚許之力
執事則心與力而俱足者也兩河士子皆公門桃李弟

數年來聞此中人士莫不極稱水鑑凡素在提拔各切
知己之感所逡巡而未肯輕謁龍門者因試士之體原
肅諸生自不敢以譏見昨聞公望一六兩生承延款兩
河士喁喁向風執事一鼓舞提撕之此中前輩理學經
濟俱稱有人今之士猶昔之士也其所成就豈姚許當
年一方一隅者比耶昔李空同視學江右左浮邱視學
畿輔不獨當時文風丕變而數十年人才皆出其門迄
今談之尙凜然有生氣也此目今第一美事執事可優
爲之弟輩不能也執事非不能也不爲也恃知愛之深

夏峯集

卷七

三

不覺狂妄至此

與李國華

昨博兒備述所言可以居心可以持世令人起敬問讀
法華經尚未得其趣味弟正喜其未得趣味也若得其
趣味便人而不能出矣有宋諸大儒獨正叔不講佛書
明道微旨每令人借口晦翁鐵板道學尙賴延平匡救
游謝龜山諸君子晚年皆流入於禪此皆讀其書而得
其趣者也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
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尙之者

或曰呂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涇陽云若其入佛之深便
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
之徒但願足下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與魏蓮陸

知統錄終於許薛紫陽以前論定矣先儒有言許平仲
其今之紫陽乎近亦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
栢霖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故以許薛終知統元燈一
繩絕無兩歧僕極思其見之定而力之專也然僕所輯
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

夏峯集

卷七

三

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僕
嘗謂孔子其成功也賢之大者得春夏秋冬之一令賢
之小者或二十四氣或七十二候合之而始成歲功所
謂小德之川流萬殊原于一本一本散于萬殊之意謂
有春夏而無秋冬可乎有秋冬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
之教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栢鄉
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說求合併一路此亦未免見
之不大陽明是說心之體非說性之體也繼善成性性
自是善心有入心道心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

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置辯耶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爲陽明言紫陽之言者豈遂爲紫陽須行紫陽之行心紫陽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眞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慙于天地何慙于孔孟乎

復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真是喜而不

夏峯集

卷七

七

麻去欲存理人恒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鴛鴦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顛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強不息之君子所云相鄉于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相鄉之定力昔陽明于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強而同也僕患遵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特似乎遵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相鄉所彙格物冊僕閱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

後之學者乏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著脚眞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爲主威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相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僕極服膺此言老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感相鄉提攜殷切眞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夏峯集

卷七

三

局間致知格物異同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嘗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

心然欲爲善去惡舍窮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爲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某與吾友鹿江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于心共偕大道而已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後之儒者羣起而攻之陽明所言蓋心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亦必欲強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指天命之性

夏峯集

卷七

三

而言而陽明指其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心當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穩合此卽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同藩籬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虛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問津梁也

寄三無道人

居恒每聞人嘆世情之薄蓋我有所求于人而人不能副其求以此論厚薄天下無有不薄者矣弟出遊已四

月到處人情貼合風俗人心雖澆漓之極而醇氣猶在以弟所經之地所閱之人有品行之人有學問之人有平易近人之人有孤意絕俗之人有遷善改過之人有能詩文善議論之人種種皆與古昔不殊而歡然相接萬然相親臨路低徊每切眷戀弟所以謂人情原未嘗薄者此也諸人之長不拈出亦覺平平善取之皆可以爲吾身砥礪切磋之助弟此番出門取友親賢頗覺受益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時以告朋友人人仰三無道人也子姪輩貧病交侵中有難處難處方是磨煉處

夏峯集

卷七

三

孝弟力田與讀書之業望時爲告教

寄丁野鶴

弟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美是何等識趣人謂二公深于學故深于詩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詩與學正不作歧觀耳黃石齋合春秋詩易三經爲一詩之道無微不入無顯不包當直三經自義文周孔以來有字之書無字之理皆同條共貫其有不貫者是異端也弟絕不知詩而與足下言詩爲足下已得詩之趣也

復彭了凡

聞子字七日不食爲之駭愕然神氣鎮靜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寄字僧人傳此處路險非慣走山者不能上特遣健僕往視欲掖兄歸夏峯此中醫藥俱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耳古來烈士英人值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役親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兄欲以此作首陽僕謂仍當歸首邱此亦不可不辨來字謂生死爲常事不肯離離求活于天地間此是何等識見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聞之僧年甚老不必悉怖兄以一身付之僕且相感統此致謝

夏峯集

卷七

書

報白仲調

足下英名自左忠毅建祠時已心識之繼而南北同人青梅煮酒莫不爭推盟長暨小兒歸自都門佩足下之肝腸氣誼近今未有再辱手教而眉宇神情宛宛在目中矣古人從千載下得見千載以上人其聲味之合白別有在僕生長北方爲儒而腐十餘年來舉從前矜名砥節之念盡消歸于流離患難之中今羣矣苟偷視息於蘇門他何望他又何知平教致慨於顧高劉黃而後

正人之壇坫既湮斯道之日星久晦深感提誨夫世無

真儒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于無事功無節義尚可

言乎足下大力深心飲姜劉之藥便能探姜劉之微勦

楊左之餘便能吐楊左之氣孰知奸克一時污讒之言

翻爲正人千秋頌德之案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

克於尊官此又未嘗論其世也草懷天雄之地久隸金

元姚許世世爲金元踐土食茅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

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靜修人亦

以此督過噫冤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旨哉

夏峯集

卷七

書

斯言清彼願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居易斯之謂正已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是的然此中消息何時得抵掌一盡言之

寄西華令左公

憶乙丙之際瑞禍滔天喆人賁地忠毅先生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當時先生與魏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爲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嗣羅生允之兩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尙得抵晤于燕臺易水之上敦叙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迄

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載頃聞世兄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顏而聲味可遙相聞問也偶於途次遇貴治諸生李權藉便附候僕因有所感焉自逆閹鼎革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爲之臣且耻與同姓易李爲理如寒石先生諱邕和者當世所稱魯仲連後一人也僕雖未及識而然儀其風節尙可廉頑立懦今尙有老母在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嗟嗟子全高節至不能芘其母此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者也僕嘗搜訪遺文零落尤甚世兄爲聲氣宗盟維持

夏冬集

卷一

三

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蒐輯使寒石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當與之俱永矣

復劉菖石

別後相念爲勞接手教知邇來貧且病使乎亦道體中不快之狀夫世人之病大約從憂鬱生而憂鬱之根正在於貧然此可以困庸流而不可以困豪傑昔人云貧卽是道支烈先生有孫而貧甚祖德孫謀俱有光焉此可樂而不可憂天或有意於大賢之後正不可以常格論也

致田華石

明代有大文字三篇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太祖高皇帝臥碑一記成祖文皇帝性理一序世祖肅皇帝敬一箴咸符心學之秘直接一中之傳襲來表章無人懼其久而或晦弟欲爲註解慮衰年軟筆不足闢發萬一先生署冷心清以斯文爲已任此事正不可輕易錯過也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台旨而詳言之無非借

夏冬集

卷七

三

以爲求教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謂閑邪以存誠先生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謂預存一誠自可省却許多閑邪功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功夫方能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到此境地欲淨理還不期存而自無不存非決盡羣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

而曰問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問邪也下學也下學從入門時論也上達從成德時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問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中致吾和夫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恒相爭勝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

夏墨集

卷七

三

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卻伏于內惑憂懼自內中之然其弊卻流於外至此之害周同之害和驩虞小補之害治均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稟卽邪之戒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允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不敢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復李霞表

尊孔聖聲俱出肝膈愛我之深教我之至至謂履荆棘若平柯蹈波濤如實地弟之識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

作欺人語耶廟堂諸公爲國家留元氣爲天下護善類此段誠遠過前代覽栢鄉回札便見此語匪謬潛龍以不見成德君子唯括囊無咎弟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勉同人里門親友見頌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偉論確乎不拔且共訝三無道人以瓦橋老布衣一旦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闊處得力親翁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答陳子石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此言與君言之四年之

夏墨集

卷七

三

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若喜靜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苦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真其咎只在慎獨工夫做之不熟耳

答趙寬夫

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不定之理一定之理易有執滯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足之理最善解脫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

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拈一句無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竊有望於同人

答錢升階

來書云近日用求放心功夫此一言足盡學問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功夫恐無長進則不識所謂求放心矣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功夫邪閑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

夏峯集

卷一

五

答陳子石

從來聖賢學問只是一箇功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闢成兩下總屬支離吾丈既有悟于西銘之旨則一體萬物之中何內何外何動何靜之可分與此固吾丈之所已明者非他人代爲鬆活也至謂本源不能洞徹別有大病不能洞察此卻不然只是慎獨功夫未到精純處耳讀中庸末句尙絀之詩而識獨體之蘊焉所謂闇然日章是也讀潛伏而知君子慎獨之功焉讀屋漏讀靡爭又讀奏格讀不顯知君子慎獨之功之

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而獨體只是闇然慎獨之功亦只是于闇處下一章字此纔是聖學之極詣而慎獨之盡境也

復趙寬夫

學問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纔是集義不能自得縱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底話爲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清澈不令有一事一念之欺惡務求一箇天晴字泰此老夫所深望於良友者此也五倫攸叙叙慶在太和窮達壽夭一齊掃盡自是確

夏峯集

卷七

早

論然詩書所稱一人有慶萬邦唯慶等畢竟就榮昌順適一邊說孔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顏之不幸短命於慶之理無妨畢竟不可爲慶之事耳所欲所惡所樂俱是性命之理所謂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全在逆上得力近正與同人著力講習此段

復梁以道

學問之事患無下手處故無得力處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當矣讀古人書有一字不明只于自己身上體貼於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于自身上體

則則不明者無不明不合者無不合所謂五經四書皆我註脚前言往行皆我陳跡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當下而足矣虞城學問其實無走作處大凡宮牆俎豆之人皆是此一條路頭賢之大者如四配儒之大者如濂溪明道則其充實而有光輝者耳

答田儕蘭

學問事此中同人津津講求漸有頭緒總之不離躬行二字口裏說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諺云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孟子

夏峯集

卷七

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聖大賢大儒其所深造而自得者只是一味充實之而已形著動變皆其光輝之不可掩者耳儕蘭近裏者已之意正是學人實際處勉勉不怠厥修乃來當自有一段鳶飛魚躍之意趣也老夫每以此言期諸友知不作泛視也

復蔣虎臣

宇宙原是一家人其所以不隔者總此一段生氣周徹于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今來之際原無時可息無物可隔此意惟太公舌存見得故往往有上生百世下生百

世之語學問不於源頭處徹悟而逐事逐句逐人比擬較量分門別戶何時是字泰天晴之會某聞太公于三十年之前今猶得讀其書於三十年之後陸放翁所謂老見異書猶眼明某竊幸鄙言不文得附青雲矣

復崔魯望

甲辰接芝字固知非流俗中人也繼而田治埏每道君豪爽爲人排難解紛且不自居其功更見男子風義老夫嘗謂世多奄奄無氣之人生平與江村先生論人最喜此一流謂可有爲可與言學竊思夫子自言發憤夫

夏峯集

卷七

聖

憤何以發也蓋人多因循苟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老將至矣人之無成病皆坐此故學問之事既不可望之奄奄無氣之人魯望可奮起精神發一必爲之志天下事奚患不成

復李松友

手翰疊疊極佩虛懷反復披讀具見操存實境界從此培養拓充何患不升堂入室也人不分窮達事不論常變在家者以此居官者亦以此然須認以此是何物天地生人之根人得之便有無窮生趣所謂把柄在手觸

處皆靈不在境遇上討效驗要在方寸內求自盡時時如臨深履薄便時時康莊樂土也

答湯孔伯

拂逆之來正是動忍之機會既能不亂便能獨往獨來游行自在矣居今之世把橫逆之事只看作平常以孔子所不能免者我輩何必定欲免之學問于逆處得力上蔡此語確不可易也

答尹見知

僕學不通方老而益腐近衰耄危病仆卧繩牀逾八月

夏峯集

卷七

呈

雖漸有起色而奄奄遲暮無復生氣矣竊念元燈一綫生人之根係焉縱運會剝蝕此點生氣嘗布獲徧滿六合八荒之內隨寓於日用飲食偶露于鳶飛魚躍然間知者以此而見知者亦以此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隣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于程門以強毅稱僕不能親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寄崔玉階

夏峯集

卷七

呈

學問之事最怕有偏見尤忌有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明道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稍有勝心便不肯爲此言鹿江村有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數百年至今猶紛紛也此等處不止此兩賢要皆不識無字理故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于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于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趙寬夫

接來字迴環讀之見邇來用功近裏著已痛除將就冒認之習真見本來面目所云去一層又有一層此正切磋琢磨之詠精矣而又覺其蘊也密矣而又覺其疎也堯舜猶病到底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是未見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顏子之欲從末由到底是末由道原無盡頭學自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耶一味朴實做去不落掩著不以意興氣魄攪和其間獨不期慎而慎意

不期誠而誠無時非天晴日霽之候無處非鳶飛魚躍之機雖與人共在塵世之中而此心獨超萬物之表時面盎背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段趣味全從剝處得力剝之時卽復之時非兩候也前賢議論語語當活看稍一執著便成滯碍所謂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數百年聚訟文成効諍論於紫陽至今攻之者不遺餘力憶前番字中謂新鄭所刻之書駁者云文成文恭不足徒置此不明于無字理各伸所見不足怪也濂溪爲宋之大儒而從祀獨後安得人人盡識姚江哉

夏峯集

卷七

望

明史未修儒術尙多可採老夫嘗語同人云不在五奎聚東井之後此祇可爲吾丈道耳卧病經年其苦難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數人樂更甚於苦矣當世士大夫儒而歸禪者十常四五如適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專注于尼山千百中無一焉吾不知有心人當何以位置適庵也顏曾學孔子步趣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興氣魄四字再作商量

寄王夢翹

憶昔在江村二三同人論宰我欲短喪訝其居言語之科而爲此不中情之語江村先生云此宰我目擊讀禮者服食居處無異平時故云禮崩樂壞期可已矣蓋有激之言以警醒夫讀禮之人也子曰子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又做予以做醒夫天下後世讀禮之人耳聖賢固各有苦心若今之讀禮者甯堪宰我之一盼哉老夫乙巳曾過子石居其意正不欲服食寢處無異于平昔然未免節太苦老夫又慮其過毀也夫子稱孝

夏峯集

卷一

吳

哉閔子騫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進子游以敬勉子夏以色皆日用飲食之事所謂庸德也聞道丈丁內艱不葷酒不御內無立異求名之心而有骨立哀毀之實此便是眞實學問學問在躬行躬行莫大于孝弟聞之不覺稱快

答戴定園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畧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卽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

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
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
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
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
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
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
舜湯文孔顏思孟以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個功夫天
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
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攻內邪不得

夏學集

卷七

聖

起成性存存仍囑天地古今于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

答張仲誠

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于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挾其
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六
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
敦化亦豈能外于此哉僕謂陽明開闡知之統爲後學
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
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卽自信其本心庶天

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
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卽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卽
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
不違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
求有道之礪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
奮便鴻望有以教我

又

手教疊疊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
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辯之伊

夏學集

卷七

吳

時亦持台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躐
于一偏卽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
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
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
阻必期至于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
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
陽明子接聞知之統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不意
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二可之
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

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

答魏石生

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卽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說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于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

夏峯集

卷七

冕

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于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以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各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逮聖人固慮之

矣

與程念伊

頃聞輝縣近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竦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敢達鄙衷萬幸鑒某迂拙衰腐濫叨弓旌大典屢矣自愧無能報稱朝廷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拙苟全數年來率兒孫耕野授廩得安半菽是皆明公之賜也某一生於貧有緣謀生皆自食其力耕鑿洒掃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

夏峯集

卷七

辛

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濫膺大典不獨孺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父子又來過情之誦明公相愛在格外尙望相成以德也

復許酉山

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只要做到天上去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卧刻刻皆與天遊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

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卽是希天須在物上討個諦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卽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歧觀正礼中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寄吳稜季

夏峯集

卷七

五

僕今歲九十有一衰憊之態與日俱增近嘗患咳逆之證魂夢中猶不絕聲始覺從前日在疾病中皆屬樂境人生眼前之樂當局者不知大都類此也所幸心思不至迷惑任身以內之呻吟身以外之感觸皆與我了無關涉一時雲擾不獨山中不得安枕耄廢之人亦可無榮念也

答李梅村

日來咳逆之病得平友人見過榻前者偶論及心性之言或引先儒之言或出各人之見言雖人人殊要須證

之本身方有把柄忽接手教辭暢而理平足破世人迂曲之說見者皆爲解頤病夫讀之不覺肢體躍起憶輯宗傳初成曾攜之就正淦上老友伊卽以後渠之言質之至詆毀青田處從游者皆爲之色動極欲削去某因留此以爲尙論者之公案耳大凡學問要得其會歸而論人不可胸中有物後渠見人言心便指爲禪學此是胸中有物不化故開口便生隔碍高明已洞見本源正好從傍商量也整庵集中論先儒多有指摘宜乎當日與姚江所見不同宗傳中評論亦及之不謂高明暢發

夏峯集

卷七

五

其指使後學知所趨向正可謂後渠整庵二公諍友近氣弱不能多言筆墨亦不敢多有負下問他日當爲再陳也

答陳子石

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凡言學俱離不得天理自己體貼是實下手處不實去體貼終是口頭天理余云不虛當下所謂隨時隨處體貼天理也天理者何正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以爲心者也知種種之病盡由不仁故須慎獨以仁存心

明道之體貼卽所謂慎獨也

答趙寬夫錢升階

人道之器樸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躲閃然則其不可躲閃而不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仲尼而醞釀翁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個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義皇以來是一個人是一個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

夏峯集

卷七

三

吸有息生死有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有無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甯日之升月之恒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壽者不問鐘鼓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千古聖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

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于誠哉

報范資公

某不肖一經憔悴半世飄零顧此下轅久甘邱園之夢強求上策豈効筆墨之靈乃辱瓊瑤誼實出于望外過叨評獎情更入于意中感莫知其所裁德有矢乎永戴

東茅止生

公生於南南國未能展公之蘊天用於北北方未遽蒙公之休正於遯何閔惜之中審其重大艱難之寄古來

夏峯集

卷七

三

如是今豈不然茲於十八之辰聊以一尊爲具斗間橫氣色識玉趾之到門天外錯雲霞聽清音之傾座英名久著經綸小試於酒籌雄略具張風力先觀於觴政屆期鳴候專役告虔

東仇繼軒羅浩軒

海沸林枯久切兢懼波平浪靜暫慰欣私念二丈名德著年極一方人靈水秀一榼一酒載咏載歌先集闕帝祠中再遊三教聖地春且云暮樂貴及時以不速之三人享天下之二老佳子弟應侍几杖賢父兄更益精神

祇此告虔未敢具東

夏峯集

卷七

菱

夏峯集卷七

金鳳清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八

容城孫奇逢欣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傳

楊忠愍公傳

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號叔山北直容城人生有異質然幼遭家難狼狽孤苦難以殫述八歲卽善牧牛時窺里塾諸生批容吟誦心輒愛羨之欲從讀書兄以其幼不可繼盛曰幼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又告於父始得受書一日客至無酒沽於市塾師出對云無酒是窮主繼

夏峯集

卷八

一

盛對曰有兒爲名臣又同學者嘗窺師出作陳戰之戲師歸聚皆藏匿師出對云藏形匿影繼盛應聲曰顯姓揚名蓋終身之品業於童年蚤券之矣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舉於鄉三十二歲成進士是年爲嘉靖辛未初授南吏部驗封主事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考功郎鄭曉一見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可量也因告以居官守身之道時關西韓邦奇爲南大司馬負重名公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書悉以

夏峯集

卷八

二

授之會諸寮有講學者繼盛又相與講論或謂此輩多立黨作僞沽譽繼盛曰道者吾性分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嘗自言予於死生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登泰山題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向謂泰山爲高也今知其特高於地耳山之上高固無窮也蓋眞見得學無止法如此陞兵部車駕員外時邊事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仇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旣以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陳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質二令盡還掠去邊氓三議開市後別部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毋玩忽以生鹵心堂上官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得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乃上疏斥其十不可五謬一謂忘天下之大仇二謂失天下之大信三謂損國家之重威四謂墮豪傑向用之志五謂懈天下飭武之心六謂開邊方句遘之門七謂啟百姓不靖之漸八謂長外蕃輕中國之心九謂墮遠人狡詐之謀十謂貽後日難繼

之禍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謬一既和矣馬安用之且
彼安肯以壯馬予我謬二互市不已必至朝貢朝貢而
中國之竭財益甚謬三中國開市能盡給其眾乎不給
則不能無入掠謬四如日佳兵不祥譬癰疽毒日內攻
而擅用藥石可乎謬五上三閔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
而纔有揭帖進乃下八大臣會議驚寵方盛八人皆中
樞附和許開市遂逮繼盛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
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洮水以灌園
圃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應徵糧草官無冊籍獨聽書

夏彙集

卷八

三

算生操輕重乃集書算生科綜之往時飛詭之弊盡絕
又驚乘馬及室人服飾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做古
井田意割授諸生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上
官每以易褐一事爲地方累繼盛力禁之乃止創建書
院一區中三楹爲道統祠祀歷代帝王聖賢及各省儒
聚諸生肄業其中番漢生童數月後各知揖讓敬長上
其父兄亦忻然曰楊公來何遲也比去哭送者千餘
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跡盜賊屏息尋遷南戶部
主事甫到任卽陞北刑部員外未至都改兵部武選司

員外繼盛念一歲四遷其官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
旦日食具疏劾嚴嵩十罪五奸十罪謂壞祖宗之成法
爲人主之大權掩君上之治功縱奸子之僭竊冒朝廷
之軍功引背逆之姦臣誤國家之軍機專黜陟之大柄
失天下之人心壞天下之風俗五奸謂上之左右皆嵩
之間謀上之納言皆嵩之鷹犬上之爪牙皆嵩之瓜葛
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未有或
召問二王等語疏入復下鎮撫司訊問主使並引用二
王之故繼盛曰今廷臣皆嵩黨孰爲主使奸臣誤國能

夏彙集

卷八

四

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常不見上好臣必
不防避至親莫若父子故幸上問之二王必能言之也
拷訊楚毒終不撓又明曰下錦衣衛杖一百依詐傳親
王令旨律論死方詣衛受杖有遺以蚺蛇膽者繼盛笑
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談笑赴杖屢死復甦太息
曰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死生固甚易也
獄司憚嵩拘繫甚固繼盛自剖腐肉去膿血楚甚而泰
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
解嵩陽爲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材流涕爭之

不得而繼盛竟死年纔四十歲前一日猶據樞牀自著年譜作家書屬身後事神氣安閒如無事時赴義時尙吟二絕句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至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妻張宜人抗疏請代夫死語甚壯爲嵩所抑不得達長子應尾官順天治中有直聲仕至尙寶寺丞人謂椒山有後云次應箕卽獄中與都御史王遴約爲婚姻者也

歲寒老人曰先楊爵下獄時浦鉉周天佐輩猶相繼上

夏峯集

卷八

五

疏救之至忠愍下獄同鄉親友畏禍絕跡獨王繼津結婚獄中王鳳洲以周旋獲罪二公之外蓋寥寥也嵩之積威比黨噫其矣然公之受禍雖慘而天之所以成公者實深明代忠臣多矣其轟烈震動天地者公之外曾有一幾人方其從苑洛受樂旣得其數又得其神徧習天文地理奇門遁甲之書猶曰此儒者餘事也與同人講論則一一力行皆曰椒山可語進道矣至狄道則築道統祠以鼓勵士子嗚呼使公而不以忠死豈不足爲道學之宗哉

趙忠毅公傳

忠毅公名南星字夢白號僑鶴北直高邑人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萬曆甲戌進士除汝甯推官陞戶部主事調吏部歷考功郎澄汰流品皎若冰鏡常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以不畏強禦忤時相削籍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閹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遂謫去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南星林居三十年以名教爲己任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

夏峯集

卷八

六

相標目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啟初起廢籍以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凶議以處大猾尋改吏部尙書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左光斗僉院鄒維璉夏嘉遇程國祥等入銓曹魏大中輩相次枋用羣小滋不悅會高攀龍以考覈四道御史褫聞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蓋指南星與攀龍皆顧憲成東林黨也於是假會推事盡逐東林爲魏廣微

陳九疇等誣陷與攀龍同罷閣臣孫承宗疏謂兩臣去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天下之公令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不報明年以張訥及梁夢環疏削籍提問追奪誥命懸坐贓一萬五千兩戍山西代州子清衛戍陝西莊浪衛甥王鍾龐陝西永昌衛父子甥各居一城而子與甥以撫按郭尙友馬逢臯宿恨笞責慘毒備嘗丁卯冬卒戍所崇禎御極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廕謚忠毅南星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欲言不拘尺幅有朱元

夏峯集

卷八

七

名家之風至於排擊朋黨伸雪忠憤抑塞磊落萬歷間推公爲首其詩瘦勁有風致文集若干卷行世

歲寒老人曰神宗朝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芽其間一二君子奮起下位指柱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一二君子者公與無錫顧公其尤也景逸舉進士實出公之門當公被逐景逸以疏救請顧亦以言事罷羣小譁然曰諸公爲東林質的於是瑞兒媼息不盡殺諸公不止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公實與之終始公於魏南樂素以父執自處無少假南樂因同姓嚴事璫致揆

席公愈菲薄之或納賄肆闕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南樂怒詈而去又嘗短李淮撫于公前公曰若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若翁耶南樂慚退日與璫比而媒藥公

鹿太公傳

太公名正號成宇侍御豫軒公長子太常伯顧公父也侍御宦游正拮据家務一意以明農課子爲已任故侍御得無內顧憂太常未嘗北面一塾師而業就生平勤儉持家卹人之急甚於已當厄之與甯直無難色恆慮

夏峯集

卷八

八

人有難盡之言也表弟劉正心以一言之諾養其妻子終身爲之娶婦者二嫁女者二蓋慷慨好施自其天性與人不設城府不岐面背臨事嶄然有斷性簡朴聲色服御去之若浼惟以孝友節義誨人并以自律侍御寢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嘗一夕數起假寐几榻間微聞侍御欠伸狀卽屏息而俟早夜禱瘳頭鬚爲白其侍母夫人日夕依戀太常常一再迎養京邸席未煖而歸裝已束曰奈何戀游子而牽堂上老人遠思也七卜歲居母喪猶寢苦食淡哭泣如禮終身之慕殆謂是

與篤念手足與弟直友歡垂白無間鰥居日太常欲擇一侍媵奉起居正日若以而翁爲苦耶吾自覺無不足處風雨蕭然彌發嘯詠性不解飲而雅好客流連下榻而夜不倦客或請少休笑謂君豈以老夫爲醒眼君輩舉爵吾汨汨亦若有酒腸也枯棋三百拉一二同調槃礴其間竟日對壘並忘勝負制詞有云溪山寄傲覺海鷗猶有機心木石與居笑雲鶴仍無定性得公神矣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閤中卽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衣時日吾幸未億庶幾與里閭故

夏峯集

卷八

九

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儼哉有司至門恆踰垣以避歲請鄉飲始勉一起後絕不往孫化麟中辛酉解元製一褐袍太常自塞上歸一裘爲壽正復嚴戒之嘗謂生不能挽流習而席祖父以自張藉子孫以自奉此其人殊堪嗚噓蓋以高風古韻追蹤爲王彥方陳太邱逾四十年鄉里蒸蒸何論家庭間矣至天啟中璫禍起網羅密布一時如左魏周諸君子皆太常密友方其遭禍三家子弟賓客絡繹江村謀所以爲左右力正挺身周旋不計禍患甚至

釀金應比聲聞長安旁觀者代爲公危正不顧第曰老人籌此已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義豈肯惜一身爲吾子蘭籍辱崇禎己巳之變范撫軍入援公湊粟五百餘石犒師嘗割腴地數十畝代合族貼軍其仗義急公類如此當太常發金花落職復從高陽相國督師淪水人皆爲正慰且危正獨掀髯長笑曰臣子不當如是耶持祿養交非吾子事且如先侍御抗言大節何迄太常殉難猶毅然曰得其死矣世受國恩可惜此以報九廟之靈亦復何恨觀此則其自處與爲子處無論富貴于生

夏峯集

卷八

十

死又何如也正嘗擁五世于一堂人倫之盛海內寡二後以化麟爲父叩閭悴死終不勝鬱痛以歿海內聞而悲之乃某猶不能無感焉某交伯順四十年於公爲猶子乃不督過若以孺子可教也歲時風雨譚塵基枰對某必色飛卽忿怒激切時某徐出一言無不立解不知何以得此于公也後子孫相繼殞歿公病以及屬纊某無一時不侍左右屢欲爲傳顧感痛不能搦筆久之始聊述其槩如此亦承公之素命也

鹿忠節公傳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直隸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逆閹時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善繼端方謹懿巋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善繼曰只是要醒得如何要記得醒得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覲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有疑於心乎自是而論交日盛萬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郡周順昌

夏峯集

卷八

十二

僕徵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隣居僧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善繼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得謫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爲詞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拈尋樂大旨爲及門談何光廟御極首復其官典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題覆章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洶洶善繼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

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福清有司官不得違阻之旨善繼上書福清曰邊疆之繫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清福謂其刺已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寘逃臣熊王於法善繼舉手加額迄高

夏峯集

卷八

十三

陽自請督師善繼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善繼善繼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家居四年學力日充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與同人諄復口授崇禎初御起爲尙寶司卿無何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

復請告歸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既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議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佐高陽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興是時公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于望風奔潰臣節之掃地也援兵登陴死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挾刃逼公公不爲動遂死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予祭葬生平應

夏峯集

卷八

三

事接物一意認真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卽在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卻要識無字理則其自得可知矣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歸草若干卷行世子化麟舉辛酉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喪死

歲寒老人曰公之死也以節著人謂足見公而予四十年交公知公之志知公之學方與公定交忠愍祠下固慨然有殺身不悔之意登第後遺周忠介詩有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猶津津以節義共勵至榆關四載出入戎馬之場病苦死生只家常事蓋認理

明徹故能全體通靈孫高陽哭公云予向覘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乃今親覘其不二死生乎此言蓋得於目擊心識之餘意密神領之後公真聞道之士也歟恤刑郎胡向化疏云善繼生爲理學名臣死爲封疆著節視居城中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

范文貞公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東昌府推官獄多平反時值歲饑條荒政躬自賑恤

夏峯集

卷八

古

全活以萬計己未擢吏部郎一時正人多所推用甲子逆閹竊柄景文典選一疏詞義侃侃大略言天下仕路舉國如狂嗜進如鶩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漠冥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助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共之人還其人我

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爲外府
疏出大恨之景文一日閱選人姓名齒舌本噴血漬地
類中惡者遂請急歸父永年爲南甯守謝事居南都豫
告所知曰吾子必不爲貂豎作奉行吏勅家人掃徑以
待未幾果歸丁卯起太常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
推補己巳七月擢右僉都巡撫河南拯溺救焚所至問
民疾苦鼓中州之士氣以壯國威旣而邊人不戒薄我
京畿景文聞警卽率師勤王宗社借之以安上使人慰
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內艱歸甲戌起南

夏峯集

卷八

七

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尙書凡四年廉辨以
率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
景文蒐軍實詰戎備部曲壁壘煥然一新嘗謂非戰無
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
此守江南之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
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於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據
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大局也景
文以世道安危爲已任故爲綢繆之計壬午八月轉北
刑部尙書十月改工部甲申二月入政府拜東閣大學

士海內望治甚殷爲日無幾天下事已不可爲矣逆閹
犯京師景文三日前卽不食城陷號泣拜關投井死或
以初入柑而魏通州陳井研據其上者非同同心之人未
能行其志有遺憾焉生平重氣節篤友誼當周忠介順
昌以忤璫逮景文出橐金二百急其難金至而忠介死
詔獄景文復給其孤寡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皆氣
誼最篤兩公殉難後爲梓其遺集景文所著有味元堂
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體仁編開心劄記有子早卒
遺文淪喪實錄亦多缺遺贈太傅謚文貞

夏峯集

卷八

六

歲寒老人曰甲申三月神京陷宰執而下殉難者二十
餘人畿輔人與其難者六公其首也余與公相去僅三
百里未得識公之面然公在南樞曾有檄聘予爲北司
空又欲疏薦於朝余雖未就實於公有知己之感也窮
棲他方未能得公全傳殊以爲恨然日月經天有目共
睹固不俟余詳言之矣

金忠節公傳

金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
行下天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乞教授爲

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凜凜事之若耆宿轉國子監博士辛未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侍郎高宏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儀註鉉疏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強司屬匍匐於獨踞之庭卽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其私者乎不報彝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彝憲亢

夏峯集

卷八

七

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廼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僂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斷不敢匍匐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彝憲益銜之適部差抽分杭州鉉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參竟落職鉉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更有所窺有悟卽節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諱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鉉論學與陳

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鉉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鉉絕不問讀書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若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癸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銓部卽欲啟事鉉以服未闋力辭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卽補兵部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鉉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閹勢迫陷大同鉉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

夏峯集

卷八

六

不無僨事之虞端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鉉聞馮殉難擬抗疏請聖駕南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鉉指賊大罵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關拜元牽衣不釋鉉髮指目裂以手捶責衣冠躍入水中死母章知鉉殉御河卽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弟諸生錄城陷

卽自縊爲家人解救痛母兄殉後數日亦投井死鉉屍不可復識弟鏡僅認髮與網殮以衣冠葬於御河邊贈太僕少卿謚忠節母贈恭人仍建坊旌表鉉殉難時年僅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動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眞所謂學道人歟有宋儲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遺集八卷歲寒老人曰余甲戌初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座談之際每事嘗思退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

夏鑒集

卷八

二

戶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卽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吾鄉理學而忠節者公與鹿伯順也鹿之學近陸王公之學守程朱至居敬致知四字又能發程朱未發之蘊聞朱勉齋嘗與公論學曰盡人倫體天理公極服其知要公之自得深矣

賀公景瞻傳

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逆闖至獲嘉原任武德道兵

備賀公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死之公名仲軾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四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春生國清國清生盛瑞字鳳山以進士歷官參議爲營部郎以清直著是爲公父仲軾少而近癡嗜讀無他好當重九日鳳山令家僮攜壺榼導之出游酒斟食設一無所顧及歸鳳山問故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夙有疾鳳山深憂之仲軾三年居宿于外絕葷酒疾得瘳癸卯二十四歲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初授陝西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

夏鑒集

卷八

三

力清錢糧諸弊分較秋閏稱得士以外艱歸讀禮嚴肅戶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江南青浦縣青冠紳藪也書牘無虛日誓不以法假人江南故有投獻之弊因下令曰田歸紳士役仍本人請者紛紜繁謝不應征比錢糧不煩鞭笞訟牒卽令本訟人刻日追呼監司臺使者至不飾廚傳供帳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糶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軍與民兩得其平暇修樓櫓葺橋梁爲海忠介新祠宇禮逸士陳眉公在諸要人右庚申陞刑曹主事具疏訟父鳳山寃先

是鳳山爲結邸經營乾清坤甯兩宮力塞漏卮杜絕請託不二年以銀六十八萬竣役實省在庫銀九十三萬其嗣任繳奏前費以一百二十萬皆取美秩去而鳳山竟爲異己者中以考功法仲軾據實奏辯得旨下部雖爲忌者所抑然公論已明癸亥遷員外隨陞本部郎中戶部太倉老庫失銀主者直參前任湯道衡奉旨逮訊仲軾以茫無確證具疏駁之湯得釋是年冬遷鎮江守治郡事一如治青浦巡漕御史駐鎮運船不敷漕使者欲分派諸運船弁借口船重恐有沈溺仲軾曰該弁恐

夏峯集

卷八

三

妨私貨耳運糧美差也但下令有敢任酒派餘米卽行更易領運漕使如其言無復有作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弁有能運餉至黔酬以衛印指揮戴天錫先往竣役而衛弁持印不讓出令者置不問仲軾曰如此何以信後立主前議後鑽刺者多方貪緣屢借上官爲奧援仲軾具文力爭曰天下事遇難苦則能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享其利才知之士所以吞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甯直爲一戴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魏黨罷歸一日部劄逮趙冢宰南星招中并

無姜應勘問而尾後止書姜志禮三字院檄下道行府提勘仲軾曰姜係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具文回道道嚴駁仲軾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以此獲罪所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者以擅提四品京堂加罪罪將何辭擇禍莫若正守之不移丁卯陞陝西西甯道兵備因爲瑤賢私人所銜劾奏草場變價有負厥臣急公之意鑄級不果行辛未家居作春秋歸義至諸撰論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所欲言壬申寇警日迫捐穀百石爲修築置械器癸酉三月寇薄城日宿學宮爲自

夏峯集

卷八

三

靖之地忽有武德之報所屬二十城交際一絲不受道有三營兵馬痛懲積弊勵精振刷嚴沙汰利器信賞罰清占役積其銀爲買馬置火器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卽其所備也御史袁化中同諸忠死逆璫久未葬仲軾捐金爲襄其事未幾聞曹郎有指而訾議之者仲軾卽拂衣去歸家課弟姪閉戶著書甲申二月寇氛相逼所在納款仲軾撫心太息比僞官到縣欲置賊死姪每素曰旣無官守何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因攜家抵石駝莊曰恐路梗不能遠死小盜手無益復歸至合河

僞官要入城仲軾大怒擲帖於地曰賊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事無騎牆一生功力在此一日吾今得死所矣復到巨栢莊祖居具衣冠北向拜闕繼登堊辭祖考題齋壁曰吾家自典膳祖以來受朝廷恩厚及今一百七十餘年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况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妻妾輩余不忍手刃願從死者共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亦不强也即登樓呼童取酒與弟姪輩談笑自苦復手書今日方知賀景瞻促弟

夏峯集

卷八

三

姪下樓扃戶繼於東間梁上北向對君也妻恭人王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繼於西間梁上以次東向侍主也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爲忠憤所感云慙三晝夜顏色如生僞官亦驚嘆羅拜時年六十五里人私謚爲文貞先生所著有栢園初草冬官紀事春秋歸義八卦餘生等集共八十四卷子敏猷廩生入太學先公卒嗣孫振能讀書後中丙午科舉人

歲寒老人曰余嘗敘列邇來忠臣隕身於魏璫者自楊忠烈左忠毅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甲申天子死社稷致

命遂志者范文貞倪文正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然楊左諸公被逮下獄范倪諸公國破君亡義不容苟生勢無可逃遁只有一死以報君父若公既身在林泉微箕靖獻于身前夷齊槁骸于事後亦無不可乃矢志就義妻妾同殉急遽不遑禮殆與劉蕺山若合一符可謂善處死者矣總之仗節殉義之臣須具一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方得淋漓足色彼仁柔者悠悠不爾知巧者規避多端一瞬失之終身莫贖從來坐此咎者正自不少公策死之道可謂仁至義盡矣

夏峯集

卷八

四

張公元美傳

元美名羅俊直隸清苑人性端毅尙氣節居恆以綱常名教自勵幼娶雙瞽女敬好無間言不置媵妾諸生時弟羅彥蚤通顯羅俊淡甯自守刻勵古行崇禎丙子魁于鄉絕不事干謁不阿權貴事不苟一時之便凡三黨事悉倚之癸未成進士以觀政給假家居甲申聞逆賊李自成擁數萬衆入太原破甯武由居庸而北所過城邑紳吏皆望風降羅俊憤謂弟羅彥曰吾等何以報國恩事急矣當堅守保定遏賊勢以蔽京師不則甯以死

列國臣子之義也賊將劉宗亮犯畿輔過河間將嚮保定羅俊數月前傳檄首倡効死勿去之義忠憤之氣感動全城乃分雉堞嚴號令守浹月益堅至三月李建泰兵入保定其卒爲賊來說降羅俊守東面手擒之以示衆賊自城下曰京城已陷守城何爲時京城陷已五日矣羅俊不聽賊語益奮賊攻益急至三晝夜賊焚傷死者愈衆忽建泰與賊意西南城陷賊乃入羅俊猶力守親擊一賊仆地扼賊之吭嚙其面竟嚼一耳血淋漓口角間大呼曰我乃明進士張羅俊汝等所罵霸賊者吾

夏峯集

卷八

三

弟羅彥也賊擁衆亂刃死年五十一子伸庠生適他出間倡守來奔共禦賊城破卽投井死年二十六歲寒老人曰公甫成進士卽以身殉爲諸義烈冠忠矣至孝於親友于兄弟與舊婦相敬無違禮門以內何雍穆也丁丑公車與予論交侃侃多氣誼斯人也殆所稱完名全節之士乎

韓氏二世祖傳

宗法之廢也久矣本是同根漸成行路此仁人孝子之所爲撫膺而嘆也韓子參夫銳志復古宗法講明獨詳

欲於山中覆草爲堂以奉其祖考使子孫世世守之勿墜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余知參夫力學久意之所是舉世不能撓大都所言所行與所取之人事惟期於盡倫心惟約于勿欺後盤桓于南國者數年從高景逸先生遊其學益礪今過余以其二世祖考妣傳相託竊聞古來賢人輩出人重其賢併重其先爲賢者之祖聖人輩出人尊爲聖併尊其先爲聖人之祖是所謂守身不辱光及祖考彼大奸大兇不獨身爲戮民而且令人追恨其所自出則先世之或榮或辱祇在子孫之猛爲修

夏峯集

卷八

三

耳雖有祖德不能庇不肖之子孫卽無前功豈能掩拔俗之後嗣是子孫之託廢于祖父者闕猶淺而祖父之借衍於子孫者權更大耳仁人孝子宜何以爲情耶韓氏世代已遠生平顯晦俱不可知參夫之言曰不敢以不情之事誣先世也但記姓名而已嗟乎今之爲誌狀者強爲粉飾盡塗面目子孫亦何貴於此哉韓初真定之藁城人後遷宛平祖有諱四公者配馬氏序以呼之四公乃行四也是爲參夫之二世祖云

仇孝子雪廬傳

孝子名雲慶字騰宇雪廬乃劉參議兌因君雪夜居廬題以贈君後人因而稱之者也始祖貴乙自揚州移新安五傳名鐸是爲孝子父母耶以孝聞載入邑乘孝子家固貧事父母曲盡子職父性嗜棗君每遇輒懷歸以獻母年老多病每夕焚香籲天願捐壽以益母母病尋愈萬歷辛卯父母各九十歲相繼終孝子痛幾死而復甦葬之日結草廬於墓側時沍寒雪深尺餘寢苦枕塊哭奠如禮負土築墳手植松柏足跡不入城市者三年墓之西北隅號曰鬼市與廬僅隔數武夜半悲風四集

夏峯集

卷八

七

怪鳥弄舌野狐呈態燐火往來籬下孝子絕不爲動三年如一日也邑令羅君啟先聞而敬之親造其廬具文當事得旨旌表居廬時年近六旬矣禮稱不毀孝子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倍嚴于少年時親知有勸之者曰君無嗣且乏應門之童焚焚家室何以爲情孝子曰我正以二親肉未寒而恬然家居安妻妾之養此則情之所大不堪也遠邇名公贈詩百餘首皆焚毀不以示人然不求名而名益彰無問遠邇孰不知雪廬孝子哉孝子被旌在萬歷乙未府道申請部院查覆孝子絕不知

劉君兌仗士民公義而成其事嗣巡撫王君紀月給米一石巡道解君經邦月給米四斗當不減劉殷七年之粟矣孝子溫雅平曠行不苟合言無夸矜無少長貴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嘗連日不舉火絕不向人道並無顛顚色其自得深矣居庠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復善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一日無疾而逝壽九十三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孫魯章傳

夏峯集

卷八

七

孫魯章名含高陽人愷陽先生第四子也余初遇於鹿伯順坐上以其貴介常若避之舍獨於僑伍之中偏若就之伯順謂余曰相國衣盍端在是人不可棄也因而定交焉丁丑與君仲兄鈐同上春官時蘇奸民張漢儒以烏程意廬錢虞山風影事投揭長安且上疏已得旨逮矣鈐固善虞山日夜思爲之地時伯順子化麟亦以伯順殉難叩閤得其揭帖一冊卷首有假曹司禮令其上疏之辭余謂鈐與化麟曰決非司禮所願受也二子曰孰可以爲司禮語者余固以其事語中貴劉惟善曰

人借司禮殺人而司禮不知君不可不知也劉素自好
每慨然有志於古之瑞而賢者因問其詳余出漢儒揭
帖示之惟善亦曰此定非司禮所願受也翼日惟善復
來曰昨所言已因人悉之矣繼而茅元儀亦有字遺余
與鈐兄弟謂虞山旦晚且至屬其蚤爲計鈐令含就商
於余爲言欲與化麟同謁馮涿鹿余曰謁涿鹿可而增
一人則不可蓋兩相國家報謝往來情意稠密不妨相
機婉言參一人則易涉門面矣以江村與涿鹿雖年誼
而無交情也時虞山有人過張果中含急就果中探動

夏峯集

卷八

无

定遂謁涿鹿涿鹿坐語移數十刻殊不爲動但頻呼茶
且曰僕於東林諸君子不遺餘力諸君子肯一言相容
耶含曰不然左浮邱先生墓銘家相國秉筆新參之力
一段東林諸君子大家感激有字稱謝何謂無一言相
容誌文具在歸卽呈覽蓋虞山因新參一段有字來屬
削之含遂借言謝之耳涿鹿遂毅然許爲之地適虞山
將至都含與涿鹿逆於三家店含從虞山入都遺余字
曰晤涿鹿坐語數十刻始得其首肯奉教而來幸不辱
命曹司禮以惟善之言與涿鹿相合遂疏謂投揭自有

技本衙門在何嘗令之上疏漢儒柳死旋逐烏程是役
也脫虞山之厄者涿鹿也而作涿鹿之合者含也含具
幹略能詩文負過人之才而未得表見于世六載榆關
風浪艱險贊襄之力爲多卒從其親殉城而死君子曰
含可爲孝子矣

郭孝徵傳

孝徵名萃號慈菴湖廣石首縣人二歲失恃乳母哺養
繼母視如己出甫成童以孝聞家饒無私蓄與其弟藩
友于甚篤由是父母愈歡愛之初就外傳卽以聖賢爲

夏峯集

卷八

三

必可學而至其師孝廉陳纘宗大異之後陳仕於燕萃
從遊遂入籍充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領督學滄
嶼左公較士萃與史道隣齊名一時稱得人萃因交史
共朝夕二十年如一日性好學尤好誨人執贄請益者
戶常屢滿若死難宣府朱之馮出其門其他可知也所
與遊亦皆名俊北如金伯玉南如管待菴咸素稱善十
困棘闈兩經既售而別意淡如也居恆兢兢力學其題
齋聯云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以此自警
待菴見而嗟嘆之又輕財好義多方濟人之厄如荊州

運糧指揮馮衍祚以七十艘糧抵京沿途消耗幾四千餘石所司嚴比危在旦夕萃與渠僅一識面耳頃橐周之前後仍貨五百餘金無何衍祚病故萃復親爲收殮送其骸骨並僕人雷性南歸所有債負置不問岳州人張正昇有孝行曾割股愈其母萃高其行因與爲友後正昇居京師缺費貸萃百餘金未收券正昇忽聞母赴以金未還不敢言歸萃曰君遭此大變豈可爲負債而不奔喪耶正昇感泣而別其義氣慷慨類如此崇禎朝司訓新安日與多士講習不倦學宮傾圮煥然新之萃

其門人蔣生如蘭每語其行事未嘗不泣下沾襟則其教澤入人之深可知矣嗟乎人亦惟其生平耳志固有所不得行方君與史管金朱諸君子遊其志可知也而厄於時及其鬱鬱不得志臨期嗚咽殆矣而不忘諄諄之語是其志諒不可沒也余用述其梗概以告君鄉之賢士大夫使知君生于楚非徒生死於燕非徒死云

殷仲宏傳

仲宏名淵直隸雞澤人少負奇耿介自持性孝友事母唯唯訥澁若不出口於父則侃侃辨論必理至心奮然

後己曰慈幃家務食飲而已過庭則得失成敗各行闕焉何可不辨於兄更劾切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父兵備闕南死非其罪淵兩疏鳴冤不報未幾闕賊席卷秦晉延及三輔淵投劍號曰即不死留此身以待用也今先子之讎已矣苟且與賊共生奚爲四月間國變謀諸邑眾爲先帝發喪痛哭文廟作討賊之檄以義自憤時自成僞令秦植猶假狐擁眾手刃淵于明倫堂時五月十一日也

歲寒老人曰殷仲子真義士也哉死而非義未免沾名

且以傷勇仲子父死以闔賊陷兩藩主兵者畏罪假違
令失道卸罪於人以道已辜則仲子于賊不獨爲殺君
且殺父故以頸血寒逆賊之膽豈暇計成敗禍患哉作
詩明志論意於其妻令絕食自盡且問兄意云何兄曰
吾未嘗受祿於朝且嗣續未立如先人何仲子曰此借
口弟不及此矣噫予固敬其言而悲其志仲子真義士
也哉

李完一傳

三台爲元儒劉靜修先生風化之地今雖代移世遠而
夏峯集

卷八

三

流風遺韻尙存巾裾韋布間余五十年嘗往來其鄉猶
及見劉鍾所先生習聞三成堂之盛嗣後表表蔚起者
不可一二道也吾友完一李君實生其地少馳驚于文
場長浮沈于宦海老而困頓寂寞且竟以他鄉死矣跡
其生平不爲卓絕崖岸之行不慕矯激奇異之名惟以
忠信文章字里間無論少長賢愚皆曰吾完一先生
之人之文也今雖死言念夙昔實可傳也君姓李氏諱
衷實完一其字也先世口外小興州人永樂間奉詔內
徙居新安之三台里世業儒君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

忘族兄孝廉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君師事之銳意進
修靡間寒暑十七歲入邑庠每試輒高等大有聲諸生
間鹿忠節公倡道江村君與族弟童負笈從之遊忠節
公嘗向人曰完一可言文章蔭繩可言春秋蔭繩即童
也天啟辛酉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輔覃恩當選士充
太學得君文深嘉賞爲得人慶都尉王君慕之延爲弟
子師高陽孫文正公見其文曰此非庸人也君有至性
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毀若不勝母有兄弟貧不能
自存者君資其生理與別駕劉勃然友善劉病歿母老

夏峯集

卷八

三

無依君迎養久而不衰張茂才某病劇以子類錫託君
君視之若子類錫得爲諸生又能鼓舞人文一時知名
士如崔九圍李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
者履嘗滿戶外順治初授徐州通判官雖卑公道所在
能毅然任之大參張君重其品行不待以屬禮嘗以官
評相屬君不敢稍涉已意用巡方薦陞荆門州同知職
滿漕務飛輓獨先有孀婦張通官糧鬻女三十金以應
君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初視荆山篆力絕羨耗金
不兩月一歲之正供民爭告完去之日荆父老皆流涕

攀送焉陞四川順慶府通判至卽以老病乞休歸途跋涉重嶺僅一蒼頭兩窻而已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議董君應徵素知君遣力送之里門家居七載食貧力學以病卒年六十九君生平不治生人產以教授爲業家計用裕於義所在必樂赴之當庚辰歲凶君出粟數十石爲粥以濟饑者容城蕭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遂笑其券在順慶所屬彭溪令師覺先問艱不能歸君解驂贈之後覺先爲保定同知君從無一字相干恬淡靜穆無他嗜好獨癖吟誦至老愈篤嘗爲詩文走筆數百

夏峯集

卷八

三

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自無機心絕未嘗以詐僞逆人無少長皆信之詩文稿多不存

歲寒老人曰完一與予弟啟美同爲忠教公所選士交好且久當忠教被逮時予與鹿太公礪金急其難君首出硯耕所得金應之君殆讀書而知大義者也故其學問領袖一方然竟厄於一第雖老年稍稍見用終未大有建豎人皆惜之

李逸士傳

逸士名章字蔭繩新安三台里人也少有俊才師事鹿

忠節伯順爲高弟子甲申後歲貢在廩逸士投牒於學攜妻子移居成安父子以教授生徒爲業越十五年困頓而死諸子自傷貧窶不能歸輟泣下洊瀾余謂之曰汝知而父之志乎老死他鄉卽所謂求仁而得仁也夫何憾諸子錄其生平哀乞立傳知逸士者莫余若烏辭祖夢龍歲貢廷試第一行誼爲宗黨所推父祚熙邑庠生勇于爲善子四長堃中萬厯己酉鄉試仲臺季堅逸士其叔子也從伯兄孝廉學循弟子職孝廉病侍榻晝夜不解帶壬子十九歲入邑庠未幾父母兄弟五年之

夏峯集

卷八

三

丙相繼而逝逸士熒熒一身拮据悲苦幾不知有生然棺衾含殮猶能如禮家由是益落唯讀書益勵每至午夜不休丙寅食廩餼督學袁公署其牘云索解欲窮其原撰辭直透其頂賞踰常格甲子問業鹿忠節于江村丙子忠節殉義逸士號嘵數日曰天奪吾指南也傳習師學校侍師時倍爲真切三台爲靜修先生設教地逸士於書院中建茅屋三楹日誦讀其中祠宇荒圯倡同人捐貲營理丁亥攜家南下至廣平之成安愛其風氣醇朴遂于柏寺營居焉每爲人講解忠節說約一編遠

邇士執經問業者無虛日肥鄉賀應旌造廬而訪徵諸士有云新安李先生學衍陽明益傳忠節吾儕所當心服而儀型之相從者五十餘人已亥過蘇門新鄉郭士標傾蓋投歡令子姪問春秋居一載忽病病中猶講論不輟稍瘳歸成安意欲終老蘇門忽病不起親友問疾者有憂色邇士笑曰出門以來死于溝壑吾志也今復何憾邇士少豪舉酒後悲歌有燕趙風中更家難蓋自刻勵嘗留心經濟間習兵家言迨其後邱壑自適嗜學愈篤嘗云老而不學便衰故隨地接引倡師學于趙衛

夏峯集

卷八

三

之間門弟子隨錄問答之言曰讀書歸要喜談節義事激昂感慨意常有餘每與地理家談議論風生若有獨解也卒年六十有八友人杜越誌其墓子姓姻譜詳載誌中三子體天合天明天皆奉邇士命從余遊能讀書繼父志

歲寒老人曰傳稱逸士者以其不係籍於士而欲遺之遺所以成其逸也遺其名正欲逸其心也夫世或以顯達而死或以阨塞而死者多矣而求之於心果逸乎否耶士必先遺聲利而後能逸遺聲利矣稍有憤激于貧

賤之念而心已爲貧賤所役是亦不得逸也邇士嘗出門時固以不忘溝壑爲志卽死貧死旅心安往而不逸哉蘇門以貧旅死者有新城張果中以熹宗恩選士四十年不謀一官困窮阨塞以死蠡縣諸生彭之燦恥爲苟食竟餓死于公和嘯臺邇士嘗往來蘇門過雨人之墓低徊憑弔不忍去嗟乎是可以知邇士之心矣

郝涿川傳

夏峯集

卷八

三

郝公名勲字孟立世居涿之房樹村友人汪湛一題其廬云月窟天根眞隱處水田山色小江南人故稱爲涿川先生中嘉靖丁酉鄉試絕迹城市有司罕見其面刺史岳憐其貧嘗寓書以示請託勲若不喻其意者岳極嘆其可仰而不可卽有某以大獄株累貽銀器一案求脫勲弗顧友人謂是人誠非其罪爲之排難雪冤豈非濟物之一會乎勲乃翻然援之而終不納其酬素與同郡田夢鶴爲貧賤交田後爲中州副使贈以廐馬勲力御之曰我有朱游之車可乘正無需此其孤介類如此家雖亦貧見寒者則解衣相贈性尤和易有惡少嫚罵於門勲曰醉耳絕不與較萬厯朝銓司張特疏以賢良

聞力辭不赴爲舉人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二著述多遺
失僅有川上存草勲曾促膝老聃割南園地爲三清廟
人遂以方外異人目之姚江謂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勲
殆有用於老莊而不爲老莊用者乎素與孫淮海羅念
菴爲友輒章有云論理學而返本窮源淮海亟推爲獨
步閨性術而搜懸剔隱念菴亦幸其同心可想見其生
平矣

歲寒老人曰燾廟以後其隱也易神廟以前其隱也難
蓋瑞猷薰天逆閹肆虐道中之貧賤人知甘之若河清

夏峯集

卷八

三

海晏士子一登仕版遂自謂係籍聖賢以安富尊榮之
時能不去非道之貧賤者曾有幾人涿川四十八年無
一念忘溝壑非塵視軒冕芥視鍾駟者能如是乎余恨
與公生不同時伯順長余數歲猶及見於侍御公坐上
亟稱爲拔俗之士乃身無血嗣國史不及家乘久墜豈
公之高蹈於生前者并欲晦名於後世耶敬採所聞而
爲之傳以俟君子考實焉

馬玉壺傳

玉壺名潔家世定興警愚先生仲子也性倜儻喜風節

諸生中咸推重焉與鹿忠節友善余識潔以忠節余以
長子與潔結姻也亦以忠節忠節爲定興十三場籽粒
地數千頃土瘠賦繁民不堪命五年心力請於上得折
徵減地糧之半此永賴之利也潔始終贊勲之而潔實
未嘗有尺地天啟時逆賢大修皇極殿取車於定興涑
水新城人心鼎沸客氏邑人子其母佞佛潔授意於其
門僧轉告車盡捐邑令缺委署者魏黨也令所私余州
判視篆饗餐放橫勒日完糧商人衙役暨驛馬夫悉索
見面禮抗者答幾斃潔倡言於諸縉紳達之當道仍率

夏峯集

卷八

早

閩學具呈委署者怒挾瑞勢欲中傷潔潔使聞於瑞之
要人以懾之委署者不敢動余遂逐已巳之變羣小乘
機搶掠邑令某盲不修守禦惡聞警報百姓棄城走富
商等語大俠王福安曰人心洶洶勢不能自有其財倘
能防衛願與平分遂立約逸去事平眾欲薄酬王怒曰
以性命易財詎可食言眾無以應謀於潔潔謂王曰爾
禍不遠矣驚問故潔曰危亂時而眾以財託爾非慮他
人卽慮爾爲禍端耳今事既定若以酬爾之物爲與訟
之資爾能操其必勝耶奈何以身外物喪生平俠感悟

立焚其券不索酬邑西南爲巨馬易水河陽匯流於要津建橋梁二每歲秋葺夏埽吏胥叢奸居民苦之新賊令沈君迅來攝篆會里猾以百金貨緣董其事沈疑之商於潔潔暢言其弊令拒營謀者別舉廉幹二人任之省民力而成功速復下令墟橋時封貯廟中乾者令民以溼易之歲爲例民大稱便丙子春部牒飭守禦勅附近郡邑城增高補厚踰三月者罪不赦邑令羅君四達懼遠限造廬相商潔同紳士誓於神畫地估料不階官吏令士紳分任百姓鼓舞從事不兩月成是年秋七月

夏峯集

卷八

聖

東事急邑令病守禦弛甚太常鹿公善繼家居江村潔與工部郎范文源走江村促之入城誓以死守城陷潔與鹿公俱死之繼配田亦以死殉嗚呼潔一諸生耳生以慷慨磊落雄里閭間終以大義激烈而死生平雖困於遇而能隨事利濟爲德於鄉鄉之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其人亦可以無憾矣子四爾植爾標爾材爾楹爾楹終身不應試鰥居四十年不再娶從余遊能勵志於學不愧其父潔死逾三十年余今且八十有四猶得吮禿穎紀生平猶以爲潔慰云

王念南傳

念南名介初名三錫字任軒念南其號也直隸曲周人父屏南文學獨善性剛直不諧于俗其鄰居宦也垂涎其產先以厚資餌族人以及屏南屏南堅弗售以是怒族人遂共羅織之屏南得禍不懼卒全所居宅其他蕩然也時介甫數齡親當其阨誓取科第以慰屏南父子俱無他技巧因貧窶特甚屏南棄世而母氏獨存或日止一舉火嗣又有欲得其宅者時雖貧賣田宅猶可作鄉間富人親友亦有勸之者介曰吾棄產不能見先人

夏峯集

卷八

聖

于地下且命荷貧金入篋中一夫肱之走矣吾何有母氏亦成其志自失怙至登賢書十八年皆茹苦日也介性至孝不能具甘旨以和顏怡志悅親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幸耳戊午舉于鄉母年且老性嚴急常一言不合輒喝斥介從無幾微見于色時紳宦多鮮衣怒馬介獨十三年無帛衣布袍草履不識者不知爲孝廉也西鄰張老隣其清苦以鑲銀器一盒鄉間一小莊餽介介弗受蓋時之僅見者爲定興教諭課士暇一編自娛著任軒隨筆終任未嘗一字干縣令直指吳公阿衡訪時政

介以三策上首薦介俸甫三年遂有東平州之擢刺東平仍服學博公服補易白鵲帶以銀箔鍍之而已東平素號衝疲加以兵燹之後比屋流亡野多曠土徵收羨餘卽庸補正項聽訟款言化導從無金矢之入士民相安有來暮謠當道不惟不以責交際反有止用東平水一盃之語無何遂病投劾而歸歸則家猶徒四壁立也嘗謂人曰吾生平無快事惟守產不愧先人居官不負科目差足自慰耳未半歲而卒年六十一從祀鄉賢三子俱諸生體元體健體行五孫三諸生端方郅南進士

夏基集

卷八

星

郝邵承先啟後以文世其家者仲子也

歲寒老人曰念南司鐸范陽嘗於鹿伯順坐上習其風旨刺史東平偕鹿太公走孔林復過署中信宿迄今四十餘年矣體健訪余蘇門執贄而修舊好且鄰郎連步南宮梁稟守先世清白迪後人儉素學莫切於是亦莫大於是因念公厚德發祥而余叨夙緣難忘舊好遂爲之傳

尹芝僊傳

芝僊名暉字爾敬山陰人宋儒尹和靖公之後幼讀書

好弄十餘歲聞人彈琴遂悉心其學者十年性嗜山水愛諸名勝徧遊三吳八閩淮楚瀟湘之間卽證琴學不啻如性命崇禎間天子明琴理延攬天下善琴者遂官武英殿中書舍人從上彈琴仁智殿上出御製五建皇極曲令譜之中有洪範風雷雨暘等詞滾拂劈刺曲肖其情致澎騰其要渺上不覺失笑曰僊乎僊乎卽賜號曰芝僊刊之印章一時傳爲盛事數年多所獎賚鼎革後芝僊浮蹤山岑水湄無以爲家晚年愛蘇門山水遂卜居焉間爲詩歌以見志刻有徽言秘旨若干卷行世

夏基集

卷八

星

歲寒老人曰芝僊蓋今之逸客也余子若孫嘗從學琴因思聲音之道出乎性情通乎神明達乎國家天下明季上欲以解阜致天下之和蓋不得於君臣之間將以身乎取之禮樂百年後興事若迂而心則苦矣語云一人知己足不恨芝僊以一布衣受天子知遇洵非偶然故甘就困辱追述前曲俾傳後世若芝僊者亦可謂不負此知遇矣

湯母節烈傳

湯母睢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

至攻陷城邑母義不受辱罵賊死逾七年提學使李公震成徽守吏建祠睢州春秋致祭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以疏聞表其閭曰生員湯祖契妻趙氏節烈之門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潼關贈母恭人君子以有斌爲之子故又曰湯母云母睢名族父尙敬遠學篤行與湯鹽齋公交好時祖契方幼與論經義奇之遂許字焉母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喪母緒哀毀過甚十七歲歸祖契言動舉止皆準禮法齋齋公夙疾母治羹理藥唯謹病亟曰不交睫者四

夏畢集

卷八

星

十餘日及歿食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嫻于禮湯固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需常鬻簪珥市之歲稔躬咽糠粃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損老懷也祖契性豁達喜賓客常儲美醢以待每出遊梁宋間數月不返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然見者難堪母獨怡然崇禎庚辰李白成擁眾數十萬縱橫開歸間兼之頻年荒旱飢民相率從賊母嘗對祖契嘆曰身爲婦人事有不測斷無苟全之理姑老子幼請以一身謝夫子矣爲女治嫁斌年未弱冠亦爲受室明

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先令斌從伯父賁皇讀書城北村舍倉卒聞亂城閉不得入母向人曰遣之意固有在求則俱死無益爲語吾兒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城陷遂整襟經于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嘆息羅拜時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年三十七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夜鳴居人傳其期比寒食云

夏畢集

卷八

星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事輒知母節烈狀嗣兩河人往往稱斌之賢則又知母能教子而更著其節也斌自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傳歸必課所讀書一日偕同學出城外抵暮而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雖古斷杼惜陰之訓何以加諸母生平大節于此徵之斌之學術於此基之矣厯稽往史獨怪馬遷不爲婦女立傳而班固亦復略之自漢中興以後范史綜其成事搜次鮑宣妻以下凡若干人而魏晉唐

宋諸史皆效法焉若湯母者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義且成其子爲名儒復致命于喪亂之日追配前休不爲尤烈耶嗚呼此不惟可爲內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問學所遇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此亦可自勵矣

李節婦于氏傳

鄭州古立節地也民淳俗美宋有橫渠張子明有曰仁徐子司教化於上鄉之人有鄭秀者樹節烈於前故士人知重節義至閭中之婦夫逝而守節終身者踵相接也乃余所聞李節婦于氏則又其最著云氏定州衛籍

夏峯集

卷八

聖

而家於祁之曲堤村父名一躍母吳幼嫻女訓十五歲歸李君好古稱好合焉門以內肅然有秩門以外靜不聞聲無柰琴瑟中斷好古竟齋志沒氏二十九歲遺孤艾蘭纔三歲耳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誓以死殉父母泣諭曰昔人稱死節易立孤難徒引決爲快汝志畢矣其如藐孤何氏悟曰吾不能取李氏孤兒長養成立使延一線吾何以見夫子於地下乃強存視息上事孀姑下撫稚子飢而食寒而衣勞悴千端艱苦萬狀父母憐之微諷以他室富貴則悲號不食曰如不諒予誓有一死

敢二其心乎父母初以愛生憐繼以懼生敬無復再爲

是言矣久之家計益窘至不能具饗膾挈子若女就養

外氏而付其姑于叔弟歲時歸省甘旨不缺至祭祀必

躬必潔勿之有悔外氏向固以懼而生敬者數歲相依

不忍言勞後自外氏歸孤兒漸有成立乃一意訓讀不

內夜不休書聲與機聲相響答又時取兒課文觀之視

所點竄爲憂喜凜然義勝於慈愛而能勞以故孤兒弱

冠成饒士甫壯登賢書氏爲之喜加一餐繼而泣謂艾

蘭曰爾有今日爾父之目可瞑爾母之心稍慰然非外

夏峯集

卷八

聖

氏豈能自今日耶艾蘭泣受教蓋至是良人有母氏爲之拮据敬養始無愧爲李家婦良人有子氏爲之鞠育撫摩始無愧爲李家母良人有子宜教氏爲之訓誨啟迪始無愧爲李家師良人有子宜家氏爲之內外經營始無愧爲李家督氏之所以隱忍不死視畢命一旦東餓人之父母而斬絕人之後嗣者其難易何如哉迄今艾蘭向子追述往事兩目欲斷寸心幾折慟尙殷殷也氏守節三十八年享年六十有七其生也任重道遠其沒也體受歸全此於功令宜旌艾蘭謂時尙可待也意

苦謂母三十八年孤燈夜雨茹鹽食淡之苦揭日月而行中天節已成矣豈復以旌不旌遂有顯晦哉子輿云守身爲大予謂婦不守身無以成其節臣不守身無以成其忠子不守身無以成其孝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而已矣乃婦人之貞多見於荒村冷巷而臣子之節則難槩望於顯士通人此非習詩書秉禮義冠博帶之士反出閭閻女流下蓋陰陽消長之數所由來遠矣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明示陽之不能敵陰故陰曰羣陰陽曰孤陽激而言之至謂舉世皆

夏峯集

卷八

男

婦人滿朝皆婦人總嘆冠而笄者之不可勝數得不借笄而冠者以爲維風祗世之機艾蘭舉壬午孝廉今且十年矣生不及識父又未得以祿養母恐此後居高食厚當必有惻於心者矣予南行過祁撮其大者爲之立傳其詳有刁子包所誌之墓文在

耿烈婦王氏傳

烈婦王氏太康諸生耿於彝妻也壬午三月十八日閭賊圍太康城氏卽以死誓及城破屬子帝德曰我死必矣汝儻得存當讀書自立我死無恨賊至遂罵賊求死

賊首日貞婦也釋之氏乘間投井已折一股羣賊復撈

出氏罵益厲賊因斷其舌絕其頸老僕婦郭氏相從目詳其事氏死之四日帝德往收其屍頸斷口邊血漬猶新顏色如生覆於淺土後有人移其屍於他所其家未知也忽白晝其姑白若氏憑之者爲言死時得快其志第骸骨暴露令深掩之驗之果然氏中書王永隆次女死年三十二

歲寒老人曰予生平聞死節婦女多矣而烈氣貞心如王氏者不槩見其罵賊求死也志已素定至於斷舌斷

夏峯集

卷八

女

頸不稍屈而魂魄猶以得死爲愉快噫凜烈丈夫到頭未免失其素節一巾幘婦乃剛決至此壯哉予爲傳之他日青史定有特書其事者

孫節婦張氏傳

順治己丑夏六月土寇乘容城孝廉孫君爾禎之子諸生立德遇害其妻張號泣護以身引頸受刃賊義之不忍殺張復投井水淺得不死遂髡兩鬢不粒食者三日既又縊於窗眾奔救得甦張自是始以撫孤爲念孝廉家固貧張承以勤儉躬自織紉凡子衣食紙筆率皆機

村所經營一日以課業稍違祖訓張泣請受杖眾稱其賢姑多病晝夜榻側無少怠庚子姑復患痢適氏亦抱病猶侍左右一夜嘗數起執燈滌淋褥姑食息離婦不歡明年姑病愈張一病遂不起舅姑咸稱其孝其子瑾髫年入邑庠能知母之節千里外乞一言余與孫氏交蓋四世矣心儀孝廉之高風而重其子婦之節孝急爲搦管且孝廉君有女適同邑宋茂才琮十九歲稱未亡人今已十五年矣撫孤鎭將有成與張以雙節稱里閭益見孝廉刑于之化他日司風化之責者當以余言爲

夏畢集

卷八

聖

徵也節婦父張嘉遇山東招遠知縣守節時年二十八卒年纔四十

歲寒老人曰國家旌節之典三十後守節者不與焉守節不過五十亦不與焉史遷不爲節婦立傳班固節婦傳亦在蓋棺之後孝廉女故附張氏傳中張氏之節以孝著張氏之孝以子能有成益著也惜天不假以年後有論者當以完節爲張氏重不必以天年爲張氏憾也

劉母葉孺人傳

孺人古杞葉氏朝棟之女也年十歲許同邑劉公時志

之子允時兩家皆殷厚比數年時志物故產日落至無錐立葉之老嫗密告孺人曰阿姑席富腴而劉最貧豈能同事貧賤耶孺人掩戶自搥誓不欲生以爲出自父指也父聞急救之鞭老嫗以明意及笄延允於家氏自甘蠶繅勤紡績佐夫子又能治生積歲月所餘頗不仰給於外氏天啟丙寅允忽感寒疾而逝時孺人年三十有六矣遺四子一女呱呱一室中伶仃孤苦莫我顧者嘗撫其孤泣曰未亡人所恃者望若輩成立耳聞孟母三遷教子後成大賢吾劉氏之先未聞有起家詩書者

夏畢集

卷八

聖

以堪輿家言卜牛眠襄允葬事復與弟諸生登視諸子所就各授之業令鴻業鴻聲就外傳餘荷鋤壟畝間當此時田賦婚嫁所入不給恒貸於權子母家後索積逋者曰若何不鬻此產尙望有興盛時耶母聞而益勵諸子卽室無升斗而延師愈篤歲丁丑閭氛肆虐屠戮州邑孺人預戒子婦曰世亂矣貧賤尙可苟全衣飾悉宜棄去敗絮敝衣當各儲之迄賊至所過殺傷最慘獨劉氏闔門免於難孺人復謂諸子曰賊焰方張避地當亟棄家來河朔卜居輝邑之南郭雖流離貧困以十指爲

于婦先令諸子服賈餬口教鴻聲未嘗一日廢學己卯得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方冀漸慰夙志辛巳四月忽聞弟登被賊執不屈罵賊遇害孺人哀痛致疾竟致不起輝廣文劉君復古束芻樞前手書栢舟冰操以表其節諸子復歸觀合葬於杞之南柳莊年五十有三里人服其德甲午鴻聲特恩選拔癸卯舉於鄉孝友力學孫會榮前天報母節當昌其後云女適汲邑李新基與鴻聲同選

歲暮老人曰古稱內行不踰閭劉母之賢何較著若此

夏學集

卷八

聖

哉余來蘇門鴻聲從余遊每每道母氏懿訓至是屬余作傳余嘗謂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徽美可述也而遷固咸謂焉若劉母者所值不天能成己之節復成子之學邁跡前人妻道無成而代成有終母之成劉氏也大矣且蘇門一片地堯夫不爐不扇地也元有趙仁甫姚公茂許平仲寶子聲諸公皆盡室來移蓋中心所慕別有應求母一巾幘流耳當家室之忽摧痛機杼之是屬三遷之訓爰卜蘇門鴻聲蓋以守身為事親之實立志為願學之事又豈陶母之望士行范母之

望孟博可以自慰其母耶鴻聲勉之第求無負其母可也

傳贊

李都督涑先傳贊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授浮圖峪守備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蟲嶺環圍數十里與長子松俱戰死事聞贈少保謚忠愍亦烈矣歿之後表章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

夏學集

卷八

聖

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滅而不聞也

胡向化崔庚傳贊

向化爲孝廉時僉院左光斗逮至過白溝人鮮有不避者向化往謁以爲諸生曾受知也丙子吾鄉有兵慘向化恤刑山西過里以士女節義入告至疏鹿奉常其辭曰鹿善繼生爲理學主盟死以封疆殉節視居城內城破而不得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崔庚爲淇縣令振起凋敝大著循聲河南通志錄其實到處有惠政人歌思之爲人坦率忘形跡嘗有甯人負我勿我負人之意

歸田仍一寒士也居官受吳橋范景文之知居鄉受定興鹿善繼之知嘉善魏大中頗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殆所稱君子一流與

孫爾禎爾祚侯保傳贊

爾禎三十年孝廉食貧教書不慕榮祿齋志而歿淵明詩曰高操非可攀深得困窮節爾禎殆庶幾乎予已誌其墓祚其弟保其女弟夫名諸生也甲申致廩餼於學使者徜徉山水間妻子饑寒亦不服顧祚死于邱縣之勝永村保隱于烏龍溝祚所著有四書事實保所著有

夏峯集

卷八

姜

讀史心見聞有有心人爲立傳夫人終身享榮名富厚者衆矣未必皆才而才者反以厄窮死予不悲二子之窮安知千載下無憑而弔之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張果中傳贊

朱祖文多嫚行獨書其爲吏部者專言之也果中生平可述者多獨舉乙丙周旋左魏事亦專言之也果中爲辛酉左學院所選士魏給事實言于學院而絕口不言再詢之第云衡文者具隻眼張生高才自應當此選敢貪天功耶後左爲予言給事自不認但不可令知我者

不知也迄二公逮爲果中者倘遠避之唯恐累己豈人情也哉

夏峯集

卷八

姜

夏峯集卷八

王大任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九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誌銘

督師閣部太傅孫文正公墓誌銘

從古英雄豪傑以得時遇主功成身退爲顯名爲厚實
爲承天之眷而阨塞艱苦俾以重任而多方掣肘使不
得盡其才且危其身此其心更苦而天之所以成之者
乃別有在天生武侯於漢末所志未遂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人謂天之阨武侯予謂天之通武侯使之重於天

夏峯集

卷九

一

下萬世也請以擬孫公按公諱承宗字穉繩別號愷陽
其先河南湯陰人高祖遇永樂間來高陽遇生懷懷生
達達生麒是爲公父母張氏生子四叔子敬宗仕兵部
職方司員外郎公其季也六歲屬對語便驚人十六補
博士弟子員文宗署其牘曰古誼敦靈如龜鑑忠肝堅
信若鐵石明年以第一人食餼三十一歲選貢甲午舉
於鄉爲舉子時仗劍遊塞下周歷亭障阨塞訪問故將
老兵遂通知邊事已亥讀書雲中撫署兵譚圍撫軍鼓
聲如雷公教令吏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譚者斬人服

其膽略甲辰以一甲第二除翰林院編修甲寅陞右春

坊右中允是年東事起襲撫順清河大兵四路進討王

師敗績朝議倚舊選撫熊廷弼足以辦此公曰未也當

大事須置身事外乃能洞悉情勢今身爲遼事所圍會

暇及藩籬外乎舉朝皆視歸乎公庚申陞左春坊左庶

子兼翰林院侍讀充日講官東事急兵尙崔景榮數爲

言官所詢詈請罷景榮以公代要公於會極門相率下

拜公力辭竟推兵部添設侍郎以主東事壬戌廣甯不

守王化貞走熊廷弼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躡化貞後

夏峯集

卷九

二

相將入關乃拜公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公上目前
切要及積習夙病數十事請置熊王於法兵侍王在晉
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費
一百二十萬公請首揆葉向高曰某當親往一察情形
公至與在晉往復商榷曰皇上倚豪傑爲萬里長城安
得以百萬金錢輕擲於無用之版築本兵王象乾以百
二萬撫西兵於關城下公亦駁之關門議防守未決閭
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甯遠在晉堅持主守中前公登
中前城遙見甯前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

海中與甯遠如左右掖可扼敵之用水且得展我之用水遂決計定守焉且驅西兵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公歸以關門形勢諸當行罷事宜入告上欲易在晉而未得代之者公亦難其人遂自請督師辟職方主事鹿善繼以行到卽定兵制修營房教火器處分逃將以新聞鎮耳目禁絕饋遺宴會省參謁使專一公事如有所欲言則非時叩門弗居常格令趙率教守前屯關外出守始此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前屯旣復撥馬烽火直抵甯遠立六館招天下豪傑上遣中

夏峯集

卷九

三

官蕭白金蟒衣資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公執奏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上溫旨報公是時逆奄方用事創內操所遣皆中官提督已寓觀軍容使之意故公抗章逆折之遣魯之甲出守中後所王樞出守中右所皆出上所資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餽而餞之檄祖大壽移覺華自八里舖至甯遠收復已二百七十里以袁崇煥與中軍滿桂經營甯遠造車兵營爲恢全遼之計公語世龍等曰守與恢復終是一事但靜則爲守動則爲恢復予言守者也予懼不能守者也今日守門門必不能

不堅守前屯守前屯必不可不堅守甯遠守甯遠更易於守前屯有覺華可倚連山可扼諸山可伏目前緊要惟有訓練精明賞罰當可而已夫兵以簡汰而精亦訓練之一事也公當關久外警漸息朝議遂起謂公用關撫薊撫暨大將爲不得人公力請去不允後上疏云如欲臣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闕下以聯絡邊情比於識道之老馬上必不欲臣離開請不推經畧不推總督惟以臣一人督兩撫邊事不治則治臣之罪奏入台省爭言總督不可罷推吳用先朝議則明尼公矣公銳意有

夏峯集

卷九

四

爲恐事從中阻因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都門入賀萬壽節面奏進兵機宜南樂急告逆奄樞輔擁兵數萬來清君側奄悸甚繞御牀而哭上趨內閣擬諭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公已抵通接諭卽刻東行閉門求去南樂嗾其黨崔呈秀等首疏頌魏璫而劾公科臣郭興治和之遂下九卿雜議公自此不得有爲雖留而實困也及公告歸或曰非殺敵不可歸公曰殺敵不難也只中朝不肯耳謝事之後逆奄復使其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

上公當關四年復九大城四十五堡招練精兵十一萬
軍四百里敵退七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
萬兩年屯田五千頃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罷兩
高書築城撫賞之費百八十萬而有餘也公嚴於持已
恕於御物激勸忠義鼓舞豪傑權使貪詐籠挫宿猾至
誠惻怛而機牙四應公既歸里袁崇煥滿桂竄遼之捷
一一皆公所布署己已之變公朝受詔夕引道上召見
平臺細詢方畧初擬公守京城夜半有出令守通二十
四騎出東便門茅元儀與俱時有以款爲言者公曰僕

夏峯集

卷九

五

受命爲剿不受命爲撫急簡騎兵三千遣遊擊尤岱將
之馳赴都城敵退入南海子老營謀知爲公所遣咸昨
指爲上命滿桂爲武經畧總理援兵出馬世龍於獄賜
之金銀公下教兩帥要如兄弟共成大功忽有遼兵東
潰之變袁崇煥下詔獄祖大壽感其私恩與其中軍何
可綱等率所部五千人東奔公密奏曰大壽危疑既甚
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一軍驚駭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
欲叛也當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遼
將大半爲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劄於大

壽教以急上疏自剖東兵殺敵以報洪蕩之恩以贖督
師之罪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諭大哭諸將亦哭具如
公指還報公急遣世龍報命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令督
以入援而京師解嚴上遂命公移鎮關門大壽等整兵
入關當是時敵據四城其勁在永其次在遵而以灤遷
爲羽翼公議先趨灤州四日而四城皆下公度敵人瀕
去必一犯遵以示強遣孟道等馳往錦州備之我兵未
解甲果與敵遇復大捷計公督兵戰守七閱月復諸邊
堡四十有奇先後上首級九千餘顆露布奏聞上親告

夏峯集

卷九

六

廟布告中外加公太傅蔭一子錦衣世襲未幾言官欲
追論大壽東潰之事公密奏曰敵纔出口遼抹殺殊死
血戰之功何以服諸將之心乎自是而中朝之議又紛
矣公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議去留皆不敢堅決上曰
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特遣內閣中書宣諭視事公奏
謝曰臣於某日視事食少事煩卽不能久而與疾致討
當可爲法遂出關抵松錦逐城爲飾備條次東西邊政
分八疏入奏陵城失守閣部中軍副總兵何可綱以文
自祭死之夫失一陵城而得一節義士撐拄世維見公

夏峯集

卷九

七

六子官生錦七子生員鎬鈇子之沆之滂鈇子之瀑鎬
子之浩鎬子之濠皆力戰罵敵以死其餘從子孫暨婦
女童穉爭先就義者二十餘人公善知人雖悍璫驕將
莫不解頤俯首然公才大而不能不露才時作快意語
故人多忌之公雖不善爲人知然海內賢豪如馮從吾
周汝登鍾羽正於公初請行邊之日特爲勗勉高攀龍
左光斗輩嘗特薦於朝又何敢爲不知者詬厲也武侯
伐魏中外協心黃皓尙未敢伸喙然祁山六出不能得
魏之尺寸而五丈原告殞蓋天之所興人不得而廢之

卷九

八

徒以鞠躬盡瘁一念血誠昭揭於天下萬世公之所值其敵人之強衆口之讒有難於武侯者而鞠躬盡瘁不減於武侯天正以阨公於一時者通公於天下萬世也公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兵火之後茅元儀得之積垣敗屋中南樞范景文刻而傳之別有督師全書一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車營百八扣一卷歷官舊紀四卷撫夷志十卷高陽縣志十四卷前督師紀畧十六卷後督師紀畧十卷定興鹿善繼所輯公子孫姻譜旣沒者不能詳述其見存者銓子之濊之滿之潯銓子之沐

子之豐滂子六樞枕桂栢枕林漢子二相椿潢子一
范汴子二枳枕桂子二爾爾爾公沒二十四年矣
墓之文未有所屬仲孫之漢以予知公深必欲俾予撰
次以傳信予固不敢辭且感公序予家乘之言曰尹吉
甫任周宣中與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噫味斯言也
又何忍辭文正之謚甲申御史王孫蕃請也七十八歲
有骨稍蘇子辛丑人日冠元宵稿成是爲銘

銘曰於惟閣部一代偉人頭頭第一廣大無隣文志
聲靡堅弗摧億萬斯言仰者其誰兩次當關離弗敢入

夏峯集

卷九

九

危而復安仆而復立元臣殉義視死如歸二十餘口形
慘音徽總由知學見道分明與世不搖得失不置予也
腐儒公實攜之張仲孝友有感于詩功垂千古德配地
天千百年後雲旋月媚當與公之子孫世世共守斯阡

陝西參政宏若都公墓誌銘

都公諱任字季樂號宏若先世自晉徙大梁爲祥符縣
人祖文奎甲辰進士鎮江府知府父維新甲子舉人大
同府通判公以萬歷癸丑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
事遷本部郎中出爲太原府知府遷本省按察副使以

不阿上官去林居一年起江西南瑞道遷井陘道歷陝
西按察使右布政使郵符事不協新例鐫級壬申補山
東督糧道遷本省按察使失直指意坐計典罷職甲戌
起陝西神木道公具疏自陳屢經計出之由力辭不許
遷山西按察使復守正不阿失直指意罷職林居者四
年當是時逆閹李自成鯨奔豕突秦晉間攻破諸州縣
朝議擇素有才望者急補邊缺至是復有神木之命未
幾寇焰愈熾延綏巡撫某以榆林重鎮特疏調公癸未
補榆林道參政未數月賊陷西安全秦郡衛皆風靡獨

夏峯集

卷九

十

榆林不下賊發牌約降公公碎其牌斬來使當是時撫
軍總鎮皆託故去公獨與署鎮某厲器械嚴飭捍禦爲
死守未幾賊勢益眾城旦暮且下署鎮知不守乃夜脫
身率數十騎護妻子亡榆林世將家固多壯士公乃盡
出囊橐所有享壯士慷慨登堦誓與城存亡眾皆感激
泣下憤裂向義奉公約束憑城殺賊萬餘級賊益憤急
攻城城破公率壯士巷戰連日夜復殺賊數千級巷血
爲渠壯士多戰死公被執賊猶以禮遇公公罵益烈遂
被害蓋癸未十一月廿八日也拒城者七日賊皆義之

其司武庫時承平日久兵器久歸蘭錡好事者勸公曰
昔借稽察爲名則獲資無算公曰當聖明耀德之時不
宜多事武庫願客勿言客慚退在太原稅糧規例州縣
解如府收支一出太守歲贏資嘗數萬會前守有故晉
議郡丞代收公至則借此具詳各院稅糧收支專責郡
丞爲定例太原固多屬邑一時皆震懼砥礪晉富民橫
恣蹂躪里閭間吏縱不問公皆羅置法豪強因是屏息
又創誠正書院以造就多士故公守晉三年而文士之
興爲蒸蒸焉官晉臬時方申頌藩國規儀先是晉

夏峯集

卷九

士

閻某煽橫至是輒欲假名目籍制監司守令時監司官
多屈曲與往來公獨否閻方恚之會規儀朔望監司官
當入朝王藩間約公往朝公不往藩間皆難之或勸公
曰閻且以違朝廷制搆公奈何公曰按察司者正以執
朝廷法明肅綱紀東府有諸不法事司且得問故不令
與都布二司同朝祖宗之制也揭會典示之卒不往閻
竟惶公無所搆巡按御史某搆學使袁公同官不敢一
顧公獨時與周旋袁赴都鞠貧無資公悉囊中奉之
三百金遺之不以告人卒以此怒御史公性廉

長于政事所至梳垢爬搔民獲蘇息然恥爲徑竇終身
不苟阿權貴人故通籍三十年而官不至於陪卿僚慨
徇義視死如歸嗚呼亦烈矣李淑人賢明知大義以勤
儉佐公三十年子元祺選貢孫甫順治戊戌進士公之
殉難榆林也元祺倉卒護喪歸避難河朔遂權厝陽武
縣今淑人卒于舍卜新阡于會城之南榆林將以月日
啟公柩合葬焉甫奉父命持太原傅山爲公傳以幽宮
之石請銘于予嗟乎未申問逆闖亂秦晉榆林甯武堅
守捍賊以義死者得二人焉公與甯武周遇吉予固知

夏峯集

卷九

三

公真賢者也嘗錄其榆林死事始末入甲申大難錄已
復論次公前後立朝大節入中州人物考今其葬也非
予誰銘

銘曰天挺篤生疆場用憂成仁止義孰怨以尤予銘幽
室用俟千秋

河南左布政如星梁公墓誌銘

公余六十年老友也出處離合局各不同而吾兩人相
視則無不同也自余去蘇門公家居已久頻寄書慰問
後目不能書猶口授令其孫書之嗣問公訃寄三詩哭

公今余歸而公之墓木拱矣公之孫鉉會孫永淳以所
自叙年譜請志墓之文余耄而艱于思然念公老友獨
余在未敢以不文辭按譜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初徙
大姓實內地卜居容城之小里村始祖澤入贅城東李
氏遂家焉澤生鐸分派白塔村生文玉文玉生詩詩生
景先是爲公父由廩生選授訓導公生有慧質人稱神
童十一歲能文十五歲見知于縣令江左彥曰容城科
目必此子矣十六歲入邑庠方令義壯鑒賞更倍于前
因家貧不能讀就外家北城趙氏居焉戊戌選貢癸卯

夏學集

卷九

三

登賢書癸丑登進士甲寅授鄆城知縣別離與除多有
善政乙卯山東歲饑殺人劫家公搜倉請賑及勸助約
得穀萬石煮粥食貧者緩征以俟民無流移丙辰內艱
歸鄆人爲建祠勒碑官囊蕭瑟至不能營葬事服闋補
陽信值雨紳搆訟虛詞四五十紙各懲其家人健訟者
一併歸結以一小戒而寓大懲事賢友仁陽信皆德之
已未丁外艱壬戌補河南光山縣時山東寇變驛遞改
由光山界鄰楚黃嘯聚滿山谷一日警報數至公率家
僮星馳抵任卽議修繕嚴保甲潔已愛人與民休息凡

一切令行禁止人之德公皆如治鄆與陽信焉甲子鄉
試分較得士稱盛乙丑以治行徵授廣西道御史巡視
城工時魏忠賢用事疏入多不當旨丙寅差查刷光祿
寺一年例當滿屢差監禮太廟社稷壇天壇皇陵以覃
恩加級中議大夫冬月巡視東城戊辰告病回籍修家
祠立神主爲父建鄉賢坊于家廟之前又修集賢亭於
天甯寺後爲諸士讀書會文之地辛未病愈補江西道
御史尋差巡按貴州值土司安氏初平水西爭地諸苗
觀望日報苗變與撫臣朱燮元寬嚴相濟完數十年未

夏學集

卷九

四

了之欽件清數十處不結之盜獄興鄉約保甲以化民
備兵餉要塞以固圉重葺陽明祠以興學自此西南半
壁始知漢家威儀矣癸酉監視鄉闈嚴革從前通同之
弊離省至平溪氣血俱枯上疏病辭不允甲戌回道卽
有撫賑陝西之差原發銀六萬義助銀八千面授手給
飢民得沾實惠活者不啻十萬人乙亥陞潞安道參政
時知府某好剛使氣與王府相爭縱兵挾官錢糧專擅
公與撫軍定經制而兵始無譁丁丑陞山西按察使邊
防河防報無虛日公宿城頭禦暴與諸道府縣共之戊

寅轉河南右布政管守道事未幾陞左布政流賊愈熾
糧餉不敷前官布政司脫欠二百餘萬俱責見任催補
公爲人受過罰俸至十五級壬午賊圍汴公守東南長
五里餘四百餘衆賊遊卒攻甚力公率家丁銃箭擊之
得捷賊既散去九月尅歸德十月復來攻汴公與譚都
司死力禦之賊遍掘城墜四面圍布月餘兵民餓死強
半殺人相食賊復乘勢力攻土人爭決河灌賊河決衝
城南北門人死無算周藩與各官皆避去公避于封邱
又避于延津會巡方御史蘇某賑饑御史黃某薦公三

夏峯集

卷九

五

次守城功年雖老宜優以京卿銜賞銀三十兩公亦具
疏老難入覲始得歸里明年癸未又明年甲申皆在里
門而公之謫止此矣自甲申七十三歲距捐館之年庚
子逾歲十有六意若曰無庸謫也亦無可謫也良工心
獨苦矣公生平孤行一意不黨同小人并不比驕君子
其與鄉人處多親近貧士而疎遠豪富其居官也不欲
著赫赫之績而常與民休息蒞官四十年田不過數頃
宅第一區樸儉無華喜飲酒所召無不赴客至卽留然
賜豆取屬饜而已不靳爲腆靡澹素其天性也好鼓

後進嘗買書送寶藏社中又每爲同社佐酒跡其行事
益多古人之行云享年八十九子二可培恩選貢生歷
官衡州府同知可埴癸酉舉人孫七銓銓鎰鍊鏘鏡
曾孫五永淳永溥永治永濟永潔元孫一樞余既志公
生平復爲之銘

銘曰九十春秋譜者七十廿載沉浮非云莫及花滿河
陽柏臺鳳集黔海風清秦關浦霽大河瀾頽孤撐血泣
流傳賜金悠悠都邑禿筆銘公庶不失六十年之服習

鳳翔知府貴一王公暨配于宜人合葬墓誌銘

夏峯集

卷九

六

憶余甲辰入郡借居東寺禪林正公下帷處也公執榼
承飲而過余握手吐肝膽悲歌笑語飲盡驪至中夜始
罷嗣是余連執親喪閉戶不聞外事公後亦入宦途兩
人蹤跡濶如也癸酉夏公仲子爾祺來謁徵余銘余辭
之不獲謹按狀而志之公諱默字浴淨號貴一先世小
興州人後遷清苑之石橋村大父土父鍾華以耕讀起
家多隱德生子三公其仲也平生慷慨磊落雖治經生
業非其好也而獨有志於經世萬歷癸卯舉於鄉四阨
春官遂棄去曰奈何以八股了一生哉凡可因分自致

聊以行吾志丙辰謁選得東昌府高唐州三年丁繼母
報天啟壬戌復除陝西隴州期年陞鞏昌府靖鹵衛同
知歷五年崇禎乙丑行取戶部山西司員外又三年出
守陝西鳳翔以病歸蓋公素負遠略隨其所至皆能發
舒其志氣而大用未竟識者悲之其任高唐值旱蝗民
多逃散公爲給牛種且措置義田至捐俸以從事復業
者振甦舊有積穀旣以荒給民荒未除而責償催檄日
至公繪流民圖以請得蠲四千餘石衙役代耕取給於
門離房號至有破壁半室而按額征之公別爲處風額

夏峯集

卷九

七

盡革至於潔郡之賦四倍他邑公具不均之狀力請於
當事改而均之潔民百世永賴也公在閭閻盡知情僞
嘗謂快如虎壯如狼皂如犬一朝革去三十餘人民則
事無小大皆得面訴故胥吏有甯受百姓氣莫使堂上
聞之語其任靖鹵遠處西城隔敵一河軍餉恒苦不繼
公五年在事治兵之勞勞於治民而軍無敢脫巾敵無
敢牧馬邊人相慶邊地之安安於內地也及入佐司農
人方謂京秩優游可酬前此治兵治民之勞而東變猝
薄郡城公董行糧於東便門不解衣不櫛髮者數日事

竣紀錄晉階郎中主爵者識公可任盤錯遂以公守鳳
翔公手書府門不爲民造福只爲民除害不爲民除害
只不爲民害有識之者曰是嘗守高唐爲東郡第一者
言前之信下令如流水免商稅除衙蠹修城堡清額解
字下象指治狀赫然是時流寇猖獗赤白之丸在在見
告公爲防禦躬履行陳一犯隴山再犯寶雞皆大創之
巡方御史吳姓推爲郡伯第一期以大受而公以勞瘁
乞骸骨歸嘗聞士各有志志之所至氣卽次焉公故有
志於經世歷官內外皆在兵與民之間其作用皆在吏

夏峯集

卷九

六

與將之間而皆能行其所志微獨靖鹵鳳翔皆以兵事
顯卽入民曹亦適值兵變而爲三軍供朝餐豈天不能
越數而預置公以待應耶猶憶余友鹿伯順爲述范夢
章十五年前語劉大將軍經赴遼道經東省人畏其擾
閉戶拒之無從得食譁之於官官復避匿每至紛紜獨
至高唐而民爲兵主吏爲將主勞且犒也因擊節稱王
高唐眞邊才則公之將略固自高唐已見之漢時良吏
卽爲良將公固其人歟公爲諸生時號浴淨一日夢至
一神前衣紫束金題云貴一神位側立者稱卽汝之位

建號貴一而字浴淨屬續前七日見有持貴一神位而迎者且請以期若旁有人相揖讓而逝亦異矣元配于宜人生而寡言笑動以禮自繩公宦遊未嘗一抵任所躬井自勤積勞忘其富矣事舅姑執饋惟謹如姬推卑幼案中無纖芥之蓄嘗集小兒語以訓其子婦病且篤不欲醫診脉曰婦人手安可予人且死生命也時訣屬其子善事庶母治喪勿厚富視吾生前所享者其昭於大義如此余固不嫻古文辭而諸子堅以相委獨爲余素不能作溢語然不溢得無減歟減之失實甚於溢

夏學集

卷九

九

而無奈相委者之不可辭三十年前執榼承臥夜半始罷之景復成戚目前因爲志而系以銘

銘曰美公爲政如烹鮮美公治兵如弄丸皎皎身名已兩全賊未滅兮心猶丹爲望關南之花園綠蘿樹旁其岡鬱鬱其草芊眠願公夫婦之靈爽恬焉遊焉偕樂於斯阡

兵馬司西星崔公墓誌銘

子以康熙甲辰自共城歸掃先壠兒童老大戚友凋零不能不令人重今昔之感因憶公歿二十餘年懷念芳

規宛如昨日會之遺兄弟手公狀請銘曰愚昧不能述先行賴父執以圖不死予與公三十餘年姻親道誼交忘形跡年雖羣烏容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庚字貞甫別號西星原籍小興州移容之沙河則自仲美始美生恭恭生敏敏生友才友才生欽欽生陽陽生應宜是爲公父七世業農然饘粥不繼也公負性慧敏八歲時遣就外傳未幾欲罷塾師張敏忠見而奇之捐貲儀授餐以勉其學十二應童子試郡伯許公亟賞其文招至署中與其子肄業數載許歸祁諭范公聞而迎之無何父

夏學集

卷九

辛

母相繼棄世兄弟四人俱幼瞻育爲艱公竭力撫養二十補博士弟子員萬歷壬子以毛詩登京兆鄉試公車屢困出宰淇水有田數十畝盡給諸弟且身任其賦稅焉淇衝當十省郵驛難支居民流徙者十之八九戚友咸爲太息公慨然曰但討得一貧字歸家何地不可爲于是痛除積弊驛傳之事身自任之凡可爲民省一分必力爲請命雖險惡不避也已巳冬勤王兵舉軍精取之民者勢越倒懸公借支別項遣子之瑄從行間北上就辦於附近者事得完而淇民猶未知也泄任三載諸

廢俱興流徙漸次安集淇郵傳繁苦轉運所需車牛麥
寒不給至是而車馬繁庶不可勝數矣一時政聲隆起
獎薦二十八上未嘗資一金往謝轉南都司城士民奔
走訴于上官求加銜久任上官心賢之而未能破例也
郡伯苗公稔公卓績採切要者十款勒石以示後去之
日有驛遞節省銀千六百餘兩留邑公用司城年餘江
楊之盜漸次歛跡以潞糧失額謫幕徽州徽財數幕多
以賄聞公嚴砥暮夜每決一案無不得情以故徽郡疑
獄往往待公而理任數月卽視篆太平平俗頑梗泣土

夏峯集

卷九

三

者率呈議述謹缺久懸署者又視爲畏途直指以公隔
屬代庖履任之日六案塵封吏書玩愒幾不知有官公
一私不染夙夜情勤不數日窾卻清積弊斥任事僅兩
閱月歌清操撫字者填閭巷三年陞山西岳陽縣道出
洪水淇父老遮道迎踴躍歡呼以重見父母爲幸遮道
泣留者相繼不絕抵岳陽地經寇盜盤據人民存者十
僅一二田土既荒解徵仍如原額公申請止照熟地徵
糧耗羨爲之全革于是流亡漸集無何賦歸來岳人繪
像事之贊曰無矯無飾有威有儀亦瑩而秀亦坦而直

亦轟轟而烈烈亦委委而蛇蛇亦湛然而秋月亦藹然
而春颺亦百篇而工於詩吟亦十斗而豪於酒社亦游
刃而周民之隱亦冰清而高吏之潔絡繹二百里外猶
不忍歸公嘗曰地何負于人哉或恐人負地耳歸里杜
門娛情詩酒嘗書一絕于壁云宦遊數載賦歸與行李
蕭然孰信渠惟有中天明月在清光時照飲冰廬范公
景文撫豫時公治狀極薦其才能鹿公善繼雅愛其
人魏公大中題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其爲當代大君
子所引重如此公才敏故事到毫無棘手至與人處坦

夏峯集

卷九

三

裏質行無間長幼賢愚皆亮其無他初舉賢書貧交數
以瑣事相干公無厭予曰我縱無愧如人不諒何公曰
幸邀一第忍棄貧交乎當事卽不諒我我猶可見諒於
人耳猶憶亂時予曾以姪景雅兒子望雅相託從於淇
公飲食教誨無異於子弟偶弗率者則又索予家郵督
責之交情眞摯豈讓古人乎予移家蘇門每過淇聞父
老歌頌明德嘖嘖如新且公之循蹟載中州通志甚著
嗚呼公可不歿矣子又烏能不歿公乎子四之瑄之瑚
之璉之璠俱庠生孫四鴻序鵬序俱庠生驚序鳳序曾

孫一徵麟子姪庠生量雅卽其子壻也遂爲之誌而銘
銘曰握符淇水誓矢清流司城留都風行大江之滸岳
陽芻牧春生山右之陬歸帆載月印照雙眸白雲悠悠
伴此高邱

孝廉玉屏孫君墓誌銘

歲甲辰余自蘇門歸掃先壠年益八十有一矣十六年
始一至里門昔日之老友故交零落已盡而齒之遠遜
於余如玉屏者墓門已有宿草今昔之感益怡老懷會
君仲子立勲持明經劉君濯纓所爲狀乞余言銘諸幽

夏彞集

卷九

重

室余曰子知天道乎人知天之所以不測者以其有翁
聚發散之用也而不知天之所以不測者發其所爲翁
而散其所爲聚也於發也而愈知其爲翁於散也而愈
知其爲聚通乎此卽可卜人事焉憶萬歷間通許公介
余言爲其尊人稱八十之觴余謂潛德弗耀其後當興
嗣通許公以明經作令玉屏君以高才舉孝廉咸謂余
言成左券矣余曰未也孫氏之厚積久而益著遠而益
彰天道當別有在君復以賁志歿矣按狀君諱爾禎字
玉屏系出小興州明初遷邊民實內地始祖百成籍容

城之歸化里孝弟力田世有隱德八傳而至某生子二
長炳次煌由明經爲河南通許令是爲君父母楊忠愍
公從孫女也君生而穎異甫成童補博士弟子員每試
首前茅君善貧而嗜讀書坐枯井中研究義理至忘饑
渴卽衣敝履穿處之恬然而學益力行益修時炳因試
不利成疾君與通許公泣請於文宗願去已廩餼以全
之文宗嘉其意給衣巾授儒官君館新城邑有冤獄君
稔知其情密寓書邑令得釋而其人不知也君長於訓
誨子弟成就者不下三四十人已已避地時通許公司

夏彞集

卷九

重

訓金華之浦江君力不能達過山東借舊令朱我白之
助始成行忽有浙人路被劫君憐之慨許附舟以歸崇
禎癸酉登賢書丙子守容之役君父子兄弟率族黨獨
當其衝城得全容人士利賴焉君固貧士而熱心名義
有不能婚葬者嘗樂爲助有貧而鬻婦者君質園圃十
金資其完聚甲申後困乏益甚人有勸其爲貧仕者君
絕不動念其所得可知已通許公生養死葬獨竭心力
不以煩諸弟崇重節義嘗率紳士表揚孝婦之廬故君
冢婦與女皆以節著余嘗爲之立傳弟爾禎亦節士余

於右之父子祖孫而得天道之翕聚發散時發也而時
翕時散也而時聚天之眷顧孫氏蓋未艾乎子二立德
生員蚤卒立勲壬子舉人孫男五士瑾士琬士球士璧
士琮卜於某月某日安厝于西郭之松原邇君之生平
有可誌也

銘曰舉世所苦總之怨貧君獨甘之若將終身窮乏日
甚名義愈親不慕榮祿古之逸民靜修之風庶其不涇

吏部郎中玉笥馬公墓誌銘

安邑玉笥馬先生官吏部歷四司能稱職嗣以母老請

夏峯集

卷九

三

終養歸里辛亥十月卒於家其孤祚錫等乞爲誌墓之
石時余臥病不能勝筆墨念公先督水衛源辱塵外知
且以夏峯田廬爲余子若孫躬耕之地二十年道義所
切不時寓書商所學今成隔世矣後死者烏可以病困
辭乃吮筆而誌其生平按狀公諱光裕字繩詒號玉笥
里居後額所居曰止齋學者稱爲止齋先生世爲晉人
有諱世英者由曲沃避兵安邑遂家焉逮公凡十一世
忠厚發祥中鄉試者七咸進士者二故邑稱鄉賢世家
必推馬氏云公會大父崇力學殖行及門士五經咸備

祖斯才以春秋傳宰尉氏有遺愛父敬涵公諱之偉誠
信孚里閭積學弗顯公生而岐嶷不凡幼服庭訓卓然
有遠志稍長殫力於學盡讀祖父藏書十七歲補博士
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餼文聲蔚起撫軍吳公鹿友督
學袁公臨侯皆器重之乙酉舉於鄉丁亥擢南宮觀政
禮部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督理衛河衛河無錢穀
贖稅職惟導丹衛淇洹之水達漕濟運公率所屬力勤
疏導凡牘夫河丞諸常例悉罷去刻有衛河圖說源流
疏濬可考也時余來寓蘇門公每單騎過訪或集百泉

夏峯集

卷九

三

弔邵許遺蹤暇則舉文會數郡邑士皆執經問業經其
鑑拔多登高第稱知名士會林慮山寇據險自固兵不
能近爲民隱憂公致書總鎮謂宜懾之以威撫之以恩
使知雞犬桑麻各有本務家人父子各有至樂投戈爲
良是亦神武不殺之道也總鎮以書諭寇遂受降一方
獲安人皆服公有用之學壬辰使竣轉文選主事陞考
功員外晉稽勲郎中歷驗封考功凡五遷在選司止三
月惟期以人事君不負國家建官之意至會推大臣侃
侃持正爲公論所服考功日議天下官吏功罪悉平心

以處柱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之語稽勲稱開通驗封架上藏書甚富公餘手錄刻日鈔二卷再陟功司接特諭考核督撫矢公矢慎甄別允當時工部咨江西未完料價應降級官六十二員聽調用公謂工部料價較戶部大糧僅千百之什一若不通盤總算止據零星未完分數輒去多官一官若此合天下計之當何如耶料價一項若此合各部寺錢糧計之又當何如耶日行銓補恐亦不給且縮符者望於路去位者空其署地方無任事之官錢糧益增匱絀之嘆於用人行政均未當

夏峯集

卷九

毛

因議暫停降調仍咨回工部轉行該省覆實確查官賴以全者甚衆乙未分校武闈拔于國柱賜狀元及第丙申掌計典不徇私不枉法竭七日夜心力逐人逐事剖析註冊錄手夾誌之人以爲煩及上問降級不同之故公據手夾一夕疏成蒙宰中丞咸駭爲神奇有一二被黜者倡言面證公指實以對言者慚退在部兩奉嚴旨倉卒禍叵測公凝神定慮唯以義命自安第光啟以進士司鐸上黨公將母之念益切拜疏陳情予告終養出都公卿賦詩祖餞朝論榮之抵子舍日依母側必得歡

心光啟官戶曹歸公與怡怡膝下德業相勸依然夙夜共勵之心益孝友其天性也公自幼敦倫修行事諸父如父有姑姊俱孀居家中落公力爲調護撫其子有成建先祠春秋祭饗必豐必潔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宗族有婚喪不能舉者分俸資助之曰皆吾祖父遺體也里黨中有急必以告告必勉應其求戚友相與一以至誠惻怛相流通安邑學無尊經閣公曰尊經與明倫並重倫不可不明經即不可不尊倡義創舉歷十一年而落成兩廡位次名氏補缺正綦建育德書院

夏峯集

卷九

天

集邑之才俊月三會崇正學黜浮詞人咸感奮興起至樂善尤屬性生見人之長卽鼓舞誘掖與人談節義事肫懇形諸詞色嘗曰人一念悚惕不爲私累便是理欲分界便是人定勝天公力肩聖道踐履篤實應事接物有確乎不拔之操廓然大公之度而檢身謙謹常若不及五十志知非之學凡言動居處務軌於禮邇尤潛修自反尙友彌殷蔚州魏環極爲公同志余雖老耄承公學問相訂甚感虛懷聞其抱病三閱月猶力疾日省慈幃以示無恙一生精力畢凝注於母氏之前念父違養

懷風木每遇生辰不受容賀教子進修儒術敦行力

享年六十有一所著有止齋集子五祚錫載錫純錫
尚錫九錫孫三謙謙謙謙謙今卜壬子春二月二十
日葬於祖塋公之懿行可示後世也因系之銘

銘曰天挺哲人德粹神休克紹令緒丕著嘉猷督澄術
水卓潔清流歷吏四曹冰鑑橫秋拜疏將母子職事修
知進知退服道優游潛心性命恣力研求升堂入室進
步竿頭嗚呼先生正氣不泯壽溢陵邱

孝廉居易賀君墓誌銘

夏舉集

卷九

三

余來蘇門間獲嘉賀公景瞻以林居殉甲申之難里人
稱爲文貞先生心切嚮往之嗣是從子孝廉居易君過
余以傳相委余因得論交暨嗣孫振能振能者君命主
恩文貞公有家學執世誼甚篤憶甲辰余北上遇君於
黃梁旅舍握手殷然迄余再歸蘇門而君遂作古人矣
日月無多不勝今昔之感君歿振能魁於鄉又十年甲
寅始厝君於祖兆持所自爲狀畧乞誌墓門之石余老
廢遜不文振能謂質言之尙可徵信於後世也按狀君
諱行素字居易一字希白世爲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

隱德五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春生國清國清長

子大參公盛瑞盛瑞生仲軾是爲文貞公大參公弟良
瑞生仲木邑增生以孝友忠恕著里閭間是爲君父生
子四君其長也生而敦敏嗜學天性孺慕至友愛諸弟
衣食甯取其敝妻子率安於薄爲文雄健有氣就童子
試邵邑守令所賞拔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每試輒高等
幾赴省闈不售益自刻勵立背水社社約有不勵學無
以爲人子之言同人爲之感動庚辰居父喪哀毀骨立
時歲饑人相食君與配劉鬻簪珥爲母具甘旨自咽藜

夏舉集

卷九

三

藿然未嘗廢學逾年母逝兵火之餘勉襄葬事情文無
憾文貞公以武德道家居值鼎革之變將抗義死子敏
猷先卒乏血嗣衆議以振能嗣之未及舉忽聞國難文
貞公申前議君慷慨受命迄僞官怒掠其家逮捕家人
于獄衆懾怖畏禍振能年甫數歲君命卽日主文貞公
喪以候帛容或言禍且不測君慨然曰生者尙有辭逝
者何可背常人之嗣猶不忍絕忠臣之世何可無繼乎
備經險難卒無恙文貞公身後之事遺文手澤皆君任
之乙酉當大比士君念家國憂患之後絕意進取族黨

力從之勉赴棘闈乾餒飲水試畢得售君大勸曰恨不於二親望我之日也君有幼弟莊素爲流寇所掠君憂傷感泣常爲哭第詩聞者悲之至是偵養晉中急迎歸復抵晉厚報其人居數年共議析產君曰先世數椽兩第共避風雨餘無多業僅取田一區樹數株存先人遺澤而已君時雖舉於鄉家固蕭然邑令欲屬君爲居間有夫婦相賊鳴之官且罹重典以數十金詣君託爲之地令聞之曰是足療賀子貧矣卽日出之君候事解還其金曰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甲辰下第歸益搜家

夏峯集

卷九

三

所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杖寢食坐臥其中嘗累數日不出乙巳夏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露急掖入城遂歿月前君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先兆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汨沒流俗然質直性成誠信素孚而遇事有先識每進忠告於人尊誠務致其聽乃已歿後有郭生以忤邑尉反噬幾陷於法嘗語人曰賀君而在吾奚罹此其爲人信孚懷慕類如此文貞公未竟之志君任其勞而科學

未見於世循理不獲永年豈非天耶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振世廩生仲卽振能丙午舉人孫一鳴玉庠生所著有客燕草亦在園集枕上詩數卷藏於家仲子抱恨終天且以不得盡情於所生益用悵悵余惜君之志嘉仲子之孝援筆而志其生平復系之銘銘曰維君之淑身兮外圓而內方維君之蓄德兮體闇而用彰維文貞之殉節兮振華宗而翼綱常維君之割情主鬯極力顯揚兮遂與日月而爭光維君之生順沒甯兮有我銘其幽堂嗚呼告彼後世兮是爲君子之藏

夏峯集

卷九

三

濟甯知州變五李君墓誌銘

歲丁未春正月變五李君以病卒於濟甯官舍越三月其仲子茂才溫皋使來以訃聞且持濟紳宗人府丞王公所爲狀乞誌墓石之文追思姻誼不忍以衰病辭憶甲辰春君以進呈表忠錄被逮緹騎風馳喘喘懼禍且不測乞對部面質諍言正論人不能奪廷臣以是益嘉之而君之偉節益著表忠錄者紀甲申闖逆陷京師諸公殉難之書也其書本余草創君搜訂勒成一編始聞君被逮余急赴部白君之無他乞釋重未幾而君已還

取矣當世方以大受期之忽積勞告殞豈不悲哉按傳
君李姓諱順昌字燮五其先小興州人始祖故明初爲
執金吾永樂間遷入內地占籍新安之三臺里家焉數
傳至勝勝生繼先先生鶴齡是爲君曾祖通經守古
步矩先民以明經終爲鄉里所推曾裁其懿行入余取
節錄生子國光有潛德國光生燦是爲公父充邑庠生
積學累行一時門弟子執經問業者趾滿戶外生丈夫
子四世昌會昌明昌皆列庠序君其季也生而奇異穎
異讀書日數行下時國光年九十餘燦侍病窮日夜

夏峯集

卷九

三

君八歲卽能代父滌除便液無倦容同里有完一李君
鹿江村高弟也完一奇君才令從受學坐臥一樓書聲
達四野至夜分不輟其篤志好學畊夫猶能道其吟嘔
燈火間也出應童子試輒三冠軍旋食廩餼大有聲於
庠序研究經史旁搜博覽根極理要且留心當世之務
國初君首薦里選以經明行修充太學丙戌再行鄉試
遂登京兆榜次年下第以母老就鐸甯甯適河間郡於
缺廉察知君才命視篆參軍務時姜襄倡亂伏莽竄發
君撫良戢暴皆得其宜庚寅遷陝西中部令中部戶

山之巔尙餘流氛遺孽前令皆喪足不至君毅然單車
就道謀知渠魁劉鐵棍最狡悍有眾近萬以計誘其甥
丁仲甫與之攜貳仲甫隨以三千眾就撫督撫稱快謂
有令若中部山後不足憂矣未浹旬而劉果爲仲甫所
擒民是用安辛卯自春至五月不雨君力禱弗應乃厲
聲曰水旱疾疫惟神所司今民困敢愛牲牷神其弗歆
將奈何與神約三日雨則已不則吾當立死神當立碎
三日內果甘霖如注邑人勒石誌其異邑西北瀕邊陲
民事騎射視賓興爲具文君爲之講學課藝復資其貧

夏峯集

卷九

四

乏是年劉生爾怡登賢書邑稱彬彬矣未幾以母憂展
踰歸里服闋補商南商南經兵燹後邸墟星散君多方
招徠民稍稍復業課農桑視勤惰爲賞罰復以牛種給
其貧者邑苦鹽額戶口減而引如故君力請悉蠲荒區
隨爲樂土暇則訪四皓遺跡表用里故里適以挂誤拂
衣歸掌科劉公連章白其誤復君官戊戌補山西和順
地界黃榆松子四嶺間山高風冷令此者綦難之且地
不宜五穀惟產麻民不解紡績卽鶉衣不備君擇老嫗
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線二兩月賣布一疋滿城輒輒鳴

皆機上聲也邑賦舊以四季征民貧不能應君申請春
二秋八迄今晉有秋完名色實自和順始和順地隣樂
平額有協濟驛傳銀兩舊例僉富民充役往往破產不
恤君力請撫軍題免邑人德之辛丑冬以上考擢守濟
甯濟當水陸交衝煩劇百倍人以三任僻邑忽當衝郡
咸爲棘手焉君至首嚴里甲猾胥積弊鈎校簿書嚴核
隱漏發奸摘伏人皆懾服有以兩造至者片言輪服而
去於大惡巨憝必寬之法有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讞
以求生命若捕逃一事人皆取盈以博陞遷遂不暇計

夏峯集

卷九

三

真偽若嚴株連懲脅嚇一時皆屏跡不敢逞濟河挑澮
椿柳簷上下緯挽雖隣邑協助而濟之民力不貲君
民請命得邀寬豁因少甦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者交
章薦其有經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錄被逮事白復
赴職益礪初心丙午忽患痰症猶力疾視事凡八閱月
竟不起嗚呼跡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
日宏才肆應張弛咸宜處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
一事但聞其賦稅不督而完獄訟不煩而判兵馬往來
冠蓋絡繹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咄嗟立辦此

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毅貽模勤儉教子知
勞雖久歷宦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肅甯時余兒子
輩見一褐百結而君之吟咏自若惜乎年僅逾中壽秩
僅列刺史豈非天之厚君別有在乎子三淑皋溫皋湜
皋孫二標模溫皋子姪度雅子婿也將以某月日葬君
於三臺祖塋之阡余旣志君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旣豐其資胡靳其施鬼憎其命吾悲其時三令山
城一守沛水植於其身徵於其子三臺之陽木鬱土良
我銘片石維子之藏

夏峯集

卷九

三

汀州府同知趙君墓誌銘

趙氏爲開平望族青城公同子庚子京兆榜鹿忠節佐
孫文正公督師淪關子因二公始得交青城裕經世之
志雖未竟其用已隱然爲一方干城又三十年子旅河
朔公之從孫御衆來從遊得詳聞其家世出友人王壘
爲其父恬如君狀以志墓之文相屬子與君家年誼世
好且御衆有志於學子雖耄忍以不文辭趙之先爲金
陵人明初遷開平衛世居灤州六傳至廷揚廷揚生濬
隴西丞曾視邑篆卻庫羨三千金濟水旱軍興院請于

朝子養正舉萬歷乙酉鄉試次養蔚卽青城歷官尙寶寺卿次養冲字赤霞官浙江甯波府通判以清直著聲望書旌異是爲君父君諱申寵字恬如性孝友問黨皆信之有幹濟才隨所在職掌有所建立雖卒然臨之而能出險應變真有用人也爲諸生時母孫卽世繼母劉少慈愛嘗以微罪鞭笞之雖隆冬單衣跪而受杖未嘗有怨色當失怙後諸弟議析產君唯諸弟是擇事繼母較父生時倍謹一日弟嶠及申榮以爭宅構訟君詣官曰兩弟傷和長兄之罪也願以寵市宅直千金讓幼弟

夏峯集

卷九

七

嶠郡司理耿某嘆服久之表其門曰有伯夷風後君官莊浪繼母在里病革呼其生子申祐泣告曰汝兄眞孝子也癸未以廩生入太學授山東布政司理問甲申逆聞之變君正視陽信象逆闖選僞命至君集百姓之義勇者擒而殺之定鼎後問道走京師上其狀卽以君實陽信令馳騎往赴復擒僞都司孫邦奇斬之四境遂安旣而以運餉功陞陝西莊浪衛同知茶馬御史蘇某以前官事誣奏君革職未行忽米回擁衆作亂河西數處皆失守寇莊浪強君愼不縱以嚴刑逼之終不屈乃幽

於別室總督孟率兵至賊衆始西遁復約其部圖再來屠城君乃矯爲總督檄遣人招西番七十二堡聯絡以禦敵賊偵知有備竟不復犯事平總督首君功詔復原官改浙江湖州府同知甫任卽視篆歸安適漕糧催檄如火數十日間運糧十二萬石有奇以過淮遲期爲漕撫所劾逮至京司寇廉得其情知遲期在前官應無罪復補福建汀州府同知未及行突以偶疾而逝得年七千有云嗚呼君爲廉吏之後家庭孝友洵足風世以其居讓弟猶爲人所難而宦跡浮沈未得展其懷抱亦可

夏峯集

卷九

八

傷也子三御衆和衆淑衆孫一冠樂庚子樞歸自浙已寄葬於鄢陵縣伏村之東原因御衆適客鄢其友梁廷援爲卜之地子旣志之復以銘也

銘曰君生開平之右族而死也胡去其鄉君抱用世之偉略而官也胡困退方抑時勢之莫知而吾道之多傷嗚乎是唯恬如之藏祝爾子孫之昌

藍田知縣乾行楊君墓誌銘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己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子聞而悲之蓋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雋才登進士令嚴

已惠政在地方奚以言不過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就從而知之人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嚴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焉不足而奮勵策勉於後者志方銳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予所以傷之也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登崇禎乙卯鄉試才智精強有心計當國事多艱常思與海內雄駿君子摺摺肩臂以自効于國家甲申大難隱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金匱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予亦避地

夏畧集

卷九

堯

渥城朝夕過從君謂我我友君凡米鹽瑣碎靡不相同家人婦子之詢詳靡不可相告語也予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存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杖屨養無惰容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汚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已丑懷秋公謂予曰吾兒兩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借先生一言相勉予因謂乾行曰尹彥明以偽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也親心而談高蹈恐已心亦不嫌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

授陝西藍田令藍田當秦險要大盜盤據四十餘年五經殘破君爲恤其徭賦居民漸集然後料理城守風聲遠播賊相戒不敢犯境有於賊中獲綾一幅內書居民姓名若干上官數令究其事君再三力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跡則彼自化爲良民矣衆感而痛哭曰公實生我治藍田多善政澹水灌田民獲其利清冊丈地吏絕其奸旱不爲災虎不爲害旌節歸禮隱逸循良之績難以枚舉獨坦衷孤意不能媚事上官無

夏畧集

卷九

早

何被劾解任羈滯三載囊空如洗薪水之需皆友人與士民供給焉事白秦臬張公留爲昭雪再圖補官君歸養志切兼程抵舍懷秋公遂臥病未幾不起君奔走營葬事旬旬過蘇門乞志墓之文比歸里未幾母氏亦告逝憂瘁百罹遂嬰痰疾諸醫不效君泣然流涕曰大事未舉何死焉因卜日襄葬事跪伏小車上以送之哀毀之極痰證大作竟致隕命噫君之情亦苦矣憶昔年君過蘇門慨然相告曰年逾不惑而迷驚益甚志未得遂未免降志身不能守未免屏身不知此後尙可伸已降

之志而浣既辱之身乎子曰君志何降而身何辱也白
以爲降且辱正蘧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
親在捧檄而喜親沒遂不復出吳草廬非宋孝廉乎今
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
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進志何降而身何辱
焉乾行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結茅
蘇門攜其二子爲投老之計不意歸而病病而死予同
傷其志之未遂也君先世新安之涑城村六世祖立陝
西參政再傳循禮爲單縣臨穎兩邑令以清廉著再傳

夏舉集

卷九

星

世爵爲長清尉有廉能聲俱載邑乘子桂生員早逝配
劉氏志相身撫三歲孤洪署邑諸生卽君父懷秋公也
子二爾嘉爾淑俱食廩餼孫三淳漢著石蓮居詩一卷
君生平語柯未得致之於君未得効之於親以爲可得
之於師友而今已矣幸爾嘉兄弟能克家也

銘曰質英英文郁郁世連坎意樸肅不違親作明牧罷
民蘇大盜服拯良民綏一幅名已飛身則伏學正勁志
未副涑水肝元氣馥於萬年誌陵谷

鄆城知縣方新王君墓誌銘

吾鄉數百里稱廉孝者曰張君効仁仇君雲慶迄讀新
安誌乃知月旦所共推爲夷巷先生雪廬孝子也余因
有渥城二老吟繼而渥人上嘖嘖稱有亦孝亦廉而更
有猷有爲則鄆城君方新是也各指其事歷歷余心竊
敬慕之會其子茂才之徵介仇生憲稷狀來乞志墓之
文余病困不嫻于詞遙謝者久之之徵長跪而請曰先
子清貧自守齋志而沒慕先生久且殷微先生言非先
子意并非予小子意也遂不容辭按狀君諱家祚字厚
存方新其號先世小興州自永樂間徙新安數傳爲崑

夏舉集

卷九

星

嘉靖丁酉貢士崑生舜志邑庠生舜志生儉校尉是爲
君父儉生三子君其季也儉兄位乏嗣以君繼之甫五
歲父與生父俱逝母魏生母自焚焚無依晝夜號哭鄰
人爲之泣下君七歲八小學奉二母訓戒發憤下帷以
第一人補弟子員蚤食廩餼性豪舉愛飲善歌博亦不
廢然不至妨業精數禮及門者數人學日勤而德日進
卽貧不能自給未嘗有求於人雖不能承奉顯貴而處
鄉卑牧心無城府人甚重之萬歷癸酉登賢書出黃贊
伯襄之門閭中以君卷擬元以次藝觸時忌乙之時贊

伯主選事欲借君一言不可得嘗以書慰問嘉其狷介
君素于宗族鄉黨無間言至是益自謙厚衣布素食脫
粟淡如也遇父執則以伯叔禮事之偶及祖父泣然泣
下爲詢其語言行事宛宛如生存焉此之殞心於風木
者何如也長兄家俊病篤煎藥進食沒則稱貸以襄葬
事丙子敵薄城下君守西面引水設備城得無恙戊寅
復守西城率二子之徵之問躬冒矢石殲賊無數凡城
外鋒鏑凍餒死傷遍野君捐資瘞之巡方使者以城功
聞優旨紀錄辛巳偶入都稽勳郎葛君含馨一見而異

夏峯集

卷九

呈

之曰吾鄉正多事安得此人而了此耶遂單題授鄆城
令時值李青山之亂數百里烽火絡繹中路梗塞率仲
子之間幕客二家童三赴鄆途遇二壯士披堅執銳馬
上以手加額者三願爲前驅君坦然不疑隆禮推誠所
經蓬蒿荒草及村落林陸中皆青山餘黨二壯士舉手
指揮賊衆悉爲投戈以額塌地二壯士力也抵鄆四境
荒殘僅餘孤城君亟招撫流亡詢父老利弊竭力興除
積奸旌善閭邑感悅適恤刑將至君預爲審確凡情可
矜憐益寬莫控者開豁數十人民頌解網壬午正月隨

竟西達李君赴戴家廟剿賊設險出奇盡出君策遂得
盪平後李有以不法事誣鄆諸生某者君力爲爭且詳
申各上官代爲昭雪鄆守諄諄以征課爲急君據鄆邑
殘傷痛哭流涕以告榜示停征後申詳蠲免莅政兩月
卓績多端時流寇告急奉檄防守河干肅役早行晚宿
曹邑禪寺忽以積勞中痰友人並醫以丸藥三日後
始甦長子之徵至自青歸於中但覺羸瘦王君猶疑意
促理鄆事扶病復至鄆激切懇請始得允明月一夢同
書數卷紳士父老涕淚爲別抵家奉母課兒雍雍色笑

夏峯集

卷九

四

雖四壁蕭蕭而室內無交誼之言坐中有同心之友一
意以藥餌爲事甲申三月神京告變君哀痛幾死嗣後
遂不服藥每語人曰至尊尚爾如是沉痾困餘生乎乙
酉正月疾作不起享年四十有九仇生稱君倜儻不羈
峙立之間氣象雄起時而怒如雷吼稍轉卽露音宏笑
響尤喜慨諾所謂頰上三毛也君曾過子做廬又一再
晤于友人坐上交雖未深已領其概君沒二年始登其
堂蕭條數椽風雨不蔽然格言滿壁丰標可想獨惜其
志大而權輕才長而運蹇倘當重任而秉司戡守新守

鄆寧令逆賊肆志耶某日附葬於城西公堤村東嗣父之側

銘曰未及事父猶幸從兄聞語增慟襄葬鍾情無愧於父與兄也兩月作令一民勿虐神京告變誓不服藥無愧於君與民也師門要津請託念絕友人特疏奏績心切無愧於師與友也惟不忤於人不愧於天靈爽應在後而在前徘徊夷猶于西郭公堤之阡

孝廉顧菴李君墓誌銘

大興李滋既葬其父於滄州之華嚴淺踰年乃具狀束

夏

卷九

墓

帛乞誌墓之文於其父之友容城孫奇逢曰痛唯我先君患難困窮而獨好學謹身約已而奇於數卓然自命之意信于已也堅而見于世也晦承前啟後之志造于心也苦而著于事也微此不孝所日夜飲痛于心者夫何能達之于言焉且人子之狀其親也一有不似便是他人不孝又慄慄焉懼其不似也千世而下使先德不至露零草莽一一得其實而無溢言焉其惟先生嗚呼子忍不銘乃受其狀返其帛哭又三月始追思其概而書之君爲兒童時氣奔放不受約束家故貧性好弄軒

雖不拘每狎侮其曹類父泰徵公憂之困於樓頭者累

日夜不得出君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爲文有奇思泰徵公初不信繼而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君受讀皆能領略遂不復戲二十爲諸生卽有聲當是時郁下有二李子以文名大噪於人君與之頡頏時人號曰三李泰徵公性孤簡不事生產家漸落君爲昆子弟云句讀致酒肉爲養供賓客自甘祖嫗恬如也兄實任善病不喜飲藥君日夜思得其病源致藥餌勸進之竟得瘥君事親孝事兄弟多類此楊機部廷麟文章氣誼

夏

卷九

吳

重海內君與一時知名士八人從之遊折衷疑義卽爲制義文每一題必苦心極慮思路俱盡機部酷愛之曰沈雄幽折磨之子厚也刻其文曰正告自是其文日益工而自命益不苟自命不苟而求合益難及門子往往有通顯者君獨坎壈不偶鬱然困於有司然未嘗以此墮其氣每遊西山酒酣起舞悲歌淋漓慨焉有天下之志居潞河汎荷花水上分曹賦詩扣舷而歌一時才人貴客皆辟易莫敢近故時流亦多妬而恨焉甲申寇陷京師師友零落泰徵公授潞城令君攜家以隨未幾徙

蘇州同知復從之南下泰微公卒於官君以先壠爲收
馬之墟矣乃迎柩至滄州舊里卜吉葬之雞骨如柴且
瘠空如洗母兄又相繼歿貧不能具葬焦勞危苦走數
千里外貨所知始喪其事聞蘇門源泉可以退而棲也
後爲家人馬無何妻又沒終身不娶丁酉舉順天京兆
後明年下第游廬山日有記至漢江登黃鶴樓猶操筆
爲詩未成而卒得年五十二君於書無不讀對其面如
無所有叩其中愈叩而愈不得窺管潛心性理諸書手
到成帙好讀易有得卽爲支發之先子來蘇門予輒讀

夏峯集

卷九

星

儒傳宗錄時借商訂營謂予曰人當啟手足之際得不
流連牀褥無病而逝便是快事黃鶴樓之仙遊倘亦有
得於機先而早見者耶君困頓文壇者三十年而氣愈
銳志愈堅蓋其得力於學者深故不託於酒癖於禪且
不爲嗣宗之狂長康之癡乃所稱終始於道者與揆哉
君諱經國號彝卿後改名易號願菴先世河間滄州人
自曾大父以軍籍入京師遂爲大興縣人再傳生潔滯
潔濟生碩卽泰微公也以明經仕至蘇州府同知子二
長卽茲次澤孫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銘曰古之君子欲振之齊堂文心前驅乘應靡遠弗
以靡堅弗摧援德奮鼓和者其譚王後修文鬼愛其奇
而人懷其千古所悲

光祿寺少卿二酉張公望元龍趙宜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通賊李自成陷京師元龍
公經食以死忠不家所見實風進士墓志銘云
官紳士民相與哭守趙六日保定府公視之見第一
暨婦女一時殉難者二十有三人計公翁婦閨門殉

夏峯集

卷九

星

難錄中後二十餘年丁未公元龍趙宜人卽世又二年
已酉公家孫東歸乃寓書前幣介觀子一齋鹿子洗心
乞言以銘墓石瞻公大義昭天壤炳日星又何惜草野
蓬塵之言獨是逆關以賊逼帝創從前未有之變局神
京既陷保定抗守留于古不易之綱常流連痛恨有不
能自己者先是自成陷全陝文武守土者皆望風逃遁
或紳士爭爲亂首相與稱仁誦義降附之恐後公每痛
心切齒欲以死殉至甲申春太原甯武陷自成人居庸
其黨劉宗亮等略畿南諸郡期北會犯都城中外震

無人敢言拒賊者公與觀政公計曰保定爲神京捍衛
不可不守巡遠之事豈異人任乎況郡守未至我等不
自其責奈天子何於是勸同署同知何公定元糾同
知官紳士民北望拜謁公於北城之上激以忠義
一軍入城遂實先率南門示以死守二日賊兵叛
賊人保定實以城爲資而人不知也賊進攻公奮力
拒擊賊敗卻三月復轉攻建泰沮鄉兵燃炮者部以死

夏峯集

卷九

冕

爭不能得賊屢至城下叱張吏部名大罵復射書勸降
傳郡城已陷公慟曰吾誓不與賊俱生矣倘能保此一
郡猶可待四方之共誅逆賊者賊攻西北益急砲矢如
雨公身當其衝盡傾家貲以犒士莫不感激爭死賊勢
小却賊首劉宗亮乃自殺其僞將數人剋期克賊建泰
中軍郭中杰李勇復爲內應乘火倡亂賊遂入公急歸
取鏡書面上一忠字題壁日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
受辱縊死并亭越三日無敢殮者三大護屍賊見之凜
凜不敢逼視有一犬噬跳足賊絕其拇賊錯愕措蹙

之又三十五日賊敗既遁家人始啟具棺殮面色猶如
生云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先世小興州人明文皇
帝內徙始祖仲禮諱保定之清苑二傳至劉景亮北狩
以書生請纓有功封戶侯爵不受又三傳曰景亮生
生純臣由武進士官驍騎將軍前軍都督府參政是爲
公父生六子長羅俊崇順崇本進士官武官崇沒有
清節同殉難公其仲也公爲人其長孫羅淵文無文
章友喜談論善講說天下事其志出之經條理而文卽
謠語必中肯綮天啓辛酉崇本於公祭禮戊辰第進士授

夏峯集

卷九

辛

行人冊封襄陽郡王其子羅淵文無文
聲時徑途艱難公以大其公
吏嚴明無收歛者人其子羅淵文無文
引置千人公力駁正人其子羅淵文無文
隴襄襄兼金求善地公其子羅淵文無文
布滿公庭銓司其下其子羅淵文無文
能竟無纖瑕可中其子羅淵文無文
選時庚辰進士謁選有直奔堂上奪錢筒自擇者公糾
勸有部重處其同榜蒙省衛之會京察降公一級調外

用卑居奉母盡職凡事必資其兄之命友愛諸弟無纖微憾勇於任事禍福利害不能惑亦不怵也遇有司苛政必面折庭爭力爲窮民請命有爲僧營寺觀置地窟窿道作隱數公著說遷之保定知府方一藻以守城稱首功遇媒孽將至獲罪同鄉御史葉圭之公憤甚率百姓擊登聞鼓上書訟其冤由是與葉不合後成德勅溫體仁史湛詞連同鄉獨不及公蓋信之有素耳先是十五六年間以城守功詔賜敘資戒嚴時給事中時敏奉勅至夜半叩門公不啓敏怒劾公擅司城鑰公引邸

夏冬集

卷九

五

軍事辯之詔勿問公故將家子少從都督公居塞上習於戎事常出與諸將分曹較射故林居數遇城守嫻習其事入皆樂附而爲之用公之生平所以與城爲終始也謂非天之屬意於公乎公之生距殉義時年四十有八元配趙封宜人端莊慈敏不苟言笑孝舅姑和妯娌公性剛而惡惡嚴宜人濟以和順偶怒不釋至長跪以請必得霽乃已都督公卒於官家遂落公兄弟六人皆嗜學不事生產宜人以勤儉佐之迄公舉於鄉宜人以母老家貧勸之學語次涕零公輒肅起以謝成進士歷

官卿或所至皆寓相濟意教子慈不廢勞御膝最不廢情門以內諸語不行職事不相擾雜如也光祿公罷官歸宜人謂曰直道不容今如此所幸矣當公居昌城守時宜人親山冠屐警耳執士曰此朝廷所賜當爲朝廷用之甲申倡守宜人率諸婦女於後園并亭誓死以待時乘輿尙幼託老嫗攜之出城隨公就縊題墓有妻趙氏妾宋氏錢氏俱投井死之詔宜人請曰妾奉命守城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纒於梁請先引縊以鳴志縊絕傷股墮二齒及少甦公氣已絕矣匍匐至井知兩妾

夏冬集

卷九

五

子婦悉歸正命復中人逾一晝夜不語且家人聞井中有聲乃宜人也出之復索刀欲自刺家人勸之不爲復以首倒擲井中旋浮於水上兩手持磚強以水押滿口中又不死如是者更兩晝夜時有安定字至井亭見之泣下曰死緣公聞門俱死宜人縊不能死井不能死者此天欲以孤付宜人也倘必死五歲孤焉能存乎宜人乃挽索出井匿草屋中賊黨大索張氏子姓敢匿者先舊僕掖宜人出城密探乘隙存亡數日尋至同亡入田中賊遇復故居故諸屍棺殮悉一身拮据諸昆弟孤

婦妹之需宜人猶量力以給躬勤績紡不替至撫柔
 靡成立唯以修身立行無墮祖父之志爲期勉嗚乎宜
 人可謂爲其難矣卒年六十有八子晉增廣生城陷投
 街井死娶師氏先死於園井孫男一卽秉耀曾孫二衣
 千嗚呼人臣死君難天地之大義也而公以休居不假
 一兵一節能以危城抗寇鋒於國勢旣去之後且肘腋
 皆主奸人皆重師而欲賣孤城尙能以六日繫九鼎之
 重固問崇國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純忠大義豈可與
 畢命一朝者同日語耶宜人雖不得同殉而幾死不得

夏鑒集

卷九

五

卒能保其孤以有成秉耀承忠孝之裔當艱貞之會定
 有以自命矣哀筆敘其事復系以銘
 銘曰達人乘時蠖屈期伸乃反經濟節義蒙屯咄咄若
 天之艱其遇實則生氣迎其辰怡懷往事痛念甲申經
 過上谷憶光祿而沾巾普天同仇胡皆誦義而稱仁高
 牙大肅承簡命墜降旗競望先塵公林居倡大義兄弟
 父子若一人大厦積分支一木六日存兮繫千鈞嗚彼
 常山兮再見真某媲美睢陽兮不獨一巡寒道膽礪奸
 魄騎箕尾馭掃麟皎皎屋梁明月魏魏高家秋旻倚宜

人之懿範惟刑于之以身矢百死而不易圖黍稷之明
 禮告彼山谷兮安宅是寗廟彼頑鄙兮碧血常新嗚呼
 是有明崇輩倡義殉節之臣

夏鑒集

卷九

五

夏鑒集卷九

七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誌銘

中丞生洲王公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崇禎壬午王公生洲以州守遷授南臺卽疏糾太監劉元斌抵於法薦起廢倪公元璫范公景文等一時人望俱獲進用南都預定策功多所建明後高臥延平二十餘年肆力學問大闢身心性命之旨可謂節全而名完矣予寄蘇山公寓閩海猶頻遞手書剖晰疑義忽公嗣

夏峯集

卷十

一

一自走函問謫嗟乎已矣余烏能誌公第五十年交好且余子余孫與公兩世連姻余且八十七歲又烏能不急捉筆而誌公也公諱孫蕃字三慈號生洲家世直隸雄縣東侯村始祖玉永樂初徙自小興州數傳至賜賜生溫溫生柱柱生世傑領嘉靖己酉鄉薦傑季子道平早卒配何旌表貞節道平生夢桂領萬曆乙酉鄉薦是爲公父生子五人長蘭鬱領天啟丁卯鄉薦公其季也生而聰穎識大義七歲受孝經小學過目不忘十三歲遭父喪家業零落食貧矢志期不墜書香從兄蘭鬱講

霜夜不勝飢寒兩世孀母交慰淚交浹也十九歲博士弟子員借館穀爲贍養兄若弟先卒者三生養死葬無孤立嗣皆一身任之遊京師聯社慈恩寺鹿公伯順爲之甲乙鹿公期待甚殷公亦以鹿公理學名臣心切師事不獨以文會也萬曆戊午領鄉薦南宮未第進遊歲時司成張公侗初李公湘洲咸國士遇之因問業於孫公愷陽旣以母老就昌平學正舊例兵二馬一月納班銀免操公革送還伍兩臺巡歷委監操兩營官寇兵糧爲備鎗犢從之資公止之飲食自具技藝不合式

夏峯集

卷十

二

者據實報聞武弁知懼營務改觀崇禎辛未陞濟甯知州莅任七年清慎勤始終不倦濟水陸交衝冠蓋相望催重運催回空築堤挖淺精力半竭於漕運餘則一意與民休息凡革耗羨禁淋尖懲強暴賑寒士恤孤貧繕城垣練鄉勇修文廟率醇閭行之無赫赫名也州有特庫貯九省河工銀兩歲出納十餘萬弊規俱加一收支公收時令解官自兌支時以原封給付州同某借摺私鹽需索運船致旗甲數千人大譁縛其書役噪呼焚舟競起爲亂上官差人往諭卻步里許不敢前公單騎呼

論運官日汝係世職何率妄若此呼諭旗甲日汝父母
妻子同在船船即汝家也焚將焉往且并妻子焚乎出
妻子焚乎帶妻子反乎棄妻子反乎况每船數十人日
食鹽數斤即帶鹽若干火食鹽也非私鹽也衙差誠多
事汝但宜辨理何無知藐法乃爾眾悔悟羅拜求救事
遂定尋丁內艱士民建祠勒碑歌頌不忘壬午選授南
陝西道御史建言用人籌邊糾本兵蒞督保督并流賊
有可圖之機糾援勦太監劉元斌罪惡再題罪監肆惡
已不容誅駁元斌妄辯抵於法上諭王孫蕃發奸可嘉

夏集

卷十

三

善如陞一級以旌直言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李
公邦華孟公兆祥施公邦耀汪公偉申公佳印成公德
金公鉉錢公謙益黃公道周成公勇孫公肇興吳公甘
來張公鳳翔陳公洪謐程公式杞俱次第起用復薦邊
才曹公良植成公德及留都巡視中城禁援兵入城清
南糧虛冒嚴詔傳杜黨公備城守爲重地計不遺餘力
巡視京營言事權欲具專一奏未言時艱方殷臣誼匪
懈與救時必得真才魏國勳衛許害平民勢焰薰天莫
敢告理公訪摯重究臨淮侯姪占蘆洲霸婦女城司不

軍門公拘責枷示監生吳某辱縛同儕嚴拏題參武昌
失守言楚省復罹賊陷陪京萬分可虞言澄流品之源
以握致治之要據愚忠以利國陳下情以便民江防恭
飭宜嚴官守責成貴覈等事聞賊集兵馬備糧糗前來
西南獻賊陷江西郡縣言留都警報頻聞江上防危宜
悲倡議於蕪關要地設重臣重兵專駐控攝浙江東陽
揭竿群起破義烏諸縣言東南防危已極廟堂圖畫宜
早甲申出巡淮陽求民瘼察吏弊核兵馬大奸巨慝嚴
懲正罪事竣以受濕病足留都給假調理聞北京凶信

夏集

卷十

四

哀慟欲絕福藩南渡羣臣奉迎公不能步履同官省垣
至揚前商議臣民擁戴監國暨即位公力疾行禮家宰
張愼言議推轂舊輔吳姓觸勲臣劉孔昭之怒朝罷扯
眾勲臣于御前大罵愼言舉朝驚愕公病臥中言朝端
聚訟非體勲臣咆哮堪憂逆折之言致治允藉雲從起
黃公道周徐公汧易公應昌陳公泰來張公暄梁公雲
揚葛公徵奇諸君子言要地尚設道臣以資彈壓聖政
維新首先率作并糾太監何志孔縱恣大學士馬士英
蔣阮大鍼公髮指謂大鍼名勒逆案大行皇帝御體未

寒輒思翻改極言人才宜惜國憲當明也歷言要地望
救甚迫勢難緩視叛兵焚殺孔棘亟請大兵以救重地
直糾冒濫卿寺以杜倖門浙東騷擾可虞民情反側有
因疫逆從邪巧遁不一而止言客兵不可盡恃亟練土
著薦金公磬練土著于上江沈公鼎科葛公麟練土著
于下江河公剛周公鑑官公撫辰練水師于京口上御
經筵侍班中掌河南道印言祠謚未沾缺典宜補爲大
學士孫公承宗太常鹿公善繼請易名嵩祠言部臣忠
節獨全閩門義烈最慘爲兵部成公德也有巡按江西

夏星集

卷十

五

之命言寇謀益爲巨測內敘保定府守城死難鄉官張
羅彥等言仕路寬則益雜人心巧而轉肆敬陳江右三
大亂萌敘定策功唯具辨明心跡一疏功下問也言廢
臣功罪已明等事起兩總河周公鼎恤朱公光祚乙酉
南昌聞劉孔昭修隙言志士不受無端之辱剖明始末
奉旨著靜聽旨議又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安愚分奉
旨罷職回籍欲赴武林就家口同居忽潰兵蔽江南下
知金陵不支時廣信道高允茲總兵譚國禎進商急務
僉曰餉缺公傾囊蓄千金貯廣信府庫以助軍需忽變

起地方譚君被害熱腸付波流也僦居永豐詹公月庵
書舍足疾復發數月始愈時變日急月庵憂之謂公曰
閒身何處不可置此地危矣託其舅氏伴遊博山遇老
衲古航同至柘浦止天心寺適有原官起用送至江西
之旨蓋下游按院王範所推薦云赴省具奏懇辭奉旨
切責因思普天痛憤之日可忽然草莽具臣才實庸臣
心無已一疏隨有巡按江西監軍督學之命言欣逢浩
蕩之恩冀効涓埃之報敬陳一得以佐中興條議八款
俱蒙嘉納當是時將帥玩愒各省淪陷聖諭深自切責

夏星集

卷十

六

因言微臣辭闕就道餘忠望天簡鑒奉旨奏內語多切
中朕躬自當省覽餘察飭行家宰曾公櫻奏江省無學
可督留端人以肅臺班奉旨王某有剛方之氣著敢諫
之節著卽留用表率班行江西差暫停具言賞罰天下
之公好惡人主能斷事奉旨馬士英罪狀屢旨申明王
某持議極正念陵京未復姑從廷議薄開一面聽其圖
功上鄭芝龍一書歲終奉命察覈三衛錢糧酌黃軍器
之屬歷三百年未經清理一一經目不敢含糊塞責布
司錢糧以承平日久存留者悉奸商借買稍黃驢領上

下瓜分公除遠年不究外三年以內究擬嚴追以充國
用復命奉旨獎嘉太子生覃恩封典公謂不能爲朝廷
雪恥目求非分之榮力辭之補行鄉試上欲公充總裁
以臺臣無總裁例命監臨修葺茲飭得士葉瓚等一百
五十六名多知名士也陞食御史公問道趨樞川病不
能前遇將樂庠生朱家蕃興致書館延醫調治匝月始
愈丁亥卜居延城積寶山之麓閉門讀易自號居易道
人披閱龍谿陽明諸先正文集反復尋繹究心性命之
學舉順逆得失壽天生死脫然也食貧居旅訓子課孫

夏峯集

卷十

七

猶及見孫舉閩鄉薦在延時以地方貧瘡言諸當事
率相信而多寬貸延人德之從無媵妾之奉服役不用
婢女三十年獨宿靜攝渾如枯禪老衲公居身孝友無
間守官惻惻無華莅西臺南北以及八閩賊寇交訌之
時顛沛流離之際痛言時弊慷慨周詳雖一時俱蒙採
納然世勢莫支補救未效則令人憶往事而生悲披奏
牘而增愴云公生于萬曆丁亥終于康熙戊申享年八
十二歲元配李孺人先公逝二十年于歸後公舌耕離
家祖姑孀姑在堂篤人體公意晨昏定省無愆家計蕭

條時典衣脫珥以供菽水祖姑臥病經年浣濯不少怠
公修金廩飯之入必持以奉姑不敢私也分已兩子嗣
公兄若弟以成公友愛撫兩孀婦氏子女成人婚嫁一
如已出尤情事所難宜借美無窮也生男五長卽一會
貢士女一適余次子奏雅次孫女適余長孫澗敬誌其
事而系以銘

銘曰求忠于孝古訓洋洋誰其備之實事孔彰唯公懋
建敦篤輝光孀閨節母兩世高堂神則慘淡色則休祥
報劉未晚旌閭表坊兄也云天弟也繼塲交乏血嗣歷

夏峯集

卷十

八

載徬徨已子續舉并嗣蒸嘗司鐸聲振刺史循良鳳集
栢府自簡飛霜局中先著折煇昭瑞出村夾袋眾正騰
囂大沍攬轡勉竭匡勳驟領大厦重葺棟梁嘉言入告
累牘連章易旨特請顯頤范陽就逆案天語褒揚入
閩取士冀效恩皇事勢云左延麓退藏究心性命佳話
頤頤八旬有二奕葉芬芳言內子生色糟糠偕孝偕
友共翼綱常宅兆天末無異故鄉生而旣爲天下士沒
也應神遊乎八荒

延安府同知啟我劉公墓誌銘

往余與友人論士品獨有取於特立獨行之士友謂余曰特立獨行是今之所不容於世者也子何取焉余曰人所取者率皆固於是非毀譽之中而余所取者要皆出於是非毀譽之外天其有意斯世乎必多生此數人維持而倡作之意氣激發當能振越一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昔余交劉君啟我殆所稱特立獨行之士乎君嘗不諧於俗其意獨就余而余意亦偏在啟我君氣孤岸意不下人以余與君叔父同庚子京兆榜獨折節余是時當神廟盛時士之登賢書者率能自潤君已

夏峯集

卷十

九

舉萬歷癸卯鄉試余嘗過其家蕭然環堵半菽不給坐談朝夕啜茗若飯脫粟而已人有具酒招之峻不赴或自以事託居間者可資薪水君絕不與聞即舛妓右遊避之若免以故人皆譏議之甚至有謗訕之者嗚呼此所以爲特立獨行之士也歟天生斯人而遇不副志位不酬才君子惜之歲甲辰余自蘇門歸容城展先壠君仲子世洪來視余言念舊游不勝今昔之感世洪以余知君深懇一言銘諸幽石余雖衰髦於君不忍辭按世洪爲狀君生而岐嶷五歲失母出入顧復依父膝側出

就外傳誦讀之聲徹里門年十四是童子試擢筆動千言然以才思橫溢文不入彀二十六歲始補博士弟子員卽有聲庠序間保定司理熊公某號知人見君文深加獎許署其牘曰子必端人也癸卯登京兆榜是歲丁父憂哀毀骨立居喪一準古禮追思蚤年失恃思慕若覩其形詞之故舊僉云如殯時衣也事繼母至孝撫異母弟妹備極體恤嘗自言曰舜閔所以爲舜閔者正以善處異母兄弟間耳婚嫁教養倍於同胞君家固貧嘗儲無僭石讀書不輟神廟末時方多難留心經濟毅然

夏峯集

卷十

十

有當世之志與高陽孫少師定興鹿奉常以古義相期許嘗自謂得一城一旅亦可以見所學年五十簪仕得成縣成距鄉四千餘里彈丸小邑在萬山環繞中且舊爲金鎖地聚爭者殺人如麻久爲朝廷封禁而餘孱千餘人仍據山巔不奉約束君親履其地推誠宣威眾皆釋戈歸田地方遂定甫三月上官廉其幹績俾兼攝畿州畿固鞏要地君兩地經營備極勞瘁義耗贖緩盡付衛官成城高僅踰丈城中苦虎跡盜警君設法繕修屹然如金湯城內舊有土邱壁立高五七丈上平阜廣可

以順陸路可通襲爲令此者供園蔬君相視其地書
三街六街星分蕃布紳士與庶民分地有差給以印券
數月而比屋成天塹長雄矣後咸雨被寇焚劫獨邱路
一支守之遂成安土令咸末期年兩當縣悍民殺令復
令君往攝君撫綏有方邑賴以甯無何而安定亂民毆
縣令縣役死者數人邑紳旬旬請於撫軍曰是非咸令
不可秦撫卽補贖入告曰劉某力可攝奸才堪治亂宜
調煩安定安定又三邊午道也四縣四所輪蹄如織加
以驕兵悍將居民苦之君調劑得宜民用無擾安定站

夏彙集

卷十

七

銀五萬有奇每發不過一二千金縣令例扣四百餘始
分給驛所吏初以此銀進君揮叱嚴革立石以杜後來
安定逃亡戶八百丁包賠已百年矣君力請豁除存活
者甚眾適會甯縣缺令復令君兼攝兩縣幅幘甚濶迎
送輒輒五六百里因感寒疾是時魏璫煽權內外大吏
無不仰其鼻息璫與君未遇時有舊識嘗倚官者致語
云知劉君做清官若致我一字督撫可立致也君聞而
愈潛踪不復走長安一使通知交一字矣以撫臣議鼓
鑄陞延安府錢法同知管隴州事此舉當事者蓋爲開

竊採銅計君有鑒於咸之鑛寇唯設法各處招買足供
鼓鑄用同開採利而不受開採害錢糧隨徵隨解詞訟
卽時發落無贖錢撫按給示通省令盡如隴法時漢中
王就藩封沿途供應不啻百萬全省震駭撫軍廉君董
其事王中使君邑人也君默旋由水行達漢中全陝若
不知有封藩之事未幾委署清水尋月又委署沂陽皆
不得辭君蒞任五年實授兼攝共八州邑自奉非談疏
懶而素若寒士而百姓疾苦痛若切膜嘗爲民請命直
言無隱卽上官不悅亦不恤也每離一任必設香案於

夏彙集

卷十

七

中途集紳給父老將所興除一一臚列令儒生朗誦通
問如有一字涉欺請唾其面歲戊辰以覲事入都當世
事欲有所陳奏不果遂乞休致銓部批云本官歷任三
秦徵糧彈盜功績甚偉不得聽其休致批墨未乾乘輿
已出國門矣再轉南京錦衣衛經歷不赴林居時會有
令南京三品以上官各保舉一人南都察院馬公某特
薦君堪任知府亦不就家食十年無一日不讀書無一
日不籌國吏留心人才卽一技一長者亦必錄夾袋中
官奉時鼓勵地方勇健楊楫石國柱等百餘人赴關門

以爲朝廷一旅之用且潛消地方嘯聚之患孫少師極重君之知人後楫等各有樹立茅止生元儀嘗晤語於江村於儔人中獨推許君當歲飢君奔訴上官雄邑得米七千石復蠲應納之稅若干又勸賑請中貲人得金九千粥活數萬家時疾大作延醫施藥生全甚眾嘗語門人子弟曰色當前而不淫財當前而不取方是真實學問晚年獨加意禪宗一切幻影都空唯忠孝一念耿耿不忘臨危自書一偈拈髯笑逝無一星礙逝時年六十有五嗚呼跡君生平豈非特立獨行之士哉狂狷具

夏峯集

卷十

三

中行之體忠孝原生人之根惜晚年流於禪不克證其所學今安得起君子九泉而與之言耶君姓劉諱昌蔭字善同啟我其號也其先小興州人永樂間奉召徙內地隸雄縣家焉遠不可考三世後有名文者生齒日繁所居名劉鎮文生旺旺生鑑邑庠生貞俊才善書置千金產徙雄邑鑑生三俊少孤曾領家代族賠累有隱德三俊生學詩九歲喪父撫弟妹極友愛博古力學人皆重之是爲君父子四孫五曾孫四子既習其生平當銘諸片石以告來者

銘曰中行之質唯狂與狷是唯學之彊循良之績唯廉與方是惟政之藏其生也遇不酬志其死也閻而逾章是惟君子之藏嗚呼後有老者其將聞風而嘆慕過壝而徬徨

仇茂才異渥墓誌銘

茂才名憲稷字異渥新安人鄉耆繼軒君季子也家世載繼軒誌中茂才幼岐嶷以智識先人恥與流俗伍爲文能自成一言大有聲于里庠間性至孝環堵蕭然菽水奉二親而中懷澹如也甲申後以親年耄垂依戀

夏峯集

卷十

四

於膝下並不赴京兆試朝夕色養有古人風丙戌予寓居渥城茂才與王生之徵時相遇從雖癯骨如不勝衣而神情鼓勵引我忘倦繼而王生臥弟子禮茂才亦與猶子暹雅約爲婚姻已丑余南徙茂才復寓書正師弟之遺踪跡既遠就正益切未幾繼軒逝茂才寢苦枕塊哀毀盡禮家固赤貧襄葬後不忍怙然家居寢處莫傍禪寺者三年憶其叔祖雪廬以孝著稱茂才能步趨儀型更光先德矣未幾吐血數升死年僅三十有五有志竟嗚呼傷哉昔靜修門人三台里王綱居母喪過戲

既而父病綱朝夕憂戚致疾而卒靜修爲文志其墓茂
才甫終父制而致養其母情事大類于綱之微言茂才
以父志缺焉爲恨予旣爲文誌之矣虞茂才懿行湮滅
而題此語使後之聞幽光而採遺行者有所憑弔焉復
爲之銘銘曰問爾之貌不逾中士問爾之年未及強仕
貧窶之家田舍之子蓬華是居困厄以死然有遠心非
關閭里不苟富貴行已有恥有懷二人存沒中理昔之
王君今之仇氏三百餘年前後同揆勁骨清風常照渥
水

夏學集

卷十

五

貞孝君陳氏墓誌銘

往聞陶母范母蓋古所稱賢達而有高識者也然一成
其子以功名一成其子以名節得之婦人誠難更有非
功名非名節而沈深靜遠莫測其意不驚其神爲女史
所未聞見者則貞孝君是已貞孝君大原傳道人山母
也姓陳氏父諱勸忻州諸生母周二十二歲勵相舟操
十七歲歸於檀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
諸婦中陳獨以勤慎苦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卽山
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當甲申之變山棄家

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念沙蓬苦甚
怡然安之迄歲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遊
者僉議申救貞孝君要眾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
日事卽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若果相
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自由出獄
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
何如也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不
得其死死復何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疚其不甚悲不甚
喜總之死生不驚其神絕不作世俗兒女態覺陶母成

夏學集

卷十

六

子以功名范母成子以名節何如貞孝君相忘於無言
乎貞孝君內美純備皆婦道之常不能詳述述此一端
亦可告後世人壽至八十四卒於松莊之僑舍山轉徙
無常家卒時適在松莊貞孝君山之友蹟其行與年私
稱之者也三子各有子庚長子襄爲諸生廿歲亡婦李
同日仰藥殉次子仁山之子眉止之子普景承永出嗣
州守房再從伯父周仁有子體眉有子蓮魁赤驥貞孝
君已有六孫三曾孫二孫女六曾孫女亦有婚嫁今之
不知山者皆指爲輕世肆志之人不知山得爲輕世肆

志者蓋有老母之賢許爲之也嗚呼山之所痛心者尤
當深隱其辭予雖知之恨衰陋不足以傳百世而下貞
孝君之能傳者不獨以其子也系之銘

銘曰貞孝君道人兒兩相信忘險夷何所喜何所悲冠
而斧人所妬斧而冠我所師嗚呼後有信史其亦有考
於斯

杜母宋孺人墓誌銘

往鹿奉常公倡道江村其從遊士首推東江諸杜文章
道德之盛余因得與君異兄弟遊憶余初至江村君異

夏峯集

卷十

七

父衡宇公介奉常鴈余杯舛秩然以是知內助之賢迄
衡宇公歿後次兒泰雅與君異結姻好余寓百樓君異
奉母至鹿恭人亦攜家就之公宅而居者逾六年所余
室人述孺人德淑最稔會約君異之友爲孺人稱壽歲
甲辰余自蘇門旋里孺人逝已五年矣余君以志墓之
文請感念今昔懷懷姻譜烏忍以哀辭按狀孺人容
城宋氏運使公諱孚孫女壽州判公諱鳴陽長女也天
姓穎慧幼失恃壽州公憐愛之授以女誡或聞古人節
孝事輒能記憶十八歲歸衡宇公御子婦以嚴稱孺人

嫺婉如禮獨得堂上歡與娣姒遊處下逮臧獲若不知
家世貴盛者衡宇公少故豪舉朋游羹醢之設孺人無
倦色常內夜解佩佐所需衡宇公卽世孺人痛不欲生
病臥三年公姑力諭服藥餌稍蘇一意以奉老教子爲
念每饋食堂上非手滌盥盆不敢進味必特設飯必置
粗糲示不鈞禮夫有妹而娣歲時供饋不遺公姑或憊
恙無論迎饗檢食卽衾褥手滌淚靡不隨孟水下詳而
慈而恪以是堂上得安其養不啻衡宇公在膝下也課
四子力於學皆蜚聲文苑孺人大第遣問業於奉常公

夏峯集

卷十

六

以文行倫常相砥勉人謂青紫如拾芥而叔季忽天其
年伯仲竟以諸生老矣冢君食貧授徒盡卻修費常儉
孺人怡然安之門人輩卽託一紙爲母壽孺人必拒之
余嘗代爲之請冢君曰先外王父宦歸啟橐中裝余母
獨不視強之僅受敝衣一襲每語次淚尙潸然此非某
之介實出吾母意也會田園如洗冢君以歲薦於廷邑
使者力促之往旋求歸孺人迎謂曰吾辨香禱神久矣
相守窮廬實老人至願又何敢念及祿養也嗚呼有子
養志如彥明孺人之賢過尹母矣視昔人賢達以舉徒

飛子與擊墜金魚爲何如乎孺人持已肅而待物和敬長慈下感發俱在不言獨家浮四壁母子偕隱家君固恥言貧而孺人更以貧自慰年八十猶親紡績嘗冬月拾寸布手葺敝席炊粥半間蔬糲孺人更加焉此心之所寓去世俗萬萬矣八十二歲以微疾而逝衡宇公諱鑒舉順天武鄉試子四長卽君異也名越子郊諸生爲余孫壻次超子郁皆隸博士三起四赴貢才蚤逝於某年某月奉孺人合衡宇公兆余復爲誌而銘之

銘曰母之於杜也人以爲婦也而實以爲子人以爲母

夏峯集

卷十

九

也而實以爲師抑母之值其身也當家運艱虞之日然母之值其天也又秋冬閉塞之時辦香一禱義以成慈窮廬借隱舌以代菑世皆高子之介我獨頌母之儀夫千百世而後使馮弔者知所感慕而有考於斯

墓表

魏義士墓表

魏義士諱敬益字士友容之沙河里人也墓在里東北去縣城十里許義士生於元季迄今三百餘年元史所載暨聞人所題詩卷亦旣昭然可垂不朽矣然邱壠荒

蕪收童樵監鄧錫盤磚其間子孫恐久而迷其處安所令懷古者指而憑弔之乎萊陽劉克極時以清苑丞來攝令事慨然以義士墓表相屬余因憶空同之言曰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以風天下也然則今之表於墓者獨達官貴人耳不然亦其子孫之爲達官貴人者祖父借以表焉而已其生平行誼實可以勸鄉勸國勸天下者則未嘗過而問焉噫表之美如是而已耶義士還田十頃其施實德於民行聞於朝

夏峯集

卷十

三

名徧於野三百年後愈令人歌舞不衰此其精神入於世數之中超於劫數之外固不煩儒生俗士以爲表第欲比閭族黨之中遠近親疎之際盡消鄙吝以遊醇風誰實勸之哉則表之所不容已余不佞所以復剴使君暨公之子孫者也獨是還田一事士友之慷慨節俠千古凜凜有生氣然元史何以不入義士傳而列孝友傳蓋天下未有不孝不友之人而能爲義士者也亦未有眞孝眞友之人而多行不義者也况史稱義士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則義從孝出方非襲義則義士墓卽

謂之孝子墓也可

御史嘉石吳公墓表

嗚呼此有明天啟間逆璫虐虐死忠諫江夏吳公之賜阡也當天啟時太阿下墜羣小咸仰附奄人內外之黨既成鐘旅之屬同問朝臣之以諫言取顯禍實應山楊忠烈公於甲子疏二十四罪首攻之乙丑黨禍大作一時正人淪喪國家元氣亦隨焉時御史江夏吳公以極論次輔丁紹軾欺誣狀矯旨廷杖死嗚呼公與應山皆楚產也擊奸之疏愍忠之綸國史野乘固大書特書矣

夏峯集

卷十

三

今逾四十年公季子琮令任邱寓書幣走使蘇門索表墓之文噫余伏草莽間病且老言烏足爲公重哉憶乙丙之際楊應山逮後當時所稱左魏周諸君子皆不棄予予得周旋其間其子弟皆以予與鹿江村爲歸伊時雖不及見公顏色而芸夫牧豎道公雖死猶足褻奸人之醜今四十年後復得與任邱君通人牘將於野人一言傳信後世烏可以衰老辭公姓吳氏諱裕中字嘉石號敬齋其先江西萬載人自辛七公始徙江夏七傳至璧山公居古僊人山以積學教授里閭性方嚴躬勤儉

積聚至數千石當萬曆戊子己丑間歲大飢公廉其值

以出沽至貧者樂予之不責償所全活甚眾鄉里德之

璧山公生四子公其季也幼秉岐嶷雙眸炯炯如電五

歲授句讀一日自外持兩梨歸奉父母父母摩其頂曰孝

子公應聲對曰忠臣璧山公深奇之公有三兄皆著聲

庠序屢躋棘闈公父督課備至慈曰教子逢年不如力

田公母獨指公語曰此子屢有異徵天豈終厄哉未

幾璧山公歿公自是間母訓益感憤攻苦筆墨中時有

涕淚痕嘗作數子篇以自警萬曆乙卯舉於鄉讀書山

夏峯集

卷十

三

中不事干謁己未成進士內閣賀公對揚序其文曰嘉石自言讀書做人冀歸諸形影相質之地此可得公之所學矣授廣東順德令順爲廣劇邑事無巨細綜理周密尤冰炭自矢邑有陋規吏凡廿四曹各以其事之繁令爲而上之至三十金名曰公堂以逮鹽商給引舟師告郵民間請示請照皆有常例公拂衣起曰此賈人行耳謂爲民父母何一切斥絕之公自諸生時諱里胥奸弊於徵收糧賦更得苛索而吏不能肆其欺冒他如置石關修海門嚴武備獎士類廉能聲大著東粵間兼攝

新會縣邑有猪頭山稱盜藪蹂躪鄰邑無甯歲公請于
監司大藤峽宜建署移官再設哨兵二艘往來以壯聲
援卒如公議民利賴之辛酉分校棘闈所取多知名士
後區聯方官臺諫以直聞壬戌乙丑兩舉卓異入爲江
西道御史巡視皇城當是時羣小嗾逆奄羅織忠譴次
輔丁紹軾內黨客魏外怙崔田舉朝側目無敢出一言
公激烈慷慨于十二月廿四夜列香燭肅朝服昭告二
祖列宗曰國事一旦至此誓不與賊臣俱生濟則君之
靈不濟請以死繼祝訖伸紙具疏稿未數行風旋滅燭

夏峯集

卷十

三

者三公怒叱曰何物鬼伯軋肆狂侮厲聲呼童子連續
火頃刻稿就其略云次輔丁紹軾本一奸邪巧令之小
人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隳實有題目而無
文章臣初怒焉心折以爲或出忠愛近被臣同官趙允
昌有言乃軋具疏求去巧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
而其人之中藏已逼露矣紹軾咬定題目重複發揮只
緣馬世龍而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操戈擐
甲之武臣耳去留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今
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橫人情慘於蚩蚩國

勢危若累卵如此正大題目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
揆席文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
者方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知遇以久安
社稷者其道安在是騙官者次輔隳實者次輔有題目
而無文章者次輔悞國欺君莫此爲甚二十五日奏上
閤票擬已有旨了姑不究丁輔嗾崔魏矯旨削奪廷杖
二百緹騎控馬索公公適同兩諫垣在某侍郎家袍服
未易百緹騎至四座相顧無人色公獨從容向前曰昨
具小疏入告此來必爲我被執牽挽去抵午門拜杖重

夏峯集

卷十

四

飛如注肉成糜骨節碎折猶聞誦天子聖明不絕口稍
甦語所知曰杖亦君恩惟具小疏四篇纔入告其一耳
諸君當爲我繕後三疏次第封奏可告無罪於先王又
語侍者曰母氏遠隔數千里豈知兒今夕爲國死未幾
氣絕時丙寅正月初二日也公死諫者走報丁輔丁方
手茶碗墮地碎俄見吳御史從外來驚惶失措相與力
持庭前但僵身連呼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越二日丁
無疾死公訃抵江夏圍門惶怖匿不以聞公母母瞿然
驚曰兒其以諫死乎兒能學滂身得爲滂母足矣戊辰

崇禎卽位追卹死諫諸臣贈公太僕寺卿恩褒三代蔭一子入監讀書賜祭葬卹命謚詞有曰楚材摧折者多矣而爾獨杖杖或不至死爾且死爾冤極矣其加謚如法以表忠魂嗚呼公之死可謂不辱其身不辱君與親矣高陽孫文正挽公曰世人徼富貴遂媚要人至殺其所欲殺以媚而並殺其防我富貴者以爲不如是無以長富貴曾無何頓捐其富貴之身也當時操刀之奄已大肆其殺機而腹刃之奸隨先奪其虎翼一死御史尙可維國祚於苞桑獨悲其拜杖待斃之頃猶殷殷以三

夏峯集

卷十

五

疏未上從容絕命死不忘君昔椒山公以誅嚴嵩而先死嵩卒爲椒山所誅磊石公以擊丁紹軾而見傷紹軾隨爲磊石所擊忠魂烈氣不獨有撐世運抑且蚤鑒殺機千載下讀公之文過公之墓未有不腐心肅容流連涕泗相與感憤而興思也公生萬曆乙酉年僅四十歲子曰長嶽以蔭入太學次發次琬俱廩生次琬卽任邱君也女三孫十七孫女五曾孫九曾孫女七婚娶詳狀中任邱君追念先型殫心實政應有以樹公地下之望某蠶賸衰耄敬吮毫而應千里外之請

司禮監掌印雲峰高公墓表

崇禎甲申三月逆閹陷京城先帝怒起推案先殺公主命國母投繯遂自縊萬歲山時文臣殉義者范內閣倪司農而下二十餘人勲臣戚臣殉義者張惠安劉新樂董鄒閣而下不及十人武臣殉義者賀副將高指揮而下僅七八人而內臣殉義者王督勦高司禮而下則不下二十人然督勦六軍總帥國之存亡君之生死係焉而司禮則垂老閒居不與聞國政者也獨能烈烈與名下十人同焚死真可謂純忠大義也哉按公初名昇號

夏峯集

卷十

五

雲峰道號復初順天府永清縣信安鎮人先代多隱德父名志母甄氏弟兄四人長節次選四騰公居三生於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二日萬曆癸未年十五選入內廷隸大司禮張成名下讀書博覽遇事明決拔內書堂歷南司暨皇史宬提督光宗御極擢東宮紀事嘉宗御極命掌司禮監印務侍上讀大學在明明德因賜名時明公居恆以成就君德自任時講官孫承宗出公及王安日民間家塾講習朝夕聚首促膝相習而熟今上御講筵恭默無一問難臣下日蹴蹠而退何由熟也常朝奏

事何自口答今借此儀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這俗細解起發問難俾上通曉機務與臣下日親日熟此啟沃之要也公善之曰非復午講不可安謂當請修九五齋公曰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公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幾而逆監播亂朝政羅織縉紳殺安公連章求退杜門謝客迨懷宗入繼大統三召就命令掌南海子提督併提督保和殿惜薪司及司禮監諸印務公再四懇辭不許暫攝司禮監事公善書上命題乾清宮扁額公頗以敬天

夏峯集

卷十

七

法祖四字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上御筆以忠純二字旌之賜以圖篆一日御批令票擬章奏公俯伏奏曰天下大事關臣五六員尙不能了臣備員內廷縱有才票擬之權豈可假內官之手旨從中出恐萬世後有累聖德上不聽令之出公竟日不食上爲感悟召令毀票公奏曰此票是皇上御批臣何敢毀上收票自焚遂承旨專理司禮監事上郊天御馬監奏請皇上閱駕試馬走驛上問馬宜看否公奏曰臣聞聖人有言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况未灌乎

上叱曰偏是你有這些話說各官退食公獨俯窗外不敢動少頃聖怒釋撤簾指曰你如何不去吃飯公伏曰臣庸愚冒犯天威該死上喜曰這奏誠是無過自苦三年因病辭杜門不與朝政讀書寫字與門下後進談忠節義禮自範範人毫無所苟逆闖薄都城上命內宦凡在籍在朝俱集守城公名下褚憲章擊賊死焉城陷公先一日令人備棺於東堂至日正衣冠拜天辭闕大書于壁云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因門死節三月十九日辰時書畢臥棺中名下輩繞膝

夏峯集

卷十

八

泣留厲聲叱曰一蓋棺吾卽歸去名下十人李繼善賈彝倫馬文科郝純仁徐養民宋輔宸馬鯨張行素李廷弼王家棟十人者俱縊死舉火焚堂棺屍俱爲灰燼方正化總監保定奉公遣屬擊賊死之合褚憲章共十二人噫烈矣哉余嘗讀史傳至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未嘗不咨嗟嘆賞以爲士大夫之所難今公之烈烈而死也則益難矣而十二人俱從公烈烈而死也則益難之難矣三百年祖功宗德培此峻節孤忠役身成仁合十二人以成仁仁更皎然矣舍生取義合十二人以取義

義更截然矣無論當代鮮與之比卽古昔實罕其儔真
可以愧天下後世爲臣而懷二心者公壽七十六逆聞
通後魏國祠等拾骸骨於灰燼中卜葬西直門外七十
里南安河九壠山之塋山西總監牛文炳公名下也與
余同鄉因徵文附石於墓或謂余曰張茂則宋元祐間
宦官之賢者也借程正叔一顧不可得子爲雲峰表墓
不亦甚乎余曰凡爲臣子官有內外義無偏全忠君一
念總以淋漓足色爲極詣公之閨門殉義得之中官一
流更爲奇絕正叔而在當急爲搦管以揚休美余尙愧
夏峯集

卷十

五

殷望刁公墓表

余嘗聞祁州有刁公殷望善俗利物爲己任私心切儀
之己丑余攜家南徙公之子孝廉君包邀過其鄉有祠
巍然岡祁之多士暨祁之父老爲公報德而祀之也噫
刁公亦頽然一處士耳何以使鄉之人駿奔追慕如此

也因問狀於鄉多士曰州固僻壤士皆疎于學而昧立
身之義公設科不拒來者規條嚴密以身先之雞鳴時
卽起課諸生勤惰諸生稟稟奉命惟謹一時人文興起
自中山博陵以迄安平深蠡諸邑貢笈問業者履相錯
日不暇食修有無出衣食暇來學之貧者廩壯者如一
日進父老曰長吏不能平情于下故鄉之枉者訟者皆
得求質于公甚至家人瑣屑之事莫不披肝膽以告公
開誠宣諭各厭其欲以去偶有以橫逆至者旁觀莫能
堪公獨怡然不與較然好直言遇一州利病侃侃陳之

夏峯集

卷十

三

不少避長史憚其直多從之當熹宗末年兵興旁午部
檄州郡儲草鐵鉛硝之屬每邑費以億萬計四境錯愕
莫知所出公集紳士言于州守曰此令若行將擾及難
豚矣守曰奈何公曰聽吾民自爲之守曰其將能乎公
曰安見斯民不三代也守喜甚盡以屬公公誓曰所敢
遣一役發一紙徇一情面者有如日乃爲文四布不數
日輸者山積疑若神助民不擾而事濟至今猶利賴焉
諸如里社布粟之征代償不責報者比比辛酉歲大祲
公出義田所積復倡戚友之好義者鳩貲數百金施粥

鍾安寺中全活無算設義塚掩尸骸之無歸者役未竣
寢疾而歿之日遠近無不流涕者余聞之肅然起席
曰噫嘻公之德可以風矣公諱克俊字殷望其先永樂
間自小興州內徙于祁歷八世至高祖鳳國學生曾祖
天錫州學生蚤遜配胡以貞操稱載州乘祖宗仁父琢
信義著里閭公生淡歲目翳不能視一日指杏實而索
之由是漸豁然既長端嚴凝重不妄言笑菲食敝衣行
已接物恥虛懷塗飾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閉戶讀書
不交接世事冬不爐徒跣至足裂不遑恤黃公節吾以
夏峯集

卷十

三

名進士司州牧深嘉其學天啟辛酉詔令州邑遴士以
充成均督學左公光斗得公文亟加獎許司成黃公其
昌於數百人中拔置高等免其班次甲子比于鄉當入
紳闥雨如注竚立久之幡然曰吾不復事舉子業矣或
勸之仕謝曰吾能毀方瓦合希時賢意乎日惟教授後
學以善其鄉做范文正遺意置義田百五十畝俾宗族
勤力其中除伏臘所餘欲推廣其義以贍族之窮乏好
義急人其天性也公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得年六十有
五配安子一卽包舉天啟丁卯京兆榜隱居教授能大

公之業余自祁南來包仍留余兩子讀書報德祠者經
年今別十二年矣嘗寓書蘇門乞表墓之文念余弟奇
彥與公辛酉同爲左忠毅所選士曾爲余言謁太守能
言人所避忌者知公之立身嶽嶽也藉其平生豈曳輪
激流所能盡哉嗟乎詩美空谷之賢易貞幽人之隱非
以其求志全神抗懷去就歟惜也遂其志不遂其才抱
良歎而永歸哉清塵而獨往也嗟夫公德入人之深一
人一物隨事利濟如賻喪助婚養老慈幼難以殫述特
表其大者豈獨一鄉之多士父老過其墓而馮弔追慕
夏峯集

卷十

三

之不哀抑可以告後世矣

彭俄夫墓石記

俄夫姓彭名之燦蠡縣諸生也父孝廉掄俄夫其季子
甲申後攜妻子寓饒陽爲人作塾師未幾妻子相繼死
俄夫來蘇門依予然性不諧俗愛靜坐有人延于家以
市儻輒避去嘗渡河南遊韓子鼎業爲館之僧舍年餘
又棄去獨攜瓢笠圖書偏遊嵩少王屋諸名勝或南或
北皆以予爲家恥食嗟來在九山曾絕粒數日予挽而
之夏峯勸之歸老先人墓傍俄夫曰某出同時已告先

靡誓不再返不能蹈東海西山而死卽溝壑道路無恨也戊戌六月竟死噓臺東北石柱下其意蓋謂公和無妻子已亦解夫或有所慕悅於心故從之遊耶餓夫行徑踽踽涼涼爲世人所吐棄但其立志不苟食不苟生其中固有異焉者矣死之日新鄉紳上有欲爲立傳者詢于予予曰史多失真非毀卽譽白非聖人則不能無毀譽也餓夫少知識乏才技以衣冠子貧窶不能自養遂甘心一餓亦愚矣然其所不可及者生死之關勘破已久欲死卽死絕無沾滯此非識力過人未足與語也

夏峯集

卷十

三

予與其父爲年友餓夫嘗欲師事予予以世誼謝之今與同人鐫一石於墓側而記其顛末如此不欲以不情同待人也

范烈女墓碑

婦之節有分矣死節較守節爲烈而女子之死節較婦人之死節爲尤烈君於社稷臣於君子於夫妻於夫分定於天情根於性其死也理之所不容紊而義之所不容逃者也至未覲夫而爲夫死與未委質爲臣而爲君死者同科則尤烈之烈矣若范烈女實足異焉烈女

保定滿城人字易水田氏子廼倉未娶而歿女欲赴弔母弗許遂潛飲鴆曰生許爲田氏人死當作田墓鬼嘔血二日母掖之過田氏再拜姑前乞留夫棺同發言訖氣絕噫烈矣哉女不事詩書一蓬戶弱質耳何其炳於大義而剛斷明決至此哉更可異者冀北春寒庭前海棠未發烈女時節之夕羣葩一夜大放色盡白嗚呼人耶天耶至誠動物神鬼效靈此又古今所未及聞未及見者也考紀載祥符陳氏未成婦而死楊子嘉與項氏未成婦而死周子閩縣林氏未成婦而死陳子其事俱

夏峯集

卷十

三

與范女埒而草木獻瑞天人交感則從前未有太守胡公蒼恆聞其事而亟爲旌揚以愧婦人之事二夫者太守亦賢矣政事自借名教爲重烈女至性人何知有身後名然實至而名自彰雪棠紀成雖云鬼神旌異而烈女之貞英純一不二則人也而天矣異而未離乎其常也離常之異惟幻惟妖爾何異之足云烈女伯父良鼎舅翁時雨介王生餘佑徵文于千里外予髦矣久謝筆視但欽金烈女不自知其不文也烈女父良鼎諸生母劉早亡姑孀撫之爲己女表而出之俾世之人因烈女

而知生烈女之人與養烈女之人則烈女又孝女也

行述

楊都君明宇行述

駙馬都尉楊公執母李孺人之喪過毀而病復以卹典疏屢留憂苦增劇遂不起蓋死孝哉公至性天植先年丁父紹庵公報毀甚謝御祭拜不能興強興復仆侍御王公孟震容嗟感嘆以狀聞求寬焉既而請歸葬十二疏未俞遂伏闕勺漿不入口上大爲動是時肢體面貌無復人理微上恩得不死而終以母死死之日薦紳先

夏峯集

卷十

三

生都人士無不流淚公以儒家子承上選尙嫡長公主至貴倨矣而讀書折節好古行義一洗貴戚之習鄉國誦高誼者或以俠擬之而實未盡公也公家固安值歲飢出粟數百爲賑邑庠三百人各石焉大城王生弱冠以疑獄爲有力者所陷擬大辟有年矣其妻號泣行草間呼籲無路公從旁聞其冤不言而陰爲力竟脫之邑尉李光奎擬劣處有成議而尉實賢藉公力轉擢鳳陽簿其人抵鳳陽未三月卽以養親棄官歸可謂不負公矣容城割耳節婦李老矣公餽以金更月支粟同邑賈

生父喪廬墓公合諸大夫表其門其崇獎節孝如不及

亦氣類然爾公既以孤意獨行出曹偶之外不結貂璫不附權貴唯樂從賢士大夫遊聞某善士卽劄記之苟可身當不憚屢先而恤緯有憂雅與同志相期許默運其扶陽抑陰之意于行所無事之中公眞天下有心人

夏峯集

卷十

三

實不爾公據祖制爭其力天子竟從其請識者比之于虞淵取日知言哉蓋公目中本無富貴故直行所見卽跡近亢氣近慙而極重難返之勢非如是烏克挽之方奪俸習禮曹監時相欄白給簞食外無他味復直署雨連月官舍無寸隙可榻層疊几案手一卷坐于其上不假臥者十餘晝夜蓋公每謂丈夫落地須耐苦楚自憐與人憐者皆婦人也故當時旁觀者爲公不堪而不敢以响响之言進卽如近執母喪實以七日不食遂成脾病親知執有病之儀強以滋味公佯諾終不御卒以殯

生嗚呼世所樂乎爲戚貴者何如而公之生平乃有窶夫賤隸所不能受之苦甘之若館聞貴戚中以公素絕聲妓匿妓招之席半妓出公趨歸不可留主人笑謂何自苦乃爾公曰若謂吾苦吾亦謂若苦若謂若樂吾亦謂吾樂斯言也其所自得深矣蓋公資固超絕而尊師學道俱據實際其童時受業師與貴後教習諸公俱嘉其有志期以大業公真不負所學者乎田儀部大年公教習師也歿而公製服爲位齋戒祭與有業師母婦居爲置腴田使無憂老於在三之節何媿古人也公以忠

夏峯集

卷十

三

報國以孝報親以義方教子堂中置萬卷外無雜玩性學經濟外無雜書賢士大夫外無雜交綱常名教外無雜言人其門卽未接譚而大雅之風已泠然噓人肌髓卽一戚臣而隱然係斯世之望爲世道計則公不宜死而自公論則死何憾焉公素不諧俗復死于過毀悠悠之口且飭中行之論以病公而過則過矣誰能如公過者公名春元字仁甫明字其號也其子姓生歿日月俱載誌中不及贅嗚呼公之懿行高節人人知之而公之苦心深慮非深相知者恐未易窺也余不佞辱知於公

者垂十餘年亦特就其所習聞習見者率爾識之非敢謂盡知公也公束髮論交幾遍海內當更有締結超於尋常耳目之表倘憐長君今日之哀誠而賜之教庶可以因語言而見乃父之精神是其乞言意也

先大父敬所公行述

余不及見大父烏能述大父之語言行事哉然有得於季父成軒公所記之實錄與夫父老之傳說則徽音猶可想見忍不一述使孫曾而下共仰祖德宗功於無斁也大父諱臣字汝鄰別號敬所其先小興州人始祖奉

夏峯集

卷十

三

詔內徙卜居容城舍於縣治北十里之賈家庄六世祖延寶始遷北城生大父幼而聰穎不好嬉戲喜讀書十六歲入邑庠又七年會大父棄世子然一身雖拮据家務而不廢舉子業遂大有聲於藝林每試輒前食廩餼青衿士負笈從遊者踵相接也正嘉時文尙繁縟爲文獨簡切理要累科不第嘉靖辛酉以副貢入闈始得售主司極賞其文謂可擬元時年已逾四十矣閉戶讀書其寒素無異諸生時謁選授淮南府沐陽令敬士愛民誓不取一錢以自潤舊額火耗亟爲罷裁不批詞於佐

貳而贖緩盡絕紳士餽遺一尊一果外盡謝不納終沐
賜任止以新生公晏受二輕幣歸仍散給家人此余大
母楊太君暨先府君時時稱述不置者也宗族親友過
署者一勸以取則數日不與相見曰倣官要錢無非爲
子孫計不知一要錢而子孫微矣學博某者自謂老於
世故嘗教以三面待人曰人家一面臨民一而見賓一
面乃可以遊於官而託於世大父笑曰吾以至誠待人
平生只此一面耳烏能三教者大慚緣以成隙乃假邑
多缺稅陰譖於郡守竟以不善催科獲罪謫遼東行太
夏案集

卷十

三

僕寺簿道左邊陲所隸皆衛卒武士有千夫長坐事而
非其罪以重賄求免峻卻之曰無以爲也罪如果爾必
不汝貸雖賄何益罪如不爾吾自貸汝矣何賄爲按之
無驗竟得釋弁復以金謝曰拒於前受於後有以異乎
復峻卻之所司馬政馬政理兼司鹽鹽政肅查飭諸邊
邊將吏取海石作硯有餽者輒受之此外無長物也三
年擢河東鹽運司判先是池鹽久不生諸鹽使者皆坐
免俸自先大父履任後鹽稍生殖起數漸如例鹽法籌
應幾何而私多於籌若若者抵罪有二鹽夫誣多若若

察鏡其情狀謂一抵罪未免命累耶家耳解也竟咎而
遣之甯失不經以全活焉修葺書院日與諸生課文多
所成就當官既礪清操仕進之念亦復澹然從未受地
方一金並未有一金餽上官遂左轉秦府審理勸者謂
何王門之不可曳裾笑應曰以是道往卽裾亦未易曳
也歸裝明月一肩清風入袖送者號泣擁車不行家居
疏布自甘絕口不言有無從弟仕偉視如同袍叔母范
氏苗氏皆母事之生爲養死爲葬合族應貼之徭役五
十餘年毫分不取口無虛僞之言躬無虛僞之行處鄉

夏峯集

卷十

早

黨無少長貴賤無敢慢卽有以非禮犯者未嘗報從不
以訟事干邑宰邑宰重之遠近數百里爭呼爲孫佛兒
云鄉人有醉而毀其門者不自安介以謝曰無之無自
蹙也劉廷林少孤攜之赴任視如己子至今世若同姓
焉林居六年壬午疾卒享年六十六歲生於正德 年
三月初七日歿於萬曆十年二月二十日葬買家庄西
北祖塋配李安人治家嚴肅克主中饋繼配楊安人多
壽德余猶及侍膝下從未見有疾言厲色然老幼男婦
莫不肅然敬愛時祖老姑貧無所養出入寢食數年共

之自府君捐館聲淚俱竭慘入心腑每與余母相對慟
極相憐也男六人不顯生員不承不訓武生李安人出
先府君諱不振生員授儒官不緒歿於河東任不基彰
德府訓導楊安人出孫男十八人曾孫三十九人

夏集

卷十

里

夏集卷十

戚士彥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一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雜著

勉子弟文

竊聞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三年無語而一鳴已驚良金須冶而成壯士因蹶愈奮莫謂爲其事而無其報未可竊其名而輟其功爾曰命之不猶吾謂器之未利高飛無力必因毛羽不豐習氣填胸漫誇器識早定無涉下帷之苦誰憐阮籍途窮未嘗面壁而參敢云劉蕡下

夏峯集

卷十一

一

第一生之地步八股作因緣欲叱退懶龍除去幾分逸情情氣苦喚回懶鴿添來幾種猛志精心三人行必有師同氣之間爲良友做些實事漫付日月千東流辦箇直心應取功名如掌上理非迂而難信力則我所自饒選吉上元更新小築爲倡爲和務期九仞以及泉吹棟吹簷庶幾一發而破的人人自勉勉吾言

戊辰計偕偶書

某不佞稟資傷弱賦性疎狂漫言矢志於青雲忽已驚心於白髮韶嫩金盡久灰壯士之顏骨勁舌存尚隱幽

人之色值今上之初御正多士之計偕回想數月以前性命危而功名薄自今日以往手足適而夢魂清坎止流行夫豈容乎有意榮辱得失一任運以無心天之我興不以無意求之而不來天之我廢豈以著意求之而不空滋方寸之營擾何裨造化之主張省得幾分虛忙便多幾分受享就中光景須從閨室無言之地爲參詳此段工夫豈向尋常口頭之際爲襲取某卅年鄉薦八上春官花樣雖不諧時寸心當自屬我若猶然動色於世之浮名浮利馳神于人之不見不聞此則自領其

夏峯集

卷十一

二

欺而自屏其慊何待人贊其長而人嗤其短瓊堂有弱弟一羹一菜供饗飡客邸喚兒童兩兩三三成排舞隨處自饒樂趣逸調更有同心偶爾興懷且以志勉

山居約

一嚴同心語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則同心之難也久矣凡我同志既切忠孝之念思一當以報國家敗羣之人不可不嚴也與其交而後擇何如擇而後交

一戒勝氣古來善謀事者可否相資謀斷互措虞帝且好問察武侯且集眾思我輩政不必以予知自雄也和

喪之雅既難得之廟堂之上平和心氣切有望于二三兄弟

一備器具備弓矢者什伍衣帶便不可緩有鎗礮者火藥鉛子萬不可缺同志中有既乏勇力又鮮器具者或量備鉛藥等物總之各辦一點公心共圖保禦如一身一家方可同濟患難

一肅行止或行或止次序不可紊也宜推勇力善射者數人爲前驅爲後勁一遇警乃止齊焉同向敵人弓矢相環鎗礮遞進立的腳定便可以少勝多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一儲米豆民間之苦至今日極矣供米供豆借題目充私橐飽衙蠹此不必言獨以終歲勤苦一聞有警委之不可知之人而去況邇來盜賊嘯呼飢民叢聚一有警誰與汝守此糧乎何如早爲計之糧與人相隨猶得飽一日之腹也

嚴樵牧約

同志既避居於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株踐踏人種蓄令土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廝役萬萬勿犯此禁昔庚異行守禹山

與眾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六器約

親友相會伯順前已有約然在彼時爲從儉在此時又不啻奢矣數千里飢民相食斗米已踰五錢此乾坤何等時尚堪闢靡誇多於飲食耶今與同志約六人一席葷素六器邇不足則佐以脫粟酒以德將勿令過醉當此天災人害賊目驚心正士君子省躬救過之會也

寶藏社十約

夏峯集

卷十一

四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真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吾輩試自簡點終日營營逐逐漫無向往卽幾希偶露旋又昏逸舉世皆稱孔子爲先師不知誰是門人須高著眼將一切流俗看破發一願學誓盟不愁不升堂入室也約立志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千聖要訣合盤託出學也者吾人所做得生活是求盡此心工夫其苦落在子臣弟友其得力在戒欺求慊此字不清終身無著手處故帝王有

帝王之學韋布有韋布之學當大任定大疑皆由平日講得親切一不知學便無術矣約知學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一告誡不足槩生平微瑕又何以掩大德湯之改過不吝目之間過則喜正所以負絕千古吾輩清夜自思誰無有心之過誰無無心之過但蚤自淬礪銖鋤蕩滌漸磨更始則入聖有路不然只一文過便是小人約改過

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夫五倫惟朋

友

卷十一

五

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於鮑叔其知我至比于父母則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默檢行藏其喪行止敗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誘引則直諫多聞之友信不可一日離約求友

易曰君子虛以受人蓋凡物虛則能受滿則否今人有過旁觀甚明始終不敢出一言以救正者慮其意逆也心不虛則意逆逆則訥訥之聲音顏色見矣孟子所爲距人于千里之外也聖如大舜而好問好察賢如顏淵

而若無若虛自以爲是又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哉約虛已

孔子曰小人之道固然而日亡夫當的然時非不爛漫足人聽聞然畢竟怕人窺破則不真之故也真則生意盎然開口舉足不聽鼻息于人祇求自慊于己彼僂僂嚙折貌廉飾謹者佯爲人之不知祇率吾自欺一念而往可笑也更可憐也約率真

孔子曰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曰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所謂貧卽是道也故從古英雄豪傑大段從困

夏

卷十一

六

窮拂鬱中來彼士不志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又何處覓道乎吾輩幸自愛勿使無恒產有恒心者且不見信于士也吾輩卽善貧未必遽填溝壑有能不忘在溝壑者乎約定操

孟子論達尊而齒居其一又曰長幼有序則少長之節尊卑之序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嘗見以少年輕俊而狎侮老成卽有貌爲崇讓而其心不甘神不恬吾輩各以一人而遞處乎長幼之位我偶爲長者固不敢以挾也我如爲少者定不敢以抗也揖讓稱謂間自有

定體古人通家世講之說不能不令人慨想焉約尙齒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故威
儀文詞由中達乎外者也須于此處嚴肅先有收斂然
後著已向往一而不浮體輕言躁則神不守舍可知蓋
大道不必遠求只就一身威儀文詞做起試看聲律身
度之人豈復有毀繩亂紀之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非
故使人望而畏之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約肅儀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既取于輔仁而
會何可已也自古論聖人者純亦不已又曰不息則久

可集

卷十一

七

而聖人之論學則曰爲之不厭又曰吾弗能已故顏子
得之而欲罷不能曾子得之死而後已則有始無終非
所以希聖矣約固盟

蘇門會約

衡水悠悠原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蓋靈吾
黨數人地分兩省偶來借閒于境遂爾託契于心或素
嗜煙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
優游而默探乎禪理或燈窗攻苦而久潛乎名心均抱
用世之才俱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性情斯

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
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條附列于後

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也所關甚重夫豈容濫與其
交而後擇孰若擇而後交吾儕數人雖曰尋盟方始然
相聞相信已有素矣今倣昔賢洛社香山之意爲蘇門
之會思善其鄉以先細民爲之約定交

禮與其奢也寧儉當此時民窮財盡到處皆然况我輩
離家失業者乎五人一席董素六器飯二酒隨意亦古
人二簋用享之意儂居常與親友以此爲則事求可繼

夏峯集

卷十一

八

道貴相安爲之約崇儉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大禹聞善則拜子路聞過則
喜是何等心腸由衷達外一毫無所驕飾非告人以善
與過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沖一分
長進一分倨傲一分墮落爲之約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已也已之不能忘自挾貴挾長挾
賢以至於辭氣顏色必欲較量故交甫合而旋離儂自
愧無聞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諸公各有已定
不沾沾自多也爲之約忘已

交之鮮終由於始焉不戒我輩不可不慎之每月兩會疎則情不洽數則力難繼來不速遲不候亭午卽集燭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間之主會者或遠賓初至暫爾入會交從某人起某亦首先一日相聞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會不可輕合既入會不可輕離風俗淳樸人心厚薄于此攸關前說未竟復爲之跋

家規

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已辱身喪家不知立家之規正須以身

夏彙集

卷十一

九

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嫩以慈孝遺後人所垂訓辭世守勿替余因推廣其義爲十八則願與子若孫共勉之

安貧以存士節

寡營以養廉恥

潔室以安先靈

齋躬以承祭祀

既翕以協兄弟

好合以樂妻帑

擇德以結婚姻

敦睦以聯宗黨

隆師以教子孫

勿欺以交朋友

正色以對賢豪

夏彙集

卷十一

十

舍洪以容橫逆

守分以遠讒隙

謹言以杜風波

闇修以淡聲聞

好古以擇趨避

克勤以絕耽樂之蠹已

克儉以辨饑渴之害心

右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

蓋教家立範品行爲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爲政

祭其先務也謝疊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間盡是
人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不和多開隙於妻
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先既翁而得父母之順
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
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
之已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
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卽爲擇師愛而不勞禽
犢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與妄人相
值亦當存自反之心囊隙之開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橫

夏鑒集

卷十一

七

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
不學無術耳聞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
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
焉凡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
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竊欲望之一家因取
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錄六則於左以爲家規
榜樣其亦可參觀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淑
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盡此矣

周公謂魯公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於
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知口
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聖
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此

柳玘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悅古道身既寡知
惡人有學勝已者疾之倭已者揚之以銜桎爲高致以
勤事爲俗流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夏鑒集

卷十一

七

王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親師
取友之誼夫豈有外焉者哉

右六則因與子若孫所常言者隨筆錄之此六則之義
千萬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凡我子孫其釋斯
言

家祭儀注

久離邱壠兼之萍蹤未定蘋藻疎違負疚中夜邇日卽
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
入廟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

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梳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
禮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別行禮各如儀

修譜

人心何以淳淳于孝弟風俗何以厚厚于興孝興弟夫
孰是當不孝不弟者而人心之澆也日甚一日風俗之
薄也日甚一日此何以故蓋族譜廢而士大夫不講明
孝弟之義于庶民何望焉古帝王以孝治天下上老老
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漢近古孝弟力行之士多

舉于朝治唐傳孝友以風不孝不友者孝弟之實已微
今則併其名亦不存矣以人人不可少家家不可少又
非有甚艱難重大犯時觸忌之事而恬然安之可爲浩
嘆

勵學文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
人情散古人喫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
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
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

夏峯集

卷十一

古

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
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
一轉念卽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
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特亡
我者何事難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爲但求於心
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
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
起居食息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李張二公配饗文靖祠告闔學文

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監丞李希直名伸疏請從祀孔庭章數上始有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則希直實靜修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沒而門人張希古名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廩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今據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甚詳又刑部尙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廢旣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其師之志其爲靜修請從祀者章復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是自青

夏集

卷十一

七

年以至白首時時灑血歲歲叩闕且爲後來者期無窮之望也希古祀典有一代之君必以一代之功臣爲配饗卽今從祀孔廟者又何一非有功聖門者乎李張二公平生大節懿行其于請建祠堂請入鄉賢之時俱各已臚列詳盡今只論其有功于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靜修先生祠居恒慨文獻之無徵今幸有實績之可據在二公一堂共俎豆固快然欣慰其初心在靜修奕世得同心更欣然喜延之上座所謂幽靈協而輿論益暢祭丁伊邇眾議僉同伏乞諸君子一言闡明立生幽人之

色正見公論在闔學所關良非細故況縣主學師雅有風教言之正其時耳

讀易與三無道人

三無道人幼而讀易子老矣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抵蘇門同居閭嘯樓始習句讀今七年所未有窺也程正叔之言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然而前儒本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憚斯文之湮晦自秦而下無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宗

夏集

卷十一

六

旨所持在卦變一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後又千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儒以發明之四聖人之精微妙秘庶其昭示於遠近身物之間無一刻非易之所流行也無一人非易之所搏拊也而褊衷淺見者反謂伊川以三百八十四事盡全經之用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亭以陰陽比應影響疑似之說不切民生之常弁髦其說而廣爲新奇說益繁而易益晦矣予不知易烏能衡諸家之言易者第覺程傳爲近餘疑信參焉者不妨棄其瑕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已見據一不可奪不可加之

易之蘊義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言卽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傲然遂以爲詣極乎內邱喬氏說易一編間亦有快論敬以就正有道當掇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聞之

讀春秋語陰繩

按七家之論四子之言春秋一書掇挂天地經綸萬世祖述憲章大本領正在於此是書作於平王四十九年託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平王初猶未甚失德久而衰微

夏

卷十一

七

人倫之本風化之原顛覆殆盡魯爲周之宗國其事雖云齊桓晉文自天子而下大綱大紀無一不具以二百四十年之筆削呼動千秋萬世之聲氣不獨使亂臣賊子懼而千秋萬世之行不著習不察者皆得由是書而著之察之以自見其良心自呈其面目此仲尼之天地所以大也以天自處豈大言無當哉五伯之事各有本末聖人不沒其功亦不隱其罪晉悼公可稱賢盟主春秋載此數事甚詳東周之志既成虛願舍此奚取焉子不業春秋昔吾友津津言之予獨疑其取士舍經就傳

是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吾友云吾但求明經而已矣

讀世說迂談

流寓其城酬應既少有暇可以讀書但目力昏迷苦不能多子姻友李霞表讀世說每當快意輒爲予頌之子亦爲忘倦至於牙齒太利筆鋒過銳者每多以理裁之而慮其過甚也夫不學之流弊自應至此獨念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石勒且羞稱之而國祚將二百年不爲不久矣說者猶謂亡於清談予謂晉

夏

卷十一

七

祚而亡于清談也司馬氏之幸也不清談將不亡乎獨惜一時清談諸君子奇情曠逸眞所稱賢知之人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不讀人間非聖書凡可以奪吾好而易吾聰者蓋有百倍于此可不慎諸

讀耿揖客仲子尙寶公疏稿

予未晤揖客揖客與吾友伯順日夕念子予既晤揖客予又與伯順日夕念揖客揖客每舉其友人周自強周自淑以況子則揖客之嚮我也至矣今揖客往矣伯順往矣一在二十年外一在二十年內海內故人零落殆

盡子遊東昌館舍則揖客舊居也此時念揖客更甚而心益悽惻蓋揖客具異才負大望爲職方紀賄賂謝竿贖備兵遵化不拜瑯賢像揖客之名滿天下獨惜其撫三晉以倡義勤王而身被慘禍此心未得白于天下後世耳繼而晤其伯子美中季子石鏡得讀其仲子尙寶卿元度疏奏追錄幽忠承旨云未奉詔諭首倡勤王忠亦可憫隨有部覆準復原官予所謂悽惻者不覺爲愉快也噫揖客之忠魂慰矣而尙寶又復慘死悠悠蒼天殆不可問率爾識之聊當故人蘋藻之薦

夏集

卷十一

九

讀晚年定論

晦翁間道在六十一歲自云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因自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論文義於日用全欠簡點自証証人之罪不可勝贖深省痛懲願與同志勉焉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真切用力自覺自証他人看不透信不及只覺日前講說有轍跡可據畔岸可循又不肯虛心求進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陸子靜王陽明之說紛紛抵牾忘其爲効忠之良友謬以爲樹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日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

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惻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最是學人大病

讀三異人傳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肅愍楊忠愍也三人超異殊絕古來忠臣罕比明二百年相望而得此三異人亦奇矣哉三人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也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略無轉念忠愍再起謫籍死而不悔使兩人稍有顧生之心忠愍何必自蹈死地正學卽死亦尙不如是之慘耳肅愍當國

夏集

卷十一

三

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疆土而北轅得歸實有功焉雖曰北轅歸而公死功之首天下後世知之罪之魁天下後世冤之天地鬼神鑒之此肅愍之所以異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況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強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

了多少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
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可謂自寫其神矣

讀李延平傳

延平謝絕世故餘四十年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
前氣象此是元公主靜學問不落語言文字間做工夫
也故其言大要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
認天理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
然後無所不通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
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故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
其蘊耳

夏集

卷十一

三

讀胡文定父子傳

康侯負氣節學亦醇正謝顯道謂如大冬嚴霜百草萎
死而松柏挺然獨秀此可想見其風采矣安石廢春秋
不列于學宮此千萬世罪人康侯潛心二十餘年以爲
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則春秋一傳延平請當以文定

爲準其功亦在天下後世仁仲氣節學術克肖其父厲
辭秦檜示以不可召之端辭疾南軒挽其素好佛之意
皆有深心作用非死板道學也

讀羅仲素傳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
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
是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
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此元燈一線
也

夏集

卷一

三

讀羅近溪語

近溪亦宗禪倪獻汝摘其本傳中三歲啼母求心未得
一段五歲怒人因舉五藏皆橫一段又遭危疾夢一翁
說心體說宿生一段皆不足憑無之是誣先生也有之
是先生自誣也此論最確自程門高弟多流于禪而趨
禪至今益不可挽爲宗旨立坊維此關不得不峻謹跡

之士尚不轉而謹微耶

讀朱陳往來書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並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個朱元晦亦甯有幾個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胸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議論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讀王浚川慎言集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予居靜門八年矣得後渠崔子集于鄆郡得恒齋何子集于東懷雨公皆篤守先哲確不可移予敬之慕之謂不峻其坊維則藩籬不固過儀封得浚川王子集又另闢一宗門其言曰怪誕枯中正之識牽合傳會枯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枯自得之識三識枯而聖人之道離矣先生之學盡得于孟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者乎予益悅之敬之學無自得模擬卽工祇成優孟能自得則洞見本源與天爲徒孔子行止語默總此日用飲食之常而子思子極言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誠者天之

道也未至于誠則盡人以合天蓋之者之事中庸所以

爲明道之書孟子親承教旨含清任和而獨伸所願學其學孔子也乃所以得之于自也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皆自見性靈獨抒心得至于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又安得有先哲之篤守哉許文簡以二陸之理學爲先生贊亦庶幾知先生者與子靜固直接孟氏者也因錄其語數十則入理學宗傳以質之天下後世

讀薛方山高士傳摘要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從來隱逸之士要皆樸穆自守不見可欲其在唐虞之世有被衣王倪齧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一流則不受天下之讓以爲累已而逃之三代之時若卞隨務光伯夷叔齊其人之高不在唐虞諸人下或者惜其自沈桐廬餓死首陽猶有烈士殉名之說周之季去古既遠時乃有商容老子之徒棲心元漠亦被衣倪缺一流子臧季札敝屣侯封甘心徒步視老萊子林類榮啟期披裘公江上丈人飲水墾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者固無以異也荷蕢沮溺晨門諸人隱居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不可得壺邱子林老商氏列禦寇莊

周益亦老氏之流段干木東郭順子公儀潛皆離羣絕俗其與陳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較諸乞墾登壇不亦霄壤也哉摯伯陵名峻在漢武時已道知仕路之危成公安邱望之郇越宋勝之張仲蔚嚴遵楊寶韓順鄭僕李宏彭城老父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子陵文叔同學故人既已聘至而其踞抱膝張目熟視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動牛牢被髮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光武中興賓禮遺逸且流風所漸而懷寶席珍之士若向長東海隱者梁鴻高恢

夏書集

卷十一

三

韓康法真漢濱老父陳留老父徐穉魏桓周變黃憲姜肱鄭元任安龐公姜岐荀靖諸人高蹈邱園枕棲山谷皎皎雲霞之表至有激揚名聲至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蟠見幾郭泰袁閎僅免猶有取焉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少矣睦夸李謚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甯遠涉遼海張瑄易簣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扈累寒貧子則更超脫皆優游以終真鳳翔雲霄之外晉之衰也雖以

清談然孫登識火之語董京乾道之篇夏統土風之答魯褒錢神之嘲戴安道之被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固係世風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齊梁何時天地閉賢人隱宗炳宗璣之孔淳之周續之翟法賜褚伯玉阮孝緒臧榮緒庾易宗淵沈驥士馬樞固宜放情江海遁迹耶樊矣楊隋之世氣運短促李士謙崔廓張文湖輩忘懷樂與世相忘豈可易視之耶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道戢不屈者纔數人耳元德秀朱桃椎李元愷衛大經秦系崔觀陸龜蒙若張彖者則傳所未及特

夏書集

卷十一

美

表而出之五代之亂極矣歐陽作史謂其時縉紳之士無復廉恥僅得四五人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耳宋室啓運文明丕彰慶歷以後君子滿朝馴至熙豐以迄南渡之後學禁旋作善類受累孰與李濱魏野邵雍松江漁翁杜生蘄翁蘇庠劉永一張舉南安翁順昌山人蘇雲卿郭雍形潛林壑氣薄雲霄其視弓旌輪帛之招若將免焉非唯富貴功名不可同日語而以理道招尤者亦瞠乎其後矣完顏據士士生其時亦甚不幸考之史冊得高蹈者六人趙

賈郝天挺高仰振宋可若褚承亮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尤其卓然者也元何時哉宋之遺民甯死不仕者實多杜本張樞孫轍危復之似若未足爲高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不能決于去就之間苛責者未免有遺議則四人者豈不卓然也哉我明開基以暨靖難功業節義踰越前代獨徐舫簑笠以示同儕傳淳遘密以傳家學鮑恂辭官輔之榮謝應芳甘龜巢之隘織屨者直絕師相之交龔詡不負城門之勸亦各其志也已矣按高士傳肇自皇甫謐阮孝緒諸人

夏峯集

卷十一

七

薛方山復爲刪補更取晉魏以來擇而緒之余于方山摘論中去顏曾諸大賢錄以示吾同志蓋隱士一流原不必律以聖人之道而亦不謬于聖人孔子而遇此輩自當禮敬而接引之下車接輿反見荷蓀其意自見余素知欽企此流人望兒亦輒有一編名曰求志錄其人可與此互相考也總之可貴者心隱爲上身隱而心不隱畢竟有終南捷徑之意南李延壽氏謂碧澗清潭翻成麗躡挂兒惠都何難之有千古應不乏此素心人也

書王王乘各座

武侯之言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范希文數萬甲兵以啖蟄之腹貯之此二人者真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耶學者講道理說名行於著底處不甚理會而謂其爲行不著習不察也吾不知其所著察者果何事也王乘登賢良子過其家仍前十年寒素光景能守之終身真事業在此真學術在此武侯希文庶旦暮遇之瀕行書此告其子弟以作今日稱觴之助

成趣園偶書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此似解人之語然未

夏峯集

卷十一

美

甚解也果有得于靜坐之意一日克復百年可也千古可也奚兩日之足云邇陳幾亭功課謂一日三分一分靜坐一分讀書一分應事此猶作三項言之予謂應事亦靜坐也讀書亦靜坐也所謂靜固靜動亦靜耳偶攜幼過楊藩升成趣園雲淨天空片塵不起因憶昔人武陵桃源亦只是一念之靜遂若見人地皆仙仙凡之隔聖狂之分也日涉成趣淵明自是解人藩升應作此解

淡話一則

偶得兩幅奇畫晝夜展玩不需錢買又不用櫝藏更不

慮風雨之傷劫塵之毀自有天地至今未嘗一日滅沒焉者也余村居斗室有東窗有南窗日初出紅光映素紙或如拳石孤懸或如怪石踣踞替頻移景頻換入夜月光漸滿樹影半橫兩窗上各不相襲各有天然之巧乃知日升月恒乾坤之繪事隨時隨地而設不見痕迹抑有蹊徑亦難舉似於人但任有補人日爲識取日爲受享天地鬼神固不吝賜予祖父兒孫可傳爲世業

逸史評

逸史一編世間清福人一生受用刻畫盡矣余謂其人

夏峯集

卷十一

完

而坦蕩蕩也到處皆成樂地其人而長戚戚也觸目便惹愁腸境豈有順逆哉人心自生喜嗔耳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與得天下英才而教要皆本心不愧不作方得自慊若以愆尤叢集之身飲食醉飽自謂能領略山水禽魚之趣吾不信也

陳烈婦乞言引

顯吾陳先生古之太邱也德堪範世儀足型家僕初從鹿太常伯順而識荆繼從許明府伯藏而致訊既親樂易更醇樸誠道先行於妻孥義自嚴乎婦女甲申三月

闕陷神京吾郡以一城冀燼灰之復燃守者以七日望天心之來復事既去矣悔不可追張氏宜人率先赴井神傷意激淚碧腸枯合婦女三世而同心共婢幼十人以畢命義烈震乎天地貞操格於神人殺身成仁難槩望於學道之士舍生取義豈易得於巾幗者流不獨耀彩一門實足標馨百世蓋諸烈婦闇然自全其性命何知有文字之標題諸文士愾焉自鑑其鬚眉定當以烈婦爲榜樣用告同志幸賜鼎言

嘯隱文娛引

夏峯集

卷十一

字

士生今日能脫棄世累蕭條高寄以山水詩文自娛悅者蓋亦難其人矣二十年來高子薦罄庶幾近之高子癖好山水書一卷酒一壺此外無他嗜邇錄古今人詩文各一帙以自娛悅夫當迷離桎梏之世界浮生若夢舉國如狂獨能娛于詩娛于文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從來詩與文之可娛者多矣高子甯能盡取而高子所取之詩文亦豈盡皆可娛意之所賞不傍人口吻醉月眠雲悠然自得所娛在此而塵世中之聲華勢味何足以易之娛在詩娛在文先有得意于詩與文之外者故

能寄趣于詩與文之中必謂高子所錄之詩爲可娛所
錄之文爲可娛是未嘗學詩未嘗學文者也烏足知高
子志之所存也

報賈太公銜帖

一元特才德鍾天地之精而世宏科文章隆奎壁之
名遠邇易昂昂方宇網維閭閻首金屋之輝煌
如不孝百親交萃萬事俱灰先君擇上春長逝
復延于大母年才尺軀非有永諾何計于油桂居凶儀
納吉儀實爲禮訓所重請舍括髮議結髮抑豈人心所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能安泥手奕葉守拙迂雖叨附青雲之末窮廬甘寂寞
誠自慙絲繭之微乃不棄前車之愚累欲聯絲蘿之好
方憐閨告慶業屢屢訂問近門扉相與復惓惓託斧令
寸腸崩裂益悲稟命之無由徒五內躊躇祇慨時遭之
多蹇第以葦葭倚玉暫庭訓于生年思窗幕牽絲或
神通于冥漠乃敢勉承先志繼茲仰奉高風金甫吳哭
于平時秦晉允協于今日誰通二姓飛鸞傳伉儷百年
永並兩儀鳴鳳占榮昌累世

寄蔣少陽

五載沐琴堂誼實深于再世三方播令德績最著于千
秋南望有懷下情何極茲者隔龍門于兩地益蔓蓬心
回難助于一經祇成病骨窮途顛顛感代謝自厭頭顱
中夜徬徨對知己難施面目適遊燕市空此舌之尙存
舊曉都門嗟異貉之微盡茲有莊生者奉檠于淮海
瞻紫氣于維揚敬附短牋用候清言堂下學陸中外大
非非遙不佞夢想春風披襟伊邇臨楮不盡稽首再言
錢劉百世

帝遣公來四載喜垂多士範天爲僕設千秋爭壯兩人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盟將判袂于一朝敬滌尊于二日縱橫揮塵英雄特地
入清譚錯落飛觴晝夜何分供豪飲屆期喁候先此告
虔

與洪振漢

天啟斯文多士喜逢真盟主時開草昧千秋希邁大宗
師爭誇識主之明豈有遺珠之嘆恭承下問足佩高風
某也淡泊爲心干請之賜久冷樸誠一念憐才之意猶
焚子弟親知雖有幸叨于鼓內榜薪枯朽不無妄意于
籠中敬以曳白之生謬異垂青之惠

邀朱我白

琴韻悠揚瑞氣初浮于上谷棠陰繚繚福星忽映于商
陽席未煖而車復征何山寇君之借神雖親而室已遠
徒有杜公之爭度日全憑架上書有暇即開萬卷行囊
惟有峰頭月長貧不愛一文半年振久頹之精神六里
同千秋之生面來何暮也夫偏速與謹謀十五之辰薄
列四筵之具杯陳祖道卜晝卜夜而興未聞曲奏驪歌
一斗一石而量各盡甯直披拂芝宇敬顯芹藻之羞抑
將舒離懷候佩旃檀之屑相期今古非牧寒溫幸賜
金望朝來之紫氣敢勞移玉嘯秋夜以和風祇此告
度屆期引領

饒朱我白

日斷征塵瑞日起城頭之鳳懷率明德清風送雲外之
鳬倚借無絲福緣有限傍花村開祖帳吉在明辰除草
徑逐高軒度通此日點點離人淚拔慕彌深勞勞送客
亭光義漸遠魂銷未禁面臨難期惟願暫駐驄驂悉罄
臨岐之教載歌驪曲少舒臥轍之忱

報鹿太公

代張于度

伏以奕葉傳德馨久欽多壽多男之福千秋結信誓更
無扶賢挾貴之心門牆託契于昔時秦晉允協于今日
恭惟太老師閣下道韻渾噩行誼端凝德業衍前修承
實兼創功名開後進樂享無憂喜吾師仗劍危疆屬勤
王不必念父看吾友策名解額知有子更幸有孫忠孝
文章允矣四方推冠冕箕裘弓冶昂然一代憚頤頤乃
不肖某藐爾孤寒雖本巾服之舊閱然衰緒莫開纂組
之功永結琴瑟之歡原屬非偶素廁嚶鳴之雅勉爾仰
承瞻紫氣而色飛撫瑤函以報命

夏峯集

卷十一

書

邀梁如星

孤鳳泣先星久矣馳聲海外青驄當帝簡欣然振斧黔
中攬轡澄清八十里路雲和月停帆依戀三五貧交義
典情風戒惟虔抒芹忱于十日儼臨是幸騰紫氣于一
矢

蘇門三考

許師可思親亭

共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子羔女則其姜此一
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望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無祠

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卽
下祠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
考考之以興孝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
人知契登臨歌咏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
官衛輝路總管時履其地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
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前
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
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
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蒸動於筆下凡讀者莫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
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聳峙於蘇山之麓矣余因亭
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
烈士之無蹟可考者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
萬澤沒武穆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
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于文獻之不
足耳

兩文正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蘇門仕

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燁居輝以
化民成俗子孫世爲輝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
溪之名尙在而無片瓦尺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有其
子思親亭碑石在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閭
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褐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
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銑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
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
學不興則民變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視化民成俗
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

夏峯集

卷十一

三

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
百泉亦幸矣哉靜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
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于賢人如人
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于人乎

元儒趙江漢太極書院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
君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
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土窟嘯聲出林谷答嵇康數語見
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仙隱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

也受易于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爐不扇之地
所稱內聖外王之學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
卿嗜邵學來居于此苦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資肥鄉
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
而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
通創百泉書院宏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
孫邵姚許賈諸公獨不及仁甫萬歷間員令諸公其祀
修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
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尙論者之疎略耶元史暨

夏學集

卷十一

七

南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
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
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
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鈔以還聚學者謂之
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
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
北是時洛閩學未行于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
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于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月
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

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請授其中乃原義農堯
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某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
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
復之力也嗚乎江漢之學不獨有造于姚許而開北方
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
生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
振一代之學術則更大也今諸先正雍雍濟濟皆得享
俎豆于一堂而令先生滅沒于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
獨嘆共學之失朋而并迷淵源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

夏學集

卷十一

美

前人之疎略而任其缺漏與有志于風教者其將有考
于斯

乞免赴部呈

崇禎乙亥九月禮科王公正志保舉奉旨取用部檄嚴催不赴者除

革

呈爲轉申乞免赴部仍候會試事某學古近迂爲儒趨
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
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邁之殊恩敢不聞命束
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强人
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

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黜額捲上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死張古猶在桑視未穿豈甘廢業於半途妄冀收功於末路此先子彌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

夏峯集

卷十一

竟

場第按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間哉此理此情想老父母之所深原亦上臺之所共諒乞轉申免令赴部仍候公車則素心不負後用可期免自悞并免悞國所關非淺矣

甲申九月辭赴部呈

時巡方柳公寅東特薦奉
旨送內院擢用令有

司教使
就道

呈為衰年病困勢難就道事竊照某中萬歷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瘦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視荒蕪耳目昏聩適復新

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按臺柳老公祖啟薦所屬狼狽及庸陋愚昧固自知恩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睹而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哀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收忘啣結

再辭赴部呈

時少司馬劉餘佑舉知
奉 旨送內院考試

呈為衰病實難赴選事某中萬歷庚子科鄉試迄今四十六年行年六十二歲犬馬之志已衰青雲之夢久斷且生平病胃嘔吐廢食適復病目竟日昏迷自崇禎三

夏峯集

卷一一

罕

年奉旨酌用業已病困八年再以保舉嚴催赴選竟以衰留躬值

盛朝特典旌詔屢頒前按臺柳公祖疏薦已經具呈中請在案今復蒙憲文再催不得不據實再控竊念某同薦賢書之人在世者已寥不多見甯復有登仕籍者乎況某已困頓於十五年之前甯復矍鑠於十五年之後古來無此情理也伏乞驗實轉申以安殘喘

陳寬馬價呈

呈為禍慘民窮懇恩奏請俯賜蠲恤以保殘黎事竊照

容之隸於畿南也社僅五里之半村特四十有餘宇稱
彈丸之小至此極矣然介於定興安肅雄縣之間東西
南北交馳則容爲戎馬往來出役之地故無論大鄉小
鄉而男婦之死傷擄掠殆遍半馬至於金錢衣服席捲
而去者十不存一余嘗思容之民而往者百不存一
矣骨肉之存亡無從問於日進之迫切復傷於心猶曰
此私家之圖計也至於一邑之民當養大馬捨去一百五
十九匹則無人不任其富貴之中矣買補有心奏價無
力且二麥已爲冰雹壞盡秋成復爲兵馬踏殘賦稅之

夏峯集

卷十一

呈

徵求非有人而無路可辨則按糧而無人可索傷哉小
民從前有不能殮之父兄此後無可醫之妻子若徒以
爲此求經殘破之賊而毫無寬政是容之聚父子兄弟
竭力而守此一塊土者反以遺累於無告之子遺也試
觀今日之人情大有可慮者矣驚魂未定訛言繁興勢
無可奈何便無復顧惜賈生而在可勝痛哭耶總賴我
公祖天地父母之心上爲聖主善好生下爲生民求活
路於極弊難救之時而默運維挽調燮之手以實生此
一方民功德豈淺鮮哉況容以斗大孤城二千餘騎環

而攻之者七日在諸生固不敢明言以自矜謝然較之
新城以劉澤清兵而守涑水以王忠兵而守涿州以王
樸暨諸援兵而守者則容實未嘗假一兵假一器此中
豈無微勞焉憫其勞則當憐其苦憐其苦則當恤其私
而大馬與錢糧則無人不欲遂其私者也夫敘功敘勞
當事自有激勸之典猶可相忘於不言而議蠲議恤獎
民實切性命之憂豈容不急爲請命幸逢老公祖持功
罪之銜操賞罰之鑑或念守土之勞則容與新城等處
微有不同或哀催兵之慘則容與定興諸縣似亦無異

夏峯集

卷十一

呈

懇乞老公祖哀憐奏請破格蠲恤庶倒懸可解民命可
甦矣

陳氏舉節呈

竊惟守節之義自古難之第守於上成下贊之時此節
之難而易也守於左傾右危之際此節之難而難也難
而易則稍媚女訓爭知勉焉難而難非獨秉坤貞未易
持也茲本縣孫國祚妻陳氏生於儒門幼多慧性十有
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痛夫君爲
井底之魂禍起蕭牆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

眼睜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放之祀將倏遂毀形以
矢從一之志而斷耳以寢妬嫉之謀未亡人已屈數載
不堪狀尚歷千端孤影獨盟清魂慘淡疑啼石一燈相
伴涼月微蒸照結麻蓋髮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乃彰
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自無求於世而聞風興起旁觀
者甯不有動於心是用合詞仰賈尊聽益居恒徘徊圖
史戴履綱常孰不羨姣美於千載之前豈可忽於親見
與其費闢揚於百年之後孰若顯於當身伏乞俯採公
評大昭淑節一以堅氏之末路一以挽風之澆漓

夏峯集

卷十一

星

張氏舉節呈

本縣儒士陳某妻張氏心堅金石操介冰霜十有六歲
而鸞聲和甘有五齡而琴絃斷嘔心絕地悲夫志
未伸斷絳呼天痛孤兒無父何恃幾度銷魂遊地下盡
謝銷華多方強起侍堂前僅存視息寒烟冷月事舅姑
曲盡慈憇永日窮虛撫嬰孩倍極凄慘織以佐讀機聲
較書聲更哀嚴勝於慈愛之因勞之乃見見有一事之
曠職氏爲盡日之忘餐跪拜相看點點淚流几上血死
生之眼聲聲哀微墮頭雲以故其子承封年方弱齡

知異乎三子撰髮未覆額早已登平萬里橋婦道母儀
氏而著矣守難死易氏一貫之蓋氏爲希古處士之後
故性多稟烈丈夫之風此生之局段可完斯世之綱常
有碑

爲鹿忠節建祠疏

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
誠已明於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滴
述孔孟認真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養高尙志
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念與城殉

夏峯集

卷十一

署

家在城南獨銳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
臣之義了然節盡荒閭碧湛孤臣之血神飛遙漢赤傾
九廟之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
始既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指日告成尙冀友朋親知之
佐理宜堂宜構行看廟貌之輝煌載經載營先問同心
之踴躍

募助劉元樸疏

劉君元樸醇醴端人既居德行之科復擅岐黃之業擇
一術而避世假半榻以藏身拙以謀生短於射利置親

曾葬於淺土荆妻復暴露於居停應門乏三尺之童
送死艱一衾之備低眉常嘆俯膺自憐歛首裹形孝子
盡其在已賻喪助葬占人誼有同心義自相安理有攸
當在我輩各捐半餐之費則劉君得成兩事之義豈非
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厚也哉

助婚趙孝子文

楊村孝子趙廷桂者愚而無知止知有母貧不能養不
惜割股以養其母究也母之病竟借以起而廷桂之身
復以不藥而愈嗚呼誰非人子而廷桂不讀書之人乃

夏峯集

卷十一

呈

無愧于爲人子此以視世之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者何如耶桂年近三十矣不能娶妻以養其母願
吾黨諸君子各省一餐之費共成孝子之緣事儘可傳
情不容已片錢粒米便屬同調之憐輸意帖心乃爲見
義之勇謹告

助葬李節婦文

割耳李節婦已棄世矣其節完其名美流傳青史應知
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慚色真所謂女中之丈
夫也哉嗟乎世路悠悠多少鬚眉成繞指清霜片片偏

從巾幗賦剛腸吾黨目擊之而內愧矣眾議于十四日
作局與對既牲芻一弔乞諸君子各傳同志早從事焉
金不拘三分五分事不問常舉人舉一以表貞烈一以
勸人心又何必天子頒表墓之書邦君舉旌廬之典乎

夏峯集

卷十一

吳

夏峯集卷之十一

錢寶惠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二

容城孫奇逢啓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贊

孔子贊

七十從心老而安死不夢周公一念不起人也而天純亦不已春秋逸民不求榮仕天子北面普天同祀生民以來未有賢於堯舜遠矣

顏子贊

學庸語孟四子之書精神面目徹底無餘獨顏氏子既

夏峯集

卷十二

一

鮮發舒魯論所載不違如愚若無若虛何以曰萬世教澤無窮者顏子也又何以曰淵淵死而孔子之道未盡傳與靜言思之無窮真無窮也夫子之道如日經天即無顏曾思孟豈遂能淤抑又思之未盡傳實未盡傳也夫子之道與天同連再添幾個顏曾思孟仍覺其疎於吾言無所不悅唯我與爾一體自如回之言曰子在回何敢死子之言曰淵死天實喪子夫子嘗自謂某之好學又嘗稱顏氏子好學一場大事孔顏相與以有成其所好古敏求如不及猶恐失與有進無止語之不惰不

遷不貳者攜手同車一不違仁于終食一不違仁於三月一從心不踰矩一欲從而末由雖日一問之未達蓋天不假之以居諸

曾子贊

忠恕盡道宏毅當仁貴先審乎斯遠斯近之際敬益純於啓手啓足之辰以濯以暴得師之神若無若虛信友之真一魯一愚質亦似有唯而喟旨爲隣四勿之請事三省之守身這場大事尼山首闢前無所因子與氏私淑於百七十年之後子思子雖嫡孫尚未得與躬親一

夏峯集

卷十二

二

時共學百代明禪實唯我復聖宗聖之二人

子思子贊

中庸之書大易之微一誠爲主萬聖同歸仲尼統天地萬物之全子思闡天人性命之幾語大小而莫載莫破察上下而魚躍鸞飛既揚先聖之輝又傳後賢之衣有是祖有是孫有是師有是弟一燈相續萬古同暉至誠至聖總仲尼一身之變現而天之生物不測鬼神之誠不可掩亦皆仲尼一身之發揮此道甚費此理最隱惟述聖爲能窺其秘而洩其機

孟子贊

顏曾於孔子一步一隨孟子學孔子乃合乃離離合而與之相究願學其時時之所在與世推移仕止久速原無成案辭受取予豈可預期義利之辨如明指掌王伯之分皎若列眉欲闢欲朝欲莅欲撫總屬任己之私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翻爲致王之資旦氣夜氣前人未之有發集義襲義聖學莫之或欺孔子之道人謂得孟子而大光陸子之學亦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於茲論語孝弟爲仁之本故孟子當年對諸侯王開口便以仁義爲

夏峯集

卷十二

三

辭七篇之中又每於孝弟而寄思仁義禮智樂之實只一孝弟盡之守先王之道以孝弟守之待後之學者以孝弟待之此是願學真血脉千載而下孔孟並稱意者其在於斯

陶淵明像贊

五柳先生生來高潔閒靜少言榮利不屑性好讀書意會心悅撫無絃琴消有情熱詩詠性靈種褐嘗結愛菊嗜酒石名醉樂總因時而設不憤不激既明且哲隱士詩人之日俱不足盡先生之靖節先生其學道而有得

于心者耶晉室何得而私之乃真曠古之豪傑

鹿子伯順贊

公爲諸生處女守身公舉孝廉俠士爲鄰自入官後到處認真修明職掌清真絕塵不計得喪不顧喜嗔天子宣督宰相怒嗔徐理所請不驚其神戎馬簿書學習益純江村之席姚江之濱百有餘歲道域同臻以子靜爲知己作元晦之忠臣嘗自命爲吾黨之狂簡豈甘心于君子而未仁力能開闢學恥因循破腐去偽溫故知新予四十年所心服而敬事以一身而兼直諒多聞之三

夏峯集

卷十二

四

益者實雅公一人

陳三槐像贊

公具大過人之才負不若人之恥雄襟偉略妙墨奇情其思退一步讓他人行便是其一毫不挫之氣所云留一著作自己地猶想見老而靡晦之心余四十年交公對公之像忍以貌言相加耶公定謂余爲知言

新安五烈婦贊

張婦管氏

夫死氏兩縊不得絕粒二十九日死

何然而一縊再縊也何然而絕粒至二十九日誓靡慙

也噫嘻死也自非偽邀於一時浮動於偶激也

張婦陳氏以憫夫死

予猶及見張茂才蓋所稱貧而好學有道之腴婦也其良更烈乎儒人以爲飲痛而死我以爲抱義而徂

張婦王氏殉夫猛死襲於牀面若相向各一目未瞑若相顧且握一手若相攜

噫嘻難施者面若相向兮玉瑩金鍊難瞑者目若相顧兮義精仁熟難分者手若相攜兮天長地久

袁婦劉氏殉夫同日死同日葬

嗟乎死門難入不肯一日作未亡人虞有促之嫁甯甘

夏峯集

卷十二

五

同日死同日葬同穴長夜當日共悼爲二棺聯發今且共仰爲仙舟並駕

梁婦孫氏夫冤死西市氏聞縊死

嗚呼沙城雁觸斷碑煢煢一羽不忍獨飛嗟哉婦夫罹羅六月寒冰冤之如何矢身一死血濺青莎嗚呼抱子之磚影不可磨

赤子贊

我聞大人不失赤子赤子何知而取于此入井不懼臨難不驚孩提稍長事親從兄葆之勿失要知學問老而

靡倦少須自慎喜怒哀樂節在未發唯中唯和始無顛越視聽言動勿蹈非禮克復歸仁妙有肯綮子臣弟友原屬庸德某未能一立型作則此皆赤心誰能嘗緝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我作此贊告誡小子勉之在躬從今日始

經經贊

鄉愿害德深惡其似經經小人亦列於士士之名美士之品妍唯言唯行不忘不愆言無二諾季布爲友未行恐聞子路攜手爲讓似隘維讓伯夷於操似執子莫遜

夏峯集

卷十二

六

之信不必義饒其依腸行不必禮綽有擔當意氣孤往何賢何聖造詣獨至非疾非病天之小人人之君子經兮經兮吾道所履

自贊七十歲

爾貌僅中人爾心太認真胸極窄氣極急所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病疾纏綿若將終身猶幸兄我友弟我恭門內怡怡共守此貧結髮十七年繼室三十二年室無交謫事我宵晨男有六問學卽未成畊田鑿井彈琴賦詩或不肯自甘于沈淪見前十孫三曾頭角

嶙峋庶幾乎見我祖我父之德之純爾今七十九歲雖
入山非閉戶雖避地非絕塵青松白石我師我友明月
清風誰主誰賓是則爾之行徑也亦聊附於三代之遺
民

自贊 八十歲

垂髮有志白首無聞既虛可畏之時思效補拙之勤七
十載六十而加茲八十視七十而更殷秉燭之光不熄
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衛武切磋之詠可策太公敬勝之
勲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慕利祿可謝元纁聊以爲後
夏集 卷十二 七

自贊 八十歲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安
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
臍薄不慕榮仕衣脈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
水隱于舉人七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
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銘

楊銘

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疎窗風雪時聞籬壁徹席樸
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輩旁人竊笑而竊
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膏
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氲兄弟而兼父子眠食起居
隨意適形而絕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懣于其母故念其
父而靡殷此一榻也莫嘆落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
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勲

西軒楊銘

夏集 卷十二

八

我有斗室一榻廓然袂連踵接肩比衾聯朝餐粗糲夕
得安眠一膜不隔四海爲緣夜分款語非元非禪論心
達旦讀書終年榻兮榻兮似別有天雞鳴夜氣庶幾閑
愆

松竹梅三友銘

孔門論友損益攸分其益維何直諒多聞子友亦三松
竹與梅不受物侵不爲物猜挺挺歲寒猗猗淇澳馥馥
幽香三人不連天之生物各有鍾英小大偏全賦性含
情三友之益取象伊人蒙則與之而況其真時物行生

游神法外木石鹿豕所取益大

楷杖銘

植端木長孔林老夫徙倚之爲師爲友庶不至顛危于山高水深

箴

冬夏箴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食非外害心曷已

冬日衣裘夏日衣葛時有攸宜天不能奪

冬日主藏夏日主長動靜有樞卷舒無爽

夏集

卷十二

九

冬日宜溫夏日宜清蕭然一畝陰陽不競

冬日人愛夏日人畏愛畏何加吾道而費

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與物無競人自相忘

祭文

祭鹿伯順文

吁嗟天道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謂其無知而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從古賢奸恢恢不漏謂其有知而伯順生平止有作善絕無不善夫何慘死至于如此也其死之慘也被三刀一箭昏倒于地隔日而氣始絕且哀

服盡剝歷三日方得掩于淺土兵退家人來視竟不成殮自秋及冬始歸櫬于江村之草堂鬚眉盡脫肢體亦殘僅存者朽骨耳嗟乎痛哉從來英雄豪傑固多慘死不意吾伯順亦被禍之酷烈如此也伯順暮年卽有爲聖賢之志舉孝廉而閉戶讀書毅然有所不爲迨登進

士志益邁往居然有鳳翔千仞之意至歷官戶兵兩曹到處尋求指掌如發金花司新餉管題覆種種拈舉世所不敢做之題而孤力擔持務求滿志故隨處各著清直之譽卽天子與大小臣工亦無不深信爲清直也迨

夏集

卷十二

十

辭銓部從愷陽先生之關服食于白草黃沙出入於龍潭虎窟且不欲加一級進一爵必欲以初服歸田此非豪傑而聖賢恐於此不能無遺憾矣總之伯順居官居鄉無處不披肝膽以示人而力學自修因年增進其書生而有所不爲也真狷其入官而講求實用居然以天下爲己任也真狂至於救急濟難以死許人死生在前而無避忌又似古之俠人烈士然榆關三年動忍已極舉從前以名節義氣出人頭地者至此渾歸於全體大用兵戈搶攘之中不啻文之以禮樂矣已已之事高陽

再起天下享其功而公獨泯其跡洵古大臣之人歟歸
由以來學優入室點點滴滴親見尼山恐當世學人未
見其匹平生熱腸如焚于海內聲氣諸君子時爲品題
到頭或以節烈著品或以才具見長無不一一如其月
且也以斯人而司用人之柄天下憂難治哉屈指丁酉
至今吾兩人交四十年數日便入夢思間或涉月逾時
非遣騎相迎卽乘輿過訪乃今幽明路隔生死長別矣
嗚呼痛哉平昔聚談每過子夜無隱不晰無衷不吐今
或有所商略當與誰悉此肺肝也乃知海內一人知己

夏峯集

卷十二

七

足不恨此平生最快心事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此段
憤悶無聊淚不知從何洒腸不知幾欲絕矣吁嗟痛哉
夫復何言雲山慘淡日月無光清霄起立白晝忘餐以
斯人也而有此慘死也吾終欲搔首而問之天

又公祭鹿伯順文

嗟乎痛哉公遂已耶公之形軀面貌雖云已矣而公之
精神綿結於君親戚友之間磅礴於天地古今之際誰
謂遂已耶生不成人人不成品者不必論卽從來法言
矩行蹈義履仁儼然賢人君子矣而意無餘情神不足

色終不得令人有醉心滿志之時如公之生平大節屈
指難悉然略舉其槩如發金花而觸聖天子之怒辭銓
部而從高陽公之邊周旋周魏諸君子而犯逆璫之焰
他如爲窮民請命如十三場籽粒之改折爲孤寡推恩
如張都憲之立嗣爲名教生色如孫仲子之復學此等
事或聚十餘年之專力或合眾君子之同心皆出血誠
剖肝膽而圖之故無事不底於成此在法言矩行蹈義
履仁之人稍涉其藩而已足自慰矣途履其半而并足
慰人矣孰有如公之人已厭所欲而已猶歉於心世已

夏峯集

卷十二

七

享其功而已獨泯其跡尼山所謂仁中之過智中之愚
淋漓篤摯倍令人欲歌欲舞欲哭欲泣卽如今之死也
以林下遺老旣非有民社之寄且鄉居城南又與在城
之縉紳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公何以於凶鋒迫至
之時必迎之而入城城破矣必慷慨罵賊從容就死不
獨無身家妻子之念所謂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亦姑
置之此何說也噫我知之矣蓋目擊夫時事之多艱而
文武大吏之偷生畏死者唯擁數萬之師不敢輕出一
戰任其捆載金帛子女數萬車而去公實恥之恥則憤

欲一死以告二祖十二宗於天上以愧此時之爲文武
大吏者且知太公忠憤激烈素固願其子爲忠臣蓋自
倫關三年教已素爛豈待今日之死而始知不作兒女
沾巾之態哉此公之死與不得不死者迥別此又二祖
十二宗所欲歌欲舞欲哭欲泣而文武諸大吏不任受
過而居然受功者不知何以置念也公生爲名臣死爲
名神某等託葦葭而契金蘭者固切痛心諸凡被晉接
而蒙物色者莫不人人以爲孟嘗君知我公之能用入
而得人之死力惜未大竟其用耳甯獨交知之痛而已
夏望集 卷十二 七

祭牛羽泗文

嗟哉羽泗運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鐔與公生離不
勝間澗與公死別能不悲愕寒日淒其朔風蕭索白髮
飄搖素交零落憶昔庚子策名賢書聲聞嶽嶽襟度紆
紆締結名流努力公車何意數奇三賦歸與方圖祿養
忽駕椿輿拮据襄事甯愛吾廬壬子之夏出牧蓬萊首
興學校拔得異才聖田四千利賴永開至理冤獄竟受
疑猜皎月在空殘雲往來妬者自笑賢者愈哀既謫秦

中署耀州事又以綜覈中當路忌拂袖歸田彭澤無姚
校閱仙書超超高致酒不醉心情不作僞棋能爭道行
能樹幟至于天性篤厚加意弟兄割地立嗣憫死念生
方之古昔荆花同明二郎濟美國寶世英諸孫秀發墨
妙筆精此正公之享有全福奄有令名何意妖讖是踐
哲人忘祿二三兄弟能不頻蹙從歡生悲悲來迅速從
悲憶歡渺然空谷嗟哉羽泗生死永隔生者各天死者
幽歎獨從一几薦此絮炙杳無音響誰爲主客嗟哉羽
泗生浮死休萬古一骨何短何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
夏望集 卷十二 古

仙仙歸乎樂哉斯邱

祭鹿太公文

嗚呼哀哉太公已矣憶初交太常卽謁太公迄今踰三
十年且闕四世矣無論侍几杖陪笑語敲棋和歌歷寒
暑晝夜無倦卽近而帝里遠而鄒魯其所登臨涉覽又
未嘗不與俱也及璫禍旦起諸賢被戮邊人屢犯內地
受慘其所爲死生患難又無事不與俱也某侍太公久
自信知太公深公爲子孝爲兄友義方之教成太常爲
名臣友朋之義於左魏爲義烈此已聲施海內標馨史

備矣如爲賓公撫軍勳王奏餉米豆千百餘石兵戈阻
絕一一交納軍前而軍威立壯此之功在社稷忠豈出
文武大吏佩玉腰金者後耶子臣弟友太公以一身全
備之至其一得喪齊生死當易簣之時而神氣不亂其
所得於天者全矣丙子太公在容間太常殉難日不負
君不辱身兒何愧焉吾何慟焉丁丑某在定興解元病
不起太公寄聲曰我老不堪臨喪有君在定不至有異
日之悔戊寅某侍太公江村食息起居如無病然卽人
見爲病太公自視猶無病也竟不遺一言而逝嗟乎太

夏望集

卷一二

主

公豈非凜烈丈夫哉太公嘗謂某曰子家四世俱以子
爲鮑叔子就哀雖無可述但無事不可與子相對煩子
一言以慰老懷某時爲引四章贈之太公且曰尙煩他
日總彙之嗚呼方公家全盛之時五世一堂崢嶸昌熾
遂以總彙之言相屬此其識力豈不高出尋常萬萬耶
日月幾何太常以慘死解元以憂死今太公又以慟死
俯仰今昔言念死生甯直酒淚西州已耶嗚呼哀哉山
墳梁壤吾黨疇依氣噓悒而填胸淚疾下面淋衣忽拭
日以自問非徒腸斷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又祭鹿太公文

嗟乎太公其道積厥躬者與未冠而操家政年八十仍
未謝家政殆終身勞瘁憂勤而無時暇逸者乎以侍御
爲之父世人最喜有公子之樂太公政有感于世之爲
公子者而苦心志勞筋骨世俗之爲公子者孰敢擬焉
以太常爲之子世人最喜有封君之榮太公又有感于
世之爲封君者而躬親農圃不見諸侯世俗之爲封君
者孰敢擬焉舉世人之所侈然鳴得意者公獨避之若
染舉世人之所退焉謝不敏者公獨慕之若渴以故麴

夏望集

卷一二

三

藥糟邱之場無太公之跡也青樓粉黛之場無太公之
跡也錙銖多寡之場無太公之跡也而太公所汲皇如
不及者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課子孫曾元家庭
日用具唐虞三代之盛江村片地爲吾黨干城爲海內
冠冕人曰太公實借有父不知侍御借太公而侍御之
賢益著人曰太公實賴有子不知太常借太公而太常
之德彌彰天下人所仰視太公爲泰山北斗者徒以急
左魏諸君子之難義烈足風抑知太公通體是道有觸
而流固舉之而不勝舉摘之而無可摘者乎書云道積

于厥躬如太公者其庶乎方冀古人樹軌爲我儀刑世
人則之返薄還醇乃遂溘然而逝也耶哭子之淚未乾
痛孫之腸又斷自非鐵石爲質鮮不裂矣嗟乎慟哉

祭黃鶴嶺文

東海侍御鶴嶺先生沒之六年容城舊隣治流寓朽生
某始爲文遙致而焚於墓門其言曰海內一人知己足
不恨又聞成我之恩等於生我某燕南鄙人少不知學
長無所成徒守孟氏不見諸侯之義甘原憲釜甌生塵
之貧殆所謂儒而腐者也不謂先生謬有所取遂以入

夏峯集

卷十二

七

告朝紳重先生之言遂欲用不肖之身繼而薦者接踵
某用是懼懼其以菲德之躬辱大賢之知也先生疏中
曾云臣六年爲令其鄉罕見其面後先生數年解任過
保定始一晤于潘寒汀孝廉之家因而過茅舍信宿追
隨於新城之高橋定興之江村江村鹿太常伯順故廬
也伯順與予同爲先生所薦士徘徊其庭者久之聯牀
夜話翼日仍圖過茅舍潘子寒汀曰孫先生室廬覆以
茅而無片瓦豈堪爲使君駐節乎先生曰雖無片瓦何
嘗萬間我固心儀之矣比至腐儒粗糲先生俱嗜之若

天烹爲某序取節錄并所貽一二手札皆已授梓敢忘
先生與人爲善之心歟先生立朝風節純忠至孝家有
乘國有史自不乏書某特述其受知之深廿餘年來恐
萬一蹉跌爲大賢詬厲是先生以知我者成我某敢不
求自對以對先生憶丙戌曾寄一函字到之日卽蓋棺
之日迄今六年雞絮未展衰朽旣難躬親空乏又苦遣
有適東來有客雖素未謀面庶藉鴻雁之傳以傳此心
況先生靈爽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何處不流行照
耀則某之動念拈筆時先生之精神眉宇已朗朗在目

夏峯集

卷十二

二

中矣尙其鑒之

祭張湛虛文

大司馬湛虛先生以丙申四月三日終於滏水之第其
燕南方外友孫某某病寓蘇門不能匍匐哭於柩迄七
月先生之子庶常公以所述行實寄至云卜八月廿七
日歸窆窆乃始將辦香束脯爲文而告先生之靈曰嗟
乎先生何遽已耶相別幾何時遽成隔世從懽生悲悲
來橫集從悲憶懽懽緒杳不可追矣嗟乎先生果真已
耶憶庚寅春予南徙過滏上因蓬元先生而定交儼若

平生余寄居百泉竊謂儀型不遠先生寓詩慇懃有君
家舊有蘇門嘯蚤晚馮高一寄思之句余衰年怯遠涉
而風雨時以爲念嗣後郵筒往復與三二耆英惓惓於
洛下香山之會嵩岱鄉魯之游每將車過從或臨流講
易或集友敲碁究竟理道論說物情輒涉月逾旬倦焉
忘返余之遇先生與先生之知余蓋兩相忘形迹外也
先生嘗爲余言甲申前王事馳驅未暇體認性命之業
歸田以後始欲點檢身心剖晰疑似叢錮之習尙賴吾
黨砥柱不過子幾枉過此生憶此固先生若無若虛之

夏望集

卷十二

九

懷望道未見之意而余之衰遲迂腐自信未能何以得
此於我公耶余有諸儒傳宗一編自董江都以至吾友
鹿江村皆與先生手自評定嘗云宋儒極駁漢儒然議
論未嘗不本漢之註疏漢諸儒開山之力不可昧也故
崇元公伯淳而兼之孔明希文可見學術事業不分二
事既高靜修之不仕復取平仲之興學噫卽此言更可
以知先生矣先生晚嗜易識盈虛消長之理大而能通
貞不絕俗立朝風節國史固大書特書第就七年來數
見數別無隱不宣無疑不晰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

寓筆札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余獨何心能勿悲
哉嗚呼先生生于鄴實余北方之學者也鄴先正有
文敏其學與先生合二三同人共聞發之者尙未得竟
厥業而今已矣斯文陸沈吾黨扼腕今夕何夕有車盈
門登公之堂景物依然而儀型莫覩矣余長先生六歲
較之氣血衰耗遠甚壯而腴者乃竟先我去生順沒甯
固無所憾而後死者失所皈依學者迷其趨向豈天欲
喪斯文而殯其梁木耶此所以反覆咨嗟不能已余心
之悲也公靈英爽應鑒余哀

夏望集

卷十二

三

祭陳范彭文

嗟乎君其已矣墓門有宿草矣余衰耄多病世緣廢絕
於死生聚散之故不能忘情於君者蓋在尋常年譜姻
誼外也憶前庚子與君家大人同京兆榜君執世好甚
篤是時君年就學於鹿伯順公之江村鹿以中表愛之
有加余亦以年誼交最洽也嗣世事多故金容之雉堞
五峯之山嶺憂患驚心鋒鏑賊目皆與君俱迄事稍定
時偕諸友下帷於百樓時續舊遊於江村君猶遣諸子
相從既以韻兒結姻婭之好君援周忠介與魏長公舊

事執詞謙遜余媿不敢承而道義骨肉之愛實佩服之無數也甲辰余以甲申史事北上次且於涿鹿道中君設榻相留歡然道故喜饗饌強飯期頤可登促余蚤返蘇門毋以首邱爲念更服君之贖識未幾君女病逝余痛失賢婦君遣仲子千里唁慰知君神明日健癸丑淫孫赴公車視君云晬晝倍昔迄下第南歸登君之堂已長逝三日矣總帷餘七尺之棺苦次對樂樂之子日月幾何竟成隔世不待問山陽之笛雍門之琴老懷不禁悽斷獨念諸賢嗣仁孝性成不得握手一慟長君不退

夏峯集

卷一二

五

馳驅王事方虎壯猷邀綸綍榮封于生前仲君國鎮守身以事親季君宇肩服勤於左右可無憾于身後當含笑于九原韻兒誼忝子壻日侍病軀不敢遠離望風致奠悲悼無以自喻也嗟乎天道難測人心靡定從前之閭歷彌艱向後之投遺方劇河朔移家之約徒付之雲散水流而七十餘載之年誼四十年之姻譜儼然若目前也君靈有知應鑒我心

祭張于度文

嗟乎于度已矣于度已矣夫復何言三十餘年老貢士

顛沛流離困窮厄塞而死人莫不視爲尋常人也然而于度非尋常人也三十餘年老貢士豈不能博一官以自潤而終身困窮厄塞而死此正可以見于度矣于度爲伯順坐中高弟同余八山人水在家在外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於蘇門高蹈遠隱此豈尋常人哉釀分金旌之謂于度可以死矣又謂于度可不死矣人而直雖死猶生生而罔雖生猶死于度其義以正可謚曰康伯通葬伯鸞東嶼碑思肖已有人任之于度何憾焉

夏峯集

卷十二

三

祭鹿母王太夫人文

嗟乎太君其書所稱備五福者耶福一曰壽太君享年八十六矣稱上壽也福二曰富太君四世承恩身膺封誥亦不貧矣福三曰康甯太君生平絕無疾病從來藥物未嘗入口何康如之福四曰攸好德太君溫厚恭儉終身一日所謂三從四德雅無愧焉福五曰考終命太君起居不迷語言如故未嘗偃臥纏綿偶疾而逝稱順命矣噫兼此五福從古稱難其在今時未嘗兩見乃太君所享之福則更有奇者夫五福備矣而能保其夫與

子孫與曾之俱貴乎貴矣而能保其賢乎此不能得之於天者也夫與子孫與曾之貴且賢矣而子婦孫婦遞轉而下又能保其雍然睦然之各賢乎此猶難得之於人者也太君之孝事舅姑也前輩姻好猶及道之至雉鳴佐讀侍御公爲名諫議稱栢臺之孤鳳焉以封翁爲之子而孝友直方如金在鎔如玉在璞其元氣之盎然令人不得而名言者乎以職方爲之孫而泰山喬嶽每拈難題能破俗陳庶幾乎不降志不辱身者焉而茂才君亦復皎然自愛不受世塵汨沒也至解元之爲曾孫

夏集

卷十二

三

也溫厚而不失其介意氣而不流于激蓋大受之器與而解元之子又森森秀發頭角已露太君照育四世怡笑一堂佳兒佳婦無猜無嫌舉人世所不能得之于天不能得之于人者太君獨以身享之其福不更奇耶某等姻知後輩仰懿範而凄惻遡德福而慰藉獨封翁七十之老儼然執人子之喪飲食寢處哀毀異常此則終身孺慕爲後生小子輩所不忍見聞者也反袂拭而涕泗縱橫不腆之祭太君其享之哉

祭賈太宜人文

嗟乎大母婦道母儀闔德著矣生榮死哀享福奢矣此皆人人知之而人人能言之獨有形之所不可見理之所適或然家人骨肉亦不能名言以告人者某偶窺其端而敢以薦一言自某之締姻孔濶也今且十五年伊時大母不常臥病乎榻前起居強焉起坐體固清瘦語復呻吟侍膝下者懼甚於喜嗣是而再起居則清瘦者易而豐華呻吟者易而忻悅又數年而迎晉中迎京邸道途間關眠食無恙且鶴髮童顏向之清瘦呻吟者若別是一人也嗟乎此豈莫之致而至者耶某嘗侍廷評

夏集

卷十二

四

公於燕邸一菜一果之鮮不敢入口珍藏之以遺大母又嘗飲鄭觀察所雪夜葡萄甚甘公曰吾不勝懷橘之想願分一粒獻老親嗟乎人孰無母孰能一食息而不忘此特就其所見者而可卜其所不見者又特就其所養之小者而可卜其所養之大者況乎當下真切又豈有大小有顯微耶晉中數載無息非懷橘之念此大母之所以豐華也忻悅也卒能享大年而考令終也更有奇者宦有兩地母惟一身當風燈朝露之時值內外離合之際已定之數不能展一刻彌留之夕不能插雙翼

略不湊合抱恨終天孰意計部君司管鑰而廷評公適以考選留也舉家大小羅列目前聚順承顏無闕而未備之事舉頭回首無思而未見之人傳諸遠邇可入畫圖不謂缺陷世界有此圓滿大抵情至屬毛離裏全是本色而後天伎倆無所著孝至登峰造極只完本分而先天機權爲我用論福爲全福論事爲奇事而論理則亦常理耳廷評公計部君可以破涕爲慰矣

祭馬安人文

馬安人吳氏水部玉筍先生元配也素無恙一病不起

夏峯集

卷十二

三

玉筍先生拊膺悼惜耶君絮泣不忍見通家弟孫某等爲文而告之曰嗟乎安人殆所稱女中之丈夫也哉古來稱大臣曰引君於道稱孝子曰諭親於道稱良友曰相成以道至以清白修潔相夫子爲不愆不尤之身借一賢婦爲之切劘維挽於其間豈不可比於臣之引君子之諭親而朋友之相成者乎馬安人乃所稱相夫子道者也安人儒門清閨結稱名宿性端嚴識大體造德門而昌條葉者亦可爲鞠且長矣如侍姑病湯藥必親晝夜靡倦姑病愈嘉其孝舅沒脫簪珥出粧奩相夫治

喪夫之弟玉霽感泣曰願兄與嫂昌其後豐其祿歲時伏臘湘釜錡潔菹豆饔將之誠焉佐夫讀書雞鳴戒旦箴規時切處妯娌無忤懷猜嫌之事婢子有過犯輒督之以故見稱於舅姑尊長而或不悅於婢婦走隸之人玉筍先生之言曰婦道無成生平免非議足矣一二端可稱述者承君子長者垂問忍不據實以對然平日顛直激切或謂非婦人婉順之道而某二十餘年家政賴以肅清其實借爲良友噫此正某等所謂相夫於道者也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子之咎莫大於成親之過

夏峯集

卷十二

三

便辟善柔便佞列爲損友之三妻與夫敵體何不可以効直諫之益理義不明是非幾混安人於女史中豈不稱丈夫也哉病之夕嗣君輦局蹙求上治詎意髮墮飛越紅日西沈夫子痛失良友諸子薦劬悲伏塊聲嘶某等舊雅新盟誼同肺腑對夫君而悽斷脂諸嗣而興悲情事相關酸流骨孔寫安人之懿行標叔世之儀型玉筍先生偉節芳標天下方仰名世之業念安人內助之賢定不以存沒異念而諸郎君慟念母氏鞠勞各圖自慙他日墓門有鵠當被諸笙詩以紀高躅安人其鑒

圭豆而陟茲輿珮環而馨潔哉玉荀先生亦可破涕爲慰矣

祭亡妻槐氏文

萬歷戊午七月念七日妻槐氏一疾終於內寢越三日其夫某爲文而奠之曰嗚呼痛哉爾雖吾妻也實吾友也憶爾十七歲而于歸猶及奉衰姑於十病九殘之時吾嘉爾之孝處妯娌于七零八落之日吾嘉爾之和哀孤寡憐貧窮舉念存天地生人之心吾嘉爾之慈愛甘淡泊樂縫紉一日周日月久長之慮吾嘉爾之儉勤凡

夏冬集

卷十二

三

此皆婦道之常也猶記丙辰歲余以上策不留憂形于色爾慰余曰今次不成還有下次況有子可教以讀書卽到底不成未嘗見布衣便可輕富貴遂可喜嗟乎此豈婦人女子之言哉故曰吾妻實吾友也十八年來辛苦勤劬吾之賴爾者已多而茹苦食淡不慕通顯甘守清貧此猶吾之所難望于爾而幸得之於爾乃今溘先朝露也耶二女三男出嫁而得所者每念之猶涕下今二姐年十一南山八歲高山六歲斗山周歲誰爲爾鞠育而撫摩者乎此爾日所以不瞑而吾腸所以寸斷也

非獨輿懷於鏡破慘目於臺空而有情者牽衣而問無知者矢口而啼此何等景象也我心豈木石哉連日祇知爾之病不料爾之死爾曾無一語及後事果爾亦不料至此耶抑恐其傷余而故隱忍其病迫病篤而遂不能言耶嗚呼痛哉追念從前爾不負余由今思之爾之慈腸苦衷余知之而不能體之余覺有負於爾爾縱不怨望於余實余之所酸心痛鼻而不能自禁者也嗟乎等死耳有死而爲人所恨者有死而爲人所憐者今尊長儼然於上卑幼俯伏於下爾也不愧父母不愧丈夫

夏冬集

卷十二

三

先死者固可惜而後死者更可憐爾今殮矣吾於爾永別矣敬以一言告爾爾之母垂白而寡爾生不能盡之情吾自不忘吾之兩先人在地下得爾善事之則又何恨於死也

祝文

雙峯祝山神文

戊寅

國家奠鼎幽薊東濱海西北借護諸山靈蓋天子自爲邊意良厚矣邇來畿輔震驚數百里皂皇不白必其命此實司武臣之不力重爲山靈辱非山靈忍棄我父兄

子弟也且劫運相搏朝廷多故某等義不甘爲緩急無賴重負三百年養士之意故合父老子弟避棲于此諒神必有惻然是憫者所冀呵護無疑也自誓之後父老子弟務協心力倘有敗類圯羣以重干神怒諒亦義之所不敢出耳椎牲釀酒先期謹告環顧山巔雲旗委蛇其神之鑒我時耶

祝神器文

國家內外之防除金湯天塹外百里威靈恃有神器邇且以邊疆不飭致蹂躪近地或疑我國家神器幾頓也

夏峯集

卷十二

三

神母乃有惻于厥心某等避難山寨一爲身命一爲國家甯諸人技藝肝膽足憑終託命于神器以保此一垓土也昔故新建伯王公守仁有諫神之詞鋪張忠義上薄霄漢某等不揣竊奉此義周旋神其祐我奮我武之揚鼓戰勝之氣甯某等諸人是爲九廟神靈實式憑之

事平告山神文

癸未

凡物庇于天地子庇于父母各有不可名言者矣至吉凶患難間不容髮天地父母幾無所庸其保護則邀靈神貺爲多蓋觀人世瓣香撮土頂踵所及罔非昭格況

名山大川作鎮皇圖實屏翰茲社稷人民者哉前此避地深巖泊鑿山開道曾兩詞以告時敵猶踞遠郊也清涼一帶塵氛撲面孰使智倍勇倍沈倉卒進退緩急事定追思各宜位署且此猶天人半耳地瀕危險狂徒袒呼而不隕幼童沿崖而不傷雖曰神有默佑此非昭示其機權之驗耶粵稽往牒有孝義格天之庾袞有忠赤報主之田疇各踞層峰伊謀胼胝以今睹之總屬神佑顧神所能爲神之方也神所不能爲人之心也目今關河鼎沸業倚重谷爲重茵所恃一滴血誠仰答神貺

夏峯集

卷十二

三

或人如其面而不一乃心力又或陰懷敗類戾氣滋多人心旣潰天道何憑恐神能資之靈亦能奪之鑒非所以永保我父老子弟矣敢因謝忱并申昭告

夏峯集卷十二

錢尊煌謹校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三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詩

述先德

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徙各卜一疇買家之莊桑
土綱繆遷居北城曾祖庇庥邁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
維艱敢忘前修

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衷質行面背無岐年近知命始
薦棘闈十年作吏冰雪自持宦雖不達人信勿欺祖德

夏峯集

卷十三

一

惟馨令譽永垂

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孔門內多譁考心用傷動
忍有加前承後啟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
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攜手同車

於維季父訥訥古人不營世務不入俗塵甯固甯儉獨
守其真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董生帷守原憲貧我從
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

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略雖值家乏意
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強扶弱居荆

高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

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禍
患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長而
有述老學更邃庶幾有聞以醒為醉

祖為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為人為子庶
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城年餘不慮人嗤無百
畝田有萬首詩

維舟

維舟之憑所憑惟水可載可覆順行逆止水之涸矣舟

夏峯集

卷十三

二

何以起

貌焉一身眾欲如矢環而攻之機張心死內汨外誘人
莫之砥

莫不欲生莫不惡死靜言思之多違生理君子未仁小
人無恥

齒傷志警

耄年善飯身其康彊一朝不慎厥齒用傷少合多離百
味失常耳既鮮聰目亦少光齒復殘缺通體不良百年
如寄境促情長饑渴害心自取咎殃

有會

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焉飛魚躍水落山青

己酉生日喜述

一堂五世曾見江邨老夫薄德亦抱元孫臘之十四有酒盈尊親朋甫集攜幼入門孔孫含笑愉我心魂先靈應慰垂裕後昆倫常之樂他何足論歌詩侑爵古誼猶存

寄懷耿保汝

夏峯集

卷十三

三

夏峯之阿既寤且歌今子于邁甯阻關河豈無同好懷子靡他千古未遠一畫足多靄靄停雲延佇如何

述懷

五月羊裘公平揖抗天子豈非濟川材所志乃如是嗟彼欲富者干進未有已仕既道不行祇以爲貽取我本抱瘦人榮華淡如水饑溺不關身脫然何所累靜對慷慨聞閑情寄圖史聊以藏吾拙敢云掠世美撫膺夜吟嘯清風片片起

和鹿伯順咏栢韻

奉常冰霜姿雄謀自天挺松柏有同操腸熱面獨冷胸中羅古今事事挈裘領宋子舊有亭栢環亦秀整因以傲雪名借栢寫君影豈不厯歲寒論威非論猛羣樹不敢逼歸風濤千頃重咏咏栢篇與君無差等

贈杜君異

此君一何異獨潔自性生屬文堪破膽對面善逃名憶昔避賊日出門戈已橫盡室皆徒步澀囊已全傾負母藏草間有慟不敢聲復念猶子孤友于義更明顧母且顧兒鬼神飲血誠行也而兼學吾道借千城銜杯非嗜酒聊以瀉不平

夏峯集

卷十三

四

聞盧九台戰沒因憶茅止生

孔生從軍行備悉軍中事十日絕糧糧展轉憂如刺忽聞敵騎來仗劍身先出麾下兵已卻君猶怒目視鎧甲突重圍萬夫皆辟易遍體帶傷痕抽矢奮猿臂死敵與死法了了明大義一死未足多百事爲君累斷金誼若何同肩而用異中情少人知難免讒夫忌試問從者誰應酒容淚茅子受君知茅留爲君地予未識君面思君入夢寐爲感知已言古人重其意茅子予舊交仗劍

素有志無柰多坎坷魚水緣未遂何日重攜手不獨
別離

庚辰人日

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間酸流骨孔出既
無負郭田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匹馬歸來疾自分
甘林壑富貴非其質此行雖勉赴筋力已全失幸有清
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嚶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
行長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興尙酣
弟復工音律天以娛我老竊附民之逸

夏峯集

卷十三

五

癸未四月還百樓舊居有懷君異國鎮

去此忽七月煙雲徧草萊居停仍似昨腥穢雜青苔
上書百卷棄置與塵堆主人腸千結語語帶中哀隣老
多慘死子弟不能緩稚兒苦勞役入門病相催酸聲時
映耳安得好懷開回憐避共日我病清涼臺萬馬殺氣
逼難到北山隈杜子不忍去陳生共徘徊矢言天日在
精血不會灰泡影百年中得此安恨哉何日聯翩至重
整舊尊壘

夜訪李起蟄

君本恬修士所遇一何窮連隕妻與妾夢蘭望已空有
女亦朝露孤身蕭寺中家僅存四壁門無三尺童入夜
適相訪借火向隣東茶點麥芽鮮果出乾棗紅滯慮孤
清洗深山老衲同甫坐大風起別去心忡忡

董韞生胡存伯養仲過訪

白髮一衰翁兀坐衡門裏僻性苦紛囂不慣入城市不
速三人來英妙非俗子吐詞何超越予言無不喜欲別
雨紛飛幾番行且止烹薇遲上賓淡哉君子水燕月與
秦雲相望從此始

夏峯集

卷十三

六

二士吟貽馬習仲王申之

途窮悲萬里智困氣彌張英傑未遇時今古鬱相望二
仲我知之心期未可量偉略雄偉伍清襟妙辭章十年
匣底劒雙刃礪風霜割雞將焉用淬成百鍊鋼劍合在
一朝鵬飛任徜徉我有二字訣耐心似微長今日持贈
君鄭重莫遺忘

謁靜修先生祠

此地留風教迄今三百年瞻禮神逾竦讀碑石欲仙我
窺先生志適符高尚篇縱不值元運甯與王侯肩有客

聞我語語首目不然先生服孔姬寤寐思堯天婉詞謝
時宰暫出卽言旋此老非迂闊心事幾熬煎試將今日
意便可印昔賢此語久在懷特質先生前遺像若有言
精靈可默傳

讀許魯齋集

我讀公遺書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運民彝已無主公
等二三輩得公爲之補倫理未全絕此功非小補不陳
伐宋謀天日照肺腑題墓有遺言公意有所取眾以此
謂公未免儒而腐道行與道尊兩義各千古

夏學集

卷十三

七

輓陳元禮

憶昔聚江干槐井盤桓久論事酷能言樂結賢豪友太
常殉義日哀號破召口傍觀感且泣友道一何厚禮臣
去告疏實出君家手鹿子足千秋此誼真不朽僕也衰
病身君偏忘我醜吁嗟今已矣往事難回首執紼力未
能遙空酌杯酒

與友人談五柳先生

我最愛陶公門前少五柳東籬既無菊性亦不嗜酒獨
此貧相當腰不折五斗陶公如見我應與同攜手養菊

柳成行不知能樂否

夜渡渥水感沖寰相迎

南畝事方興有人奪我壤故廬不敢居攜家尙徬徨中
夜門昏黑涼風吹袂響遙遙渥水城捫路卒沆瀣感君
單騎來氣勢何倜儻小望整征鞍前導驅罔兩因憶古
英人作事多慨爽

述往

往事何爲述述之明素志立志士初節垂老或不易憶
我十七齡虎關稱得意公車甫再上二親遂我棄流淚

夏學集

卷十三

八

抱中嘆五福居墓次兄弟欣友于妻孥無語諱無奈多
意尤中道益顛顛始室摧戊午踰歲續中饋生兒有前
後壘荒喜相吹已已逝伯兄癸未喪其季哀哀原上鶴
四人去其二少小值家乏老至更囊匱丙子殞次女十
年身旅寄蕭蕭一擔輕野鶴孤雲侍澹泊非偏好羶膩
適爲累衣取蔽吾體文繡何足悅食取充吾飢肥甘何
足嗜童稚可娛老卑幼堪共醉門內無戈矛戶外鮮怨
恚子春與仲連千古切仰企東海不能蹈無終竟難遂
撫已有深衷履運何辭瘁

秋夕聽郭恭軒彈琴

范陽有逸老久登韻士壇過我雲宿舍抱琴一再彈衫
袞抽玉徽香焚氣盈闌漁樵初入奏山海列眉端我本
幽居士此味臭如蘭再奏漢宮曲未半我心酸乾坤萬
古色人代幾凋殘終以思賢操神凝骨欲寒幽聽動鬼
神揮指靜相安用以滌世穢甯直洗我繁絲桐能幾許
古人與盤桓君欲別我去我謂知音難曲終月皎皎霜
鬢兩相看

序朱忠烈有感

夏基集

卷十三

七

常山罵賊死秀實擊賊亡一舌與一笏千載有耿光非
甘蹈白刃總之念天常嗟我朱忠烈將無同肝腸氣不
激不烈節不烈不揚悲風寒泉水至今有餘芳

示望雅

爾性亦不慝爾識亦不惑所慮者簡束未必詣自得所
慮窺藩籬未必契規則學先破流俗俗破意自特此道
非義襲功深惟一默

書感

我來千餘里思見英雄人胸中羅今古萬物待其新人

也而天遊釣渭與耕莘不然隱君子山水樂相隣邱壑
適吾意皎潔不染塵二者俱悠逸斯道竟沈淪乃知古
人出堯舜其君民退處林泉下坐使風俗淳仁可覆天
下亦可善一身此字不分明痛癢總不親庸眾是非犯
英雄好惡眞此是經綸手千古無等倫

西郊觀蓮

君子不可見花中得其眞君看有在污泥挺挺不染塵不
以有人芳不以無人顰幸不值風雨坐悅清霽晨我攜
長幼來儼如對佳賓亦思一舉觴病困復遶巡恨不結

夏基集

卷十三

十

一茅眠食水之濱託契在幽獨甯直看花人

三仙翁

於林慮得三隱逸焉賈竹號竹軒又號乖公
濯孺號梅軒佚老又號山翁王鼎號松軒亦
曰退翁生於元不樂仕進皆有詩名時人目
爲三仙翁好事者多繪像祀之至今稱曰林
慮三老

元室有逸人松竹梅三友人稱三仙翁茅閣林慮孺生
當元季時元季不得有仙翁眞仙翁人與林慮久

遊息堂清話

魚鳥亂天淵君子慎所履我友達觀人包羞其遠旨
土芥小忿一觸髮輒指天地開闢來有泰卽有否入佛
且入魔中自有妙理梁公時委蛇屈辱非所恥靜躁嚴
幽獨予懷借君起

所止二首

久淹蘇山側逆爾罷遠遊雖云筋力疲編邇乏良倚渡
江人且還寄言下一邱我去欲何之神鬼陰爲留夏峯
多奇雲心遠境自幽

夏峯集

卷一三

十一

所止何所樂躬耕遠市塵先師亦有言憂道不憂貧挺
挺長松下四時皆含春皎皎孤明月萬物皆我隣曠焉
能自得何必慕古人

目昏

古人善讀書貴心不貴目不謂目已眊展卷不能讀大
略未能觀安得務精熟我懷紫陽翁因盲悔馳逐聊用
閒心覓所慎在幽獨

憶昔

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皋三先

生于神廟末年聚講京師偶觸其遺事悵然
有作以志欽企

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清爲主道時
彥蔚如雲日夕恣探討我時遊京師攝衣欲往造友人
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逾三
十年海內鮮盟好後輩律前輩方悔見未蚤初疑賢才
生天地實浩浩會閔與由賜接踵入懷抱誰知竟不然
與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日杲言爲世羽儀披
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薦蘋藻我雖覲面違私淑

夏峯集

卷一三

三

豈草草

雜咏四首

孟氏不動心時方及不惑我逾三十年中略無所得蕩
志旣易搖儀豈能不忒血氣老不降念之生惕息
是非何所定彼此互見之醉醒各相笑趣舍豈同時爭
是徒滋垢毀譽胡以爲但從吾所好千古有明師
世人爭趨避榮華與枯槁榮公暨陶公長飢至于老非
耽身後名應自愛其寶一飽復何求多營滋煩擾
人生貴聞道奚論修與短日月不肯遲身如寄客館支

疑國東人不死言亦誕生理果無慙冥趣自坦然

憶往

七月初秋日禾黍欲登場仲兄與季弟懸弧兩相望刈黍作新釀疏果有餘香親知五七人子孫亦成行出宰進杯罍之量饒懽腸弟也先作古兄復繼淪亡秋潔雍睦時遂爾成悲涼無酒可且止有酒共誰嘗天涯古希人念此心徬徨

清明感懷

世人修祀事展墓在清明封土與點漿童稚隨父兄

夏峯集

卷十三

三

廬經籍後征稅不私整

市墓松楸每歲納米十數餽禁民采伐

時祭鮮及

墓有獻密及訪生埋何顏而胡爲杜子賡初擬蹈東海

島上無田橫再欲訪文山崖山久已傾忍饑蘇山岑孫

邵結爲盟念吾始祖氏興州徙容城興州今何地容城

近盛京前事若觀火後事宜永貞所嗟回車難去土亦

豈輕迴環一念間中夜坐還驚祖考儼在茲寤寐啟前

征

示諸子若孫

戎暮予何言龔墮仍如昔肌膚漸不實手冷面常赤獨

此嗜學心勉與日相迫陶公五男兒我復多一索有能

有不能幸不至乖逆見前已六孫長瀾敦世澤阿詮年

十八勵志欲前適十三日阿潛慧性忌太闕阿淳今九

齡學步不踟躕有問輒高聲慮我耳或格溥四浴方三

攜手各無斂日夕娛老翁我心亦悅懌瀾孫亦抱子家

聲日漸奕我躬固多愆祖慶有餘積陶公兒非癡古人

嚴爲責我之子若孫亦豈皆圭璧莫知苦之碩見寸而

遺尺

戒營二首

夏峯集

卷十三

七

求多心憂思煩神亂暮年尤宜戒之故作此

詩

人生百歲內日日事營求爲謀止一飽夢寤慙衾裯所

以古至人不惑亦不憂飯糗將終身五月可披裘有酒

便且酌客至任去留機忘自閒靜吳越可同舟語憶裴

晉公行止與天游

少壯能幾時倏忽七十四龔啞作家翁疏食馨殘齒簪

端宿白雲坦坦幽人履立善不必欣但無雜念累苦吟

我未能多慮亦復忌任運一何心流行而坎止大冶無

私情森著有妙理

候殷伯嚴不至留此訂蘇山之約并柬申臬盟
君髮白如霜君心皎似雪是我老友行誤入弟子列別
君年復年懷君腸幾結季孟傳君來令我神爲悅徘徊
大梁間密意爲君設雲歸思故山聾贖存吾拙君來當
我歸君歸勿我輟爲語同心人幸無吝車轍

訪賈安

東邨有隱君裔出洛陽後以彼痛哭心轉而爲緘口柴
門晝常局室大僅如斗靜穆無所營詩卷不釋手十載

夏集

卷一三

三

日涉園種花盈戶牖前醉芍藥旁籬菊期重九花落與
花開問君著意否對之覺機忘何啻飲醇酒迎門與將
車荷陳原非偶咫尺素心人頻來呼翦韭

酬隰千里

夙昔問君名筆墨極奇峭相隔僅百里未得接言笑今
臥共城邊十年形影弔忽然枉芳訊驚喜踰素料夜窗
一再讀寒燈耿相照因憶吾子游與君皆年少同入有
道籍君高白雪調雁影斷中天鶴跡淩絕嶠夢寐亦自
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縹緲蘇門嘯

五子詩 有引

新城張于度果中易州隰千里崇岱雞澤殷
伯芽之組肥鄉李世其愷故城沈無謀嘉皆
天啟辛酉左忠毅所選士

畿輔有五子斐然著文場受知左忠毅同登有道堂乙
丙瑞焰烈于度見俠腸隰子忠信資崎嶇亦康莊靜穆
兮雞澤繩檢者肥鄉予曾過其廬鶴鳴子欲翔沈郎晚
多病音韻猶鏘鏘五子雖藜藿顏色無淒涼讀書友古
人氣誼何軒昂張子從予久埋骨蘇山陽誰謂世運薄

夏集

卷一三

六

五子老彌彊姓字挂天壤留以閱滄桑

送王伯生北歸

家住在盧龍寰海恣飛越十載大河南氣志無顛蹶世
事入眼明有懷盡昭揭人謂進善猛猛乃不中歇人謂
嫉惡嚴嚴乃不受机耿子子益友每向余咄咄兼葭懷
伊人一見欣清樾攜幼登草堂請以弟子謁相將幾夕
晨有叩無不竭臨路莫黯然千里同明月

亡弟啟美生日 癸卯七月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兄弟克恭莫如子雙

昨告殞時我病幾不起嗣後各飄零我借蘇門止幸子
有孫曾孝友堂未圯耄年懷二人鵠原情難已潔室修
祀事子位傍考妣今夕子生辰靈爽應在此

里門四首

我今過里門宗族欣來視少者面未識壯者貌亦異本
是同源人語言絕無偽繼而羅酒漿各訴別後事雍睦
宗之光懽情入夢寐

鄰曲知我歸欣然談在昔云去已多年今幸共晨夕舉
步攜兒孫相與勞行役斗酒佐鮮鱗往來桑農隙休戚

夏峯集

卷十三

七

累世同亦爲別離惜

言念我桑梓孰非同室人但以別離久緣疎益得親長
幼聯袂來晤言各率真有酒須一酌粗糲不言貧吾鄉
有先達爲高正有因

邑令聞我來單騎欣至止羣長問我來函書佐紉綺天
上有故人致言留轍軌自愧一腐儒垂老家常徒聞也
而過情中夜常自起

仰賢詩 有引

彈丸容邑羣賢接踵不可謂非地靈也願

生於其鄉者共勉焉

劉靜修

文靖元大儒處士召不至非不事裕皇易稱高尚志祖
父生金元舍此身何實尊道與行道情同事無異希聖
學已淡黜由置非位俎豆盈孔庭後來如薪積

魏士友

義士事還田元史載孝友義從孝友生此意乃眞厚田
去國百年子孫環相守耕田祇耕心心即能耐久堯舜
讓天下天下至今有莊以興讓名爾字自不朽

夏峯集

卷十三

六

楊椒山

忠愍烈節士龍比共嚶鳴矢志誅國賊急聞請劒聲一
歲官四遷圖報有至情祇完當日事豈計百年名名與
身孰親殺身仁乃成賊魄從此奪天地爲一清

胡林尖

胡公元進士天子不得臣講道林尖山同志有五人時
稱五丈夫相聚無宵晨雖不傳所學但云卻聘煩自是
靜修流契慕有獨眞沒而賜配饗同德復同隣

李希直張希古

義出師友二公其人希直篤信士所重在敦倫邑
學與國學到處皆認真文清暨文靖從祀疏請類攜弟
同告歸慕容風氣淳希古師事之志意迥不羣諸生諸
世務鑒鑒叩闕陳七疏請靜修較師言更諄師沒倚墓
兩端木其後身雙壁嚴在望風誼久逾新

從弟奇鵬勇於改過予嘉之爲作此詩

南一弊男子殊爲宗黨憂我念同高祖用愛似用仇爾
乃不我怨摧剛以爲柔止酒三十年矢志洗前羞閭里
頌聲作時親有道流恥過而作非久矣拙於謀局處三

夏舉集

卷十三

元

書除搦手可同舟

贈三無道人

瓦礫老處士來垂衛水綸閉門唯嗜讀混跡不言貧胸
中無機械肩端不感輦口底絕雌黃與物唯一真舉以
號三無真不愧古人在孫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
問易君爲我指津君爲我益友況復託良姻君年今古
稀少我十二春命兒多釀酒是夕我作賓山邨話終日
桃源足避秦

田開之哀辭

我來廿餘載與君隔一牆風雨待君過雞黍招我嘗君
得飲中趣竹林稱醉鄉時或偕親識叩門共舉觴形忘
心坦適意密語尋常晚年託姻亞杖履喜健康不謂君
櫻疫一病溘露霜憶君去年病三無獨徬徨日月曾幾
何李逝君亦亡行年少于我我能無盡傷老去惜交遊
聊以寫哀腸

送湯孔伯

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
世逐雞羣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

夏舉集

卷一三

三

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
天根開闢而啟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還內
黃咫尺卽瀛洛

有懷三子

三子睢州湯孔伯上蔡張仲誠新安崔玉階
也

伊尹非三聘有莘足潛藏武侯無三顧終老在南陽古
來名世者所過原非常居則嘆不知知爾卻無長隱居
不求志臨事何以臧投艱而遭大此任豈易當疏水樂

在中斷鑿歌陶唐三子賞我趣時過兼山堂尊行王新建私淑鹿奉常自得非言傳充實有輝光潛見各隨時憂樂皆徜徉時止見亦潛不必定滄浪時行潛亦見豈必在廟廊千古功名士慷慨爭此場我聞養恬者卻是萬因翔進退有餘裕乾坤總一囊神龍日出沒尺寸豈足量

憶叢桂堂

江邨北海亭邨城叢桂堂兩地作居停主人迴非常情好而意密形跡渾相忘作黍待元直不辨主人行此中

夏舉集

卷十三

三

多素心況有斗酒藏鱗次招我飲還來就我觴江村去千里邨城別十霜興來又復止筇短力不長行年忽九十步艱神傍徨叢桂疎我跡兼山榻生光此道棄如土管鮑交茫茫夏峯有茂林君來可乘涼

五子憶

五子者予少時友也賢固有大小予各有受益處作此以示不忘

上谷有五子託契在一時江邨賞我趣三益身備之共學四十年友也而兼師范子衿名行塵外有相期絃斷

不再續古道猶在斯許君博雅士肝膽皎不欺常以賁賦金爲客佐酒卮潘子晚論交語言不涉疑談諧無俗調不顧世眼嗤孫季具俠腸更喜古文辭患難得若人荆高祇爲癡五子我良友麗澤各有施其人沒已久遺範儼若茲我今憶五子神氣應相隨

三太公憶

范太公少豪舉自入官時悔從前錯做力砥積靡移風易俗可稱大勇鹿太公七十居母喪依然孺子慕左魏事以義烈著天下賈太

夏舉集

卷一三

三

公自秀才時從遊馮琢菴神廟末南泉少墟景逸三先生講學京師太公與焉

天道翕聚多立家須忠厚幾見浮薄人兒孫得長久范老少英邁當官無棘手廉吏賦歸來守先而啟後鹿公洵至誠不肯一言負肝膽照千秋卓哉世罕有賈公積善家吾黨推孝友嘗入講學壇以躬不以口三老皆父行相知更非偶不以我年少有疑衷必剖已矣失典型愴然竚星斗

田引逸遣兒攜壺來問

午夢纔云醒田郎載酒至代父爲致辭久未得來待恰
好欲出門又值意外事燒芋方得熟聊以佐舉觴我聞
田郎言宛然三世萃乃祖我老友妙得飲中趣每一念
舊遊不禁數行淚引逸久相從讀禮神爲瘁所挈陳吾
儿呼兒與共嗜一杯復一杯數斟我已醉

病起述往示諸兒暨孫曾

辛亥秋初夕病劇臥繩牀自忖無生理冬盡漸回陽新
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
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牆十七舉

夏集

卷十三

三

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
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連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
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孥屢糟糠提攜賴賢友學
問別有商好書共我讀好酒流我腸我事彼代主彼事
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雁行論交四十載險艱皆
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洙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傍
徨回首乙丙時瑞焰正猖狂丙子在圍城四面何悲涼
戊寅避雙峯搜山勢更張甲申淩雲柵闔逆掠歸裝甲
辰表忠書奇禍隱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

多處旅并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徉今得老
牖下庶不至踉蹌況汝六男兒孫曾繞膝傍此謂考終
命何啻在義皇

懷友詩

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耄廢尤感及
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以誌
老懷往者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
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

尼山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

夏集

卷十三

三

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潛菴當仁不肯避明達
進陸氏到手無棘事定齋勇向學識力何超異定園訟
往愆晚節挾其祕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
鄉薦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仲能知幾
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使腸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貧賤守
身明大義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懷
亦愛智驛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孺慕含真嚴
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乾貞羨篤
志友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鳧盟荆園語鄂州辨學字

廉幹推遜意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
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

茅止生自閩中寄詩

連朝飛雪大如手冽冽朔風蛟龍吼泥深骨冷臥袁安
負素葛生踏凍走驚喜相看鬢欲殘七千里外行路難
開前宛對故人面長短揮毫興未闌忽及賄累事最急
我心不平坐復立彼其之子海何深坐客聞之皆於邑
毋嗟男兒生不辰從來豪傑多遭屯羨爾履險能如夷
懷中有劍何憂貧

夏冬集

卷一三

三

辛未生日

吁嗟吾生近五十幾欲長歌復欲泣酒熟茶沸客滿堂
忽然回頭百憂集父兮無病突見捐音容時向夢中入
母病纏綿三十年追憶不禁衣袂濕男兒有親生不封
只合川巖著簑笠肉食貴人擁多金采薇餓夫無餘粒
俛仰隨人顏色消是非無主心性急況復家兄蚤蓋棺
孤寡攢眉日於邑目前弱女屈于歸一絲一縷費收拾
有弟數載寄青氈進退維谷尙縻繫猶子河南子山東
兩從丈人員書笈出門正值冰雪天又恐離鄉廢時習

感新念舊心肺酸暗地清宵常獨立漫云此日不爲歡
勉強追陪心憂悒

苦雪行寄弟啟美

夜來朔風吹北牖歷亂雪飛盈尺厚陰凝凍沍火無權
善醉之人亦縮首雪逞風威分外寒閉門僵臥怯衣單
偶憶天涯薄宦者餐冰茹雪苜蓿盤武闥有事將一月
我心驚顧無時歇幾欲策蹇往問之冰路難行畏顛蹶
毋嗟生事多沈淪只今罹禍更要人

哭鹿伯順

夏冬集

卷一三

美

丙子之秋羽騎至范陽城中風沙異江干主人居城南
倉皇戚友爭招致主人素透死生關欣然出門攬鞭轡
議兵議食議城守諸事犁然俱就次無奈主者病日危
有丞貪昧且驕恣城下羽騎如雲屯城頭科索愈無忌
一丞失盡梁夫心空洒江干一掬淚笳鳴匝城白晝黑
城中男婦屍山積君思盡節明倫堂堂扁門閉愁雲出
城隅王氏一荒園竟作安身立命地須臾敵至索其衣
君速求死無回避吁嗟君遂與城殉風日黯淡天欲墜
夙昔大義與純忠慘慘遊魂無衣裋

沙河戰士歌

丙子容城之難四鄉被兵沙河村楊可正率

其二子守成守一與魏君貴魏延海魏延康

魏君倖魏延結協力相持甚久守成君貴延

海延康俱戰死獨魏君聘別守西巷獲全

誰云兵鋒不可當祇緣膽裂手脚忙楊氏可正稱無敵

攜子慷慨護其鄉以繩縛虎如縛兔四面受敵神愈王

大兒重傷猶酣戰血碧身僵刀五創小兒袒背大聲叫

俘卒何若生擒王可憐死鬪魏君貴延海延康俱戰亡

夏峯集

卷十三

毛

君倖延結爭投石不數大劍與長槍獨守隘巷有君聘

沙村堅固如金湯魏氏一門氣何烈先公義士啟其昌

諸魏俱元義士敬之裔感嘆諸君保此方縱死猶聞烈骨香

有感

人生與世相馳逐茫茫天光何時復閑情入耳耳爲煩

俗事橫眉眉轉蹙遂令一片空明地千條萬緒煩如織

不思談笑覓封侯便欲唾手連千駟嗟予從來不治生

瘠田數畝懶躬耕淒涼婦稚任交謫有酒逢人且共傾

五侯七貴昔何盛響滅焰銷無餘慶首陽孤雲香馥馥

千載兒童知名姓目前顯晦僅如斯舉頭天外方得之
蝶夢夢蝶俱成幻偷得餘閒學賦詩

劉佐五設楊兼贈寶刀

東風吹雪滿闌干曉日清空白晝寒四十年來燕市裏

樓前流水紅塵起竿頭青苧酒旗搖有人匣中鳴寶刀

把手贈之錦作帶深慙下榻逢交泰坐間肝膽饒素腸

情興淋漓月照牀燒燭頓忘別話久香添再煮瓶中酒

春花未吐春衫紆山色溪光盡入廬今夜停杯好相語

平明上馬過東去應知依依不勝情橋南細問黃鶯聲

夏峯集

卷一三

光

中天斗畔高明月莫教清笳吹石碣雲遶薊門老綸巾

路傍羞對看花人

王四一李華午郭嘉士孔公諧過訪百樓

我別王君二十秋相逢忽訝各自頭往事今情爭問訊

信宿居停意未休華午侃侃多奇趣片言中竅識時務

晤面雖淺注懷深旗鼓相當定有遇嘉士翩翩白鳳毛

渾身膽氣掣弓刀我與君家稱世契念言而父意勞勞

公諸猛力雄冀北父子兄弟成一隊昔從盧帥對大敵

挺鎗躍馬千人退數子交驩非草草過我殊忘我潦倒

清霜片片墜燈前明朝策馬西山道

魏廓園被逮顧文爲詩送之迄今十六年矣偶
得此紙慟念往事黯然神傷因用其韻

憶昔公交伯順氏聯翩訪我達蒿裏信宿茅簷不忍別
相攜慷慨遊燕市忠愍祠下幾徘徊三人莫逆笑相視
未幾公去作諫官侃侃秋霜定國是權輔貂豎兩難支
壯哉危言直如矢誰知天不欲太平眾正一旦成流水
檻車驚傳渡白溝聲光相望儼在咫尺我來就公一晤言
緼騎不容片時止萬人哭擁叫天王難免獄中纍纍死

夏峯集

卷十三

三

公死無愧忠愍公奸相奸奄無二理范陽城陷伯順殉
天維地柱借不圯兩公地下應懽然同作囊中第一士
檢點篋笥秋夜長往事傷心夢中起扶持氣運賴斯人
漫將血淚涕知已

入郡視奏兒病贈賈式仲張元微

六旬老翁百感集有子六人半未立異時弓冶且休論
此日憂兒情何急衝炎我亦扶病來據馬無言多歎息
到門二仲理藥方迎謂莫慮欣相揖我聞此語破愁顏
不啻仙人丹一粒感君朝夕相提攜薄雲兩腋風習習

趙元直招飲因賦鹿伯順月從雨後添新色酒

向燈前憶故人之句各以七韻爲詩二章

敬畏堂前清興發蠟頭黃酒無停歇三闋名釀飲愈酣
推窗正好一輪月皎皎月明方仲冬峭寒閒寂無人蹤
仰見玉兔搗靈藥幾欲躋攀無路從相從恨不豐毛羽
一舉沖天睨萬古滄海不知幾變更誰挽天河洗兵雨
雨聲方歇月如畫戲博明瓊笑相就故友新知各傾心
團團圍坐無先後先後分題信口拈英英年少筆鋒尖
慚予不是傳晴手頰上三毛待爾添添入容城一腐人

夏峯集

卷十三

三

諸君氣合雅相親熱腸到老無回護堪嘆悠悠白首新
白首一言不可得此形靡就神靡慰誰云屋漏可欺人
古道照人留本色

照焉往事一回首此情不堪提在口到處攢眉欲何爲
不如且盡盃中酒酒裏逃名多榜樣八仙遙與七賢望
誰云古昔皆雄豪莫道今人無志向向上無梯未足憑
片塵不起意澄澄好教萬古常新月然作中天不火燈
燈然固自有薪傳暗室常明別是天家有今名堪裕後
身無穢德更光前前有啟兮左有翼良朋星聚樂何極

逢君便恐輕別安得別去不相憶憶君君憶兩情願
我輩肺腸原一路取友由來爲輔仁世人那得解其故
故鄉咫尺西江隣衣盞相傳盡認真我且洗眼釣東海
誰是寰中轉世人

贈劉元樸

年周花甲已衰朽屈指抱病三十九憶昔例困夏秋交
年來春冬病復久痰引壅積一粒難伏枕吐酸心欲嘔
世事離合屢變更一疾伴我到白首採訪盧扁遠相迎
飲藥不啻數十斗避疫渥城來卜居特地就君醫病安

夏峯集

卷十三

三

腕下刀圭若有神二豎束手聽君剖我聞善易不談易
君遂精醫三藏口知君借隱冰壺中行藏的是河間後

晨書觸目示從遊二子

吾家新移太行東宛轉千里山勢雄腹背面目雖未熟
蘇門煙景眞空濛間瞻樓頭憩旬日放目四野神爲融
大者龍蹲小虎踞遠近吞吐環無窮最喜珠璣百泉水
噴薄派衍萬壑通俯視鬚眉立可鑑魚鳥忘機藻葦中
男婦紛紛刈麥急逆陂稻渚方肇工日夕香氣竹風來
榴花爛漫火讓紅樓前植樹棕與桐樓虛四牖引清風

遙望戴笠荷鋤者似無租賦擾其躬老夫坐對心自空
此樂願與二子同

與客論蘇門山

蘇門之山等一卷草木不生色黧然何爲博得古今傳
高亭幽宇在百泉百泉奇絕自生妍山不在高靈在仙
更有名人踵後先靈脈元自遠山延千里相望幾盤旋
應有高人得其全

四石盟

居停有四石焉南垣太湖敗蔓絡身面目不

夏峯集

卷十三

垂

可見下有小石如獸抱子玲瓏可愛然去樓
太促樹木繁雜東西二石並峙性喜水微有
枯槁之態予日與摩挲相語石亦似解予意
也若謂予知我而不能位置我與不知我同
予日爾有賢主人我將代爾言因相與盟

問世莫如此石深堅貞之性不受侵四時常帶太古色
代謝興與落莫測雖然古蔓絡其身太湖本質豈失真
堪喜小石如虎踞玲瓏那論置非處雙劍嶙峋峙西東
不因湯水亂其中石不能言若有意謂我待君結同志

予亦終身愛巖壑兩情相對欣有託肅然再拜與君盟
主人千里一馳聲主人渾樸倍于爾爲爾解縛而吸水
蓮花盛開病不能往

昔卜一廬渥水濱蓮花叢裏寄閒身朝昏坐臥不厭煩
一刻不見花若嗔今日蓮香繞城闌月餘困憊減精神
柳陰東畔橋南鄰紅白爭放爛漫新不能力疾往相親
終是與蓮隔一壑

聊城懷古

雞羣野鶴人中彥博浪之椎聊城箭義不常秦與擊秦

夏峯集

卷一三

三

英雄心事同一撰良也功成赤松遊魯連勳名奚足繼
尙友千古僅斯人蹟雖滅沒心如見

贈盧詞蓼

八十二歲滇中交耳聰目明世罕有門仕鮑堂令知冰
歸休十載憐赤手衣敝履穿更無兒族百一孫幾相守
窮廬託命兩孤身慘澹拙謀恰良友余亦蓬漂在池鄉
視君萬里猶邱首余雖行年逾古稀與君班荆成小友
門牆桃李不乏人應有仁人爲君壽天涯作客幸比隣
晨夕爲君儲斗酒

杭行麓爲其二親合葬詩以慰之

軍懷抗生時不遇壯士途窮悲日暮無茅可居無田耕
落筆驚人才別具少從二親汗漫遊母竟先死蘇門路
父孱身殞大河南淒涼歲月愁中度熒熒旅食三十年
古時之外無他務痛念兩骸各一方無力恥向世人募
筋骸致賄猶力辭以喪爲家實所懼跋涉徒步挽柴車
志之所歸氣爲赴計程十日負骸歸夏峯之陽可封樹
七歲孤兒攜持來祖德孫謀兩念注杭生此夕慰子情
同人嘉之曰六十二歲猶孺慕

夏峯集

卷一三

詩

送談長益之長垣兼訂後約

朔風漫執臨岐手陶然滿酌尊中酒念君十載意何殷
倏忽言別情難別別懷離緒總堪刪戶外白雲戀故山
一山雲暗望山出應待高人廬其間廬在山中隱世塵
自從多難散秦義君萬里乾坤眼孫邵臺邊與結鄰
鄰有泉聲伴鶴猿碑無華字白金元與君共作東鄰遊
況復咫尺是長垣長垣前輩李司馬交交英名冠朝野
近代邵公父子問屈指文壇推大雅雅風將起見斯時
家國誰憐歸未期來歲桃花漲源水恐君溪外問津遲

月山 有引

習問月山幽勝恨未登眺其上辛丑四月自
河陽歸始得作竟日遊舉酒賦詩聊記歲月

八句老子尚於山靈有緣也

爭聞明月山突兀孤筇雖短興勃率無心翻作盡情遊
騰幼寧林忘洗惚高閣危峯力欲疲山僧佐之以蔬核
極目中原指嶺間嵩嶽黃河恣飛越巔頭尚滯欲歸雲
洞口正衙初出月

哭李蔭繩

夏冬集

卷一三

三

憶昔孔從初結吳君爲吾友之季弟嗣後吾與君聯姻
猶之彌子子路妻君內尚爾種女兒君兄事我毫無戾
因之交好門十年出入追隨已兩世君也攜家先出門
擺脫塵緣無留滯師門宗旨君獨窺到處指示雲日霽
成安夏峯夢相守者行者無餘哉君之心事我所知
總不欲喧迷離際何必東海與西山只此已完拜墓誓
願不足也繼有餘二著不負可長逝病臥哭君淚已零
悲風日暮門獨閉

過尚樂村訪母黨陳氏叔姪止宿

大道之傍尚樂村中有先慈姪與孫故園映田供采地
千里負鋤來耕屯我過內黃經其廬特遣兒子先叩門
一聞我來出郊望眾手推輪疾趨奔先慈見背六十載
得見族黨母若存飯炊脫粟儘足飽語無忌諱色爛爛
同居隣舍皆吾里各出酒果話朝昏異鄉更覺情懷篤
田家自是一乾坤

訪李岫旭書齋

浙江湖州歸門贈公和千古稱高調出入千層雲水身
安樂窩中獨推邵姚寶平仲與晉卿有元一代文星耀

夏冬集

卷一三

三

我移蘇門二十年欲結異代幾憑弔豈謂今人無古人
四開王 古愚 秦 蘭亭 亦二妙我所識荆李有道三人相
視應相笑今來設鐸夏峯西松菊竹石亦幽峭小築澹
菴可棲遲主人位置心多寡幽事偏宜有韻人此心空
明月來照百泉名勝多大觀如此邱壑亦堪眺盡日盤
桓記勝遊君家賓主我老少

東河南諸友

大河之南有三子以道寬夫與某史某史高風重跋樵
每說出遊色爲喜去年雪滿夏峯邨以道衝寒來自杞

同人屈指推寬夫遠看大隄山氣紫近聞同學有錢生
一雙高雲家欲徙王子騎驢渡大河攜得諸君詩滿紙
填滿廬太室書歸儒原非逃墨耳原是自家屋裏人
不向他人問轍軌衰年相望意徒殷爲賦停雲儼在咫

訪孟善長

百門之學太行賦宋元以後長屬客崇頭結社迫香山
彌躋數影頭似日孟舒解祖茂類更熱牧相傳長者名
竹石常聞疑雪氣紫車偶出載泉聲年當八十口耆耆
端然不愛人稱妄隔籬掛客早躬迎酬酢多儀言不苟
足登集

卷一三

我時攜幼訪秋旻隣人共看擬荷陳舊閣坐上話往事
幾番認作葛天民君家文若繩祖武溢盡庫氣學繡虎
翁乎色喜欲呼樽紫氣千尋落簷廡

病起自慰

家世容城半耕讀世宦不顯居家睦書生一脈逾百年
生平良友西江鹿先人祠墓草輕離無用可畊居之屋
故人邀我過蘇門營備一枝爲巢宿族邸人士幸相安
風俗淳樸客不逐共城李郭衛城蘇陽武錦帆新一六
公望今日之林宗舊契新姻意難穆諸公不速時相過

都忘忌諱吐心腹大夫之賢士之仁暮年何幸蒙陶淑
且有高朋自遠來不嫌野外供粟菽漫道人情似秋雲
病交到處皆骨肉

贈耿隱之

天啟乙丙瑞焰張肆荼一代之忠良君家揖客意氣長
天子親詢姓字香揖客沒去感秋霜浩氣孤思天色涼
平生莫逆鹿太常儼附同心披肝腸昔年策蹇過東昌
嗣君見之心傍徨今日君來臥我牀隔世故人儼在堂
乍對憶舊歡無量急呼從者解行裝

夏峯集

卷十三

三

元日誦康節詩偶成貽湯潛菴

我與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安先生生當全盛時
羣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搏撓乾坤道在手
與我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巾希
花外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昭泰斗
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
先生敢教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櫺

夏峯集卷十三

錢學醇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四

容城孫奇逢敬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詩

道中感懷

落魄漁陽道長驅帝里遊。絺袍悲驛路蓬鬢愧沙鷗。書劍催行色壺觴破客愁。眼中知己在情與未全收。

偕友過曉上人

地僻塵難到尋幽不厭重。香爇銷舊篆綠茗破新封。山友耽詩酒邨翁話圃農。老僧饒古意乘興偶相從。

夏峯集

卷一四

一

京邸寄家成軒叔

往事驚回首蹉跎又一春。家山留冷淡京國滯風塵。逝矣韶華改歸與聚樂真。東山千載意切莫嘆沈淪。

病起張開先至自故園

病久當窗坐。蕭蕭架上書。一尊欣爾至。萬事愧余疎。同調長難聚。雙眉豈易舒。家山風物在。歸去翫園蔬。

夏日攜友酌淨業寺四首

無地堪逃暑尋幽過密林。湖光紅印浪樹色綠堆陰。勝友飛杯聳山僧話古今。星橫未忍去縱步尙行吟。

天地偏容懶朋儔亦愛閒。遊魚吹落葉倦鳥返重山。寺

僻能逃俗樽開可破顏。明年尋此會未必在燕關。

故人難久聚南北各行藏。愧我無長策逢君有巨觴。交

從方外定事向醉中商。取謂羲皇上千憂已盡忘。

不見荆高飲殷勤與偶同。世情雙眼外心事一杯中。五

月裘從敝十年劍未工。莫輕今夕醉苦同。繼雄風。

謁許修墓

孤墳埋劍氣下拜見君心。遺韻留天地清風動古今。碑殘青草浸樹老綠苔侵。何限低徊意臨流空自吟。

夏峯集

卷一四

二

劉百世招飲鏡園

會心不在遠坐入晚窗南嶂碧千花繞湖明一鏡收。風雲嘯自壯天地氣還留。細認桃源路重來好放舟。

題宋懷豫飲光臺

臺敞元無暑脩然萬慮捐。月沾衣帶冷花促酒杯乾。意氣悲歌裏風雲指顧前。夜深迷去徑獨爲主人賢。

偕王明寰崔西星登雙塔庵兼致徐恒山

愛得看山致尋幽曲徑通。出迎僧意遠聯袂客心同。放溜泉聲韻排雲塔勢雄。殷勤勞地主藥興欲相從。

茅止生見過次韻

深秋方一晤相對幾迴腸奇士平逾異其人險亦常論
交青眼闊作客古情長祇恨恩恩別門前歸馬忙

別韓參夫

南園盤桓久東林氣味深無妻堪避俗有子可傳心生
計多藏藁孤情盡在琴莫言輕別去斗酒正披襟

報茅止生

愧我今爲祖連年兩抱孫五旬諸事冷三世一經存妻
病猶堪攀家貧尚有樽聞君新弄瓦差慰客中魂

夏學集

卷十四

三

辛未寄弟啟美

初志應難遂年華覺易過青山違去久白髮漸來多身
世歸無眼功名付一簑漫思行萬里吾意愛烟蘿

丙子春分

莫厭蟄毛蟠壯懷猶未磨無營人事少有病道心多調
興時流肯情因僻地和春光何處覓生意滿青莎

題傲雪亭

無地堪迷俗頗過傲雪亭懶雲堆曲徑翠柏罩疎櫺避
世無猿鶴閑尊有鵲鴿主人何處問叢竹繞青青

九日同扶陽夢周是經雙峯道中

吾山當九日攜手渡重岡路繞層巒遠雲依曲嶺長有
人同患難無險不尋常盤馬遙相指舉頭僂舉觴

同諸友宿清涼寺

天半清涼寺幽深徑幾穿微風石竇響淡月樹峯懸倚
杖山川約聯牀兵甲緣遙看絕頂上突兀起雲煙

山居

山中聞見少邨落闢鴻濛樵牧風猶古琴樽道不窮溪
聲環枕上月色入懷中夜半披衣坐塵心頓若空

夏學集

卷十四

四

靜觀邀過北海亭不及赴喜密觀就予百樓

閉戶無人語擁爐坐對時老妻雖善病稚子解吟詩
下西江潮猶疑北海厄莫忘今夕意千載有心期

百樓除夜因憶北海亭

客館孤燈夜坐深寒漏遲殘分能幾刻春續不多時身
老怯新節愁多憶舊知鹿亭搖落久偏繫故人思

贈賈正卿

回首居廬日欹松六度春終天千載恨孺慕百年身客
貌驚時眼肝腸見古人對君機巧盡薄俗可歸真

輓茅止生

江南鍾異彩河北歷風霜
猛力窺天小雄心拓地長魂
隨關月照氣共塞雲翔
醉酒孤亭上洋洋在我傍

書臥

閉門人事絕客榻陰
村蘿懶比嵇康甚貧於原憲
過靜觀花色艷雨韻鳥聲和
六十年華近一閒得已多

甲申立冬

此際屬冬節朔風便
懷然病餘食并日憂結夜如年
浮海今猶後渡江已讓先
好將千古意暫借酒杯傳

夏舉集

卷十四

五

張元美保定殉義

吾鄉有二老高陽與范陽
君家同磊落子弟盡忠良
形以慨逾烈名從死更香
城頭齒血在遙望幾心傷

接友人長安書

握手南城夜清光片片飛
君爲燕市客我解故山薇
不倩居官苦但嗟初念違
溪山中舊約猿鶴悉相譏

春日獨坐

杜門四十載未解覓生涯
地僻多成徑隣稀獨作家
白雲宿戶滿明月映籬斜
此境堪誰識枝頭春已賒

春閒

四隣無一並零星絕塵氛
嬌色狎黃鳥恬心坐白雲
一區供學圃半榻足論文
日夕看兒讀春光靜裏分

答曹湛甫喜雨詩

一雨經三日幽懷漫自寬
滂沱農色起零亂客心寒
蒼絕停朝藥糧除減夜餐
兒童相視笑此際得清安

友人說買山

涼雨新秋迴孤雲獨去還
哦詩消旅病讀易伴身閒
萬事隨緣度一貧到處艱
巢由箕穎便何用買山錢

夏舉集

卷十四

六

再題義棧

倍亦尋常物無勞珠玉裝
一朝兄弟合千古友于芳
伏虎逢龍手飲冰嚼雪腸
歸來應愛惜夜夜護清光

擬春日訪友得林字

春山吹絮遲遲日照高
林鳥坐枝頭語人窺物外心
誰家多寂寞我去好攜琴
聊以娛閒書同人寄一吟

哀孫備九

天地不情甚斯人何遽亡
事親和氣色取友見肝腸
有問心偏切無欺意獨長
迄今披篋語字字淚沾裳

得老友梁如星書

吾鄉有延老古別歲三更月到思君處書來慰我情家
園粵北望婚嫁事南征破帽歸與日煙霞對奕枰

珍之過訪

落月南風正初意獨開君豪湖海上我老牧樵閑投
世既云超用時良亦暇胡牀清夜話明月照霜顏

亡友忌日

何事耳常鳴恍聞病苦聲別離方一歲哽咽盡生平入
室思良友獨居憶舊盟庶羞聊薦享相信存幽明

夏集

卷十四

七

禪客

之子遙歸客懸予老蠹魚未能窺佛法安敢厭儒書靜
氣觀時變澄心探古初宜尼自有室何用借人廬

先嚴忌辰

別將三十載寤寐儼如生未得酬親志安能慰子情耳
就快語密目隨哭涕明涼飭不暇問含悽酒一傾

听和偶書

腹臥無寄目何暇閱世情親書快細字聽語喜高聲險
自謂現代幾從誤笑生他山石可借崎路自崎平

先慈陳太君第四十五年忌辰

適當母忌時代已頻更八日無安計一心亦亂營英
年孤血淚白髮老癡情何限淒涼意依稀聞母聲

爲尙兒完婚

長食年將半三千客路長教無庸賣大禮亦宜率半銀
已言猶在素心盟敢忘卿完婚嫁事杯舉復旁皇

寄懷李儕山

懷人遠咫尺節短霜天額影慚迂拙聽泉忘歲年貧
甘逐事廢補得故交憐欲問白頭業沿山學種田

夏集

卷十四

八

九日集留雲舍是日連筠清歸省詩以送之

分宅擬晨夕如何輕別離懷牽蘭社友目斷菊花時予
舍關情急明尊戀別遲他鄉畏索寞執手卜來期

夏集元日 癸巳

生平長旅食到處便爲家客久兒孫長囊空難盡書
聞積入夢山靜不聞譚此意何殊古休嘆天一箇

連筠清寄惠潞酒代簡奉答

酒從歲裏至人日到山開彩筆爭爲賦續韻何憂并苦
能添俗累更喜助予懷望望征帆至疑當滿載來

鹿曠觀自肥鄉過視

爽氣連朝發同人來遠方盟心無險易握手問行藏爾
稱哲人後子慙大父行孤繁深話處應自不遺忘

贈野客

到門稱野客辭貌絕塵情脫粟腹堪飽繩牀夢不驚至
心雲自悅上古道無名世眼不相識孤懷樂與盟

陳萬公寄詩見懷王荆伯崑伯仇異渥和之依

韻答寄

學稼年來事懸予道未開心閒應絕慮身隱又焉文黃

夏峯集

卷十四

九

鶴非長往自雲可其分惠詩勞慰問千里樂同羣

贈房竹苞

憶昔識荆日忽驚三十年謀生憐我拙聞道喜君先署
冷心無滓官微教有權此來聯舊好前輩自名賢

暫終其城題壁

人境喧車馬悠然獨閉關陰晴無日定漂泊此生聞高
署局先得奇情酒後刪古人誰可比伯仲邵陶開

送友歸白下

驚看鴻雁北歸帶百門秋戀弟耽孤託思親畏遠遊裝

惜道路老至愛朋傳來歲黃花發東籬一徑留

談長益客軍懷雨承寄詩賦此爲報

一水不能渡十年斷負君北風衰短鬢南雁念孤羣
氣熱難鼓新詩志再聞草懷遙望是山日正停雲
君懷非近俗古道劍光寒每說看山勇因知取次端詩
從多難老夢借去家安烟水窺人事源泉理釣竿

將遊西山

久矣登臨倦翻然發興新計程剛百里不遠已三人
石堪爲伴溪雲遙與親乾坤仍浩渺何事嘆沈淪

夏峯集

卷十四

十

李過廬過夏峯未幾之任嘉湖

東髮知求友乾坤眼不孤人亡慙寄劍馬老畏經途

溪江邨月公祖父善予風煙蘇嶺墟低徊先正語傳

日過庭呼

落拓合衰暮高軒枉草居到門狎野性入坐敷庭除元

氣含羣動開心賦遂初十年猿鶴夢相對幾躊躇

對君日未久已見古人心笑語秋天闊旌旄江路遠

託依竹馬老夢感人琴謂魏忠節遙想孤帆處猿音伴

薄帖

寄懷馬玉筍

春草七年夢秋風千里音力衰艱策杖室遠阻披襟有
所歸山計公以義多端懷友心飛鴻天外懸嚙嚙送寒

雲深門外高林指夏峯興公慙假宅梁子不聞春薄
幸得逢才學老農雞時童稚喜思微薦茅容

浮家肯愛水卜築近兼山得逢龐公老深慙鮑叔顏貧
知爲友累老不悔書刪更有思君處雞聲雁影閒

自憶荀陳聚二難常應門鳴皋鶴有子開徑竹生孫此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地遊蹤少他年世譜存論文吹短髮淺醉臥雲根

賈輝陽過訪

與君同梓里客舍復遙鄰卻老余多病藏山君亦貧盤

餐無勝味言笑莫先民慎莫輕言別秋懷詩興新

不意今日雨宜薦客勸洛陽哭是癖蘇嶺嘯逾汪月

以秋增潤雲因晦結長奇情酬勝日不負馬蹄忙

酬李慎菴惠茶

豈敢言違俗素居恐近名氣塵知己少書札異人情道

南添山氣先秋想雁聲竹根吟不穩羣動正縱橫

又復將秋至山川老此身迂疎人事廢衰病藥苗親雪
乳歡還淡活泉飲尙醇公曾先閉門懷古意何以酬青

談長益過訪

美人天際迴何意一函尋渾穆識山靜淵藏愛水深有

詩黃菊淚託出自雲心莫漫輕言別霜威何處侵

何方是樂土容我老蘇門客久安耕鑿靜深長子孫但

知藜藿美豈愛薜蘿尊家國關心事君應善處屯

談長益夜遊泉上

夏峯集

卷十四

三

別有看山眼何妨入夜遊月明嵐氣合人靜水聲幽嶺

半聞孤嘯源窮發隱憂衰遲艱策杖獨坐意悠悠

贈別馬習仲

閉戶嘗嗟我臨流每憶君十年劍始合數夕袂還分易

識初弦月琴調未散雲起予欣有借莫惜雁書聞

兼山堂靜坐

山近雲堪愛秋清花正妍一心無惡趣萬事有良緣

現吟乘興拂牀倦就眠祇將閒送老何用學神仙

窮居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
樛櫟遺明主涵濡作外臣
藜羹堪飽腹茅屋可安身
無事消清晝孫曾索果頻

鳧盟以詩見懷卻寄

幾夜懷人夢十年去國情
有山容獨往得子鶴同耕
薄俗看家學長貧對友生
書來當晚讀邨月雨餘明

讀領宣三

高齋漳水徒猶夢到函樓
閒帙看孫讀呼鷗共客酬
藍蘋思北海懸榻憶南州
欲待春花發溪邊問釣舟

午睡

夏半集

卷十四

上

僻巷宜嬾老息心更覺閒
無人非上古閉戶即深山
味薄猶耽吸詩荒總不刪
草兒爭索果一笑慰癡頑

題臥榻

一榻十年外幽懷信復疑
大庭還自檢屋漏敢誰欺
去妄先非靜存誠亦是癡
助忘兩不著認取曉雞時

冬月

月惟秋乃靜冬月靜於秋
入夜風聲寂橫簾竹影幽
心非因物累動自與天游
所照誰能外光凝無盡頭

癸卯除夕

形氣衰云久神情老更真
積愆銷此夕進業自新春
客裏光陰速貧家骨肉親
生平牢落意隨處可藏身

語陳范彭

自髮傷離別脩然十六春
君仍稱逸老我尚作通臣
客味貧方得交情久更親
老年兒女意夜話何煩頻

杜開美卜居楊村

與君昔失路漂泊不同方
並轡蘇山側停車易水傍
執經名燕苑投筆老戎行
麟閣元多雲漢字長

留別里門諸友

夏半集

卷十四

齒

當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
大道無南北吾徒渾異同
門燕市月帆掛衛河風
非作隨陽鴈年年伴塞鴻

春懷

閑來無事掛眉端
明月清風滿釣竿
非分鼎鐘渾自苦
在中疏水淡相安
參差物態皆生趣
翻覆人情亦靜觀
更喜春光時正好
羲皇不遠在蒲團

武城官舍爲微美作

案牘勞人白髮飄
幾番翹首憶王喬
文翁正自不違俗
陶令何妨亦折腰
病夫無營即解脫
心閒隨事更逍遙

好將數斗清河水一洗煩囂慰寂寥

已卯人日偕君異諸子集竹園

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別生一樣春
海上雲龍誰是主山中歲月此逢人
夢酣書榻憐余老興到壺瓊愛爾眞
鎮日竹園無一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賦廣我昆仲爲予設榻

昔家兄弟舊家聲一榻悠然客夢清
日月隨緣無險阻乾坤到處有逢迎
竹園陰裏予差長蘭室場中爾擅名
一片閒心無俗累雲飛鶴住覺身輕

夏峯集

卷十四

三

偕韻我兄弟遊雲空寺

閑行兩度過雲空有友聯翩興味同
一榻卷舒眠梵月半酣泣笑飲仙風
是非入耳原虛幻雲水關心總化工
小酌烹茶頻簡菜殷勤送我到壇東

寓百樓

蓬飄寄跡百樓城隨分無關去住情
但得酒籌消日月自無心計問功名
途窮不改青山色交盡猶聞黃鳥聲
病骨豈隨塵世轉從來水到自渠成

白溝送別止生南還

白溝感慨生一番回首一番驚朔方
黯黯三更語南國英英萬里情
夜雨渡頭迷雁影秋風江上聽潮聲
文名海內流傳美何事牢騷問不平

下第後寄懷劉凝禧

伏枕春雲日已斜徑深地僻語無譁
優優清夢幽人巷淡淡輕簾處士家
興到放懷吟古句倦來隨意灌新花
渾忘下第人情冷寄語劉郎莫怨嗟

止生赴至

有雁頻頻寄好音突來凶耗痛難禁
乾坤未了揮戈恨夏峯集

卷十四

其

海嶽空懸報國心師友義隆風百代
文章價重字千金看花臺畔三更月
望斷雲山廢素琴

韓參天父子自白門寄書

武城一別十年餘君老江湖我老漁
客舍悲涼書劍冷釣臺深隱和歌疎
干戈西北難容腳漂泊東南尚有廬
更喜郎君吟白雪殷勤雲外寄雙魚

踵劉範修原韻

乾坤何處不開闢安得此心如石頭
全仗酒籌娛白日更憑詩卷老青山
補天有術推君手修月無能愧我顏

轉盼流光過六甲讀來細字眼成斑

讀劉湛露自贊

讀書不被死生關到得臨岐便汗顏義取原非因氣激
仁成亦只在神間英靈千古留孤杜義烈一門挂兩關
點點灑來皆血淚便今不獨說文山

病中感懷

歷夏纏綿更度秋三時伏枕未全瘳病中天地原虛幻
老去存亡何喜憂酸酸孤懷雲際外澄澄抱水中流
生來無補人間事百歲仍同草木儔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讀公狄寄懷原韻

十載聲名對吳蘭詩來字字比琅玕高名南北懸山斗
避跡江湖早肺肝雖略未張檠焰冷孤懷自許劍芒寒
黯然往事難回首好爲蒼生起謝安

孫紫淵下第

高陽才子說孫郎不第歸來意更長點額固知龍是鯉
投毛安辨虎非羊幾番暗語窺塵外兩紙詩筒見大方
卻爲文忠欣有後八年沈鬱覺飛揚

十老會引

仇繼軒八十一羅好軒八十仇馥聞六十八

薛錦軒六十七楊慎秋六十六余年六十四

少於余首德頤剛六十一張于慶六十劉元

機王翼明五十八時丁亥寓新安

十老聯詩七百餘端以此日笑顏舒年逾八十歌喉潤

常幾經扶杖疎搶攘誰云無暇適憂煩亦自有清虛

未會言別復尋約義結情殷見古初

閑坐

雨色紛紛難解顏我生恰與病相環借書未竟神先倦

夏峯集

卷十四

六

殘帙初翻興已闌兀坐誰云同靜境游思安敢擬元關
至人無悶今何似一紙猶如萬仞山

夜攜王申之趙廉右仇異濕王五修暨博兒過

高薦馨泛宅偶得酒壚剛喜近西家句因足

成之

酒壚剛喜近西家小坐遲沽燭影斜七箸聲催詩有料
尊罍光映筆生花家貧學杜乏兼味心素依陶餘破紗
此際古星曾聚否滿堂豪氣已如霞

靜坐

日日須尋靜坐時靜中光景更堪疑新詩初就嫌無味
舊稿重刪愈有疵幽趣好從鷗鳥見孤懷豈向故人知
閑然獨抱元來意一念澄瑩神自怡

不寐

踟坐披衣數漏傳淒涼心事不成眠赤貧食果當凶歲
弱骨家遙且暮年稚子人邊婚事迫老為節上病魔纏
雞鳴跼蹐分如綫愧我搖搖兩念懸

毛晴嵐屢寄詩訂相訪之期其詩藁自題曰毛

詩今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箕山咫尺得人豪佳句郵筒未憚勞筆有春秋惟守孔
詩無今古總稱毛天南舒卷還吾輩河朔淹留爲若曹
未識荊州神已醉到門應自解征袍

贈賀宣三

雅慕龍谿老更遊短節此日向中州逢君北海一樽酒
臥我元龍百尺樓勝稿挑燈猶共讀孤懷抵掌幾深籌
一門況是多風味千里盍簪傾蓋投

贈李太樸

八口煩君謀有餘更欣千里過吾廬身如飛燕巢無定

心羨遊魚水到渠壯士何堪閒處老豪情每自淡中疎
多君頻下陳蕃榻一室從今廢掃除

晚曹佩巖

憶昔相尋國士儔蘇門有約未成遊山容慘淡花銜恨
水色淒涼柳帶愁儲淚幾回傷聚散結腸百轉嘆沈浮
感恩知己頻回首賴有琳琅聲味投

邀友

蘇門名蹟不勝遊清絕於今屬薛樓而背拱劍各有致
堂軒室開總成幽遙看山色連吟入近聽泉聲雜韻流

夏峯集

卷十四

三

好待良朋同眺飲地靈從古借人留

山行

足健身閒汗漫遊到來無地不清幽佳山有容旋宜避
野寺無僧政可留世態偏嫌熱處看人情好向冷中求
龔龍勲業他人事烟月一竿釣蓼洲

夜涼

白水青秧匝地流天教病叟此中留花經名客神偏醜
土似枯禪道更幽四野蕭蕭風襲面中天皎皎月當頭
夜涼有喜眉間動例疾從今冀一瘳

偶題

世上誰爲第一等祇因初願得相酬愛山便覺山容靜
樂水偏欣水色幽月落萬川無二本理歸一致總同流
拈來信手皆成趣豈向遺編汗漫求

李天池過我

到處焉能使俗淳孤舟難繫臥雲身舊從燕市飛談塵
邇向蘇門把釣綸未識三千餘歲事已成六十七年人
與君猶恨相逢晚知我何妨過我頻

送孟調之遊林慮

夏筆集

卷十四

注

家世梁園素自閒孤懷肯逐眾人羣眼中邱壑能藏我
脚底乾坤閱信君煮酒漫談傑士事買山聊策洗心勲
此行林慮多奇勝攜得白雲好共分

先考忌辰

四十餘年見背時裂腸豈復有窮期哀遲倍切瞻依望
隔越尤深薦慕悲身閱艱危聊自守心馳屋漏敢誰欺
平生殊愧難迎養客邸靈魂一格思

友人出遊不及從賦此

問盡名韉亦是偏誰知好景只當前雲橫不度山容媚

雨細初停花氣鮮悅目幽情塵外領賞心樂事意先傳
古人到處人欽企試想梁鴻與仲宣

憑几偶題

養病蘇門苦氣薰不言終日自加勤有時閉閣常思過
無事閒居正策勲愛竹觀蓮情偶寄登山涉水意交欣
此心空洞元非滯玩物還爲物所紛

立秋

一葉飛來天地秋雨餘暑退半窗幽長途未墜詩書業
晚節甯爲貧賤羞耳絕市囂除物累門無俗駕與天遊

夏筆集

卷十四

重

煙波萬頃笛聲起好覓綸竿上釣舟

寶皇齋漫賦

自是凌霄一輩人偏來塵外著精神都忘忌諱談方洽
盡脫儀文形較親事到快心多具癖品成足色總歸真
得君不恨相逢晚莫向天涯嘆比鄰

張羅月雨中過訪

積雨孤蹤百感生到門有客獨英英遠聞佳士猶神賞
老見奇人倍眼明聲氣氤氳千里合風雲指顧九霄輕
居倅假我出塵外豈減南州下榻情

秋晴

入簾初曉秋氣新衰年亦助一精神形無潤澤雖云病
食有餘歡豈是貧老僕洪園能負米小童山園可收薪
一編周易讀將竟告老元求不自人

依韻酬張湛虛

南來懷刺到侯門滌盡塵襟對酒樽易學已探千聖秘
詩獨憶一王尊公時讀仁元造次無宮去道直須臾
自不存每憶其時當日事此懷難與世人論

世事渾如湧白波遺愁疑若塞黃河山空好聽蘇門嘯

夏峯集

卷十四

三

耳熱猶聞易水歌康濟一身非見少彌綸萬物豈加多
出迷正借鉤陶手霜鬢蕭蕭奈老何

答宮

漫訝冬來大瘦生據鞍千里客星明蕭條庭戶山人味
粗糲盤餐野老情一盞昏燈催我倦數行疑義付兒評
無聊身世神應損郭重形肥卻不平

長至

日臨長至雪霜深倚樹團圓酒自斟一代是非誰共語
百年成敗入孤吟閒從竹石同幽夢靜向琴書寄遠心

此際陽生人不覺貞元消息好相尋

長夜挑燈令諸孺子屬對

南園面目認來真門外無喧即避塵繼絕方知疏食美
交清始覺親書親隨綠歌咏開舒嗜任意抽排總化噴
三世挑燈圖半榻老懷翻助一精神

庚寅除夕

六十七年除夕過共城漫自嘆蹉跎此盤中芋栗貧家味
客邸兒童歲事和日月雖深仍閑淡精神幾敵未消磨
要知學問無斷處此際清歡得已多

夏峯集

卷十四

四

張薛二公惠來

年近古稀作客時欣逢二老慰吾私三年孤學非緣穀
八口爲家幸免飢分宅收忘司馬意推賢難副國師期
身無片善徒餐素殊愧諸公說項斯

飲馬王筍尊五樓

徒欄一望蔚生文水色山光入座分天闊尚容翔野鶴
樓空正好貯孤雲衙杯隨地堪爲陳拈句何人不策勳
尊五有名著超百尺風流今日更推君

寄懷張集公

黃昏深坐息機懷人天際滯忘歸生平襟契十年別
千里音書一雁稀笑我爲儒衰且腐喜君建節德生威
停雲莫訝相違久鼓興山陰棹欲飛

簡高斗南

漂泊蘇山絕送迎到門有客價連城十年海國淹知己
千里煙雲對短檠志士履常心獨異達人涉險氣逾平
秋高思有滄洲興瓶粟猶堪展履情

睡醒

已念牽纏魂夢驚交關出入欠分明有心除妄重增妄

夏望集

卷十四

三

皆意求清愈不清夜氣偶存無可似幾希乍露亦難名
見前活潑何停際會石中流自在行

得王五修書

箇箇頻來問渡津殊慙倦力滯風塵從顏尋樂何關我
依孟求心亦傍人一片陽光能覆世雨開生意總歸身
盡銷口味浮游氣色色形形滿目真

諸友攜尊過草堂賓六主三

白雲堆裏築行窩車轍何深載酒過漢室五更猶見少
香山一社未加多幽棲莫訝朝烟冷野趣偏諧春氣和

且漫訂期聯後約與酣更奮魯陽戈

客榻

暮春猶自怯寒侵一榻南州意獨深莫遣塵情封面目
好從清夢見天心傍依豈是安身訣詰訓終非渡世鍼
捫得白沙詩幾首幾迴臥起幾迴吟

訪張逢懸

言念真人天際看清風鼓我入烟巒紫雲已臥東山謝
青海猶傳西夏韓道在豈虞天地老心閒殊覺夢魂安
卅年卽止登龍晚願共滄溟理釣竿

夏望集

卷十四

三

獨坐口號

家住燕南易水旁驅車河朔歷星霜名花淺圃頻來折
朽木深山終免傷婚嫁及時情足慰饕餮繼日味偏香
七旬三茂復何事回思從前枉自忙

郭公望集隱士傳成

潛見由來只一身漫將沈疴作天民指拈今古無多士
眼到乾坤有幾人道合聖門非具癖德爲龍隱是其仁
從茲逸士開生面之子結廬好比鄰

過郭蘇門先生墓憶壬子晤對長安已四十餘

年矣慨然有感

寒林鬱鬱已成陳憶別長安四十春漫道銷沈千古事
離云寂寞百年身朝聞夕可吾生畢愧受歸全此日眞
藉草疑同蘋藻薦恍疑風雨泣孤臣

偶述

乾坤踴躍求寬東注江河挽更難耳領名言勝奏樂
坐逢佳士便追歡魯論半部非童習周易一編耐老看
病困已除肥瘠念眠餐竊幸得清安

春日偶書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太極流行物物中豈分南北與西東於斯無礙復何礙
如是能通始得通教自百分休強合道原不異欲誰同
問來清理紛頭緒雲水千層總一空

贈高應著

踈踈落落一閒身歸隱蘇門託契眞閉戶已甘違俗好
高吟猶復動時人隨緣濁酒堪消病到處青山豈慮貧
漫道桃源須世外孟城雞犬亦先秦

趙錦帆過訪

威風凌雲迥異姿忻予得覩未云遲蒼涼客舍儀文減

拓落秋原笑語宜學未窺源慚已老詩能追雅自稱奇
徑深苔蘚門常閉轍跡驚看破土茨

李公愚過訪

蒼葭野水賦窮居荒徑何來長者車金匱有文皆諫草
中原無士不風餘山川元自存眞籙老病空慚未讀書
林際忽驚雲影變蘇門秋色一衡廬

張文峯使蜀歸過夏峯

銜命歸來過草堂八千里外飽風霜漫言蜀道沖天險
且喜蘇門入夏涼證別十年驚聚散論交近日異行藏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鄉心旅夢渾無著土鏗荻簾慰客觴

王晉之擢蒲

四載馳驅瘁身多君風骨自嶙峋漫嗟當路乏知己
竊喜清評不誤人官有崇卑惟事道品無顯晦總歸眞
治蒲仲氏稱明決異地千秋應結鄰

九月同諸子孟城登高得秋字二首

昔人何事賦悲秋此日登臨足破愁叢菊十年違舊侶
孤城千里壯同遊誰憐士雅中流楫且臥元龍百尺樓
矍鑠還疑失故步楓林霜葉沆杯籌

西來漂泊十經秋日暮隨緣任去留搖落襟期更
蕭條心事付漁舟時賢漫說新亭淚病叟深懷故國憂
但得目前銷戰伐蘇門長嘯更何求

李慎庵過訪依韻

黃菊離離木葉飛白頭何事墨胎微山深月靜門雖設
地僻霜嚴客過稀風帆將興來鼎侶冠裳常聚綵衣
淹留竟日無難季惜別兒童各詠歸

新秋半月有懷杜君異陳國鎮

良宵靜靜千里身夏峯清涼白成隣每逢新月常憶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數送歸雲遠憶人老我燈光誰喻火多君道合更何
求求肯令生苦經年不何時一問津

訪高龜集村居

短筇斜日步追尋客到應無避竹林過豫十年求識面
登堂一瞬即留心移齋行道誰能續文靖潛身好獨任
已今人由直理亂匪琴固自有知音

庚申秋

紫氣西來獨我思老年相見政云遲他鄉但道失家客
更史恰當焚祝期尚有山川供謝屐勉從滄笑和陶詩

繩床相對忘殘漏揮塵涼生五月時

哭李國華

元宵燈火輔仁堂春仲哭君淚滿裳海內故人行且盡
蘇門良友又云亡頻年處旅憑爲主晚歲長虞自乞方
嗟我有慙程叔子冤夫心事自明光

酬邵孟嘉見懷

老年無事閉柴扉忽接魚書色欲飛夢去每思渥水月
詩來猶念百門薇舊交獨有青編在壯志全因白髮違
勝地主賓良不偶關門紫氣久忘歸

夏峯集

卷十四

三

頌乃來寄書偶憶舊遊感而成詠

十五年遠渥水潯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遊澤
空爲秋風感暮砧遠使書從秦月照宵天劍倚華雲
祇今海內需名世恨望西來紫氣侵

王君山過訪

戎老樵蘇君盡魚誰知一別七年餘欲憑夢去猶虛語
賴有書來慰索居出岫孤雲憑往返在羣野鶴自蕭疎
入門促膝忘賓主叔季依然見古初

示諸子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雖耀燦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我
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
洗心藏到無言處此際功夫誰認真

和李嗣旭

病臥難書差足娛到門老友起孱軀易從未盡幾誰識
琴至無絃調自孤漆消他年留束脯乾坤此日重飛
素心相對忘長夕人訝烟霞舊酒徒

與友人論死四絕

今古誰言死誰人無死期舍生取義者死是快心時

夏學集

卷十四

五

吾黨荆高地從來傷勇多遷流歲已久烈氣盡消磨
投繯猶疑見飲毒亦時聞匹婦一言激鴻毛未育分
王濟懶伏散劉濂甘結帶庸庸子弟情千古網常賴

題二老圖

林間有二老同調一囊琴指點欲何語青松誓此心

懷古異

相去亦非遠相思渾未知詩筒與酒尊俱是憶君時

除夕語介公二首

爾來共此夕此夕爾應知今古無停刻人生貴惜時

四海共今宵相關有獨至知予父子情念爾應無異

于度渡河

燕南老俠士落莫大梁間所遇乏知己孤雲獨往還

逃禪客

既已入空門如何帶實相不能一切空凡物皆爲障

映華歸淇口占以送

千里同爲客孤雲各自飛一山能立腳相聚好餐薇

有人送蓮花

戶外聞香滿忽驚君子來經年不一見珍重古瓶開

夏學集

卷十四

五

甲午元日

萬象何停際春生肺腑間如何消此日但覺一身閒

十二隱君詩 有引

籬菊八種蓓蕾秋香小童解事又覓得四種

晨夕坐臥宛對空谷高人也作隱君詩

清心玉

愛爾好標格清心玉得名幾經籬落下風雨不能驚

金菊對芙蓉

烈士不多岐真人無二面孰知吐赤心相對神爲眩

紫樓存

人爲自我累喜雨乃無心樓閣重重意穆然天地深

老僧衣

世外挺風姿時賢莫肯與我思覓老僧爲問僧衣處

舊朝服

比并競春妍揚袂香氣銷衣冠時樣宜何事舊朝服

紫雀書

世事殊難向莫言舌尚存何來有紫雀戢羽不須喧

白鶴翎

黃鶴去不返欣茲白鶴來翩翩眉宇動矯矯羽毛開

定舉集

卷十四

重

獅子頭

素下聞若名今始接若面云自老僧來文殊坐下見

粉鶴翎

翩翩意欲舞霜冷氣偏馨舉以問童子答云粉鶴翎

金盞銀臺

面帶金銀氣偏能佐酒腸繁華似有厭爲過我山房

醉白猿

猿鶴曾爲友相違日已多今來尋舊侶半醉臥雲窩

素心人 舊名粉西施

誰是沼吳人能同少伯去今爲易素心一旦獲高譽

送寒衣 丁酉

長衣爲禦寒骨朽復何事第問送衣人可存孺慕意

魏運隆視余夏峯二首

故園十載別客舍一燈長不盡臨岐語寒林伴雪霜

重來復有約共釣百門魚何處非泉石元人此卜居

己亥中秋兼山堂同人飲月九首

爲愛蘇山靜忘機野鳥同天心明月上瑩徹入杯中

夏峯集

卷十四

晉

月以秋容皎心因癖處幽問君終歲事好景是中秋

怕作驚人語詩成信口拈悲涼千古事幽意一時兼

消長幾微見山人原石頭血黃猶戰野清夢遶兼山

少長集今夕林登堪舉觴嘯歌忘物累四海亦同堂

人生多謔惜意識幾能空不有途爭異安知道自同

爾汝分形後何從認此身均遊覆載內于野見同人

尚餘多難身世事未全審東壁有胡牀欲追河朔飲

十年違故鄉河北恣飛越秋色滿中原天心瀉開月

丁酉除夕

直父歲云昔明朝春復新原無歇手處閱盡古今人

偶拈

耳聾聞始覺目暗見方明祇此無縈係餘生是達生

諸子集百泉爲彭餓夫題石二首

非以尋幽至無營意自幽花開流水趣觸目可同收

餓夫骨已朽不朽者其心立石猶多事閒閒雲滿岑

偶題

程日多清課操功不厭深看雲消妄想調鶴息機心

試筆二首

夏峯集

卷十四

畫

雲歸無處所水到有渠成一執便非法乾坤任運行

夷也既云隘不恭亦見偏所由非所願君子日不然

坐月

今夜是何夜相看無片雲天南與地北同室未曾分

冬至家祭

至日修家祭孤陽一線回孫曾今滿眼一本萬花開

立夏前一日有述二首

無計可留春明朝又入夏素不知惜陰空自驚飛馬

忙總逐塵事閒徒尋酒盃賢愚同閱此生面待誰開

立夏二首

春以成功去夏因得令來乘權與謝事化育此中胎

日月雙輪轉乾坤兩簿陳孰爲樞紐是萬古有常新

午睡二首

孤舟千里萬里一榻朝眠夕眠總此歲時流轉人各率

其自然

園花自開自落杯酒或聖或賢涉世無庸著意隨時自

有機緣

鹿伯順邀抵山海

夏峯集

卷十四

畫

中山眼到立雄關疊浪層峯勢幾環好箇家居誰撞破

補天功在坐等閒

登北角山

角山翠色許誰分眼底清澄無片雲萬里邊城循故址

教人卻憶戚將軍

登望海樓

關門夜夜響濤聲此際真如一鏡明遠望好逢時霽日

雄圖行見海波平

九日同止生仁卿集美飲靜修墓下追和九飲

歌

一飲君聽第一歌蕭蕭煙曉轉清和雙楊綠時插天金
意見先生遺韻多

二飲重慶第二歌乾坤舒卷任婆婆莫憐當日期功少
翻喜今朝展墓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首家處士較誰多堯天萬古猶容許
渴眼荆秦奈我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幽人未飲已顏酡腹鱗臂甲方酣戰
尺水無風自起波

夏舉集

卷一四

七

五飲初喧四座歌太行徒倚吐青螺非憑酒力當風左
坐對先生分外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問心不語意如何平生有志傷搖落
仍欲從頭細撫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半騷忽爾起悲歌腐儒不識真儒意
寧堪譏彈可奈何

即瓊山謂渡江
賦幸宋之亡

八飲人驚飲量過百年天地竟如何好留底木歸桑海
莫言雄圖未足多

九飲蒼崖藉翠蓑殘星一枕樂如何椒山曾爲憐同調

懷我樽前漫和歌

先慈忌日

白髮蕭蕭落拓身孤墳遙望獨傷神居停爲位乏雞酒
仍是當年如洗貧

訪代傳

同人聯袂叩禪關息盡塵機片念閒洗盃烹茶活水靜
泉香一派繞雲山

春日憶代傳仍用前韻

興到頻頻欲叩關遙看松榻白雲閒東風有意來相問

夏舉集

卷十四

三

春滿枝頭月滿山

春遊二首

萬里東風破曉陰芒屨竹杖稱幽尋問君春向何方覓
柳幹梅梢色色深

漫遣奚童掃雪開天機爛漫覺春回若非寒近塲中過
爭得和風次第來

崔西星宦歸戲贈

匹馬蕭蕭龍劍孤數年宦蹟付江湖行囊惟有峯頭月
到處堪攜省役夫

目病

目病難言百日餘暗中心事自躊躇客光豈向光尋問
淨洗浮雲還太虛

晴光久矣失元初老我青山數卷書翻覆雨雲難對面
何如閉目臥蒲盧

不寐二首

中夜投衣天未曙聞雞起舞屬何人苦鞭試問誰先手
欲務將來要識真

世上何人不負才事權到手便成灰需才才匱才何往

夏峯集

卷十四

五

何似臨流傍月臺

有感

百年駒隙幾多時堪嘆無人不皺眉昨日紅顏今白髮
急須喚醒莫遲遲

登黃金臺二首

黃金臺畔草萋萋四望霏微雲樹低樂郭姓名香百代
月明唯有鳥歸啼

魚水君臣意味深昭王何用貯黃金漫云士價絲輕重
甘谷曾聞梁父吟

獨坐聞蟬

借明亭畔滿清陰獨坐悠然秋氣深嘯咏南窗人不到
蟬聲響答亦知音

登看花臺望五峯

縹緲煙雲綠四圍五峯西望有餘輝清涼古剎洪元觀
酣睡何人映少微

過敝廬

三載今來過敝廬閒中風月映吾裾左經右史仍無恙
諸子猶堪讀父書

夏峯集

卷十四

早

啟美寄詩傷予髮白

此日白頭白已遲六旬燈火較書時等閑過眼紅顏老
好讀長安新寄詩

哭仲兄

竹馬行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荆花落盡難歸樹
日斷天空一雁飛

報德祠守歲分韻二首

老來光景已無多積雪凝霜經幾過客館漫勞悲世事
祁陽此夕是陽和

是開天月畔雲亦灑然況復鸞鳴兼鶴和
須臾可飲即明年

送人歸蕭山

聞君此日棹歸舟我亦攜家若上遊相隔清輝應咫尺
湘江秋水好同收

一再逢君氣味投臨岐那得復悠悠經過知我如相
知也願門數月留

大石橋

是行亦罕存但傳橋畔有蹄痕華山道士同驢客

夏集

卷十四

望

未可隨人一樂論

嘯臺

長嘯山頭事最奇清談叢裏別開基遺康數語深於易
喜怒哀形亦我師

安樂窩

易學淵源別有傳不鏽不扇歷多年欲尋安樂今何在
豈向先生問渡船

題薛樓曰問嘯

倚樓遙望嘯臺空題跡遙名大化中欲求問嘯

聲音恍惚與心融

睡起

夢中別是一乾坤著面時時帶枕痕起坐欲尋山上路
掩扉獨步已黃昏

于度歸洪

我老江湖爾老漁漫嗟漂泊食無魚琴尊盡典淒涼夜
好向虞翻學著書

山僧送菜

不廢朝餐與夕餐一兒一僕度晨昏山僧餽我園中味

夏集

卷十四

望

殘齒還能酸菜根

示望兒四絕

幽

清澗茂林修竹旁不禁俗事日相妨坐看兒寫黃庭卷
倦倚高樓納晚涼

閒

塵務何由有了期空山孤寄淡忘時著衣喫飯作功課
邀月眠雲意自怡

靜

交長雞鳴無語自追尋工夫只在行無事

送

無端輕情自相招路便九霄隨意居遊無量礙
莊生讀我說逍遙

新月

一勾新月照銀河屈指追尋時幾何
望依依歸去速
助潮漸喜傍人多

洪人稱崔百星爲政門作口號

夏集

卷十四

聖

二十年前此宦遊主人猶其說君侯若教當日無遺愛
民即無言亦抱羞

絕薪二首

近山時有絕薪時買米歸來繫已遲五十餘年識一字
朝餐及午亦忘飢

勸諸淵明乞食詩此懷難遣俗人知五男紙筆俱無好
種稻南山第一危

暑深

暑深耽臥出門稀病從來及此時寄思代人成短句

消閒邀友戰枯棋

雨霽

連日陰雲此夕和忽來羣鳥噪行窩似應戀我不飛去
卻比俗交情更多

重陽漫題

中秋條過又重陽心事悠悠難自量
龍菊既無兼乏酒
漫吟陶句雨三行

友人餽魚

薇菜西山味有餘不須彈鉞嘆無魚
金鱗饋我長盈尺

夏集

卷十四

暑

正領門前客到初

憶渥城舊居東異渥五修

寂寞空齋孤客時悠然二仲繫吾思漫云千古蘇門嘯

珍重簾前雙柳垂

平旦起坐

幾希一念雞鳴無柰牯亡且盡情漫向人前作誰語
孽孽利善要分明

立春

履雪茹霜老病身誰知此際已生春
鶯鶯稚子滿庭色

獨喜東風不厭貧

除歲前一日

空齋忽忽歲將除
百日猶防一日疎
臘月要看三十日
閑來靜對一牀書

壬辰元日

歲事適人自愛新
一番寒盡一番春
春生須識生春力
世態還覺到世八

題范渡河二首

未駕征車已黯然
心旌先遶大河邊
彼中知己如相問

夏星集

卷十四

星

夏星集

身欽君聲味久逾真
前期知有難公
為念貧交入骨親

得王生洲書

三百年來開氣新
方能留得一陳人
洗心滌慮非欺我
歷風霜客裏身

抵洪見額題君子至斯四字因有句

封人足父真知己
君子於斯認獨真
留得一雙青白眼
開看無限往來人

湯陰署中對石

白髮蕭蕭老病身
樵漁牧豎久相親
何來亦龜郵亭裏
數石嶙峋是可人

雨中答鄰叟

元亮田閒聽水聲
慚余偃臥在山城
比鄰遙憶同心叟
淫雨題詩一寄情

得曾孫

稱翁久矣愧無能
接得家書喜抱曾
漫問此兒靈與蠢
拜祠班次幾多層

夏星集

卷十四

吳

夜雨

夢裏復聞雨乍傾
披衣起坐盼天明
衾書盡濕難回避
楊畔驚殘屋瓦聲

李霖九劉自愚孫紹開李古盤過訪

疎籬破壁幽人致
飯豆羹藜禮意真
並轡勞君各載酒
淹留竟日主為賓

元宵獨坐

今宵獨坐在空山人
謂枯禪我覺開目觀
耳聞原不隔
元燈一綫照蒼顏

晨起有述

山川流峙日星明見慣平時自不驚會得眼前行處是
孳孳豈待問雞鳴

掩卷偶書

一絲釣破漢江波握得微機豈在多滿架陳編無著處
鳶魚觸目遠行窩

送崔映華李甯然歸里

雲老西山共采薇夕陽客久倦言歸臨歧雙雁驚翔視
天北天南無定飛

夏峯集

卷十四

望

憶張于度

草昧初開數尺田移來花木色依然城西處士遙相憶
多病愁深欲盡眠

天啟元年一貢生燕南烈士舊知名蘇山忍餓無人識
敲句猶能金石聲

夜坐

歲暮孤燈寒氣侵擁爐趺坐到更深回環七十餘年事
負卻垂髫萬里心

偶書

吾家思邈許誰傳復有公和堪並遊二子有言皆見道
莫將儒者作仙流

感事

怪來學力老無功只爲馳西又驚東照管多方心卻亂
但聞一徑與天通

西湖明烈祠

鄭公雖自愛良臣善泰由來只一身官與至尊同社稷
殉身殉道總歸仁

諸公何意愛高名各到諸公百感生一死難忘千古恨

夏峯集

卷十四

吳

江湖夜夜起濤聲

偶書

野老疎慵日閉關手鈔周易臥兼山靜中恍惚忘人我
從此紛紜可盡刪

獨坐

聞見紛投歲月磨開來回想覺蹉跎十年礪得昆吾劍
霜刃一揮斷百魔

耳聾免聽俗人語眼暗不觀非聖書獨坐深深無念起
靜中天地即皇初

會心亭賞梅

紅梅初放臘梅收。一段幽馨占兩頭。始終終始誰出即。
景華問盡飽經秋。

家祭

春分家祭庶幾涼。童稚重添一輩人。學語未成知學。
先靈應喜羽毛新。

渡黃河

誰道黃河衣帶水。崑崙派衍亘天長。往來閱世成今古。
舟楫何人問渡方。

夏畢集

卷十四

完

大梁懷古

大梁遺迹幾成空。治世河伯不仁慘異常。偶憶信陵心事在。
好記東木西合梁。

平生雅意語吾鄉。公子豪情君子人。向欲從頭問舊。

青髮二老是嘉賓。

憶北里李交堂

家世北城長子孫。短牆曲巷一孤邨。子游茅屋雖荒。
李友依公二字存。

止思

前卽生成誰得侵。生涯浩瀚到如今。任教世事多翻覆。
易簡工夫只省心。

得王生洲延平書

故人書至七千里。言別於今二十年。極目雲天何處是。
閑函未讀已潸然。

閩海浮家天際頭。滄桑變後一身留。故園回首孤臣淚。
浪靜風恬有繫舟。

贈劉公勇

共楊山城對月明。劉郎高韻迴難賡。閒將傑士論今古。

夏畢集

卷十四

辛

同甫遞傳到止生

十年磨劒刃方新。入世方知出世身。海內故交零落盡。
卷舒千古讓何人。

簑笠相將七十餘。太行深處結茅廬。待君泊定功成日。

訪我雲林好讀書。

和楊天放

天涯混跡一閒身。恰似當年避世人。君把釣竿予挈斧。
乾坤何地不生春。

午睡

千仞何堪守舊廬猶驚風雨到樵漁非因避俗耽高枕
老去慵心見客疎

田趙二子將歸賦此留之

二仲欣承父命來塵氛脫盡好懷開漫於此日輕言別
安樂窩旁有嘯臺

衰遲日夕坐書幃耳難聽是與非留客好過殘臘去

北山有非百陽薇

北山名
非山

鶴聲

厭此淫哇銅耳深天教鶴喚引清音兒童偷暇來調弄

夏學集

卷十四

五

高帶風雲萬里心

題夏學

無山無水亦無雲盡道桃源此地尋刊盡浮華留靜氣
閒看調鶴洗機心

賀景瞻先生祠

先生烈節壯山河繪得鬚眉生氣多攜有百門朋雨
一將蘋藻一悲歌

下榻宋搗之

百泉攜手十年餘君老烟霞我老漁此日尋山笑門

小卓花外到仙居

恰喜逢君大道旁先歸作黍徑登牀古人風味今猶在
元直重來自不妨

望嵩

嵩嶽依稀百里閒殘年臨路嘆間關不才自顧非閑道
坐裏中逾只等閒

同人有約幾多時雲裏遙知待杖藜不是山靈回俗駕
由來緣淺路偏岐

贈寫真姬山人

夏學集

卷十四

五

世是商家夢裏身一堂坐立自生春憑君摹寫肥和瘦
顛顛真如八十人

舊業遺經付子孫菜畦菊徑樂乾坤君家如有重相訪
乘興來敲處士門

姪孫永興至

爾祖爲官爾父貧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
便是吾家立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他鄉故國兩淒涼無庸細話從前事
煮酒烹魚花正香

示子

家學淵源三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何似爲農好
富貴營求總禍緣

堪笑庸人慮目前自驢陷阱冀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誠
淡薄由來是祖傳

習勞

老來最恐心多事事不煩心身不傷會得戶樞流水意
習勞卻是攝生方

節勞

夏峯集

卷十四

五

年來無事愛閒吟殘喘思多原不禁邵子遺予安樂訣
纖毫浮氣莫攪心

述懷

日用漫游老逸民任教枯寂有陽春與人無侮非行恕
律已能廉豈愛貧

也非富貴也非貧明月白雲可結鄰愛與儒生談腐事
頓忘樵叟是陳人

有感

厭俗由來高士癖卽云耐俗亦非仁何如大造能容物

動植飛潛總一身

北上語隨行者

驚濤共爾泛危舟此日波恬汗漫遊患難經多平等事
莫愁樹葉破人頭

午睡起

短牆曲徑板門開北牖南薰暑氣回老病貪眠渾未醒
等閒失禮故人來

先考忌辰

入客今歸展墓門兒孫又復長兒孫夏峯煙雨蘇山隸

夏峯集

卷十四

五

千里相將佐一尊

過陳子石廬居

蕭蕭夜雨共哀吟讀禮挑燈意更深世借草廬高物色
人從孺慕見天心

爲人百歲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居貧處得
猿啼鬼嘯也成鄰

送耿是經兄弟兼訂後約

十六年來輕去鄉大河南北兩相望三開茅屋遲君久
楊設元宵梅正香

寄南溪寺老僧

回首當年馬上飛，鐵衣脫卻換僧衣。
埋名僻寺無人識，閒倚山門看落暉。

立兒攜兩曾孫至

衝寒千里過蘇門，手挽牛車挈兩孫。
八歲稚兒能學禮，淋漓元氣漫孤村。

輓李古盤

癖意獨行恥俗同，歲寒挺挺一孤松。
貴人欲見公不見，驢背攜壺過夏峯。

夏峯集

卷十四

七

已酉元日有述

不談仙術下談禪，遇事只爭一著先。
地步放寬著腳穩，欲尋樂趣但隨緣。

有所思

一塵拂去一塵生，漫羨古人無事行。
功力未深難強合，大空雲淨月常明。

許蛟門北歸

廿年羈旅賦同舟，我病支牀君白頭。
忽動鄉心歸易水，夏峯回首是并州。

晨起

三杯醴酒增談興，數首奇文助眼明。
八月危牀憑此遣，病中天地亦寬平。

病中懷王蓼航

東髮論交矢勿欺，晚年竊幸得追隨。
閒中偶憶年來事，劉尹知余勝自知。

病起君來對舉卮，山堂無事日遲遲。
扶筇擬赴耆英會，且省先生哭友詩。

盧禹鼎結廬夏峯

夏峯集

卷十四

五

每從花外望軒車，多少高人此卜居。
怪道夏峯添爽氣，因君新築一茅廬。

夏峯集卷十四

錢彝用謹校

夏峯先生集補遺卷上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輝縣後學郭程先補輯

答問

陸子談本心惡言心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心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何罪焉王子善良知惡言良知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知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知何罪焉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悟字悟何罪焉總是懲於禪門無形無影無處究詰他未免有激乎其言之耳莫認得太癡

夏峯集

卷上

一

補遺

兢惕原爲閑放心然簡束之過遂成跼蹐所謂心逸日休者安在孔顏之樂處乃是其學處學不能樂是學爲苦趣設也陸翁有句云昨夜江頭春水生綠鱗巨鯉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陸子見此詩嘆曰晦翁悟矣此是尋著樂處耳

問熟軟圓融之人既無裨於世而孤詣冷癖又多偏見固執當何以用其補救乎曰只宜勸之讀書讀書多則理自明偏執之見自當潛移默化除此無對證之藥問某多怒然一過輒悔當何如以治之曰與其既怒而

悔何如未怒而防當怒而制著意克治初猶強忍忍之既久漸覺自然至於當怒而怒便是性情中事此豈可

心

一友夜常不寐曰何法能屏除此閒思閒慮余曰此病大家通害人心無無念時念起而種種情識欲惡別從雲擾此心遂不能主古人慎思近思詩曰思無邪正是喫緊下手處一毫亂思皆是出位戒慎既久紛擾自清所思所慮皆心官之効靈盡職龍谿謂戒慎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喪身命焉能有閒思雜慮來

夏峯集

卷上

二

補遺

一客謂某終日是忙卽有一日清暇只因忙慣了此心由不得又忙可奈何余曰忙慣了三字道著病根急欲以閒字對治如何得閒當就忙時提起念頭此因甚著忙窮究到底如果宜忙整理精神去做如係邪思妄念越理犯分則痛自剋責無地自容久久提醒忙自去而閒自來乃知清閒不止是福全是學力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傳習錄極論知行合一既詳且盡愚謂知行合一一是聖

者事大賢勉爲之庶不至言行不相顧如知爲人于當
孝便孝爲人弟當悌便悌爲人君當仁便仁爲人臣當
敬便敬非生安未易言也庸流無足論卽如從來談理
學談經濟兩般賢者當平居議論時箇箇親切到得身
行其事手忙腳亂十分中行得三二分猶足裝門面甚
至有面目全是而精神全非有言者不必有德從來原
有這般人知行合一是指本體作工夫見爲二者學
問原未到家未能以工夫還本體強說是一畢竟是二
恥躬不逮之人欲訥言之君子自不分作兩般事

夏學集

卷上

三

補遺

問做功名有妨做人否曰做聖賢原不論做功名做功
名何曾妨著做聖賢卽就此時論能做的吳許一流人
自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靜修先生謂曾齋曰子不出
則道不行果爲行道計則曾齋較靜修心更苦而功更
偉矣

答友人來書云何書不可讀未審所喫緊者當在何書
愚謂三代以前無書可讀而人醇俗美三代以後儘有
書可讀而人僞俗漓此非盡書之咎也立言者之人已
全非三代之人矣我輩讀書不能不博覽旁搜然必先

有所主勿以他端亂我宗盟先儒有云讀佛書如時花
美女最易迷人此異端曲學每每與吾儒爭擅亦以我
非堂上之身遂不能判堂下之是非愚謂斷當以堯舜
禹文周孔之書爲主則諸子百家皆拱手聽命焉正吾
人所謂窮經以迺其源也邇來如李氏焚書等類舉世
尊其文而并尊其人亦足怪矣四書五經之外諸儒語
錄固多可觀而陸子靜直接孟氏之傳陽明傳習錄透
胸達背全體靈通由二子而得我心得我心卽可觀面
面見孔孟矣

夏學集

卷上

四

補遺

來書云何事不可做未審所要約首當在何事愚謂事
總此綱常名教耳然綱常名教又不離日用飲食如欲
爲忠臣爲孝子必不爲不忠不孝之事必不存不忠不
孝之念既無不忠不孝之事又豈有無禮無義無恥之
事哉時至事起亦無定局如用則行舍則藏何嘗膠於
一定哉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亦如尊作所謂天有時不
靈而理則無不靈之時也著落在子臣弟友把柄在視
聽言動根源在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無
非禮子臣弟友無未能矣

來書云何人不可與未審所應求當在何人夫人豈限於時地哉南北海此心此理同也千載上下此心此理同也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千古我之品第愈高則我之趨向愈上僕平生尚論極喜大邱與林宗然所心折者又未嘗不在武侯與梁公古人之榜樣具在任人審其所從子與氏之願學孔子亦其志固然也巢許之志決不在伊周伊周之志決不在巢許愚不敢知曰請擇於斯二者願君深味乎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方是吾儒有體有用學問尊嘉矜容無非與人爲善之意王汝夏峯集

卷上

五

補遺

止見滿街皆是聖人正是人皆可以爲堯舜宗旨與人不求備則木石鹿豕亦可居可遊此段塵求亦要緊在驚管問日用間只覺不能行所無事如何曰此莫有得太輕易了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不知費多少心力始能注之海注之江如不能得要領者猶如病痼全在一鑿字世本無事庸人擾之賢知有賢知之鑿愚不肖有愚不肖之鑿鑿聖之世界破裂多端總只因不能行所無事有一大聖人出焉歸清甯於天地歸安阜於民物亦只是行其所無事也然非朗然高懸一天地萬物之鑑

事物之紛投時勢之艱難未免有遲回顧慮沾滯不自出之處行所無事一語是聖賢豪傑一了百當大本領我輩下能行所無事先自心有事焉始久之自當省事而端通於無事矣不然悠悠日月行習同覺而銀云行所無事也豈不謬哉

兒病以不能誦讀自歎予謂之曰多病道心生此言殊可味苦不知學讀書破萬卷止謂之不識字若知學則困窮拂鬱患難疾病何在非開發我性靈砥礪我身心者乎卽如爾目前既有疾則凡可以療治之者迎醫簡

夏峯集

卷二

六

補遺

藥酒爲末節而節飲食戒嗜欲省思慮調性情愼起居自當無一不致其周密一不周密恐其益我疾而自戕其性命不知此皆學問之所在也知其爲學問之所在而日用間羅時時微省一意以保全性命爲主則浮名浮利自不能入而與之較重輕所謂多病道心生者良非虛語焉能知此經一番疾病當自有一番長進方不虛過此疾病耳

二客過予學稼軒予日向來何所事事一日俗忙一日鎖日間只是悶悶予曰二者相資爲用則妙矣忙者閒

之問古世之客請問子曰忙不過人事應酬日月經
營耳此中有理道焉形骸而神不傷猶之行所無事也
人心無雜念時閒居靜坐正好簡默身心不愧而室滿
自得生何問之有

一友問吳聘君如何爲石亨所薦予曰石亨薦聘君非
時有求於石亨也只不問亨薦受官便得自處之道
又問白沙如何爲梁芳題詩予曰芳爲白沙鄉人數千
里外桑梓間情偶爲題詩有甚垂謬士惜多口千古同
慨

夏峯集

卷二

七

補遺

移居夏峯修理牆屋皆諸子身親之予曰此昔日月
食事心安意肯不萌外顧他求便是道便是學飯粒茹
草榮枯利華皆有終身焉之意故能自而不與今日只
在理會求志是甚樸事體終身求之不盡
其人初作事甚好後不克濟某與某初間交甚好後
漸成隙此是如何曰此皆利心爲之惡也事從義起交
以義合古來日月貫金石者此物此志也一聞以利
心作事之神情烏得發揚論交之氣誼盡成虛假立盡
之術必敗之道也壞盡天下事殺盡世間人只是一個

皆利上達之君子下達之小人義與利而已矣

語全州尊儒生惇生年十一能爲八股業十二歌採芹
十五罹患難間閭數千里險阻死生不知凡幾今年十
八矣隻身流離間四年而容貌詞氣動中條理余曰此
天之所以玉汝於成也庸人以爲厄窮英人視爲磨練
百粵天末少年圓於一方一隅不過爲鄉國士而已今
出而流覽天下備極今古情態此其眼界已寬襟期自
廣爲天下士千古士豈復讓之他人是在當下自立幸
勉之虛心學問以爲他日券

夏峯集

卷上

八

補遺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
此千古鐵案後之人猶敢欲翻之議奇而意過激矣棘
子成去文而子貢惜之宰予論社而孔子責之蓋爲其
言不足謂流弊遂不可言古人不輕著述有見於此終
湖正以傳象山龍谿正以傳陽明而無聲無臭無善無
惡夫豈謬於師說而虛無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嘗不借
口焉堂邑所謂傳象山者失象山傳陽明者失陽明其
矣言之不可不慎也

程門之學以敬爲主尹彥明問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

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能如此常收斂絕無雜念便是主一便是敬

蘇季明與尹彥明焯皆程門高弟也當彥明業舉時
明謂之曰子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抑此外復有學也焯
不省明明日復造問之茶次明舉杯曰卽此是學焯有
悟明令詣程門受業後明以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
彥明頗以進退爲意彥明日當季明上書時爲國計耶
爲身計耶若爲國當忻然就道若爲進取計饒州之貶

夏峯集

卷上

九 補遺

猶爲輕典季明渙然彥明始學得季明指示季明此得
得彥明問發古人麗澤之益如此

語韓人盡以文章爲學予謂文事未常非學而學正
不專在文事道不可須臾離仁不可終食違此正之
所有事也加一分學問葆一分性實會之日省會之學
也子思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子思之學也孟子之知
言義氣而不動心孟子之學也周之無欲程之主靜朱
之窮理陽明之致知皆殫竭心力無一時一刻放下方
庶幾乎不離道不違仁成就一個學者然此皆庸庸庸

言曰川常行之事只要存存不息勿忘勿助便是作聖
功夫

扶陽北歸余謂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日與善人居
聞善言見善行是卽吉祥而福莫大焉日與不善人居
聞不善言見不善事是卽妖孽而禍莫大焉至誠前知
正必之於善不善耳我輩今日勿謂近小人爲無妨比
匪之傷古人今人每蹈此病不可不痛自警省轉轉相
告也

夏峯集

卷上

十 補遺

馬步先秋捷歸謂予曰先生謂功名爲身外之物最不
可先橫得失之念故艱於入闈若固然也倖而入闈亦
若固然也不意乃得售願先生再惠教將奉爲終身余
曰此雖爲一時之言乃終身之言亦千聖萬賢一了百
當之言也我輩祇患不認的此身認得此身則我大而
物小身外之物自能超然洒脫不認的此身則物大而
我小終日營營祇爲物役得失之念如何能降伏得下
孔顏簞食瓢飲浮雲富貴舜禹有天下不與這纔是真
實境地不作得失之念我輩於聲華勢利淡的一分則
於身心性命濃得一分淡者日淡濃者日濃則欲去理

避危者安而後著矣然目前下手處卻不在高遠難行只如吾兄所云不喜赴俗席不喜說虛話不喜裝戲腔便見近裏著已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萬物一體之意而東銘指示下手乃在戒戲言戲動始引伸擴充勿忘勿助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中正有深意學者當一為猛醒也

或謂俗子相訪似不必加禮予曰此便是自己入俗論人於此時孰為難上經世之豪傑覺世之聖賢須是耐俗方能移俗一有厭薄俗人之意此心已先放縱告不耐

夏學集

卷二

二

補遺

在失禮於人而先失禮於己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不必其實皆難士也

示淫孫去偽存真只此四字徹頭徹尾便是聖學初葆之而為有恆也功力漸加存養日密則為善人為君子純之不已遂至聖人先儒謂聖人可學而能謂此一點真心人人皆有故學者當立必為聖人之志此志不立全是偽字作祟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正是其作偽也也作偽心勞日拙究竟只落得一個長戚戚耳問之曰子試自默省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則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動心逢憂輒短氣者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問陽明先生儒者皆以為終難異端之學何也曰良知是知致良知便是行此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去致字而專言良知便與禪門相近此傳陽明者失陽明也至必謂其難於異端朱紫陽曰異端之學只廢三綱五常是他極大罪名陽明純忠至孝正從龍場轉關正道惡得承絕學而為嫡派允矣不誣

夏學集

卷上

世

補遺

問學人須過得三關方可入道一貪富關一妻子關一俠氣關不覺困窮者多因妻子念重能困窮矣不係情於妻子矣而英人志士又多落在俠氣一邊終與聖賢相隔予曰此不學之過知學之人自不肯作荆卿請政之事而貧而無怨不私軀其妻子卻非聖賢不能難易之間各有分數總在知學

謂癸臣諸子曰子知我輩各有若大家具乎天下之廣

居正位大道無人不具只是曠而不居仆而不立舍而
不行遂自就癘隨自甘頹隨自迷荆榛耳其所以不居
不立不行者非彼棄我而我自避之避之之緣亦只因
骨臆膽薄氣靡原無所以勝其任者故不能不喪其所
守見人人喪其所守彼此恬然無相非笑竟成一時冥
不靈之世界豈不可哀有能勝任之大丈夫亦非在窮
世絕俗只不淫於富貴不侈於貧賤不屈於威武便能
居之安立之定行之適無往而非愉快夫人生非富貴
則貧賤而威武不能不值皆極平常之境然非豪傑具

大學力以語不淫不移不屈鮮不有愧色焉一有二三

以字爲最。前者也。當爲子孫處設。此番能服所徵見。

人皆謂平將其不平也急欲平之相激相觸愈激愈平

張文定不治竊器之僕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識度何事不平何力不辦

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宜峻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度不
疎懈不溜手段

才人每犯華薄之病才愈高則輕薄愈甚蘇長公非千古
古人豪也故正叔以大儒入侍君子道長之時性矜莊
言動必以禮亦儒者本色長公好詼謔嫚易之頗謂其

不近人情氣味不合自不相下此必然之情程門人遂劾其館職策問爲謗訕則過矣蘇復縱言正叔之短至詆爲姦邪則過之過矣才人不善居才不獨一蜀洛爲然或曰犯而不較曾子獨以許顏子後世學者周茂叔程純公之外恐未易多許也

問陽明發旨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旣動矣而善中

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
心不昧之良以辨斯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
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而爲善去惡則才之効驗也故
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己而物正者也學問之
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心之官則思而易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
至於何思矣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睿作聖是枯禪也
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堯夫視他
做小兒樣看此是孟子藐大人一般魄力堯夫豪

夏學集

卷上

七

子浩氣千載下英光動人

大抵讀書人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放下
且靜坐教胸中空蕩無係著處卻舉起一看每事便有
下落程門喜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龜山相傳指訣以
及仲素延平皆如此昏亂間熱中看道理明徹非養成
後不能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思謂常見在三
字極平易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
之曰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曰勿顏子之常見在

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

覘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
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以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
全爲物欲所鉗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
在便不可以爲人孟子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回生之手
則人做不將去畢竟是稟賦有偏全非祇關學力之厚
薄曰一語於稟賦則人人皆可卸責誰肯下用勉工夫
古來聖賢不知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辛勤一畏難便諉
於天之限我此正所謂自暴自棄蓋論本體要是人人

夏學集

卷上

六

補遺

具足論工夫未必一一皆是果能此道矣愚必明柔必
強良非虛語

天章問初學從何處入手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博雅
云明道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初學恐難語此
先須靜坐何如曰爾卻看靜坐太容易躁心浮氣人靜
坐不得熱心急性人亦靜坐不得元公之無欲延平看
喜怒哀樂未發纔是靜坐的榜樣予嘗云學先不覘不
問地功在勿忘勿助問此是靜坐的功課程門見人靜
坐輒嘆其善學非大涵養人不能若以槁木死灰爲靜

聖門宗旨也

問朱陸畢竟是同是異異果何以異同又何以同日陸從尊德性入朱從道問學人此其所以異也然尊德性豈能離得道問學道問學亦不能離得尊德性總皆聖人之事也此其所以同也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衆人也最微最顯千頭萬緒紛至沓來如何能寡的曰欲不能寡則心不能養古未有多欲而為聖賢者也寡的一分欲清得一分心方能成得一分人聲色貨利中斷無人品此處須要割棄

夏峯集

卷上

七

補遺

問未發以前空洞無著似無善惡之可言自思慮一起真妄始分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也正是未發以前一段光景何以見發於諸賢曰此正儒釋之背處諸子里全在於此儒術本性行有不得一味反求則戒懼恐懼所以未發為中中節為和絃然一至善而已釋教本心行有不得一味勿求勿求則割恩斷義未發安得中發安得中節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諸佛千經萬典皆本此五字為骨告子禪宗也孟子問告子更難於闡揚墨陽明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言正

見其為至善與告子之意星淵矣

戴司農問心如何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無欲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熟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戴司農第一問學問之道知行合一德性學問並重所以憂時者有實病虛病之說此蓋有見於未發之隱而為工夫補救之法也若就吾學要領言天泉證悟以後文成直標宗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千古聖論不知此言與無聲無臭有別否與無極太極有別否與大學

夏峯集

卷上

六

補遺

之止至善併孟子之則可為善乃可謂善相逼無礙否又不知文成當日果見心之體如是而為是言耶否耶即攻文成者抑果真見心之體確乎不如是而攻之耶抑但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而攻之耶此言是是否否不得兩可不得謂停是則通體皆是非則到處全非不但文成一生艱辛千秋祖豆之關實孔孟來絕續存亡之關望師直指是非以定此宗旨此天下萬世之幸不第解海濛濛愚之惑已也答曰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

言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
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
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無惡
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
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一既不病實又
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無惡之可言并無善
之可言正所以爲至善耳因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
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所
可爲善乃所謂善耶文成當日眞見心之體自如是故

物也故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有何巨細精粗之可
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一體正己物
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者乎致知者知之
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
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空無
著者乎格致已在其中矣天生文成爲紫陽作忠臣諍
子而攻之者乃以爲入室操戈後發聖而不致當自有
在又何怪乎衆論之紛紛哉

第三問已發未發朱子之論亦不一有言其理者有言

其時者又云未發與不發不同諸說孰是戒懼慎獨功
力是一是二乞明教之答曰此時之未發非泛論其理
也未發隱然有發之意故不與不發同戒懼慎獨是一
套工夫非戒懼慎獨夢寐中亦覺擾攘安得有未發時
耶此程門古人靜坐教人看未發氣象也非戒懼便不
能靜坐

第四問心外無學不動心是第一義但心在靜時如何
能不起雜念而不動心在動時如何能不逐物交而不
動大事作來如何能一時鎮之而不動固橫久滯如何

能日日磨之而不動越月入聖自有要圖乞明教之旨
曰孟子不動心其功力在集義行無不慊之時則心自
無雜念之擾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凡靜時之紛馳動
時之逐物危疑震撼之驚懼皆是義襲非集義也孟子
不動心亦在四十之年功深力到無可戒之言無可奪
之氣卽欲強動之不得也

第五問文成宗旨又云去名利色根然初學少年欲令
其盡斷紛華直趨枯寂彼必視世界太枯而精神意氣
索然矣如何能鼓舞前去初學入聖階梯定有道焉乞

夏學集

卷上

三

補遺

明教之答曰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滅的不邇不殖便是
聖人一切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義防維於
其間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矜兄之臂踰
東家之牆不獨孔孟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豈輕
有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絕物欲之習便是入聖
之路

夏峯先生集補遺卷下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嘉興後學錢閔醇補輯

步涉橋記略

其城之南有村曰西夏峯爲輝新孔道每夏秋水暴發溝澗水集架木爲橋行人病之順治乙亥本鄉茂才郭守一糾附近好義者易木爲石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橋成借余言以記顛末余謂之曰今之世好新務奇以驚惑愚人之耳目或淫祠或梵刹動費千萬金窮鄉下邑罄囊奔赴甚至儼然士林號稱知禮者皆附會恐後

夏峯集

卷下

一

補遺

偶有一二人稍異則闕然譏議不以爲病狂喪心則嗤爲迂闊不達時務此正道壅塞而不知其爲非也今欲正人心厚風俗不必遠求就目前方便以徒枉輿梁濟行人以濬渠築隄防水患老幼咸胼胝輸資爭先助力不惜費不憚勞卽此便是厚風俗維人心之大端繼此而鄉井可復之義愚夫婦共具之知能一人倡之眾人和之相做成風習焉若性誰謂晚近非三代乎哉今始知考工一書無往非闢人心風俗之意於此修橋之舉鼓舞恐後則凡爲正言行正事皆如此橋可幾也橋成

於閏三月十三日

維風議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鍾毓習尚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常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帥之之道也輝舊志言君子崇尙禮文小人好飲而直婚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續志言詩書絃誦涵濡浹洽文物彬彬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與道喪淳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爲姚許者正

夏峯集

卷下

二

補遺

不容自弛其維挽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觸則不見耳粵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尋親一經拈出人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桂者一愚民耳曾刲股愈母疾予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觀之驚曰爾於母如此耶小人之於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飢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孫數口將爲溝中瘠借孫紹開一言而衆爲購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飢寒某廣文老而無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白

清張有道客死亦請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果中
墓此數事在諸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俗
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咎而深
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爲姚許者

救時議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土厚民淳士敦樸
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輝者止於臥理而
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沿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
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今漸流亡矣昔化國今漸愁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民矣昔主勝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
矣斯言也三十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
之勢矣客役主愚別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
如豆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夫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
算正糧號爲額設有定豈宜重累里下今非不銷算也
而供草供豆之人不得蒙其利非有意遺累也而買馬
僱馬之役卻實受其害東支西補無所不爲百孔千瘡
由此而出予謂一事有一事之本末當局者既非爲私
橐之潤便當爲公溥之謀酌事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

合盤打算徹底澄清務絕影射之姦痛懲貪頑之習
庶甲不至於累乙而牛可免於羊代語云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輝民此日憂深厝火痛比逸堂
笑林而獵今已不堪竭澤而漁後將安繼乎敬以質之
仁人君子

荒田議

輝之四境獨西面遼闊遙望西山一帶翠色撲人嘗開
步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南不是過未幾淫
雨漂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

夏峯集

卷下

四

補遺

動尙不能支而田既荒蕪耕鑿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
不得不逃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
顧豈堪代人賠累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
荒蕪愈多有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
奏苟且權宜迨至那無可那索無可奏王令遂以縊死
吳令又以鬱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財盡
荒地之累此其大端至闔縣之受累羊代牛死者又不
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軫念民艱方欲入告除荒爲民
請命轉盼間開荒之檄又下矣議除者意在蘇民議開

吾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公赴義之事民誰與我愚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災則民之復業者必眾復業者眾則荒不期開而自開其與國爾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視之同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可爲也

郭潛郭氏家來序

余憶壬子與二三同人讀書京師每搆一藝東君潛令紀室錄去遂所知參閱已而知有蘇門先生評因往謁之側聞緒論下意四十年後浮家共城乃得交其嗣君

夏峯集

卷下

五

補遺

公望稱莫逆焉乙未夏留多景樓十日讀先生萊竹園詩文悉其偉略觸目手澤凡貽厥孫謀者慮固深遠也故子若孫彬郁英秀覺四十年靦面未罄之旨猶可追邇德音懿範於四十年之後復悉孟諸先生清貞亮節爲當世名賢仁者有後豈待問耶公望慮先輩世系或湮子孫枝繁有素且欲彙從前遺文教澤而歸於一以寄如左之思急思修明族譜與余商定其規模次第此可以知公望矣譜之義事關仁孝自道喪教衰斯義不明而興孝興弟所以難耳是舉也蘇門先生舊有家乘

一編公望繼述其意而增益其未備以表率一方人有同然之心相親而善此實厥之君子曰公望知所重矣

蘇門遺事序

予來茲土十年矣徘徊於斯紗誦於斯孫曾蕃育於斯予之託庇蘇山蘇水者亦云厚矣予之託庇厚而所報者薄是蘇山蘇水不棄予予乃自棄於蘇山蘇水村居無所事事因與二三子商略蘇門遺事其事何云遺也萬曆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宗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剛

夏峯集

卷下

六

補遺

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搜邑之大利病彙成書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爲永賴之圖順文之慈惜身殞歿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豈不遺乎後尋至今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津者矣予雖不才偶有觸於見聞者存往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問有二三子代予而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

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共之順治戊戌

遺事凡例三則

一山水之緣偏與遊逸相近今之記載題詠鐫石豎碑者類多顯人恐未必盡佳耳予初至泉上見壁間猶有素心人語慮無人珍惜再往收錄已化爲烏有先生矣或山靈祕護不欲輕示人未可知也

一蘇門之有百泉爲幽人逸士怡志適情之地而編中諸議多庠民憂益不能同民之憂烏能同民之樂子曰

夏峯集

卷下

七

補遺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惟仁知而後能樂山水願吾儕二

三子來遊時先洗滌身心無皇日今日耽樂

一元人以蘇門爲歸旣眾且賢可謂人與山水相值矣

諸公聯袂而入山者行且接踵而應召其行其藏在諸公亦不必有成心倘蘇山效北山移文以謝逋客諸公其何說之辭

書家規後

或問文公家禮冠婚人子之始喪祭人子之終規中何止言婚與祭而不及冠與喪也曰生今反古災及其身

冠已久廢甯待今日至送死足當大事愚不肖尙知自勉子孫而賢貧富貴賤因時制宜此何待言亦不必言非略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還是主嚴還是主和曰禮離和失其真和離禮無其節節文從天理出二者自不容分之爲兩禮之用和爲貴一章看聖人說話是一是二

問齊家之難難於治國平天下家邇天下遠家親天下疏何以難曰止惟邇則情易辟正惟親則法難用夫家之所以齊者父曰慈子曰孝兄曰友弟曰恭夫曰健婦

夏峯集

卷下

八

補遺

曰順反此則父子相傷夫妻反目兄弟鬩牆積漸而往遂至子弑父妻祝夫兄弟相仇殺庭閭衽席間皆敵國從來均平天下之人每於此多動心忍性蓋法禁所不能束禁令所不能施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問張公藝九世同居得力在忍夫同居義取於和忍則情有不堪而義同居之名似非君子所貴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忍正所以成其和也如心實不和強爲含忍勢必至積怒深怨決裂不可收拾居同而心異何如居異而心同古今四方皆一家人豈必合聚同堂乃爲一家

乎因運家運離析分崩皆非人所能自主仁人孝子亦
與時偕行分合同異無庸有成心也

問室不齊多因妯娌不和遂傷兄弟之好或妾侍寵以
辱一母之權至繼母毒害前妻子女其禍人身家敗人
名行更甚當何道以處之曰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千
百家規也身範不端向婦人女子求齊道無由矣

問宗法曰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宗之爲言相率尊之
云爾先王知人耳目心志不可無所宗也故有大宗小

夏峯集

卷下

九

補遺

宗之說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向之所主而不至於渙散
此宗法也古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長宗
之人不敢以其分臨之以今時而談古宗則難矣仁人
孝子嚴祠祀以萃睽離糾譖牒以明昭穆以族之長而
賢身爲人宗者主祭祀是猶行古之道也念庵有尊尊
老老賢賢之說以行輩長者主之曰尊尊行卑年高者
主之曰長長行與年不足而有德曰賢賢

問墓祭非古然與曰上古之葬不封不樹旣封且樹則
吾先人之衣冠憑焉敢不敬諸故非有大故則不敢輕

去墳墓重之也重之而何可不敬也時俗清明掃墓七
月十五獻麻穀十月初一送寒衣猶有古之遺意焉養
秋悽愴人情與天道合而愛敬之誠動乎不容已墓祭
廢而四時之祭未有能行者矣人心之醇風俗之厚於
此攸闕祭之時義大矣哉

孝友堂家訓

男奏雅韻雅
孫澤謹輯

不諸端子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
閑而習操其性失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慎所習使
不漓其性耳今日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蒙養不端

夏峯集

卷下

十

補遺

待習慣成性始思教曉矣家運盛衰亦何常之有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同結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
龜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見弟不弟人人陵競各
所私其家之敗也而自立而後亦不必卜之龜數也
矣是家應第一固農事爲諸君子父老各勉之

士大夫教誨子弟是爲一緊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貴通
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從古賢又君
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是賢人君子
一流人不安貧守分畢世經營舍易而圖難究竟富貴

不可以求得徒自喪其生平耳余謂童蒙時便宜淡其
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非賢父兄
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

示奏雅等曰漢有孝弟力田科爾等只讀書明農便是
真學真士孔子曰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
今日爾等以孝弟力田正老夫不負燭光之一念也
是日率子若孫祠堂焚香羣從續至謂之日我等聚族
而處佳辰令節生忌朔望得來祠堂瞻禮是祖父之魂
氣常在兒孫之誠敬常存也只此是人生第一喫緊事
夏學集

卷下

七 補遺

明此而爲農是良善之民明此而爲士是道義之士祖
父恬熙於上兒孫敦睦於下豈非一室之太和而一家
之元氣哉願我子孫世世勿替

知勇辨力爾等不足謹厚樸拙爾等有餘夫知勇辨力
者皆民之秀傑然不能惡衣食耕鑿以自養反不如
謹厚樸拙之安分而寡過也吾家先祖百年頌佛子不
哀者正謂其謹厚樸拙耳多一分智巧損一分元氣爾
等培此樸拙之心便是真能守祖之孝子順孫
甲辰在容城博兒塗孫先歸蘇門謂之曰學問須驗之

人倫事物之間出入食息之際試思爾等此番何爲而
來能無愧於所來之意便是學問實際詩文經史皆於
此中著落身心性命皆於此中發皇省得此理隨時隨
處皆有天則便無虛過之日

爲治溥沐浴浴漢六孫延師諭之曰爾等未離孩提稍
長之時正在知愛知敬之日吾家自高祖以來忠厚間
基今孝友堂尚依依如新也爾爲兄者宜愛其弟爲弟
者宜愛其兄大家和睦敬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
程明道謂灑掃應對皆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爲細
夏學集

卷下

三 補遺

事也聖功全在蒙養從來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
品爾等勉之

爾等讀書願求識字或曰焉有讀書不識字者余曰讀
一孝字便要盡事親之道讀一弟字便要盡從兄之道
自入塾時莫不識此字誰能自家身上一一體貼求實
致於行乎童而習之白首不悟讀書或謂爲紙謂之不
識字王汝止講良知謂不行不算知有樵夫者竊聽已
久忽然有悟歌曰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
山裏如樵夫者乃所稱識字者也

元日祠堂語羣子弟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爾等乘今日元旦洗滌舊染嘉興維新一人砥礪便是一好男子大家砥礪便成一好人家叔季中三代樂莫樂於此貴莫貴於此

語立雅等曰與人相與須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爲人所容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此心翕聚處不肯少虧方是真能有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卽以聲色相如此匹夫而未嘗讀書者也韓信受辱跨下張良納履橋端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濟事靜修之言曰誤人最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是妻師德何不春生未睡前學人當進此一步

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爲明道理做好人道理不明好人終做不成者情與傲之習氣未除也灑掃應對先儒謂所以折其傲與情之念蓋傲隋除而心自虛理自明容色詞氣間自無乖戾舛錯事父從兄交友各有攸當豈不成箇好人日用循習始終靡間心志自是開豁文采自是煥發沃根深而枝葉自茂爾等今日辦一虛心實實務除其傲與情之念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先後本末一以貫之不知者祇見爲灑掃應對而已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澈卽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驚末渴其源而重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未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具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父母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人子於父母只養口體此心何安無論慈父慈母卽三家村老嫗貧兒未有不

夏峯集

卷下

四

補遺

心誠求之者故事親若曾子僅稱得一箇可字

謂微雅曰汝幼年理家務吾虞其廢業也然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學問長進米鹽零雜至細碎矣終理有進便是學問至長幼尊卑內外男婦情性不同好惡各異通勉有無能得其帖心輸意此非仁至義盡者不能志氣從此立學問從此充虛心實體當自得之博雅問貧賤如何是不以其道得之曰顏子裕爲邦之略而簞瓢陋巷原憲釜甑生塵而辭祿九百總因富貴是人之性命緊說著不處人只是欲貧賤是人之仇

緊說著不去人只是惡貧賤原與道近做聖賢全在此

人第一喫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疏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帶這憂中矣臣弒君子弒父有不足處耳可畏哉

示則難雅曰本分二字殊難盡子臣弟友而求其能皆本分也誰能盡此本分者堯舜周孔於本分內不能增得一毫增一毫於本分內便多一毫於本分外

謂聖雅等曰汝兄家報謂汝等不可各用已見十年來

夏學集

卷下

吉

補遺

我於忍之一字苦力忍即恕也各就一字下手自見得力汝兄此言卻是老夫平昔處已處人白愧未能者既以此相勉當大家策勵實實近裏著已用工不可徒以口說自忍堂中有太和此話從體認中來

謂秦雅曰眼界欲寬胸襟欲廓而得力著手處卻要枯寂收斂約則鮮失顯爾曹其講求此義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原只爲多求此語可作約字註腳

此中風俗極重婚喪之禮前輩創行固難後人遵行匪易余十五年目擊心識就中有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

皆不可不斟酌而損益之是在秉禮君子力爲之砥下必定與俗同也

謂度雅大姪及秦雅韻雅曰汝三人學稼吾慮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耕歷山伊尹耕莘野孔門南陽此是何等勲業孔子於樊遲何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深正不相悖舜尹躬耕時渾身備禮儀信之用故能升聞發跡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與車周納斯世斯民於鑿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

夏學集

卷下

吉

補遺

不有耕者無以佐讀者況負薪掛角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

示尙兄暨淳溥兩孫曰學不長進病坐在不虛已以舜禹之聖而好察樂善拜善孔子之聖四友六侍顏子之賢而問不能問京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取諸人乃所以與諸人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曲士俗學只喜聞譽惡聞過遂自閉取善之門而阻人樂告之路德何由進業何由修所謂自暴自棄也爾等以文會友便是進德修業之

時莫只作書生雕蟲小技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與仁有本末而非二事與勝已者友須先虛心至聽其言與吾有未安處宜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相商惟恐我見未克未能盡其所長則無不收師友之益矣便是進德修業實際功夫

示應試諸子孫曰涿州史解元家子弟赴試老者肅衣冠設席以饒命之曰衰殘門戶賴爾扶持今老夫所望於爾輩扶持者又不專在此也爲端人爲正士在家則家重在國則國重所謂添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民九十歲老人所以報答天地父母者此區區一念耳

夏峯集

卷下

七

補遺

淫孫秋捷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當流俗之志

喪祭之廢也久矣所不廢者獨三年之喪耳自期以下冠服之制皆略不爲意卽三年之喪亦僅存儀節所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不茹輩不御內者亦罕矣祭祀

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真實講求祭義者誰其入哉風俗之淳人心之厚必自慎終追遠始

示八姪題雅曰行已有恥對無恥而言也猶首有所不爲對無所不爲而言也賢不賢之分豈相遠哉夫無恥不爲正是其無恥處故孔孟每提一恥字以激厲人所用恥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謂諸孫曰天下無無事之人或讀或耕或出或守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爾父在故園代我守祖墳爾來蘇門代爾父侍老夫眠食爾七叔在外處館佐爾五叔

夏峯集

卷下

六

補遺

農事之不及爾十叔日與朋友講習代我應酬筆札爾十一叔十二叔寒暑暑侍老父寒暑雖日用飲食之事皆性命流行之會也永興來視我且得與其女兒敘十八年之疏選中皆有天則焉認得此意則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討受享不得此意則日日在夢迷中所謂罔之生也爾性頗慧我望爾知學學之不已悅樂自生善守祖業者守此而已

語永興姪孫曰爾祖宰武城歸里之日仍以館穀償負債爾祖母爾父俱不免於饑寒聞者見者莫不憐之鹿

忠節公獨愛而起敬謂非古之廉吏不至此吾家沐陽公以廉吏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得爲清白吏子孫較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沐陽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綢二疋弟今日仍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覺有愧始無愧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當常處其不足以爲可增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索然矣爲爾計要安分耐窮教子弟讀書不失禮於宗族鄉黨法祖在此立身在此

謂淦孫等曰孟子深戒暴棄者謂非人暴之乃自暴之

夏鑒集

卷下

九

補遺

也非人棄之乃自棄之也暴棄不在大亦不在久一言之不中禮義一事之不合仁義卽一言一事之暴棄也行庸德誥庸言終身慥慥方得免於自暴自棄語立雅等曰朋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詒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謂立兒曰憶汝姊歸甯時吾家長幼男婦無不肅然起敬益孝事舅姑和睦妯娌惟身有之所以言之能啟人聽聞今汝來此弟若姪將於汝取型焉當晨夕告教令

世者讀者各勉其所有事勿忽勿怠勿較勞逸勿存跡以好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則家庭之間便是唐虞三代何樂如之

善論謀者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孫數十年之家運可保勿替如其爲賢人爲君子則所以彰顯其祖功宗德者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較之積財置產者所得不旣多耶此等事庸愚皆知之賢者不能也

保身於身所大欲德人於人所不知守志於志所未得輕世於世所不驚樂生於生所聊託惜福於福所過享

夏鑒集

卷下

三

補遺

敦讓於讓所不堪祈天於天所未定真名言哉錄置座右日夕咀嚙并以示我子孫共珍之

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古盡不獨奇福難享造物惡盈卽此三事不留餘人便側目矣

前人創業後人守成一茅片瓦守而勿失此方是承家令子至於可久之德可大之業最易知最簡能御邪身外之物非祖父所留遺任其積敗廢棄絕不肯過問焉其於輕重大小之衡顛倒實甚度非仁人孝子之心所安也凡我同人俱有守業之責幸先理此業保而

勿失則安富尊榮與天無極其受享豈可以言語形容耶

甚矣人心無足時也逐日營營總是額外不知富不可以求得越分妄求餘與在後合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如欲千百年富貴此必不得之數也昔有人自稱爲富貴之家言曰富貴如何便成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克走自他家矣既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昔郭進建第成坐諸匠於子弟右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識者謂爲名言今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夏峯集

卷下

王

補遺

位高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宿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時天上矣古今來無人不犯此病若能先見一步蚤退一步必也明哲之士

語諸子曰吾家孝友堂爾師鹿忠節額之山左劉幼孫謹重慶書之迄今五世矣嘗與爾伯叔相助勉日夕兢兢恐負二君題額之意今爾伯叔已矣吾老矣是在爾

等勉之一人不煩便玷家聲孝友非難事然卻非易事不離日用飲食總以一念肅慕爲主夫子與子游論孝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與子夏論孝曰色難服勞奉養會是以爲孝乎夫敬不在養之外也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則其敬與色可知已三必字亦要看的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亦有行不夫時時金嘗謂養口體未嘗非養志也矯而行之則僞矣此處豈容得一豪僞爲哉夜來老夫久不成寐呼韻兒語雜念漸清

夏峯集

卷下

王

補遺

沐孫睡醒起爲老夫搔背癢余謂韻兒曰此念便從儒書中出可稱孝友堂子弟矣晨起書之以志勉韻按昔年書此語未嘗壬子秋示淵孫曰爾父既來夏峯故園祠墓惟爾是寄子弟成立惟爾是賴宗族鄉黨之和睦親戚朋友之酬應皆爾身任之規模宜寬大處事宜平和凡事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先儒有言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宜以此自責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忠臣宜以此自責爾人負我勿我負人交友宜以此自責卽此推之聖賢原無求人之

運故夫子於子臣弟友曰我未能一焉蓋原是能不盡的一見爲已能則其虧缺多矣堯舜猶病到底只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只是未見聞之未能信到底只是未能道理無盡頭處故學亦無歇手處只一白滿便全盤放下矣

謂浩孫曰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貴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卽貧賤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於此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早窺其必敗矣

謂塗孫曰漢家舉孝廉然漢史卻無孝子傳傳孝友自晉史李密始東堂慈幃猶非本色乃知真孝子固非等閒人也論語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仁義禮智樂之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堯舜唐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孫文正謂孝友之士宜在朝廷孝者所以事君也爲子不孝斷未有爲臣而忠者訓人家子弟只教之以孝弟則其造福於人也大矣老夫生平承良友提攜勉之以爲真孝廉迄今抱愧於心

子其勉之

語浩溥沐浴浴漢暨用楫曰憶昔汝祖父讀書江村一時應童子試者六人伯順爲余曰郎君等不必俱發科登仕只本分孝弟力出不失前輩書香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今言猶在耳老夫倏忽九十一歲孫曾應試皆又七人余之欲命爾等者江村老友已代余命爾之祖若父矣爾等第長奉此言便是孝友堂佳子弟

謂諸子曰居家勤儉孰爲居要博雅曰勤非儉終年勞瘁不當一日之侈靡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子曰禮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與其奢也寧儉似儉尤要望雅曰一生之計在勤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治家治國治身治心道豈有先於此者乎似勤尤要曰二者皆要尤要在克勤克儉之人耳八年於外三過門不入方得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如非其人胼手胝足朝經夕營何濟乃事宋仁宗夜半惜燒羊之費莽已化成幾致刑措若唐文宗舉彩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雖云儉德然受制家奴自謂不如赧獻泣下沾襟亦何益乎勤儉一源總在無欲無欲自不敢廢當行之事自無禮外之費不期勤儉而勤

儉矣

閻邪存誠卷錄

天地間有可以默會而不可以顯據者言愈繁而義愈晦祇令人馳鶩於荒唐窈冥之說而坐墮夫日用經常之事如鬼神風水生死仙佛等類其說甯有極乎聖人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語季路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千古了義也後世必欲求其說於聖人之所未嘗說亦惑之甚矣至風水仙佛之事存而不論可也必精求其故詳究其微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暇中偶錄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諸儒之語足破此惑者數則參以平昔臆見彙爲一卷以質之同志并示我子孫

鹿子伯順曰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爲陽就此氣之屈爲陰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併無可伸屈伸者卽呼吸也在一歲爲寒暑在一日爲晦明在一息爲呼吸一氣呼吸如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理爲二氣二氣爲五行窮天罄地无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其作其止其生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爲此陰陽之理无形故視不見无聲故聽不聞而

萬形萬聲惟所稟簡萬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爲一物卽一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爲終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大要天地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卻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默之中自爲運用故發皇昭著所謂誠之不可揜

先儒論鬼神曰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世人之論鬼神是就祀典所載山川社稷城隍而誤執之以某爲山神某爲水神某爲城隍之神定有一人焉冠笏袍帶儼然司禍福之柄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操死生之權故能令男婦貴賤諂諂事無度奔走恐後无非爲求福免禍之計噫鬼神而果如此也哉小人可以諂而獲福正人或以不媚得罪則神且爲不公不明之小人而已矣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中庸曰至誠如神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諺云暗中自有鬼舉頭三尺有神明亦言無處無時非鬼神故誠不可揜張子曰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地理風水之術三代以上原無是論觀周禮族葬皆於

北郭之外可知矣後世如唐呂才宋程子司馬公張南
軒皆以爲謬而不信獨朱子語以爲然葬書曰乘生氣
也儒者皆以爲有理且夫死者氣已散爲清風體已化
爲枯腐於生者何所相涉而謂其福蔭於子孫豈非其
荒忽謬悠無著之言乎況若子若孫有富有貴有
賤或壽或夭或善或惡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孫皆發
其蔭可也而何不同若是豈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
爲風水能致人福祿則世間人事皆可以棄置不爲農
者不論天時耕耨商者不論貴賤美惡工者不論習熟
夏峯集

卷下

壬

補遺

拙巧士者下論講學摘詞一唯聽於風水以俟其自至
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之術士又以子平星數範圍皇
極論人貴賤壽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攝以爲生者若
是其多俗人小儒既信乎此又信乎彼彼假買賣渺無
定向不過貪慕富貴之心使之然耳惟風水之害使人
盜葬殯瘞鬬爭怨訟死囚罪戾無處無之豈非遺禍於
世乎崇信以爲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辭其責矣

此浚川王予之言與予臆見正合予嘗持此論以難
若輩若輩不能置對無奈其說入人隱微牢不可破

賢知富豪受禍更甚予爲錄一通以示我子若孫積
習雖難卒挽然有志於學者不可不知有此道理
友人善地理予謂之曰顏子陋巷簞食且短命秦檜
爲宰相而昌其後貴人之風水與賢人之風水當作
何觀友人云陳希夷謂富貴神仙逸士四龍生人原
各有說予曰富人貴人之能受命於地理賢人聖人
之能不受制於造物豈地理所能圍哉

客有善談命者歷歷言某也富某也貴某也平常予
曰君所謂富貴者予視之卻平常君所謂平常者予
視之卻富貴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君所謂平常者行
修名立鄉邦羣切推重富莫富於此貴莫貴於此所
謂富貴者屬已凌人未知稅駕何所亦一平常人耳
客曰八箇字只論富貴不論賢愚予曰富貴聽之於
天賢愚操之自我大凡爲八箇字限定不能轉動一
步者必非豪傑之士

顧子涇陽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程伯子亦與謝上蔡曰待說
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

夏峯集

卷下

壬

補遺

悲賢同某尋聖賢於此等處急切作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點撥道是十分含蓄卻是十分泄漏使學者驟而聞之不覺妄思頓散竊然喪其翻飛馳騁之心徐而釋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箇理會處假令是時一意擱截那邊滿腹疑團何由打破不然而瑣瑣爲之剖析日如何如何彼又將以口耳承之兩下只成箇話柄而已何從討出真消息來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語云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這箇生死是天之所

夏學集

卷下

无

補遺

以與我者毫無欠缺我之所以合天者毫無虧損以此生以此死天地鬼神且不得與我分之爲二總之一誠而已誠之理悠久無疆豈有消歇堯舜之心至今直猶簡人心有仲尼此通乎古今晝夜而爲知者也今之求長生究言生死者大約貪癡之人恣情縱欲然而不能測所謂生而蠢蠢者耳又焉知死之道哉人於子臣弟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猛自警省盡所以盡人之道則知所以生之道知生則知死矣朝聞夕可生順沒甯此段快懷須是問修默證一毫聰

明解識俱用不著

顧子曰穎濱有言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學者無主先入之言虛心參核必有箇真是非湧出來

甚矣世人之好出位也叛道曠事本分不守而願外自恣千古入皆患此病如二氏之徒不守二氏之說

夏學集

卷下

无

補遺

而竄入於聖人之言以爲高聖人之徒不守聖人之說而竄入於二氏之言以爲高皆出位也願外也舍己田而芸人田爲不守祖失本分之人其設心妄冀作祖成佛與天地同悠久如世俗所傳長生不老庶足快吾貪生怖死之念噫此亦愚人之心也夫仲尼往矣釋迦老子豈能長留皮骨於天地間邪爲儒不能師聖豈歸楊歸墨遂能爲老子爲釋迦不識仲尼并不識二氏祇重其叛師之罪而已矣丁酉秋仲書於兼山草堂

言語一則

小小得失輒生喜戚此其器識可知矣不知得意處卻是失意處卻是得意第在人默自領會耳卽如考試一事出門快意試輒前人不問而知走入利達一邊至如進擢抑有前人之具而際會不偶怨天不可尤人不可不得不走人學問一邊來利達到底是失意學問到底是得意何得何失何去何從是在前輩立自決擇老夫八十三歲於榮枯得失經閱已久此非剽竊口耳之言也爾等勿忽乙巳大寒後三日歲寒老人書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手蹟二則

天位於上地位於下人以一身藐焉中處而曰位天地贊天地配天地不幾乎大而無當哉靜言思之唐虞三代之世堯舜禹湯文武參贊之力也春秋以後迴乎不同矣而夫子之所以參贊者更遠且大試觀今日非夫子之道人何以得安富尊榮何以爲忠孝節義何以爲聖賢豪傑凡此皆夫子之道也張無垢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云仲尼原未嘗死觀今日之天地皆仲尼之乾坤也不獨仲尼凡遊聖人之門而登明倫之堂者無一

人無參贊之責也無一事非參贊之事也人各有家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卽一家之位育也人各有身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是卽一身之位育也吾心吾性卽天天豈遠乎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事天卽贊天也事天豈難乎哉一日用飲食之事而已矣如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方可言參贊是自弃其天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分明指孔子說乃今孔廷俎豆輝煌萬古其堂曰明倫其學曰不忍不尤與及門弦誦詩書疏水曲肱浮雲富貴此段境地與王天下何關漢唐宋三代令主王天下雖不足霸天下而有餘而分羹之語漢高何忍言之太宗於父子兄弟之間又如何哉陳橋兵變恐亦不能無慙德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耶否耶

夏峯集

卷下

三

補遺

夏峯集補遺卷下

錢

塘謹校

亭林遺書十種二十七卷

〔清〕顧炎武撰

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亭林遺書總目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九經誤字一卷

石經考一卷

金石文字記六卷

韻補正一卷

昌平山水記二卷

譎觚十事一卷

顧氏譜系考一卷

亭林文集六卷

亭林詩集五卷

亭林遺書總目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達
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
寶有左觚百五十餘條又陸氏聚有左傳附注傳
氏遜本之爲辨設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
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
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
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東吳顧炎武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寢寤而莊公已生恐
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
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才如耳爲之方 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
未嘗君之羹 解食而不啜羹非也改云爾雅肉謂
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
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
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
於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
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
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

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蒔蘓蘓藻之菜 玉篇蘓於粉切菜也毛晃曰蘓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席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二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嚴邑能無篡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

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三

父此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邱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皆

佯爲不知而使軍士誑之

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 解欲以弑君之罪加寯

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

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

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

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

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

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四

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元孫之

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

而辭之杜氏以爲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

見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

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

襄王名楚改楚爲荆

與吾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

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

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霑曰桓公五

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

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

未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爲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蓋

未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

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五

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

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

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

公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

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

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

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稽之文

則不久而復還于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

于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弑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終不為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六

還皆不書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

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

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枝弗強不

八年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

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

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

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決犀

十四年傳瑕貳 解有二心于已傳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雖納我仍

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

子盪子儀竝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

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

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七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傳氏曰高貌按詩翹翹

錯薪錢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

云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

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

社伐鼓于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

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

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

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
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
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
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

也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
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廣莫于晉爲都 解謂遣二公子出都之非也

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是也傳氏曰以狄地之曠絕而在晉則爲都其威

遠樹宜闢土之廣

左傳杜解補正卷一

八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爲奸也古人共耕曰耦

共射亦曰耦信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墾傷

晉室太巧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爲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

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

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

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

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鄒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

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

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

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
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
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
自爲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
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
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稷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

謂車蓋輕而旣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

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

左傳杜解補正卷二

九

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

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車亦類此

于般即位次于黨氏 補云蓋適母家也

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

成武之象故曰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于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谷張

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

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

之道

用其衷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龍涼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龍襪則有涼意

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

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驪姬

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按

曲沃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

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嬖子二

事今從之改曰驪姬寵奚齊等亂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

而反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蓋用諸侯諒闇

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虛邾之戍將歸者也 魯與

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為哀姜故也

解鑿

二年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服虔謂鄭晉

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

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為長

兩言自指晉之伐虞觀下文稱伐鄭邑南鄙 語氣

目別杜說未可非況鄭與顛軫皆為虞地可乎

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係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主兵不信

虞按請先伐虢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

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

問之非也改云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

共其資糧屨屨 解屨草屨按劉熙釋名齊人謂韋

屨曰屨

五年憂必讎焉 讐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讐之讐漢

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為讐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補車相依脣齒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

春秋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

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

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大王之側爾史記

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去是以

不嗣以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

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

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

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衲服師古曰衲服黑衣

吳都賦六軍衲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黃帝之言曰重耳已

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

簡非此數語不明杜解非

圖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

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

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

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主

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

改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殯于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啓殯而朝祖也

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藐諸孤 藐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

其身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卻芮解宜在六年

伐屈條下

十年帝諱我罰有罪矣 傅氏曰有罪謂烝于賈君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

踐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

從書作曰篤不怠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

也

管氏之世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

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放方放方

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慎子其夷其夷生襄

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

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

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

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軍汴河則晉侯車敗非也

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

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

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

車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

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

況下文又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炫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主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主三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滅射其元王中厥目竝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失不可狂况國乎 廣韻狂相狎也言一夫尚不

可狎况以吾晉國之衆乎

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然子鑒瑤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傅氏曰履

漸於薪自焚

左傳杜預正義

十四

瑕呂餽錫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

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邱 劉熙釋石曰宗邱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後何益 解以

數爲象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

可悉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

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亡之禍人實爲之矣 或

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

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爲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

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

之爲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 傅氏曰先君以敗

德致咎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耳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傅

氏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

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

見於兆譏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

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

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

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解三亡國魯

左傳杜預正義

十五

衛邢疑魯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亡也傅氏曰三

亡國邢衛杞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

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

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

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

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

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

孫公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

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逌傳氏曰言遠天天必不宥注以赦為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弧矢之利注云為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

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傳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

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左傳杜預補正卷上

七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

云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傳氏曰

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

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

以雉是几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疆必載

質庶人不傳質為臣皆是贄字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疑此三句

俱子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

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竝也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讀至夫子為句夫子即

公子

按此陸氏也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

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粱 高粱解見九年此重出

實紀綱之僕 傳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

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

故之親身今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

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

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

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縣有地

左傳杜預補正卷上

七

名縣上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

絳之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

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

封建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為夏殷之叔世昭

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

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為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常棣之詩序以為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為召穆

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棄嬖寵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

槩言耳又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解省官司具器用傅氏曰官司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七

二十六年室如懸磬 磬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椗梁如懸磬也傅氏曰禮記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大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言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楚子伏已而鹽其腦 范守己曰鹽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爲苦也晉侯夢楚子伏

已而鹽其腦當是以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氏訓鹽爲噍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則鍼莊子 晉人殺之則之也邵氏曰猶商君刑太子師傳之意

甯子職納橐饘焉 蓋以饘實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之是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九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爲異姓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郿閭頌行理咨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補云闕損也

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歆字誤玉篇作歡但敢切菑

蒲蒹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

所用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 解云將害良善

未當 按無所謂知所往何地所作何事也與上師知所為即反必有降心已軍士將怨也

中壽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

中壽百歲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

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解云不同陳

故言及非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左傳杜解補正卷

平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陽邑在

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

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

解曰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非

其為死君乎 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

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進無退已墨

則不復反矣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為常

則失禮甚矣蓋以誇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郢

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為

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

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主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爲歲之餘
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
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
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竝
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
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
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諱
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
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

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更伐之我解之 補云解之者爲之請乎于晉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

秋富而內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市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

冢周書大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損也未是傳

氏曰厭臨也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即上所謂我

解之者也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
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僖有君之尊禮不
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

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

妃以奉粢盛孝也 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

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

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三年雨螽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

告故書然則隕石退鵠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

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

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字而

曲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

度其秦穆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蓋取上帝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

詩只是宴樂之意取此為興耳天子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皋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

堅杜氏以為皋陶字羅泌以為六皋陶之後藝庭

堅之後陸氏据焦氏易林九降庭堅為陶叔後謂

二國皆皋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

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

於為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顗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三

為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

所謂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

連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

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偁 畏穆羸之

偁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水經注引閼駟曰令狐

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

惟解梁地即郇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郇王篇郇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

諸國以辟不敏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傅氏曰

自申至于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于在霸以上

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

故杜於上年解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

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四

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中

虎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獲公子茂 按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囚楚公子

拔距此四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十年沿漢沂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為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

乃云穀甥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彰

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

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

家曰惠公二年長看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

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生子城父敗長翟三
文皆同按惠之二年即魯宣公之二年也在晉滅
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
之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
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
甥何由得以戈椿其喉邪 云長狄之種絕者亦
非傳云凶者特其國凶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
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子復
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邾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邾太子也魯以諸
侯逆之即謂之邾伯而春秋又沒其尊士叛君之

左傳正義卷五

五

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
年卒於乎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
位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
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晉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
迹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
姬故也之下誤書於此

十三年晉侯使屠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君
道復侵晉於瑕則瑕必在河外僖三十年注曰焦
瑕晉河外五城之一邑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

城北注云晉書地道記大康記竝言胡縣漢武帝
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
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
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瑕轉為胡又改為湖今
為閿鄉縣治瑕邑即桃林之塞而道元以為郇瑕
之地誤矣

不如隨會能 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
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 按能字
下句能賤猶云為
貴豈可使復賤也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傅氏曰蓋繞
朝曾言于秦伯請雷之

左傳正義卷六

六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
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虞矣維以
告哀之意耳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
北斗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
者也如帚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
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
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彗之表也
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
斗有環域也

于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

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藟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夫已氏猶言彼己之子十五年魯人以爲敏 傳以華孫辭宴爲合於禮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曰野獸跳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

左傳杜預補正卷中

七

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壻故以爲質

爲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

不書亦諱之耳解非

渾敦窮奇構机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

兇共工鯀恐夫必然至緡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

不能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爲

正 鯀鯀直以公身其爲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

至如所云構机也帝之殛之亦祇過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

也坐此遲緩反爲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

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邱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虜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

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劉炫曰以繩

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之

滿於貫也殪殺也解非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薳滅之 解舒薳二國名

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薳今云舒薳

左傳杜預補正卷中

八

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

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 以上辟爲僻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

年晉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元賦覽蒸

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

子曰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

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

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

年此重出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

此之取繹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還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慮事 慮籌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敗事君夷于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麇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傳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摩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傳氏曰言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九

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傳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天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傳氏曰廣

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

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

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

卒為承副者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

在古為偏在今為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

千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要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

鞅也蓋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

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因士季語

竟言之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十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傳氏曰兵法車十

五乘為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戶之 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

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

嘉傳坐戶殿門失關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

道車馬不敢前

楚人基之 定四年管蔡啟商基間王室解其毒也

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局拔旆投

衡而出耳未詳 按杜解其為教於義為長益晉人困危而楚人偏教

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可勝書且未詳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驚無復部伍解非

遂園蕭蕭潰 下有明日蕭蕭之文此處疑衍若此

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

清邱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室皇蒲

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於室皇前此沫及屨也劔人進劔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

此沫及劔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

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

勝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

以為獻物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傅氏曰華

元登牀乘其不虞劫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為而懼懼

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一言則華元之

情狀可見矣論者謂其輕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

皆曰治刻子鄧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

伺其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邢敦銘曰

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

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

曰射 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

榭 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

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

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傅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

久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邱甲 周制四邱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

出長較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

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甸

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

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虜與周制如

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

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

十有八人積四邱具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即邱出

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

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

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

革車千乘則計旬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甸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主

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

即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鞏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為僕大夫則

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且惡易觀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

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傳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

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

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為偏

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主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

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作以成大國

十年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陸氏曰

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

適以自害耳 按叔申既忠于鄭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較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

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傳氏曰世

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

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

委任之無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干城而制其腹心 傳氏曰

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歷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通于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耳于義亦通但杜顏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猗與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五

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斯是用痛心疾首暉就寡人 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巡曰祥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口國之事有所闕乏解非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口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南國賊口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

狩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賊之象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識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薨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

季氏宰之宰解冢宰非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傳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六

卒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

橫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如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

誤宜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

當作桓子

靡奔有鬲氏 杜氏曰靡夏遺臣事羿者仁山金氏遂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

夏后相之將亾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爲謬也

有窮由是遂亾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土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不謀于衆背晉之盟以亾師于鄢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是失刑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七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傅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衡而委蛇必折 傅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詩箋云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

謀謀于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教作匪交匪教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漢

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云或食于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著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六

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初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爲禱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僞如之穢

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肆菁園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軍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

域爲義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

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輸積聚以貸 傳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

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

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

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早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尤

致雨故禱之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者

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赦

命者非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傳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

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

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

不給則必改作其後曰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

不得已之計叔孫固 承見之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

分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

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

言爲壽夢非號也解可刪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唯是春秋寃寃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寃寃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下

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蓋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 二國

大夫後濟解云情慢未明

暴妾使余 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

故逃是不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

言放於市陳其所尚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爲諫也

屨賤踊貴之類是已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傳氏曰不使鄭伯夷於大夫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爲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紆帶之食自天子達今日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爲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主

縣北鄭地蒞守已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茲乃謂魚陵爲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爲魚齒山明甚况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曰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 解云顏驪皆姬母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

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如之子茶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蓍勳明徵定保 今允征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王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主

莊公爲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觴勇士二十二年見于嘗酎 傳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也

無昭惡也 無昭子明之惡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關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傳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按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解非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于熒庭 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庭城南

成郭邵 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重

德二年置邵原縣 按郭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為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踞轉而鼓琴 傳氏曰轉當為軫詩小戎倭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隕妻為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

將唐何歸 東山趙氏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

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為賂非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數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

成文未解淳為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

文說詩作閔皇詩作遑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固不在王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重

室之在解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

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祿秩比叔

向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罪而取其女

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傳氏曰諸侯絕期

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獨為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

陸氏曰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一之也

單斃其死 言未有不公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

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 字句絕按夫猶欲也開末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公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

公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者也得賊以告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三

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

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

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

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言其尸真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 鄭氏周禮注疏

若昂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于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衛風乎 言三國同是衛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

謂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于

或聞歌其 ~~其~~ 季子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三

見舞象簡南籥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

此象簡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鍾之

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子今三之一也 季猶畸也 按季猶未也指最後甲子而言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

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

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

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絳老既爲隱

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

語也 按下二如身當從杜解下旁上二畫豎置身旁即解六字亦未嘗益古文旁下三曲皆如希其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於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

諄諄出出 傳氏曰說文諄痛也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爲鮮傳氏曰衆給者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五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泰誓有此文

豈不遽止 遽亟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昭元年商有姚邠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邠人姚人
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邠五年姚人入于玁方彭
伯宰伯伐玁方姚人來賓

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大名之首章曰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施以喻楚諸
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歸取酬幣終事入反 傳氏曰此蓋度其道里以次
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
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一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
鮮不五稔 言少有不五五年者

請皆卒自我始 蓋古未有此法

遷實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
誥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
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
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
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
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况自霍山以北皆戎
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
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

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

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綏之滅竝在

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

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

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陽之
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
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二

四姬有省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悞
慝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傳氏曰樂有五聲
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
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
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
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
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
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
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
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
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先武使桓譚鼓琴
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

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曰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却使之下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

非

三年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通 數列也

音色主反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

言晉衰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大叔稱之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三

諸侯求煩不獲 言所求日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

非 按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蓋人

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

不害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識於君子也

按言在君子之後是實既於衆也

豆區金鍾 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

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 王若虛曰煥溫煦安息之

意

以樂愒憂 傅氏曰愒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禍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

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此

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其或寢處我矣 本上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譬之如

禽獸吾寢處之矣之語

四年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亨古享字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少安猶言少惰二十六年晏

子對景公曰後世若少惰

將焉用之

言將用何為辭 按杜解云焉用

火出而畢賦 補云周禮夏頒冰

秋無苦雨 傅氏曰雨過白露時物得之則傷宋玉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四

九辨所謂皇天淫溢而秋霖者也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 傅氏曰楚

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

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

慶封唯逆命 謂弑君

不見既自見矣 邵氏曰言叔孫不見仲於公而仲

已自見公矣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

虞其惡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

之

五年舍中軍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傅氏曰大從猶云亂大作蓋不忍斥言殺其父耳

民食于他 民生于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

也他

朝聘有珪享頰有璋 傅氏曰朝聘皆以珪為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金傳杜解補正卷下

五

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頰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頰見也按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也

重之以睦 陸氏曰睦於楚

六年亂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七年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邵氏曰立以存絕不以厲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

者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人生始化曰魄 解魄形也傅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前

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

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

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二卦皆云 初卜得屯其豕曰利建侯次卜得屯初

九其爻辭亦曰利建侯

弱足者居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

字為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

八年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與嬖嬖大夫也掌

金傳杜解補正卷下

六

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

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解非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魏氏曰由義如書

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嬖木生條也

九年魏駘蒞岐畢 駘詩作郇

蒲姑商奄 王氏曰說文郇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

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肅慎燕亳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

奔戎皇甫謐云西夷之國也

后稷封殖天下 封殖封厚蕃殖也

封殖封厚蕃殖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所憚矣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東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漢書五行志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五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邵氏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膳宰屠蒯記作杜蕢

學人舍業補云舍業謂不習樂

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解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傳氏曰非也言發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

戊子逢公以登補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彼謂樂高言雖不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戴氏疑以爲旗不可斷三尺而用李雲謂曰此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旂也

戰于稷稷地名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傳氏曰

左傳杜解補王卷下

八

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難不慎也補云言不可不慎

棄德曠宗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補云楚子圉改名曰虔然聖也堯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極不可沒振邵氏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由無拯之意而極言

之

物以無親 物人也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為得禮 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 邵氏曰言壺何為焉而以其中為雋異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疆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為乎解非

遂入昔陽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天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惠

左傳杜預補正義

九

伯釋其義言蒯無以當之人臣剛彊以禦外溫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此所以為黃裳元吉也 邵氏曰本卦為內之卦為外六五陰變為陽外彊也然本八也故曰內溫

供養三德為善 傳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為三國祇有一不羹古四字積畫以成蓋三之誤未知是否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是

有三不羹 李雲霽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

或是傳文脫葉字

王是以獲沒于祗宮 正義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 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祗宮于南鄭 式如玉式如金 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 事當如飲食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竊意固城息舟城乃二城之名 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邑之城固城息舟城二子地名城而居之別為一句二城築城而居之也

左傳杜預補正義

十

依陳蔡人以國 陸氏曰依陳蔡之眾以立國 弃禮違命 弃事神之禮 同惡相求 傳氏曰同惡謂同謀造亂之人如蓬居 蔓成然之屬

無與同好 傳氏曰言子千無黨于內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傳氏曰皆出公因亂而入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陸氏曰此夏之六月晉人以慕蒙季孫當不堪其熱故飲之以冰不當以為箭筈也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當從服氏說以二人為季氏家臣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耳史

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十五年將禘于武公 按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之禘而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竝同惟是閏二年吉禘於莊公解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一

一動而失二禮 朱申曰謂求器宴樂

十六年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言寧有幾次爲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幾如是而不亡郢義同

刑之頗類 類當作類二十八年解類戾也

立而無令名之患 立立乎其位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傳氏曰人情相與翫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於好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今允征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非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傳氏曰以告成事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星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恐違衆而失位也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解非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于衣振之則去也

過期三日 陸氏曰大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二

蒐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解非 此傳與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爲葬或以爲蒐

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 邵氏曰當是時許遷于葉失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 釋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亦作弄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禳之則彼其室也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禳而去之

二十年相從爲愈 愈於相從俱死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傅氏田肉袒示必死阿下執事 傅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齊侯疥遂疖 正義曰疥當作瘡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一

四物七音 傅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亡字句二十二年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舉而高之曰亢不衷猶言不端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邵氏曰自犧者實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蓋是時太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五月庚辰見王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毀其西南 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二十三年乃皆執之 傅氏曰魯不直又將叛齊 補云上年與齊盟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入耶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爲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陸氏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也季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注介甲也作小鎧義雖明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四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解蓋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禍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邵氏曰齊侯言爲魯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失魯而以干社爲臣 傅氏曰言臣干社之人

二十六年萬民弗忍居王于豷 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解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陸氏曰史記言厲王奔豷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豷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豷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

左傳公解補正卷下

五

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攜王奸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竝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豷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謚法急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毅

議諡其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帥羣不弔之人 傳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二十七年延州來季子 解宜在襄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之下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史記曰王僚可弑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

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 按傳氏云云老弱託光是也

爲卿則解云欲以

鉞交於胥遂弑王 鉞交于胥而鯁設諸不爲之動所以能弑王也然鯁設諸亦死矣闔廬既立以其子爲卿史竟言之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六

國人投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 邵氏曰國人取菅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然之

事君如在國 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

使宰獻而請安 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皆享臣下之禮卑公也

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 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閭大夫之爲閭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耳非龍之知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賈鄭皆云烈山炎帝之號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

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

謂三軍之事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于先王 言欲自比于先周盛工

若爲三師以肄焉 肄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七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傳氏讀至夫字爲句言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

有名不如無名者 按有所猶言有與也

欲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王應麟曰欲求名

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

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殺太史

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

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傳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

吳入郢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越雖同

星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蒞政 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

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

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

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

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

師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使之無忌吳

自我也蓋吳將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適叛

楚故使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六

爲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

吳之地哉此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按傳下又云楚又蒙公三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傳氏曰柏舉

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嘖有煩言 嘖爭言也管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

而不類

命以伯禽 孫寶侗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

之

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居

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

曰東都不可知為何地也

密須之鼓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季芊之字

下文但言季芊知非二人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傅氏曰雲中雲夢澤中

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二水皆入

江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繞吳

兵之南而北濟以入即自鄖而奔隨也解以為江

南之夢非

不敢以約為利 陸氏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

為利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九

五年卒于房 房疑即防字古下字作自脫其下而

為防字漢仙人唐公坊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

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揚武為吳

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

常山王敦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

二字相通之一證

大德減小怨 傅氏曰大德謂其弟懷初謀弑王故

子西欲舍之王憐其念父以其兄有大功故特賞

六年宋之鞏鑑 鞏鑑解已見莊二十一年此重出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 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邵氏曰孟孫

何為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言之

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

之而探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如有河何

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

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彊

為之請以取入焉者也

八年主人出師奔 賈云主人出魯人奔郕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侯

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 按捉持之也挽腕同掌臂

交曲處按之上及於挽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十

寡人從焉 言事之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

師同居逐之使出各居也

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

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邵氏曰登登城也下既

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謫辭絕而後下乃謫辭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

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邵氏曰上言犂彌

從之則書先登矣既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

後彌為先下地也登絕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

也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犂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

又言登水先是又難也如駢之靳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筴而言之

督幘而衣狸製 傅氏曰督白督幘以巾髮卑賤所服狸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類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焉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王

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邵氏曰寘諸邯鄲衛之意也寘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曰絕衛之道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傅氏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

二年以兵車之旂與罕駟兵車先陳 傅氏曰設旂

於軍前威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百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趙孟喜曰可矣 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成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莧和右師軍于倉野 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五年諸子鬻如之子荼嬖 諸子見襄十九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邵氏曰二不與皆指羣公子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王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前敗于柏舉若此

戰更敗是再敗

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注曰閉塗即禮記所謂黃塗者謂匿其要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

出萊門而告之故 解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萊門陽關邑門

君舉不信羣臣乎 悼公忌荼恐諸大夫復立荼而廢已欲使除之故僖子以爲疑已

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陸氏曰如冕

如旂俱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

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雖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傳人曰大
夫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晉以
公今背盟伐邾既不字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公
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
之而後可今德不過邾而伐之其可乎蓋諸大夫
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杜解
皆誤

八年所託也則隱 若已託於他國而臣事之雖不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三

奔命猶爲之隱諱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言魯平時雖無黨急則必
有共其患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傳氏

曰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

得據之以爲魯患故懼

吳人行成 此魯求成耳而言吳人行成者内外之

辭

十年國書萬無 平帥師伐我及清 清解已見隱

四年此重出

有子曰就周命焉 劉原父曰有子當爲子有

卅仇奉甲從君而拜 邵氏曰卅仇奉甲從君者對
王言拜者受之之禮

使於齊 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史記曰吳子使子胥於齊

爲王孫氏 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

也解謂改姓辟吳禍非

十二年孔子與弔 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傳

氏曰孔子與弔弔於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

也見季孫之不絕則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

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

從之固矣 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三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解夫差欲霸中

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

承而書之非也四夷雖大皆曰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 解隧道也按隧即古隊字

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傳氏曰四乘四人同

乘也如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解云兄弟八人

不必皆在

十五年廢日共積 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蓋言

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爲一日之用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傳氏曰喪失也成魯宗室昔

魯出奔是喪宗國

十六年使武車反祐于西園。解西園孔氏廟所在。祐藏主石函戴侗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祐注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史遷主祐于周廟注廟主石函也此注同按說文云祐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祐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

十七年太子又使叔之。陸氏曰叔字古與詠通呂氏春秋叔崔子之子使之爭

裔焉大國滅之將亡。當以裔焉大國爲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

左傳杜解補卷下

五

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比命于元龜。今大禹謨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傳氏曰二國齊魯

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傳氏曰彌甥也其可以稱旌繁乎。傳氏曰稱副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旄仍以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申如易申命之申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解恥從蠻夷盟慈

溪黃氏曰非也蓋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

與越將妻公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意豈以盟蠻夷爲恥哉

公弔焉降禮。陸氏曰過自貶屈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傳氏曰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

故韓魏反而喪之。補云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

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五

九經誤字

今天下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為據而其中
譌脫寔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
學官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離其譌脫
尤甚於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而下邑窮儒不能
皆得監本止習書肆流傳之本則又往往異於監
本無怪乎經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已余至關
中見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踏
駁而有足以正今監本之誤者列之以告後學亦
庶乎離經之一助云東吳顧炎武

九經誤字

匪其朋无咎明辨哲也

書

東地非會于匪

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視乃厥祖

厥德匪常

石經監本同按唐柳宗元書此作匪常今本作德匪非

則惟汝眾自

作弗靖

石經監本同

師逾孟津

石經監本同釋文通亦作逾今本作渡非

曰哲時煥若

石經監本同書傳會通皆之則反字與鄭同下當從口非

無偏無陂

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

石經監本同

度作刑以詰四方

詩

劉三吾言傳合音選太極與石

經本同惟大令多同今本

何彼穠矣

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羊牛下括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傳云辰時也今本作晨非

求爾新特

成不以富

石經監本同按宋家成步不足改作也

如彼泉流

家伯維宰

石經監本同鄭康成周禮注引此亦作維宰今本作宰非

祗自飛兮

不皇朝矣

石經監本同三章不皇出三

以篤于

周帖

石經監本同今

既右饗之

降于卿士

石經監本同

禮記

檀弓下使子貢問之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王制用地小大

曾子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禮運所以講信

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王藻

入太廟說笏非古也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參分帶下紳居二焉

喪服小記麻同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麻同皆兼服之

視君之母與妻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雍人拭羊宗人視之

祭法禘郊宗祖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孔子閒居敢問何如斯可

謂參天地矣

石經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匪今本作為匪非

周禮

已上諸當

依石經

集 118-428

考弓記弓人非弓之利也監本脫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不參均監本脫 其次角有潯而疏監本脫

儀禮

士昏禮婦說服于室御受監本受 視諸衿鞶下 壻之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字 鄉飲酒禮司正升立于序端監本序 則使人授俎如賓禮監本授 介俎脊脅肫肫肺監本肫 鄉射禮改取一个扶之監本 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下有以耦二 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監本脫 賓與大夫反坐奠于其所興監本 各以其物獲下 士庶中翽旌以獲七字 燕禮

九經誤字

三

太師告于樂正曰監本脫 主人拜送解監本送 亨于門外東方有其牲狗也四字 大射儀第七監本脫 主人洗觚升監本觚 上射降三等監本三 上射於左監本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監本比 司射作射如初監本作射 北面告于公監本脫 司射遂祖監本脫 僕人師洗升實饌監本實 司馬師受虛爵監本脫 公答拜賓反位監本脫 聘禮賓避不答拜監本賓 尚攝坐啐醴監本醴 覲禮坐奠圭監本圭 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旂 喪服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脫 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監本脫 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監本緦 士喪禮即位于西階下東面監本下 哀

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父監本來 若不從卜宅如初儀監本宅 既夕禮衆主人東即位監本東 士虞禮

簞巾在其東監本巾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監本祝 尸

即席坐唯主人不哭監本唯 尸受振祭監本受 特牲

饋食禮立于門外東方南面監本力 佐食放會鄧于

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監本脫 洗獻衆兄弟如衆賓

儀監本脫 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監本初 長皆答拜

有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十一字 舉解者洗各

酌于其尊監本尊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外 少

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薦 振之三下

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 尸受同祭于豆祭監本同

九經誤字

四

賓戶西北面拜送爵監本戶 有司徹七皆加于鼎東

枋監本枋 賓亦覆手以受監本受 立于主人席北

西面監本西 遂飲卒爵執爵以興監本執 宰夫執薦

以從監本薦 受三獻爵酌以醋之監本酌 賓戶西北

面答拜爵上監本戶

已上並當 依石經

左傳

宣十五年爾用而先人之治命監本脫 昭二十年古

若無死監本作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 子

朝奔郊監本郊 哀十六年沈諸梁兼二事監本脫

已上並當 依石經

公羊傳

恒十五年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監本則存下莊

七年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監本則存下九

年其言取之何監本則存下二十七年通季子之私行也

二十八年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監本則存下

何以書記災也監本則存下二十一年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乎此監本則存下文十三年周公用白牡監本則存下十四

年淫乎子叔姬監本則存下成十六年成公將會晉厲公

僚惡得為君乎監本則存下昭二十一年春王三月監本則存下

二十五終弑之而敗焉監本則存下定二年主災者

兩觀監本則存下已上註當

穀梁傳

隱元年珠玉曰舍監本則存下四年與于弑公故貶之也

八年日入惡入者也監本則存下而祭泰山之邑

也監本則存下桓九年則是放命也監本則存下莊二年為之

主者卒之也監本則存下六年春王三月監本則存下十四年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監本則存下十九年

其遠之何也監本則存下僖十年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

姬必死監本則存下文五年昭以早而舍以晚監本則存下

已上註當

八年不至復監本則存下宣七年來盟者前定也監本則存下

九年楚子伐鄭監本則存下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

成十三年遂會晉侯齊侯宋公監本則存下十六

年存意公亦存焉監本則存下襄二年六月庚辰監本則存下

十八年非大而足同與監本則存下昭元年三月取鄆監本則存下

四年為齊討也監本則存下五年以地來也監本則存下

八年弟兄不得以屬通監本則存下不與楚滅閔之也監本則存下

十一年一事注監本則存下定元年此大夫監本則存下

四年一事而再會監本則存下哀元年子不志三

月卜郊監本則存下已上註當

九經誤字

凡監本有爭誤然易見者不錄其與古經異文而兩通者亦不錄

石經考

東吳顧炎武輯

總序

國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邕傳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儒林傳熹平四年廼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古之謂石經者中

石經考

通所作也據書亦經漢所獻也主以公徒謀安而馬山計中書小碑上石門外五經之四面開陳開門於南河以縣漢史之明也漢碑漢書碑石與石經之文多相類焉 蔡邕傳建寧中校書東觀還議郎人許南河大碑相類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塞街陌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

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張馴傳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宦者傳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為清忠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魏石經

石經考

晉書衛恒傳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魏陳雷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據衛恒書勢所則三

晉石經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通典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 祭門刻石以寫五經

石經歷代存毀之迹

晉書趙至傳諸維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說
注維陽序曰先居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造國子博士諸維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維陽觀石經高

祖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劉芳

傳芳博聞強記兼覽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

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

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馮熙傳除車騎

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

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

用大至頽落崔光傳領國子祭酒神龜元年夏表

曰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魏書明帝太和四年

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

未大崩後如開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

稍有發掘基墟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

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

補減文字增缺職忝曾教參掌經訓不能終修頽墜

典復生業信嘆慙恥今求遺國子博士一人具任幹

事昔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職料閭閻碑牒所失

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

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

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

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云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經廢棄而初無損失及魏時常任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字國精本遂大殘缺洛州舊有石經道俗隨意取之傳中今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博士劉芳等往洛陽校其殘缺胡太后許之令元又劉芳等往洛陽校其殘缺

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

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水經注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

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

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

西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

其次

維陽伽藍記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

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

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

隸書與水經注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

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

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

經于鄴

維陽記太學在維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西行尚書

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

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

集 118-432

大馬日碑議郎蔡邕名

此章蔡太子注後漢書所引之碑名多論語一經水經注以此為經正始中所立

而此等名別在

堂東與此下合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維陽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一字石經尚書

六卷梁有今字石經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一字石

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字石經公羊

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

石經考

五

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梁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雜著論跋

宋歐陽棐集古錄目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以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換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維陽蘇氏家

姚寬西溪叢語漢魏石經堙滅殆盡往年維陽守同閭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方有補

石經考

六

張舜民畫授錄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維陽城乃蔡

邕隸書

邵氏聞見後錄近年維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

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天下碑錄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園家

趙明誠金石錄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

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

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

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

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

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詔諸儒

止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
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
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
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
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
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
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
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
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有則其

石經考

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
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拙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
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
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黃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
記之書女母翁侮成人今人女侮人保后今人保后高今人高女永勸
憂今人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人女比猶念以相從各
翁中今人翁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人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天既付命今人天既付命各
曰陳其五行今人曰陳其五行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人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則兄自敬
德今人德保小人惠于今人保小人惠于寡今人寡母兄曰今人母兄曰則兄自敬
德今人德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人旦以前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人是罔顯哉厥世文王之

鮮光今人鮮光通殷就大命今人通殷就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人論語意與之與孝于性
孝今人孝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人孝于朝聞道夕死可也是魯孔曰與曰是是知津
矣今人矣置其杖而耘今人置其杖而耘其斯以乎今人其斯以乎賈諸
賈之哉今人賈之哉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
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文若曰在於蕭
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
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推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
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
王晉玉家有小塊維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
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今人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

石經考

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
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典姓名甚完又有一段
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
磾臣趙陟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
雜今人雜上缺當是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
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
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
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
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
可寶如此
董道廣川書跋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

成之然漢隸簡古漢于法度亦後世不及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雖中人士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洪适隸釋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作本何及相散言白人維舊孔作上求救孔作

舊下有志女母翁侮戍人母流孔作汝無備老各共爾事

齊乃位度爾口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鮮以不浮

試以爾孔作遷安定厥國孔作女不其或迪孔作

自怨孔作永孔作勸憂今其有今固後女何之勞爾

石經考

九

先子不于茲高后不乃知降開疾白能迪古

我先后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緩興降

卒永於戲孔作崇降今予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

各翁中建乃家股孔作既衆白女固台民

惠勛建大命今我凶德緩績今爾

惠朕樞動萬民以遷肆上乘我予其勛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聞天既付厥遺

任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不舒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無鴻水白陳其王行帝白建用皇極次六

山艾孔作用三德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食

二白債三白祀四白司空極凡疾庶民無有淫蜀

人無有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路母偏

母黨王道蕩蕩母黨為天下王三德一白正

直二家而無凶于而國人用煩辟乃心諒

及卿諫及庶民不敢有開時維天命王白告爾

維天命元朕不敢有開時維天命王白告爾

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上

書之艱難乃効乃意既延不則侮朕中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或怨肆高

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功田功微果懿

共懷保小人惠于矜母兄白今日厥不聖

維共孔作無于觀于遊母兄白今日厥不聖

人乃訓變有乃亂正判先王至于則兄白

敬德厥疇白朕之疇允公白於戲嗣王臨于茲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白時我已上君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亂謀面用于厥邑其在有

會心以敬事王維厥度心乃受茲孔

不卒其於戲旦以前已受人之微言訓德孔

集 118-435

下關、**補衣**
孔作服已上顧命篇

石經考

士

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
艾勅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類
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
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
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
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磻等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
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
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
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
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

忙勦也勦
亦通字

石經魯詩殘碑

石經考

士

𠂔 毛作倚

三歲

我不解

云胡甘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

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蔭數字

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盡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則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上開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開人盥洗升膳觚于賓上開上拜受爵于建前上開首公荅拜膳爵者立上開膳爵者執觶待上開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

石經考

上

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雅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復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谷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膳觚膳爵云者膳蓋送

也

石經公羊殘碑

輦者何公子輦下開何以不稱公下開栢於是謂栢曰吾為下開矣隱白下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下開之石踏下開立下開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下開之邑也曷為下開仲子下開栢末君則曷為祭仲子下開為相立故下開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下開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開相處乎內始下開諸公放下開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開其成也內否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下開吾下開後為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開弟母兄稱兄凡下開之大夫也此下之邑也天子有下開諸侯皆從泰山下開而葬不日卒

石經考

上

赴而下開不告公曷為與微者下開大夫之未命者也十平此公子輦也何下開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下開也試下開葬下開不繫下開匡子下開堯何以不地不忍言下開已上隱公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開諱取周田也諱取下開已上成公十有四平何以下開記異也何異下開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禱而下開乎隱祖之所還下開間下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開不亦樂乎堯舜下開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下開已上哀公傳栢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開何以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陟議郎臣闕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磧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考

十五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佞下闕 本本立下闕 道生孝下闕 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下闕 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 而有信
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闕 與意
作抑板本 予之與子板本 曰夫子闕五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下闕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 禮節之亦不
板本有行 下闕 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 而無詬富而無
可字 人之不下闕 章已上學而篇
駢下闕 告諸往而知來下闕 人之不下闕 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取道之以德齊之下闕 乎板本 學世下闕 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 何下闕 曰生下闕 葬之以禮祭下闕
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 勞有下闕 孝下闕 度哉闕

人焉廋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新下子謂下器子貢問下

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闕下子曰闕下曰何爲則民服孔

子對曰闕之闕子曰書云孝于板柱作乎惟孝友于闕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聖已上爲政而

曰人而不仁女禮何人而不仁女樂何有二字並闕
與對曰不張子曰闕五山不口木文也闕九付下闕曰起予

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殺禮下闕吾也下闕其說下闕天

下也其關示諸斯乎下如神在下於關三代郁郁乎示

太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下闕
往下闕門國板本
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字闕管氏下闕知禮

吾未嘗不得見也字過者出曰無道也久下觀下

石經考

六

之哉 凡廿六章

已上八倫篇

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上有也字子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子字未見好仁括注

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上過也各於其黨下其

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下闕子慙并小

人懷惠子曰方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令百姓聞
曰惟子出門人問曰可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遺忠恕

而已丁開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下闕
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憂於父母闕字父母板本有平字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而訕上者惡下開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日平卅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几廿

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景公詩孔子

曰若季氏子日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板本有

誰子子路曰為孔曰是魯孔與曰是執車板本有

是却津矣若從避世之士哉授不輟于

路板本有以告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開敵不

分孰為夫子置作補其杖而耘子路拱而止于路

宿殺雞下開禮板本有如之何其廢之也欲聚其身而亂

石經考

上

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

慮其斯乎而已矣謂虞仲夷佚作逸居下開少陽擊

磬襄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已上微

交於子張子曰子夏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者

距板本有子夏曰雖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其事

君子學子夏曰小人之過曰子夏曰大德下開

出入可也子旂君子之遺焉可有

有卒者其唯聖人仕而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子日如

得其情則哀於而勿喜子贛曰紂之善是其

人賢者志板本有其下告子贛曰辟諸板本有宮下之藹下窺見室家之好夫尼不可毀下人之賢者

公陵也字踰也仲尼日月也下一言以為不知言不

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開

不蔽蔭在帝心朕躬有聞母板本有萬方萬方有板本有

有兩在朕躬不歸心焉所重民食喪字寬則得衆敏則

有功字則說不驕威而不猛子字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字曰民之下開尊其瞻視儼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已上堯曰篇

石經考

大

賈板本有諸賈之式包周字蓋肆乎其肆也下

周下曰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

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

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

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

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式者漢人作文

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

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

石經考

九

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鳳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岐劉弘張文蘇陵傳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子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屬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張繡石經疏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

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認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

石經考

十

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金石錄唐明皇法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見存兩
安府學

唐石經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悠遠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垂師法故石經立後數

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其矣

新唐書鄭覃傳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陸淺不能正建立頤與距學鴻生共力離刊進漢故事鑄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垺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高重傳爲祭酒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鑄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刻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勅林甫記

合經考

手

唐玄度狀準太和七年二月五日較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訛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字異雖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玄度九經字樣一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玄度撰序曰奉詔覆定國學石經字體刪補張參五經文字采其疑

誤舊未載者撰成一卷凡七十六部見在西蜀石經

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圖其相母昭裔刻孝經論語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劄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玉海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

二十日按此後蜀太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

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僞蜀相母昭裔

合經考

重

取唐太和本刻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貞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鴻都石經自鄴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鑲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劄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

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其書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募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

石經考

三

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雖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

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公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紆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洪邁容齋隨筆孟蜀所列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

宋開封府石經

玉海宋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巳酉以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

石經考

三

月十五日功畢上之賜銀幣

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耀從之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書目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周密癸辛雜識泚學即昔時大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宋高宗御書石經

玉海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少監秦熈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四日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

石經考

三

應 繫年錄十三年十一月丁卯奏檢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州學詔可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實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朕當親寫參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昭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據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

元史申屠致遠傳西僧楊璉真加作浮圖於宋故宫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見存杭州府學

晁公武石刻古人尚書

晁公武古文尚書序秦夏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寡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

石經考

三

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邪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適延士張貞做呂氏所鑲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與衆之類學者可不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所招之詩誦于右尹孔

金石文字記序

一

裡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紙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俗丁鮮能識字其或漏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東吳顧炎武序

金石文字記卷之一

商

比干銅盤銘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爲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潤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王雷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寬居之嘗見之爲余言之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爲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

編首云爾

周

石鼓文

石鼓凡十相傳爲周宣王獵碣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闕佚也金史馬定國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楊用修慎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篇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余獨以其辭不足侔于二雅而疑之今在京師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有元潘迪音訓

韓退之石鼓詩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福迫無委

金石文字記卷一

二

蛇今讀此詩但有鋪張而無意味其有一章之可幾於二雅哉若岫螻碑詩不知何所據而作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昔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而退之因此作詩其辭曰岫螻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雄倒披鸞鳳泊擎虎螭事嚴跡必思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則是不獨自韓以前未有見此碑者即退之亦未之見也至宋嘉定壬申有何致字子一者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

以歸及衡山今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爲僞作而無疑也

吉日癸巳

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錄以爲三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贊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西壁

鼎銘

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三

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爲雲雷之形其文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子周丙子承于圖室司徒南中古格右古格世惠古格立古格中廷王呼史端冊古格世惠古格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格元衣束帶戈珣戟編鞞彤矢鏐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格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古格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朱彞尊曰鼎銘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

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吳季子墓碑

唐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縣延陵鎮吳季子廟越絕書曰昆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即其地也後人又摹刻於縣南門外驛前

元吾邱衍學古編曰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

金石文字記卷一

四

合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都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謬比于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具

秦

泰山石刻 李斯篆

金石錄言劉跋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甌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宮之東廡而泰安州城內東嶽廟中別刻

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

嶧山石刻 李斯篆

秦刻久亡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摹本刻之於石在陝西西安府儒學中元至元一十九年重刻者在鄒縣治

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罇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漢

魯孝王刻石 八分書

金石文字記卷一

五

金高德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脩孔子廟匠者於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

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曰惟王五十六祀考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而論之曰方是時王室衰

弱六國爭雄楚尤強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也春秋書隱公元年豈亦不用周之正朔者乎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稱也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

金石文字記卷一

六

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請侯宙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甌雙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甌雙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紫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圯而其文剝蝕殆半若少室啓母二所即闕亦就墮矣

其文曰惟中□□嵩高神君□□□□休□最純春生萬物□□起雲潤施原流□□□□立竝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奉起□□盡勤□□功德刻石紀文□□顯□異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陽城□長左馮翊萬年呂常始造作此石闕以後列職官姓名多漫滅不可識竝天晉天也古人省文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七

嵩山三石闕不載洪氏隸釋故今錄其全文此三闕歸然尚在而永叔德父當宋之盛時何以皆未之見則知二錄所不及載者固多也

開母廟石闕銘 篆書 延光二年

今在嵩山啓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蓋其上一層矣後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又曰闕式以石條累砌如墻而闕其中石質甚粗

劣空地間雜刻花紋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也內修條二字皆從彳

歲屠維協洽莫春子親至廟下視此石闕并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止其上一層也

其文曰□□開母廟□□神道闕時太守□□

朱寵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

監祿陳修長西河園陽馮寶丞漢陽冀秘俊廷祿

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_{以上}□□

震驚□□□□寫元九山甄旅□□□□

漢山辛癸之間□□□□斯民同心濟□

□□□□替又遭亂秦□□□□馮

神隔彼飛雉□□□□符瑞靈支挺生□□

性乾坤□□□□我君千秋萬祀□□□□

□□銘功昭昭後昆□□□□二年_{以上}重日

□□□□德洋溢而溥優□□□□則

文耀以消搖□□□□皇極正而降休□□

□□□□芬茲楸于圃囿□□□□木連理

於半條□□□□昨日新而累嘉□□□□

□□咸來王而會朝□□□□九域□其修

金石文字記卷一

八

治□□□□祀聖母庫山隅□□□□

神□亨而□格□□□□釐我后以萬祺□

□□□□于□樂而罔□□□□□永歷

載而保之_{已上後}

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

之也并叔誤以為重日而云是年月一行按此一

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蓋明

其非紀日矣漢書班婕妤自悼賦文選潘岳寡

婦賦亦竝用重曰二字

少室神道石闕銘篆書

今在登封縣西少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

里當是漢時廟在其地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一行行四字其所列

丞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其為一時所立無疑也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

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

名亦止其上石一層矣其見存之文每行四字曰

□□林芝□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陽城

縣興治神道□□□□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

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廟祿卒述長西河園陽馮

寶丞漢陽冀秘俊廷祿趙祿戶曹史張詩將作掾

嚴壽廟佐句猛趙始

金石文字記卷一

九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漫漶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

元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

氏隸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繇以魏太和四年卒

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

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

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

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

舉其石之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為後人不通

者改作百夫吏卒 杜氏通典到本亦作百

魯相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并陰 八分書 永壽

二年九月

今在廟中碑兩旁並有刻字

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

其文有云逡遁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桓公

蹇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敘傳逡遁致

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

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

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

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又退為大夫

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性饋食禮注

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

此文顏之推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

逡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逡字當音七

灼切然余考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二

晏子逡遁而對有云晏子逡遁對曰漢書萬章傳

章逡遁甚懼外戚傳逡遁循固讓皆以下字為循而

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為巡又如莊子忠諫不

聽蹲循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一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逡循之異文而王莽傳後

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退也其字

從彳則又逡之異文也 楚辭九章思美人遠遊公而為卿今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作

作逡 碑又書妣為安與堂邑令費鳳碑同而玉篇

云安必嬌切女名此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雷麓漫鈔曰世傳遁甲書

甲既不可隱何名為遁因引此碑證為循甲言以

六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

當是巡甲太玄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

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輶輶以繩被其上以引棺

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
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
後漢時人所見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
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新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梓
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紼繞正
日紼即紼也繫去碑中之木今空於空間若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
之一頭繫棺於一頭繞鹿盧既訖而入各背碑負紼未頭時設以紼即
行而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紼二碑大夫葬用輅二紼
二碑又曰凡封用紼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壙之
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
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紼縱之備失脫也
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葬時施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一

鹿盧下棺之碑也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
北上上當碑南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
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
宮廟以石窆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
注云麗繫也謂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雜記宰夫
北面於碑南東上此注承所指在宮廟之中一爲
賓揖之碑一爲麗牲之碑者也碑之字本從石窆
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淮
南子盧敖見若士逖逃乎碑注曰匿于碑陰是也
孫何碑解曰何始寓家於潁嘗適野見荀陳古碑
數四皆穴其上苦貫索之爲者問故起居郎張公

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
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
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水爲之可用以引棺今
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與古人
之碑名同而體異也

楚相孫叔敖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三年五月
拓本

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西北隅楚相孫
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曾見春秋史記者其
文云叔敖爲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叔敖相楚
莊王乃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人當楚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三

昭王惠王之世援後贊前已爲不順又云繼高陽
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人
在叔敖後四五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騷人伍
參即舉之父乃云繼其統何耶又云仕于靈王又
云卒而莊王封之按春秋莊王子共王共王子康
王靈王今反以靈王在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
者矣

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亥馬驕曰左傳宣十一
年今尹爲艾獵城沂杜氏注爲艾獵孫叔敖也不
名饒

冀州刺史王純碑 八分書 延熹四年十二月

拓本

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七年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按後漢書孔融父伯泰山都尉非也當依碑作宙

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

其名伯者別自一人

董卓傳以陳留孔伯為豫州刺史

表紀載

符融傳薦

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伯等三人三國志魏武帝紀

豫州刺史孔伯注引英雄記伯字公緒

魏志注引伯字公緒

生九州春秋作胃乃獻帝時人伯事略見許靖傳

此泰山都尉乃融之父耳又韓勅碑陰出錢數郎

中魯孔宙季將干

王宏撰曰漢碑陰無額獨此有篆門生故吏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四

大字書法視前碑微異當別是一手

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此為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宏農太守汝南袁

逢所立曾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遵而成之

者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

碑毀華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

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

市石遺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

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

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

香察為名殆非也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

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考之前史陳

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

吏俱載其文為敕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

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敕者凡十數元後漢

書始變為勅而後人因之

淮南子重九勅注勅音同敕也六朝時敕字多改作勅故因之而變五經皆作勅惟整字從此變

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

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

則北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

王百年習書數勅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

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勅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

魯相韓勅脩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勅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五

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允伯以為其

來秀從力者別音資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

之作勅者又何說也

諸相楊統碑字與此碑同勅字今尚碑勅對部吏取公房字皆此字

書臯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

文竝作勅而周禮樂師詔來瞽臯舞注云來勅也

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

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為勅又何哉其曰左尉唐

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玄補維

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

合

齊陰太守孟郁廟碑韓勅孔廟後碑飲膳諸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

又郡國

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

此碑表府君逢先為宏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為河南京人一為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為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為丞尉而京兆尹所造掾佐一為霸陵人一為新豐人則客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勅造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于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要者矣又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無異而又惜允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六

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勅則在漢非獨韓名勅也勅雖本音律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佚之休當讀為飭漢碑范史多用勅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

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輔掾譚守令史文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古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士林鼎曰工史榆造監工黃佐李負芻言省言監即察書之類也

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

五行星仲廿八舍極宿之精是亦以仲為中也以孝武之求神仙為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為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為據也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七

冀州從事張表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十一月
拓本
金鄉長侯成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

拓本
其文有云滋滋履負者孽孽之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亦以滋滋為孽孽 漢碑末有志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十八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又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寃句曹氏終溫淑慎咸曰女師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卒此後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

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子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

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飲酒辟官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朕修周

公禮殿記亦作泮宮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今在廟中後有武后天授二年馬元貞題名

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舊在濟平府學都太僕穆金羅琳琅函江陰徐公

擴嘗得舊刻鑒鈎其字以惠于與此碑異舊刻闕

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又續行勒以今作助紹俱

為可疑謂是後人偽作今此碑又出而為二十

金石文字記卷一

六

四年知府唐曜重刻者在津川書院彌失真矣

衛尉卿衡方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今在汶上縣

其文有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為顏

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為仲山字季路即是一

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

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

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

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竝舉言

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

其文有云拊馬者易明夷六于渙初六皆曰用拯

馬壯拊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拊音升一音承

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

所定也又按方言拊拔也出休拊為拊周禮職幣

注振猶拊也大同從注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

拊救貧民用此字 又作拊淮南子子路拊溺而受牛謝

注拊音蒸舉也生出溺人則拊與拊同為一字矣

古又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

李翕析里橋廊閣銘

八分書 建寧五年

金石文字記卷一

十九

今重刻在略陽縣

其文有云醴散關之潮漂者楊用修以醴為釋文

為潮漂為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

碑其書顯字皆為顯按說文顯從黑聲而轉為累

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日以系乃曰

之省 說文累从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為 顯字從黑從日顯字再見皆作顯

也古人以濕為漂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

陽入海以水濕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

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

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

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竝作濕陰地

濕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濕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僂注僂當為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隱字作隤惟其以日為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并陰 八分書 熹平二年四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

石經 八分書 熹平四年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所熹平之立石見於後

金石文字記卷一

序

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如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

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

金石文字記卷一

序

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字公為古文篆隸一體皆非也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

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雜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商其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注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不考衛軍之言而失之者也初三省通志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後魏命邯鄲淳作魏碑時淳年九十餘年謂淳所書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千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學前漢石水

金石文字記卷一

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刻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据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壽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

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下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石曰及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

金石文字記卷一

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豐同豐按此字見後漢書中郎碑上字亦分西漢中郎碑字碑名已在西漢中郎碑中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猶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為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私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為隸為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

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節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言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歲得漢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饒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夢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

金石文字記卷一

古

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字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

元吾邱衍學古編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無矣

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四月

今在鄱陵縣碑字磨滅以其類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

其文曰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迺迄于周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吉甫相周宣勳以

有章文則作順武襄於檢波子若詩列於風雅及其玄孫言多世事景土載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僊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趙地爲鉅鹿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潁川者家于潁陵克續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當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恂恂於鄉黨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秋經傳通書傳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爲榮卑官

金石文字記卷一

章

不以爲恥舍純履軌求心惟常京夏歸德軍司馬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寢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迺作銘曰於鏐明德於我尹君龜銀之冑奕世載勛綱紀未朝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異牧伯諸良肅震當漸濡羽爲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名先來世萬祀不泯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也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

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緒四年十月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麗鳴帝自御殿苑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都穆金薤琳琅曰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溧水即漢溧陽地也有元至順四年單禧釋文考正碑文與隸釋不同者十餘字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桑柔瞻

金石文字記卷一

五

字可讀爲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爲瞻也單禧跋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翁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官舍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指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本朝初內府藏碑錄之耳

中石神君碑并陰 八分書 光緒六年

今在無極縣後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墓客馬號

邵陽今曹全碑并陰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今在邵陽縣此碑萬曆中掃地得之文字最爲完好此洪氏所未見今錄其文於左

君諱全字完懷煌效毅人也其先蓋周之曹武

王秉乾之機前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卦弟

叔振鐸於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公世宗廓土斥境子孫遷於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家隴西或居嶺南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敬舉孝廉武成長史巴郡胸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永右扶風隴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奉少貴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龀好學甄極懿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七

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敬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撫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與師征討有吮膿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卒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遣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今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緒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二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

荒妖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荆揚同時竝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驚擾是喪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於時聖主詔使徐儉曰君哉轉拜郎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寇絕其本根遣訪故考商量僑艾王敞工畢等恤民之要存尉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某賜祿育大女桃葉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史王宰程橫等賦興有疾者咸蒙瘳快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緝負反者如雲城治屠屠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于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成亥之間興造即此後舊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三

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問諸神之徒下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使學古李儒案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原應曉事官舍廷曹鄭閣升降掛議朝觀之階貴不出民役不于時門下祿王敞錄事祿王畢主簿王歷戶曹祿泰尚功曹史王顯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歎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不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圯芟不臣寧黔首鮮官寺開南門門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霑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碑陰 故三老商量伯棋五百鄉三老言焉集仲

棠五百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故門下祭酒鄭之

辛卿五百故門下祿王敞元方千故門下議祿王

畢世異千故督郵李譔伯剛五百故督郵楊勳子

豪千故將軍令史董溥建禮三百故郡曹史守丞

馬訪子謀不長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故鄉曹

夫寧駿安察故功曹任千子流故功曹曹屯定吉

故功曹王河孔達故功曹王吉子儵故功曹王時

孔良五百故功曹王獻子上故功曹秦尚孔都二

但故功曹王衡道典故功曹楊休當女五百故功

曹王衍文珪故功曹秦杼漢都千子後一故功

故功曹王詡子宏故功曹杜安元進上河

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上故門下賊曹王訓

長河故主簿鄧化孔彥故市祿杜琦彥淵故市祿

王尊文憲故郵書祿姚閣升臺萌仲謀字與同故

宣二字一行元字與同故市祿王建和故市祿

成播舉故市祿楊則孔則故市祿程廣孔休故

市祿扈安子安千故市祿高貞顯和千故市祿王

璆季晦故門下史秦竝靜先字與同故市祿高

廉口吉千口口部祿趙昊文高故寒曹史吳產孔

才五百故寒曹史杜苗幼始故法曹史王文

故賊曹史趙福文祉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故金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三

曹史精賜文亮故賊曹史王授文博起一行以傳字

一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震文憲五

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祁博季長

二百古第

按後漢書西域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據此碑則寬當爲全戊巳司馬當爲戊司馬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則當日邊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三

臣虛上功狀而文人遂以飾之於碑者也

碑又曰績遇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

孝廉此則全爲黨錮中人而史傳闕之也

朱彝尊曰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

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

大女桃斐楊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

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

女則竟以爲妃之異文

文選注思勰謂賦勝江斐與神遊吳郡賦一斐於是呂來五臣故作妃其字亦

可作雌直語江

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

在郭內者謂之都亭

此文乃王敞王畢等相與爲之而自稱爲俊文無乃自譽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則但出財之人而已

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

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尉氏令鄭君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祇存數字碑陰刻故吏處士人

名尚完

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

今在東平州儒學

金石文字記卷一

三

其文有云荒遠既殞者賓之誤中審於朝者忠之

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

賓方加歹已爲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爲二字也

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

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金石文字記卷之一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二

漢

巴郡太守樊敏碑 八分書 建安十年三月

重刻本字甚拙惡

其文有云哲為韓魏者析之異米巫邪虐者凶之
異歲在汁洽者協之異士女涕洽者零之異呂氏
春秋和氣不入身無苛殃漢書藝文志星事邪悞
後漢書禮儀志大雉中黃門倡侏子和白甲作食
舛廣韻舛即凶字古文漢三山碑廣上及此碑俱有將爾
雅歲在未曰協洽史記歷書作汁洽天官書作叶
洽方言自關而東曰洽關西曰汁春秋文耀鉤黑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一

帝叶光紀周禮禮記注並作汁周禮太史讀禮書
而協事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
協或為汁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叶鄭司農云
叶當作汁張衡西京賦五緯相汁五臣本作叶五
經文字協字古文作叶而緯書有樂汁徵圖漢書
五行志引洪範協用五紀字又作叶師古曰叶讀
曰叶四字皆以十為聲而父多从口从水从目則
各異耳尚書大傳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昔陽注謂
春厥民析則析之為哲或亦可通用乎

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婁機漢隸字源曰碑言遭

桓帝大憂哀隕而山當是靈帝時也

王宏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
陰文凸起他碑所無

秦若碑 八分書 無年月

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後有古城半圯于河土中得
此碑其文曰余聞湯武千載周孔異世以義相高
況余天祿踐跡遵基竊慕揚善嚮然而歎其節辭
曰於穆秦君命世優邁承祖皇門裔出羣臣紀行
錄功必本其初惟君總角勵志仲尼從容六藝
佃田疇升階英妙轉典蒸黎為政崇博五教於和
仁賢叙位法依蕭何圉圉空虛鄉無遁逃凡百肅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一

雍莫不率從境內既寧路不資遺耕夫千畝餘
不歸元清介白食茹拔葵三年有成嬰兒謠歌
腹喜德踊躍嘔啼水靜魚集國富民繁戶增十倍
牧守孔嘉怒不斷刑寬不容非化准邠郇比嗣而
飛永如南山不缺不虧略取大較丹書刻石垂示
後昆識者察焉

魏

公卿上尊號碑 八分書

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

後

受禪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十月

拓本 在許州今殘存

封孔羨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後人刻其下曰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謬也

書輯五瑞作并太師作大皓三恪作恪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

金石文字卷三

三

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後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頌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頽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

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裴松之傳曰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並斷以故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迷行之文其立碑之見於史者惟田豫顏斐二人而晉世則扶風王駿魏舒羊祜杜預閻德唐彬稽紹丁紹范平立碑之事百有餘年亦僅七八見齊建武中范雲上表求為太宰竟陵王子良立碑事竟不行其文載昭明太子選中所引亦止太宰褚淵丞相豫章王嶷二例若劉劭之生為立碑安成王秀之四碑並建史家書之以為異事而自魏至陳文字之罕傳於後有繇然矣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

金石文字卷三

四

石人獸碑唯聽作石姓記名位而已又考漢末蔡中郎集中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又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碑夫一人而至二碑三碑冗矣殤子而為之立碑濫矣至於闕樓人獸之飾亦多在桓靈之世水經注言闕寺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如荊州刺史李剛之石闕祠堂四壁隱起彫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宏農太守張伯雅之引水入塋域為池沼蟾蜍吐水石隍承潯蜀郡太守王雅之石樓雙峙樂檻承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皆人工者為葬葬之侈一至

於此縣上之人不爲之限制也然則魏武之禁其可已乎

吳

紀功碑 皇象篆書 天璽元年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吳後主天璽元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蓋置漕臺後圖仍題其末今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寶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面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今華嚴

金石文字記卷三

五

作黃長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咸光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况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面背背各八行兩旁狹書一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識曰天識廣多曰將軍裨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曰吳寵建業丞許曰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耀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

蓋刻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

晉

太公呂望表 八分書 太康十年三月

今在汲縣西門太公廟

水經注曰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潄急人亦謂之磻谿言太公常釣於此也今其文曰般谿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磻之異文

金石文字記卷二

六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會稽太守任宜白令崔瑗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此碑是无忌所立無字作无而自稱爲太公之裔孫然則崔盧二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第可謂盛矣

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

以諸熊配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唐叔配成王太公畢公配康王蓋因此碑而誤

蘭亭序 王羲之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蘭亭序以定武本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國子監一石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來元史周伯琦傳言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宣文閣中意此伯琦所摹後人因閣廢而移於此也

王宏撰曰今又有東陽本不讓國子監本宣德間何士英作兩淮鹽運使得之淮南井中額上上黨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七

皆不及也

梁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陶宏景正書 天監十七年

今在句容縣茅山

碑首云弟子華陽隱居丹楊陶景宏造隱居手自

書前此未有刻書人之名者此其始也

水經注梁口石門碑碑陰有隱居二字

金陵地肺字作肺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正書

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

方可模故罕得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為況黃長睿東觀餘論謂

陶宏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

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逸

宏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二

年也宏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永嘉至

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宏景為作

傳即十 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道書跋載南陽張

鑒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

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者幾

金石文字記卷二

五十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

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

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

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

仙江陰真字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其

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

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

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張弼以下

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之上有厥土

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微下

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

後魏

孝文帝帝弔殷比干墓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魏書劉芳傳高祖
遜維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
之芳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

此碑字多別構如蔑為蔑蔽為薺菊為薺寔為寔
箕子為箕子往為佳厥為厥適為適顛為顛平為
柔因為目梓為梓朝為朝曳為曳芙蓉為芙蓉
為蒲漂搖為蒲漂慮為慮蟻為蟻齋為齋帶為帶
訴為訴離為離瀉為瀉俯為俯闔為闔駒為駒

金石文字記卷三

九

驥隨為隨轡為轡吸為吸闕為闕睇為睇不可勝
記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其時俗遂
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
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舛滋生蕭
子雲改易字體鄧陵王頴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
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
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
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
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求為歸憂生為蘇先人
為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追求為歸見子雲太公碑作敗先人為老見侯龍碑作憂生為蘇
今人猶用之 俗三省通志注引宋 東坡手記曰北齊時書俗多作偽字如 以巧言為妙至隋有極其甚者又以 此易巧矣 因此知書亦以此又云

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

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
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
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
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
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
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蓋文字之不同而
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
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過於李仲璇而後之君子
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
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千祿字書張參作五經

金石文字記卷二

十

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
矣顧以此二碑出于千歲之遠而與孔壁之文蘭
臺之典同什襲而寶之豈不可笑也哉雖然此碑
不傳則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載也存之
以示後人使知趣舍云爾
又考魏書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
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額之遠近
以為楷式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
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衆文經之不及收者也則
知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三國志注

引合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是別撰之字自漢而有矣

碑浮圖石蓋銘 正書

嵩山會善寺掘地得此石蓋銘曰神龜三年七月三日魏故太傅侍中太尉公清和王薨世子元宣字子亮次子元紀字子開奉爲建七層碑浮圖一區敢用頂髮及諸雜寶上塔追誠崇敬千載弗忘謹銘函蓋今存寺中元紀當是元啓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并陰 行書 正光三年正月今在曲阜縣孔子廟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王人生造頌文多剥缺

金石文字記卷二

士

中嶽嵩陽寺碑銘

八分書 天平二年四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末有正書一行曰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從嵩陽觀移來會善寺立

碑文東作東矩作短潛作潛馴作巡啄作啄洋作庠驚作務惟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猶存古式字字三見曰法身疑冢曰虔禮禪冢曰至冢至妙廣韻冢與寂同莊子注取其冢實無情耳冢音寂本亦作寂

葉封嵩陽石刻集記曰此碑上截刻佛相雕鏤層疊佛相隆起餘地鐫平此文刻於下截當碑四分

之一其字之上方又刊空方六寸許濬入二寸許其規製亦迥異於後代也北齊諸碑亦率類此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并陰 興和三年十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魏書李仲璇傳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璇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頽毀遂脩改焉即此碑也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爲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爲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引禮記梁木其摧作良木尤誤

太公呂望碑 穆子容撰 正書 武定八年四月

金石文字記卷二

士

今及汲縣西北三十里太公廟

北史言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遂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

其辭曰作其辭粵古曰字與日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爲粵欲讀者之易曉也

驪山溫泉頌 正書

今在臨潼縣

北齊

石刻佛經 天保二年

朱彝尊記曰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

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搢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迴蝸居之雖好遊者弗敢入焉丙午三月予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及及徘徊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獲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葺桺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於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為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顏世之學者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三

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成者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者數千人然通其旨者率以語言文字為無用見講說佛經往往鄙置不屑焉呼佛之說雖異於吾儒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於吾道之衰也夫

又曰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

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北齊書載此正作風谷胡三省注風谷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風谷即風峪北人讀谷為松俗竝加山作峪

按北齊書段詔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踞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矣

相里寺碑 八分書 天保三年正月

今在汾陽縣太相里崇勝寺碑刻佛像其下方及兩旁皆題名碑陰有文并頌一通漫滅

金石文字記卷二

四

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宇剝落不可辨

季子郭巨墓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拓本其文曰開府中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徵學摘藻則此碑大嗣邕撰恭之書乃後人列名之權輿也

少林寺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今在本寺大殿前刻佛像與相里寺碑製略同書法甚劣齋字作齋

會善寺大殿前有武平七年十一月造像記其製亦同是年十二月改元隆化其明年國亡矣

南陽寺碑 八分書 武平四年六月

今在青州府北門外龍興寺

龍門山造像記 正書 武平六年六月

維陽西南二十五里伊闕山亦謂之龍門左傳謂

之關塞昭二十六年兩山相對伊水出其中泉出石竇下

注于伊固昔日神都名勝之地後魏胡太后崇信

浮屠鑿崖爲窟中刻佛像大者丈餘凡十餘處後

人踵而爲之尺寸可磨悉鑄佛像至於今未已蚩

蚩之氓謂鑄佛之功可得福報而其出於女子者

尤多余嘗過而覽之既不可偏惟此武平六年者

書法差可畫方格如碁局而其半亦已磨滅唐人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七

則多總章以後及武后年號乃知魏齊唐三代之

時無非女主爲之崇飾耳

按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卿白整準大

京靈巖寺石窟於維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

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

至正始二年終始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

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地去一百

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又言永平中中尹劉勝奏爲

帝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其所謂大京靈巖寺者

在魏舊都平城今大同府城西三十里雲岡仁壽窟

上刻佛像無數是其作俑也

周

華嶽頌 萬紐于瑾撰 趙文淵八分書 天和一

年十月

今在華陰縣西嶽廟

其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

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萬紐于瑾造此

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

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余所見

碑撰人書人列名者始此其陰爲唐刻華嶽精享

昭應之碑而左右旁各有題名別見於後

萬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勲

金石文字記卷二

十六

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

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

歎異者久之賜瑾姓萬紐干氏又云封姑臧縣子

以平江陵功進爵爲公而不言臨淄者史闕也李

昶樂運傳竝云臨淄公唐瑾

又曰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

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傷而已太祖以隸

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

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

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

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

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其書歷官與此碑悉同其以淵為淺者避唐諱耳

又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熒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與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

金石文字記卷二

廿七

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選即於嶽上藉茅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賜雜綵百匹按武以保定三年出為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轉太傅則此碑正

其在州時立也

後周改華州為同州

豆盧恩碑

今在咸陽縣碑云恩字永恩今北史附見其兄豆盧寧傳但言永恩而闕其名其歷官與傳略同後半漫滅不可

讀

隋

天龍山碑

八分書

開皇五年

今在太原縣天龍寺

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 正書

開皇六年十二月

今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殿內其後為天寧閣九間五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銅觀世音像高七十二尺四十二臂各有所執之物俗謂之大佛寺也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儉立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公入周周公入隋而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其書踐阼為

金石文字記卷二

廿八

踐阼何人為河人伽藍為伽藍懷為懷五臺為五臺則理之不可通者疑為後人模刻之誤又宋歐陽公集古錄云龍藏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龍興寺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錄之日碑尚不在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

金華雜記曰寺在隋名龍藏公謂寺廢與碑在常山府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

齊官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考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為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疆與公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于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今人之不及古者又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

而已哉

大戴禮武王踐阼禮記曲禮踐阼臨祭祀正義曰

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履主階行

事故云踐阼也文王世子篇成王幼不能蒞阼周

公踐阼而治注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方氏曰踐阼臨

所有事之階按通子冠於阼以著代繼體之名臨朝曰事謂之踐阼史記漢文帝紀辛亥皇帝

即阼正義曰主人階也古時殿前兩階無中閭道

故以阼階為天子之位王莽傳引書逸嘉禾篇云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隋書載北齊邢子才議曰君

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啖氏春秋傳曰凡天

子崩諸侯饗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詒是也未

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

春秋所書是也公即位者即阼階之位也韓文公

集元和聖德詩皇帝即阼方崧卿注謂東階也或

作祚非

安喜公李使君碑八分書開皇十七年二月

今在馬嵬堡北五里

趙甯田碑獨闕使君名而有季父口之口之見魏

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書無傳不可

考

同州塔銘八分書仁壽元年十月

今在同州

其文曰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

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於

同州武鄉縣大興國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

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

孫等并內外羣官爰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

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昇妙果

敬法寺碑 周彪撰 丁道護正書 仁壽二十年十

二月

拓本

李淵為子祈疾疏 行書 大業二年正月

今在鄠縣草堂寺

榮澤令常醜奴墓志 正書 大業三年八月

今在興平縣崇寧寺

墓之有誌始自南朝南齊書云宋元嘉中顏延之

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

公以下咸共遵用今之傳於世者惟此及梁羅二

志為隋代之文爾

梁任昉撰文章緣起謂誌墓始晉殷仲文隸釋謂

東漢已有墓碑昉未之見也周必大得光武時梓

潼扈君墓斬樛脫隸書而非鐫也以此知東漢誌

墓初猶用斬久方刻石今謂起於江左者疑亦禁

碑之後至晉末復初為之而名曰誌耳

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

正書

大業四十八

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杜曲古人之字未必皆工而後人貴之者以其所從來遠也此志正書猶帶八分凡隋以前之書法多如此而書志之人未必其通文義也鷹揚之字出詩大明之篇而此志前作陽後作楊宜政元年周武帝之號而書作正汪汪萬頃作傾羽儀作議降疾不瘳作抽與乾坤而齊固作個禁旅之禁作樊樊川之樊亦作樊此皆文理之至謬豈可以其出于古而不論哉

志云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按大漸出書顧命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主

疑非人臣之所宜稱然列子書言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則固已通用之矣漢蔡邕作太傅胡公夫人靈表云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今速流議郎胡君夫人哀譖云疾大漸以危亟齊王儉作褚淵碑文云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文宣王子良行狀云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梁沈約安陸昭王緬碑文云遽疾彌留歟焉大漸唐王紹宗作王徵君臨終口授銘云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碑文亦云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

十年七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左元祿大夫姚辨墓志銘

虞世基撰

歐陽詢正

書 大業七年十月

拓本按此銘金薤琳琅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今予所得本全

智永千字文

今在西安府儒學一行正書一行草書宋大觀已丑刻

唐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行書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灌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主

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王名爲後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柏谷塢王世充建爲觀音寺少林寺隸焉武德四年四月廿七日來僧遺書歸國末曰四月卅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二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洛邑則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其五月丙寅則世充降而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太宗親書

又按金石錄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八分書武德二年與此不同或別是一教

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 陳叔達撰銘 八分書

武德九年二月

今在盤屋縣樓觀大殿前

皇甫誕碑 正書

今在西安府儒學萬歷中亭圯壓碑中斷

題曰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宏義明公皇甫君碑

銜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

縣開國公子志寧製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皇

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卒而不書立碑年月按舊

《金石文字記卷二

書

唐書于志寧傳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

貴臣殿內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以上

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

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則此碑貞

觀初立也其不書年者不以隋臣而蒙唐號也

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

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

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淮少林寺碑皆然

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溫公作通鑑以

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隋縣西隋

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之

而爲隋者未必然也

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

今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

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此碑中

有世子及民部尚書字

幽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 貞觀四年十

月

今在長武縣距邠州西八十里唐太宗與薛舉戰

爭之地按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

詔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

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

《金石文字記卷二

書

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此其一也

孔子廟堂碑 正書 貞觀四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其書銜曰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

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檢校安北

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旦者睿宗也舊唐書

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泰文宣王

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

時書也請琢去僞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

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王彥超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

此碑與皇甫誕碑並書胥爲骨廣韻胥俗作胥然
考之漢人如韓勅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
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戚
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殷阮祠碑陰楊震碑陰
及魏公卿上尊號秦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爲骨
矣漢人碑亦或作胥後周華嶽碑作胥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骨母
之塲爲胥母之誤而塲字一傳爲增再傳爲塲三
傳爲胥四傳爲胥皆胥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之塲音細字林作塲戰國策韓宣惠王行志論胥於此音義耳息也及張駿傳有胥字見一國次之嘉泉書王執忠迎大孫於指次音義指子孫及次音義漢書地理志武成部有指次也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字作胥在車部有知字其書幕爲莫笑爲嘆覆簣爲覆置荆爲形歌爲哥其字

金石文字記卷三

五

或通或俗而及之爲反則重刻者誤也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李百藥撰 八分書 貞觀

五年三月

今在章邱縣西南七十里趙山之陽彥謙唐相玄
齡之父金石錄以爲歐陽詢書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
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
武縣文帝封朱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
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
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
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

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李百藥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五年十一月

拓本

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

年四月

今在麟遊縣舊唐書本隋之仁壽宮太宗改爲九

成宮是也

虞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

十一年十月

今在醴泉縣殘缺

金石文字記卷三

五

冊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
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
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
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
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
浚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
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窆
窆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
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
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
章蓋以懿成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

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率
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烏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
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乃即標識
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
來從葬者亦宜聽允

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屬最長
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尚有存者僅二十
一片房元齡存五百餘字諸遂高士廉存三百餘字

主各存六百餘字公主碑李義府撰姜遐許洛仁各存
九百餘字姜碑姪卿撰仲家八分書阿史那忠崔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三

敦禮各存七百餘字崔子立政書豆盧寬存四百字李義府撰

薛收張阿難監門將軍王君各百餘字徒存形似

唯唐儉存字千一百乙速孤行儼存字千四百劉志

李靖存字千五百許敬宗撰李勣存字千八百王知微書

碑存字百五六十可辨而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

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者三碑不可知此崇

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二十六年而余至

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訪僅見李衛公

一碑其下截俱剝去後又購得四五碑皆然且有

并其碑而仆之者矣

趙嶠曰萬曆戊午四月余爲九峻之遊距昭陵十
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
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
法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
唐人書尊勝經咒精健絕倫止存十三從趙村北
行里許爲莊河村未至先于道旁冢得姜遐斷碑
至村則有段志玄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
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
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考校是長孫無
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
有房梁公元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三

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缺與

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

功上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

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

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揭者甚多土人植其字殆

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書法視皇

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爲得中而不復可搨至西峪

村村東南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

允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

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碑極類虞伯施但

結構小疎昔人謂爲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

後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爾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
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僉
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又有尉遲敬德
碑自額以下埋土中間十五年前令蒨質田掘而
捐數十經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半數冢土人謂
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其東山半數冢土
人謂亂冢坪仆二左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蓋
土人捶而仆且唐登七又明日登山謁昭陵有六
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各三陵北四十五里吃
干村村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綏客撰碑
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曰黃腫八

金石文字記卷二

十九

分書地肝捐者少故得稍完

袁公段志左碑 正書 貞觀十六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京師至德觀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

書 貞觀十六年五月

拓本

贈比干太師詔并祭文 薛純施八分書 貞觀十

九年二月

今重刻在衛輝府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二月贈殷比干爲太
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

上自爲文以祭之

晉祠銘 太宗御製并書 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
七月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
今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爲并州爲北都爲河
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叔考之北齊
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于此冊府元龜
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
於石今存祠中蓋昔之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
爾在懸甕山之麓晉水之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
結亭架橋其上林水翳然足爲一方之勝其廟負

金石文字記卷二

手

山而東面者晉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神後晉天
福六年封唐叔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而宋時
又封晉水爲顯靈昭濟聖母餘爲婦人之像今之
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叔爲古先有土之君
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
遺蹟蓄以爲沼沼西隄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
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孝通曾與諸人同
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
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爲神笑是
則當時之所祀者唐叔非水神也祠前蓮花臺上
有鐵人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俱完一宏治十

一年二無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瑒尉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鄧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參知政事楊憲題而絕無一唐人題者以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三

真宗御製封禪碑之於刊刻本傳於四及二千并刻於石
監會承續爲御史書其題名中以爲大不恭遂罷升刻於石 他碑則唐人之題固學焉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詒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已上宴餞之

淤泥禪寺心經 正書 貞觀二十二年三月

今在京師城內西南隅秀峰寺其末曰大唐貞觀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誤作三十二以三字改成式字按貞觀止於二十三年此碑疑是後人僞刻然子見兗州龍興寺修三門記宋太平興國七

年刻亦以八字改成七字古人碑碣之文亦有草率若此者此碑又曰宮官張功謹敬德監造今山東河北寺院多云創目敬德或謂是尉遲敬德非也敬德名恭考許敬宗所作神道碑及本傳並無鎮幽州事亦不當列於宮官之下也又史言尉遲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而不聞其事佛國子祭酒孔穎達碑 于志寧撰 正書 貞觀二十六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梁公房元齡碑 褚遂良正書

金石文字記卷二

三

今在醴泉縣

金石文字記卷之二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三

唐

芮公豆盧寬碑 正書 永徽元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大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太宗撰序 高宗撰記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慈恩寺塔下

趙峭曰據張茂中遊城南記云寺經廢毀殆盡惟

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期而塔自宋熙寧火後

不可登萬歷甲辰重加修飾施梯始得至其巔求

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興之類皆不可得塔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下四門以石爲枕枕上唐畫佛像精絕爲遊人

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

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元

有碑亭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爲數段今亡矣

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并書 行草 永徽六年五

月

今在麟遊縣

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改九成宮爲萬

年宮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萬年宮依舊名九成

宮冊府元龜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于

永光門外仍令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

士自書名位于碑陰刻之

尚書張後允碑 正書 顯慶三年三月

今在醴泉縣

衛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 王知敬正書 顯慶三

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其文有曰憫茲視突突即肉字謂蚩尤之人也史

記李斯傳禽鹿視肉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之

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

之視肉而食文字子言人有二十五等其二十四等

謂之肉人廣韻肉俗作突越絕書陳音對越王陵

金石文字記卷三

竹續竹飛土逐突作此突字乃俗書也而今人以

爲古字誤矣

上居士磚塔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客正書 顯慶

三年十月

近出終南山檀梓谷土中

蘭陵長公主碑 正書 顯慶四年十月

今在醴泉縣首曰太宗文皇帝之第十九女也殘

缺

岱岳觀造像記 正書 顯慶六年二月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觀今存小殿三

楹土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二坊

石蓋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歷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龜元年一首景龍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三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面皆無字唐碑存於泰山者唯此及元宗泰山銘蘇頌東封朝覲頌二文皆磨厓刻於山上而此碑在山下以小而雙束故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三

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德甫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碑下爲積土所壅予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云

許洛仁碑 正書 龍朔二年十一月

今在醴泉縣殘缺

大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月

六月

今在同州

按舊唐書褚遂良傳永徽元年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龍朔三年則遂良之亡已五年矣恐是後人追刻也

王宏撰曰碑後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作廳上一字當是後人補書其書法亦微不類

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 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古人晤悟二字多通用此碑才晤聰晤即晤三皆爲悟字而王右軍蘭亭序悟言一室之內又晤爲悟陸雲逸民賦明發悟歌亦以晤爲悟

金石文字記卷三

四

騎都尉李文墓誌銘 正書 麟德元年一月

今在同州

會善寺造像記 八分書 麟德元年十月

今在本寺大殿前右

贈太師孔宣公碑 崔行功撰 孫師範八分書

乾封元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

碑文內升升二字升晉陞升晉糾隸釋漢苦縣長

子銘有升星字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上順升

極白石神君碑米升五錢注竝云斗字

唐比邱尼法琬碑天分斗極竟作升字則謬矣

人以其文易混故改升爲斗俗作斗而一字多有誤者故漢書食貨志治田勸諱則益二升不勸則損亦如之臣瓚曰當言三斗尚書帝命賈黃曰神斗博雅誤作神升又世語姜維膽大如升誤作斗

字之从斗者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斛作斛苦縣老子銘涼州刺史魏元平碑科作科魏受禪碑料敵用兵料作料王知敬李衛公碑運奇料敵料作料歐陽通道因法師碑斜作斜韋虛心鄭子春北嶽廟碑史惟則慶唐觀金蘇齋頌魁作魁晉書孝武帝紀論謝元之善料軍事何超晉義曰

金石文字記卷三

五

料力弔反一作料後人不知古人書法妄改爲斷而淳化閣帖晉簡文帝書斟字作斟又於升旁加一點以別升字後周華嶽頌斟字亦同張公禮龍藏寺碑揖讓而升大寶升字作斗以斗加一點爲升則不經之甚矣

燕公于志寧碑 今孤德榮撰 子立政正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

今在三原縣

郭君碑 乾封二年

今在汾陽北七十里郭社村

朱彥尊曰碑文有云揮霜劍而斬老生蓋從太宗

攻霍邑者按唐書宋老生投壘爲劉宏基所殺而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則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今讀此碑乃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首二行剝裂其名字門世及撰文者皆闕其知爲郭君者藉有碑

華陽觀王先生碑

丁敬之撰

宗正書

拓本其文但云乾封二年

卒不著立碑之年按舊唐書高宗二年二月戊午賜故

王清觀道士王

曰昇其先生贈太中大夫

此碑所謂王先生名軌字洪範乃遠知之弟子也

淄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禎正書

咸亨元年五

金石文字記卷三

六

月

今在三原縣

碧落碑

篆書

韓王元嘉四男爲母房六

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則咸亨元年也

此不

今在絳州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但

通者頗多而翻刻復多舛誤如淮館儀僊

山食逮餘漏釋逮爲止注儀都同煥釋同爲

直書心事釋書爲言敏心成慕釋敏爲叨姑誤

敏古叩字出周禮宋謝靈運山居賦卷敏船之逸

曲感江南之哀歎用此字此碑用粵若稽古作凡

託字作低宋韓低胃字本此

大唐三藏聖教序記并心經 僧懷仁集王右軍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王宏撰曰序中如金容掩色心經中色不異空空
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諸色字乃包字集書
者誤以此作色字耳觀天地苞乎陰陽苞字下體
文抱風雲之潤抱字右邊自見而昔人無言及之
者

金剛經 王知敬正書 咸亨三年口月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七

今在少林寺殿後字多剥落

鄭惠王石塔記 行書 咸亨四年

今在潞安府

亳州錄事參軍殘碑 八分書 咸亨四年

今在 參軍公其姓但有父賢隋校書郎字

又曰夫人恒農楊氏恒農本宏農避太子宏名改

之又曰嫡子銀青光祿大夫直昭文館上柱國長

樂下缺

西峰秦皇觀基浮圖銘 喬師望撰并書 八分書

上元二年七月

拓本

此富在華山西峰而今不得其處其字不詳而文

有云匈奴口獵關塞口清越懷秦誓風塵不驚知

其爲前上元也師望時爲華州刺史

薛公阿史那忠碑 正書 上元二年

今在醴泉縣

明徵君碑 高宗御撰 高正臣書 上元二年四

月

今在上元縣棲霞寺唐有兩上元此云景子者亦

宗號也

舊唐書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閤供奉

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

金石文字記卷三

八

加允納潤州棲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

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

乃高正臣書史家以御製并詔爲御書耳

上柱國任君碑 正書 上元三年十一月

今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

任君名恭官至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

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卒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

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塋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

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塋蓋

室中北牆而南牖塋塋也

修孔子廟詔表 八分書 儀鳳二年七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武德九年詔一通乾封元年詔一通皇太子請立碑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共一碑金明昌三年開州刺史高德齊記重建歲月於末

英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并書 行草 儀鳳二年十月

今在醴泉縣

寶廣韻作贊胡啖切獸名似犬多力出西海側一虎者非也五經文字亦云贊于犬反從二虎從貝俗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此書用俗體側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祖諱今人不識之矣蘇

金石文字記卷三

九

文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爾雅贊有力注出西海太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獵惡沈佺期驪州詩家人詩且懼威非贊寧知心是狼杜甫哀蘇源明詩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贊寄劉峽州詩乳贊號琴石飢屬訴落勝注引炙穀子載贊銘曰爰有獵獸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贊

梁昇卿御史臺精舍碑作贊一武一虎要奇

文選左思魏都賦蒹葭贊薈薈森李善注引說文曰贊分別也此又一義

岱嶽觀造像記 儀鳳三年三月

開業寺碑 蘇文舉正書 開耀二年二月今在元氏縣封龍山西吳村

碑陰多宋人題名有曰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以廿為念始見於此楊用修謂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其誤者也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王知敬正書 永淳二年九月

今在少林寺

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 殷仲容八分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金石文字記卷三

十

申公高士廉塋誌記 許敬宗撰 趙模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散騎常侍褚亮碑 八分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以上三碑皆高宗時立

王徵君臨終口授銘 弟紹宗甄錄并書 正書

垂拱二年四月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徵君即王元宗也

美原神泉詩并序 篆書 垂拱四年四月

今在富平縣碑兩面其一面為雲陽主簿明臺子

徐彥伯字光序裕明子河東尹元凱字械左司郎

中溫翁念字敬祖天官員外郎李通字至遠各詩

宣宗統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敕表狀

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洪氏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
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鴈鳩序刺不壹也
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今表記節以
壹惠注言聲舉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
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
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
不得當則一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
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
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兩反
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
參通用也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並

而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
十竝都書其本字今按景龍以後碑志之文固皆
書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復有此詔

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 薛曜正書 天冊萬歲二

年

今在登封縣西萬羊岡下截剝蝕亡其月日

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誌銘 正書 萬歲通天

二年三月

今在西安府百塔寺

師亮字永徽以本朝年號爲字猶漢表紹之字本
初質帝年 古人之無避忌如此

中嶽體元先生潘尊師留文 王通撰 司馬承祜
八分書 聖曆二年二月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題云弟子中嶽道士猗馬蘭
案書按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祜字子微事潘師正
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
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則此碑稱弟子者司馬承祜
也廣韻猗亦司字老君洞即唐之逍遙谷潘師正
傳云居逍遙谷高宗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
天宮又勅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

昇仙太子碑 行書 聖曆二年六月

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府店 魏氏山 本廟山

金石文字記卷三

十四

明堂令于大猷碑 正書 聖曆三年十一月

今在三原縣

碑云聖曆三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
雍州三原縣萬壽鄉之先塋而碑非此時立也蓋
後續爲之故其書竝不用武后所製字

陪勅使麻先生祭岳詩 守博城縣令馬□□

在岱岳觀碑東側面其文剝蝕不全久視二年記

所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即其人也武后遣之

至觀修醮神都即東都故有伊水嵩巖之句

心經 正書 大足元年僧有晦建

今在京師

御製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今在嵩山石淙北崖上其詩天后自製七言一首侍遊應制皇太子惠顯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惠旦太子賓客上柱國梁王惠三思內史惠狄仁傑奉宸令惠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惠張昌宗鸞臺侍郎惠李嶠鳳閣侍郎惠蘇味道夏官侍郎惠姚元崇給事中惠閻朝隱鳳閣舍人惠崔融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惠薛曜守給事中惠徐彥伯右王鈐衛郎將左奉宸內供奉惠楊敬述司封員外惠于季子通事舍人惠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七

沈佺期各七言一首 文內天台詔右衛詔衛澤

水詔曝

順陵碑 正書 長安二年正月

拓本

首曰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特進太子賓客監修國史上柱國梁王惠三思奉勅撰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惠旦奉勅書此武后追尊其母楊氏之碑其時睿宗為相王奉勅書之字體與景龍觀鐘銘同內虎字再見末筆俱不全麓字號字亦同猶未斥唐諱又君字作罔亦他碑所未見疑古文君字亦類此仁山金氏謂

商書太甲上篇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當為自周古文君字似周故誤作周

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蕭元春傳作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

按舊唐書蘇頌傳元宗欲於靖陵建碑頌諫曰自古帝王及后無神道碑若靖陵特建則祖宗之陵皆須追造元宗乃止韋湊傳語亦同靖陵者元宗母昭成后竇氏之葬也然則唐之高祖太宗皆無碑矣順陵之有碑蓋武后初為之而乾陵之有碑則中宗踵為之乎

金石文字記卷三

其

高延貴造佛像贊 正書 長安三年七月

韋均造佛像贊 正書 長安三年九月

蕭元春造佛像贊 行書 長安三年九月

李承嗣造佛像銘 正書 長安三年九月

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銘 正書 長安四年九月

今並在西安府南門內華塔寺

衛州共城縣百門陂碑 辛怡諫文 張元琮記

孫去煩行書 長安四年

今在輝縣

秋日宴石淙序 張易之撰 正書 闕年月

今在嵩山石淙南崖

上騎都尉相里瑞碑 正書一

今在汾陽縣小相里之北太師墓上太師者五代時相里金也二碑並列此碑漫滅特甚其可識者

曰上騎都尉相里府君之碑曰相里瑞字鳳成曰夫人任氏而中有而壘②字知其為武后時立也岱嶽觀造像記 神龍元年三月 景龍二年二月

三年三月各一首

□部將軍功德記 郭□□撰 八分書 景龍元年十月

今在太原縣天龍寺後將軍名珣其氏曰□部而部上闕一字官至天兵中軍副使右金吾衛將軍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七

上柱國開國公與其夫人黑齒氏造像之記其文曰本支京海世食舊德相虞不臘之奇族行太上

懷邦由余載格蓋蕃將之歸唐都也 比邱尼法琬碑 僧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 景龍

三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賈里村

許公蘇瓌碑 盧藏用序并八分書 張說銘 景

雲元年十一月

今在武功縣漫漶

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 顏惟貞撰 正書 景

雲一年二月

近出西安府城南神和原土中

幽州石浮屠銘 甯思道書 景雲二年四月 拓本

賜道士楊太希勅 景雲二年六月

在岱岳觀東碑南面

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書 景雲二年九月

今在西安府鐘樓上

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遺意正書之中往往雜出篆體無論歐虞諸子即睿宗書亦如此猶之初唐

律詩稍似古風平仄不盡穩順開元以後書法日盛而古意遂亡遂以篆楷為必不相通分為兩部

金石文字記卷三

十六

然而蚩之从山出之从巳黎之从勿薛之从自虛之从鼎之从析出益之从橫出此皆見行於今代者而不察其為篆也詩篇書法日以圓熟而俗筆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矣

馮本殘碑 □朝隱撰 八分書 先天元年十一月

月

今在高陵縣西南七里府君廟

涼國公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 殷元祚正書 先

天元年十二月

今在咸陽縣

此碑立於先天元年十二月乃元宗受禪之後而

碑猶用武后字又明父何力史作何而此碑作河
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勒之訛按北史突厥傳
大官有葉護次特勒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
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通典同溫公通鑑皆異曰諸書
或作特勤今從新舊二唐書廻紇
傳依託高卓臣屬特勒唐書之特勒無君長契苾
何力傳父葛隋大業中為莫賀咄特勒隋書高
祖紀突厥雍虞閼可汗遣其特勒來朝李崇傳突
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史傳中稱特
勒者甚多此乃作特勒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
大特勒盟沒斯此皆書者之誤若其中有云玉質
金相作箱鷹揚字前从木後从才又其小失也

金石文字記卷三

尤

誌公碑 行書 開元三年二月

其額云大唐齊州章邱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
碑今仍在寺中而其地已割入鄒平矣碑陰有誌
公像其下方斷齧不全

按此所述是梁之寶誌與陸倕文略同而曰既墓
彼山又墳茲嶺則此地亦有誌公墳也按維陽伽
藍記別有一寶公豈即其人而作文者誤以為梁
之寶誌乎不然何以一人而兩葬也按僧家有長鉢爪
髮不壞兩葬

續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 正書 開元四年五

月

今在西安府南山

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江夏李□□ 國子□太
學生□□□八分書 開元五年七月

今在金鄉縣此為葉法善之父本傳法善括州括
蒼人三世為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高宗開法
善名徵詣京師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殆五十年
嘗往來名山數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
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即
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
國公仍舊稱為道士止于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
父為歙州刺史年一百七歲卒

金石文字記卷三

辛

涉反今人讀為枝葉之葉者非也

又其文有曰情隋地溪字當作隨而省為隋
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撰 正書 開元七年
六月

今在三原縣漫漶

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 張廷珪八分書 開元七
年十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舊唐書張廷珪傳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
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
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為時人所重庭字作廷邕傳

同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開元

八年六月

今在蒲城縣

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八分書 開元八年

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其文即刻於後周天和二年頌碑之陰宣義郎行華州華陰縣主簿咸廩撰殿中侍御史劉升書銀青光祿大夫檢校華州刺史上柱國李光休題額碑之右旁有顏魯公大字題名乾元元年十月左旁有賈竦誦華嶽廟詩元和元年十月作并書太和六年四月姪男宜義郎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三

行華州參軍琬重修碑之下方亦有唐人題名此碑前後空處爲宋人攬入題名甚多幸正文皆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耳廟中古碑嘉靖末地震多毀唐碑惟此與述聖頌二通僅存

古碑陰多無刻字故後周之碑而唐人得以刻之觀此一碑而周人之質樸唐人之謙約兩見之矣按此爲華陰縣主簿咸廩而新唐書趙冬曦傳有大理評事咸廩業亦開元時人恐即是一人

北嶽府君碑 韋虛心撰 陳懷志行書 開元九年三月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

鎮軍大將軍吳文墓銘 興福寺僧大雅集王右軍

書 開元九年十月

此碑萬歷末浚西安府城濠得之今置儒學中俗謂之半截碑

其文有曰夫人李氏圓姿替月潤臉呈花唐人寫狀婦容云爾猶有碩人詩意今人以爲嫌不肯作此語矣

雲居寺石浮圖銘 梁高望書 開元十年四月

今在房山縣

秦望山法華寺碑 李邕撰并書 開元十一年二月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三

今重刻在紹興府秦望山

御史臺精舍碑 崔湜撰 梁昇卿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碑陰題名表其上格曰侍御史并內供奉刻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刻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陸三人姓名並入分書蓋梁筆也餘則正書乃後人續書之者 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

改年爲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

讀此文知唐時御史臺有獄又於其旁立精舍援引釋典以勸人回心作善考之舊唐書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職強正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鞠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以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則其獄未幾而廢又言溫造爲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月

金石文字記卷三

書

一月官中昭德寺火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唯臺官不到造奏以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則又不知何時而復置也新唐書隱甫傳云溫造爲御史中丞始自開寶五年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尉院云宋時亦有臺獄曾肇記云始自開寶五年

池州刺史馮公碑 崔尚撰 郭謙光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今在咸陽縣其文曰公諱仁□字□立長樂人馮文王之□也仁下闕一字

娑羅樹碑 李邑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一年

今重刻在淮安府

張昭曰其末曰一歸可門可門者何門也考源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則爲僞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蓂何筮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爲誰何之何更以擔荷爲僞何字字日繁忘其本矣此文以可爲何可見開元時文字尚存古法

石佛堂記 孫義龍撰并書 行草 開元十二年三月

今在臨城縣李莊漫泥

淨業法師塔銘 畢彥雄撰 正書 開元十二年

金石文字記卷三

書

六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香積寺

涼國長公主碑 蘇頌撰 玄宗八分書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

今在蒲城縣

其文有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丑薨于京永嘉里第按唐書天寶三年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而此在其前二十年已云載矣蓋文字中偶一用之後乃施之詔令符牒耳

楊將軍新莊像銘 正書 開元十年

今在西安府南門內華塔寺

右武衛大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 白義暉

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今在醴泉縣叱干村漫漶

古義士伯夷叔齊二公碑 梁昇卿撰并書 八分

書 開元十三年

今在蒲州首陽山二賢廟中其文書于碑之兩面

其側有後唐同光元年護國軍節度押衙丁約建立廟宇題字

述聖頌 正書 開元十三年

今在華陰縣嶽廟之東道院京兆府富平縣尉達奚珣撰序左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呂向撰頌并書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並

其陰之上方有韓賞告嶽神文韓擇木八分書下

方有大曆九年華陰令盧朝徹謁嶽廟文有貞元九年十三年題名左旁有乾元二年張惟一祈雨

記右旁有上元元年華陰縣令王宥等題名李樞書上為篆下為八分

紀泰山銘 元宗御製并書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

今在泰山頂石崖上

東封朝觀頌 蘇頌撰 開元十四年

在紀泰山銘右石崖上近有閩人林煒開府山東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於其上頌文毀去其十三

四觀者笑之

恒山祠碑 張嘉貞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五年

八月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舊唐書本傳嘉貞為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自為文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為之素質黑文甚為奇麗先是嶽祠為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今白石碑尚在本傳又言嘉貞官至宰相不為孫孫事業豈好貨者乎或矜夸其文則有之然唐人以文取錢未嘗以官取錢嘉貞於此又僅百兩取而誇之矣也今也或是之公矣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並

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五年

十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廢戒壇前中斷

少林寺碑 裴漼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六年七月

今在大殷東南鐘樓下

裴封曰文稱有御書碑額七字當是明皇書今公之而上有橫刻開元神武皇帝書七字似屬後人所為碑陰有少林寺賜田牒

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公告

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則知前代封爵之碑有王字者多毀仆於此時而此碑以梵力獨存乃其間王宮夏王王言育王等字亦從而鐫去矣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為無道可勝歎哉

唐碑遇帝號必空三字此碑所紀宇文周事有明皇帝皇上空三字有隋高祖祖上空三字而前有周武帝却不空蓋緇流不通古今者之所為也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杜永村

龍角山慶唐觀紀聖銘 元宗御製并書 八分書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三七

開元十七年九月

今在浮山縣龍角山

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分襄陵置浮山縣四年改為神山冊府元龜載開元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先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於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山近日廟庭屢彰嘉瑞虔荷靈應祇慶載深宜令水州擇精誠道士七人於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奉敬

比邱尼法澄塔銘 口志口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東南馬頭空

嶽麓寺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今在寺中殘缺

廬山東林寺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九年七月

今在寺中元延祐七年寺火碑壞後至元三年僧慶哲重摹刻石

元氏令龐履溫碑 邵混之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二月

今在元氏縣西寺內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三八

碑陰有宋熙寧九年孟士龍遷碑記榮陽鄭陶撰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

開元二十四年九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碑陰記陽伯成撰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九年五月其上方有宋金人題名

進法師塔銘 陳光撰 僧智詳正書 開元二十

五年七月

今在西安府實際寺剝蝕

檀法師塔銘 姜立祐撰 正書 開元二十五年八月

今在西安府西門外崇仁寺銘文正書而後列弟子沙門名皆八分書

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羊俞撰 沙門溫古行書
開元二十五年八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

葉封曰按王維有畱別溫古上人兄詩云宗兄此削髮蓋其族人亦必可稱者也

周尉遲迥廟碑 顏真卿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

今在彰德府剝蝕過半

任城縣橋亭記 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 開元

金石文字記卷三

无

二十六年閏八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泮池上

鐵像頌 王端撰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七年五月

今在易州

山頂石浮屠後記 王守泰行書 開元二十八年四月

今在房山縣記金仙公主奏賜譯經四千餘卷并范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城村趙襄子浞中麥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山林麓

白壁寺鐵彌勒像頌 林謬撰 房嶧妻高氏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

夢真容碑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今在整屋縣樓觀

是年四月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云有像在京

城西南百餘里即命使同諸道士求得之於整

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迎至興慶宮大同殿宰相牛

仙客李林甫拜賀

金仙長公主碑 徐嶠之撰 明皇行書 開元中

今在蒲城縣

鄭國長公主碑 張說撰 明皇八分書

金石文字記卷三

三

今在蒲城縣

金石文字記卷之三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四

唐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天寶元年正月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元秀范陽人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祿鄉此碑為靈昌郡太守李邕文并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為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趙子固始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華乃以為一碑又以此碑為趙子

金石文字記卷四

昂所臨誤矣碑六知可寺八郭戎書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

道振禪師塔銘 正書 天寶元年正月

今在口口口

褒封四子勅 正書 天寶元年二月

今在整厓縣樓觀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丁

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桃林縣故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元殿二月丁亥御舍元殿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祠元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今人稱莊子書為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偽為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

金石文字記卷四

二

充公之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四月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淵充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鄒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

告華嶽文 八分書

在述聖頌碑陰之上方

首云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

府君祠廟其末云天寶元年歲次千午四月乙亥
朔十日甲申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玄宗御書裴忠獻公墓碑

玄宗賜張說勅

今並在開喜縣東門外裴趙二公祠前一碑兩面
心經 陳令望書 天寶元年四月

拓本

玄元靈應頌 戴琰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伋八
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

今在盤屋縣樓觀
趙岫曰此頌刻於宗聖觀記之北面唐人分書其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宋蘇軾書詩并弟
輟詩歲久剝蝕元人別墓一碑視碑側字法亦減
慶唐觀金錄齋頌 崔明允撰 史惟則八分書
天寶二年十月

今在浮山縣龍角山

昔人所用莊子御六氣之辨意各不同惟梁簡文
帝南郊頌元默御辨寂照秉真後周庾信至孝
廟詩虛無推御辨寥廓本乘蜺及此碑云皇帝御
辨無爲齋心正一爲得其旨若齊謝朓侍宴曲水
詩於皇克聖時乘御辨梁敬帝禪位策文安國字
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辨良會樂推之心後周

庾信喜晴詩御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宋王旦汾
陰壇頌明稽古御辨撫圖則以爲首出在位之
義梁王僧辨勸進元帝表坦然大定御辨束歸隋
李德林從駕詩朝乘六氣辨夕動七星旋則以爲
巡遊之事唐朱子奢幽州昭仁寺碑御辨崆峒非
趨湍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波若之門碧落碑峒
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辨宵然自喪武后昇仙
太子碑尋真御辨控鶴乘龍則以爲訪道之事隋
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御辨遐逝乘雲上仙則又
借爲升遐之事而唐李嶠大周降禪碑翠鳳銜裴
黃龍御辨則又不知其何所出也

金石文字記卷四

四

隆闡法師碑 天寶二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題曰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
勅贈隆闡大律師碑銘并序其下曰懷惲及書蓋
不可曉

文中有弟子大溫寺主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口
疑即其所書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徐浩八分書
裴迥題額 天寶三載二月

今在登封縣嵩陽宮遺址

騎都尉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弟良史正書
天寶三載閏四月

今在□□□

文言年止廿八卒于里第塔於終南山施陀林善知識之次此官而華以僧者

孝經 元宗御製序并注及書 八分書

今在西安府儒學

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李承勅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

金石文字記卷四

五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

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

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

唐書王璠傳載李緣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唐傳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州心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廟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署姓他書而下皆著姓中間人名下攬入丁酉歲八月廿六

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未

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

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

乃詔羣儒學官傳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注有

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

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

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

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

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實居士神道碑 李邕撰 段清雲行書 天寶六

載

今在咸陽縣

封安天王之銘 李荃撰 戴千齡八分書 天寶

金石文字記卷四

六

七載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碑陰文康傑撰戴千齡八

分書

康傑文內有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回

不書姓而冠以皇族夫國君之尊族人不得以屬

通而况天子乎

崇仁寺陀羅尼石幢 張少悌行書 天寶七載五

月

今在西安府尊勝陀羅尼石幢天下多有不具載

此以少悌之名而存之

少林寺靈運禪師塔銘 崔珙撰 沙門勤口行書

天寶九載四月

今在寺中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即梁
帝皇嗣者也以其爲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爲
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

清河郡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索元愛撰 男林有

鑒正書 天寶九載五月

今在咸陽縣

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行書

天寶十一

載閏三月

今在嵩山永泰寺

多寶佛塔感應篇

岑勛撰

顏真卿正書

徐浩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七

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岑參集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

法華院多寶塔詩

施燈功德經 正書

天寶十三載正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香積寺

東方朔畫像贊并碑陰

夏侯湛撰贊

顏真卿正

書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今在陵縣署後堂

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德

二載十一月

今在京師憫忠寺

宋文惟簡鹵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

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

事者建此寺爲之薦福東西有兩碑塔高可十丈

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

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圻淨光

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

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作帝京景

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其著

當時乃謂爲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

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于石故以左爲前

按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僞

金石文字記卷四

八

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衆八萬與僞河東節

度使高秀巖並表送降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

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

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今此

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

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

書候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

徐浩屬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

予後至燕一日與鄴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

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

間唐宇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門而首行
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郡三字蓋思明復
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
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基然非親至其下摩
掌遺石而徒捐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
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

華嶽題名

顏真卿大字正書

乾元元年十月

今在華嶽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嶽題名五百十
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說清泰今存者惟此
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又因地震之
後以碎石裝砌嶽廟大門牆上亦有唐人題名今

金石文字記卷四

九

王無異所捐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
裕李商隱名

祈雨紀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

月

今在述聖頌碑之左旁

大德禪師遷葬記

沙門義宣撰

行書

乾元二

年二月

今在西安府華嚴寺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并御書批荅 顏真
卿正書 上元元年七月

拓本有碑陰記一通書大歷九年甲子日

贈十部尚書臧懷恪碑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今在三原縣九陂城臧氏墓上碑文有廣德元年
十月字碑文歷叙臧氏自魯公子廋及僖哀二伯
文武兩仲而其下又列丈人子原義和榮緒按莊
子文王寓而政于臧丈人下距魯隱公殆四百年
不得以為公子廋之後且莊子中名氏多是寓言
不可為據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于城地者也 子原乃漢臧洪原字
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作子源
臨淮王李光弼碑 顏真卿撰 張少悌行書 廣
德二年十一月

今在富平縣儒學

金石文字記卷四

十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韓秀弼八分書

廣德

二年八月

今在三原縣

心經

趙偁正書

廣德二年八月

今在京師城內西南隅石鐫卷

郭敬之家廟碑并陰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廣

德二年十一月

今在陝西布政司署中

李寶臣記功載政頌

王佑撰

王士則行書并篆

額 永泰二年七月

今在真定府察院內

頌曰螭螭我公為君武臣以螭為螭

嵩山會善寺戒壇勅牒 行書 大歷二年十一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西上層刻中書奉勅牒中層刻

沙門乘如謝表下層刻代宗御書批荅二十四字

碑文准字本當作準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勅

牒準字去十為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

省通鑑注亦云本朝寇準為相自更其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

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

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

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今據大愿時牒已用准字

則知此字自取省筆果若益公之言而改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上

則未見後人之遵用也廣韻二字竝收准

曰俗然管子書準字皆作准莊子平中准

准循繩淮南子眇者使之准王褒洞簫賦

法皆用此字緯書有洛書靈准聽京房造准

瑟十三弦郭忠恕佩觿集曰字林用准為平準之

準字林曰而後魏仇儒為趙準造祇言曰燕當傾趙

當績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北史長孫肥傳則准字之來久矣

又按宋順帝名準故沈約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

作准然管莊諸書亦豈因此而改乎

先瑩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

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

今並在西安府儒學

元吾邱衍謂陽冰即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冰

不治之義為字既以字行乃別字少溫楊用修嘗

辨其非按陽冰越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溫見於正和書譜與其名相

若名潮而以陽冰少溫為字於義皆無取且陽冰二篆書潮八

分觀趙氏金石錄載城隍神祠記志歸臺銘孔子祠記先聖碑三墳記等篇

今人讀陽冰為陽凝非也按文苑英華有林滋陽

冰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公凍也冰冰堅也俗作

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為凝按公於隸楷不

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焉凝之以示冰無義當

從今文

大證禪師碑銘 王綰撰 徐浩正書 大歷四年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上

今在嵩嶽寺

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撰并書 小字

正書按魯公立此碑元作大字今有拓本而石 大歷六年四月

其小字者乃刻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

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萬曆初年重刻

大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顏真卿大字正書 大歷

六年六月

今在祁陽縣石崖上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

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

目反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

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

美原田真人碑 大歷六年九月

今在富平縣美原鎮題曰美原縣永口觀口口朝散大夫口并州別駕土柱國蘭陵蕭森口口政撰并模晉王右軍書相傳田真人拔宅上昇處也陀羅尼經石幢 僧昔真撰 布衣康珍行書 大歷六年十月

今在富平縣六井

容州都督元結墓碑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歷口年十一月

金石文字記卷四

十一

今在魯山縣

廣平郡公宋璟碑并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歷七年九月

今在沙河縣西北八里墓上

宋州官吏八閭齋會報德記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歷七年

今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刺史崔倬叙顏魯公石幢事曰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皆減無遺分遣御史覆視之州縣祇畏至于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瘞此州口元寺先有太師魯國顏公以郡守

僚吏州人等為連帥田氏八閭齋會鐫紀大幢亦鑿缺仆埋因訪其遺文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本命工補刻大中五年正月一日

八閭齋會始於宋齊之間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閭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為八閭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眾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為八閭齋明以禁防為義也

金石文字記卷四

十四

文宣王廟新三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八年十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千祿字書 顏元孫撰 顏真卿書 正書 大歷九年正月

今在潼川州

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子姪之稱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伯母文亦自

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弟之子曰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賈公彥注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則得言此弟之子不得言姪也春秋傳曰姪其從姑仲武注姑姪雖隔正則此又曰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竝為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兄子玄父子皆著大勲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

金石文字記卷四

姪

史記武安侯傳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禮記喪大記注子姪謂子孫也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姪謂子孫也家既睦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曆十年四月

今在渭南縣

玄靖先生李君碑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曆十二年五月

今在句容縣茅山

都穆金薤琳琅曰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今考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為王遠知體元為潘師正正一為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元靖無之子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為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高力士殘碑 行書 大曆十二年五月

今在蒲城縣

梵網經心地戒品 高堅正書 大曆十三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卷四

碑

今在嵩山會善寺後一碑兩面

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正書 李同系篆額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

今在汧陽縣

孔子廟殘碑 程浩撰 顏真卿正書

今在華州

此文載于唐文粹為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曆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受而書之豆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

其半篇耶又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行草

今在西安府儒學世謂之爭坐位帖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又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七

時故事

顏魯公與蔡明遠書 行草

拓本 二帖並依金石錄附于大歷之末

顏氏家廟碑 顏真卿撰并書 正書 李陽冰篆

額 建中元年七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一碑兩面并兩旁爲四幅

碑題曰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

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乃真卿之父

也其文曰君諱惟貞字叔堅及叙其先世則曰魏

有祗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

下邳邦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葛繹貞子諱欽

字公若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

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合字宏都隨

元帝過江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

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琳字文和生宣城太

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

尉諱騰之字宏道生輔國江夏王泰軍諱炳之字

叔豹生齊持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生梁

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生北齊給事黃門侍

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

介生皇泰王記室諱思魯字孔歸君之曾祖也率

子弟奉迎義旗于長春宮拜儀同生勤禮字敬君

金石文字記卷四

其

之祖也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

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疆昭甫字

卿君之父也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生我

伯父諱元孫泉君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

真卿允臧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

伯叔羣從悉名之子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

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騰字成隲范陽方城人

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

也首曰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即

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

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

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十
諱弋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
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
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
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
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宏嗣太樂即君之高祖
父也生曾祖方慶生祖湯生皇考迴君即迴之第
二子也竝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
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鎰殿中
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
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

金石文字記卷四

九

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

諱鈞即居易之祖人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

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其

鞏縣府君之長子即居易之人李翱集有皇祖實

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

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

母則不諱者也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

諱非古也

父有云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即顏淵也避唐高

祖諱

顏魯公奉使蔡州書 行書

今在同州其上有魯公畫像

書曰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勸無有旋
意然中心悵悵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
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是達
於時命耳又曰人心無路見世事只天知下有題
曰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考之蓋使李希烈
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
使至正元宋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蹟
賊庭者踰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
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
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事唐重書

金石文字記卷四

十

又有忠義堂帖宋人所刻此帖名為奉命帖又有

移蔡一帖曰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

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

九日書葉少蘊避暑錄話曰顏魯公真蹟宣和間

存者猶有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又論坐位書

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

李觀察上衛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集

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與蔡明遠帖盧八舍帖帖

送劉太真序等皆宋刻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

帖安氏初析居分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

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孫承澤曰送到

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自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徒雖有歲久不歸者復曾足又見經等施財立寺窮極壞麗皆與佛合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山史明奇記方職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地西戎北國未擊而退此皆非人力所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推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

金石文字記卷四

圭

開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其傷教之源始於緡也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故具錄之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吁亦異矣

冊府元龜載不空贈官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宏闡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祖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於見聞修持萬行常示於化滅執律撿縛護戒爲儀繼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焉常所歸依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啞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扣如流自涯皆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

金石文字記卷四

圭

致吉祥常有命秋用申優禮而得師爲感味道滋浚思復強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士內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又言大歷三年二月興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寺塔下見古槨得一小棺長尺餘發視有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佛髮一條每棺一鎖視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其說近怪仲文爲桓玄侍中領左衛將軍安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未至關中不可以欺里巷之儒而代宗乃出寶輿具

在中道進士補宋後縣之開中南字伯設其邑山嶽人與之得之後
復歸之南氏余從東君清隱月餘今國學所摹印即趙氏本也觀其文字
及書法俱小異也 今忠義堂所刻已上諸帖皆有之又
傳世不止一本乎

有送辛晃序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寺詩末
題大歷五年十二月

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顏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

四月顏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顏惟貞贈
秘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夫人告身一通

大曆十二年八月顏真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
中元年八月顏真卿太師告身一通後有宋

至和二年蔡襄政嘉定乙亥雷元剛刻石
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嚴正書 建

中二年太簇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金勝寺

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
一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舊唐書王綰傳曰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

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

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

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茂
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康給每
西蕃人定必令羣僧誦誦仁王經以禳國寇苟幸

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何哉

宋洪邁容齋三筆曰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

臚卿開府儀同三司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尚爾

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

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

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

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元
年十月

今在隴州
按唐書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帥李晟復京師

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八月晟至鳳翔斬叛
卒王斌等及涇帥田希鑒此則以其年之十一月

祭告吳山而掌書記于公異爲此文也碑中所云
相國涼公鎮鳳翔者李抱玉也

范陽郡新置文宣王廟碑 韋稔撰 張澹行書
貞元五年二月

今在涿州
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藝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
今在華州治大門內

舊唐書李元諒傳元諒本名駱元光嘗在潼關領

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
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奔州走望之遂
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乘其
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
城隍器械名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
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遷華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與副
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力戰壞苑垣而入遂復京師
賜姓李改名元諒官終隴右節度使
姜嫄公劉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貞元九年
四月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今在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還
謂之新廟

聖母帖 僧懷素草書 貞元九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李抱真德政碑 董晉撰 班宏正書 貞元九年

今在潞安府

杜府君夫人韋氏墓誌銘 李宣撰 姪成均行書

貞元十年八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寺坡杜君官至京兆尹名濟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

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在大歷勅牒碑之陰

同州澄城令鄭公德政碑 □□撰 鄭雲達行書

貞元十四年正月

今在本縣文多剽泐但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
而不得其名

少林寺厨庫記 顧少連撰 崔溉正書 貞元十

四年

今在寺中

尚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 支高撰

并書 貞元十六年四月

今在交城縣西北五里萬卦山天寧寺其文有云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如月之亘森菌桂以馨香如山之容真大椿之壽

筭是用詩如月之恒恒字作亘晉古鄧反按詩如

月之恒傳云恒恒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盛陸德明

釋文恒本亦作恒同古鄧反沈音古恒反正義云

月光至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

弦直謂上弦也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云

恒讀爲聚繩之繩是恒恒亘同爲一字而陸氏讀

爲去聲此文因用之耳今廣韻繩字平去二聲齊

收其辭注亘與繩古字通據文公送侯孝諫詩信知後會時日月展環

繩 古人頌君之辭其言月不以望而以弦猶之言

日不以中而以升日中則景月望則虧故古人之

取義不於其已盛而於其將盛此大易所以貴乎
月幾望也今人讀爲恒久之恒失之矣生民詩恒之解
在釋文恒古鄧

反本又
作恒

其西又有一碑爲汾州衆香寺沙門克誠撰大半
剥落有太尉李公抱貞字

斯英者墓誌銘 張遇撰并書 行書 貞元十七
年二月

近出鄆縣錠子村土中

劍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達撰 正書 貞元
十年十一月

今在三原縣

金石文字記卷四

壬

鉅鹿時侯墓誌銘 劉通明撰 行書 貞元二十
一年四月

其文曰葬薊縣燕夏鄉海王村之南原近出之土
中字拙而率

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書 附奉
勅追謚號記 貞元二十一年七月

在顏魯公多寶塔碑陰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撰 高從口書 貞元年

今在濟源縣廨其末有記云貞元辛口歲建丑月
渤海高從口口乃書者之名而石缺之也宋元祐

八年濟源縣令傅君俞重刻

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草書

今在西安府學

賈誼誥華嶽廟詩 正書 元和元年十月

詩五字十八韻刻於後周天和二年華嶽碑之左

旁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綽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

今在成都府

文稱元和二年相國臨淮公鎮蜀者武元衡也裴

公時爲節度掌書記

文有云誰謂阻濞殷爲強國誰謂蓮脆勵爲勁兵

金石文字記卷四

天

此用左思魏都賦稟質蓮脆語廣韻蓮七戈切脆
也唐書王伾傳形容蓮陋

晉周孝侯碑

今在宜興縣首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

太守薛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

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

內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其末曰唐元和

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

令陳從諫重樹前誌太常寺協律郎黃以下缺張

變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

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今

是不讀史者偽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
諱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二見皆作甘虎
字一見一作虎一改作默基作基豫作預而塗中
亦當作涂中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應以塗北
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
邪王佃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
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
涂中按帝紀譙王尚之眾潰逃于涂中字竝作涂
唐人加下為滁即今之滁州而碑作塗非也
文選注
中書字中圖字士衡逸少既不同時而晉以
前碑亦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九

人可定其為偽作也書梁王彤作彤尤誤

王宏撰口振史士衡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
見殺於成都王穎又十四年元帝即晉王位始稱
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
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然則已死之
士衡又烏知十四年後之事而預為云云如此耶
又處之戰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丑今碑云元康
元年捐館亦誤

石壁寺甘密義壇碑 李逢吉撰 正書 元和八

年三月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碑陰有進甘露表云臣說

言臣所部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山寺今月二十二
日夜甘露降於寺內戒壇西及寺外栢林上大枝
小葉無不周徧凝滋垂滴甘甜如蜜當寺臨壇大
德僧慎微與僧惠廣等一十五人咸共觀嘗覆問
如狀云共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臣說者河
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說即晉光明殿碑
所謂尚書李公者也此碑為元至順三年重刻
唐時以太原府為北都交城距府八十里故有戒
壇而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
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當日差徭之重剝
度之嚴皆可知矣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內侍李輔光墓誌 崔元略撰 巨雅正書

十年四月

今在高陵縣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叅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
軍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蓋不少
輔光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官宦
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玄晤
女李輔國娶元耀女皆奉勅為之而楊復光至假
子數十人又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娶
娶周舉傳言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
取女閉之至有白首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

言四侯轉機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也

唐人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日字皆作曰此碑及元奘塔銘亦然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宋以後始以方者爲曰長者爲日而古意失矣

碑內宮掖作官踐作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盧藏用書蘇許公碑亦以踐作作祚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韓愈撰 陳諫正書 元和十五年十月

今在廣州府東南八十里海神廟中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太保李良臣碑 李宗閔撰 楊正正書 長慶二年

今在榆次縣

邠國公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書 正書 陸邛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都穆金雄琳琅曰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考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元和十五年書守謙崩於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憚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

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死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 太和三年四月

今在高陵縣 狀高萬靈勝詩 尉遲汾撰 正書 太和三年六月

今在中嶽廟壁有宋熙寧丁巳王紳題字

通云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準字作准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 僧敏川撰 僧無可正書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太和六年四月 今在西安府百塔寺

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

今在富平縣儒學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太和七年爲此官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爲苻苻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郎以符爲氏故苻堅之姓從草苻融之姓從竹二姓固口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余考漢碑隸書率以竹爲什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

皆然今前漢書符璽多從廿璽音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爲符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元孫千祿字書曰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金石文字記卷之四終

詩

金石文字記卷四

三

金石文字記卷之五

唐

國子學石經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金石文字記卷五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一百一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

百五十二字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亥日惟丁亥書石學生

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

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

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

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栢嵩校勘

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

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河王友上往國

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

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

金石文字記卷五

千戶臣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按舊唐書開成

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

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

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

云今率更令韓泉克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

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

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

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

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

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

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難累其矣
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此所以
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遜不賢於寺碑家
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
劉昫之言不誣也緊識于左

周易 君子以哀多益寡寡誤作衷 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
字 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其誤作於 決必有所遇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

金石文字記卷五

三

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
遇也姤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宅

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 君子以治歷明時曆

作歷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嚮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林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

于包桑繫辭下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

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

也明辨智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

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辨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

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
辨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貞
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筌誤作荃 愈誤作咎
二无誤作無 皆即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
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
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
爲別終似未安

尚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
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臬

金石文字記卷五

四

令今誤作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

師而誓徇誤作循 乃汝世雖世誤作誓 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

帝于誤作子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之字

其旁注者 子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 惟婦言

是用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于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舒懷

受兮懷誤作憂 予尾脩脩誤作脩 戎車既

飭飭誤作飾 以祈黃耆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
涼誤作諒 無此疆商界誤作介 侯疆侯以
雖誤作彊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雖雖鳴馬雖作雍

之死矢靡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

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雖雖作雍 何人斯序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雖兮雖

作雍 既匡既救救作勃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

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作媿 于彼西雖肅雖

和鳴有來雖雖作雍 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取

金石文字記卷五

五

有害瑕誤作遐 鱣鮪發發誤作撥 寧齊背

憎寧誤作踵 如彼迺風迺誤作懇 駒駟牡馬

牡皆誤作牧皆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肝脫其字

示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曰郊甸

賦郊誤作邦 內饗豕肯視而交睫承誤作施

典象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作絲 牛人

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犒 司市市司帥賈師而

從賈誤作賈 肆長掌其戒令誤作禁 朝聘

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望人榮門用駟齋用誤作

明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

警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脩脩誤作箸 大師令

奏鼓輦鼓誤作磬 大祝四曰禁樂誤作樂 司

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作

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

居誤作車 考工記 紛胡之筍筍誤作筍 矢

人前弱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疢瘍者疢上多

一有字 野廐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與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

金石文字記卷五

六

通堂西祖決祖誤作祖 福鬣橫而奉之奉誤作

拳 大夫與士射祖纁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

脯醢脯誤作脯 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

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

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

曰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

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錫衣侈袂侈

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手

執挑七枋挑誤作挑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

作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爵
竝同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通左个中亦
如之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膳爵者二大夫膳
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制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
徙徙誤作徒 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

周公蓋耐耐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
亦 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獲
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

金石文字記卷五

七

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

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
人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

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擅惡脫家字 儒行慎
靜而尚寬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五辟字皆誤作譬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

公作無 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鏘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柶之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祀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
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
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
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疾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
之羸羸誤作羸 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 閔二

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泣
盟泣誤作泣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

官六日官誤作公 公殺其傅杜原款傳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

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 使卻
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昏

而傳焉傳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
責 卻穀可穀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

新誤作親 東傳于濟傳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
險而脫入誤作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

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芊
芊誤作芊 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 七年寘文

公子焉焉誤作曰 十二年太子以夫鍾與邲邲
來奔邲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
誤作殺 二年晉侯伐鄭及邲邲誤作延 商紂
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
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巷 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作平 十
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
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
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作蠱 十七年楚公
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囊 襄十年子蟠曰蟠誤
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
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駢駢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舍舍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
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
年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
畀我來本畀誤作早 二十五年先夫賞之矣夫
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堙 賊車兵徒卒甲
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
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

公羊傳卷五

九

仲嬰誤作嬰 文子使召之召誤作君 慶氏之
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單
公子愆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
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
夫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
齊 知而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馬誤
作焉 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驪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 九年無圍猶可圍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廬 十
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詢 取人于荏苒
之澤符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
感誤作咸 二十五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邊印為大司徒印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
申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堀
定元年榮駕鸞駕誤作鸞 三年及邲子盟于拔
拔誤作技 八年子姑使涓代子代誤作伐 十
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
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為 二十三年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

公羊傳卷五

十

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
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為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
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
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嫁 三年曷為
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
哭母字並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 六年吾與鄭
人未有成也未誤作未下同 十年宋人蔡人衛
人伐載載誤作載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金文文字記卷五

上

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 莊十九
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
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 僖
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
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恒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
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
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
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旬
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婁人于戚邾

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

九年為其驕蹇為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
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
陳字 定元年立煬官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
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
作弑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
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
乎作子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

金文文字記卷五

上

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
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
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二十
九年爾殺吾若殺作弑 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麋而角者麋作
麋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
作月 閔元年盡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
侯戰于鞌侯誤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

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

作扶 莊七年則是兩說也兩誤作兩下同 僖

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二年内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 宣八

年以譏乎宜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晉侯使荀息

來聘帶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

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

金石文字記卷五

十三

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

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營

存心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

事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

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

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

斯誤作思 二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

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 何德之

衰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

耳 人潔已以進潔作絮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

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翻蠹也翻誤作朋

皇華也誤作華皇 赫令咷令咷誤作烜 是

刈是獲獲誤作獲 木謂之虞木誤作本 何鼓

金石文字記卷五

十四

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澤鳥瓊瓊誤作茲 葦葦

母葦誤作葦 樓臺含樓誤作樓 柘州木柘誤

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

鳥誤作鳥 楊鳥白鶯楊鳥誤作鶯 鶯鳥鶯鳥

誤作鳥 鳥鵲醜鳥誤作鳥 鷹大鷹誤作大鷹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卅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

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

當為三十字史記奏始皇刻石如卅有六年維卅

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卅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

卅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號號號號號字

皆同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淵淵亦作淵
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世世作世世作世世作世
弄勛作勛葉作葉葉作葉葉作葉葉作葉葉作葉
民字皆缺筆作民民作民民作民民作民民作民
愍帝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亨避高宗
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豫作豫豫作豫豫作豫
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誦作誦誦作誦
純字皆缺筆作純純作純純作純純作純純作純
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湛作湛湛作湛湛作湛
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
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

金石文字記卷五

五

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
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
肅宗諱 睿宗諱 明皇諱 肅宗諱 睿宗諱 明皇諱
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夏濫惡而成城字皆缺
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
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又黎持二記但言補建
刻部後石而不言補刻
宋建隆三年刻 宋建隆三年刻 宋建隆三年刻
學士云此石乃建隆三年刻也其字皆缺筆作淵淵亦作淵
後石刻則字皆不缺筆作世世作世世作世世作世世作世
民字皆缺筆作民民作民民作民民作民民作民民作民
愍帝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亨避高宗
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豫作豫豫作豫豫作豫豫作豫
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誦作誦誦作誦誦作誦
純字皆缺筆作純純作純純作純純作純純作純純作純
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湛作湛湛作湛湛作湛
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
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

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偏讀而博考也詳見
鎮東軍牆隍廟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十二百三十五
字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
漢石經著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曰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
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
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 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
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汗沲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遠跡千萬時祭酒
韓博士公肅肅遂以羨羸再新壁書徵前土塗不

金石文字記卷五

六

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墻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
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滾兩屋相照申命國子
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
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
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
牧以家本重校勘定
當云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
七月十八日書
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相類而本
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
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一十一字國子

監奏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准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月初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盡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竝依字書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華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

金石文字記卷五

七

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

梓州刺史馮宿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文後半已漫漶不辨年月其首云開成元年十二月又云明年五月云

基公塔銘 李弘度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

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大偏覺法師元奘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太尉李光顏碑 李程撰 郭虔正書 開成五年

今在榆次縣

司直廳石幢 鄭模撰 裴諸書 庚申年正月是

開成五年 續有會昌元年評事李口述一通

今在西安府城內

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無可正書 顧元篆

金石文字記卷五

八

額 開成六年正月

今在咸陽縣

贈太師崔陞碑 劉禹錫撰 柳公權正書 會昌

元年五月

今在偃師縣

大達法師元秘塔碑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

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有勅內莊宅使滕及比邱

正言疏大中六年四月

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 崔鉉撰 柳公權

正書 會昌三年

拓本

重藏舍利記 采師倫正書 會昌六年九月

今在京師閼忠寺

此初復佛寺之文

周公祠靈泉碑 崔珙奏 答詔 正書 大中二年十一月

今在岐山縣周公廟

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書 大中六年十月

今在西安府開佛寺

睿宗與司馬鍊師書 王通 阮宗與司馬鍊師書一通 五言詩一首 司馬承禎狀一通 批答 韓

抗正書 大中八年五月

今在王屋山陽臺觀

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書 正書 柳

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十月

在鄠縣草堂寺

吏部題名石幢 大中十一年十一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按宋張舜民畫墁錄曰長安今

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前石

幢即郎官題名石也不知何年移此

鄭恒暨夫人崔氏墓誌銘 秦貫撰 正書 大中

十二年十二月

此即今世所傳崔營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

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

而志墓之功於是為不細矣

修文宣王廟記 賈防撰 溫孔裕奏 中書門下

牒 正書 咸通十一年三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修武安君白公廟記 正書 乾符五年十二月

今在咸陽縣

李克用題名 正書 中和五年二月

今在曲陽縣北魏廟中

其文曰河東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隴西郡王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

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易定司空同申祈禱翌

日過常山問罪時中和五年二月廿一日克用記

易定節度使檢校司空王處存看題至三月十七

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却抵師再謁辟容兼申賽

謝便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克用重記其下小字云

天會十二年七月六日尚書都官員外郎知曲陽

縣事高君陳墓刊按舊唐書云時天子播越中原

大亂幽州節度使李可舉鎮州節度使王銘以河

朔三鎮休戚事同惟易定二郡為朝廷所有乃同

集 118-517

議攻處存以分其地又云幽鎮兩藩兵甲強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賴與太原姻好每為之援即其事也又按宋沈括筆談云嶽祠在曲陽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則知此字乃當時所刻或毀於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今石也然克用將門之子何能工於筆法乃爾豈亦如宣和書譜謂後梁太祖批答賀表當是筆吏所書之類與

朱彥尊曰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考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通鑑言克用遣將康君立救處存而題名

金石文字記卷五

主

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

重藏舍利記 正書 景福元年十二月

今在京師憫忠寺

蜀先主廟碑 郭口撰 正書 乾寧四年

今在涿州樓桑村廟中剝蝕其首行曰婁居道重修

濟安侯廟記 李巨川撰 郭懷素正書 光化二年四月

在華州城隍廟內近日移之西安唐昭宗自華州

還京敗華州為興德府封少華山神為佑順侯華州城隍神為濟安侯此文多述韓建之功稱大傳許國公而不名

唐文粹錄房鄒少華山佑順侯碑頌與此同時朱彥尊曰巨川為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後為朱全忠所殺新唐書附諸叛臣之列

修文宣王廟院記 高諷撰并書 正書

天祐十五年四月

今在定州儒學碑稱太師中書令北平王者王處

金石文字記卷五

主

直也按舊唐書處直傳天佑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封北平王檢校太尉又接通鑑梁太祖開平四年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今此天祐十五年為梁之貞明四年晉王已拔楊劉矣

重修法門寺塔廟記 薛昌序撰 王仁恭正書

天祐十九年二月

今在鳳翔府寺中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今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在同光之前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

述前事則竝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陽翟縣侯褚亮碑 八分書 以下無年月

拓本半缺

北嶽神廟之碑 鄭子春撰 崔銀八分書 李述

篆額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

神字作豐下從旦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康成曰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莊子有且宅而無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爲旦耳

金石文字記卷五

五

畢郊乃是鼎字省日作畢郊已異又加一點用爲

胎耶之耶豈古人耶耶通用歟金史有斜耶氏木竝作耶而潞州五龍祠明昌癸丑祈晴碑有上黨斜斜郊溫玉竟作夕旁以下與此碑畢郊之郊同碑陰紀段使君德政崔銀撰并八分書

崔敦禮碑 于志寧撰 子立政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張阿難碑 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姜遐碑 姪邠公瞻撰并書 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安定郡王李光進碑 令狐楚撰 子季元行書 今在榆次縣

修北嶽廟碑 劉端撰 王知新行草

今在曲陽縣廟中記王處直修廟事

重修柏谷寺記 李愚撰 正書

今在潞安府

盤山題名 大字正書

薊州西北三十里盤山上有李靖舞劍臺李從簡曾遊十大字刻於石按冊府元龜李從簡文宗開成初爲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將命鹵度不能專對貶復州刺史意者其人乎

金石文字記卷五

五

晉王墓二殘碑 正書

朱彞尊跋曰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

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

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今爲

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

心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

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

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

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

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賜第於親

仁坊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

克讓與僕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
文合則為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
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為寺僧所殺不言其為代
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當歐陽永叔
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為唐家人
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
興紀亦遺之是二碑永叔亦未之見也

淨住寺文賢初像銘 八分書

今在西安府殘缺

號國公主花臺銘 申屠液撰 正書

今在西安府南門內華塔寺

梁

金方大字

書

鎮東軍墻隍廟記 錢鏐撰 開平二年歲在武辰

月月字上
下皆空

今在紹興府臥龍山西岡上城隍廟中此碑以城
為墻以戊為武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月
辛巳勅金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
字並落下如密鄧絳蒲倒單名為文九月己巳勅
武成王廟宜改為武明王十月癸丑勅改成德軍
曰武順管內臺城縣曰臺平信都曰堯都樂城曰
樂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
全忠祖
父誠十一月甲申勅改潞州潞城縣曰潞子黎城

曰黎亭又勅改河南告成縣曰陽邑蔡州襄城縣
曰苞平同州韓城縣曰韓元絳州翼城縣曰滑川
鄆州鄆城縣曰萬安慈州文成縣曰屈邑澤州晉
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漢澤安州應城縣曰應陽
洪州豐城縣曰吳高又按五代史滑州唐故曰義
成軍以避梁王父諱故曰武順又冊府元龜開平
元年五月甲午改城門郎為門局郎曾子固跋韓
公井記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故城今謂之故
墻即鄆也由梁太祖父名誠避之然則城者誠之
嫌名也冊府元龜言帝曾祖諱茂琳開平元年六
月癸卯司天監上言請改日辰內戊字為武從之

梁

書

然則戊者茂之嫌名也容齋筆譌謂戊類
成字故改之者非然戊本音茂
不知何以有武音而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為假
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薑尾戊本
武已本几又不知其說何所本也又如後漢執金
吾丞武榮碑云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
文允武則并茂字亦讀為武其來久矣唐白居易詩有
早滋茂與陰其佳
領妙樹賦為韻

僧彥修草書 乾化口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後唐

李存進碑 呂夢奇撰 梁邕正書并篆額

二年

今在太原縣

千峰禪院勅 明宗御書 天成元年

今在澤州盤亭山末有重曰書詔新鑄之印

余所見宋元碑升作陞斗作斛石作碩蓋如數日之借用壹貳等字務令筆畫繁多以防改竄今按此勅已用斛碩二字而水經注有五斛米道又云長湖南有覆斛山又舊唐書字多作斛碩又韓文公河南令舍池臺詩未許波瀾量斗碩則詩中亦用之矣

鄧士望勘正劉漫塘文集云斗字古作豆俗誤併

金石文字記卷五

辛

為一字作斛即杜詩秋雨歎亦然按漢書平帝紀民捕蝗詣吏以石斛受錢已作斛

今浙西吳中人猶謂十斗為一石音石而北人讀石為擔誤也漢書蒯通傳守儋石之祿注應邵曰齊人名小甕為儋受二斛後漢書宣秉郭丹吳祐皇甫規傳竝作擔石注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史記貨殖傳醬千甔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甕受一石一音都濫反揚子法言吾見儋石矣

冥福院牒 長興四年九月

今在泰安州冥福寺

此牒無押而每人各用一印兩樞密使趙延壽范延光竝見五代史准字與嵩山會善寺戒壇碑大曆二年牒同

晉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 李象撰 成知訓正書

天福五年十月

今在汾陽縣小相里之北太師墓上五代史相里金傳略同惟傳云字奉金而此云字國寶傳云贈太師而此云贈太子太師又封西河郡開國侯而史遺之皆當以此碑一正也

碑云額項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堅仕堯為大理

金石文字記卷五

庚

官至殷末有理徵為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禍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同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於相城時人遂呼為相里氏相里武為漢御史相里覽為前趙將軍而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作碑者不能引也

今汾陽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後尚有數十家因考北齊寺碑題名多相里氏史云武子獲娶相里氏不至今千有餘年而裔孫猶居於此不獨晉俗淳樸而山谷之險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餘人民凶散欲求元時遺族已

寥寥不可見矣

安邑縣北三十里亦有相里村

駙馬都尉史匡翰碑 陶穀撰 閻光遠行書 天

福八年

今在太原縣黃陵村

開化寺瑤嚴閣記 蘇禹珪撰 蘇曉行書 開運

二年

今在太原縣蒙山寺內元人重刻

天龍寺千佛樓碑 李惲撰 劉守清行書 王延

譽篆額 開運二年

今在太原縣

朱彥尊曰碑稱承鈞為睿宗皇帝繼元為英武皇

《金石文字記卷五

元

帝皆史所未及

周

邢郡初修六曹軒宇記 僧應文撰 正書 顯德

元年八月

今在順德府城西舊莊書不佳又多謬字

衛州刺史郭公屏盜碑 杜讞撰 孫崇望正書

顯德二年五月

今在衛輝府治郭進為衛州刺史韋盜屏跡世宗

初右補闕杜讞序其事

龍泉禪院記 徐綸撰 王獻可後序并書 正書

僧師試篆額 顯德三年

今在陽城縣

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

號而稱天祐者

中書侍郎景範碑 扈載撰 正書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後周顯德元年

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

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

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

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

墓後有今於此者謂延廣在晉為誤國之臣遂至

《金石文字記卷五

罕

管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

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

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鑑及三代史周世

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

人也其官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非此明矣

乃謝而去問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

扈載撰

五代史景範傳景範初為監察御史嘗劾相國

兵部員外郎雖剝落者十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

平章事景公諱範字其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

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

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蒲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言本品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改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勿驚訴昊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宋史

金石文字記卷五

五

張美傳曰世宗即位時宰相景範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或者以疾而罷罷而遭父喪乎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金石文字記卷之五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六

識餘

岱嶽觀王圓題名

右唐岱嶽觀碑題名之一此碑有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建中元年貞元十四年題名都督兗州諸軍事任要行博城縣丞公孫昇二詩此碑前文從右方起後詩并題名或從右方起或從左方起每層高下多寡參錯不一以文意筆法求之乃可辨其起訖凡唐人紀遊題名皆就舊碑之陰及兩旁書之前人已題後人即於空處插入大小高下俱無定準宋初亦然自大中祥符以後題名者乃別求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一石刻之字體始得舒縱亦不與舊文相亂然石小易於搬取故題名愈多而存者愈少今之溝渠礪磨之間皆是物來此碑西側面又有樂政和申子題名一條

又按茶菴之茶與茶苦之茶本是一字古時未分麻韻茶菴字亦只讀為徒東漢以下乃音宅加反而加字音居何反猶在歌戈韻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安哉一畫為茶字此碑兩見茶字皆以巾从余可見唐時字體尚未變爾雅檀苦茶廣韻九麻中有茶字又有茶字注曰俗是也

又任要題名曰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

嶽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次致祭茶宴于菴曰茶宴者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今不然矣

宋黃元康題名

右小石刻在岱嶽觀子隋銘摩碑往還數四道士謂余曰昨發地得石刻二請觀之其文亦可采因附焉下題同此

咸助題名

右小石刻在岱嶽觀成戊乃政和八年其年十一月己酉朔改元重和曰失嶽者嶽而失之古無仲夏斬決之事也

宋真宗廣生帝君讚

右碑在泰山南麓青帝觀中宋真宗御製廣生帝君讚并序其文及篆額皆御書青帝即禮記月令所謂其帝太皞而史記封禪書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唐書王璵傳請置春壇祀青帝于園東郊者也夫帝者一而已矣易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周流于四時八卦之中而其為帝者一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其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變

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於是有一天帝五人帝之說漢儒因之遂立感生帝之名謂帝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鄭康成述春秋緯說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則王子雍諸儒所排駁而後世雖存五帝之祀亦不遵用其名者也其若易傳之言簡而當哉若其宗之事又所不足論云

升元觀牒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道勁

金石錄卷六

五

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實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晉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畧同金元碑竝有印曰尚書禮部之印即今通行大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宋范致君題名

右小石刻在泰山南麓后土廟

錢伯言題名

右碑舊在宋天寶觀後人移之州城內獄廟中西

堦古松下行書大徑寸餘

白龍池宋人題名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嶽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歛青帝宮次詣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允守劉家奉詔祈雪于岱宗登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游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廿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皇甫偁徐端朝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六

金石錄卷六

四

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

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廿六日自王母池來

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游質贊侍行

自恭觀元康兄畱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蕭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憩而

適政和丁酉夏前二日

妻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刀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興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

遊池上

鄧城李債弟俊侄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廿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

右在嶽西傲來峰下白龍池石壁上平廣計二十餘丈書曰龍潭曰白龍池竝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未刊缺錄之得十五首其文畧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游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張子觀水于池篆書張字作矩按劉原父矩仲臣銘釋矩爲張以爲張仲之器歐陽永叔從之趙明

金石文字記卷六

五

誠金石錄疑之黃長睿東觀餘論則云矩其勿反非張字考之玉篇信然然此云矩子則爲張子無疑蓋宋人之好奇者據原父永叔所定之字而用之耳宣和博古圖亦有周矩伯匱此條篆字大書無年號按宋朝紀元無有至十三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人也

元聖旨碑

右碑在州城內嶽廟西偏延禧殿前又有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其文畧同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即位一詔與此相類鄙陋之語播之王言傳之史冊貽笑後人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

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之不如已
靈巖寺宋李迪詩

右小石刻在長清縣靈巖山寺中其山距府九十里南接泰山北帶龍洞齊乘以爲疑即水經之玉符山而魏書所云朗公谷者在其東南自前代稱爲勝境宋金元人題字最多子至則當兵火之後縱橫偃蹇委之荆棘瓦礫之中然猶得唐一宋金合四十餘元以後不能悉數唐刻爲天寶十一載造舍利函記文不工不足錄而宋刻年月序次以此爲首按史李迪謚文定前後三知兗州其再任

金石文字記卷六

六

乃仁宗天聖中也

滕涉詩 祖無擇詩 孔舜思詩 張會宗詩

于侁詩 寃亭下詩 蔡安持詩 杜欽況詩

王珩詩 路伯達詩 元傳亨詩

右石刻大小不一凡十三通俱在靈巖寺其它刻

宋時者則有田植五言詩嘉祐五年王遠千佛殿

記元豐庚申李公顏金像記元祐壬申卜吉遊山

記大觀戊子郭思遊山記大觀三年住持仁欽篆

書心經大觀四年仁欽生老病死苦頌仁欽十二

時歌仁欽靈巖十二景詩政和元年淨照和尚誠

文政和五年創付政和乙未趙子明題名靖康元

年高直臣題名而蔡一經碑四幅前元符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書後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五日書在御書樓下特爲書家所珍又有面壁像碑宋建中靖國元年陳師道記金皇統七年重立金時者則有皇統七年雲公禪師像正隆丙子張汝爲題名大定戊戌蕭守中題名明昌六年本寺田園記明昌七年完懷英靈巖寺記元時者則有蛇兒年大元國師法旨碑蒙古字至元龍兒年帝師法旨碑蒙古字大德六年天童覺和尚默照銘至正四年察罕普華書唵嘛呢巴彌吽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凡元碑最多不盡錄錄其稍異者有至治元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七

年忽都虎郡主太夫人八達氏詩詩只二句曰巖前松檜時時綠殿上君王歲歲春大字刻之亦不類婦人筆也又有宋蘇子由五言論驗爲後人補刻而復有子瞻徐州一歌誤刻於此其詩各見集中不錄後之君子知予之所取者非以吹二氏之狂瀾拾閭朝之落艷而情淡好古意在闡幽自不能已者且因以覽世道之汗隆考文辭之醇樸亦豈不爲學人之一助哉

北嶽廟李真詩

恒嶽晨望有懷

定州司馬李真

一儀均四序五嶽分九州靈造良難測神功匪易酬

恒山北臨代秀舉東跨幽涇洞鎮河朔望峨冠萬丘經祠彰舊典壇廟列平疇古樹侵雲密飛泉界道流從官叨佐理銜命奉珍羞薦玉申誠敬鉅金詎有由郊原照初日林薄委徂秋塞近風聲厲川長霧氣收他鄉饒感激歸望切祈求景福如光願私門當復侯右詩在真定府曲陽縣北嶽廟中廟有唐時大碑五其一韋虛心文陳懷志書行草其一張嘉貞文自書其一鄭子春文崔鑲八分書其一李荃文戴千齡八分書其一劉端文王知新書行草碑陰及兩旁刻字皆滿其上層爲積土所蓋而余至時倉卒求梯不可得止就下方讀之火率皆貞元至末

金石文字記卷六

八

祐十數朝祭嶽題名六有宋人刻字獨此詩在羣碑後文雖不工然予見近代君子搜剔唐人之詩至於無名氏不知何代人之此皆收而附之而此灼然不誤者乃不得與斷簡殘編之列又北嶽廟自大碑之外絕無題詠故特錄焉又有宋王禹偁陳彭年韓琦三大碑及白憲書石幢一字皆可觀而稚圭自書逼真顏魯公世人傳其字者罕也

惠明寺碑陰題名

太原縣北門外惠明寺塔碑宋元豐八年呂惠卿撰并書其陰下方有此三十一大字餘題尚多不錄凡碑文必面在先陰在後此碑元豐八年立爲

乙丑之歲而陰所題辛亥反在其前十有四年不可曉也豈非惠卿磨去前人之文而自刻之者與其陰歲月之猶存則固心勞日拙而亦天理之未盡泯者與夫毀人以自成君子之所深戒而今之名公貴人爲此者多矣歐陽詹所以悲顏魯公之碑而致弔于九江之驛也悲夫古碑之所以多不存於世其不以此也哉

華嶽廟賈誼詩

右在華嶽碑之左旁此碑前後空處爲宋人挽入題名甚多幸正文皆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耳而近代人踵刻者尚未止有一題曰崇禎十

七年後辛丑和州逸人戴遵孝再立嶽亦八分書

元

張惟一祈雨紀

右在述聖頌碑之左旁八分書

華陰縣令王宥等題名

右在述聖頌碑之右旁上爲篆下爲八分書唐有兩上元年號此則肅宗時也

宋陳執中題名

右在碑陰韓賞文之下方有大歷九年華陰令盧朝徹謁嶽廟文有貞元九年十三年題名其宋代所刻惟此執中宋人所謚爲榮靈者乃其書則不俗也其碑之前左方下又有元豐乙丑王子文題

名

拱極觀記跋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聖門情事改元戶朝奉大夫薛公名公所作刻諸琬口意欲傳於久昨緣兵革遽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竊嘗錄之以行逮今十三載矣經曰天地運度有數而不失也道之雖至愚緬思景貺得非真君之密贊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休美云時紹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兼拱極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以萬曆中有人掘地

得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竝立其碑文鄙

十

淺無足采然吾於是見宋人風俗之厚而冠道流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今尚書省樓論九年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昭宣諭陝西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昭永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蓋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繫思本朝寧幾切

以視夫士大夫之醜顏臣僕者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而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以偽齊劉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魏死也其沒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井中心史之爲邪

劉汾詩

右說經臺之左有碑前爲老子度函谷關圖元大德庚子刻後爲希聲堂碑八分書延祐二年朱象先撰而此詩則在碑之左旁亦八分書不著年月詳其風致當爲元人之作草樓之前傳有老子繫

金石文字記卷六

士

牛柏後人琢二石牛置其下故末句云然

霍山廟建文碑

維建文元年歲次己卯二月壬寅朔二十二日癸亥皇帝遣序班周敷國子監生袁綱致祭于中鎮霍山之神曰予荷昊天祐命承皇祖丕緒正大寶位統率神人乃正月壬午祇祭上帝於南郊山川百神既與奠享尚以未能特脩祀事于祠下爲憾是用遣官奉香幣牲醴致祭維神以靈峻之德作鎮中土時出雲雨協相兆民以稱予懷柔之意焉尚饗

右小石刻一通在霍山中鎮廟西壁上子行天下見洪武永樂以來祭告嶽瀆之文及它碑記甚多

獨未有建文年者意其在位日淺又或文皇御宇之日而臣下之獻諛者從而剗去之也乃此文雜於數十百碑之中而字畫完好無缺故亟錄之後之君子每痛國史不存建文一代事蹟無從考證若使通雅之士歷溪山窮谷而求之如此碑者世間或尚有一二不止霍山廟也不猶愈於羅永恭之詩程濟史彬之錄僞撰而無稽者乎因并書之以告後人之能信古者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世

諸碑別體字

粗粗
粗立
土仁藥

彫幣弊

忘
并武

滋華履真

薰勳 皓昊天 咳孩孤

掛
極
馬

園之妻澤
當登組表職

鉅鑊

稻稂

今

三

晉析爲韓魏 米巫 殆白虎

11/15/1964

散開之潮濕

大鹿

力

瑞珽 宗彞 大皓 太皞

際

征徭
荆蕪

狀如
葵藿
黑點

而不矢甲兮終或已以貽戾

樓外樓 菊 寔

覺業
惛惛
網
竊竊
思思

其字嗟人生拉疑多殃住往

屯
賣
遠
永
年
良
橫
顛
亡
胃
胥

業以循修長
殷柔辛止上故鄉

條條月朝翔電曳扶容之隋范裳

執垂益而談卡疑兮憶續苦登此

六
造裏裔
帶帶
訐訐
捐捐

靈鷲
溜亮
府脩
沐髮
驢驢

欽吸 沆瀝 關關 寒門 颺疑 瑟

寘寘而威陵揚揚雲祺旗大儀儀靈脩

說

齒

象象
壑壑
嵬嵬
絹絹
先老
使使

饒洵出第弟泣血血磨磨力力戎

萬刃
莫英
徽
永承
華
鄧鄧
方

王念生造頌

廣 寶 較 化 郢 魯

曲壇
聘聘
百乃

良木西樓

吳三才歸

發其潛盡盡之所出

力民 佛墨 魁 躬聖

歌
含豪
彈翰
其
其

聖邱曾魯 聖咒五 齊醴齊 華茂齊 白昂齊

驪山溫泉頌 數刃初 峻極峻 公諫諫 高唐唐

之雲 尅尅 神尅聖聖 葉葉 村村

北齊郭巨碑 升斗

南陽寺碑 雜踏踏 奸軌軌 龔龔 日日 惚惚 峰峰

彭構 扶疎扶疎 爲象象 范范范 胃胃

後周華嶽頌 附升附 彭荆彭 燈燈 曹曹 恒恒 娥娥 旌旌

蒙 哥歌歌 扶扶 無無 壇壇

豆盧恩碑 龍襄襄 將軍將 沙苑苑

龍藏寺碑 斗升斗 踐祚踐 河人河 伽藍藍

雖壞壞 煩惚煩 北拒吾吾 臺臺

金石文字記卷六

啓法寺碑 挺植挺 不惻惻 測測 廷廷 稟稟 經經

刹刹刹 陞陞 慶慶 魚魚 抵抵

常醜奴墓誌 慕慕 齒齒 申申 救救 葉葉

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漂漂 釜釜 嘆嘆

姚恭公碑 祈祈 施施 免免 敬友穆穆 親親

唐宗聖觀記 井韓井

皇甫碑 肅然肅 痊痊 橫橫 劍劍 枰枰 排排

胃胃 產產 鄧鄧 簡簡 呪呪 網網 泣泣 辜辜 卑卑 裾裾

朱邸 馬獨馬 初封初

昭仁寺碑 先先 吳吳 夫子廟堂碑 胃胃 胥胥 史史 反反 條條 蜂蜂 英英 藻藻 衮衮

訥訥 爾爾 微微 笑笑 攝攝 齊齊 餐餐 資資 覆覆 匱匱

贊以成山 彭彭 荆荆 哥哥 歌歌 頌頌 鄧鄧 鄉鄉

化度寺碑 散散 菁菁

九成宮 蓮蓮 蓮蓮 蓮蓮 蓮蓮 蓮蓮

虞恭公碑 遠遠 遠遠 遠遠 料料 方絕大漠漠

歐陽詢書九歌 蘭蘭 旌旌

褒公碑 遠遠 遠遠 剛剛

孟法師碑 江凌凌 秘決決 薑薑 蓂蓂 泰泰 摸摸 摸摸 楷楷

褚書聖教序 苑苑 前前 簡簡

褚書兒寬贊 版築飯牛之朋朋 作作 明明 韋元成成 作作 成成

懷仁聖教序 耶耶 邪邪 拈拈 折折 苑苑 苑苑 經經 攬攬

金石文字記卷六

李衛公碑 葦葦 敵敵 敵敵 俗俗 俗俗 夫夫

王居士塋塔銘 惚惚 惺惺 經經

蘭陵長公主碑 皇帝字皆作篆文 搖搖 華華 展展 月月

邁奉禧禧 之傷神神 歲歲

許洛仁碑 墜墜 主主 蒲蒲 蒲蒲 州州 漚漚 漚漚 度曲村村

道因碑 苑苑 才晤晤 聰晤晤 鳥鳥 頤頤 怡怡

然理順 具禍以蓋蓋 嶠嶠 嶠嶠 蹲蹲 鴉鴉 衰衰 衰衰

營營 輯輯 原原 原原

李文墓誌 碎碎 卒卒 質質 質質 膺膺 悅悅 舛舛 舟輕輕 鄧鄧 鄧鄧

孔宣公碑 魯國鄧鄧 鄧鄧 人人 擊擊 磐磐 磬磬 科科 升升 斗斗

泚泚 杆杆材 浮榮 漸性 文

緯載 無聲臭

華陽觀王先生碑 施妍嫺 醜泚泚 捷捷橫

極從 三形荆之樹 狀狀 璞璞 閭元免

蚤飛 媿媿 班班 匪匪 苑苑 功虧覆普

敬

鄧惠王石塔記 七作漆

修孔子廟詔表 雨雨露 醜醜 龍龍 鼓鼓

騰騰

乾封元年祭孔子文 生莖莖

李英公碑 贊

金石文字記卷六

開業寺碑 熟熟能 太王 吐吐 泚泚

諸亮碑 輜輜 蓋蓋 枅枅 析析

澤王府主簿梁君誌銘 薄薄 纂纂

梁師亮墓誌銘 醜醜 桼桼 欽明歷代 覃覃

大猷碑 天骨昂昂 藏藏

李承嗣造佛像銘 斲斲

法琬碑 五枿枿 為為 珍彌 葉葉

甯思道石浮屠銘 上輕車 車都尉 烏烏

范范 黃陵萬項項

景龍觀鐘銘 正書中多用篆體

契苾明碑 管管 應楊 王質金箱 同

誅 莫賀特勤 特勤 垂碧 碑俱用武

后字

瀟藏禪師塔銘 塚塚 沮沮 愍愍 弒殺戮

東齊

葉慧明碑 珍彌 為為 考盤 近代 夕月

顧顧

張延珪孔子廟碑 趙遁眉 服服 日 敘敘

韋虛心北嶽碑 魁魁 神元妙頤 苑苑 彬彬

梁高望石浮圖銘 神元妙頤 苑苑 彬彬

弘引

金石文字記卷六

秦望山法華寺碑 炯炯 誠 僧瑤 豪豪 州州

御史臺精舍碑 壁壁 中 琴二泚二泚 冬冬 蹲蹲

淨業法師塔銘 父迪 括括 地之姿

乙速孤行儼碑 秉海 彤彤 楊 珍彌 漫升

明慶

少林寺碑 申縞 林之敬 石磬 王克潛

號 蔡雍 德鑒 神珠 迺迺 覽覽 有有

典成秩秩

嶽麓寺碑 轡轡 敘敘 惱惱 但但

東林寺碑 範範 經 惱 錄錄 憶憶 梅檀

陶侃

履履温碑 衛霍 子阜

大智禪師碑 多所通括 旃檀 悟神

不避寺鐵彌勒頌 菁 榮 淨德 迦

大德茂忠守也

道禪師塔銘 懋 物 倦 構 疾

充公之頌 梁

隆禪師碑 剎 檀 航 那 猶 由 是 我 哉

耶山 慨 臨 治

嵩陽觀頌 隱 昭 多 仙 太子 印

多寶塔碑 苾 莖 莠 旃 檀 印

金石文字記卷六

滅懷恪碑 漢 矩 楊 揚 州 自天寶 距 于開

元

郭敬之家廟碑 行中潔 矩 麾 城 柳 邑 邦

之攸懸

段行琛碑 牛崗 同 慈 絲 席 不 缺

景教流行碑 寶裝璫翠翠即榮字

不空碑 為 象 何 攘 讓

斬英者墓誌 時流響 驚 風

楚金禪師碑 工人杆 梓 匠 為 象 問

耀 剎 恒 相 真 縱 跋

周孝侯碑 恭 大護 護 舉 預 豫 章 射 獸

虎 獲 護 軍 初 易 度 虎 去 去 廿 世 事 已

揮 插 錫 廿 世 存 風 烈 俗 哥 揆 日

邠國公功德銘 鼓 鼓 凡 瓦 天 矢 開 闢 極 壯

李晟碑 迤 迤 演 于 後 如 衡 如 援 殲 殲 遺

構 亂

玄奘塔銘 納 衲 衣 凡 日 字 皆 作 日

贈太師崔陞碑 徂 萊 來

玄祕塔 頤 頤 涅 槃

神策軍聖德碑 齊 聖 廣 泉 淵 歲 蕤 蕤 解 辭 獸

辰 角 大 特 勤 勤 盟 沒 斯

圭峰禪師碑 磁 磁 州

金石文字記卷六

鄭恒墓誌 洪 隄 漁 私 茅 第 內 國 極 葉 業 文 者

武安君白公廟記 鯨 勃 敵 零 星 門

崔鑲北嶽廟碑 望 神 畢 耶 前 冰 易 疎 其 浸

如 抵 梓 諸 掌 曷 昇 中 習 多 森 蘿 羅 節

庀 度 沐 浴 皇 僂 化 賡 哥 歌 太 平 竿 笑 穢

魁 魁 績 繪 事 後 素 昭 晰

文賢刼像銘 珉 珉

後唐李存進碑 楊 劉 作 楊 雷

補遺

古金石刻不獨文詞之典雅字畫之工妙為可愛玩而先賢事跡前代制度不詳於史者往往著見焉其有資於博聞多識不細矣而其為物散在天地間日少好古之士蒼翠成書者十數家收之博而辨之精無若歐趙二錄歐錄之目千趙錄二千皆據其實有者籍記之他書循名泛列固不辨其存亡也亭林先師實甚好古遊轍所至旁搜博採著成此書惟就碑刻現存及收得拓本者錄之得三百餘通其數少於歐趙而考論詳密不啻過之夫今之去宋僅五百餘年而十亡七八則過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主

此以往又當何如以彼亡佚者為可惜則其幸而存者可不加寶重哉未風有此好孜孜訪求所得有在茲編之外并歐趙所未錄者不忍使其無聞謹附載於後以見古碑之亡於通都大邑而留於荒村窮谷者尚多有之蒐羅表章無令泯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門人潘耒謹識

漢桐栢淮源廟碑 八分書 延熹六年

今在桐栢縣

洪氏隸釋載此碑缺五字今拓本字畫完好而乏淳古之氣蓋唐人重刻者據朱長文碑帖考云是釋曠書釋曠開元時僧金石錄中有北嶽恒山碑

亦其所書也

後魏中嶽廟碑 八分書 太安二年

今在登封縣

魏太武帝因道士寇謙之奏請更造嵩嶽新廟立碑紀事趙氏金石錄有其目余謁廟見此碑有一孔疑是漢碑審視乃知其為魏也碑中直稱謙之為天師為師君以太武奉道親受符籙故云然字體近拙而多古意中段剝蝕首尾具存碑陰復多題字嵩山碑刻目漢二石闕銘外無古於此者近日葉井叔作嵩陽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之

北齊嵩陽寺碑 八分書 天平二年四月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主

今在嵩山會善寺

碑記生禪師造塔及其徒倫豔繼造二塔事書法不工而碑文可誦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從嵩陽觀移來會善寺立則唐人固以為舊物而珍之矣歐趙錄却

唐龍門山石像記 正書

今在洛陽縣

龍門山鐫石為佛像無慮萬計石窟最大者今名賓陽洞像尤高大洞外石崖高處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首尾不具不知年月姓名按集古錄有

三龕記貞觀十五年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岑文本撰銘褚遂良書今拓本有聿修陰德等語又有左武侯大將軍相州都督雍州牧魏王及懷鏡奩而不追云云知即此記也

汾陰公薩收碑 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

今在醴泉縣

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今存者僅十六碑記中載其十五惟遺此碑先師所錄必目觀其碑與收得拓本者非然則置之蓋其慎也碑止存百餘字而額尚完

葉有道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開元五年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三

拓本

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三世爲道士明皇時法善見尊寵其祖若父之墓碑邕皆撰而書之可謂濫矣書法秀逸閑雅不見欹側之態蔡君謨謂是邕書最佳者良然

端州石室記 李邕撰 正書 開元十五年

今在高要縣

肇慶府北七星巖古名定山亦曰崧臺有洞通明宛委記刻在洞門石壁不類北海書集古錄疑爲張庭珪書庭珪長於八分凡邕文而庭珪書之者皆八分此則正書恐未然也記中云有若那伯早

公開元時有單刺史者爲宋璟所稱早當作單是墓刻之誤

支提龕銘 蔡景振 正書 開元十九年九月

今在林縣洪峪

衛輝府林縣林慮山在其西黃華天平洪峪其最勝處余遊洪峪宿洪山寺見元勅旨碑金燈記勅公碑寺東三里許路傍有石龕刻三佛像視其銘乃唐物也書非名人而有初唐筆意以地僻人見者少故不入歐趙諸錄惜在露地當移置寺中乃可久耳

大照禪師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天寶元年

金石文字記卷六

十四

拓本

大照名昔寂大通秀之嗣去達摩七世是名北宗門庭甚盛所謂兩京法主三帝門師者也碑當在嵩嶽寺今不存拓本乃翻刻者不逮雲麾嶽麓亞於娑羅耳

比干墓碑 李翰撰 正書 天寶十載

今在汲縣比干廟

唐太宗追贈比干爲太師貞觀中既立碑刻詔及祭文天寶中李翰官於衛作此碑述封表之指其文雅正選入唐文粹中今碑乃宋建中靖國元年汲令朱子才重立

寺還天王師子記 正書 天寶十四載
今在少林寺

碑載久視年間僧義獎等狀 及武后口勅碑小
非名筆故諸錄遺之葉并叔官於登封而石刻記
亦不載余至少林周行廊廡見此石嵌置東廡壁
間亟搨得之知考古必須親閱也

悟臺銘 元結撰 篆書 大歷二年

浯溪銘 元結撰 瞿令問篆書 大歷三年

唐亭銘 元結撰 瞿令問篆書 大歷三年

右三銘並在祁陽縣

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篆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三

臺曰悟臺亭曰唐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
之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
薛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
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翦穢得次山銘刻喜
而識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
五言長律一首俱刻在中興頌之旁

般若臺銘 李陽冰篆 大歷七年

今在福州烏石山

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
在三山爲最古又聞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之見

延陵季子廟碑 蕭定撰 張從申書 大歷十四
年八月

今在丹陽縣

丹陽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鎮去鎮九里爲吳季
子廟有孔子十字篆碑及潤州刺史蕭定脩廟記
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并識重刊篆碑歲月二
碑蓋同時立也歐陽公不喜從申書僅錄其三碑
今存者獨此耳昔人評張書頡頏李北海今觀遺
刻挺勁有餘而乏雋逸之氣恐未堪肩隨也
濟瀆廟碑 張洸撰 八分書 貞元十三年

拓本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三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碑文
乃濟源令張洸字濯纓所撰簡古有體裁一洗駢
儷之習洸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蓋文
弊之極而將變元結權德輿輩皆然不獨韓也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正書 太
和七年十二月

今在鄞縣育王寺

碑載寺田興廢始末開元中秘書正字郎萬齊融
撰文趙州刺史徐嶠之書碑燬太和中復立明州
刺史于季友作後記屬處士范的重書之鄭氏金
石略載的所書凡五碑則因有名當時者碑末有

季友與的唱酬二律可補唐風之遺

復東林寺碑 崔黯撰 柳公權書 大中十一年

今在廬山東林寺

寺廢於會昌宣宗初崔黯為觀察使謀於舊僧正言修復之黯為作記歐公稱其文辭道麗可愛今碑斷缺不可讀而字畫存者殊佳東林惟此殘刻及翻刻李北海碑猶存舊蹟若歐陽率更西林道場記顏魯公題名崔融題詩李渤題影堂碑陰皆不可見矣

尊勝陀羅尼經 正書 咸通四年八月

拓本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七

經刻於石幢漳州押衙王制建造建州司戶參軍劉鏞書書法婉雅酷有虞氏廟堂筆意其碑當在漳州今未知存否尊勝石幢在處多有余所見其中包山寺 年刻溫州仙巖寺大中年刻皆完好包山者書法尤佳字大而刻深宛然如新也

修禪道場碑 正書 無年月

今在天台山

寺在佛隴為智者大師修禪之所碑文補闕梁肅撰台州刺史徐放書天台山志所載有陳隋唐碑十五六通訪之都不存獨有此碑蓋立榛莽中日就剝泐徙置近寺十夫力耳此碑現存而歐趙

錄皆不載是知昔人星漏亦不少也金石畧所載又有天台佛隴禪林寺碑亦徐放書今則亡矣

石橋寺詩 貞元三年正月

今在衢州

衢州府城南三十里有爛柯山相傳為王質遇仙之所有洞明豁愛峙一碑乃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緯所題五言古詩元和元年州刺史陸庶記云刺史韋公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朱熹尊云考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恪第三子琬琬子緯舊唐書傳緯少繼江王嗣後封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為衢州刺史詩當作於景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七

雲間而刻於貞元也詩中有薄煙羃遠村遙峰沒歸翼二語楊用脩以為仙人遺句殆未見此碑故耳又有二碑刻唐人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一首今亡

朔方節度使李光進碑 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行書 元和十一年

今在榆次縣

光進與弟光顏並為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高唐書二人並有傳光進碑令狐楚所撰光顏碑李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

弼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
光進之父官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
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
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宦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
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
記中矣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景福元年

今在本寺

舍利塔一燔於太和八年一燼於中和二年至是
僧復嚴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南敘述記知
常書之碑中所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匡

金石文字記卷六

三

歲欲遷舍利於開陽王院於朝請發封壤詔可
節後葬時崇靈法寶如尋

金石文字記卷之六終

韻補正

余為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寔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為次第而已今世盛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謏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

韻補正

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於才老之書而重為之三歎也夫柔兆敦牂孟冬之二十日東吳顧炎武書

上平聲

一東

合者一十二字 江江幢幢幢邦庵憲雙降降

已上俱入唐韻正後從此

不合者二十四字 登唐微崩分方明憑馮房務

此 薨夢尊彭謹乘繩膚薨與宏湛陵已上皆後人無稽之談不可引以為據後

疑者七字 禽調心淡應陰臨已上七字雖下而音以其詩易末

章下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十四字 控棟洞慟寵縱

誦訟頌塵塵瓮用龔

韻中元有者一字 童引春秋公羊傳公會宋公于夫重左氏穀梁皆作禮

二冬 古通東

三鍾 古通東

四江 古通陽或轉入東此韻古通東不入陽

五支

合者一十二字 邱裘仇牛能否果謀尤就耽獨不合者四十一字 加嘉歌求蚪鉞義議誼戔峨

韻補正

我魚燁逃旄波浮莎多致春沙鯨鮐疏灑憂柯禍化和蛇獸悠由遊游運羅人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四十一字 皆階階階街佳

孩該孩乖娃開厓醴臺排排災災哉猜才財材

裁齋釵儕哀埃淮礪懷諧諧孩胎來萊靈埋皆庚哈四韻既注云古通支則全韻皆通此注不必更贅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字 衍佩飾配備沫濟濟志試是畏毀諱緯壞怠易齊次

韻中元有者五字 雌資斯私茲注雖千西切資津私切蓋失之及云子聲本如濟水之濟以濟細茲方得本音思慈茲切詞似茲切皆當用此音以韻今韻說按此論甚當學者不可不察然雖不出本韻之中非有改易也

六脂 古通支

七之 古通支

八微 古通支

九魚

合者四十字 家瓜葭鉤溝衙頭筆華不慕鄰耶

候遐牙芽偷偷樓婁鏤

不合者六十二字 歌鳩僑龜驕邱恢求仇逃臺

時時等倚游懲朝持能杯兵謀施身毛媒整作

髦消修囚道周州舟昭朝巢醅愛祆休麻結

灰孩遊由尤陵流雷索仍資些斯思詞

韻補正

三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字 吾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十三字 故據去溥傳其

慕撫素煦喻慮騶

十虞 古通魚

十一模 古通魚

十一齊 古通支

十三佳 古轉聲通支 轉聲者改此之聲以就彼之韻如才居所佳爲堅奚切來爲陵之切之類是也古人

緩不必改字已見音論中卷

十四皆 古轉聲通支

十五灰 古通支

十六咍 古轉聲通支

十七真

合者五字 旂沂命 古音通客反此音烟井切誤 揮輝

不合者六十字 宮弓躬徑頸攸功磬慶肯謙崇

定南男佞甯甚逞崩風楓凡夢萌宗寢潛替譚

萱靜鮮生姓姓爭中終眾章政檐耽筆爽三厭

衣嬰譽咸葦雄熊揚膺嶺領隆 按此韻所收其標如船字三引皆不同易震上

公又辭與部韻韻入貢良象傳與心爲韻則當入侵班同東都賦與微爲韻則當入入才老益收此韻之內又引弓字所引皆姑宏切

惟熊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潛澤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

切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

引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

引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皆字所引皆于切皆方精切皆字所引皆于通切諸字所引皆金切

韻補正

四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百三十五字 昆鵲現錄

觀冠帽堅開坤髡慙牽艱乾虔原源媛元元

研顏言顛顛敦天燁瞰田豚臀屯難年邛閭

奔賁分蕃番翻偏篇霽紛芬氛翻璠璣璣盆盆

漬墳繁煩樊燔門捫綿緜泯緜聞文紋尊樽

千遷村存嶸蹲泉前孫宣煊西 已見下 先僊旋還

旗鸛川傳山船淵蕭宛寬溫剗焉燕烟咽煙安

昏婚壘垣闌軒賢寒弦玄渾桓魂延延捐綠圓

園悽連崐崐然然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三字 覲佃遞遁涸魚

憤悶悶燼進信震診聞怨愠報訓鉉運刀勒

十八諄 古通真

十九臻 古通真

二十文 古轉聲通真

二十一殷 古通真

二十二元 古轉聲通真

二十三魂 古轉聲通真

二十四痕 古通真

二十五寒 古轉聲通先

二十六桓 古轉聲通先

二十七刪 古轉聲通先

韻補正

二十八山 古轉聲通先

下平聲

一先

合者一字 西

不合者二十三字 監宮躬嶽瓊麓南風平

明生簪護心陰英紘林齡靈行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二百二十一字 間前為

艱巾斤乾干犴犴肝奸杆竿官觀冠棺均

關莞菅鰥君寬坤刊看羣幫勤勲顏猜銀垠頑

刈單殫丹鄴敦端殫歎歎端灘春彈檀壇屯搏

團豚狹難珍塵陳班頒班般賓濱奔分焚燔藩

翻翻番反紛雰芬盤槃聲蟠貧蟠焚蟠紫繁

諸蕃樊煩蠻漫沒沒髮瞞門泯民殫民文聞曼

尊樽遵津餐親羣存續巡旬辛新珊珊酸孫後

延真振臻榛泰諄噉榛純孱潺山刪潛身紳長

辰臣嬪神安鞍般因姻裡堙變潯溫欣忻歡懼

謹驩熏勳昏婚閨翰翰寒韓完桓紉九魂環鑽

緩獫寢髮閑閒嫺云貶汙賴雲瀾蘭闌欄麟麟

鄰隣鱗論倫輪淪淪鑠鑠鑠鑠驚人仁根堅恩

痕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五字 淵貫睽

展半祥慢慢姍讚震聞訕衍憲獻顯患

韻補正

爛

韻中元有者二字 暝眩

二仙 古通先

三蕭

合者六字 愁優舟幽休廖

不合者五字 多農踰踰姪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字 膠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四字 嬌廟笑皎

四宵 古通蕭

五肴 古通蕭

六豪 古通蕭

七歌

合者二十三字 儀義議移宜為偽蛇池施皮

羅薦披刺差施猗猗離離離下所引儀義下八字

不合者五十三字 家高茂佳瓜誇誇夸誇牙

芽齟齬衙衙都胎徒途圖蒲蠅琶葩基蟻邪哀糾

曹徂遮者車奢除赦貫蘇奢華花韡呀蝦霞蝦

瑕蝦豪華譁邪

古音通用不必注者一十五字 加嘉珈哿笳麻

嗟搗沙砂縈紗鯨鮑望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字 播佐化

八戈 古通歌

九麻 古轉聲通歌

十陽 合者三十七字 鮐京庚阮坑戛慶卿迎錫兵亨

烹祈繫彭明蝨蝨苗育萌猛鴨盟撐英瑛兄亨

衡嘶珩衡橫鍾羹

不合者一百一十九字 肱功攻公宮躬恭金剛

今驚諍經空傾窮東燈登瑞冰丁通聽桐同

譚洞洞增庭停亭農寧中忠懲程冲崩封竹風

豐紛豐峰蓬森朋平逢鳴冥民名龍蒙蒙朦濛

宗精聰蔥清秦情姓從鍾蒸衆瞻終筆蹤鍾衡

克取崇重生升聲勝身華成承城誠懽懽懽

一蕭虛山興轟雄宏鴻容蓉營庸墉頤宜慳盈聾

令隆身下所引荀子成相篇天為之論與當為之論

又誤也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字 伉儷遇倡放愴莽

顛象壯爽上往既饗享恙朗讓壤

韻中元有者五字 抗亢漲行所

十一唐 古通陽

十二庚 古通真或轉入陽此韻半通陽唐半入耕清不入真

十三耕 古通真或轉入陽

十四清 古通真或轉入陽

十五青 古通真耕清青自為一韻不與真陽相通才老誤

十六蒸 古通真

十七登 古通真蒸登自為一韻不與真通才老誤

十八尤 與支韻合者十字 龜旗期植鼻杯媒災十灰

與憂流韻合者五十九字 高褰膠惛滔條綯讓

恢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惛

惟曹漕消霄蕭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驕

號律拾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遙

不合者三十四字 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

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

厨厨夫符扶督務趨須鬚芻誅殊樞渝渝榆
撇餘腴濡濡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九字 抹糾臭謬史岫售湯

雷下引陸機賦左不合今不取

十九侯 古通尤此韻古通魚度模不與尤通才老誤

二十幽 古通尤止通尤韻之半要流等字

二十一侵 古通真真韻已下皆開口之音總不與上韻相通才老誤

二十二覃 古通刪才老

二十三談 古通覃

二十四鹽 古通先才老

二十五沾廣韻作添 古通鹽

韻補正

二十六咸 古通刪才老

二十七銜 古通刪才老

二十八嚴 古通先才老

二十九凡 古通嚴

上聲

一董

合者三字 蜂降項

不合者二字 口往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字 縱虹容

二腫 古通董

三講 古通養或轉入董韻古通無不入養

四紙

合者二十字 九玖近舊特等不否負婦母畝敏

鮮癰火友有右囿

不合者一十八字 咎舅蟻儀寶阜茂裏纏所丑

手守狩首施禍雨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二十字 改解楷待字沛姊

秭采綵在海醢怠殆駭懈蟹駭亥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八字 記估皆期菱事時嬌

韻中元有者一十四字 子死士亂記似似已祀

帮兕如俟渼注子讀如濟水之清此音近而十音近始記似已祀帮如兕音以學者不可不知然總不出本韻不亂下

引聲辭不
合今不取

韻補正

五旨 古通紙

六止 古通紙

七尾 古通紙

八語

合者四十字 寡孽椒耆垢苟口叩藕偶耦雅和

脰豆馬媽碼母走湊作寫數者斗味舍野楚嘔

下夏后暇後厚嬌候冶脰豆下引柳宗元賦嘔下引韓愈詩均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八十六字 廣畧軌久糾可考起糗咎白

舅哦瓦我烏倒妥蕩道墮娜表保飽寶蚌鵠否

婦畝謀茂老妖麋天牡子酒左草鑿暇嫂掃叟

坐肘趙蕞齒醜哆士仕首手守狩產使史事受

壽香妮海悔駭朽鎬部禍段火既又誘友有柳
鯉柯紐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十六字 顧故圖塗怒蒲

慕謨踣助紆虛壺予余舉

九虞 古通語

十姥 古通語

十一薺 古通紙

十二蟹 古轉聲通紙

十三駭 古轉聲通紙

十四賄 古通紙

十五海 古通賄

韻補正

十六軫

不合者四字 溟永上寧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八字 卷繼曲偏粉吻損展

十七準 古通軫

十八吻 古轉聲通軫

十九隱 古通吻

二十阮 古通銑

二十一混 古轉聲通阮

二十二狠 古轉聲通阮

二十三旱 古轉聲通銑

二十四緩 古通旱

二十五潛 古轉聲通銑

二十六產 古通潛

二十七銑

合者一字 浼

不合者五字 坎菰枕靖舌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三十五字 管瘡簡捆望服

瘳豎短斷珍盞般板本阪坂反返飯滿晚挽吻

纂損剗產穩狠暖緩限耶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八字 諫幹近壇萬算潯愈

二十八獮 古通銑

二十九篠

韻補正

合者二字 非糾

不合者二字 楚署

改正經文者一字 慘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昭

二十小 古通篠

三十一巧 古通篠

三十二皓 古通篠

三十三哿

不合者一十三字 寡賈假雅補把馬寫者野冶

下夏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字 大儺

三十四果 古通哥

三十五馬 古轉聲入哥

三十六養

合者三字 景炳影

不合者二字 騎勇

四聲同用不必注者三字 芒將洋

三十七蕩 古通養

三十八梗 古通軫 此韻半通養半入耿靜不入軫

三十九耿 古通梗 止通梗韻之半

四十靜 古通梗 上同

四十一迴 古通軫 才老誤

韻補正

四十二拯 古通軫 才老誤

四十三等 古通拯

四十四有

合者五字 軌晷盤旭麴 唇下引王延壽賦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一十三字 起舊主隅父釜負子采採芻

綠乳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三十字 考博巧禱禱鵠鳥

道計瑤包飽苞保寶鳩抱茂耶造草阜埽嫂少

天好老第擾 道下引胡廣歲茂下引馬衍賦並不合今不取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四字 虬狩壽愛

韻中元有者一字 阜

四十五厚 古通有 此韻古通語不與有通才老誤

四十六黠 古通有 止通有韻之半標世傳字

四十七寢 古通軫 寢感已下皆開口之音說見乎詩才老誤

四十八感 古轉聲通銑 才老誤

四十九敢 古通敢

五十琰 古通銑 才老誤

五十一忝 古通口

五十二嫌 古通口

五十三檻 古通嫌

五十四儼 古通銑 才老誤

五十五范 古通儼

韻補正

去聲

一送

合者四字 降降絳巷

不合者一字 零 韻中有露字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字 鵠忡

二宋 古通送

三用 古通宋

四絳 古通漾或轉聲通送 此韻古通送不入聲

五寘

合者九字 疾近富窺訊佑祐右固

不合者一十三字 瓦雋法傳靡迹藉俊守石學

化移

入聲轉用當注者一百字

決訣結別括闊屈關

缺軻羯竭竭竭傑寇孽果蜺霓月迷達突闔極

脫扶芾蔽紱紱髮髯佛發拂臂浮勃輟拔裝越

謁覽伐罰秣秣沫滅沒密節察卒竊切絕卒疾

嫉玃晰哲折哲實緘拙室瑟式失然鍛殺設適

植殖迷舌喝溢抑一謁褐晝穴血閱越冽烈列

冽日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七十四字

屈戒誠芥界介

慨槩概蓋怪怪話快磕磕慨檜檜艾外礙帶退

態汰太泰逮岱代大怠內隊牙鷹拜湃貝沛霈

韻補正

主

派敗施施載再療蔡菜繇葢隘拽謁賦愛曖優

菱悔誨害懈解會壞糴瀝邁瀨賴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十字

歸□□□題號號

待見追駟美司豕死祠肯水哀□□□威海偉

韻中元有者一字

未收者二字

六至 古通寘

七志 古通寘

八未 古通寘

九御

合者二十三字

穰家夸柘關脰霸湊驟寫寫謝

畫詐舍赦野假暇夏候夜鏤

不合者二十八字

葉駕到倒態和那富暴負阜

婦麥謀耄茂鑿嗣塞朝詔熾宙首獸事迎輝

入聲轉用當注者一十六字

伯陪索朔斷燭屬

作觸腰涸獲獲欲慾絡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一字

居舉圍古駢駢

韻中元有者二字

怒婢

十遇

古通御

十一暮

古通御

十二霽

古通寘

十三祭

古轉聲通寘

十四泰

古轉聲通寘

十五卦

古轉聲通寘

十六怪

古轉聲通寘

十七夬

古轉聲通寘

十八隊

古通寘

十九代

古轉聲通寘

二十廢

古通寘

二十一震

不合者九字 境名心生上鞅爭榮龍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十八字 倦食琅問前意

箭寸先與選約痴動限論輪亂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實

疑者一字 實

二十二稗 古通震

二十三問 古轉聲通震

二十四燠 古通震

二十五願 古通震

二十六愿 古通願

二十七恨 古通願

二十八翰

韻補正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十九字 串鴈舒廣

慢綴吳晏宴怨婉忠宦秦縣環瑗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瀾

二十九換 古通翰

三十諫 古轉聲通震

三十一欄 古通諫

三十二霰

不合者一十字 鑒鑑汜犯竄識暗檻纒濫

字之外無與霰線二韻字同 用者不知才老併入此何也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九十九字 觀管貫館

困諫幹間看眼言鴈鴈岸軒軒延暖玩斷鉅斷

旦嘆炭彈難輓旋綻絆半判泮盼盼返坂反

販奮畔辨叛伴飯漫嫚戀萬蔓晉贊贊誤架嬰

散算吳遜迅撰順訕婉花堅晏案煥漢噉階

早汗限環懸患篆幻換緩宦運浣玩亂限論懶

爛允蜥

三十三線 古通霰

三十四嘯

合者六字 薛單謬繡憂幼

改正經文者一字 慘

不合者二字 雉署

入聲轉用當注者八字 鵠激虐肅濯叔約學

韻補正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九字 臯高朝飄藐招昭霄

超

三十五笑 古通嘯

三十六效 古通嘯

三十七號 古通嘯

三十八箇

合者三字 地罷化

不合者一十字 稼霸舍詐謝話下暇野夜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可

三十九過 古通箇

四十禡

合者一字 袴

不合者一字 派

入聲轉用當注者三字 伯整獲 發下引與同韻不合今不取

四十一漾

合者十字 竟鏡病柄盟猛競梗映泳

不合者二字 命夢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字 方霜傷

韻中元有者三字 萊妨償

四十二宕 古通漾

四十三映 古通震 此韻半通漾宕半入誤

四十四諄 古通震 才老誤

韻補正

四十五勁 古通震 才老誤

四十六徑 古通震 才老誤

四十七證 古通震 才老誤

四十八澄 古通震 才老誤

四十九宥

與蕭韻合者一十四字 告鑿較軸朝郭孚報冒

築少好孝肉

不合者一十六字 殷具投赴哺附驚侮霧聚趣

族數鑄裕乳 已上字可入候韻不可入蕭宥三韻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六字 羞離憂授流旋

韻中元有者一字 收

亢

五十候 古通宥 此韻古通御遇暮不與有通才老誤

五十一勿 古通宥 止通有韻之半故宥等字

五十二沁 古通震 說見平聲才老誤

五十三勘 古通翰 才老誤

五十四闕 古通勘

五十五豔 古通霰 才老誤

五十六枯 古通豔 廣韻作添

五十七斂 古通豔 廣韻作嚴

五十八陷 古通諫 才老誤

五十九覽 古通陷 廣韻作鑑

六十梵 古通陷

韻補正

入聲

一屋

與御遇合者三十字 垢慙殺嶽岳極涿咏琢實

覲駟濁伯撲朴璞捉靛驚渥幄握鑿碩閤角

榆洛 說下引陸平詩餘下引陸機七微

與嘯笑合者一十七字 覺迪葑濯剝絕戚戚厭

嘯蕭蕭脩脩鶴學樂 潘下引陶潛詩下引陶潛詩下引

不合今

不合者一十五字 國德得芥底鴈出直經嘿默

活役域圓 同韻而此所引皆不合

二沃 古通屋 凡入聲之韻多混其半片才老求其半片

干

三燭 古通屋

四覺 古通藥或轉聲通屋 此韻半通

五質

合者一百一字 麥結潔隔隔高革骨訣滑窟闊

缺缺掘兀咄突脫鐵職埵經臺奪通誦柄槌

徹徹福蓄輻伏八批別級級佛佛第弗刺拂

鬚發服拂牧滅沒曠末効物物節簣沕竊絕雪

躓折哲熱拙責策策策冊柵設殺噎噎厄軛阨

軋穴忽惚惚血馘馘畫國或郁月越列烈裂

引柳宗元賦下引蘇內翰錄下引蘇東門賦下引黃庭堅詩下引易林下引張翥七命下引蔡邕賦下引于興文並不合今不取

韻補正

不合者八十八字 局覺穀告鉤甲曲匿客清

牘虐業凝獄岳玉谷荅納弱拆澤宅躅腹覆復

乏伯柏迫百搏念頤法珀僕白舶菹脉鷲穆陌

睦目木足作爵襍風肅宿粟削屬粥庶毒叔縮

束索蠹葉睞鴨易協合洽鑊獲獲鬻有欲穆陸

六祿麓慮縛

四聲轉用者三十一字 戒疲器氣契對代表泰替

富背祕備寐除載悴萃 此韻半通 隘意又祀異

類求位位及 此韻半通 引漢書下引利女傳下引劉向九歎下不合

六術

古通質

七櫛 古通質

八勿 唐韻 古轉聲通質

九迄 古通勿

十月

合者八十一字 點葛割估估括聒骨闊窟屈渴

偈藁恒咀掇闐脫德達奪咎擲撥八益髮發拂

鬚渤勃拔拔跋跋伐罰末鉢沫沫抹靴密沒物

札疵側察猝卒疾息識通式撮出茁殺過開滅

滅習忽笏笏活滑鶻榻力慄栗刺辣糲 此韻半通

下取下意下力下引蘇內翰詩並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二十五字 甲汲覺獲及逆荅塔榻衲雪

韻補正

法乏復繫執市爵襍浴闔洽鴨蠟臘

四聲轉用者四十一字 計夫挾氣契外裔莖

替昵沛斃開蔽弊敝摯制際脆世勢歲近遞滋

噬筮綴蛻鍛翳兌銳稅衛穢厲戾汭

十一沒 古轉聲通月

十二易 古轉聲通月

十三末 古通曷

十四點 古轉聲通月

十五牽 唐韻 古通點

十六屑 古通月

十七薛 古通屑

十集

與御遇合者六十四字 格餘戰谷玉穀屬號客

逆額額獄澤擇宅柏伯百迫白帛魄拍邪陌木

迹烏昔躡籍藉昔惜索蕭席夕安炙蹠跖尺斥

赤釋碩石射弼赫啞屋獲數懌奕繹液射譯腋

四聲轉用者四字 昨露護夜昨下引班固西都賦不合今不取

與嘯笑合者一十一字 激的滌迪溺翟沃鵠櫟

樂礫礫下引班固東都賦不合今不取

四聲轉用者四字 告擢豹豹下引韓愈文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二十二字 怯闕業葉藥德脫惕惕直辟

韻補正

沫末式適識室食黑閭翮邑

十九鑠鑠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陌陌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一麥麥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二昔昔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三錫錫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四職職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五德德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六緝緝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七合合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襲集 二字古音同用不必注

二十八盍盍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二十九葉葉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三十帖帖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三十一洽

曉類 二字古音同用不必注

三十二狎狎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三十三業業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三十四乏乏下引郭璞詩不合今不取

韻補正

昌平山水記卷上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京師九門其西北曰德勝門元之健德門也洪武元年九月大將軍徐達改今名

出門八里爲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

又二十里爲清河其水出玉泉山分流而北逕此又東會於沙河入於白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關駐於清河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

昌平山水記卷上

院使朴不花二人帝不得已執而畀之其兵乃退即此地也有石橋跨其上永樂中建宣德五年二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上躬察駿騎導皇太后登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皆稱萬歲

又十二里有元福官宏治十七年建俗呼爲回龍觀又十八里爲沙河店店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五十里龍泉寺合西山諸泉東流爲南沙河有橋曰安濟店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四家莊雙塔村東流爲北沙河有橋曰朝宗二橋正統十三年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壽建二水至店東南賈家莊而合又東南至

通州界入白河漢書軍都有濕餘水東至潞南入沽即此水也店在二水之間今尚有居民百餘家

先是車駕北征及上陵多駐沙河有文皇帝行宮遺址正統時爲水所壞嘉靖十六年三月丁未上駐蹕沙河禮部尚書嚴嵩言此爲車駕謁陵之路南北道里通均且居庸白羊近在西北邊防尤切宜修復行宮築城環之設官戍守從之十七年五月始於沙河店之東建行宮十九年正月城之名曰鞏華南北徑二里東西徑二里門四南曰拱京制如午門北曰展思東曰鎮遼西曰威漢行宮在城之中先以勲臣若都督守之二十八年改副總兵後改守備有分守公

昌平山水記卷上

二

署真靖所及營房五百間今圯惟行宮存

又二十里爲昌平州州故永安城也正統中調長獻景三陵衛於中東西三山口及東西二營地方駐劄以護陵寢及土木之難明年景泰元年於昌平縣之東八里築城徙衛於內名曰永安三年并昌平縣徙焉合之東西二門及城中大橋故南門遺蹟也其後續設陵衛益多仍於城南復築一城連之今之南門是也乃去舊城南面礮石而合爲一周一十里二十四步州治在舊城內大街西先爲順天府昌平縣正德元年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陵寢所在歲三大祭欽遣百官陪祀及帝后忌辰歲暮正旦竝遣駙馬詣

陵縣小民貧供億煩苦請改爲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隸之助其力役凡有科派差徭及養馬之類悉皆優免從之未幾復降爲縣八年縣丞張懷復奏始定爲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屬焉仍隸順天府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鼎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山以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宮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聖因之皆兆於長陵之左右而同爲一域焉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三

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白石坊一座五架又北有石橋三空又二里至大紅門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外東西各有碑刻曰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入門一里有碑亭重簷四出陞中有穹碑高三丈餘龍頭龜趺題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仁宗皇帝御製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龍環之其東有行宮今又前可二里爲櫺星門門三道俗名龍鳳門門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勳臣四文臣四武臣石獸二十四四馬四麒麟四象四橐駝四獬豸四獅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遠者蹲石柱二刻雲氣竝夾侍神路之旁迤邐而南以接于碑亭碑文後書洪熙元年四月

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謹述蓋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長陵獻陵始置石人石馬等於御道東西十月己酉建長陵神功聖德碑是時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櫺星門北一里半爲山坡坡西少南有舊行宮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橋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橋七空大石橋東北一里許有新行宮宮有感思殿今亡宮東南有工部廠及內監公署今竝亡大石橋正北二里有石橋五空又二里至長陵殿門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謁陵始命以石甃今稍殘缺自大紅門以內蒼松翠栢無

昌平山水記卷上

四

慮數十萬株今翦伐盡矣

長陵在天壽山中峰之下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內東神厨五間西神庫五間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內有碑龍頭龜趺無字重門三道榜曰祔恩門東西二小角門門內有神帛爐東西各一其上爲享殿榜曰祔恩殿九間重簷中四柱飾以金蓮餘皆紫漆階三道中一道爲神路中平外城其平刻爲龍形東西二道皆城有白石欄三層東西皆有級執事所上也兩廡各十五間殿後爲門三道又進爲白石坊一座又進爲石臺其上爐一花瓶燭臺各二皆白石又前爲寶城城下有甬道內爲黃琉璃屏一座旁有級分東

西上折而南是爲明樓重簷四出陞前俯享殿後接寶城上有榜曰長陵中有大碑一上書曰大明用策下書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隸字大徑尺以金填之碑用朱漆欄畫雲氣碑頭交龍方趺寶城周圍二里城之內下有水溝自殿門左右繚以周垣屬之寶城舊有樹今亡

獻陵在天壽山西峰之下距長陵西少北一里自北五空橋北三十餘步分西爲獻陵神路至殿門可二里有碑亭一座重簷四出陞內有碑龍頭龜跌無字亭南有小橋門三道榜曰祔恩門無角門殿五間單簷柱皆朱漆直椽階三道其平刻爲雲花石欄一層

昌平山水記卷上

五

東西有級兩廡各五間餘如長陵殿有後門爲短簷屬之垣垣有門垣後有土山曰玉案山故闢神路于殿西玉案山之石有小橋前數步又一小橋跨溝水溝水自陵東來過橋下會於北五空橋山後橋三道皆一空又進爲門三道竝如長陵而高廣殺之甬道平寶城小冢半填榜曰獻陵碑曰大明仁宗昭皇帝之陵餘竝如長陵山之前門及殿山之後門乃寶城各爲一周垣舊有樹今亡十二陵制獻陵最樸景陵次之洪熙元年五月辛巳上疾大漸遺詔有曰朕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及營仁宗皇帝山陵

上諭尚書蹇義夏原吉等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帝王皆從儉制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久遠者亦不欲厚葬秦漢之事足爲明鑒況皇考遺詔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爲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聖見高遠發於孝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上所規畫也

景陵在天壽山東峰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半自北五空橋南數步分東爲景陵神路至殿門三里碑亭門廡如獻陵殿五間重簷階三道其平刻爲龍形殿有後門不屬垣殿後門三道竝如獻陵甬道平寶

昌平山水記卷上

六

城長而狹榜曰景陵碑曰大明宣宗章皇帝之陵用垣如長陵寶城前有樹十五株冢上一株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自獻陵碑亭前分西爲裕陵神路路有小石橋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平刻雲花殿無後門榜曰裕陵碑曰大明英宗睿皇帝之陵餘竝如景陵寶城如獻陵垣內及冢上樹一百六七十株

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日裕陵碑亭前分西爲茂陵神路路有石橋一空制如裕陵榜曰茂陵碑曰大明憲宗純皇帝之陵垣內外及冢上樹千餘株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

之屬猶有存者

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少北二里自茂陵碑亭前分西爲泰陵神路路有石橋五空賢莊灰積二水逕焉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茂陵榜曰泰陵碑曰大明孝宗敬皇帝之陵垣內及冢上樹百餘株殿上存御座御案御榻各一承塵皆五色花板多殘缺而茂陵泰陵完焉

貞陵在金嶺山距泰陵西南二里自泰陵橋下分西南爲康陵神路山勢至此折而南故康陵東向路有石橋五空錐石口水逕焉今圯又前有石橋三空制如泰陵榜曰康陵碑曰大明武宗毅皇帝之陵明樓

皇山記卷上

七

爲賊所焚垣內外樹二三百株

永陵在十八道嶺嘉靖十五年改名爲陽翠嶺距長陵東南三里自七空橋北百餘步分東爲永陵神路長三里有石橋一空有碑亭一座如獻陵而崇鉅過之碑亭南有石橋三道皆一空門二道門內東神厨五間西神庫五間重門三道東西二小角門又進復有重門三道餘以石欄累級而上方至中殿殿七間兩廡各九間其平刻左龍右鳳石欄二層餘悉如長陵殿後有門兩旁有垣垣各有門明樓無甬道東西爲白石門曲折而上樓之三面皆爲城堞榜曰永陵碑曰大明世宗肅皇帝之陵享殿明樓皆以文石爲

砌壯麗精緻長二陵不及也寶城前東西垣各爲一門門外爲東西長街而設重垣於外垣凡三周皆屬之寶城其規制特大云舊有樹今亡

昭陵在文峪山距長陵西南四里自七空橋北二百許步分西爲昭陵神路長四里路有石橋五空德勝口水逕焉又西有石橋一空今圯陵東向碑亭西有橋三道皆一空餘如康陵榜曰昭陵碑曰大明穆宗莊皇帝之陵明樓爲賊所焚樹亡

定陵在大峪山距昭陵北一里自昭陵五空橋東二百步分北爲定陵神路長三里路有石橋三空陵東向碑亭東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永陵其不同者門

皇山記卷上

八

內神厨庫各三間兩廡各十間三重門旁各有甬道有門不升降中門之級殿後有石欄一層而寶城左右上榜曰定陵碑曰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殿後門爲賊所焚樹亡

慶陵在天壽山西峰之右距獻陵西少北一里自裕陵神路小石橋下分東北爲慶陵神路長二十餘步有橋一道一空制如獻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殿無後門殿後緣以垣門一道門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其水自殿西下殿門西又有一小橋爲行者所經殿北過橋有土岡自東而來至神路而止岡後周垣門三道如獻陵寶城東西直上至中復爲甬道而入

傍曰慶陵碑曰大明光宗貞皇帝之陵殿門前及垣內樹四五百株

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自永陵碑亭前分北為德陵神路陵西南向碑亭前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景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殿無後門榜曰德陵碑曰大明熹宗愍皇帝之陵樹以凡殿樓門亭俱黃瓦

十一陵皆一帝一后合葬有繼立為后而祔葬者有追尊所生為后而祔葬者仁孝文皇后徐氏葬景陵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皇山永記卷上

九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孝潔肅皇后陳氏葬永陵孝懿莊皇后李氏葬昭陵孝端顯皇后王氏葬定陵孝元貞皇后郭氏葬慶陵孝烈皇后方氏祔葬永陵孝安皇后陳氏祔葬昭陵繼后也孝肅皇后周氏祔葬裕陵憲宗母也孝穆皇后紀氏孝惠皇后邵氏祔葬茂陵孝宗母睿宗母也孝恪皇后杜氏祔葬永陵穆宗母也孝定皇后李氏祔葬昭陵神宗母也孝靖皇后王氏祔葬定陵光宗母也孝和皇后王氏孝純皇后劉氏祔葬慶陵熹宗母大行皇帝母也而熹廟懿安皇后張氏不知所終事莫得而詳焉

宮人從葬之令至英宗始除故長陵有東西二井東井在德陵東南饒頭山之南向西井在定陵西北東向並重門門三道殿三間兩廡各三間綠瓦周垣會典言長陵十六妃從葬位號不具其曰井者蓋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爾或言越絕書有禹井井者法也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當日命名之意豈有取於此與自英宗既止宮人從葬於是妃墓始名或在陵山之內或在他山其在陵山內者則自昭陵之左九龍池上南行二里許為蘇山有萬貴妃之墓憲宗妃也制如二井東向又南為銀錢山有鄭貴妃暨二李劉周四妃之墓神宗妃也制如二井南向今毀入

皇山永記卷上

十

南為襖兒峪有四妃二太子墓中閭妃王姬左馬妃次左冲哀太子右楊妃次右莊敬太子世宗妃太子也又南為悼陵制如二井東南向孝潔皇后陳氏謚悼靈葬此世宗崩遷永陵而其封兆尚存宮監文盧三妃之葬至今猶曰悼陵云有神宮監悼陵之東為鹿馬山有田貴妃之墓大行皇帝妃也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此在悼陵之下南距西山口一里餘遣工部左侍郎陳必廉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後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梓為帝梓所

蓬藿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陛兩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制狹小曾不及東西井之閔溪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橫官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門外右爲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焉

口恭讓章皇后胡氏別葬金山門三道二重殿五間兩廡周垣碑無字恭仁康定景皇帝貞惠安和景皇后江氏別葬金山門三道三重殿五間周垣內有碑亭一座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世宗神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一

宗皆嘗謁焉其妃嬪太子諸王公主之葬西山者以百數自沙河而南三十里紅石口入山陵家相望皆在京師西直門外三十餘里之內以其不隸於昌平故不載

其隸昌平者則東山口迤東有劉惠妃之墓英宗妃也又東八里綿山有靳獻王膝懷王之墓仁宗子也几陵及妃嬪太子諸王之葬及上所御殿其外垣皆塗以紅

十二陵各有宰牲亭在祔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池池外有周垣黃瓦唯長陵止一亭無廳廂而長陵門右別有具服殿五間東向有周

垣垣南有白石槽五方而長名曰雀池貯水以飲雀十二陵各有祠祭署在宰牲亭左各有朝房在陵下或左或右

十二陵各有神官監在陵下或左或右有重門廳室內臣居之永昭定慶四陵多至三百餘間設內守備太監一人神官監掌印太監十二人

十二陵各有神馬房各有果園其十二榛楸則分置在他縣

十一陵各有衛衛各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主率領軍士防護陵寢其公署皆在州城中嘉靖二十九年以四千人立永安營三千人立鞏華營無事在州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二

教場操演有警赴各隘口把截

凡祭清明中元冬至以太牢國初遣太子親王其後遣大臣行禮文武衙門堂上官各一人屬官各一人分詣陪祭忌辰及聖節正旦孟冬亦遣官行禮止用香燭酒果無帛不陪祭嘉靖十五年改命春以清明秋以霜降遣官行禮各陪祭中元冬至遣官行禮不陪祭歲凡四大祭三小祭云仁宣英武世穆神七宗之朝車駕親謁山陵勳戚文武大臣百司扈從環山凡十口自大紅門東三里曰中山口又東北六里曰東山口距州東門八里有樓南北二座三層有松園方廣數里皆松檜無一雜木嘉靖中俺答之犯

我兵伏林中竟不得逞而去今盡矣又北而西十里曰老君堂口距景陵北二里上有老君堂三間又西十五里曰賢莊口距泰陵北五里又西三里曰灰嶺口守備一人守之又西南十二里曰錐石口距康陵東北二里三口竝有垣有水門崇禎九年昌平之陷自此入也又南十二里曰鴈子口距康陵西北三里又西南三里曰德勝口距九龍池四里有垣有水門又東南十里曰西山口距悼陵南二里有小紅門距州西門八里又東二里曰榨子口距大紅門三里凡口皆有垣陵後通黃花城自老君堂口至黃花城四十里嘉靖十六年三月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三

花鎮路口

東山口內一里水中間有小山曰平臺山圓秀成祖嘗駐蹕焉嘉靖十五年上命作亭于上名曰聖蹟十七年四月壬子上幸平臺山祀成祖文皇帝於亭中亭形圓以白石爲欄盤旋數十級而上御題聖蹟二字今毀當口一小山曰影山

東山口內北三四里有嶸山

中山口北一里有仙人洞洞在山麓可容二百許人洞口向東從石梯而下石皆倒垂奇怪下爲平地洞內西北有一門皆石樣牙而成近門上有一大石鑿下懸長數尺門之內少入轉而南見有石罅如夾道

中溪黑不敢入

西山口西四里有虎峪山又三里有大虎峪山

德勝口西三里有溝溝巖有上中下三巖土人呼爲

石梯溪險可避兵

其水則一自老君堂來逕長陵前而西又東至七空橋一自灰嶺口一自賢莊口合而下泰陵橋一自錐石口下康陵橋至泰陵橋南數十步而合下定陵橋東至七空橋一自德勝口來逕昭陵橋東下七空橋總爲一流出東山口至鞏華城東北入沙河而九龍池在昭陵西南于山崖下鑿石爲龍頭泉出其吻潄而爲池上有粹澤亭中一間旁各三間門二道東向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四

繚以周垣爲車駕謁陵事畢臨幸之所嘉靖十五年世宗所勅建也峭壁清流茂林幽館今存者惟垣壁而已

老君堂東北有長春亭三間東西廂各三間以備游憩

陵故爲康家莊長陵之東百餘步有土一邱康老葬焉康老者國初以前人也文皇帝卜斯地而作山陵也曰安死者人之同情也命勿去

而東山口內二里景陵果園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數十圍中空可容十人坐相傳爲燕山竇氏莊自陵木盡而槐亦伐矣此皆在陵山以內者也

陵西南數十里爲京師西山嘉靖十一年三月勅金山王泉山七岡山紅石山甕山香峪山皆山陵龍脉所在毋得造墳建寺伐石燒灰

州城之內舊有總督兵部侍郎一人整飭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若僉事一人鎮守總兵官一人標下坐營左騎營右騎營左車營右車營遊擊各一人天守備一人戶部郎中若員外若主事一人各有署六部六科翰林院光祿寺以陪祀至者各有館而翰林館在唐劉諫議祠之後諫議名贊字去華昌平人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指斥宦官遂不第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皆辟爲從事待如師友授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五

祕書郎爲宦官所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爲之立祠元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者此也祠本在舊縣縣徙祠亦徙焉在大成門之西程敏政詩云新祠門對頻池灣先年翰林諸公宿此者無不追往悼今寄情篇什今鞠爲蔬圃矣有香帛亭在州治西每祭設黃幄奉安祝版御香于此太常寺館焉

州西八里爲昌平舊縣縣名始見於漢齊悼惠王子卬以昌平侯立爲膠西王光武時寇恂至昌平襲殺邯鄲使者奪其軍耿弇走昌平就其父況處芳入朝

南及昌平魏文帝拜田豫爲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至魏書云軍都縣有昌平城則已廢不爲縣矣章懷太子注漢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其曰今縣者唐縣今所謂舊縣也東魏天平中復置此縣隋書云昌平縣有關官有長城唐書武德初徙突地稽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胡三省通鑑注城在軍都關南武后垂拱三年骨咄祿寇昌平即此地元史本華黎傳言師還獵於昌平也速傳言李羅帖木兒前鋒度居庸關至昌平亦在此景泰三年徙永安城今居民不滿百家而唐狄梁公祠香火特盛歲四月朔賽會二三百里內人至者肩摩踵接考之唐書突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六

厥陷趙定縱掠而歸公爲行軍副元師獨以兵追之不及又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意其嘗至此也有碑一元大德四年集賢學士宋渤撰文

又西十里爲龍虎臺地勢高平如臺廣二里袤三里元史擴廓帖木兒傳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孛羅帖木兒戰是也元時車駕巡幸上都往來皆駐蹕其上成祖宣英二宗北征亦駐蹕于此永樂八年二月己酉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川二十年九月丁巳車駕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車駕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金忠宴宣德五年

十月丁丑車駕次龍虎臺召英國公張輔等至帳中問郊外民事賜酒饌

又西六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魏書謂之下口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北齊書謂之夏口文宣紀天保六年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是也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注所謂山岫層浚側道褊峽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峭函蜀之劔門山有太行山迤北至此

昌平山水記卷上

七

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徑者八名之曰徑居庸其第八徑也設關于此不知始于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亦謂之西關三國志曰時乃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是也亦謂之軍都關魏書杜洛周反於燕州救都督元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是也亦謂之納款關唐書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通典古居庸關在昌平縣西北齊改爲納款是也其南北口之成則自元始北口千戶所屬上都路

龍慶州南口千戶所屬大都路昌平縣史言睿宗于居庸關立南北口屯軍徵巡盜賊各設千戶所至大四年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舊置千戶位輕責重於是改千戶所爲萬戶府分欽察唐兀貴赤西域左右阿速諸衛軍三十人并南北口大和嶺舊隘漢軍六百九十三人屯駐東西四十三處立十千戶所置隆鎮上萬戶府以統之皇慶元年始改爲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爲絕險然途之亾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亾也冶鐵銅

昌平山水記卷上

八

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今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堅帖木兒兵入之字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闕也下宣府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曾無藩籬之限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而迸出其上十五里爲關城跨水築之有南北二門以參將一人通判

一人掌印指揮一人守之又設巡關御史一人往來居庸紫荆二關按視焉有水門宣德三年八月命行在工部侍郎許廓修居庸關城及水門者也城之中有過街塔臨南北大路累石爲臺如譙樓而竅其下以通車馬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統十二年賜名下寢處刻佛像及經有漢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魯錫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時筆而元葛邏祿題詩序言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其壯麗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者今亡其二矣又八里爲上關有小城南北二門又七里有彈琴峽

昌平山水記卷上

九

水流石罅聲若彈琴上有佛閣又七里爲青龍橋道東有小堡又三里至八達嶺有城南北二門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以守備一人守之口外地稍平衍五里至岔道乃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爲北路宣德五年十月戊寅上巡邊駐蹕岔道已卯獵于岔道自南口至岔道皆延慶衛地也自洪武三年徙山後諸州之民於關內而於居庸關立守禦千戶所永樂二年立隆慶衛隆慶左衛十二年始於岔道北二十里立隆慶州州東三十里立永寧縣十三年於岔道西一百二十里立

保安州宣德元年徙隆慶左衛於永寧縣而關獨有隆慶衛隆慶元年改延慶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闔井故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而岔道又八達嶺之藩籬元人於北口設兵其得地形之便者與

此山古爲軍都山後漢盧植隱居昌平軍都山中昭烈修弟子禮事之晉段匹磾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拒未波魏道武帝伐燕遣將軍封丘等從東道出軍都襲幽州即此山也漢立軍都縣於山之南胡騎經軍都耿舒襲破其衆斬匈奴王是也亦作渾都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屠渾都是也後徙今州

昌平山水記卷上

十

東四十里有軍都村亦曰故縣址州境之山其名者曰銀山在州東北六十里石梯而上五六里名中峰唐僧鄧隱峰之所居也山半有鐫其色似鐵世稱銀山鐵壁云下有法華寺有隱峰十詩曰白銀峯曰佛頂峯曰古佛巖曰說法臺曰佛覺塔曰懿行塔曰雪堂曰雲堂曰茶亭曰蒙泉金大定六年立石

曰駐蹕山在州西二十五里其山長而北袤凡二十里石皆鐫立高可十餘丈其頂皆白山之南有棲雲廟臺高二丈許正北有石梯可上金章宗建亭於此舊傳山下有石牀石釜今亡

曰白浮山在州東南一十里有二龍潭潭上有龍神祠

曰湯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有溫泉可浴水經注濕水又東溫泉水注之疑即此也

其水則出自居庸關為濕餘河至舊縣之西而伏水經注云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潛伏十許里是也又南復出亦謂之榆河今涸元史燕鐵不兒與王禪軍遇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今州西南十二里有紅橋橋山而名尚存文宗為燕鐵木兒建生祠於橋南立碑紀功者也州西南三十里為雙塔河東流過雙塔店入榆河出

三
皇山不記卷二

三

州東神嶺山下為神山泉出白浮山為白浮泉元史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水利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過雙塔榆河一畝王泉諸水經甕山泊至西水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後東折而南出南水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通惠河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以守敬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築堰起白浮村至青龍橋長五十餘里以障諸水入於都城永樂初兩修之歲久

湮廢成化七年十月議開通惠河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相度言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洋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遂止不用其雙塔榆河之水今皆入于沙河

芹城在州東三十里有橋橋下有水出芹城北南流入於沙河水經注芹城水出北山南逕片城東南注濕餘水以此知沙河之為古濕餘水也傳寫之訛或為溫水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運之勞事皆施行

榆河驛初設于榆河嘉靖中改附州城其未附也道

三
皇山水記卷上

三

出州城之西南距州四十五里有唐家嶺店者亦車駕所駐也往者車駕北征徐行則次唐家嶺宣德九年九月癸未上巡邊駐蹕唐家嶺正統十四年七月甲午上親征駐蹕唐家嶺皆以明日至龍虎臺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上親征次清河辛卯次沙河以三日至龍虎臺二十二年四月己酉上親征駐蹕唐家嶺以四日至居庸關其疾行則一日而至榆林榆林在岔道西二十五里永樂二十年三月戊寅上親征晚次榆林是也而英宗皇帝回營以景泰元年八月乙酉至居庸關丙戌自安定門入居南宮中朝迎候之禮但遣禮部左侍郎儲懋至龍虎臺錦衣衛指揮

僉事宗鐸領騎馬至唐庸關劉敬領丹陞駕至安定門內上自迎于東安門而已

州西四十里爲白羊口城二門距唐庸南口二十里有水伏流元史白羊口千戶所于昌平縣東口置司景泰元年調涿鹿中衛後千戶所管軍守禦後以守備一人守之其西南有小城曰白羊新城

白羊北四十里爲長峪城二門其西有小城曰長峪新城

長峪北二十里爲橫嶺城二門守備一人守之

長峪西北二十里爲鎮邊城三門正德中建設守禦千戶所後以參將一人守之自鎮邊西南二十五里

昌平山水記卷上

五

至橫中山爲紫荆關轄沿河口界

州北八十里爲黃花鎮城三門元史黃花鎮千戶所

於昌平縣東口置司者也以參將一人守備一人

之景泰中又設內官守備嘉靖四十年革黃花鎮城

直天壽山之後爲長陵元武爲京師北門當唐庸古

北二關之中而北連四海治昔人所謂擁護山陵勢

若肩背者也其水曰黃花鎮川河出塞外自二道關

入口逕渤海所懷柔至順義界入白河其流九曲俗

謂之九渡河城北有碧霞元君廟其後石有二松相

去四五尺而上枝樛曲相穿遂合爲一名曰之松其地多鼠色如鼯昌毛漆初冬撥松實貯穴中爲岐洞

貯之多至二三十美好倍於人所收者土人每掘取

之鼠失榛乃槁死樹上疊疊相望因并取而食之京

師人以其美味國史言洪熙元年閏七月守唐庸關

都督僉事沈清獻黃鼠上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

利器械而獻鼠何邪其郤之城西有垣一重曰頭道

關再重曰二道關關之西撞道口堡鷄子峪堡西水

峪堡堡西爲八達嶺

城東三十里爲渤海守禦千戶所城門距州一百

里城北而西有擦石口堡磨石口堡驢鞍嶺堡大榛

峪堡南冶口堡大長峪堡小長峪堡有鑽洞嘉靖三

十六年封閉

昌平山水記卷上

五

又東五里爲慕田峪城三門守備一人守之其東北

有慕田峪堡西有賈兒嶺堡田仙峪堡又東爲孔連

口石塘路轄自此以西皆重邊自此以東皆單邊

昌平山水記卷上終

昌平山水記卷下

州東南九十里爲順義縣隋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厥稽部長突地稽率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舉落內附置順州以處之唐武德初改燕州會昌中改歸順州唐末仍爲順州統縣一曰懷柔貞觀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順義縣開元四年置松漢府彈汗州天寶元年改歸化縣乾元元年復名懷柔遼爲順州歸化軍金明昌六年改縣名曰溫陽元廢縣但爲順州洪武元年改順義縣然則今之順義昔之懷柔也城周六里一百一十一步四尺四門唐貞觀四年以突厥突利爲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

昌平山水記卷下

以其部落置順州都督府拜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衆治營州南之五柳成後唐周德威攻劉守光拔其順州蓋此地也元王恂言有唐大曆五年試太子洗馬鄭宣力撰開元寺碑今亡又言金節使剛忠王公守此州距大元兵死節按金史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貞祐初中都戒嚴以戶部郎中募兵得萬餘人衛送通州粟入中都都有功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及順州受兵晦誓死不去將士縋城出降被執不屈以死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命有司立碑歲

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而碑已不存今亦無知之者矣營州左屯衛本屬大寧永樂元年移於此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與縣同城而居城內四遠之中有白石幢下方上銳每方廣二丈高三尺又上重之八角各高二尺餘刻獅象海馬之形又上爲十二欄干爲千葉蓮座又上漸狹漸圓中石心一圓刻佛像千尊外石柱六各盤螭虎四距又上竹節小椀可三尺餘又上荷葉寶蓋二尺餘四門城樓僅與幢基址平遙望之層層如雲中摩幢也縣北二十里爲牛欄山山上有洞俗言有金牛出焉至今洞前石壁爲小槽形名曰飲牛池也山北里許

昌平山水記卷下

二

有一小山昔有仙人騎牛來游因名靈跡山宋王曾上契丹事曰順州至檀州漸入山牛欄當其要路也山之東麓潮白二河合焉有龍王廟山之東南爲潮河營有城二門把總一人守之東北二十五里爲狐奴山水經注水不流曰奴蓋以山前渚澤名也其北麓烏道而上里許漸潤漸平有寺寺後有小石城山下有龍潭今洞山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址後漢王梁傳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張堪傳拜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鄧訓傳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

變即此縣也魏文帝黃初二年省

西北三十里有石槽三曰東石槽南石槽北石槽元史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樞密院事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爲先驅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牛頭山蓋即牛欄山也

西北三十五里爲桃山有五峰如桃花瓣巨石錯落橫亘數畝元上都兵進戰處也

几山陵大工所用白石黝堊皆取於順義西北諸山白河則源出塞外自石塘嶺西北入經密雲城下歷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三

懷柔順義界至靈跡山黃花鎮川河入之至牛欄山龍王廟潮河會之狀如燕尾金幹離不入順州郭藥師迎戰於白河敗績即此地也又南二十里過縣東門下至通州爲潞河東南至直沽入海嘉靖末總督侍郎劉壽以密雲兵將歲用糧米十五萬石悉緣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費多乃疏此河下達通州更駕小舟轉粟直抵密雲省費什七上聞賜金幣其後河流日盛用同知衛重鑑言自通州徑運至密雲温榆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爲沙河入順義西南界下至通州入潞河順義謂之西河而金人名縣曰温陽以此遼史作温榆河本水經之濕餘河以字相似

而訛也

大水峪河源出塞外歷懷柔順義界至孫家莊東北合黃花鎮川河

縣境內泉源不一皆入于白河元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竝爲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

昌平山水記卷下

四

十二道募農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農夫人給鈔十錠歲乃大稔此京東水田之利已行於元人者也然近京之地參錯不一有京衛屯地有陵衛屯地有外衛屯地有馬房地有良牧署地而縣西北板橋村有鈔沒太監曹吉祥地一十頃一十三畝天順八年十月奉旨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設自此始先是洪武中詔北平山東河南荒閒地土聽民開墾永不起科久之則有無藉之徒指爲空地投獻內官權要請爲莊業者小民失業無所控訴成化七年十二月禁出天田言者以爲天田畿內之田也宜罷莊田還之

百姓事寢不行

縣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華溝村村東臨
溫榆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蹟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
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
者也齊長城天保中所築宋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
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
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土
厚宜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即此遼史又言有
曹王山曹操駐軍之地今不得其處而縣西三十里
有燕王冢或曰水經注所謂濕餘河在燕王陵南者
也有太子念頭而昌平東有燕丹村年祀縣逸罕能

究焉

昌平山水記卷下

五

後魏安樂郡故城在縣西北六里延和元年置交州
太平真君二年罷州置郡領縣二土垠安市北齊廢
土垠入安市後周廢安市入密雲縣隋開皇初郡廢
今爲安樂莊永樂間撥給良牧署按水經注言濕餘
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
拜吳漢爲安樂令即此城也晉書地道記曰魏封劉
禪爲安樂公國土垠縣有二一在縣北門外里許一
在密雲縣東一百里陳宮山下又有唐南河縣故城
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而軍都縣故城在縣西三十里
蓋軍都之別徙者也

州東八十里爲懷柔縣洪武十三年分密雲昌平二
縣地立焉城大民少宏治中乃截其東偏而築之故
縣治在西門也城周四里六十步三門嘉靖末嘗設
兵備僉事於此尋罷後以守備一人駐焉

縣東四十里爲黍谷山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
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鄒子名衍燕
昭王所師號談天衍者也亦謂之寒谷吳越春秋北
過寒谷是也山有風洞洞口風氣凜烈盛夏人不敢
入後人遂名之鄒子祭風臺昔有廟今毀

東南三十里爲了髻山二峰高聳上有碧霞元君祠
天啟七年巡按御史倪文煥請建太監魏忠賢生祠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六

千此賜名崇功祠未成而忠賢敗

北二十里爲紅螺山山下有潭相傳潭中有二紅螺
大如斗出則光燄燭林今不見也遼史檀州有螺山
金史順州有螺山

西三里爲石塘山有大工則採石焉有工部廠
縣東七里爲白河入東十五里爲潮河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爲密雲縣漢白檀縣也三國志
曹公歷白檀破烏丸於柙城後魏皇始二年置密雲
郡治提攜城領密雲要陽白檀三縣北齊廢密雲郡
反要陽白檀二縣入密雲縣隋開皇十八年以密雲
燕樂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

復爲檀州遼爲檀州武威軍領密雲行唐一縣金以密雲縣屬順州元復爲檀州洪武初改密雲縣城周九里二百三十八步三門密雲中衛領左右中前四千戶所與縣同城而居有總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一人整飭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若僉事一人戶部郎中若員外若主事一人密雲左掖營密雲右掖營密雲中營密雲前營密雲後營振武營游擊各一人密雲城守備一人萬曆四年於城東復築一城周六里一百九十八步是曰新城兩端連之總督府居其中三門縣南至京師一百三十里而北以一垣爲界外接旃裘引弓之民故稱重地白河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七

偃城下善決而軍民錯居爲吏者難之昔唐顯慶中韋機爲檀州刺史遼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今則師儒雖設絃誦之音無聞焉爾

縣南一十五里爲密雲山一名橫山郡所以名也石虎伐段遼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而陰與慕容皝爲約皝遣鼻子怛扶精騎七千於密雲山虎將麻秋率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

南二十里爲白檀山縣所以名也

南三十里爲隗山唐書密雲有隗山

東北八里爲冶山上有塔有石洞溪遼水四時不竭

東有中洞昔人淘金址尚存北四十里爲黑城川唐書檀州有鎮遠軍故黑城川也

昔蘇秦說燕文公以其北有襄粟之利謂之天府而今密雲多棗小而堅緻北人重之正統二年鎮守都指揮陳亨以占所部棗樹八百株被劾奪俸

自新城東北六十里爲石匣城城周四里二百六十四步三尺四門城西平地有石如匣淡不可磨故名其驛自會同館東北六十里爲順義驛七十里爲密雲驛六十里爲石匣驛先置在今城南一里許宣德四年密雲中衛奏爲河水所齧徙焉宏治十七年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八

築城隆慶三年設協守西路副總兵一人駐石匣六年設統領西路南兵游擊一人萬曆四年設石匣車營游擊一人

石匣之東南渡潮河十五里爲石盆峪有龍潭潭上石如盆形水懸崖而下入於潭潭外爲盆水從潭而歷盆抵峽而下數里入於潮河有龍宅焉其溪無底潭中有石門水淺則見土人曰龍所從出入也上有廟距縣東北五十里

石匣西南十五里爲金溝村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三十里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檀州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

謂之金溝淀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計日約九十里至古北口今路不繇金溝而金溝距縣止四十里也

石匣西二十里有燕樂縣故城後魏置此縣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即此縣也在漢爲虎奚縣地距今縣北五十里唐末劉守光出奔至此被擒元天歷初上都兵破古北口畱重兵屯燕樂城以輕騎進抵桃山燕鐵木兒掩擊於白狼河追至桃山降其衆燕樂聞之自潰白狼河在今順義西北三十里也

其見於史者漢有要陽縣魏有安州方城縣唐有威

昌平山水記卷下

九

武軍有三义城橫山城米城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畝七鎮有臨河黃崖二戍遠有行唐縣今靡得而詳焉

要水源出塞外自大小黃崖口入西流至密雲縣東入潮河俗謂之清水河縣曰要陽以此名

共城在縣東北五十里亦作龔城括地志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在檀州燕樂縣界

唐檀州土貢人蓂薨香而元史言檀州大峪錐山出鐵鑛至元十三年立四冶二十五年罷檀州淘金戶先朝亦嘗開採後封閉焉

自石匣東北征十里爲腰亭鋪始入山又十里爲新

開嶺又十里爲老王店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北口鐵裏門關至老王谷者此也又十二里至古北口水淺則絕潮河水大則紆迴從山頂行故石匣至古北口計程爲六十里也宋沈括言自金溝館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鈎折投山隙以度契丹時道出其西故云然其曰灤水即今之潮河也古北口城在山上周四里三百一十步三門洪武十一年立守禦千戶所三十年改密雲後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其後以參將一人守之古北口自唐始名唐書檀州燕樂縣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

昌平山水記卷下

十

八百里有吐護真河奚王牙帳也金史古北口國言曰畱幹嶺元史古北口千戶所於檀州北面東口置司唐莊宗之取幽州也遣劉光濬克古北口遼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滅遼希尹大破遼兵於古北口其取燕京也蒲覓敗宋兵於古北口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古北口撒敦追上都兵於古北口禿堅帖木兒之入也太子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之犯京師也入古北口出古北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阨塞者古北喜峰二口焉永樂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一馬

城北門外有宋楊業祠業以雍熙中爲雲州觀察使契丹陷寰州遇於鴈門北陳家谷口力戰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鴈門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於斯者誤也

又三里爲潮河川守禦千戶所有關元史中統二年十一月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繇檀順州駐潮河川者也潮河自塞外興州發源入古北口西南經密雲懷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爲柞其外縱橫布石以限戎馬此漢郎中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也川之兩旁築垣立臺東臺下有鐵門關爲出入道常扁鑰不開而臺上有樓總督大臣以撫賞

昌平山水記卷下

士

涖焉關外爲夾牆撫夷魚貫而前受賞於關下軍士列兩山上伐鼓吹角以震讐之下有小城曰北關營二門而川口東南有小城曰潮河川堡亦二門守備一人守之

臺之東西因山爲城參差曲折千里不絕其衝處則建空心敵臺高或三四丈廣或十四五丈凡衝處或四五十步一臺緩處或二百步一臺每臺百總一人主殺敵臺頭副二人主輜重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

總皆以南兵克之每一二里鈴柝相聞爲一墩每墩軍五人主瞭望每路傳烽官一人有警舉烽左右分傳數百里皆見應速而備豫故鮮失火大抵皆戚少保繼光之遺畫也

其塞外重山縣亘數百里皆中國故地有小興州大興州宜興縣鳳州蘇武洞野馬川三角城衛頭山神樹等地小興州直古北口外九十里大興州直曹家寨東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本漢女祁縣地遼爲北安州興化軍興化縣金承安五年陞爲興州寧朔軍節度領縣二曰興化宜興元州縣與金同而書化爲安史家未之詳焉中統三年十二月割北京興州隸

昌平山水記卷下

十三

開平府洪武二年六月命副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率軍自三河出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次金寧敗元丞相也速進攻大興州也速夜遁設伏大敗之自新開嶺進下開平三年三月甲午以永平府所屬宜興龍二州及懷來縣隸北平府七月辛卯以古北口山外雲州興州隸北平府四年罷山後諸州徙其民於山南及營建大寧立興州左右中前後五衛實居其地後之記載闕焉故從邊人之稱曰大興州小興州也永樂元年三月徙興州五衛左於玉田右於遷安中於良鄉前於豐潤後於三河而故城遂廢古北口有驛自口北出五十六里曰青

松又五十里曰古城又六十里曰灰嶺又五十里曰
灤河又五十里曰黃屋又六十里曰八又五十里
曰沈河又四十里曰東涼亭又五十里曰開平洪武
二十七年六月乙酉置驛北平至開平中路七百六
十五里十有四驛此路是也西路六百三十里十有
三驛榆河居庸是也昔元世祖以燕爲大都開平府
爲上都歲四月迤北草青駕幸上都避暑八月草枯
則駕還大都歲以爲常車駕多出西路居庸而使臣
之往來則古北口亦竝縣之元史中統三年閏月庚
寅順州至開平置六驛此路是也四年四月宣德至
開平置驛西路也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爲上都丙申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三

立上都馬步驛都驛也上都以避暑故多涼亭有東
涼亭西涼亭北涼亭文宗紀言賜東西涼亭諸軍士
糧鈔趙世延傳言帝獵北涼亭而永樂二十年五月
辛未上次西涼亭望其類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
曰元氏創此將貽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哉
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
可以爲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獨所謂東
涼亭者至今猶以驛名灰嶺灤河古城三驛竝屬興
州右屯衛古城今移大喜峰口爲朵顏入貢道餘竝
罷之

大寧者遼之中京大定府也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

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溪谷其後拓跋氏建牙於
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
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內附
爲置饒樂都督府契丹太祖建國奚人舉族臣屬聖
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閣之
狀因議建都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奚王牙帳地
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大定府官掖樓
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有七金山馬孟山雙
山松山土河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古北口度德勝
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
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又

昌平山水記卷下

古

過黑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
館旁西北有鐵冶又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
造部落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
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
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
京大定府城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闌之制
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
方大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閣
闕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圍圃宴射之所
自過古北口居人草菴板屋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
從壠上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溪谷中時見畜

牧牛馬蒙駝多青鹽黃禾金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元世祖至元七年改爲大寧路自洪武初徙民山南之後其地常爲敵騎往來而元將納哈出尚據金山二十年三月命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勝遂率兵趨金山六月納哈出降九月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大寧中左右三衛及會州木榆新城等衛悉隸之二十一年改大寧都指揮使司爲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置大寧前後二衛二十二年正月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周興奏大寧城周三千六十丈五門會州城周一千一百一十八丈四門富峪

昌平山水記卷下

五

城周九百丈四門寬河城周八百一十二丈四門各有濠其長濠各有丈尺創蓋倉廩五百五十間營房七千五百三十三間六月庚子朔置富峪寬河二守禦千戶所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封皇子權爲寧王二十五年八月庚申置營州後屯衛二十六年二月壬辰置營州中前左右四屯衛二十八年四月甲申改大寧左右二衛爲營州左右二護衛大寧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自齊化門而東歷潞河夏店公樂漁陽石門遵化六驛共三百一十里自遵化而北七十里樂陽驛又五十里富民驛又六十里寬河城又六十里柏山驛又六十里會州城又六十里李莊驛又六十

十里富峪城又七十里大寧城而大寧東至廣寧西至開平亦各有驛驛設馬五十匹其屯田子粒則二十三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河千戶所今年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而三十年四月乙酉敕諭燕王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使朕得知邊計而屯軍亦不敢怠偷又每衛並置儒學頒經書以廣文教聖祖之垂意邊方可謂至矣建文元年九月燕王兵出劉家口襲破大寧下富峪寬河會州等城以寧王及將士歸北平大寧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六

初設未有人民但立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及大寧營州興州會州等一十六衛自燕府拔之而南遂爲空城及轉戰三年始下南京而大寧已棄之後不能復置因徙衛於山南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然實錄言永樂元年十一月命武安侯鄭亨於千戶寨灰嶺慶州神樹西馬山七渡河皆設煙墩候望警息新昌伯唐雲領軍自小興州大興州東接牛嶺會州塔山龍山諸處屯種北勿出會州西勿出千戶寨又言十九年十一月命邊將置邏騎營於古北口之北神樹之地而宣德三年八月丁未車駕東巡九月辛亥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衆萬餘入寇將及寬河王

子上駐蹕遵化選士三千人從乙卯車駕出喜峰口疾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擊敗兀良哈之衆丙辰次冷嶺丁巳至會州壬戌車駕發會州次鐵將軍店甲子詔班師是日駐蹕擺山站乙丑次偏嶺丙寅車駕入喜峰口是則成宣之世此地尚爲甌脫云近年採木者嘗至其處言城池舊蹟宛然在也

兀良哈者地在潢水之北大寧邊外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詔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敕元故遼王阿札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始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

昌平山水記卷下

七

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柰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札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來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昔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廄爲廬順冰凍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

其安之永樂元年十一月辛卯敕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使齎諭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舊管設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前未授官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已而三衛諸夷益求內附畀以大寧故衛地使爲外藩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外爲朵顏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白雲山外爲泰寧自白雲山至開原外爲福餘歲許聖節正旦兩貢每貢百人繇喜峰口入或曰靖難兵之起三衛夷人從戰有功故畀之國史不書莫可考焉尋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八

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七月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兒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九月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發兵二十萬分四道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逾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于全寧又破泰寧朵顏千虎頭山酋獲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自是三衛雖衰而怨中國益深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鈔不絕正德十年朵顏入馬蘭峪殺參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候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寇敵撫輯邊氓因上所轄關隘自一片石至金水口凡二百處請以各衛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太祖實錄凡三修其於大寧外邊事皆略而弗詳儒臣之淺也於內邊則具書之矣薊鎮三協之名始自嘉靖末年以四路爲一協石塘古北口曹家寨牆子嶺爲西協馬蘭峪松棚喜峯口太平寨爲中協建昌營燕河營石門子口山海關爲東協而各路將之廢置不常今據崇禎二年文案錄之

昌平山水記卷下

元

昌平山水記卷下終

讀瓜十事

東吳顧炎武寧人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
 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樸慮以
 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
 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
 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
 有樂安李象先名典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
 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
 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
 志李氏八世譜而減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

讀瓜十事

所辨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
 倡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
 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
 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諒之

來札據李君謂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
 滕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
 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
 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
 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爲淄川如以琅邪
 之臨沂爲琅邪樂安之博昌爲樂安孟嘗封邑偶
 名同薛國耳不然今把戒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

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辨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
 史記公孫宏傳齊舊淄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淄川
 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淄川國文
 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
 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
 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
 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舊淄川者誤耳今人
 有謂孟嘗君之封在淄川者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
 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
 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淄

讀瓜十事

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
 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
 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隅孟嘗
 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
 許鄭元曰常或從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
 志曰孟嘗君冢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
 君之封不在淄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淄川國三縣
 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
 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
 薛并非漢之淄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淄川而又
 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郡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爲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來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日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齊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日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菑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并史記漢書而不之考耶

論脈十事

二

來札營邱在臨淄今營邱營陵俱非此足下況古之過太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邱後改臨淄而營邱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會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太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明公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邱二郡竝云師尚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

不能明矣吟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邱城按史記云營邱邊家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太公之營邱則括地志謂營邱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唯字俗淮當是點畫差譌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銀曰錢塘姚水因曹娥曰曹江龍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唯俗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問古作唯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爲淮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

論脈十事

四

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懷爾雅懷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懷樹行竹漆水從懷根出故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竝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从水从鳥佳之佳篆作佳即濰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隹於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从水从已而今呼爲濛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佑出涂中竝是濛字古濛省作涂與濰作淮王同韻書竝不收此二字

尸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爲之說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爲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嶺一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浚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竝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

論衡十事

王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閭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異耳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

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劃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於

論衡十事

六

此者謂延廣於晉爲誤國之臣遂至咎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子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子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

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
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
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
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
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
元美作李于鰈友人龔兄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
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
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乎與邑人宛斯馬君名親訪其墓而錄之
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勦爲已說且與齊之景公
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入鄒平

論鄒十事

今反曰舊屬鄒乎今割入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
曰鄒乎人知李君之道聽而塗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
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前都昌亭長墓在
今營邱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又
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
山李于鰈所謂龍關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
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
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塗注
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

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爲夏未知其
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
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
鄒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爲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
書道書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
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
王侯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
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
代而改爲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

論鄒十事

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
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風
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
足下言爲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
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
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
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
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
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

論碑十事

九

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木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所立石於之崇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

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李君伯承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但以上山之目即刻石之

論碑十事

十

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罍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罍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側者乎史信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爲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爲前人所笑乎來札俗以丈人爲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增韞韞扈駕以說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羣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爲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丈人榮啓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爲是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廊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間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來札太公封營邱地澤史作南人民寡因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收

王畿爲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收侯國爲王畿澗水東灋水西皆諸侯營維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爲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邱營邱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鴻鹵人民寡而孟子言

商風十事

二

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偏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昊之州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而史記以太公爲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太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

爲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于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太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商風十事

三

顧氏譜系考

炎武述

一辨得姓之本

通志 顧氏已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句踐七世孫閭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路史引史記志漢文帝封東甌王搖之子期觀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氏

按顧氏相傳有二一為已姓之顧一為姒姓之顧已姓顧國祝融之後國語所云昆吾蘇顧溫董者也湯滅之詩云韋顧既伐是也姒姓之顧漢封越

顧氏譜系考

王句踐七代孫閭君搖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者也然則二者安從曰從姒姓何以知其姒姓乎考已姓之顧歷殷周秦三代無傳人以左氏之該載未有稱焉漢書古今人表而顧族之著乃自東漢其為越王之後章章者一已姓顧國在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左傳卷二十一年公及齊侯于盟下顧注顧齊地未記即上而顧氏乃世居會稽漢分縣郡治吳即今蘇州府吳縣至孫吳時始為四姓其為越王之後章章者二太史公贊越王句踐以為有禹之遺烈焉然則吾顧氏之蟬聯于吳固亦禹之明德也

二辨路史之誤

史記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後六世至王無疆為楚所滅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閭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閭君皆其後也

史記孝惠本紀 三年夏五月立閭越君搖為東海王

史記東越列傳 閭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驕氏秦并天下皆廢為君

顧氏譜系考

二

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鄣陽今吳芮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

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遣中大夫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

國出會稽皆為將軍閻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相宗族謀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閻越先祭祀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竝處

元鼎六年秋餘善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越衍

顧氏譜系

三

侯吳陽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眾降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東越將多軍多姓軍名漢兵至奔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閭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吳越春秋 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

號曰無余

路史 無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閭中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氏諸氏搖氏係氏稽氏多氏植氏蒺氏舌氏余氏越氏

按史記宗系最明路史多有舛誤史記搖與無諸同起兵非無諸孫其誤一也孝惠封為東甌王非自稱王其誤二也餘善閻越王郢之弟殺王而自立為王漢因立之為東越王不與搖同時其誤三也姓譜但云搖別封其子為領余侯與東越無干其立為東越王者乃餘善耳以餘善為領余其誤

顧氏譜系

四

四也少康之庶子史未有名吳越春秋始著其名曰無余無余為句踐之始祖而搖為句踐之七世孫今并搖無餘為一人其誤五也海陽之說本于漢書功臣表有海陽齊信侯搖母餘海陽國齊信侯搖母餘人名史記索隱曰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關無餘東越之族也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戶高帝七年三月庚子封傳子昭襄孫建曾孫省絕國除此名搖母餘當別是一人若搖則已為東海王矣又何海陽侯之有其誤六也近時族譜因之必當削去

三辨顧氏姓出吳郡

二國志顧雍傳 吳郡吳人 曾祖父奉 弟徽

族人悌 子邵 穆傳云次子裕一名穆誤 濟 微子裕

悌子彥 禮 謙 祕 邵子諱 承

晉書顧榮傳 穆子 子毗 兄子愚

顧衆傳 祕子 兄壽 從弟颺 子昌會

顧和傳 衆之族子 曾祖容 祖相 子淳 宗

人球

宋書顧琛傳 和之曾孫 祖履之 父口 子寶

先

顧覲之傳 謙之元孫 祖崇 父黃老 子緯

孫憲之 弟子愿 愿父淡之

南齊書高逸傳 顧歡吳郡鹽官人祖赴晉隆安末

顧氏譜系考 五

避亂徙居 黯與歡同郡人 惠允覲之弟子

南史孝義傳 顧昌衍吳人

梁書顧協傳 和六世孫

陳書顧野王傳 吳郡吳人 祖子喬 父烜

儒林傳 顧越吳郡鹽官人

隋書儒林傳 顧彪餘杭人

唐書宰相表 顧氏初居會稽吳丞相雍雍弟微侍

中又居鹽官微十世孫越越孫允 允子琮相武后

琮子潤 浚

令狐德棻傳 顧允蘇州吳人 父覽 子琮

顧少連傳 蘇州吳人 少子師閔

李訓傳 顧師邑少連子

顧彥朗彥暉傳 豐縣人

宋史顧臨傳 會稽人

孝義傳 顧忻泰州泰興人

按顧氏自雍以前於史無特傳者而後漢書張霸

傳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

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程曾傳言還家講授會

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西京雜記言會稽人

顧翺事母至孝又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

吳郡自今吳郡而後三國晉宋見于史者皆吳郡

吳人 未分以前但言會稽其爲吳人可知 其後分析遷于鹽官則南齊唐

顧氏譜系考 六

二書載之甚明 今之海鹽平湖華亭皆鹽官地 自隋始見餘杭而唐則

少連徙其先兆于維五代以下散居各方然今山

陝此姓甚少而東昌懷慶遼東雲南貴州則皆衛

籍成都則蜀府護衛其登仕版者大半皆吳中及

兩浙之人故相傳以爲江南無二顧云

本宗世系

余家本出吳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南渡時諱

慶者自滁徙海門縣之姚劉沙 今崇慶次子伯善

又徙崑山縣之二十四保 今太倉州六都地名花蒲 自諱慶

而下世系可考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慶

伯善

子安

榮二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觀元市廟司正

真一

寬

良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暹字彥昇號通

欽

鑑

十二世

漆字梁卿號小涇正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司僉事

濟字有卿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部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顧氏譜系考

從字子繩號玉

紹

同

孝

章

紹

同

德

觀字子行號

芳

同

應

歷字子繩號

同

應

相

歷字子繩號

同

應

相

歷字子繩號

同

應

相

京北祿寺
卿應天府
尹南京兵
部右侍郎
贈都察院
右都御史
賜葬鳳山
縣六保陽
字坪尚書
浦之西

紹字德甫號
同字德甫號
同字德甫號

炎字德甫號
武字德甫號

元名誥同
應仲子出
嗣以貢生
薦授兵部
司務再薦
職方司主
事未仕

顧氏譜系考

亭林文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卷之一

北嶽辨

革除辨

原姓

郡縣論九篇

錢糧論二篇

生員論三篇

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音學五書後序

初刻日知錄自序

左傳杜解補正序

管平二州史事序

金石文字記序

鈔書自序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亭林文集目錄

儀禮鄭注句讀序

廣宋遺民錄序

朱子斗詩序

程正夫詩序

萊州任氏族譜序

呂氏千字文序

勞山圖志序

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易書二首

與友人論父在為母齊衰期書

與友人論服制書

與友人論門人書

與友人解祝書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與李湘北書

與湯荆峴書

與葉訥菴書

與史館諸君書

與公肅甥書

又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與彥和甥書

與施愚山書

答汪茗文書

答俞右吉書

與戴楓仲書

與李星來書

答李紫淵書

答曾庭聞書

復陳藹公書

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又

又

與潘次耕書

答次耕書

與次耕書

又

與李中孚書

亭林文集目錄

又

答王山史書

與王山史書

與王仲復書

復張又南書

與三姪書

與李霖瞻書

與王虹友書

與周籀書書

與人書二十五首

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裴村記

齊四王冢記

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復菴記

貞烈堂記

楊氏祠堂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書廣韻後

讀宋史陳邁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吳同初行狀

書吳潘二子事

徵王君墓誌銘

山陽王君墓誌銘

富平李君墓誌銘

謁懷宮文四首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卷之六補遺

軍制論

以下四論
乙酉歲作

形勢論

田功論

錢法論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肇域志序

亭林文集目錄

三

下學指南序

吳才老韻補正序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廣師

與盧某書

答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辭往教書

規友人納妾書

答徐甥公肅書

與楊雪臣

與戴耘野

與潘次耕

答毛錦銜

與毛錦銜

亭林文集目錄終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
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
於嵩高南嶽瀋山於瀋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恒山
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
之者恒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
其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
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
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
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

亭林文集卷一

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恒爾雅恒山爲北嶽注竝
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
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
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
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
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
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
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恒山下廟漢末
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
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
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

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
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
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
月南征還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
幸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
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
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
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
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
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
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

亭林文集卷一

二

親祠恒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
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恒嶽廟中
立頌子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泰
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
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歷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
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
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
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
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
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
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嶺也望而祭之故五

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竝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潞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潞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恒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

亭林文集卷一

三

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歷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于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曰虞書第十有三州蓋每州表山之爲大者以爲鎮而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唐虞時俱於山所設祭五代河東失險宋承石晉割略之後以白溝爲界渾源州於其定而曲陽縣文之曰地有宋承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古八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祖其定爲遠國備未嘗置正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定及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制官祀也大同禮曰恒山爲鎮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縣志恒山爲鎮鎮在不遠乞行禮郊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今山西大同巡撫官員時時上費於渾源州恒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緒未嘗見十七更者追聽塗說一至於

此渾源之廟古無不始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官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繼稍遠而今制又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此不通乃更爲之說云潞北有大臺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潞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欵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竝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

亭林文集卷一

四

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初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皐然

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餘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卽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

亭林文集卷一

五

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闇合者哉

原姓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丁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彊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

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晉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穀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豷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祭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

亭林文集卷一

本

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固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以而族類亂作原姓

郡縣論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

李林文集卷一

七

疑之而薄而制之料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壞壞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

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則父母又三年稱職置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母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

李林文集卷一

八

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食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與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牲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

一園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橘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園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園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受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園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速也使拉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

李林文集卷一

九

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天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園窰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園窰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李林文集卷一

十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貪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

十城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歛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蔬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郡縣論七

東林文集卷十一

十一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壞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止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偷狹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東林文集卷十一

十二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止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檀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臨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鄆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需於軍管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計以則既停矣周禮以布帛海舶則既撤矣中國

亭林文集卷一

主

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誦逋欠則年多一年人町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揚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益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

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績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代其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此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

亭林文集卷一

十四

收穀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賈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卽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獨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

求焉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
其敵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
下也。

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
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
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
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猾胥之所世守以
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啓盜之門
而肅梗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
生以蘇州縣之賦際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

亭林文集卷一

五

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
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
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惓
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
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
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
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
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
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
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日之所先也雜

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
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
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
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
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
聞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
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
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
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
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
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

亭林文集卷一

二

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
之初嘗禁錢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
銀倘嫌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
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
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
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
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
者矣

陸贄上均節時賦六事其三言凡國之賦稅必量入之力任土之宜故
所入者惟布帛麻絲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
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散放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術爲國
之利器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設用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
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綿然布帛皆官有以爲之錢貨者官之所爲也
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權論供辦之難易所
徵甘所業所業非所徵送或增價以買其所無誠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
損民多矣朝集有疏改稅法一篇高錢者官司所鑄票幣者農之所出今乃使

是人民皆爭易錢人官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泉家大商皆多積
 錢以運往他處從人日困求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拘布帛金易貨有
 贈友詩云禾黍無錢鑄平地無銅山胡為以錢耗唐故稱錢盡錢乃以銀為
 制至以銅應報米而盡賤賤錢與錢成其公金銀兩無用之計而國之利有
 力而不彈席必興丁口和計粟而不求土所食不成人所計粟入以爲出上
 兄下亦安兵與一變法兵宜還不還使錢桑人斯得以爲國計能革此弊待
 君秉利權復彼利庸法令如貞觀年 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吏改而徵粟
 求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
 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
 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
 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
 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

十七

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塲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囂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鶻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管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

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拜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克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

六

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其心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爲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充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替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卽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

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又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敵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管誅者且三十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

亭林文集卷一

十九

則羣起而鬪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

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

亭林文集卷一

二十

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竄穴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必社之屋由以爲之深痛

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

亭林文集卷一

主

竝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

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爲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較以漸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亭林文集卷一

主

亭林文集卷之一終

亭林文集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公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治併一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公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

歲矣矣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隋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音學五書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棄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其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昭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做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吳而其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

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書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臆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以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涪灘窮月之望炎武又書

字林文集卷二

三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閭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達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實有左傳百五十餘條又陸氏聚有左傳附注傳氏選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邵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炎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營平二州史事序

井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畱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

字林文集卷二

四

下書志畧備又身自行歷蒞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滯源視舊大軍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澁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園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業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八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也

史之書不存而重述主父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正年而止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濠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鑑哉異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并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金石文字記序

亭林文集卷二

五

余自少時卽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証明可以開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峻探窮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森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且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所紀之詩誦於右尹孔惺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

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氈墨蹣跚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僮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

亭林文集卷二

六

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闖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歷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羸勝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

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麓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

亭林文集卷二

七

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畱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

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經年之歸思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泐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

亭林文集卷二

八

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制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頰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溪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括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

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刻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憚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竝舉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雷連而工人庸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書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亭林文集卷三

九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勸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爲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

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臯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編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闕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櫻雪齋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已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

亭林文集卷三

十

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卒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母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廣宋遺民錄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

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
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
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蓋難而或一方不可
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
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
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
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
嘗一而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
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
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錄而
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

亭林文集卷二

十一

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
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畱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
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
人者也余既抄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
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
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
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
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
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
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
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并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

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夫
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
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
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凡改易其骨學
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
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
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

朱子斗詩序

亭林文集卷二

十二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
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
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
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
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爲同姓周公祭公毛伯
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
同宗而爲丞相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
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內薦而
外親既不得簪仕爲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
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爲民害而其
賢者亦僅僅守已潔行學爲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
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
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

界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
監也已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泰
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
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爲詩
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演言余又聞
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
子斗名諱汴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啓時開科舉
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爲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
柘彥衡乃得爲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
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
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

亭林文集卷二

三

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爲
人亦溫恭慈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爲故王孫
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
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絲國家向日裁
抑太過無有彊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
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
朝必能爲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
節遏寇讎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
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燿伯明惟焯叔融懷壘士簡
懷丑長生懷難季鳳誼節伯聞與子斗爲七皆號能
詩而又有誼眾明遠存樺春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

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
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竝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
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
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
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
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
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
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
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諂既誕則

亭林文集卷二

十四

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
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
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
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
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巧苟同以爲賢而罔
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大程
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
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
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
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
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

子親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卿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也始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同上表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五

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通稅一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賄賂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八楹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恒產而亦皆支撐以不至於頽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爲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爲之序其文自尊祖

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于山東之敝俗者乎予不云乎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爲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爲之深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

萊州任氏族譜序

六

之失而爲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几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道者必貪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一橫流而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序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梁武

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爲小學家恒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爲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已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蹟而不可窮而其未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

亭林文集卷三

三

帝時爲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爲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遯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疆而爲代疆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掌土焉其風節又豈在兩漢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爲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圖志序

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

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勞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臨海而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溪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其

亭林文集卷三

十六

君黃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常之物惟山溪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脩真守靜之流多依於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崑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偏仄難度其陰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輦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春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峙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

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
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
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
霸行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
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藉士誦服
以爲名焉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
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則生修而成之
屬余爲序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槩其言
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
之人有以鑒焉

亭林文集卷之二終

亭林文集卷二

九

亭林文集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

亭林文集卷三

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干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誠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挑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諱諱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干駟一介之不視

亭林文集卷三

二

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識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卽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并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曆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

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

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

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易書二

小過之五其辭曰公公亦君也歸妹之五辭曰其君帝女之貴以姪娣視之則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後謂之君此後人之見耳三代以上分上而治尊卑之執無大相遠天子諸侯並稱曰后書曰三后成功先儒以爲象稱先王者惟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然則后與君公一例也今謂凡五必爲王者而小過之

亭林文集卷三

五

五爲羣陰脅制乃貶其號曰公然則益之三四其辭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平豈周公繫爻之前先有一五爲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十四卦豈得一一齊同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執事徒見夫五之爲人君也而不知剝明夷旅之五不得爲人君也徒見夫比家人渙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隨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記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必欲執一說以槩全經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與之同失矣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斬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服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

亭林文集卷三

六

也奈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既除則伯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福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

則十五日而禫之外爲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內乎志之爲言卽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與人父子之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爲喪宜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育屈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者矣是則并其衰麻之服

亭林文集卷三

七

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爲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爲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爲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爲母期者母有爲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爲之制哉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爲重以母爲輕苟非斯言之出於聖人則亦將俗儒之所議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

緣盧履冰元行冲緒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察

與友人論服制書

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爲張東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旣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

亭林文集卷三

八

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爲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爲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顧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略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邦猶以相浴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

亭林文集卷三

九

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從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

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凡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罪不爲拙射變其轂率若狗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者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已者之所去

亭林文集卷三

十

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已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簣山著論次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况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

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天其性也用是直據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

亭林文集卷三

上

念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况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

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珍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爲之

與李湘北書

東萊先生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既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併難乞取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

亭林文集卷三

三

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即路瀝血叩關伏惟執事宏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徵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卽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屢屢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眇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答湯荆岷書

兩函併至淒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

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
洪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歲所存及士大夫家
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
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
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頴宋
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
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
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
曰所以恩澤終頴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
而不可謂之諱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
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

亭林文集卷三

七

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
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論以實
錄爲正耳自萬厯以還是非之塗樊然般亂姑以目
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
王在晉清流摘鏡王錄二書卷野鈔二書同時尚論錄二書卷二書慟餘雜記史博之類皆不可開
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慟餘雜記史博之類皆不可開
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
子而已

與葉訥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
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

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
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
蒙朝廷旌表國公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
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可出而炎
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
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
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
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
此奉聞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細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

亭林文集卷三

十四

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
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竝載張元長先生傳中
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
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嘗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
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
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
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
涕之沾襟也當日問關戎馬越犬祥之後乃得合葬
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
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
□□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華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

獨傳於中墨不無望於閭閻之筆也災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

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事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竝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為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

年林文集卷三

五

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悟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聽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辨其渾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連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反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若以張延登張華東為兩人者惟是秦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竝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

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又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訛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嶺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為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為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闖為火者以克儉監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雷以

年林文集卷三

共

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匱而已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尉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涓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鳴張親朋凋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

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敘殷勤陳風昔班荆
鄭國之野賈酒黃公之墟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園
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臯比
難辭後學使鷄黍茂具乾餼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
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閩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苦
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
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
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
注之誼因第覓覓見彈求鴉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
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
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
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缺望之懷更招多
口之議况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
狗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
爲吾甥地也

與彥和甥書

萬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
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
節文中有謬謬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謬之爲患
今忍而不能舍也此謬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
以之諸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
墨以凶此謬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

亭林文集卷三

七

以謬謬畫規韓文公郵城聯句九選彌謬謬則古人
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牆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
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
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
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
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
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
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
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

亭林文集卷三

六

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
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
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酬和而音
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
家不朽之書則才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
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答汪荅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
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
三伐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
爲之而未就矣况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

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惟謝監獄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沉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

亭林文集卷三

九

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答俞右吉書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說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拊擊古人幾無餘蘊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竝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志書文集者亦多鈔錄未得會粹成帙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

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二國來賵則愚自爲之說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素寄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錄以上未知合否祈爲正之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已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寒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

亭林文集卷三

十

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已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通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聞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

注言別中孚其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認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西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昇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逆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

亭林文集卷三

主

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芡以爲守三代以來又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

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胃者乎

答曾庭聞書

南徐州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驎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况輕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而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卽有敬叔之車而季孟

亭林文集卷三

主

之流不問者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慨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

復陳藹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竝讀并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形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

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已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亭林文集卷之三終

亭林文集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書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為某今改為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鈐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為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二字實則不倫又周

亭林文集卷四

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為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為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為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為頗然豈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范諤昌改陸為遠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為儀不與

遠為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夫子存其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為羅正與過為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為味而不知古人讀晝為注正與誅為韻也楚辭夫問簡狄在臺嚳何牢辜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為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為牛何反正與嘉為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改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

亭林文集卷四

二

為制正與除為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為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騶而不知古人讀騶為邪正與與為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為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為昂正與將為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固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為合不知古人讀舍為忽正與度為韻也相梁臺詩上林令曰去狗逐兔張置果今本改為果置又改為果恩而不知古人讀果為扶之反正與時為韻也楊雄後將軍趙克同

頌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後王臣文
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
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
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
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驚
今本改驚爲驚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驚爲韻
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淡懷恨
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
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治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故
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醒在堂筆鋪在
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

亭林文集卷四

三

今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古爲韻
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喻戎儀之
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
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
證也張衡西京賦微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
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
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空子之不淑云
如之何則古人讀空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
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
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
查下昆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

制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庭駟頽陰商駟
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乘天衢則古人讀駟爲邪之
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
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
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驪余固知寒寒之爲患兮忍而
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今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
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
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累
則古人讀累爲狀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子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
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

亭林文集卷四

四

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
也荀子內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
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竝去聲
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
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灤川衡澤虞矢魚陳苦茲飛宿
沙田開古冶登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墊戶測潯鱗
踵介旅則古人讀治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
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
也凡若此者遠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
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韻本又有甚
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

索情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哈部
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琬得不能光
張茂才以爲不必是驚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
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
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叶上
文喜社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樣部元有防字而岷
岷勝增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
岷勝增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
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溪雲更好賞弄終日夕
月銜樓閣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
今本改借爲惜杜甫詩不知廣韻二十 昔部元

東林文集卷四

五

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
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
唐韻正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
本字下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
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西平四年義郎蔡邕
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
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
篆隸二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書寫
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
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
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

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
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
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
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
摯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
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
自嘉靖以前書之鈔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
處注之曰疑今之鈔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
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
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

東林文集卷四

六

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
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
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
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
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
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
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因
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
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
以來周○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
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

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答子德書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濶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亭林文集卷四

答子德書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勿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潘次耕書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廡所底止小旻伊于胡底誤作底注云十一釐而不知其爲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閼湫底以露其體乃晉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底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如砥孟子引之作砥以砥底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誤爲底字童而冒之并詩之砥字亦讀爲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求助享

亭林文集卷四

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札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并欲鈔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則臨終絕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次耕書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既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姓以三吳奇節蒙恩施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閒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

亭林文集卷四

九

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旬日忘之

與次耕書

於天空海濶之中一旦爲畜樊之維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

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兄取去令兄以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公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而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亭林文集卷四

十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已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賈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卽百堵皆作然堂廡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論

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
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
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已顧念先妣以貞孝受
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
苦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
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
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盤屋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耶一旦有意
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

亭林文集卷四

十一

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
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
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於是有受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
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
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患
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
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
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答王山史書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
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
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
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況五十
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勝者
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
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
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啓土及墓自西上下敢當
中道既寔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下立

亭林文集卷四

十二

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亾也葬之
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家人戒
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於常儀
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附之同穴進
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
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沒身敬之不哀之
義固不待宋使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
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
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

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栢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卽便興工不患無助存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述爲措辦可也

與王仲復書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歿無異以兄子爲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大君二十五年太君公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爲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

亭林文集卷四

七

自斬至總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爲之祖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土卻繞紒如著慘頭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內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經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卒無異將爲之表其節而報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錡勿而勿殤縣賁父卑而有諫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爲之免而布素所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則吾豈敢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及今不期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懷慰二載之潤澤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於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臯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邀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與三姪書

亭林文集卷四

七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素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養殖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飢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面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李霖瞻書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鴉兒之後桑榆末景戎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

亭林文集卷四

圭

哀隕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川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與周籍書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諧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電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亾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耄耋矣何足諮詢而况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什

乎重遠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口者焉不如口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埽除間見并心學易

亭林文集卷四

圭

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與人書二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筆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即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聲神珠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攷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借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亭林文集卷四

十七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

澤州得拙詩淡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忘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

亭林文集卷四

十六

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九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廢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劉碎散下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

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小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况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鈍隨之敢以一二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規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

亭林文集卷四

荒

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三

讀求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玉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苻氏僞主而其疏屬尚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羣萃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治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有願與執事詳之

亭林文集卷四

二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且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邪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檄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人已識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艷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袁本初強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

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英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韓公維呂公詩司馬公光程公頤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和朱公亮倪公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

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堂表於天子何爲其
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
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
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
於音學浚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
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
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
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
緒餘耳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
為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歷中尊孝定皇
太后為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
尊孝純皇太后為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
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珪為之碑宮成
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竊惟經傳之
言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
命獄讀神祇並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

亭林文集卷五

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
神之號以為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
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
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
上謁者無敢不肅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
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
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
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為國史之所不及
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疆宗無疆宗是以無立國

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
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
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
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
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攷者尚百數
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為唐近畿
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
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符堅割據
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
歡之眾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
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

亭林文集卷五

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十人猶為全忠所
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
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
降為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
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
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
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
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
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
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
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

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為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為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秋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號師山對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舊士大夫之執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家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鄉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

亭林文集卷五

三

皆已為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一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刊文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主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為人臣子者其能及也吾嘗考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既以為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羣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況於處變之日乎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加齊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亭林文集卷五

四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紹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壘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

東崖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垣爲帝堯遺洪水
繫舟之處北垣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垣天
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
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
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
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各自北臺而南二
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大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
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
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
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大皆在谷中其地寒
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栢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

不常林文集卷五

五

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
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
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虎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
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敎之人以爲攝摩騰
自天竺來此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
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
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
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
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
維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
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

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
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
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
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爲劉承鈞鴻臚
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
犇丹界上繼○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
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
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三年五月
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榮星於五臺山大以王綰
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
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

不常林文集卷五

六

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
始求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
中有火革滾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
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
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
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
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
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
處之不與曰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
而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于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到以從其主而史并以其姓錄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鼻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

韓林文集卷五

七

拽而覆之其帥礮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一日以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誅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奔實之攻成都也一鏡手在賊梯上得聞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銳未嘗向官軍也

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研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銳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觀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菴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紉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

韓林文集卷五

八

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官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砌是菴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菴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官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

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泣然作此記圖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脩而不敢怠也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輝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

亭林文集卷五

九

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通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宏祖一通臨潼王有奉國中尉誼澁竝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柘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絕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

僅以一堂之名託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寔命不同而可爲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爲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爲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爲女者必貞以宜其家爲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巫母以大其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楊氏祠堂記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象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衆者中人以上之所能

亭林文集卷五

十

若夫爲盛於衰治衆於寡子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非大心之君子莫克爲之矣古之君子慮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爲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子姓於祠而教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餽食以教之禮其子孫之衆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祭法之所由傳也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之在者不過二一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竝爲

農風尚朴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追憶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舊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爲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爲祠堂以奉其先人竝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爲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簡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

亭林文集卷五

七

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母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爲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衆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爲之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

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犯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祔嘗之禮鼎俎邊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惡不作自三代以下以主之於民賦歛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教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

亭林文集卷五

七

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閭閻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漸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祀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畱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

出則責償其所遺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卿田利
之所在則不變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滋
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
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
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
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
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宏撰鄰華先生之季子
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
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
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
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

亭林文集卷五

十三

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
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汚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
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子居蘇之崑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
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
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
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
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
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邵陽甯生法丁
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

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豈
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
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
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曾之上孔安國躋
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
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關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
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
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
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公友之遺墨猶存而不
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多祚
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亭林文集卷五

十四

書廣韻後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
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
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鄒城後今鄒
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鄒下云鄒名在
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曰廣韻
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
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
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
韻略引廣韻彼字注云論語子西彼哉軻字注云孟
子居貧軻軻故名軻字子居今竝無此文又注廕字

云漢光武得此風寶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傳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市晉有大夫芬質芊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蓋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犀賈齊成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著蓋注中几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紹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千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

亭林文集卷五

十五

讀宋史陳邁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邁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精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

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應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徽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歛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几紂之臣附上而饕餮者雖飛廉之徒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噴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亭林文集卷五

十六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君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吳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於萊爲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爲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煩言君言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啓元

年舉人大母終喪。親父喪，累恩縣教諭三年。除汝州知州。汝爲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爲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倂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頭目魯加勒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之，亦來降。君簡其驍健，送軍門，效用餘給牛種，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徇。率兵嬰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川

亭林文集卷五

十七

庚戌大風，霾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礮，應之。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萬名衡以聞。奉旨下部議。卹未覆。子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世之沒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爲之狀。

吳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

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夜枕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亾人，惟一子一女。女被倖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旣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

亭林文集卷五

十八

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常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

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書吳潘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

亭林文集卷五

十九

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竝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旣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半夜枕枕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

亭林文集卷五

二十

審又一年子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目雙青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爲欲著書其居鄰故開輔朱公國棟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叅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旣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賊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鑑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鞠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

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子之通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利視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子一至其家子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藁又假子所蓄書千餘卷盡亡子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欽王君墓誌銘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

亭林文集卷五

三

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君諱時沐字惟新其先歛之澤富人在唐曰祕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開者避元亂徙而東爲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大父諱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洗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墓之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爲捐金贖之澤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容抗

而病曰於我華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卹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司據西龍爲鹽窩君止之無何拉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西長璣杭州府錢塘縣學生員次文秋次文秋次文和孫六曾孫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之麓蓋王氏中世爲商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沒而宗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薦抵寧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大計干當事者不用轉容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

亭林文集卷五

三

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僦居於吳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爲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爲信人爲節士嗚呼君兮永宅此

山陽王君墓誌銘

往余在吳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起田敢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王君

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
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
不學古而開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
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
爲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戶不試家頗饒每受人之
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產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
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
累其妻子以北少弟末年十八子身走燕都介余一
蒼頭以見王君王曰我固聞之寧人嘗與我言潘
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
猶之吾弟也迎而令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奈

亭林文集卷五

三

何吾有女年且笄將婿子間二年未遂就昏王君與
未非素識也特以寧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爲之
從臾也每爲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
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迨巡未
果而別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
馬爲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余遂有山東之
厄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爲里中兒所齟齬意不
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幼友爲天
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厄蹇連無能申大義於
詐惡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
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歟

而撫其遺孤吁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
家清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
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壻未以
狀及寬書來是不足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爲義勇而與人
忠胡天不弔而降此鞠凶士絕絃人罷春以斯銘告
無窮

富平李君墓誌銘

閩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
孝義尚節槩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
之說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其後稍

亭林文集卷五

十四

若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說橫流之日以余所
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邪李氏之
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爲富平
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爲邊商以任俠著聞
中興里豪爭渠田爲斷斷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
關下上書懇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
勳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
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
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
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爲一自謂千載絕學君乃獨好
傳注以程朱爲宗既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

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侍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彥方黃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沒而庵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李氏之門令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惜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廼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因篤既長乃折節讀書已爲諸生旋棄之爲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爲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沒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

李林文集卷五

五

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既與崑山顧炎武爲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武不敢辭乃爲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映林字暉天其沒也鄉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孫男三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氏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災有封若堂于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謁橫宮文一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留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茲當忌日祇拜山時履

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嗟松楸之勿剪猶藉神靈敢陳于治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謁橫宮文二

自達陵下即度太行遠歷開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鴈過絕塞而南飛跡似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橫宮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暨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頓村蔬聊撓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

李林文集卷五

五

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丹誠

謁橫宮文四

自達陵下今又八年漢落關河羌池烽火想遺弓而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屆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朝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蕙藻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累恩之未壞黃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得遂溪祈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蓋聞宣氣爲山衆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羣言實

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維多
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間來之哲惟絕
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
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
代運當屯著占得遜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祿
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瞻此雲臺之側實爲寄祿之邦
子靜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啓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
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戶誦
久已無間寢區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
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深嗟闕典
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沉爰有延松張君山史

亭林文集卷五

主

王君菟採於前子德李君通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
炎武跋涉關河畱連原嶽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
千年即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
華陰令贊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神
遜維城涓吉庀材效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麓
狀盛德之巍巍將使俎豆增崇章逢無絕敬泚哀蕪
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亭林文集卷之六 補遺

軍制論 乙酉歲作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其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今日之軍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然其實變矣而上下相與守之至于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之意哉高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今言之費乎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為祖制則然此所謂相蒙之說也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于農之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為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如夫一民

亭林文集卷六

也而分之以為農又分之以為兵是一農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為軍又分之以為兵是一農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為衛兵又分之以為民兵又分之以為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變勢不至盡毆民為兵不止盡毆民為兵而國事將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一十一畱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給軍田立屯堡且耕

亭林文集卷六

二

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及城操之軍有徼朝發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圯伍虛正統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宏治中制里僉二名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為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為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為無用之人臣嘗今天下衛所計之兵不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無敵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贍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以矣然則將盡衛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將盡衛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請于不變之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舉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補之大集伍而閱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汰其羸登其銳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衛可得若干人用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駐蹕南也

輓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爲兵則強以爲農則富而不及時之宜一爲變通俾此百十萬人襲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張券注矢爲國家毫毛之用是國家長棄此百十萬人竝此百十萬人之田而終世不復也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成克復之勲哉

形勢論

昔之都于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于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肥淮

亭林文集卷六

三

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碣磔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南北竝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于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竝濟卒并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壁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

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

亭林文集卷六

四

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凶陳之殞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廣厓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

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畧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郢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符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闕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田功論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

亭林文集卷六

五

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頽粟而卽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閉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獲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爲給助隨便開墾畧計所耕可數千頃明

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况耕田之毗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入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毗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廢土塗泥水田揚州陸田頽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

亭林文集卷六

六

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二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四三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靳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貴賤爲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圉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錢法論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考之史

景王鑄大錢周錢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為莢錢為四銖為三銖為五銖為赤仄為三官速於靈獻為四出為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唐錢凡四變宋做開通舊式兩事起鑄大錢崇寧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恒錢文不亂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

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筴萬陣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紙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權酤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為子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一萬稅四百是契稅之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歛天下之錢而上之賚子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

下自上下流而不窮者錢之為道也今之錢則下而不上偽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墜未必不由此也請畧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錢代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為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為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子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為君討賊不過斲子冢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郕歌之父而刑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公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弑一人之讐孰與誅天報怨之師孰

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溫而子胥以加之平王
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書之近古
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捷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
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絕書云子胥操撻笞
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閭閻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
官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蓋
止于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爲鞭尸使後代之人蔑棄
人倫讐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
王母丁姬之冢慕容雋投石虎尸于漢水姚萇保捷
符堅薦之以棘王頌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
飲之楊璉真珣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意

亭林文集卷六

九

於所仇或肆威於公國未必非斯言取之也然則鞭
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爲員而已矣

顧與治詩

與治之先自吳郡洪武中以貨徙都下遂爲金陵人
從曾祖華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文章聞于
代至與治亦號能詩當崇禎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獨
完得以餘日賦詩飲酒極意江山流連卉木嘵筆墨
之長寫風騷之致晚值喪亂獨身無子迫於賦役困
躓以終今讀其詩鬱行悽惻有郊島之遺音焉余兄
事與治最北行時謂與治曰兄平生作詩多散佚今
老矣可無傳乎與治曰有一編在故人沈子遷所其

他藁難舊箚中病未理也余行三歲乃歸次揚州而
與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詩刻之未果明年冬余
過六合子遷出其編並所搜輯者共二百六十首
余爲刪其大半授子遷刻之嗚呼士之生而失計不
能取舍至有負郭數頃不免饑寒以死而猶幸有故
人錄其遺詩以垂名異日君子之所以責乎取友也
如是與治名夢游前貢士其書法尤爲時所重云

方月斯詩草序

與方子定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余客鍾山而方
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
松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

亭林文集卷六

十

與余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讀之如聽河上之
歌令人感慨歎歎而不能止也方子生於楚長於吳
以繩犂之姿遭萬困厄發而爲言磊塊歷落自其所
宜余獨喜方子之詩在楚無楚人剽悍之氣在吳無
吳人浮靡之風不獨詩也其人亦然天方子以妙年
軼才當天下有事之日明習掌故往往爲設方累可
見之行豈獨區區稱能言之士哉子曰誦詩三百授
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與對雖多亦奚以爲若
方子者吾望其能從政繼先公爲名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

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求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

亭林文集卷六

十一

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溺于禪學者寔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

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于今五陰之剥也有能繼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得有望于後之人也夫

吳才老韻補正序

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寔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于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

亭林文集卷六

十二

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爲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謏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于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于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

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積朝流賊爲秦患且五
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餉
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
而額設之田乃爲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
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
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于是
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爲
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于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
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
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
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

金林文集卷六

主

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
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
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維復出公
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用他
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
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以
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也一
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于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
移而淡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爲公立傳而功
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
以一身而保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于

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徒用徒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
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
年之事可勝嘆哉

廣師

茗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
師之人其經學脩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
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
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
之士有茗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已探
賸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

金林文集卷六

古

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
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
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
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
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
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
之所得議也

與盧某書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良深頃仰茲有白者聞門外義
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黃門公配食
黃門吳人而此地爲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之

有改嘗爲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伯祁撫臺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間忽添一盧尚書牌位不勝疑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姪欲爲奉祀生員而借託於此者夫尚書爲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黃門豈有優劣然考尚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官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尚書之鄉爲涿郡涿縣則今之涿州也尚書之官爲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尚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吳既非吳人又非吳官爲子孫漸欲立家祠自當別朔一室特奉一主而偏處異姓之卑官援附無名之血食於

亭林文集卷六

十五

義何居夫吳中顧陸河北崔盧並是名門各從本望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于名宦鄉賢是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諭所修乃猶不敢私爲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冊不載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况几筵不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情爲不安於理爲不順寒宗子姓噴有繁言不佞謂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于

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翹切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求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于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

亭林文集卷六

十六

之常而不入于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于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起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于道者誰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更有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忤于彼爲厚

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機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餽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碌碌蹣蹣之人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遂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

宋林文集卷六

七

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挽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于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天亡究同于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

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入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公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如子雲師可

宋林文集卷六

八

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跼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于論旨烹宏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令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觀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鄰之謨沃心之告有急于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聞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輩米八升赴

營千里于是強者靡餘弱者雖經閭門而聚哭投河
併村而張旗抗今此一方便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
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滌餐霞足怡
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
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所招之詩以代
哀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于魯儒維此哲人庶興
哀于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
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諒涉青雲以速遊駕
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楊雪臣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

亭林文集卷六

九

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
食舊願復難之郎君博採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
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
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
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北來學業稍進亦多刊以意
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
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
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
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
行知已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咄
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職恐近伯鸞之寵且九州歷其

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浩大夫道之難行已可
知矣爾乃徘徊渭川雷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
然而霧市雲巖人煙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
能不依城堡而架楹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
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
尚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細
想林宗長懷仲蔚香儀雖開志嚮靡移其如一鴈難
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
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

亭林文集卷六

十

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
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
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
粗有闕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
自矢而不敢情偷者也聞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
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
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冠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藁
所恨道遠無從從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
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

下勉旃毋忘承諭負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靡從後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冀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于鴈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其懇藉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暫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蓄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雖刀之未將盡爭之雖微如蠅螬亦豈得容身于其間乎文淵子春竝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字內猶有一故人也

亭林文集卷六
主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于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誼之後克則有昔人臧節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

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証也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略做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僖兮今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

亭林文集卷六
主

阮藉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而已憶昔萬歷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世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并附

亭林詩集目錄

卷之一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大行哀詩

感事六首

京口即事二首

哀闕篇

金陵雜詩五首

千里

秋山二首

表哀詩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藻葬

延平使至

海上四首

不去三首

賦得老鶴萬里心

贈顧推官咸正

大漢行

亭林詩集目錄

義士行

秦皇行

墟里

塞下曲二首

海上行

哭楊主事廷樞

推官二子被難二首

淄川行

哭顧推官

哭陳太僕子龍

十月二十日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墓之左

墓之左

墓後結廬三楹作

精衛

吳興行贈歸高士祥明

賦得越鳥巢南枝

賦得江介多悲風

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

常熟縣耿侯橋水利書

偶來

涪溪碑歌

寄薛開封察

將遠行作

京口二首

石射棚山

春半

懷人

賦得秋鷹

八尺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

瞿公子玄銷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

卷之二

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

闕

重至京口

榜人曲二首

流轉

秀州

恭謁孝陵

亭林詩集目錄

拜先曾王考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

贈萬舉人壽祺

淮東

贈人二首

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

贈路舍人澤溥

清江浦

丈夫

王家營

傳聞二首

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歷

再謁孝陵

恭謁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

贈朱監紀四輔

監紀示遊粵詩

贈鄭處士繼思

昔有 二首

贈楊明府永言

送歸高士之淮上

贈劉教諭永錫

贈郝將軍太極

孝陵圖

十廟

金山

僑居神烈山下

古隱士 二首

真州

太平

蟻磯

江上 二首

久畱燕子磯院中有感而作

范文正公祠

錢生肅澗之父出示所輯方書

亭林詩集目錄

三

元旦陵下作 二首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

贈路光祿太平

訓王生仍

永夜

訓陳生芳績

贈路舍人

贈錢行人邦寅

松江別張處士愬王處士煒暨諸友人

贈潘節士樞章

閏五月十日恭謁孝陵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

桃葉歌

黃侍中祠

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

下

攝山

賈倉部必選說易 旅中

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

和陳生芳績追痛之作 二首

卷之三

元日

萊州

安平君祠

不其山

勞山歌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

淮北大雨

濟南 二首

賦得秋柳

訓徐處士元善

登岱

謁夫子廟

亭林詩集目錄

四

七十二弟子

謁周公祠

謁孟子廟

賦得桔槔

張隱君元明園中仙隱祠 二首

濟南

自笑

訓歸戴王潘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

濰縣 二首

衡王府

督亢

京師作

薊州

玉田道中

永平

謁夷齊廟

寄弟紆及友人江南 三首

山海關

望夫石

昌黎

三屯營

恭謁天壽山十三陵

王太監墓

劉諫議祠

居庸關二首

重登靈巖

秋雨

與江南諸子別

天津

舊滄洲

再謁天壽山陵

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

答徐甥乾學

白下

重謁孝陵

贈林處士古度

贈黃職方師正

杭州二首

禹陵

宋六陵

亭林詩集目錄

五

顏神山中見橘

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橫宮

古北口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北嶽廟

井陘

一鴈

堯廟

卷之四

元旦

霍山

書女媧廟

晉王府

贈傅處士山

又酬傅處士次韻二首

贈陸貢士來復

詠史

李克用墓

五臺山

訓李處士因篤

雨中送巾公子涵光

訓史庶常可程

汾州祭吳潘二節士

寄潘節士之弟來

王官谷

蒲州西門外鐵牛

潼關

華山

驪山行

長安

乾陵

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杜於慈恩寺塔下

后土祠

龍門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孟秋朔旦有事于橫宮

贈孫徵君奇逢

訓程工部先貞

寄劉處士大來

亭林詩集目錄

六

朱處士彞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

重過代州贈李子德在陳君上年署中

出鴈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應州二首

重至大同

得伯常中尉書却寄并示朱烈王太和二門人

淮上別王生略

贈蕭文學企昭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德州過程工部

過蘇祿國王墓

赴東六首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

馳至濟南省視于其行也作詩贈之

樓桑廟

三月十二日有事于櫓官同李處士因篤
贈李貢士嘉時年八十

邯鄲

邢州

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賦寄

亡友潘節士之弟來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之
二首

述古

德州講易畢奉束諸君

輓殷公子岳

寄張文學昭時淮上有築堤之役

雙鴈

夏日二首

亭林詩集目錄

七

秋風行

靜樂

大原寄王高士錫闡

孟縣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處

讀李處士顯襄城紀事有贈

寄楊高士瑀

齊祭器行

題李先生矩亭

瓠

主門旅宿

燕中贈錢編修秉鑑

先妣忌日

哭程工部

有歎二首

哭歸高士

卷之五

廣昌道中二首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

詠史二首

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一時徂謝感歎成篇

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

潘生次耕南歸寄示子房

刈禾長白山下

歲暮二首

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淞江之役

書此示之

閏五月十日二首

過張貢士爾岐

送程工部葬

各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東

孫徵君葬於夏峰僑寓太原不獲執紼過吳中

亭林詩集目錄

八

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辭

漢三君詩三首

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

賦得簷下雀

薊門送李子德歸關中

李生符自南中歸攜李三年矣追維壯遊兼示

舊作

二月十日有事于櫓官

贈陵司香貫太監宗

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稜恩

殿食頃止人皆異之過郭林宗墓

介休

介之推祠

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

河上作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過李子德

四首

卓帽

采芝

寄李生雲霄

春雨

寄二三處士被薦者

井中心史歌

夏日

梓潼篇贈李中孚

和王山史燕中對菊詩

關中雜詩

五首

過朝邑王處士建常

寄子嚴

寄次耕

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

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

亭林詩集目錄

九

硤石驛東有西鵲路至臨汝築垣封閉有題

雜陽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少林寺

嵩山

測景臺

卓太傅祠

梁園

海上

五嶽

贈張力臣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于汾州天寧寺

寄次耕

三首

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霄方讀鹽鐵論

送康文學乃心歸邵陽

友人來坐中口占二絕

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闢二高士

訓族子淵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

哭李侍御灌溪先生模

華下有懷顧推官

華陰古蹟

二首

悼山

五首

冬至寓汾州陽城里中尉敏汧家祭畢而飲有

作

二首

贈衛處士蒿

寄題貞孝墓後四柿

贈毛錦銜

亭林詩集目錄

十

亭林詩集目錄終

中林詩集卷之一

大行哀詩

已下開
甲申

神器無中墜英明乃嗣興紫輿迎劔滅丹日御輪升
景命殷王及靈符代邸膺天威寅降鑒祖武肅不承
采聖昭王儉盤杆象帝兢澤能回夏暘心似涉春冰
世值頽風運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碩鼠馭將失饑鷹
細柳年年急萑苻歲歲增開門亡鐵牡路寢泄金滕
霧起昭陽鏡風搖甲觀燈已占伊水竭真違祀天崩
道否窮仁聖時危恨股肱哀同望帝化神想白雲乘
秘口歸新野羣心望有司小臣王室淚無路哭橋陵
太元經紫輿商雲明圖曰歷子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書於竹帛傳之金石
琢之盤玉後漢書崔駰傳作軒漢書五行志木洽金成帝元延元年正月

中林詩集卷一

長安章城門內杜自公函谷關次門杜亦自公師古曰杜所以閉
者也以鐵爲之度信哀紅南賦序哀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感事

日角膺符早天枝主咤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
舊國仍三毫多方有二樹漢災當百六人未息謳吟
綿素稱先帝春秋大復讐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
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須知軍出一定州
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
日氣生元甲雲祥下赤幘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
高錄文侯命溪虞維邑東千秋懸國恥一旦表軍功
踴鞠追名將乘軒比上公君王多倚託先與賦彤弓

蘇子瞻書傳曰子讀文侯之命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國傾覆禍敗極矣
于王宜若衛文公絳勾踐然今其善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

萬王之禍諸侯位以間王政宣王有而後設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
無志也史記秦驕傳其在塞外卒逐獲或不能自振而秦驕尚穿城用鞠
春秋傳衛懿王不諱又不參賦
約賦湛露及彤弓不諱又不參賦

清蹕郊宮寂春遊苑籞荒陵邊屯牧馬關下駐賢王
紫塞連元菟黃河界白羊輿圖猶在眼涕淚已霑裳
史記劉敬傳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自昔南朝地常稱北府雄六軍多壘日萬國鼓鞀中
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乍紅恐聞劉展亂父老泣江東
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左傳僖十五年火焚其旗通鑑
唐肅宗紀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及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其民始罷禁毒

京口即事

已下始
乙酉

中林詩集卷一

二

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六雙歸鷹落千里射蛟浮
河上三軍合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
大將臨江日原望捷時兩河通詔旨三輔急王師
轉戰收銅馬還兵飲一戰從軍無限樂早賦仲宣詩
宋史李綱傳靖康初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直隸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
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手也後漢書光武紀擊銅馬於鄆悉
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京闕篇

王氣開江甸山河拱舊京德過灋水卜運屬阪泉征
赤縣疏封潤黃圖映日明秩猶分漢尹丞尚薦周牲
關道紆金輅郊宮佇翠旌山陵東掖近府寺後湖清
國運方多難天心會一更神州疑逐鹿率土駭奔鯨

馬林詩集卷一

三

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杜子美詩大角鍾兵氣顏延之皇太子侍
眞詩時屯必章運蒙則正唐書隋大業十三年六月趙王暉而旅於安參

金陵雜詩

亭林詩集卷

四

矣無庶
子子憎

白水偏侍郎遺石在過此一懷然

古樂府青溪小姑兩開門白水劍近橋梁 唐書薛元起爲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龜甲元起祖父道衡爲內史侍郎嘗據而草

制元超每見此石
未嘗不泣然流涕

千里

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
王子新開邸將軍舊總戎登壇多忼慨誰復似臧洪
後漢書臧洪傳陳雷太守張邈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對盟既而更相
辭讓莫敢先登成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揮血而盟辭氣慷慨聞者無
不流涕

秋山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
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
一朝長平敗伏尸徧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
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

亭林詩集卷一

五

漢書李陵傳於是盡驅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晉書慕容超載此使還吳口
千人 戰國策蘇門司馬謂齊王曰鄢郢之大夫不為秦而在城南下者
數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烽火來城市
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荆杞
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麋庶幾歆舊祀
句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歎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左傳定九年吳師居麋子期時焚之子曰父兄視麋則吾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于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獨焚之於此而後戰

表哀詩

晉孫綽作表哀詩其序曰余以薄祿風雨間關山天覆地淪淪過坤厚
豈惜一朝復見孤棄不勝哀號作詩一首致哀諒聞之譏以申同極
痛之

龜勉三遷久間關百戰淚生慚毛義檄死痛子與衣

荻字書猶記斑衣舞尚尋淒其天步蹙荏苒歲華侵
密葉凋秋氣貞柯落夜陰國書公父訓女史大家箴
未已還間望仍留恤緯心霜催臨穴旒風送隔鄰砧
白鶴非新表青鳥即舊林欲求防墓處戈甲滿江潯
列女傳王孫賈母言女異出而不還則吾倚間
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薨葬

婁縣百里內牧騎過如織土人每夜行冬溪月初黑
扶柩已南來幸至先人域合葬亦其時倉卒未可得
停車就道右子也聞日食魂魄依祖考即此幽宮側
三年卜天道墓櫬茂以直龜勉臣子心有懷亦焉極
悲風下高原父老爲哀惻其旁可萬家此意無人識

亭林詩集卷一

六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無及地日有
食之老聃曰丘上柩就道右止哭以聽窆既明反而后行

延平使至

已下采
北關茂

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旌出漢關萬里干戈傳
札十行書字識顏身畱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
戟班一聽□□同感激收□遙待□□還

海上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千戈
老四海蒼生痛哭淚水湧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
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祇恐難酬烈士心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臺名王白馬江東
去故國降旛海上來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朝

風迴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鉞才

隋書五行志梁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青絲
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勒

南管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萬里風煙通日

本一軍旗鼓向天涯去音誠國公劉孔昭白福山口口口樓船已奉征蠻勅博

望空乘汎海查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

計艱難戎馬發深情埋輪拘鍬周千畝蔓草枯楊漢

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

楚辭九歌埋輪兮繫四馬尉繚子矢折子

不去

不去園城擁短轅樓樓猶自向平原此心未忍輕三

亭林詩集卷一

七

晉願見辛垣盡一言

落日江津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下逢黃

石便到山中臥白雲

欲投海島問田橫却恨三齊路不平記作安平門下

客當時曾見火牛兵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

何來千歲鶴忽下九臯音一自來凡境推顏已至今

臨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

早寒江上笛秋急成樓砧木落依空沼雲多失舊林

三株天外冷甲子世間滾尚想蓬萊曉終思弱水陰

神州迷再舉碧落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

增補陽性學至八月白露降後以草木上結霜有霜因即爲霜降也
宿於處有變害也楚辭惜芳之樂今知山川之紆曲再舉今知人
地之
國方

贈顧推官咸正已下韻圍大源錄

上郡天北門一垣接羗氏當年關中陷九野橫虹霓

日光不到地哭帝蒼山蹊君持蘇生節冒死決疾藜

揮刀斬賊徒一炬看燃臍東虞勢薄天少梁色悲悽

逐從黃冠歸間策青驪豈知果卿血已化哀鴟啼

弟錢塘知縣咸建未敢痛家讐所念除鱣鯢有懷託桑榆焉得

巖下棲便蹴劉司空夜舞愁荒鷄春水濕樓船湖上

聞鉦聲勾吳古下國難與秦風齊却望殺潼關山高

別馬嘶口口哀忠臣臨軒降紫泥高景既分符汾陰

亭林詩集卷一

八

亦執珪如君俊拔才久宜侍金閨會須口口原指顧

安黔黎

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謁帝蒼山蹊漢光武賜馮異詔曰可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漢書周苛死榮陽乃拜其弟昌爲御史大夫後以功封汾陰侯
荀子成以父死
事封高景侯

大漢行

大漢傳世十二葉祚移王莽繇居攝黎元愁苦盜賊

生次第諸劉興宛葉一時併起實含皇國計人心多

未協新市將軍憚伯升遂令三輔重焚劫指揮百二

歸蕭王一統山河成帝業吁嗟帝王不可圖長安天

子今東都隗王白帝何爲乎扶風馬生真丈夫

漢書賈誼傳高皇帝與諸公
併起師古口音音步舉反

義士行

飲此一杯酒，浩然思古人。自來三晉多義士，程嬰公孫杵臼無其倫。下宮之難何倉卒，賓客衣冠非舊日。襦中孤兒未可知，十五年後當何時。有如不幸先朝露，此恨悠悠誰與訴。一心立趙事竟成，存亡死生非所顧。嗚呼趙朔之客真奇特，人主之尊或不能得。獨有人兮長歎空山側。

秦皇行

秦肉六國啖神州，六國之士皆秦讐。劍一發，凶荆軻筑再舉，誅漸離，博浪沙中，中副車。倉海神人無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豈知天意以秦却在此，隕石化山。

亭林詩集卷一

九

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論。扶蘇未出監，上郡始皇不死讐人刀。

楊子法言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同方未得相方肉口深書張良傳東見知游君言曰海神也

墟里

昔有周大夫，慨然過墟里。時序已三遷，沈憂念方始。乃知臣子心，無可別離此。自經板蕩餘，一再見桃李。春秋相代嬗，激疾不可止。慨焉歲月去，人事亦轉徙。古制存練祥，變哀固其理。送終有時既，長恨無窮已。豈有西向身，未昧王哀旨。眷言託風人，言盡愁不引。

塞下曲

楊惲孫會宗書君父至所可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原

趙信城邊雪化塵，紆千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鶯花滿，長作江南夢裏人。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述至其頭山趙信城○五代史寇彥卿傳紆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一從都尉生降去，夜夜魂隨塞鴈蘆。陛下寬仁多不殺，可能生入玉門無。

史記崇將軍遺韓王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後歸極後故亡號不誅也

海上行

大海天之東，其處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欲往從之，水波雷駭。幾望見之，以風為解。徐福至，欲止王不來。至今海上人，時見城郭高崔嵬，鼉鼉噴沫，聲

亭林詩集卷一

十

如宮商。日月經之以為光明，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為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徬徨，北冥之鯢有耶無耶。又言海中之棗大如瓜，棗不實，空開花。但見鯨魚出沒，鑿齒磨牙。昔時童男女，一去不回家。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魚竿。

史記大宛傳寶日月所相照隱為光明也○吳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東海之中有夷華而不實

哭楊主事廷樞

吳下多經儒，楊君實宗匠。方其對策時，已負人倫望。未得侍承明，西京俄淪喪。五馬逐南來，汪黃位丞相。幾同陳東獄，幸遇明主放。牧馬飲江南，真龍起芒碭。首獻大橫占，竝奏北邊狀。手詔曰朕甚感楊廷樞之占卦是日天顏颯喜。

氣浮綠仗。口筆授二官。天星春俱盡。漢書魚麗笠

澤兵。烏合松陵將。滅跡遂躬耕。猶為義聲唱。松江再

蹉跌。搜伏窮干嶂。竟入南冠囚。一死神慨忼。往秋夜

中論。指事泣吁悵。我慕凌御史。凌倉卒當絕吭。齊燭

與楚薰。相期各風尚。君今果不食。天日情已諒。隕首

蘆墟村。噴血胥門浪。雖有大節存。亦足酬口祝。灑涕

見羊曇。羊停毫默懷愴。他日大鳥來。同會華陰葬。

推官二子執後欲為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

死矣

生來一諾比黃金。那肯風塵負此心。不是白登詩未

解。非才端白媿盧湛。

亭林詩集卷一

十一

晉書劉琨作詩贈別駕盧湛引鶴門白登之事

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霜日色昏。欲告家中賣黃

犢。松江上去招魂。

古樂府于陵東歸

告我家賣黃犢。

淄川行

張伯松巧為奏。大纛馬牙擁前後。罷將印歸里中東

國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旌獵獵。淄川城下圍三匝。圍

三匝。開城門取汝一頭。謝元元。

漢書王莽傳張璠為劉歆作奏請歆安眾侯璠封嘉為師禮侯嘉于七人

皆賜爵關內侯又封璠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門

哭顧推官

推官吾父行世遠。公譜系及乎上。郡還始結同盟。昔

崎嶇鞭弭間。周旋僅一歲。痛自口口。淪王綱。亦陵替

人懷分土心。欲論縱橫勢。與君共三人。其一為馬獨

南陽。口誓麾白羽扇。一掃天日翳。君才本恢宏。聞略

人事細。一口入人手。幾墮口口。晚乃有口。將陳因掉

三寸說。主口非其人。口口復不濟。君來就茅屋。問我

駕所稅。幸有江上舟。請鼓鈴下柵。別去近一句。君行

尚雷滯。二子各英姿。文才比蘭桂。身危更藏口。作命

一朝斃。巢卯理必連。事乃在睂背。一身更前却。欲聽

華亭嘆。我時亦出公。聞此輒投袂。扁舟來勸君。行矣

不再計。驚弦鳥不飛。困網魚難逝。旦日追吏來。君遂

亭林詩集卷一

十二

見囚繫檻車。赴白門。忠孝辭色厲。竟作戎首論。卒踐

宿生誓。倉皇石頭骨。未從九原瘞。父子兄弟間。五人

死。相繼嗚呼三。吳中巍然一門第。尚有五歲孫。伏匿

蒼山際。門人莫將焚。行客揮哀涕。羣情佇收口。恩郵

延後世。歸喪琅邪家。詔策中牢祭。後死媿子源。徘徊

哭江裔。他日修史書。猶能著凡例。

通鑑唐永泰會稽至浙江蘇峻之甚急吳於下率引水入船以避賊之

吟嘯鼓松源流而去二後漢書李固傳門生王成符亦東下伏降傳

哭陳太僕

陳君量賈才。文采華王國。早讀兵家流。千古在胸臆。

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賊。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

告歸松江上歛見牧馬逼拜口至口口願請三吳口
口使護諸口加以太僕職遂與章邯書資其口口力
幾事一口口口覆天地黑嗚呼君盛年海內半相識
魏齊亡命時信陵有難色事急始見求棲身各荆棘
君來別浦南我去荒山北柴門日夜局有婦當機織
未知客何人倉卒具糲食一宿遂登舟徘徊玉山側
有翼不高飛終為爵羅得恥為南冠囚竟從彭咸則
尚愧虞卿心負此一悽惻復多季布采晦迹能自匿
君出亡時尚僕從三
西人服用如平日
史記季布傳諸公皆
多季布能權剛為案 酹酒作哀辭悲來氣哽塞

十月二十日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

亭林詩集卷一

墓之左

先考葬祖墓左四十年其左有池形家或言
兆有水是歲將合葬我母三族皆為災武難
之災武念先妣之治命不可以不合葬而四
十年之藏又不可以遷萬一有水又不可以
徑情而遂葬遲回者久之及啓壙竟無水訖
事無風雨昔重光大荒落之歲葬先王父既
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遂熄念吾先人積
德累仁固不當有水火之苗陰陽之咎而不
孝一人所遇之不幸如此天之不遂棄之而
曲全之又如此是可以忘先人之志哉

王季之墓見水齧宜尼封防護甚而我今何幸獨不
然或者蒼天照愁苦昔我先臣葬於此神宗皇帝賜
之墓一區六十年間事反覆到今陵谷青糶猶止存
松楸入百樹夜夜宿鳥還相呼行人指點侍郎冢成
卒不敢來樵蘇乃知朝恩寵大易世猶與凡人殊
天道回旋改寒燠公侯子孫久必復歲月日時共五
行先公葬亦以歲丁亥月
辛亥日丁亥時辛亥
前同後舍分昭穆皇天下監臣子
心環三百里無相侵先皇弓劍橋山岑山多虎豹江
水濱欲去復止長哀吟

國語越王命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
侵葬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土正之

墓後結廬三楹作

亭林詩集卷一

古

偉元居城陽簡之在丹徒古人廬墓有至意獨我未
得心煩紆東西南北亦人子豈知天路還崎嶇奮矛
躍馬一到此營地半畝先人隅築室三楹戶南向前
對日月開規模舊栽松樹無觸鹿惟有老栢銜悲枯
憶昔曾蒙至尊詔共姜名字懸三吳至今東平冢上
木枝枝西靡朝皇都爾來天地春意絕不見口父重
嗚呼一身去口無所泊類此鴻鴈三秋徂陰風怒號
白日孤吁嗟此室千年俱

晉書張仲堪為桓玄所害子簡之葬於丹徒遂居墓側後率私僮家隨喪軍
驛桓元死簡之食其肉口塊甚傳永嘗於北山金湖驛馬回旋瞻望有
終焉之志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口皆書詳後
墓所刻植松栢豆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我故悲思口鹿觸不念我乎明日
忽見鹿為猛獸所殺以舊唐書精無雙傳丁憂居墓側其所植松栢有鹿
犯之解屣泣而言曰山中眾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因遂夕守護成有

羣鹿賦仰不須驚○晉書王夷甫常至
羣鹿賦仰不須驚○晉書王夷甫常至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
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嗚呼君不見西山街木衆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

北風十二月遊子向吳興榜人問何之不言但沾膺
三年于戈暗鄉國有兄不得歸坐城高堂有母兄一
人負米百里傷哉貧此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
半鑑歸來入門不暇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
七十峰江山對君凝愁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

亭林詩集卷一

圭

果見兄骨歸心悲又以喜如君節行真古人一門內
外唯孤身出營甘旨入奉母崎嶇州里良苦辛君向
余太息此事不足言遥望天□山猶在浮雲間長歎
未及往塵沙沒□□□州已□□菽水難爲計豈無
季孫栗義不當人惠世無漢高帝餓殺韓王孫寧受
少年侮不感漂母恩時人未識男兒面如君安得長
貧賤讀書萬卷佐帝王□□一紙定四方拜□□□
□還歸奉高堂窮冬積陰天地閉知君唯有袁安雪

世說王悅之小屬清操爲吏部郎時郡省有會同者遣之
解一賦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飲當人之惠

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

已下著
瘴國歌

微物生南國淩情繫一枝寒風羣拉沓落日羽差池

繞樹飛初急尋柯宿轉遲懸冰驚趾滑集霰怯巢危
路入關河夜思榮嶺嶠時山川知風性天地識恩私
向日心常在隨陽願未虧寄言幽谷友勿負上林期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素節乘雲夢清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籟激楚入天風
落鴈過山急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絕百年中
鄧路元依北江關久向東有人宗國淚何地灑孤忠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伐於置江關陽關後
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將乘枹下江關

擬唐人五言八韻

申包胥乞師

辰尾垂天謫山人恭冠兵舟師通大別獵火照方城

亭林詩集卷一

六

九縣長蛇據三關鑿齒橫君王親草莽微命託宗祏
千于終南近間關繞雷平張旌非聘客蹶躄一書生
雀立庭柯腹猿啼夜柝驚秦車今已出誓死必存荆
漢書王莽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度曰秦雷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
者言四面院塞其道風曲穀谷之水向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
十二繞是也○儀禮聘禮及竟張壇職司
築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畫陰宵哭

高漸離擊筑

神州移水德故鼎去山東斷霓夫人劍殘煙郭隗宮
身留烈士後跡混市兒中改服心彌苦知音耳自通
沈淪餘技藝慨本英雄壯節悲遲晚羈魂迫固窮
一吟遼海怨再奏薊丘風不復荆卿和哀哉六國空
班定遠投筆

少小平陵縣蕭然一布衣讀書傳父業握管上皇
太乙藜初降蘭臺露未晞生涯憑筆札甘旨爲慈闈
忽見天弧動聊將電鈇揮于闐迎轡轡疏勒候旌旂
東磧軍營轉秋山投奏飛封侯來萬里老見錦衣歸
本傳嘗爲官備書行誦相者曰奈酒
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諸葛丞相渡瀘

火山橫日暮銅濶亘天微亂樹雲南國交繩焚外橋
枕戈穿偏仄帶甲上岵巖地汁生淫霧流煙入斗杓
七擒依算略一戰定蠻苗信冷炎荒永恩宜益部還
溪思危大業隆春切先朝更有親賢表宮廷告百僚
漢書後李傳註師古曰渠北謂之渠西南謂之微
義隆亂則爲渠從地汁也○楚辭大招雷而震雷而白時狀其

祖豫州聞雞

萬國秋聲靜三河夜色寒星臨沙樹白月下戍樓殘
擊柝行初轉提戈夢未安沈幾通物表高響入雲端
豈足占時運要須振羽翰風塵懷撫劍天地一征鞍
失且何年補先鳴意獨難函關猶未出千里路漫漫
吳志周喻傳使夫且之誰復得一鳴也○左傳
二十一年州綽曰臣不勝干陰之役先二子鳴

陶彭澤歸里

結駟非吾願躬耕力尚堪咄嗟聊綰綬去矣便投簪
望積廬山雪行溪渡口嵐芟松初作徑蔭柳乍成蔭
甕盎連朝濁壺觴永日酣秋籬尋菊蕊春筍理桑蠶
舊德陳先祖遺書付五男因多文義友相與卜村南

常熟縣耿侯橋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
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濱海
水利久不修累歲煩零禁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
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
三季饒凶荒庶徵頻隔井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
况多鋒鏑驚早夜常奔迸上帝哀憐發天行當反正
必有康食年河雒待明聖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
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偏中原粒食詒百姓
後漢書陳忠傳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註隔并謂水旱不調也尚書曰一極而
凶一極無凶并言必性反一即頻傳歲無隔并太平可待○史記蔡澤傳決
裂吁陌以歸生民之業而一其志○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京史
館陳靖上言農田事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鄆唐汝等州功

亭林詩集卷一

民堡

偶來

偶來湖上已三秋便可棲遲老一邱赤米白鹽猶自
足青山綠野故無求柴車向夕逢元亮款段乘春遇
少遊鳥獸同羣終不忍轍環非是爲身謀

南齊書周顒傳顒將軍王僧虔謂曰白卿
山中何所食曰曰赤米白鹽蘇東坡詩

浯溪碑歌

萬歷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道浯溪
得唐元次山中興頌石本以歸爲顏魯公筆
字大徑六七寸歷世三四此碑獨傳之不出
歲旃蒙作噩命工裝潢爲冊工人不知碑自

左方起而以年月先之遂倒整不可讀方謀
重裝而兵亂工死不復問者三年碑固在舊
識楊生所一旦爲余重裝以來則文從字順
煥然一新有感於先公之舊物不在他人而
特屬之嗣人之稍知大義者又經兵火而不
失且待時而乃成夫物固有不偶然者也爲
之作歌

昔在唐天寶祿山反范陽天子狩蜀都賊兵入西京
肅宗起靈武國勢重恢張二載收長安鑾輿迎上皇
小臣有元結作詩頌大唐欲令一代典風烈追宣光
真卿作大字筆法名天下唐屋勒斯文神理遺求者

《高林詩集卷一

十九

書過泗亭碑文匹淮夷雅畱此繫人心扶撐正中夏
先公循良吏海內推名德驅馬復悠悠分符指南極
遐眺道州祠流覽渚溪側如見古忠臣精靈感行色
匪煩兼兩載不用金玉裝攜此一紙書存之貯青箱
以示後世人高山與景行天運有平陂名蹟更存亡
寶弓得堤下大貝歸西房舊物猶生憐何況土與疆
却念蒸湘間牧騎已如林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淡
峒巒大禹迹萬木生秋陰一峰號向鴈朔氣焉得侵
恐此渚厓文苔蘚不可尋藏之篋笥中寶之過南金
此物何足貴貴在臣子心援筆爲長歌以續中唐音

後漢書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東兩谷
梁傳定九年得室玉大弓應傳之得之堤下

寄薛開封家君與楊主事同隱鄧尉山併被獲
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

別君二載餘無從問君處蒼蒼大澤雲漠漠西山路
神物定不辱精英夜飛去只有延陵心尚挂姑蘇樹
他日過吳門爲招烈士魂燕丹賓客盡獨有漸離存

張協七命或馳名頗奉或夜飛去吳李善註
引楚紀書閭丘無道漢盧之劍去之入楚

將遠行作

去秋關東漢今冬浮五湖長歎天地間人區日榛蕪
出門多蛇虎局促守一隅夢想在中原河山不崎嶇
朝馳灑澗宅夕宿般函都神明運四極反以形骸拘
收身蓬艾中所之若窮途杖策當獨行未敢憚羈孤

《高林詩集卷一

二十

願登廣阿城一覽輿地圖回首入駿遠悵然臨交衢
莊子夫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後漢書郭嵩傳從至廣阿此
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指諸掌今始乃得其一

京口

異時京口國東門地接畱都左輔尊囊括蘇松儲陸
海襟提閩浙壯屏藩漕穿水道秦隋跡壘壓江干晉
宋屯一上金山覽形勝南方亦是小中原

東吳北翟戰爭還天府神州百二關末代棄江因靖
鹵諸南伯當年開土是中山雲浮鸛鶴春空遠水擁蛟
龍鄭德遠夜月閒相對新亭無限淚幾時重得破愁顏

石射棚山已下屠維
赤奮若

宋日欲墜石射棚環湖歷歷來漁燈山下斷王宋時

墓屹然穹碑鎮山路大白天孤見角芒金山京口文
沙塲爾來收騎方溪入門在明州王待王

吳郡志靈巖山在城西
三十里一名石射場山

春半

春半雨不絕北風吹荒山江南花不開白日愁生寒
登高望千里苦霧何漫漫□州七月圍糧盡力亦殲
營頭墮軍中旗幟沈江干漢道昔中微白水應圖記
晚世得先主亦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尋天時自當至
一身客荊州毫不以措意流離志不挫終然□神器
一朝得孔明可以託後嗣撫掌長太息且作南山歌
開篋出口書日夜窮揣摩中原有大勢攻戰不止多

亭林詩集卷一

主

願為諸□言不省其奈何

後漢書天文志晝有雲氣如壞山障上軍人皆厭所謂雲頭也古曰
營頭之所障其下覆軍流血三十里三國志引漢書春秋曰魯公自陳
城還謂備曰不用吾言故為失此大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
之未定有終和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為恨也史記留侯世家
良為他人言日不省

懷人

秋風下南國江上東飛鳶江頭估客幾千輩其中別
有東吳船吳兒解作吳中曲扣舷一唱悲歌續乍迴
別鶴下重雲一叫哀猿墜淡水曲中山水不分明似
是衡山與洞庭日出長風送舟去祇畱江樹青冥冥
湘山削立天之角五嶺盤紆同一握嶽峯七十有二
峰紫蓋獨不朝衡嶽萬里江天木葉稀行人相見各

沾衣寄言此日南征雁一到春來早北歸

杜子美望南征詩紫蓋獨不朝爭長望紫口胡
第十八拍馬南征今欲寄邊愁雁北歸今為得漢音

賦得秋鷹

青散初下赤霄空千里江山一擊中忽見晴臯鋪白
草頓令涼野動秋風當時遂得荆文寵佐運終成尚
父功試向平蕪看獵火六雙還在上林東

陳思王孟冬篇獵
以青散掩以修竿

八尺

八尺孤帆一葉舟相將風水到今秋曾來白帝尋先
主復走江東問仲謀海上魚龍應有恨山中草木自
生愁憑君莫話興亡事舊日長年已白頭

亭林詩集卷一

主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

陶君有五柳更想桃花源山迴路轉不知處到今高
士畱空言太邱之後多君子門前正對桃花水嘉蔬
名木本先時海志山經成外史曾作諸生三十年老
來自種溪前田四百甲子顏猶少有與疑年但一笑
有時提壺過比鄰笑談爛熳皆天真酒酣却說神光
始感慨決瀾不可止老人尚記為兒時煙火萬里連
江畿斗米三十穀如土春花秋月同遊嬉定陵龍馭
歸蒼昊國事人情亦草草桑田滄海幾回更只今尚
有遺民老語罷長謠更浮白七十年來似疇昔與君
同是避秦人不醉春光良可惜春非我春秋非我秋

惟有桃花年年開溪水年年流爲君酌酒長無愁

左傳襄二十九年終文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會者與終年史記封禪書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講書處詩勞人華草毛傳華草勞心也徐

視耶日出入篇終春非我春夏

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瞿公子元緒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

不成南去又東還行盡吳山與越山萬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豺聞
厓門浪拍行人舸桂嶺雲遮驛使關
燕望長安猶不見愁君何處訪慈顏

亭林詩集卷之一終

亭林詩集卷一

三

亭林詩集卷之二

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

閱已下上章

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即今御筆題處想見神州一望中。黃屋非心天下計，詞有他日倚闌花鳥，猶情山水相開之句。青山如舊帝王宮。丹陽父老多遺恨，尚與兒童誦大風。

此集樂遊花廳詩黃屋非竟心 宋濂上明日應序 元季解嚴會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之志

重至京口

雲陽至京口水似巴川紫遠遙見北山乃是潤州城。城北江南舊軍壘當年戍卒曾屯此西上青天是帝

亭林詩集卷二

京天邊淚作長江水，江水遠城回山雲傍驛開遙看

白羽扇知是顧生來

榜人曲

儂家住任江洲兩槳如飛自繇金矢一到北岸踏車

金山三周

宋史度允文傳臨江按試命戰士時 舟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真州城子自堅京口長江無恙艤舟夜近江南恐有

南朝丞相

文信國指南錄敵船滿江白姓無一舟可問與人為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 余元慶遇其故舊為敵管船運密叩之許以承官使銀千兩其人曰吾為宋 朝故得一丞相相建大功業何以錢為但求此帖為他日報宋之 認因投山批帖仍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遺遇已矣

流轉

流轉吳會間，何地為吾土。登高望九州，極目皆淞水。寒潮盪落日，雜還魚鰕舞。饑鳥晚未棲，弦月陰猶吐。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却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讐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母為小人資，委肉投餓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潁。功名會有時，杖策追鄧禹。

秀州

秀州城下水，日夜生春雲。雲含秀州塔，鳥下吳江濱。我願乘此鳥，一見倉海君。異人不可遇，力士難再得。海內不乏賢，何以酬六國。將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

亭林詩集卷二

復念少遊言，憑高一悽惻。

恭謁孝陵已下重 光亭閣

閔位窮元季，真符啓聖人。九州殊夏裔，萬古肇君臣。武德三王後，文思二帝鄰。卜年乘王氣，定鼎屬休辰。江水縈丹闕，鍾山擁紫宸。衣冠天象遠，法駕月遊新。正寢朝羣后，空城走百神。九變超嶺嶺，原廟逼嶙峋。寶祚方中缺，炎精且下淪。郊垌來獵火，苑籞動車塵。繫馬神宮樹，樵蘇御道薪。歸然唯殿宇，一望獨荆榛。流落先朝士，間關絕域身。干戈逾六載，雨露接三春。患難形容改，艱危膽氣真。天顏杳露接，地勢鬱嶙峋。尚想初陵制，仍詢徙邑民。因山皆土石，用器不金銀。

漢書王莽傳贊條分列位。班固東漢書建武之年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天結箝有父子君臣構建人倫實始。史記孝文紀治刑皆以仁。得金銀銅錫爲飾。太祖賈誼遺命選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後漢書鄭禹傳南至長安李諸考齊戒擇吉日修禮詔祠高廟因循行國陵爲置吏士奉寸焉。

晉室丹楊尹猶看古柳存先公嘗爲
麻天府尹山河今□域瞻拜

獨曾孫雨靜鍾山閉雲浚建業昏自憐襁褓容狀淚
到都門

南史劉瓛傳瓛六世祖懷百時爲丹楊尹袁粲曾於後堂請瓛指聽事胡柳樹謂瓛曰人言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情德可謂不負矣瓛與張融士思遺書自謂負因盤綾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亭林詩集卷二

贈萬舉人壽祺

三

白龍化爲魚一入豫且網愕眙不敢殺縱之遂長往
萬子當代才豪情特高爽時危見繫維忠義性無枉
翻然一辭去割髮變容像卜築清江西賦詩有遐想
楚州南北中日夜馳輪鞅何人調北方處士才無兩
回首見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雲氣無山川但映紫
一來登金陵九州大如掌還車息淮東浩歌閉書幌
尚念吳市卒中弔題題南方不可託吾亦久飄蕩
崎嶇千里間曠然得心賞命待淮水平清秋發吳榜

淮東

河上賊帥來東南費撐拄詔封四將軍分割河淮土

侯時擁兵居千里，
暫安堵促觴進竿。
瑟堂上坎坎鼓。

美人拜帳中，請作便旋舞。爲歡尚未畢，羽檄來旁午。

揚舲出廟灣欲去天威怒舉族竟生降一且爲俘虜

傳車詣幽燕猶佩通侯組長安九門中出入黃金塢

故侯多嫌猜黃金爲禍胎白日不爾待長夜來相催

徬徨闕門前一時下霆雷法更逢上意羅織及嬰孩

具獄阿房宮腰斬咸陽市踟蹰念黃犬太息謝諸子

父子一機哭同日。歸蒿里有金。直北亡不得。壯身死也下。黃葵舉手目。那喻我爲口。明爭爾作燕。山乎

亭林詩集卷二

179

俱推凶門轂各剖河山符嗟公何不死死在淮東邪
一死畱芳名一死骨已枯寄語後世人觀此兩丈夫

贈人

楊朱見路岐泣然涕沾臆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

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南指越裳山北適犂婁國

同在天地間。合并安可得。此去道路長。哀哉各努力。

步上大行山盤石鬱相抱行人共太息此是輶輪道

前路無康莊回車苦不早聞君將有適念此令人老

山下六丈夫窮年折芝草不出巖谷間長得顏色好

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

默執徐

公姓顧氏諱野王字希馮以梁臨賀王記室

參軍起兵討侯景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墓在
今蘇州府吳縣橫山東五里越來溪上盧襄
石湖志曰墓上有一巨石橫臥可二丈許石
上古松一枝似蓋湖上望見之即知爲野王
墳今樹與石無恙天啓中有勢家欲奪其地
而葬竈已穿矣族兄存愉發憤訟於官得止
其勢家所築周垣及樹木皆歸顧氏

古墓橫山下遺文郡志中才名雷史傳譜系出先公
歲月千年邈郊垌百戰空立松標舊竈偃石護幽宮
地自豪家奪碑因貴客翳賢兄能發憤陳述遂昭融
念昔遭離亂於今事略同登車悲出走雪涕問臨戎

亭林詩集卷二

五

述記名山業提戈國士風荒祠公血食汗簡續孤忠
山勢仍吳鎮溪流與越通春言懷往烈感慨意無窮
贈路舍人澤澤

秋鴈遠朔風來集三江裔未得遂安棲徘徊望雲際
嗚呼先大夫早識口口氣謁口口宮柄用恩禮備
汀江失警口一死魂猶視君從粵中來千里方鼎沸
絕跡遠浮名林臯託孤詣東山峙大湖昔日軍所次
奉母居其中以待天下口相逢金閭西坐語一長嘯
復叙國變初山東竝賊吏長淮限南北支撐賴文帥
擒魁獻行朝逆黨皆戰悸江外甫晏然卒墮權臣忌
鑠金口未白牧馬彎弓至口口呼恩官干戈對王使

山書曰口有守
因恩官墓擬
感激千載逢一下君臣淚嶺表多災風孤
棺託蕭寺怒聲瀧水急遺策空山問君才賈董流矧
乃忠孝嗣國步方艱危簡在卿昆季經營天造始建
立須大器敢不竭微誠用卒口口志明夷猶未融善
保艱貞利

左傳曰五年明夷之謙
明而未融其當且乎

清江浦

此地接邳徐平江故蹟餘開天成祖代轉漕北京初
墾下三春盡湖存數尺淮安城西有五湖每歲糧船以合月北
水退九月開湖同空澤內所淤
上夏初閉湖以防黃水灌入與河併淤
昔高郵寶應諸湖南來之水船艦通國命倉庫峙軍儲陵谷
天行變山川物態疎黃流侵內地清口失新渠米麥

亭林詩集卷二

六

江淮貴金錢帑藏虛蒼生稀土著赤地少糧餉廟食
思封券河防重璽書路旁看父老指點問舟車

丈夫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懸弧焉能釣三江終年守菰蒲
如何駟隙間流光日已徂矯首望太行努力驅鹽車
風吹河北鴈颺沓雲中呼豈無懷土心所羨千里途

王家營

荒垌據淮津彌望徧秋草行人日夜馳此是長安道
鷄鳴客車出四野星光早征馬乏青芻山川色枯稿
燕中舊日都風景猶自好衣殘若上繒朱爛東吳稻
公卿不難致所患無金寶還顧旅舍中空囊故相惱

回頭問行人路十如何老

通鑑錄載在淮南為文使結知其必貴書曰路十終須作成一官既而人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日鈔籍在淮南開之口路十今已入翰

傳聞

傳聞□極馬新已下湘東五嶺遮天霧三苗落木風
間開□□日瘴癘百蠻中不有三王禮誰收一戰功
廿載河橋賊於今伏斧礮□威方一震兵勢已遙臨
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痕淡
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已下昭陽大荒落

夏后昔中微國絕四十載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
歷數歸君王百摺領家宰路公文貞識古今危難心不

亭林詩集卷二

七

念屬車乍□□□盡我壘粵西已踰年其歲直丁
亥侵尋公自擁迫感限厓海□門絕島中大澤一空
畧新□尚未頒國疑更誰待送命疇人流三辰候光
彩印用文淵閣丹泥勝珠琲龍馭杳安之台星隕衡
鼻猶看正□□□江山改在昔順水軍光武戰幾
殆子顏獨奮然終竟齊元凱叔世乏純臣公卿襟鄙
猥持此一冊書千秋戒僚采

莊子秋水篇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尋空之在大澤乎左思吳都賦珠璣闕于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憐五幡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為吳漢口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東隱隱數日乃定吳漢傳吳漢字子顏

再謁孝陵

再謁神垵下還經□□□精靈終浩蕩王氣自崔嵬

突元明樓嵯牙庠御殿開□雲浮苑起碧嶽到宮迴

鼎叶周家卜符占漢代災蒼松長化石黑土乍成灰

城闕春生草江山夜起雷興王龍虎地命世鄂申才

瞻拜魂猶惕低徊思轉哀上陵餘舊曲何日許追陪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反宇臨庠庠唐人小說馬相至永康縣東大寶觀有大松相曰此松後三十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

恭謁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

肅步投禪寺焚香展御容人間垂法象天宇出真龍
隆準符高帝虬鬚軼太宗掃除開八表盪滌剪羣兇
大化乘陶冶元功賴發蹤本支書昨德臣辟記勲庸
遺像荒山守塵函古剎供神靈千載後運會百年重
痛迫西周威愁淡朔漢烽萬方多感感薄海日喁喁

亭林詩集卷二

八

臣籍東吳產皇恩累葉封天顏仍左顧國難一趨從
飄泊心情苦來瞻拜跪恭異時司隸在可許下臣逢

贈朱監紀四輔寶應人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
潰痛說揚州七日圍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
征衣東京朱祐年猶少莫向尊前歎式微

監紀示游粵詩

知君前自廣州來瀧水孤雲萬壑哀兩路□□皆不
下□□守嶺竟空回同時金李多驍將遺事江山只
戰臺獨有臨風憔悴客新詩吟罷更徘徊

贈鄔處士繼思

市中問韓康藥肆在何許牀頭本草書門外長桑侶
每吟詩一篇冷然在雲天笳穿北固雪艇迷京口煙
六代江山好愁來恣撥計蘭蓀本獨芳藍桂從今老
去去復棲棲河東王伯齊年年尋柱甫一過浣花溪

後漢書第五倫傳家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爲薪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舊莫知其處

昔有

昔有楚項羽宰割封侯王徙帝都上游殺之於南方
大權既分裂海內爭雄疆何況咫尺間羸秦尚未亡
時會互反覆壯盛豈有常感事再三歎令我一徬徨
魏政昔濁亂兵甲興爾朱唐臣多險浮全忠肆誅屠
貪夫分自當不用重哀吁河陰與白馬千載同一途

學林詩集卷二

九

奈此國命何大勢常與俱天意未可窺或爲真人驅

楊明府永言

雲南

昔在崑山□□□爲僧於華

亭及吳帥舉事去而之蘭谿今復來吳下感舊

有贈

絕跡雲間日分飛海上秋超然危亂外不與少年儔
閱歲空山久尋禪古寺幽干戈纏粵徵妻子隔寧州
乍解桐江纜仍回谷水舟刀寒餘斗色血碧帶江流
舊卒蒼頭散新交白眼休同年張翰在張行人賓客顧
榮畱海日初浮嶼吳霜早覆洲與君遵晦意不負一

謀

送歸高士之淮上

送君孤棹上長淮千里談經意不乖卜宅已安王考
兆攜書還就故人齋簷前映雪吟徧苦窗下聽鷄舞
亦佳此日邴原能斷酒不煩良友數縈懷

三國志邴原傳注原舊能飲酒自遊學八九年酒不向口及臨別師友以原
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違別因
見此酒可一飲燕於是
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贈劉教諭永錫

大名

棲遲十載五湖淵久識元城劉器之百口凋零餘僕
從一身辛苦別妻兒心悲潭水春犁日目斷長洲夕
鴈時獨我周旋同宿昔看君臥起節頻持

郝將軍太極漢人也天啓中守需蓋余於敘功
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

學林詩集卷二

十

事感而有贈

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蘭諸酋指額空入楚廉頗猶未
老過秦扁鵲更能工風高劒氣蛉川外水沸茶聲鶴
澗東橋畔相逢不相識漫將方技試英雄

隋書史萬歲傳
入白靖蛉川

孝陵圖

有序

重光單闕二月己巳來謁孝陵值大雨稽首
門外而去又二載昭陽大荒落二月辛丑再
謁十月戊子又謁乃得趨入殿門徘徊瞻視
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後蓋
小屋數楹皆黃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祝明

樓寶城出門周覽故舊官祠署遺址牧騎克
斥不便攜筆視同行者故陵衛百戶束帶玉
稍爲指示退而作圖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
除之事實錄會典並無紀述當先朝時又爲
禁地非陵官不得入攝其官於陵者非中貴
則武弁又不能通語國制以故其傳鮮矣今
既不盡知亦不能盡圖而其錄於圖者且
不盡有恐天下中人同此心而不獲至者多
也故寫而傳之

鍾山白草枯冬月蒸宿霧十里無立樹岡阜但回互
寶城獨青青日色上霜露殿門連明樓周遭尚完固

亭林詩集卷二

上

其外有宮碑巍然當御路或自成祖爲千年繫明祚
侍衛八石人祇肅候靈輅下刻石獸六森然象齒簿
自馬至獅子兩兩相比附中間特萃律有二擎天柱
排立榛莽中凡此皆尚具又有神烈山世宗所封樹
臥碑自崇禎禁約煩聖諭有本故不毀文字猶可句
至於土木工俱已亡其素陳陳殿在先時懿文祚
云有殿二層去門可百步其殿開有五天子升自阼
門內廡三十左右以次布門外設兩廡右廡上所駐
祠署并官監羊房暨酒庫以至各廡宇並及諸宅務
東西二紅門四十五縣鋪一一費搜尋法目仍迷登
山後更蕭條兵牧所屯聚洞然見銘石崩出常王基

何代無厄舊神聖真能度幸茲寢園存皇天永呵護
奄人宿其中無乃致褻汙陵衛多官軍殘毀法不捕
伐木復撤亭上觸天地怒雷震樵夫死梁壓陵賊仆
乃信高廟靈却立生畏怖若夫木衛官衣食久遺靈
及今盡流冗存兩千百戶下國有蟣臣一年再奔赴
低徊持寸管能作西京賦尚慮耳目偏流傳有錯誤
相逢虞子大獨記陵木數未得對東巡空山論掌故
後漢書光武紀流冗道路盧仝月蝕詩地上蟣臣今古亦帝天皇後
漢書虞延傳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郎
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落其數則曰
蟣臣頗曉其禮帝善之史記司馬相如傳宜命掌故悉奏其禮而後
書音義曰掌故大
師官屬主故事者

十廟

十廟後人但謂之十廟

亭林詩集卷二

上

我來雞籠下十廟何蒼涼周垣半傾覆棟宇皆頽荒
樹木已無有寂寞餘山岡功臣及卞劉竝作瓦礫換
衛國有遺主尚寓五顯堂武惠僅一間廟貌猶未亡
蔣廟頗完具欹側惟兩廊帝王殿已撤主在門中央
或問道路言欲改祀三皇真武竝祠山香火仍相當
其南特煥然漢末武安王云是督府修中絕以堵墻
陪京板蕩餘百司已更張神人悉異名不改都城隍
朔望及寧祈頓首誠恐惶神奉太祖勅得以威嚴荒
畱此金字題昭示同三光追惟定鼎初遣祀明綸將
二百七十年吉蠲存太常三靈俄□□一代淪桑章
園丘□□百神焉得康駟士處□廟陵闕來牛羊

何當挽天河，滌去諸口口。無文秩新邑，人鬼咸地嘗。
復見十廟中，冠佩齊趨踰。此詩神聽之終古，其母忘。
漢書王莽傳：莽感高廟神，歷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按劍四面提擊，令壞戶牖，桃湯結繩，懸屋壁，今經車校尉居其中，又今北軍中書居焉，殺書洛諸成，扶無文。漢書郊祀歌：聖成甫田，百鬼迪嘗。

金山已下開

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
水軍一十萬，虎嘯臨口口。州巨艦作大營，飛艖爲前茅。
黃旗亘長江，戰鼓出中洲。舉火赫山旁，鳴角東龍湫。
故侯口口口，手運丈八矛。登高矚山陵，賦詩令人愁。
沈吟口口餘口口，旌旆浮忽聞口口。來先聲動口口幽。
閨廬用口口，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楫，肯效南冠囚。

亭林詩集卷三

三

願言告同口口口，莫淹留。

晉書：佛圖澄傳：段末波攻之，勸衆甚盛，勸澄潛渡。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禽段末波。」劉曜攻之，陽勸將救之，以訪澄。澄曰：「相鈴鈴音云：秀支於辰間僕公効秀當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僑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畝居，偶因行藥到郊墟。依稀五座浮雲裏，落莫金莖淡日初。
塔葬屬支城外土，營屯塞馬殿中廬。猶餘伯玉當年事，每過陵宮一下車。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衛伯玉也。」其人不知開門，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古隱士

幼安遭漢季，一身客遼東。世亂多傾危，築室渡山中。

自非學者流，名字罕得通。研心易六爻，不用希潛龍。
根矩好清評，行止乃未同。

嘗聞龐德公，自守甘窮餓。日率妻子耕，不知州牧過。

關中催汜公，河上表呂破。默默似無聞，但理芸鋤課。

獨識諸葛君，一言定王佐。

真州

擊楫來江外，揚帆上舊京。鼓聲殷地起，獵火照山明。
楚尹頻奔命，宛渠尚守城。真州非赤壁，風便一臨兵。

太平

天門采石尚嶙峋，一代興亡此地親。雲擁白龍來戍壘，日隨青蓋落江津。
常王戈甲先登陣，花將鬚眉罵賊身。猶是南京股肱郡，憑高懷往獨傷神。

亭林詩集卷三

十四

吳志：孫權傳：注引于資言：「肥廣子，歲青，蓋當入維陽。」太祖實錄：上渡江，採石磯，常遇春舍舟奮戈，先登，衆皆效，遂拔采石。陳友諒陷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大罵而死。

蟻磯

下接金山上，小孤一磯中立鎮。蕪湖千年形勢分，南極萬里梯航達。
帝都嶺色遠，浮黃口。蘇江風寒拂白頭，烏高皇事業山河在。雷得奎章墨未枯，廟中有高皇帝。

廟一

三國典：吳景帝位今，師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排朱雀，還與吳。

江上

清霜覆蘆花，秋向江岸白。青山盡江天，飛鳥去無跡。

行行獨愁思。今爲遠行客。晨樵水上峰。夜釣磯邊石。
酌水復烹魚。可以供日久。且此恣盤桓。安能守阡陌。
江風吹回波。垂釣魚不上。歲旱耕山田。抱甕禾不長。
閒來走磯下。輕舟駕兩漿。何處是新洲。日入秋砧響。
聞有□□人。欣然願偕往。恐復非英流。空結千齡想。

南史宋武帝嘗口口新洲

久留燕子磯院中有感而作

寄食清江院。從秋又涉冬。水侵慈姥竹。風落孝陵松。
野宿從晨釣。山居傍夕烽。相逢徐孺子。多謝郭林宗。

輿地志慈姥山積石臨江岸壁巖絕出竹堪爲簫管 宋梅聖俞有慈姥山石座上竹鞭記 後漢書徐孺傳謂郭林宗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棹不連寧處

亭林詩集卷二

十五

范文正公祠

先朝亦復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已見千戈纏海內。
尚畱冠佩託江東。含霜晚穗遺田裏。噪日寒禽古廟中。
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

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

和扁日以造治術多。醫亂方書浩無涯。其言比河漢。
彭鏗有後賢。物理恣探玩。恥爲俗人學。特發仁者歎。
五勞與七傷。大抵同所患。循方以治之。於事亦得半。
條列三十餘。有目皆可看。略知病所起。可以方理斷。
哀哉末世醫。誤人已無算。頗似郭舍人。射覆徒夸誕。
信口道熱寒。師心作湯散。未達敢嘗之。不死乃如綫。

豈如讀古方。猶得依畔岸。在漢有孝父。仁心周里開。
下詔問淳于。一篇著醫案。如君靜者流。嗣子况才彦。
何時遇英明。大化同參贊。

元旦陵下作

已下坊東陽冷

十載逢元日。朝陵有一臣。山川通御氣。節物到王春。
闕下樵蘇盡。江東戰伐新。相看園殿切。鶴立幾縈神。
是日稱三始。何時見國初。風雲終日有。兵火十年餘。
甲子軒庭□。春秋孔壁書。幸來京兆里。得近帝王居。
史記天官書正旦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續書來以詩答之

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猶看老驥心偏

亭林詩集卷二

十六

壯豈惜飛龍羽。年乖海上戈。船連滬瀆石。頭烽火照秦淮。
先朝舊事君休問。鼓角淒其滿御街。

金陵志烽火樓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吳時舉火於此

贈路光祿太平

已下數首皆余業難之作。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

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弱冠追三古，中年賦二京。一門更喪亂，七尺尚崢嶸。
江海存微息，山陵鑒本誠。落萁裁十畝，覆草只三楹。
變故興奴隸，荊峰出里閭。彌天成夏網，盡地煩秦阬。
獄卒逢田甲，刑官屬甯成。文煥從鍛鍊，事急費經營。
節俠多燕趙，交親即弟兄。周旋如一日，恍惚見平生。
疾苦頻存問，貽危得拄撐。不侵貞士諾，逾篤故人情。
木向猿聲老，江隨虎跡清。更承身世盡，不覺涕霑纓。

呂氏春秋陽見說網者置四面其說曰從天墜者從地出昔從四方來者此皆
羅吾網湯曰害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身傳元詩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

訓王生仍

故國羈人怨，誰淡感君來。往數相尋都將文字銷餘

亭林詩集卷二

七

日難把幽憂損壯心，演易已成殷鑠蹟。援琴猶學楚
囚音，驚顏白髮非前似。只有新詩尚苦吟。

梁庚眉香詩
殷鑠父難蹟

永夜

永夜刀鳴動箭中，起看征鴈各西東。山憐虎阜從波
涌，路識閭門與帝通。待客荆卿愁日晚，艤舟漁父畏
天風。當時多少金蘭友，此際心期未許同。

晉王琚虎邱山銘虎丘山先名海涌山 孫權記注
曰吳西郭門曰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閭閻故名之

訓陳生芳績

百里相思路阻紆，每承遺札訊何如。絕交已廣朱生
論，發憤終成太史書。笠澤水清連底日，虞山葉落到

根初從今世事無煩問，但掩衡門學種蔬。

贈路舍人

自分寒灰即溺餘，非君那得更吹噓。窮交義重千金
許，疾吏情淡一上書。大麓陽飈回宿草，岷江春水下
枯魚。丁寧未忍津頭別，此去防身計莫疎。

漢書路溫舒傳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

贈錢行人邦寅

外使

李白真狂客，江淹本恨人。生涯從吏議，直道託羣倫。
之子才名重，相知管鮑親。起風還鷁羽，決海動龍鱗。
孤憤心尤烈，窮愁氣未申。彫年黃浦雪，殘臘玉山春。
貫日精誠久，回天事業新。南徐游歷地，僅有和歌辰。

亭林詩集卷二

十六

江淹恨賦僕本恨人
鮑照舞鶴賦爲景影年

松江別張處士懋王處士煒暨諸友人

已下衆
名難

十載違鄉縣，三年放舊都。風期營落節，行特崎嶇。
坐識人倫傑，行知國器殊。論兵卑起剪，畫計小陰符。
世事陵夷極，生涯閱歷枯。人情來懶藉，鬼語得揶揄。
郭解多從客，田儼自縛奴。事危先與手，法定必行誅。
義洩神人情，歡騰里閭呼。匣餘剗兒劍，囊解射狼弧。
卦值明夷晦，時逢聽訟孚。邑豪方齟齬，獄吏實求須。
裳帛經時裂，南冠累月拘。蒙鍾誰問遺，衣食但支吾。
薄俗吳趨最，危巖蜀道俱。每煩疑載鬼，動是泣岐塗。
畜是樊中雉，巢鄰幕上烏。霜因鄉衍下，日爲魯陽驅。

抱直來東土含愁到海隅春生三泖壯雪盡九峰紅
異郡情猶徹同人道不孤未窮憐舌在垂死覺心蘇
大義摧牙角深懷電尾胡奸雄頻斂手國士一張鼓
知己憐三疊名流重八厨欲將方寸報惟有漢東珠
史記田儼傳田儼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常通
卿往與手甚快通鑑字文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強運與手胡三自注
與手提齊間人率有是言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也左
傳昭公元年叔孫召使召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偏失

贈潘節士樞章

北口一崩淪國史遂中絕二十有四年記注亦殘缺
中更口與賊出入互轆轤亡城與破軍紛錯難具說
三案多是非反覆同一轍始終爲門戶竟與國俱滅
我欲問計吏朝會非王都我欲登蘭臺祕書入東虞

亭林詩集卷二

九

文武道未亡臣子不敢誣竄身雲夢中幸與國典俱
有志述三朝并及海宇圖一書未及成觸此憂患途
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犖然持巨筆直遡明興始
謂惟司馬遷作書有條理自餘數十家克棟徒爲爾
上下三百年衆然得綱紀索居患無朋何意來金陵
家在鍾山旁雲端接觚稜親見高帝時日月東方升
山川發秀麗人物流名稱到今口氣存疑有龍虎興
把酒爲君道千秋事難討一代多文章相隨沒幽草
城無絃誦生柱笏藏書老同文化支字劫火燒豐鎬
自非尼父生六經亦焉保夏亡傳禹貢周衰垂六官
後王有所憑蒼生蒙治安皇祖昔實天天地千年寒

聞知有小臣復見文物完此人聘珍此書藏名山
顧我雖逢掖猶然抱遺冊定哀三世間所歷如旦夕
頗聞董生語曾對西都客期君共編摩不墜文獻迹
便當挈殘書過爾溪上宅

職國策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乘屬百姓離散家殺結
關於宮唐之上全關秀郭遂入大官負難次之典以浮於江此於雲夢之中
昭王反郭五官失注百姓皆亂蒙穀獻曲五
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閏五月十日恭詣孝陵

忌日仍逢閏星躔近一周空山傳御幄第路想行駟
寢殿神衣出祠官玉竿收蒸嘗憑絕鷗執幣託荒阡
薄海哀思結遺臣涕淚稠禮應求草野心可對元幽
寥落存王事依稀奉月游尚餘歌頌在長此脩春秋

亭林詩集卷二

十

國語道弗不可行也漢書孝平紀元始元年三月乙未葬陵寢神衣在柙
中丙申旦衣在外林上履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王莽傳地皇元年十月
杜陵使使乘輿虎文衣廢藏室中者出自樹
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更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

宵來騎白馬躡電向鍾山忽遇窮途伴相將一哭還
君來猶五月不逐秦淮節攜手宿荒郊行吟對宮闕
此去到蕪湖山光似舊無若經巡幸地爲我少踟躕

桃葉歌

桃葉歌歌宛轉舊日秦淮水清淺此曲之興自早晚
青溪橋邊日欲斜白土岡下驅虞車越州女子顏如花
花中官采取來天家可憐馬上彈琵琶三月桃花四月
月葉已報北兵屯六合官車塞上行塞馬江東獵桃

葉復桃枝殘英委白門相逢冶城下猶有六朝魂

侍者五行志陳時江南歌王靜之桃葉一詞云桃葉復桃葉江上花開
但使無所苦我自迎汝及隋晉王廣伐時置營桃山下及韓擒虎渡江
大將任望奴至新林以導北軍此其應也 隋書韓擒虎傳樂人王公言妙達
音律大衆未場帝時幸江都今言之子亦從於戶外演胡琵琶作細調安公
子曲今言時臥室中間之大聲爲然而
起曰變矣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

黃侍中祠在南京三山門外橫江橋

侍中名觀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末

奉詔募兵安慶聞南京不守自沈於江其妻

翁氏及二女爲官所簿錄將給配象奴亦赴

水死後人即其葬地爲侍中立祠

侍中祠下水奔渾有容悲歌叩郭門古木夜交貞女

家光風春返大魂先朝侍從多忠節當代科名一

亭林詩集卷二

主

狀元莫道河山今便改國於天地鎮長存

左傳昭公元年秦后子
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

下

大江從西來東抵長干岡至今號柵洪對城橫石梁

此橋蓋古時立柵處本當名柵江
後說爲洪耳猶射江之爲射洪也落日照金陵火旻生秋涼郢城

久塵空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柵歌洽浪盤中

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舊唐書
王維傳

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天子自明聖畢竟誅安昌南

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毅大非常釋名
沈毅

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君子鬚眉各軒昂

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流賊自中州楚實當其吭

出入十五郡南國無安疆血成江漢流骨與滿廬望

赫怒我先帝親遣元臣行北落開和門三台動光芒

一旦賈大命藩后殘荆襄遂令三楚間哀哉久戰塲

寧南佩侯印忽焉竟披猖寧南侯
左良王稱兵據上流以國資

東陽豈無材略士忍死奔遐荒落鴈衡北回窮鳥樹

南荆可憐洞庭水遺烈存中湘何騰蛟
封中湘王連營十三鎮

恣肆無朝綱夜半相誅屠三宮離武岡黔中亦楚地

君長皆印章國家有驅除往往用土狼積雨閉摩泥

毒流漲昆明蠻陬地斗絕極目天茫茫頃者西方兵

連歲爭辰陽心悼鰥屋速眼倦烽火忙楚雖三戶存

亭林詩集卷二

主

其人故倔強崎嶇二君子志意不口口郎公抗忠貞

左徒吐潔芳舉頭是青天不見二曜光何意多民心

合沓來諸方僕本吳趨士雅志陵秋霜適來新亭宴

得共賓主觴戮力事神州斯言固難忘我寧爲楚囚

流涕空霜裳

宋史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月林軍南北者
宿在北落者天軍之落落也師門猶軍門

攝山

徵君舊宅此山中山館屏顏往蹟空藥徑春添千嶂

雨松厓夜起六朝風忘情魚鳥天機合適意川巖物

象同一入離門人世別幾人能不拜蕭公

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時岸曠以屏顏顏師古曰屏顏不齊也
京南北岸離門五十六所益京邑之刻門也江左初立號用離爲之故曰

詩門 南齊書王僧虔傳宋世外六門談竹籬建九初有發句
虎傳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館

賈舍部必選說易

昔年清望動公車此日耆英有幾家古注已開傳孟
喜遺文仍許授侯芭竹牀排硯頻添墨石屋支繡旌
煮茶更說都城防寇事至今流涕賈長沙

漢書儒林傳荀爽字季真北海人也後為易持
論以慈易家不能離云受論喜言為名之

旅中

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
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慘歷中羹
浦鴈先秋到關雞候旦鳴蹠穿山更險船破浪猶橫
疾病年來有衣裝日漸輕榮枯心易感得喪理難平

亭林詩集卷二

三

默坐悲先代勞歌念一生買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
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
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

舊京秋色轉霏微目送毘陵一鴈飛笑我畏人能久
客嗟君懷土便思歸風高海氣龍王廟水落江聲燕
子磯卉布家鄉多已作此行須換芟荷衣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

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

一生愁恨集今辰尚有微軀繫五倫淚盡宛詩言我

日悲淚魯史筆王春山頭馬鬣封孤子天上龍髯從

二親畱此一絲忠孝在三綱終古不曾渝

帝后登遐一忌辰天□□世無倫那知考妣還同

日從此河山遂不春宏演納肝猶報主王哀泣血倍

思親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

深書鄧陵王綸傳大
敵猶強天□未嘗

亭林詩集卷之二終

亭林詩集卷二

四

亭林詩集卷之三

元日已下頌
園作

晨興自江上踰嶺走鍾山肅然至殿門雙扉護重關
初日照宮闕隱映城郭間空山寂無人獨來并膝言
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喜會牧馬收岡鬚乍清閒
歲序一更新陽風動人寰佇口龍虎氣得與春光還
復想在宥初蒼生願重攀

杜子美詩式微問
元際蒼生望重攀

萊州

海右稱名郡齊東亦大都山形當斗入人質竝毗嵎
月主秦祠廢沙壇漢蹟孤已無巡狩蹕尚有戍軍郭

亭林詩集卷三

漉海鹽千斛栽岡棗萬株蠶梁通日際蜃市接神區
轉漕新河格分營絕島迂三方從廟算二撫各兵首
天啓初議三方布
置始設登萊延撫
謝太守痛捐軀年
郊驅青燐出城碑
白骨枯危情隨
事往溪慮逐年徂計士悲疵國遺民想霸圖登臨多
感槩莫笑一窮儒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又曰八神六曰月主祀之萊山又曰人乃
禱焉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成書大略天降威知民國有
疵

安平君祠在即
縣今廢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真是一男兒功成棧道迎王
日志決危城仗鐻時饑鳥尚銜庭下粒老牛猶飲穴

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後千古無人解出奇

不其山漢不其縣有康
成書院今廢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爲問黃巾滿天
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後漢書鄭元傳自徐州還高密道過黃巾
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勞山歌

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出日
月上接元氣包鴻濛幽巖秘洞難具狀煙霧合沓來
千峰華樓獨收衆山景一一環立生姿容上有巨峰
最巔劣數載榛莽無人蹤重厓複嶺行未極洞壑窈
窕來相通天高日入不聞語悄然衆竊如秋冬奇花

亭林詩集卷三

二

名藥絕凡境世人不識疑天工云是老子曾過此後
有濟北黃石公至今號作神人宅憑高結構甯仙宮
吾聞東嶽泰山爲最大虞帝柴望秦皇封其東直走
千餘里山形不絕連虛空自此一山奠海右截然世
界稱域中以外島嶼不可計紛紜出沒多魚龍八神
祠宇在其內往往碁置生金銅古言齊國之富臨淄
次即墨何以滿目皆蒿蓬捕魚山之旁伐木山之中
猶見山樵與村童春日會鼓聲逢逢此山之南過岱
宗或者其讓雲雨功宜氣生物理則同旁薄萬古無
終窮何時結屋依長松嘯歌山椒一老翁

說文山宜也宜
氣散生萬物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

趙公化去時一琴遺使君五年作太守却反東臯耘
有時意不愜來躡勞山雲臨風發宮商二氣相綱緼
可憐成連意空山無人聞我欲從君樓山厓與海濱

淮北大雨

秋水橫流下者巢踰淮百里即荒郊已知舉世皆行
潦且復因人賦苦匏極浦雲垂翔濕鴈溪山雷動起
潛蛟人生只是居家慣江海曾如水一均

國語物苦不材
於人共濟而已

濟南

落日天邊見二峰平臨湖上出芙蓉西來水竇綠王

亭林詩集卷三

三

屋南去山根接岱宗積氣蒼茫含斗宿餘波灩澦吐
魚龍還思北海亭中客勝會良時不可逢

水翳牆崩竹樹疎廿年重說陷城初荒涼王府餘山

沼寥落軍營識舊墟百戰只今愁海岱一麾猶足定

青徐經生老却成何事坐擁三冬萬卷書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
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板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作
歸家先望王座靈和殿淚灑西風夕日斜

南史宋元帝植柳數株於靈和殿前
唐李商隱詩賜靈和殿先皇玉座空

訓徐處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

此作

桓臺風木正蕭辰傾蓋知心誼獨親季子已無觀樂
地偉元終是泣詩人愁看落日燕山夜畏見荒江郢
樹春

宋書勳為郢
平天之行
山東名勝志新城縣東有城
馬臺相傳齊桓公敗馬於此

登岱

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經文不覩西周年
七十二君代乃有封禪壇書傳多荒忽誰能信其然
既嘗小天下復觀邃古前義黃與堯舜蕩滅同雲煙
社首卑附地徂徠高摩天下視大海旁神州自相連
天地有變虧何人得昇仙遺弓名烏號橋山葬衣冠

亭林詩集卷三

四

末世久澆訛孰探幽明原三萬六千年山崩黃河乾
立石既已刊封松既已殘大陽不東昇長夜何漫漫
哀哉一顏淵獨立瞻吳門疲精不肯休計畫無崖垠
復有孟子興眷眷明堂言庶幾大道還民質如初元
上采黃金成下塞宣房湍何時一見之太息徒潸潸

易山附于地 史記封禪書樂大言臣之出而黃
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謁夫子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
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間絲竹響壁有簡編雷
組豆傳千葉章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
老檜當庭發清洙繞墓流一來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杜子美宿聖石湖詩
文選錄聖哲垂象

七十二弟子

亂國誰知爾孤生且辟人危情嘗過宋困志亦從陳
簫舞虞庠夕弦歌闕里春門人惟季次未肯作家臣
時同人多

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字季次孔子曰天
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鄒唯季次未嘗仕

謁周公廟

道化千年後明禮一國中禮猶先世守制比百王崇
配食唯元子燕嘗徧列公祠田還制魯氏系獨傳東
有祭田碑曰周公之後東野氏公爲東姓舊史書茅闕新詩采闕宮巋然遺殿在
不與漢侯同

亭林詩集卷三

謁孟子廟

古殿依邾邑高山近孔林游從齊魏老功績禹周深
孝弟先王業耕桑海內心期應過七百運豈厄當今
辯說千秋奉精靈故國歆四基岡上柏凝望轉蕭森
大明一統志四基山在邾縣東北三十里
山頂曰心狀類臺基其西麓即孟子墓

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槔

鑿木前人制收泉易卦稱天機無害道人巧合成能
壤脉涓涓出川流滑滑升入晴常作雨當暑欲生冰
菜甲青塲地花容赤繞塍彌令幽興劇頓使化工增
坐愛平畦廣行憐曲水澄灌園今莫笑此地近於陵
葦子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杓數如沃
湯其名爲機易井收勿幕又曰虞爲其

張隱君元明於園中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後

詩紀之

白日浮雲隔幾重三山王嶽漫相逢場來未得從黃
石老至先思伴赤松哲士有懷多述酒英流無事且
明農猶憐未俗愚難寤故作幽龕小座供
百尺松陰十畝園此中人物似桃源衣冠祖豆猶
代雞犬桑麻自一村垣外白榆隨宿列樹頭青鳥候
風翻坐來髣髴疑仙境試問先生笑不言

濟南

湖上荷花歲歲新客中時序自傷神名泉出地噴巖
郭急雨連山淨火旻絕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

亭林詩集卷三

于鱗愁來獨憶辛忠敏老淚無端痛古人

自笑

自笑今年未得歸酒樽詩卷欲何依呼僮向曉牽長
轡覓姬先冬綻故衣黃耳不來江表信白頭終念故
山薇無因化作隨陽雁一逐西風笠澤飛

訓歸祥明戴笠王仍潘禮章四子非溪草堂聯
句見懷二十韻

異地逢冬節同人會非溪蒼涼悲一別廓落想孤棲
刻燭初分韻抽毫亦共題雪裝吳苑白雲幕越山低
清醕傳杯緩哀弦入坐淒詞堪爭日月氣欲吐虹霓
寫恨工蘇李撫幽劇呂嵇風流知不墜肝膽幸無睚

掛帙安牛角，擔囊逐馬蹄。飄飄過東楚，浩浩過三湘。
息足零門下，停車汶水西。岱宗臨日觀，梁父躡雲梯。
洞壑來乃異，關河去更迷。人看秋逝鴈，客喚早行雞。
臥吟王章被，窮餘范叔緇。夢猶經冢宅，愁不到中閨。
來詩有親朋於第中
笑不親添丁之句問字誰供酒，繡書獨照藜。雅言開竹徑，
佳訊發蘭畦。遺鯉情偏切，班荆意各懷。式微君莫賦，
春雨正塗泥。

淮縣

人臣遇變時，公或愈於死。夏祚方中微，靡奔一人爾。
二斟有遺跡，當日兵所起。世人不達權，但拜孤山祀。
孤山在昌樂縣東
十里，有伯夷廟。

亭林詩集卷三

七

我行適東方，將尋孔北海。此地有遺風，其人已千載。
英名動劉備，一爲却管亥。後此復何人，崎嶇但荒壘。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子，廣斥盡疏封。
地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樹出林容。
嶽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內道，鳥啄殿前松。
失國非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諸民能齊言者皆予爵。王嘗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
長十餘丈，入城，北門遂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已而齊王同敗。

此地猶天府，當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千載自懷神。

京師作

野燒村中久，枯桑壠上春。一歸屯占後，墟里少遺民。
煌煌古燕京，金元遞開創。初興靖難師，遂駐時巡仗。
制掩漢唐閣，德儼商周王。魏我大明門，如暈時南向。
其陽肇園丘，列聖凝靈貺。其內廓乾清，至尊儼旋鑾。
繚以皇城垣，靚淑擬天上。其旁列兩街，省寺鬱相望。
經營本睿裁，斷削命般匠。鼎從郊廓卜，宅是成周相。
穹然對兩京，自古無與抗。鄴宮遜顯敞，未央失宏壯。
西來大行條，連天矚崖嶂。東盡巫閭支，界海看滄漲。
居中守在支，臨秋國爲防。人物竝浩穰，風流餘慨慷。
百貨集廣旭，九金歸府藏。通州船萬艘，便門車千兩。

亭林詩集卷三

八

縣延祀四六，三靈哀板蕩。紫塞吟悲笳，黃圖布氈帳。
獄囚圻父臣，王治郊死凶門將。滿桂悲號煤山絃，泣血思
陵葬。先皇帝陵宗子洎羣臣，驚岑與黔漲。丁年抱國恥，
未獲居一障。垂老人都門，有願無絲償。足穿貧士履，
首戴狂生盞。愁同箕子過，悻比湘纍放。縱橫數遺事，
太息觀今景。空懷赤伏書，虛想雲臺仗。不覩舊官儀，
惴惴念安俟。復思塞上遊，汗漫誠何當。河西訪竇融，
上谷尋耿況。聊爲舊京辭，投毫一吁悵。

史記李廣傳：以臨右北平。盛秋，鴻雁傳更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
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後漢書：遂萌傳首戴九靈哭
於市曰：新。

薊州

北上漁陽道陰風倍慘悽窮魚浮浣白孽烏向林低
故壘餘安史居人半霄矣停驂聊一問幾日到遼西
戰國策馬服東方未更歲以虛發而下之曰此孽也註孽者謂禍福於身如孽子也舊唐書北狄傳奚國在東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晉國

玉田道中

我行至北方所見皆一概豈有田子春尚守虛龍塞
驅車且東之英風宛然在山中無父老故宅恐荒穢
湏水久還流蘇州志湏水在豐潤縣西門外凡水東流而北謂之湏故名曰湏鄉河盤山仍而內地
道無崩天行有蒙昧騁目一遐觀浩然發淡憤可
憐壯遊人不遇熙明代

永平

亭林詩集卷三

九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蹤終與世情疎馮驩元不曾彈
鉞關令安能強著書榆塞晚花重發後灤河秋鴈獨
飛初從茲一覽神州去萬里徜徉興有餘

謁夷齊廟

言登孤竹山愾焉思古聖荒祠寄山椒過者生恭敬
百里亦足君未肯滑吾性遜國全天倫遠行辟虐政
甘饑首陽岑不忍臣二姓可爲百世師風操一何勁
悲哉尼父窮每歷邦君聘楚狂歌鳳衰荷貴譏擊魯
自非爲斯人棲棲無乃佞我亦客諸侯猶須善辭命
終懷耿介心不踐脂韋徑庶幾保平生可以垂神聽

寄弟紆及友人江南

已下居維大洲獻

仲尼一旅人棲棲去齊衛當其在陳時亦設先人祭

滾哉告孟言緬矣封防制而我亦何爲遠遊及二歲

前年北踰汶頃者東過蘇三世但一身南瞻每揮涕

未敢廢黍嘗無由辦羊彘粟從仁者求酒向鄰家買

庶幾儻來歡精靈眇天際不知自茲往吾駕焉所稅

世故多屯邴曰歸未成計疾如切中心沒齒安蔬糲

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以所簞食餽孔子而告曰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孔子召顏回曰曷嘗子見先人豈或然哉我哉子於而進飯吾特祭焉北史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瑣始有四子詩疾如疾首

吾家有賜塋近在尚書浦前區百畝田後啓重門堵

子姓儼成行科名多接武家風萬石傳花竹平泉圃

蟬聯二百祀魂魄猶茲土一旦閱滄桑他人代爲主

亭林詩集卷三

十

痛我遊子身中年遭薄祜驅車去關河行行遠豺虎
親朋不可見何況予同父碌碌想阿奴耕田故辛苦
行者數四方居者愁門戶豈爲別離哀努力念爾祖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營
纓懷茲土精爽若飛沈

自昔遭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坑獨此一人活
既偷須臾生詎敢辭播越十年四五遷今復客天末
田園已侵并書卷亦剽奪尚虞陷微文維羅不自脫
却喜對山川壯懷稍開豁秉心在忠信持身類迂濶
朋友多相憐此志貫窮達雖鄰河伯居未肯求吻沫
出國每徒行花時猶衣褐以此報知交無爲久惻怛

山海關

芒芒碣石東，此關自天作。粵惟中山玉，經營始開拓。
東支限重門，幽州截垠堞。前海彌浩茫，後嶺橫崇嶺。
紫塞爲周垣，蒼山爲鎖鑰。緬思開創初，設險制東索。
中葉狃康娛，小有干王略。撫順矢初穿，廣寧旗已落。
抱頭化貞逃，束手廷弼却。駸駸河以西，千里屯龍幕。
關外修八城，指麾煩內閣。孫承宗楊公昌築二翼，東西立。
羅郭時稱節，鎮雄頗折氣。祿惡神京既顛隕，國勢靡。
所託啓關元帥降，歆血名王諾。自此來域中，土崩無。
關格。海燕春乳樓，塞鷹曉飛泊。口口竟爲灰，六州難。
鑄錯。

通鑑羅紹威召朱金忠，忠以風博才軍，雖去其高而進其自是，乃紹威海之謂人口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注錯處也。誤也。羅紹威才。

軍之誤取
鑄錯爲翁

亭林詩集卷三

十一

望夫石

威遠臺前春草萋，望夫岡畔夜烏啼。九枝白日扶桑
上，萬疊蒼山大海西。國是祇憑三寸舌，老謀終惜一
丸泥。愁心欲共秦貞女，目斷天涯路轉迷。

山海經陽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曰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
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晉語
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

昌黎

彈丸餘小邑，固守作東藩。列郡誰能比，雄關賴此存。
霜槎春砦出，風葉夜旗翻。欲問嬰城事，聲吞不敢言。

三屯營

三屯山勢鬱嵒嶸，少保當年此建旌。名似北平臨宿
將，制如河上築降城。忠祠日落來山鬼，武庫苔封蝕
禁兵。三忠祠在城南山上城
西小門內有神醫廟一望幽燕人物盡，頽垣荒草不
勝情。

恭謁天壽山十三陵

成祖昔定都，乃省茲山陽。羣山自天來，勢若蛟龍翔。
東趾據盧龍，西脊馳太行。後屍坐黃花，前面臨神京。
中有萬年宅，名曰康家莊。可容百萬人，豁然開明堂。
維時將作臣，奉旨趨傍傍。盛德比霸杜，宏規軼灋鄧。
雷電驅元冥，白雲升帝鄉。三光墜榆木，窮北回輻輳。
駸駸金粟堆，寂寞橋山藏。右獻左次景，裕茂施西旁。

亭林詩集卷三

十二

秦陵在茂西，稍折南維康。永陵在東南，規模特恢張。
硬石爲元堦，丹青煥雕梁。昭近九龍池，定依昭左方。
其制亦如永，工麗踰孝長。慶居獻西隅，德奠永東岡。
環山數十里，松柏參天蒼。列宗每駕朝，百執恒趨跲。
一年祭三舉，侍從來班揚。詩追安世歌，典與郊禘光。
自傷下土臣，不睹昭代章。天禍降宗國，滅我聖哲王。
渴葬池水南，靈宮迫妃殤。上無寶城制，周帑唯甌牆。
下有中涓墳，陪葬義所當。殿上立三主，竝列田娘娘。
問此何代禮，哽咽不可詳。麥飯提一簞，棗榛提一筐。
村酒與山蔬，一一自攜將。下階拜稽首，出涕雙浪浪。
主祭非曾孫，降假非宗祊。重上諸陵間，裒回復彷徨。

茂陵樹千株，獨立不受戕。門閭尚完具，上頭安御牀。
自康以接處，小樹多榆枋。殿樓盡瓦瓦，逶迤各相望。
康昭二明樓，竝遭切火凶。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廊。
餘陵半無門，累甃仍支床。尚存宰牲亭，暨外諸監屋。
石人十有二，袍笏兼戎裝。六獸柱則四，制與鍾山亢。
跨以七孔橋，峙以白石坊。仁宗所製碑，昔萃當中央。
行宮已頽壞，御路徒荒涼。每陵二太監，猶自稱司香。
人給地數畝，把耒耕山塲。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
皆云牧騎來，斫伐尤披猖。并力與之爭，僅得保界疆。
有盜貴妃冢，斬首竿以槍。於時姦宄民，瞿然始懲創。
繞陵凡六口，六口各有兵。一陵立一衛，衛設屯與倉。

亭林詩集卷三

十三

居庸有總兵，昌平有侍郎。一朝盡散逆，無復陵京防。
燕山自戢戢，沙河自湯湯。皇天自高厚，后土自芒芒。
下痛萬赤子，上呼十□□□□不聞，籲天天無常。
幽都蹲□伯，九關飛虎張。日月相蝕虧，列宿爲參商。
自古有殂落，劇哉哀姚黃。從臣去鼎湖，二妃沈江湘。
倉皇一杯土，十五零秋霜。天□未可億，□心未可量。

仲華□西京，崔損修中唐。誰能寄此詩，雅頌同洋洋。

楊維甘泉賦崇邱陵之駿駭分師古注曰高大之狀司馬相如子虛賦說石磧硤注張揖曰磧石台者如半有赤色公羊傳不及時而曰湯湯也注謂急也釋名曰湯未滿而奔曰湯唐詩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以左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本八陵使先是昭陵毀爲火所焚至是昭陵始定泰五陵多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光陵仍舊但修葺而已陵中牀褥帷帳一事以上帝嘗親自閱視然後投損送於陵

所闕字皆不可意拂不敢妄補改其原本故事

王太監墓

先帝賓天日，諸臣孰扈從。中涓能一死，大節獨從容。
地切山陵閼，魂扶輦御恭。遠同高力士，陪葬哭元宗。

唐書高力士傳力士配流黔中赦歸至湖州聞上崩感代其哭號慟血而卒代宗以其著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贈葬奉陵

劉諫議祠

在昌平縣今廢

阜囊青史漫傳名，白日黃泉氣未平。自古國公緣宦者，可憐身沒尚書生。
荒阡草長妖狐出，舊驛風寒劣馬行。一自德陵升馭後，山河祠廟總淪傾。

居庸關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終古戍兵煩下口，□朝陵寢託雄邊。
車穿褊峽鳴禽裏，烽點重岡落

亭林詩集卷三

廿四

馬前燕代經過多感慨，不關遊子思風煙。

魏書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亦作夏口北齊書文宣紀築長城自朔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即今之南口也水經注居庸關山岫層巖峭道褊峽林郭據險路才容輓曉禽集獸寒

極目危巒望八荒，浮雲夕日徧山黃。金收朔地當年大，不斷秦城自古長。

北狩千官隨土木，西來羣盜失金湯。空山向晚城先閉，寥落居人畏虎狼。

陳江總作魯廣達墓銘曰炎流淮海險失金湯

重登靈巖

在長清縣東南九十里

重來絕巖一檉綠，壞閣崔嵬起暮煙。山靜艇樵棲佛地，堂空龍象散諸天。
芟林果熟紅椒後，入定僧歸白鶴前。

寺有雙鶴泉莫問江南身世事，殘金兵火一凄然。

威公未侯等屯兵張法
梅據守而寺元墟矣

秋雨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流轉三數年不得歸園林
蹠地每塗淖闕天久曠陰尚冀異州賢山川恣撝尋
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溪眼中隔泰山斧柯未能任
車沒斷崖底路轉崇岡岑客子何所之停驂且長吟
夸父念西渴精衛憐東沈何以解吾懷嗣宗有遺音
後漢書梁鴻傳冀異州今尚賢 孔子龜山操
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與江南諸子別

絕塞飄零苦著書揭來行李問何如雲生岱北天多
雨水決淮壩地上魚濁酒不忘千載上荒雞猶唱二

亭林詩集卷三

十五

更餘諸公莫效王尼歎隨處容身足草廬

杜子美簡王明府詩行李須相問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漢書五行
志魚逆流而上也 北史劉豐傳王恩政廉長社民詔言大魚背上行豐是
水攻之策遇有水灌城水長魚躍皆避焉城遂陷 晉書王尼傳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唯畜驢車有牛一頭每
行輒使衛之恭則共宿車上嘗
數日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天津

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衛內以輔神京外徹溟海際
南北瀉兩河吐納百川細輓漕日夜來貢賦無留滯
重臣鎮其間鼎足分宣薊豈惟念輸將隱然存大計
孽盜踵巢芝共主非幽厲曾無一矢遺欵啓都城附
馬嵬止元宗曹陽宿獻帝雖云兩日程乘輿豈能計
先帝一出宮洞然知國勢與其蹈危塗不若宮中繼

嗚呼事一乖宇宙遂顛覆開府固庸才奉頭竟南逝
元龜傳 侈言曲突謀縱有亦奚濟何人爲史官直筆掃
蕪翳登陴望九門臨風灑哀涕

舊滄洲

落日空城內停驂問路岐曾經看百戰唯有一後猓

再謁天壽山陵

已下上
章固敦

諸陵何崔嵬不改蒼然色下蟠厚地淡上峻青天極
佳氣鬱葱蔥靈長詎可測云何月遊路坐見塞塵偪
空勞牲醴陳微寘神口食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
小修此陵園大屑我口口揭來復仲春再拜剪荆棘
臣子分則同駁奔誰共職區區犬馬心媿乏匡扶力

亭林詩集卷三

十六

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

兩年相遇都門道只有王生是故人原廟松楸頻眺
望夾城花萼屢經巡悲歌絕塞將歸客學劍空山未
老身生君在金陵
即營幕府 賞得一杯燕市酒傾來和淚溼車輪

答徐甥乾學

轉蓬枯質自來輕繞樹孤棲尚未成守兔江湄遲夜
月飲牛澗底觸秋聲孤單苦憶難兄弟薄劣煩呼似
舅甥今日燕臺何邂逅數年心事一班荆

鮑照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蓬方獨
淪誤代木清江湄設置守幾危

白下

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登臨清笳皓月秋依

墨野燒寒星夜出林萬古河山應有主頻年戈甲苦
相尋從教一掬新亭淚江水平添十丈漢

重謁孝陵

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
里春謁長陵秋孝陵

贈林處士古渡

老者人所敬於今乃賤之臨財但苟得不復知廉維
五官既不全造請無虛時趙孟語諄諄煩亂不可治
期頤悲褚淵耄齒嗟蘇威以此住人間動輒為世嗤
巖巖林先生自小工文辭彬彬萬歷中名碩相因依
高會白下亭卜築清溪濱同心游岱宗誼友從湘纍

亭林詩集卷三

十七

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栢獨不改青青姿
今年八十一小字書新詩方正既無訕聰明矧未衰
吾聞王者興巡狩名山來百年且就見況德為人師
唯此耆成人皇天所憖遺以洗多壽辱以作邦家基

漢書東方朔傳老者人所敬也南史謝安傳齊人謝安嘗謂其兄韶歎曰少立名行何意據此門戶不復有今日之拜使安曰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隋書蘇威傳大唐秦王王克生於東都開國門內威請謝見隋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教之曰公隋朝宰相威不能止教遂令品物遂成居國亡見王克王克皆拜伏壽臨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幸於家年八十八莊子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冬夏青青書康誥汝丕遠惟商考成人莊子多壽則多壽

贈黃職方師正

建陽人

黃君濟川才大器晚成就一出事君王牧馬踰嶺岫
元臣舉國降羽葆蒙塵狩崎嶇遂奔空山侶猿狖

蕭然冶城側窮巷一廬儼數口費經營索飯兼穉幼
清操獨介然片言便拂袖常思驅五丁一起天柱仆
微誠抱區區時命乃大謬南望建陽山荒阡餘石獸
生違鹿柴居死欠狐邱首矢口為詩文吐言每奇秀
揚州九月中煨芋試新酎猛志雷破山劇談河放溜
否終當自傾佇待名賢落落落口等存一繩維宇宙

杭州

已下東光
赤倉若

宋世都臨安江山已失據猶誇天目山龍翔而鳳翥
重江險足憑百貨東南聚於此號行都六帝鑾輿駐
西輪楚蜀資北擁淮海成湖光映翠恩山色連宮樹
兩國罷干戈君臣日遊豫襄樊一陷沒千里無完固

亭林詩集卷三

十八

梵唄響殿庭番僧相陵墓天運亦何常以此思其懼
浙西錢穀地不以封宗室南渡始僑落懿親藉丞弼
序非涿郡疎德則琅邪匹如何負展謀蒼黃止三日
那肱召周軍北庭王衛律所以敵國公盡得我虛實
青絲江上來朱邸城中出一代都人士盡屈旃裘剽
誰為斬逆臣一奮南史筆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後主遣衛律衛護肱肱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候每乘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即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肱公為隆州刺史

禹陵

大禹巡南守相傳此地崩禮同虞帝陟神契鼎湖升

空石形模古，墟宮世代仍。探奇疑是穴，考典或言陵。
玉帛千年會，山河一氣憑。御香來敕使，主守付髡僧。
樹暗巖雲積，苔深壑雨蒸。鵲呼冢柏，蝙蝠下祠燈。
餘烈猶於越，分封並杞鄴。國詒明德昨，人有霸圖稱。
往者三光墜，江干一障乘。投戈降北固，授子守西興。
冲主常虛已，謀臣動自矜。替天皆爵祿，無地使賢能。
合戰山回霧，窮追海踐冰。蠡城迷白草，鏡沼爛紅菱。
樵採岡林徧，弓刀塢壁增。遺文畱仆碣，反徑長荒藤。
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撫膺。會稽山色好，悽惻獨攀登。

史記越世家：越世世爲公侯，蓋禹之餘烈也。周語有夏雖衰，而諸侯猶在。左傳：授師子焉，以伐隨。通鑑：越王勾踐，嘗以越王孫，而諸侯猶在。冰而進，越絕書：防焉者越，所以過吳軍也。抗焉者，句踐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東。

亭林詩集卷三

九

宋六陵

六陵饒荆榛，白日愁春雨。山原互起伏，井邑猶成聚。
偃折冬青枝，哀哀叫杜宇。海水再桑田，江頭動金鼓。
躡屩一還返，淚灑橫官土。

楚辭：哀哀江頭，春風兮秋風。今聯：今日以須時洪。祖與補注：楚辭：哀哀江頭，春風兮秋風。今聯：今日以須時洪。

顏神山中見橘

黃苞綠葉似荆南，立雪凌寒性自甘。但得靈均長結伴，顏神山下即江潭。

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橫官時聞□國之報已下元熱攝提格
此日空階薦一觴，軒臺雲氣久茫茫。時來夏□還□
祀識定凡君自未，公宿鳥乍歸。陵樹穩春花初放果

園香年年露瀝頻，寒食咫尺龍髯近帝旁。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君曰：凡君之公也，不足以及吾存，夫凡君之公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君始心而楚未始存也。

古北口

漢家亭障接山南，光祿臺空倚夕嵐。戍卒耕田烽火寂，唯餘城下一茅菴。

歲歲飛鴻出口迴，年年採木下川來。川中鹿角都除盡，便似函關日夜開。

名髮黃冠老道流，自言家世小興州。一從移向山南住，吹角孤城幾百秋。

永樂初葉永興州

霧靈山吐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却恨不逢張少保，南猶築受降城。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居然漢落金無成，隙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北嶽廟

曲陽古名邦，今日稱下縣。嶽祠在其中，巍哉奉神殿。
體制匹岱宗，經營自雍汴。鶴駕下層霄，宸香闕淡院。
睽陽鬼目，猊盤處松根。轉白石，睇穹宇。文丹楹，仰流綸。
肇典在有虞，望秩羣神徧。時巡歲，即基歸格牲斯薦。
自此沿百王，形影著紀傳。恒山跨北極，自古無封禪。

賴以鎮華戎帝王得南面河朔多彊梁燕雲屢征戰
赫赫我陽庚區分入邦甸告祈無闕事降福蒙渙眷
周封喬嶽柔禹別高山莫疆吏少千城神州□□踐
祠同宋社時徽祀移潭源州祭卜□川變再拜出廟門□□

淚如霰

左太中吳郡賦忘其所以映賜失其所以去范李書注說文曰映覽視也賜疾視也舊唐書張嘉貞傳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於石爲碑用白石爲之素質無文蓋爲奇麗今碑在廟中漢書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邱社也

井陘

水折通燕海山盤上趙陘權謀存史冊險絕著圖經
瞰下如臨井憑高似建瓴堅冰當路白塞火出林青
頗憶三分國曾觀九地形秦師踰上黨齊卒戍熒庭

五林詩集卷三

王

獨此艱方軌於今尚固局井陘之道春秋戰國用兵未有由之者自王翦韓信伐趙始開此路而魏漢武伐燕使公孫闓于栗磾帥步騎二萬自太原開井陘關路擊燕軍於中山於今遂爲通途連恒開晉索指鼎逼
虞星乞水投孤戍炊藜舍短亭却愁時不會天地一
流萍

左傳襄二十二年齊侯伐晉張武軍於樊庭成邲郤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定四年命以唐詰而封於夏墟故以夏政體以戎索

一鴈

一鴈度汾河河邊積雪多水枯清澗曲風落介山阿
塞上愁書信人間畏網羅覆車方有粟飲啄意如何

堯廟

舊俗陶唐後嚴祠古道邊土階依玉座松棟冠平田
霜露空林積丹青彩筆鮮華裳追上理歷象想遺篇

烏火頻推革山龍竟棄捐汾方風動壑姑射雪封顛
典冊淪幽草文章散暮煙滔天非一族猾馬已三傳
歲至澆邨酒人貧闕社錢相逢華髮老猶記漢朝年
符子堯曰余坐華嚴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攝屨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詩彼汾一方

五林詩集卷之三終

五林詩集卷三

王

亭林詩集卷之四

元旦已下略

平明遙指五雲看十九年來一寸丹
合見文公還晉國應隨蘇武入長安
驅除欲滓新劒拜舞思彈舊賜冠
更憶堯封千萬里替天今日望王官

莊子今臣之力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霍山

霍山古帝畿崔嵬據汾左東環太行趨
北負恒山坐幽泉迸雷出奇峰挾雲墮
百物饒姿容名花獻千朵廟食當山阿
重門奠磊砢像設猶古先冠裳崇壙堞
春雲覆松杉堂基對蓬顆主守各散心
空室無一鎖

亭林詩集卷四

一

五鎮稱副嶽亦能降淫禍豈忘帝王朝
時陟高山墮黍稷既非馨趨將況云情
神人一失職庶事交叢脞有寺號興唐
近在祠東墜昔日義旗來列宿紛旂旆
更念七雄時晉卿特么麼茫然二節竹
刻期兆猶果寶命何邇封四荒無不可
再拜霍山神惟神實知我

舊唐書高祖祀師少靈石隋武牙師將宋老生也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饑饉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高祖帝曰八月辛巳高祖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郵首負我我八月辛巳高祖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通作二節義通曰為吾以是遺趙母師原通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晉陽原通後後至於王澤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加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襄子既并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通主霍泰山祠祀左傳昭九年吾何邇封之有霍雅

書女媧廟

吁嗟乎三代以後天傾西北不復補但見悲風漸漸
吹終古日月星辰若綴旒赤黃青白交旁午北極偏
高南極低四時錯迤乖寒暑城淪洪水海成田六螽
簸蕩中流杜羲和益稷不任事畫州造厯迷堯禹
弓不射九日落蒼蒼列象生毛羽仁人志士久鬱邑
精衛空費西山土排天門盪地戶見天皇與天姥五
色之石空編爛道旁委棄無人取長人十二來臨洮
符姚劉石相雄豪天竺之書入中國三千弟子多其
曹涼州龜茲奏宮廟漢魏雅樂隨波濤花門吐蕃日
侵軼天子數出長安逃人似魚鰕隨水落世以東南
為大壑一半乾坤長草萊山南代北虛城郭百年舊
跡邈難記遺宮別寢屯狐貉至今趙城之東八里有
冢尚崔嵬不見媧皇來制作里人言是古高謀萬世
昏姻自此開華渚虹藏河馬去三皇五帝愁胚胎奇
功異事不可問汾邊山下餘蘆灰惟天生民無主乃
亂必有聖人以續周漢如冬復如春日月如更旦剥
復相乘除包犧肇爻彖不見風陵之堆高突兀沒入
河中尋復出天迴地轉無

亭林詩集卷四

二

河尋復出天迴地轉無

信句仍有闕字

列子龍伯之國有大八一釣而連六龍於是與黃鰲二山流於北極之海
路史古高謀祀女媧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三載魏州國鄉將黃鰲
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所在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夜河濱人家忽聞
風雨聲曉見其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二柳各長丈餘今謂之風陵

晉王府

卜維方遷鼎封唐次翦珪國分河華北星主實沈西
攘狄威名重垂昆敬德躋寵光延白屋惠澤普黔黎
別殿俄傳燧燄宮早聽輦梯衝臨玉壁戈槍繞銅鞮
井竭龍池水梁空燕壘泥園花游鹿采山木化鵲啼
國語春秋志賢王暇日題壁上大書楚語靈王
爲華之室一節定知慈儉理
得與禹湯齊玉葉衣冠盡金刀姓字迷那堪梁花草

春日更蕙萋

張衡西京賦左暨河華 唐六典元宗所居隆慶坊宅之東有井名湧爲小
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深廣里
中人悉移居遂
鴻洞爲龍池

贈傅處士山

爲問明王夢何時到傳巖臨風吹短笛劇雪荷長鏡

亭林詩集卷四

三

老去肱頻折愁溪口自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溼青衫

又訓傳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臣
祭義激韓讐舊相家陵關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
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愁聽關塞偏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戶已凶熊繹
國一成猶啓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
著花待得漢庭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

楚辭離騷及少
康之末家今

陸貢士來復

武進人

述昔年代許舍人曦草疏攻鄭

鄭事

雒蜀交爭黨禍深宵人何意附東林然犀久荷先皇
燭射隼能忘俠士心梅福伴狂名字改子山流落鬢
毛侵愁來忽遇同方友相對支牀共越吟

庚信東江南賦年
始二毛即逢衰亂

詠史

永嘉一蒙塵中原遂翻覆名孤石勒誅觸眇苻生戮
哀哉周漢人離此干戈毒去去王子年獨向溪巖宿

李克用墓

在代州
西八里

唐網既不振國姓賜沙陀遂據晉陽宮表裏收山河
朱溫一篡弒發憤橫凋戈雖報上源讐大義良不磨
竟得掃京雒九廟仍登歌伶官隕莊宗愛壻亡從珂

亭林詩集卷四

四

傳祚頗不長功名誠足多我來鴈門郡遺冢高嵯峨
寺中設王像緋袍熊皮鞞旁有黃衣人年少神磊砢
想見三垂岡百年淚滂沱敵人亦太息如此孺子何
千載賜姓人流汗難重過

五代史唐本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
五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辭辭甚悲生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
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笑曰吾行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
戰於此乎及克用卒存勗即王位梁人因稱州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
岡數日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盡晦兵
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五臺山

東臨真定北雲中盤薄幽并一氣通欲得寶符山上
是不須參禮化人宮

訓李處士因篤

三晉阮河山登覽苦不暢我欲西之秦潛身睨霸王
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焉呵斗極想含吐黃河深
上論周漢初規模迭開創以及文章家流傳各宗匠
道術病分門交游畏流宕朋黨據國中雌黃恣騰說
吾道貴大公片言折邪妄論事如造車欲決南轅向
觀人如列鼎欲察神姦狀稍存俞弗詞不害下囑囑
君無曲學阿我弗當仁讓更讀詩百篇陡覺神氣壯
游五臺山諸作先我入溪巖嵌崿重嶂高披地終方下草堂
乾藏大氣橐山川雄風被漫障泚筆作長歌臨岐爲
余賦自哂同坎壈難佐北溟浪惟此區區懷頗亦師
直諫竊聞關西士自昔多風尚豁達貫古今然諾堅
足仗如君復幾人可愜平生望東還再見君牀頭倒
春釀

李林詩集卷四

五

雨中送申公子涵光

十載相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懸甕山前百道
泉臺駘祠下千章木登車衝雨馬頻嘶似惜連錢錦
障泥并州城外無行客且共劉琨聽夜雞

訓史庶常可程

伊尹通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
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過不敢飾車馬資用防其多
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
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君今寓高都連山阻巍我

佳詩遠寄縣建安激餘淡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哦
古人尚訓言亦期相切磋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
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履歷有夏復歸於亳黃氏曰鈔伊尹原平漢史雖成
命是荷香何注引左傳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按伊尹原平漢史雖成
答二郭詩晉潘岳河陽縣作
劉琨答盧諶詩並作平聲

汾州祭吳炎潘樞章二節士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莫椒蘭韭溪所居血化幽
泉碧蒿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
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

楚辭九辯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宋書孝義傳王韶贈潘綜
吳道詩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統孝事著難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
傳哀十一年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

李林詩集卷四

六

寄潘節士之弟耒

筆削千年在英靈此日淪猶存太史弟莫作嗣書人
門戶終還汝男兒獨重身裁詩無寄處掩卷一傷神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
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昭宗時干戈滿天閭
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杞阻逸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
墜笏雒陽墀歸來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
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茆一畝溪壁樹千尋絕
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蒲州西門外鐵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河

西徂十餘里矣

唐代浮梁處遺牛制尚新一朝移岸谷千載困風塵
失水龜鼈沒依城鵲雀鄰時有鵲巢在城南黃河中高岸處
即城角也應無丞相問儻與牧童親世變形容老年笑
戰伐頻無窮懷古意舍爾適西秦

竹齊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起師至於九江北流龜鼈以爲梁
江淹恨賦方駕騏驎爲梁 富庶餘牛歌吾將舍爾相與

潼關

黃河東來日西沒斬華作城高穴元關中尚可一丸
封奉詔東征苦倉卒紫髯豈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殷
湮開至今秦人到關哭淚隨河水無時還

陸游述平仲傳欽宗即位金人入寇平仲請出死守秦州秦州在秦州
命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乃解綬所繫驛得石穴以爲

亭林詩集卷四

數下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間始出至大
人觀道際自言如此年八十餘紫髯鬚長數尺

華山

四序乘金氣三峰壓大河巨靈雄顯巖白帝儼巍我
地劣窺天井雲深拜斗阿夕嵐開翠嶽初月上青柯
欲摘星辰墮還虞虎豹訶正冠朝殿閣持杖叱羲和
勢扼雙嶺壯功從駟伐多未歸挑塞馬終負魯陽戈
山鬼知秦帝蠻王屬趙佗出關收楚魏浮水下江沱
老尚思三輔愁仍續九歌唯應王景略歲晚一來過

華嶽志青柯坪西有峰名曰斗坪蓋毛女拜斗坪之地也楚辭
招魂虎豹九關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別阻黃龍雙嶺望河漢水
牛桃林小出桃林家之奉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殷遺族馬華陽散
殷王皆降蘇代傳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汶水而下江五日而至于岷
中之甲乘船出於巴華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于五嶺

山懷仙世之志希龍顏之主
敘異符時候風雲而後動

驪山行

長安東去是驪山上有高臺下有泉前有幽王後秦
始覆車在昔良難紀華清官殿又何人至今流恨池
中水君不見天道幽且深敗亡未必皆荒淫亦有英
君御區宇終日憂勤思下土賢妃助內詠鴉鳴節儉
躬行邁往古一朝大運合崩頽三宮九市橫豺虎玄
宗西幸路仍迷宜白東遷事還沮我來驪山中嘆咽
何

通鑑唐敬宗紀上幸驪山山名曰驪山在長安東南二十里
聽者遺張璠與張安慶下中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國亡
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亭林詩集卷四

皇華驪山國古玄宗宮觀山而所山觀先帝幸驪山幸
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長安

東井應天文西京自炎漢都城北斗崇渭水銀河貫
千門舊宮掖九市新屢開雲生百子池風起飛廉觀
呼韓拜殿前頽利停橋畔武將把雕戈文人弄柔翰
遺跡俱煙蕪名流亦星散愁聞赤眉入再聽漁陽亂
論都念杜篤去國悲王粲積雨乍開塞凄其秋已半
惆悵遠行人單衣裁至許

史記秦始皇紀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振堂室也 後漢書杜篤傳上奏論都賦

乾陵

伐運當中絕房幃召女戎誅鋤宗子盡羅織庶僚空

典祔遷新主司筵掃故宮貞符發收卜大禮事升中
復子仍明兩登遐復令終彌縫由密勿迴幹賴元功
祔廟尊親並因山宅兆同至今尋史傳猶想狄梁公

周禮司九筵下三人座
據漢高帝功臣碑三數改卜

將去開中別中尉存枉於慈恩寺塔下

廓落悲王子棲遲愛友朋荒郊紆策馬僊範傳精
土室人稀到衙門客少應傾壺頻進酒散映日桃松
歎昔當憂患先人獨戰兢薄田遺豆羹重阜刈薪蒸
疾病嗟年老疾素尚夙興辛魁收蜀郡瓜種漢東陵
世業爲奴有空名任盜保幸餘忠厚福猶見子孫承
渭水徂年赤崁山一夜崩低頭從寵養脫跡洞林僧

亭林詩集卷四

九

毒計哀阮趙淫刑虐用卹忠魂依井植碧血到泉凝
賊陷西冬弟因風時防署爲飭早還知屢捫追駟舌莫
運擊蛇肱謬忝師資教中尉子人甥多特氣誼憑濱情占
復始積德望高升子建工詩早河間好學稱堂垣逾
舊大國邑與前增九鼎知猶重三光信有徵沈埋隨
劍壘變化待鯢鵬樹落龍池雪風懸鴈塔冰更期他
日會杜欒許同登

易升大象地中生不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謝靈運和伏武昌祭後漢安城侯公堂遺劍壘

后土祠石序已下

開建號徐

漢孝武所立后土祠在今榮河縣北十里地
名郊上或曰睢上史所云幸河東祠后土者

蓋屢書焉其後宣元成三帝及唐宋二宗皆
常親幸以及國朝雖不親祀典而歷代相傳
宮殿之巍巍像設之莊靜香火之駢闐未嘗
廢也歲闕逢執徐王正五日子至其下廟祝
云距此十五年爲黃河所齧神宇圯焉乃徙
像於東南二里坡下今所謂行宮者而古柏
千章盡伐之以克改造之用廟未成而木盡
矣是日大雪令祝引導策馬從之遠迤而登
則坊門輝煌宛然更有大寧宮亦存遺址惟
正殿及秋風洗粧二樓皆已蕩然爲斷崖絕
壑而王文正旦之碑猶臥雪中不能洗而讀

亭林詩集卷四

十

也愴然有感乃作是詩

漢書武帝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界上師古曰
睢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左傳以名云一說此陰汾水之上此水名
睢音雖或同後漢人呼燕音如詳改
轉引爲睢焉耳故漢書傳云燕上

靈格移鄴上洪流圯故宮事同淪泗鼎時接墮天弓
古木千章盡層樓百尺空地維疑遂絕皇鑒豈終窮
髮髯神光下昭回治象通雄才應有作灑翰續秋風

龍門

巨地黃河出開天此一門千秋憑大禹萬里下崑崙
入廟蒼蒿接臨流想像存無人書壁問倚馬日將昏

王逸楚辭大司馬仰見圖
書同書其聲呼而問之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舊府荒城內，頽垣只四門。先朝曾駐蹕，當日是雄藩。
綠帛連樓滿，笙歌接巷繁。一逢三月火，惟弔國殤魂。
落日林胡夜，南風盛樂春。地當天北極，山是國西鄰。
冠帶中原隔，金縢異域親。武靈遺策在，猶可制秦人。
宋白通鑑唐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 史記趙世家主父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駿骨來蕃種，名茶出富陽。年年天馬至，歲歲駝奴忙。
蹴地秋雲白，臨壚早酎香。和戎真利國，烽火罷邊防。
禮記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醲之酒也是解大和四酎并軌

舊說豐州好，於今號板升。印鹽和菜滑，捫乳入茶甌。
塞北思脣齒，河東問股肱。獨餘京雒叟，終日戍樓憑。

亭林詩集卷四

士

舊唐書唐休復傳休復豐州司馬未詳中突厥利州都督官其後復利議欲罷豐州使百姓於夏休復以為不可上言曰豐州控河出關則通西域帶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時時良吏尤且耕牧所至安樂不能廢守乃使百姓就軍慶三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豐州為邊界自魏之末始廢之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為賊有矣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 唐書休復九原郡其印鹽 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擅桐乃成也

孟秋朔旦有事於橫官

秋色上陵垌，新松夾殿青。草深留虎迹，
虎陵寶城內獲二虎山合繞龍形。
放犢朝登壠，司香月掃庭。不辭行潦薦，髣髴近惟馨。

贈孫徵君奇逢

海內人師少，中原世運屯。微言垂舊學，懿德本先民。
早歲多良友，同時盡諱臣。蒼黃悲詔獄，慷慨急交親。

天啓中壬午牛禍大司馬顧昌三君被逮至京君為別廷管教不降湯忠黨錮時方解，儒林氣始申。
明廷來尺一，空谷責蒲輪。未改幽棲志，聊存不辱身。
高懸白日道，大屈黃巾。衛國容尼父，燕山住子春。
門人持笈滿，郡守式廬頻。竹柏心彌勁，陶鎔化益醇。
登年幾上壽，樂道即長貧。尚有傳經日，非無拜老辰。
伏生終入漢，綺里只辭秦。自媿材能劣，深承意誼真。
惟應從卜築，長與講堂鄰。

訓程工部先貞

潘家大荒落

縣上耕山日，青門灌圃時。懷人初有歎，裂素便成辭。
一鴈陵秋澗，雙魚入水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
物象今來異，天心此際疑。風沙春氣亂，葦葦夜芒垂。

亭林詩集卷四

士

見貽當郊舞，聞人叫廟謠。頻翻坤軸動，乍闕日輪虧。
水竭愁魚鼈，山空困鹿麋。傷心猶賦歎，舉目盡流離。
旅計真無奈，朋歡可更追。秋吟鮑照日，飲對袁絲。
蒼急當軒響，花繁繞砌枝。朱絃彌唱古，白雪每誇奇。
劍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弊澗，隻羽倦差池。
尚媿劬勞憶，來詩云有君行焉如勞思還添老大悲。幾聞尼父室，獨近董生帷。
和傳德州有董字請善堂器忝南金許，文承繡段詒。清風來彩筆，疎韻落芳卮。
西蜀元方草，東周夢未衰。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

淮南子騷騷而日月食 宋鮑照有園中秋散時史記表為傳益見子體謂益曰南方卑濕君能日飲母苛

寄劉虞士大來

已下來姚敬祥

劉君東魯才頗能究經傳時方渾九流發憤焚筆硯
久客梁宋間落落無所見棄家走關中自結三秦彥
便居公瑾宅直上高堂宴館李詩憶昨出門初朔風灑
冰霰獨身跨一驢力比蒼鷹健崎嶇上太行行于甘
重趺一過信陵君陳君詩下士色無倦贈別寶刀裝寶劍
陪祖饒麾戟渡蒲津駿馬如奔電上下五陵間秦郊
與周甸花殘御宿苑麥秀含元殿常過華杜家早識
嚴徐面意氣何翩翩交游良可羨回首憶故人久滯
臨淄縣黃塵汗人衣數舉西風扇山東不足居苦爲
相知勸世路况悠悠窮愁儻能遣聊裁一幅書去託
雙飛燕

亭林詩集卷四

十三

晉書延之復劉琨書似公大長喪亂九流離濁世況諸公在
石頭至公在治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壁曰元規塵汚人

朱處士葵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詞賦雕鐫老河山騁望頻末流彌宇宙大雅接斯人
世業推王謝儒言纂孟荀書能搜五季字必準先秦
攬轡長城下回車晉水濱秋風吹鴈鶩夜月臥麒麟
王盃人間有珠璣地上新春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
益發蒼生髮得黃金數百斤與爾皆推結於今且釣絲羈心繫故跡殊
域送良辰草沒青驄晚霜浮白墮春自來賢達士往
往在風塵

屈山人大約南海自關中至

弱冠詩名動九州細蘭餐菊舊風流何期絕塞千山

外幸有清林十日留獨漉泥溪蒼集沒五羊天遠白
雲秋誰憐函谷東來後班馬蕭蕭一傲裘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
鴈門春草碧且復過滹沱爲念離羣友三年愁緒多
魯酒千鍾意不快龜山蔽目齊都臨却來趙國訪廉
頗還到關中尋郭解陳君心事望諸傳吾友高才冠
雍州玉軸香浮鈴閣曉彩毫光照射堂秋人來地客
三問後賦似梁園枚馬遊句注山邊餘舊壘五原關
下臨河水青冢哀笳出漢宮白登奇計還天子窮愁
那得一篇書幸有心期託後車又逐天風歸大海好
憑春水寄雙魚

亭林詩集卷四

十四

出鴈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一鴈孤飛日關河萬里秋雲橫秦塞白水入代都流
烽火傳西極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賦今見屈千秋
趙國佳公子翩翩又一時滿壺桑落酒臨別重相思
路絕花驄汗情浹越鳥枝賢兄煩鎖鑰邊塞寄安危
趙生之兄爲
鴈門參將

應州

溫南宮闕盡一塔挂青天法象三千界華戎五百年
空檐搖夜月孤磬落秋煙頓覺諸緣滅臨風獨灑然

城內水塔遠
清寧二年建

魏書太祖大賜三年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子築溫南
宮門闕高十餘丈大宋泰常五年四月內實起溫南宮

五代史唐明宗應州人志云州有金鳳城明宗生於此有金鳳井

重至大同

樂城忽見丹

意惆悵君看曹霸院才名

代府中書
後吐前書

得伯常中尉書却寄并示朱烈王太和二門人

亭林詩集卷四

十五

去重來何日當分陝腐儒衰老豈所望感此深

已下
國協
洽

朝露含淮水夜

孔叢子于高游於平原君客有齊文學師者與曰左喜又喜還言高
故人訖既畢文節遂行三商臨別文節流涕去國于高食其手而已

贈蕭文學金昭

好爲文蔚然富

惟期夕惕心不負明鑒鑒盡

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亭林詩集卷四

六

離墓上松借問家聲誰可

德州過程工部

老桂香猶吐孤鴻影自迴

過蘇祿國王墓有序

子孫依而居焉余遇

年者宛然如故其字體今人亦不能及矣

豐碑遙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碑世有國人供灑
掃每勤詞客駐輪蹄九河冰壯龍狐出十二城荒白
鶴棲州北有下連城下馬一爲鄉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

赴東六首有序已下若獲諸難

萊人姜元衡寄告其主黃培詩獄林連二三
十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
爲余所輯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余在燕京
聞之亟馳投到頃繫半年竟得開釋因有此
作

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况余庸鶩姿側身涉危殆

亭林詩集卷四

七

寒窗起東嶠長鯨翻渤海斯人且魚爛士類同禽駭
稟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繇解

後漢書王烈傳烈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烈遂棄心是取復
言處諸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難陽城門表尉實武尚書崔
等便說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

行行過流莫前途悲廣川所遇多親知握手不敢言

爾本江海人去矣足自全無爲料虎鬚危機竟不悛

詩河水清且直瀉古樂府東門
行上用意求天賦下爲黃口小兒

苦務凝平阜浮雲擁原隰峰愁不注高地畏明湖渚

客子從何來徬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繫
夜半鵲鳴鳴勢挾風雨急枯魚問河魴嗟哉亦何及

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
及作書與鮑叔牙數慎出入

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園墀
詩人岸獄中不忘恭敬辭所秉獨周禮顛沛猶在斯
北斗臨軒臺三辰照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纍
義仲殷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煥
柔艣下流漸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
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產奈此物性何鳩化猶鷹眼
天門詠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黃雀微一旦決網羅
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彥和
尚念田書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河

亭林詩集卷四

七

浩陳立劉后得罪黨新州書道諸公出涕登王色黃白使志志志志志志
師遇疾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獨獨獨之外能能能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誦士
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
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

急難良朋節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獨行此去爲同盟

撫劍來燕市揚鞭走易京黃埃隨馬漲黑水繫船橫

救宋裳初裹囚梁獄未成盈庭多首鼠中路復怔營

已涉平原里過驅歷下城雲浮泉氣淑目麗嶽林明

夜樹蟬初引晨巢鵲亟鳴喜猶存下璞幸不蹈秦坑
勞苦詞難畢悲歡事忽并囊餽動問遺寢息共論評
發憤皆公正矯修自幼清君賢關羽弟我媿季心兄

將伯呼朝士，同人召友生。詩書仍爛漫，禹稷竟冠裳。
憶過從數，淩嗟歲序更。川巖句注險，池館薊邱平。
旬銘登山屐，常隨泛月觥。詩從歌笑生，辭使坐賓驚。
疎位揚雄小，囊錢趙壹輕。與君俱好遊，於世本無爭。
史論其鈞黨，儒流薄近名。材能尊選慎，仁義怵孤嫺。
自得忘年老，聊存處困貞。不才偏累友，有勝尚談兵。
坎窞何當出，虞機詎可撓。殷勤申別款，落莫感情。
禽海填應滿，臨山林豈傾。相期非早暮，渭釣與莘耕。
史記：伯也。朝士，朝服之士也。同人，同僚也。冠裳，冠服也。川巖，句注山巖也。薊邱，薊國之邱也。揚雄，字子雲，蜀犍為人。趙壹，字元振，南陽人。史論，史記論也。鈞黨，鈞黨也。儒流，儒流也。薄近名，薄近名也。材能，材能也。尊選慎，尊選慎也。仁義，仁義也。怵孤嫺，怵孤嫺也。自得，自得也。忘年老，忘年老也。聊存，聊存也。處困貞，處困貞也。不才，不才也。偏累友，偏累友也。有勝，有勝也。尚談兵，尚談兵也。坎窞，坎窞也。何當，何當也。虞機，虞機也。詎可，詎可也。殷勤，殷勤也。申別款，申別款也。落莫，落莫也。感情，感情也。禽海，禽海也。填應滿，填應滿也。臨山，臨山也。林豈傾，林豈傾也。相期，相期也。非早暮，非早暮也。渭釣，渭釣也。與莘耕，與莘耕也。

樓桑廟

維作

十九

大雪閉河山，停驂阻燕界。日出見平岡，廟制頗宏大。
昭烈南面尊，其旁兩侯配。森宮前木蕪，沒畦首萊。
遺像紛風塵，荒碑委榛蕪。痛惟切平時，中原已橫潰。
跳身向荆益，歷險誠不悔。終焉嗣漢業，上帝居禪頤。
獨此幽并區，頻在衣冠外。不得比南陽，何由望豐沛。
尚想舊宅桑，童童狀車蓋。黃屋既飄飄，霓旌亦杳霭。
惟有累代臣，過瞻常再拜。不及二將軍，撰戈當一隊。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橫宮，同李處士因篤。
餘生猶拜謁，吾友復同來。筋力愁初減，天顏佇一迴。
嚴雲臨馭下，寢仗夾車開。未得長陪從，辭行涕泗哀。

贈李貢士嘉

時年八十

居然漢代表遺民，猶向甘陵說黨人。久矣泥塗嗟終
縣，不妨漁釣老河濱。花香元亮籬前酒，雨墊林宗野
外巾。此日耆英誰得似，飲和先作一方春。

淮南子不言而
能飲人以春

邯鄲

趙國地生毛，叢臺野火燒。平原與馬服，累累葬枯蒿。
饑鳥啄冬雪，獨鴈號寒郊。有策無所用，拂拭千金刀。
豈聞蕭王來北發，漁陽豪士卧溫明。殷蒼生正苦，
太息復何言。此身隨所遭。

史記：趙世家，民為言曰：趙為秦所滅，以為不肖之地。
之生毛。漢書：五行志，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主嘉死。

京林詩集卷四

三

邢州

太行從西來，勢如常山蛇。邢洛在其間，控壓連九河。
唐人守昭義，桀驁不敢過。憑此制山東，腹心實非他。
事已迴悲風，芒然吹黃沙。乞食向野人，從之問桑麻。
舊唐書：李光弼為昭義軍節度使，時田悅未滅，王武俊相繼反叛，及上幸
梁州，抱真獨據潞，據潞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冀州內制，軍士皆感懷。

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賦寄

念爾西歸日，嗟余望路岐。殊方頻邂逅，千里各差池。
木落燕臺早，霜封華掌遲。秦郊須置驛，莫後鄭當時。
以友藩節士之弟，未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笑之。
生平不擬託諸侯，吾道仍須歷九州。落落關河還轉

後蕭蕭行李鴈飛秋爲秦百姓皆黔首待漢儒林已
白頭何意故人來負笈艱難千里媿從游

十年離別未言還楚水楓林極望間野雀暮歸吳季
廟寒濤秋擁伍胥山人琴已逝增哀涕笠屐相看失
壯顏獨有士龍年最少一朝詞筆動江關

述古已下上

微言既以絕一變爲從橫下以游俠權上以刑名衡
六國固蚩蚩漢興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
孝武尊六經其功冠百王節義生人材流風被東京
世儒味治本一槩而相量於乎三代還此人安可忘

其辭九章律同律
玉石分一槩而相量

亭林詩集卷四

王

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循近古
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盡不舉
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
後代尚清談土苴斥鄒魯嗟口論性道捫籥同矇瞽

蘇子瞻曰論生而必者不識日或古之曰日之
光如燭捫籥而得其形他日端籥以爲日也

五國竝時亡世道當一變掃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見
鼓琴歌有虞釣者知其善區區山澤間道足開南面
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龍戰空有濟世心生不逢堯禪
何必會風雲弟子皆英彥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傳

文中子書五國竝時而亡蓋禹先王之道也蓋教君子大其言其義其德其是
手掃地而求更所也子游於上鼓琴有釣者曰美哉公之心也而所
而南在山澤而有龍戰之志子瞻而歌南風釣者曰日也月也事也則象
列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知自戕也公而後知也

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

在昔尼父聖韋編尚三絕況於章句儒未曉八卦列
相看五十餘行事無一達坐見悔吝叢舉足防踉蹌
日晏乃研思猶幸非大耋微言詎可尋斯理庶不滅
寡過殊未能豈厭丁寧說是時秋雨開涼風起天未
蟋蟀吟堂階疎林延夕月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
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俟東哲

輓殷公子岳

憶昔過從日偏承藻鑑殊堂中延太守門外揖王符
木葉空郊晚魚鱗大澤枯邈如人世隔無復問黃墟
八俊名空大千秋事已違嶺雲綠苑下溪鳥夾棺飛

亭林詩集卷四

王

意茲當舍貝枕柳待復衣寂寥漳水上猶望楚魂歸
寄張文學昭時淮上有築堤之役已下重光
大淵默
冬來寒更劇淮堰比何如遙憶張平子孤燈正勘書
江山雙鬢老文字六朝餘得所寄書
鶴銘辨愁絕無同調蓬飄
久索居

南史庾綽傳天監十四年築浮山堰是
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

雙鴈

雙鴈東北飛飛飛向城關聲含海上颺影帶吳山月
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書札上寫召旻詩如彼泉池竭
下列周鼎文食人象餐餐書成重密緘一字一泣血
傳之與貴人相視莫敢發所計一身肥豈望天下活

呂氏春秋同樂者樂其有
無身食人未嘗害及其身

夏日

首夏多恒風塵霾蔽昏且舞零告山川白紙催州縣
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歎
仗馬適一鳴身名已塗炭貝玉方盈朝此曹何所憚
博士有正先實趣秦時亂

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
刺高而死高戚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末俗無恒心疾貧而好勇不能事田園何況談周孔
出門持尺刀鑄錢兼掘冢矧此大東諸齊民半流冗
不見瓜寧男死猶被天寵鳴弓宿鳥驚躍馬浮埃動
顧謂同行人王侯寧有種

亭林詩集卷四

三

漢書王莽傳上谷諸夏自請願說瓜田儀舉以為中郎出儀儀文
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同室曰瓜寧男哉以招來

秋風行

白露早下秋風涼誰家置酒開華堂秦國丞相南面
坐三川郡守趨奉觴燕娥趙女調清瑟六博彈棋費
白日致富應多文信金論功詎足懷侯匹莫欺張耳
鬢如絲及見夷門大會時車中公子常虛左上客侯
生衣弊衣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石嗟嗟
此曲難重陳柱摧絃斷長愁人

史記李斯傳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
門廷車騎以千數張耳傳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忘為客
古詩金龜隨物
化榮名以為寶

靜樂

邑枕汾川首城分并塞支馬牛遺牧地材木剝山陘
涇澤魚空後腥風虎下時樓煩雖善射不救漢王危
太原寄王高士錫闡

游子一去家十年愁不見愁如汾水東不到吳江岸
異地各榮衰何繇共言宴忽睹子綱書欣然一稱善
王君尺牘知交盡四海豈必無英彥貴此金石情出處
多作篆書
同一貫太行冰雪積沙塞飛蓬轉何能久不老坐看
人間換惟有方寸心不與元鬢變

三國志注張紇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皆自書報
紇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復觀其七也

孟縣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處
空山三尺雪匹馬向荒榛窈洞看冰柱危峰遲日輪

亭林詩集卷四

三

水邊寒鴈鶴松下晚樵人恐有孤兒在尋幽一問津

讀李處士口裏城紀事有贈有年已下
元載因款

處士之父可從崇禎十五年以壯士報督師
汪公喬年麾下以五千人勦賊至襄城死之
處士年十六貧甚與其母彭氏并日而食力
學有聞越二十九年始得走襄城為汪公及
其父設祭招魂以歸余與處士交為之作詩
躑躅荒郊酌一樽白楊青火近黃昏終天不返收蜃
骨異代仍招復楚魂湛阪愁雲隨獨鴈潁橋哀水助
啼猿五千國士皆忠鬼孰似南山孝子門

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
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

寄楊高士鵬 公宇鳳樓與鳳齊 公國愛國博識

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 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
水壓書池淨山連學舍長 但聞楊伯起弦誦夜琅琅

齊祭器行 按重光太淵獻以祭器地得古祭器數十事並以禮而布之

太公封齊廿八世春禘秋嘗長有事猶從三代識遺
聲每見九夷朝祭器歷商周制度工相傳丁癸及
桓公花紋不似萊人物法象仍疑兩敦同牛山下涕
何悲苦歲久光華方出土夏后璜偏入向雕魯宮寶
又歸陽虎歷下秋風動夕螢古來神物亦飄零誰知
柏宸千年器異日還陳漢武庭

禮記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左傳襄六年陳無字獻萊宗器于齊官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左傳哀十四年向郕出

亭林詩集卷四

五

於篇地公文氏攻之未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也王而奔齊 史記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宸已而宋其刻果齊桓公器

題李先生矩亭 有序

德州東二十五里矩亭故鄉舉思伯李君誠

明讀書處天啓中權奄柄國聞君通陰陽象
緯之學遣使徵之辭疾不就潔志以終其子
源修是亭以表遺蹟余爲之詩

董生祠畔子雲亭澗雨巖虹望獨扁門外曉寒縈帶
草林端秋散照書螢長留直道扶千歲自見遺文表
六經今日似君還肯構應知家學本趨庭

鉅

飢實向秋侵呀然繫夕林不材畱苦葉槁死亦甘心

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園尋削瓜輪上狙剥菓遜清則
衛女河梁過涇師野渡淡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
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克君子佩聊比國風吟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飽有苦果取而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齊

土門旅宿 在懷慶府西南十里

歲歲征驂詎有期棲棲周道欲安之尼公匪兕窮何
病尚父維鷹老未衰市酒薄驅冬宿冷山麈輕塵曉
行饑從知宇宙今來闊不似園林獨臥時

漢書平帝紀追諸孔 子曰東城宜尼公

燕中贈錢編修秉鉅 已下昭陽赤齋若

亭林詩集卷四

五

一別秦淮將廿載天涯垂老看猶在斷煙愁竹泣蒼
梧禿筆悽文來漲海燕市鷄鳴動客輪九門馳道足
黃塵相逢不見金臺侶但說荆軻是酒人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驥
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連中野蔚夕陽光起北
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標棧忘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暄之不能忘者此本莫不耕田養馬 南齊書劉驥傳母沒十餘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 云云 陸機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鬱鬱妻

自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高秋立馬鮑山旁旅鴈初飛木葉黃十載故人泉下

別交情多媿郢君章

詩集又學郢自燕中來觀其舍錄

後漢書陶行傳范式字巨卿汝南梁陽為友劭字元伯後元伯字季子行
郢君章般子微長夜皆視元伯臨窆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般曰吾與君章
蓋心於此是排邪去復欲求元伯曰若子者吾生友耳山陽地中神所
謂范也也元伯時年式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抱不肯進停柩時見
有素車白馬從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也也式執紼引柩於是乃前

有歎

少小事荀卿佔畢更寒暑慨然青雲志一旦從羈旅
西游到咸陽上書寤英主門庭正翁集車騎求千數
復有金石辭聚爛垂千古如何壯士懷但慕倉中鼠
家世二千石結髮常自修譬如寡婦心本慕共姜高
不幸汙盜賊遂忘淫佚羞念彼巨先語撫心悼遷流
如登千仞岡失足竟不收勉哉堅自持無遺朋友憂

亭林詩集卷四

五

哭歸高士

漢書海侯傳原字巨先或璣涉曰子本結髮自修以有美排時禮為名
正復變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
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教之時意適慕不伯姬及陳孝婦之事當為節烈所汚
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後漢書馬援傳居高堅自持

弱冠始同遊文章相砥礪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

悲淩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

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為扣角歌不作窮途哭

生耽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跼

太僕經鏗鏗君叔祖諱子甫世稱震川先生三吳推學者安貧稱待詔

文獻公蕭條玉山下廊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憤

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岩雖

竟長鳴悲哉君不聞

後漢書陶行傳近文章砥礪廉隅後漢書陶林傳說經鏗鏗子行
左傳文十八年卜葬郢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亭林詩集卷之四終

亭林詩集卷四

五

亭林詩集卷之五

廣昌道中 已下明達

匹馬去燕南，易京大如礪。五迴春雪深，冰上孤城閉。
行行入飛狐，夕駕靡遑稅。融冰見硯流，老樹陵寒露。
啄鵲馴不驚，臥犬安無吠。問客何方來，幽都近如沸。
出車日麟麟，戈矛接江裔。此地幸無兵，山田隨樹藝。
且偷須臾閒，未敢謀卒歲。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此有童謠曰燕南重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 水師注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 左傳昭元年趙盾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亭林詩集卷五

十

三楚正干戈，沅湘彌浩浩。世乏劉荊州，託身焉所保。
縱有登樓篇，何能盪懷抱。思因塞北風，一寄南飛鳥。

昔年與李三德同宿此縣 後漢書王霸傳霸有弟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道堆石布上築起亭 傳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晉書劉琨傳琨與弟渡江從飛狐入薊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向平嘗讀易，亦復愛名山。早跨青牛出，昏騎白鹿還。
太行之西一遺老，楚國兩龔泰。四皓春來洞口見，桃花儻許相隨拾芝草。

晉書陶潛結廬於長沙臨湘山中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後開水其得近之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

春羅亂青山，卉木苞未吐。繞郭號荒雞，中田散野鼠。

策杖向郊坰，幽人在巖戶。未達隱者心，聊進蒼生語。
一自永嘉來，神州久無主。十姓迭興亡，高光竟何許。
棲棲世事迫，草草朋儕聚。相與讀殘碑，含愁弔今古。

詠史

王良既策馬，天弧亦直狼。中夜視北辰，九野何茫茫。
秦政滅六國，自謂過帝皇。豈知漁陽卒，狐鳴叢祠旁。
誰為刑名家，至今怨商鞅。

史記天官書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宋史天文志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矢不直狼為多盜 鹽鐵論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者公

商紂為黎蒐，遂啓東夷叛。楚靈一會申，俄召乾谿患。
甲兵豈不多，人人欲從亂。惟民國所依，疾乃盈其貫。
皇矣監四方，得民天所贊。

亭林詩集卷五

二

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感歎成篇

削迹行吟久不歸，修門舊館露先晞。中年早已傷哀樂，死日方能定是非。
彩筆夏枯湘水竹，清風春盡首山薇。斯文萬古將誰屬，共爾哀遲老布衣。

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兮修門些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傷於東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

人生無賢愚，大節本所共。蹉跎一失身，豈不負弦誦。
卓哉李先生，九流稱博綜。心鄙馬季長，不作西第頌。
屏居向郊坰，食淡常屢空。清修比范丹，聰記如應奉。

力學不求聞終焉老案術同時程中丞一疏亦驚衆

玉璽安足陳亟進名臣用

中丞名紹德州人巡撫河南時以賢爲稱爲當道諸臣十餘人不納謝病歸 崇論正紛挐中朝竝歸公世推山東

豪三李尤放縱祠庵與哭典後先相伯仲

名益見欽定送案初踰 士類閑竟折邦家棟悲哉五十年風塵尚瀕洞我來

拜遺阡增此儒林重雖無聲咳援猶有風流送自非

隨武賢九原誰與從

後漢書馬融傳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頃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應奉傳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歷其不暗記讀書五行下漢司隸校尉魯

神家術 浩生次耕南歸寄示

知君心似玉壺清未肯緇塵久維京若到吳間尋舊

跡五噫東去一梁生

亭林詩集卷五 三

子房

天道有盈虛智者乘時作取果半青黃不如待自落

始皇方侈時土宇日開拓海上標東門長城繞北郭

欲傳無窮世更乞長生藥子房天下才是時無所託

東見倉海君用計亦疎略狙擊竟何爲煩彼十日索

臂之虎負嵎矜氣徒手搏歸來遇赤精奮戈起榛薄

燒關一戰破藍田再麾却噴噴軼道旁共看秦王縛

既已報韓仇此志誠不作遂赴赤松要無負圯橋諾

通鑑某家慶言於某家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南史陸法和傳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豫自落

刈禾長白山下

載未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閒

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

齊乘北齊以黃巾城下事即縣其東有黃山鄭康成注書其上

歲暮

平生慕古人立志固難滿自覺分寸長用之終已短

良友日零落悽悽獨無伴流離三十年苟且圖飽煖

壯歲尚無聞及今益樗散治蜀想武侯匡周歎微管

願一整頽風俗人謂迂緩孤燈照遺經雪深坐空館

一歲倏道盡我行復何如何爲窮巷中悄然日閒居

未敢聽輪扁且讀堂上書糟粕雖已陳致治良有餘

典謨化刀筆衣冠等猿狙孰令六代後一變貞觀初

四海皆農桑弦歌徧井間我亦返山中耦耕伴長沮

莊子今取像祖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脫帽視袂盡去而後襟

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淞江之役

書此示之

淞江東流水波緩王莽之際尤枯旱平野雲濛二陸

山荒陂草沒吳王館五十年來羹芋魁頓令澤國生

蒿萊豈無循吏西門豹停車下視終徘徊少時來往

江東岸人代更移年紀換即今海水變桑田死於爾

等皆量鼎看春鍤共歡呼便向汚邪祝一壺豈知

太平之世飴甘茶川流不盈澤得瀦風雨時順通祈

雲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濟濟郊壇趨歲輪百萬
供神都江頭擔酒看江上吹笙等吏無敲扑民無通
嗟余已老何時見久客中原望鄉縣那聞父老復思
兵秦關楚塞方酣戰忽憶秋風千里華淞江亭畔坐
垂綸還歸被褐出負薪相逢絕少平生親此處儻夫
是何人

漢書程方進傳汝南有鳴鶴王莽末常枯旱易水流而
不盈越絕書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古祠

閏五月十日

重逢閏五日瀟漫客山東郡國戈鋌裏園陵灌莽中
草穿新壘綠花隔舊京紅更憶王符老飄淪恨不同
王微君謫昔日同請孝陵行香今年七十七矣

亭林詩集卷五

杜子美詩瀟漫
山東一百州

春秋書魯月猶是謂文王舊國還豐鎬遺民自夏商
神遊弓劍遠天與卦爻長此日追休烈於戲不可忘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省於廟謂文王也

過張貢士爾岐

緇帷白室觀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濟水夏寒清見
底石田春潤晚生苗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
自消竊喜得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

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又曰瞻彼閭者虛室生白

送程工部葬

文獻已淪公長者復云祖一往歸重泉百年若須臾

寥寥楊子宅惻惻黃公墟揮涕送故人執手存遺孤
末俗雖衰漓風教猶未淪願與此邦賢修古敦厥初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東
翡翠年深伴侶稀清霜憔悴減毛衣自從一上南枝
宿更不回身向北飛

孫徵君以孟冬葬於夏峰時僑寓太原不獲執
紼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
乎辭

老不越疆弔吾衰况疎慵遙憑太行雲迢遞過夏峰
泉源日清池上有百尺松憶叨忘年契一紀秋徂冬
常思依蜀莊有懷追楚龔不得拜靈輒限此關山重

亭林詩集卷五

六

會葬近千人來觀馬鬣封儻有徐孺子隻鷄遠奔從
一時諸生間得無少茅容俗流驚聲華考實皆几席
淄澠竟誰知管華稱一龍我無人倫鑒焉敢希林宗
惟願師伯夷寧隘母不恭嗟此衰世意往往纏心傳
回首視秋山肅矣霜露濃

禮記檀弓下五十無卓不越疆而吊人楊子治蜀蜀
漢沈氏呂氏春秋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和之

漢三君詩

父老苦秦法願見除殘兇三章布國門企踵咸樂從
雖非三王仁寬大亦與同傳祚歷四百令名垂無窮

右高祖

文叔能讀書折節如儒生一戰摧大敵頓使海寓平

改化名節崇磨鈍人太清國國黨鉅賢猶足支危傾

右光武

卓矣劉豫州雄姿須高帝一身寄曹孫未得飛騰勢
立志感神人風雲應時至翻然遂翱翔二豪安得制

右昭烈

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

共對禪燈說楚辭國殤山鬼不勝悲心傷衡嶽祠前
道如見唐臣望哭時

宋史朱昂傳父昂光武集唐詩云唐肅宗時昂兄李鴻輩聚家南
建高澤州每正旦必片立南嶺前北望魏城始二十年

孤墳一徑楚山尖鐵石心肝老孝廉流落他方餘惠
遠撫琴無語憶陶潛先兄同年友也沙陶云汝翁

亭林詩集卷五

七

督師公子竟頭陀詩筆崢嶸浩氣多兩世心情知不

遂待誰更奮魯陽戈武陵傳公
子山和

夢到江頭橘柚林袖衣桑下愜同心不知今日滄浪

叟鼓枻江潭何處淺

賦得簷下雀

力小不成與翺飛無定止所謀但一枝傍徨靡可恃
曾窺王謝堂不作銜泥壘雖依簷下宿無異深林裏
豈不慕高明其奈驚九餌唯應罷官時殷勤數來此

漢書楊賜傳賜明之象思職其室鄭當時傳先是
下邳張公為廷尉實家填門及後門外可設爵車

薊門送子德歸關中

與子窮年長作客子非朱顏我頭白燕山一別八年

餘再裏行勝來九陌君才如海不可量奇正縱橫勢
莫當彈箏叩缶坐太息豈可日月無弦望明李作干登州
既請李是時湯

大中日月為我一曲歌伊涼擊十一州歸大唐奇材劍客

今豈絕奈此舉目都茫茫薊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

眉化兒女生女須教出塞妝生男要學鮮卑語常把

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自從烽火照桑乾不

敢宮前問禾黍子行西還渡蒲津正喜秋氣高蟬吟

華山有地堪作屋相與結伴除荆榛

李陵與蘇武詩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唐書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
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州歸於有司賴氏家訓齊朝一士夫
嘗謂吾自一兒年已十七領流書疏教其辭甲子及彈
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僥而不答

李生符自南中歸構李三年矣追惟壯遊兼示

亭林詩集卷五

八

舊作

一卷別南中孤帆自歸去文飛鶴拓雲墨染且蘭樹
丈夫行萬里投分各有遇明發著萊衣未肯朱門住
相送驛路旁落英連古戍儻有舊遊人北望懷徐庶

二月十日有事於櫓宮已下驛園
大雁落

青陽回軒邸白日麗蒼野封如禹穴平木類湘山赭

不忍寢園荒復來奠樽俎彷彿見威神雲旗導風馬

當年國步感實歎謀臣寡空勞宵旰心拜戎常不暇

賊馬與邊烽相將潰中夏頽陽不東升節士長吟咽

及今撥甲兵無復圖宗社飛章奏天庭寥寥焉能舍

華陰有王生按伏哭神林下現矣忠懇情咨嗟傳宣

方傳昭十五年土壘不及拜戎不暇地辭
離騷余固知其寒之爲患兮終而不能舍也

蕭瑟昌平路行來十九年清霜封殿瓦野火逼山阡
錦邑風流盡邛陵歲月遷空堂論往事猶有舊中涓

陵卜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祔壇
殿食頃止人皆異之

呂平木落萬山出仰視神宮何峯聳昭陵石馬向天嘶誰同予令心如日有聲隆隆來隨中駿奔執爵皆改容長安自信先君力獨拜秋原御路東

亭林詩集卷五

過郭林宗墓

路畔纔紫莫名多中郎遺愧定如何應憐此日知名
十到死猶穿古屨華

介休

淡電生巖際，奔泉下石間。龍蛇方起陸，雀鼠尚爭山。
雨靜前村市，秋凋故國顏。介君祠廟在，風景

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休晉介之推祠

古人有至心不在狷與忍國祿既弗加吾身可以隱

去矣適其時耕此荒山畛更與賢母偕邱壑情同允
卓哉鸞鳳姿飄飄高自引嚮使屬戎行豈其遜枝軫
出處何必齊此心期各盡末世多浮談有類激小忿
割股固荒唐焚山事可哂微哉仲子廉立操同蚯蚓
遺祠君故鄉父老事惟謹牡丹異凡花春濺洗鉛粉
況此黃蘆林晚送秋風緊厲彼頑鈍徒英名代無隕

賈誼弔屈原賦似漂漂其
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

苦雨淹秋節。屯雲擁霍州。蟲依危石響。水出斷崖流。
驛路愁難進。山亭悵獨留。遙知關令待。計日盼青丘。

真林詩集卷五

河上作

龍門下雷首自古稱西河入自積石來出塞復逶迤
呂梁懸百仞孟門高嵯嵯遠矣大禹功山澤得所宜
靈跡表華巖金行鎮西垂黃虞日已遠憂怒尋干戈
去年方鬪爭掘壕守朝那車騎如星流衣裝兼囊駝
狼弧動箭鏃參伐揚旂麾嗟此河上軍來往何時罷
今年暫寢兵邏卒猶譏訶手持一尺符子錢方得過
追惟狄泉陷地底生蒼鶯窳窳來攬人遠路橫長蛇
囊區恣刀俎飛走窮網羅萬類不足飽螻蟻其奈何
仰希神明眷下戢陽侯波行將朝白帝一訴斯民罹
猿鳥既良吟窮人亦悲歌歌止天聽回勿厭辭煩多

益部尋圖像先衰李巨擘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
憶自黃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嵎虎拒巖幽
臂肯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車騶
驚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當追君子躅不與室家謀
獨行長千古高眠自一邱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姱修
忽下乃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輈
介節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回猿岫微霧卷鶴書收
隱痛方童叟嚴親赴國仇尸骸常并日廢夢擬填溝
歲還積瘵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
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聞稱史傳白露滿梧秋
和王山史寄來燕中對菊詩

亭林詩集卷五

十五

雪滿河橋歸戀遲十行書札寄相思楚臣終是餐英
客愁見燕臺落葉時

關中雜詩

文史生涯拙關河歲月勞幽情便水竹逸韻老蓬蒿
獨鴈飛常迅寒雞宿愈高一闕西華頂天下小秋毫
身漢山樊久興唐洞壑餘空嗟衣劒滅但識水煙疎
寥落三都賦棲遲萬卷書西京多健作儻有似相如

時寓富平朱文學樹

宋王僧達和琅玕王依古詩陸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梁江淹從定

谷口耕畝少金門待詔多時情尊筆札吾道失弦歌
夜月解雞樹秋風下雀羅尚畱園綺跡終古重山阿

漢書王貢兩龔傳谷口子真不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博學傳與谷水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案此
志注引世語劉牧孫希共與龔在夏後殷實學心內不
平殷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祖謝良朋盡雕傷節士空延陵虛寶劍中散絕絲桐
名譽蔭蘭竝文章日月同今宵開做箇猶是舊華風
與李生書

史記原傳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緬憶梁鴻隱孤高閱歲華門西吳會郭橋下伯通家
異地情相似前期道每賒請從關尹住不必向流沙

山史新構小
齋好延子住

過朝邑王處士建常

黃鵠山川意相隨萬里翔誰能三十載龜殼但支牀

亭林詩集卷五

十六

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唐王維詩鳩形特刻杖龜殼用支牀

寄子嚴

弟舒字
已下層維協洽

二紀違眷令撫心悲如何惟爾勿孤焚十畝安江沱
不幸喪厥明猶能保天和今年已六十與吾亦肩差
里人推祭酒品行無譏訶昔年遣兒來省我桑乾河
兒言家頗溫歲得數困禾厨中列酒漿籬下羣雞鵲
常時比鄰叟農談一相過亦有賦役憂未妨藝桑麻
頃報得兩孫青蔥滿庭柯媿我半生來飄泊隨干戈
偶至渭水濱垂釣臨洪波春雲開三峰秀出千丈荷
行止雖聽天懷土情則那反躬計所獲孰與吾什多
顧此暮年心尚未甘蹉跎寄爾詩一篇當使兒子歌

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

昨接尺素書言近在吳興洗耳若水溪叩舷歌採菱
何圖志不遂策蹇還就微辛苦路三千裏糧復贏勝
夜驅燕市月曉踏盧溝冰京雒多文人一貫同蒲池
分題賦淫麗角句爭飛騰關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稱
雖赴翹車招猶知畏友朋儻及雨露濡相將上諸陵
定有南冠思悲哉不可勝轉盼復秋風常隨張李鷹
歸詠白華詩膳羞與晨增嗟我性難馴窮老爾剛收
孤跡似鴻冥心尚防弋網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
爲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

郭璞江賦採菱叩舷楊子言解人賦龍以淫
傳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所徵自設

李林詩集卷五

二

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

年來行止類浮萍雖有留書未殺青世事粗前身已
老古音方泰客誰聽兒從死父傳極語帝遣生徒受
壁經投筆听然成一笑春心綠草滿階庭

晏子春秋晏子病將死鑿楯書也謂其妾曰楯也子
壯而示之獄吳均邊城將詩留書也鑿楯傳功須勒也

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

舊是唐朝士身更五代餘每懷淳古意聊卜華山居
月落巖阿寂雲來洞口虛果哉非荷蕢獨識太平初

李遠孫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樂進士也隱而棄軒輿
之武當山又止房陵年七十餘至華山尋希夷先生遺跡

硤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鵞路繇趙保白楊樹二百
五十里至臨汝以誠察之嚴築垣封閉過此

有題

行人愁向汝州來前月西鵞禁不開弔古莫言秦法
峻雞鳴曾放孟嘗回

雒陽

澗水成周宅邙山漢代京三川通地絡鶉火叶星情
文軌同王朔蒐畋會卜征東門迎九鼎北闕望城雋
象魏雲常紫龍池水自清尊師延國老聽講集諸生
金谷荒煙合銅駝蔓草繁曲多羗笛韻縣有陸渾名
鶴望特焉屬鯨吞未息爭詎忘修禮樂何計假戈兵
赤伏看猶在蒼鶯起莫驚停驂觀雒陽微禹動漢情

李林詩集卷五

十六

七政 東京東建象魏之兩觀 雒陽如盤記九龍殿前有九龍吐水成一
海 左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陰陽之戎于伊川注九姓之戎居陸渾正秦
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遠徙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 三國志張飛傳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獨抱遺弓望玉京白頭荒野淚霑纓霜姿尚似嵩山
柏舊日聞呼萬歲聲

少林寺

峩我五乳峰奕奕少林寺海內昔橫流立功自隋季
宏構類宸居天衣照金織清梵切雲霄禪燈晃於翠
頗聞經律餘多亦諳武藝疆場有艱虞遺之扞王事
今者何寂寥閑矣成蕪穢壞壁出游蜂空庭雖荒雉
蒼言新令嚴括田任汚吏增科及寺莊不問前朝賜

山僧關殄粥住守無一二百物有威衰回旋儻天意
豈無材傑人發憤起頽廢奇語惠賜流勉待泰王至

嵩山

位宅中央正高疑上界鄰蓄波含潁汝吐氣援星辰
二室雲長擁三呼響自臻凜風傳至德孤隱秘靈真
世做將還古人愁願質神石開重出啓嶽降再生申
老柏搖新翠幽花茁晚春豈知巢許宿多有清時人
白虎通中央之微獨加焉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也
林南嵩陽觀領抱汝含潁風交雨會後漢書文苑傳多上卿書孫中書郎
諸鬼神而無妄

測景臺

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故小成縣

市林詩集卷五

十九

象器先王作靈臺太室東陰陽求日至風雨會天中
考極三辰正封畿萬國同吾哀今已甚猶一夢周公

卓太傅祠

在信陽東三十里大魏鎮

拱木環遺寢空山走邠民循良思舊德執節表淳臣
几杖中興禮丹青御座親至今傳俎豆長接大隗春
後漢書卓太傅光武親曰前當今卓茂來身自修飾而澤國今以茂為太傅
封侯食邑三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生祠傳永平中國
王常李通等議卓茂共三十二人

梁園

梁園詞賦想遺音雕績風流遂至今縱使鄒枚仍接
踵不過貪得孝王金

海上

海上雪濺時長空無一鴈平生李少卿持酒來相勸

五嶽

五嶽何時徧行游二十春誰知禽子夏昔是去官人

漢書王吉與隴西李氏共游
李氏子夏與王吉共游

贈張力臣

張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獨坐淮水濱臨池伴魚釣
京口躡寒蕪彭城寒荒麓扁舟浮漢江一攬關山要
西上定軍山咨嗟武侯廟旋車下秦棧絕谷隨奔峭
昭陵圖駿骨漢闕悲殘照石鼓在燕山望諸可憑弔
還登尼父堂禮器存遺詔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長嘯
諸子竝多材筆畫皆克肖削樹追宜官俗書嗤逸少

市林詩集卷五

二十

尤在蒼雅學淡鄙庸儒剽卻思舊游國轉瞬分疆微
古瑛出夕烽平林延野燒惟此數卷書鳴琴對言笑
持以勗兒曹四海有同調莫浪逐王孫但從諸母漂

蜀志諸葛亮傳亮漢中定軍山景耀六年詔為正廟集古錄有後漢書孔
子廟碑碑文晉書恒書勢師宜官書其能或時不持設酒家飲因書
其壁屋觀者以碑文酒刻錢足而藏之每書解而焚其相梁無乃為焉
販而飲之酒使其醉而籍其相傳之石鼓歌義之俗書趣妄嘲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于汾州天寧寺

一載燕臺別頻承注問書天空烏鳥去秋到鴈行初
共識班衣重偏憐阜帽疎輕身騎款段一徑訪樵漁

寄次耕

入雒乘軒車中宵心有溫僮呼黃耳來更得遠東間

易夫九三
若濡有恒

六盤成簸蕩夜宿看星河相對愁珠桂流民華下多
嘗披秋興篇欲作東臯計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

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雷方讀鹽鐵論

積雪凍關河我行復千里忽聞引誦聲遠出衡門表
在漢方盛時言利宏羊始桓生書一編恢卓有漢古
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片言折斗筭篤論垂青史
矧乃衰亂仍征歛橫無紀轉餉七盤山骨滿秦川歲
太息問朝紳食粟斯已矣幸哉荀卿門尚有苞邱子
鹽鐵論引春秋曰其政悖卓卓可以為始其政奢奢可以為終
夫又曰李斯與范邱子俱事荀卿范邱子飯飯蓬蓬修德白月之

送康文學乃心歸鄧陽

已下上

子夏看書室臨河四望開山從雷首去浪拂禹門迴

江林詩卷五

三

大道疑將廢遺經重可哀非君真好古誰為品莓苔

水經注徐水東南經子夏陵北東入河又
曰東南北有二三室臨側河產名子夏室

友人來坐中口占二絕

不材聊待保天年便可長棲一壑邊寄語故人多自
愛但辭青紫即神仙

昨過河東望首陽空山煙靄尚蒼蒼傳聞高士燕中
返料理牀頭早蒹葭

詩云五行志子夏居首陽山
蒹葭乃人衣五葉材刺理

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

華山五粒松寄向江東去白雲滿江天高士今何處
憶昔過湖濱行吟兩故人潛龍猶在水別鶴已來秦

江海多翻覆林泉異棲宿驚聞東市琴涕隨堂前鏡
去去逐征蓬隨風西復東風吹蘭蕙色一夜落關中
五陵生蔓草愁絕咸陽道平生四海心竟作終南老
送子出南關南山望北山洞庭多桂樹折取一枝還

訓瑛子攄

二紀心如昨詩來覺道同微禽難入海寒木久生風
谷口青門外沙頭白蜺東不知耆舊里何處有龐公

郭瑛詩仙詩淮海變微禽生獨不化 史記正義三
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堦傳

昔我通濟南曾過伏生祠青山對虛檻零露寒高枝
精靈竟何往再拜空階墀迴怵秦火焚豈意逢漢時

江林詩集卷五

主

此書立博士天下亦一治嗟彼九十翁侯河未為遲
不厭文字譌百王賴著龜後人失其傳巧文患多師
忽見吾友書一編遠來貽緬想江上村弦歌類齊諧
白首窮六經夢寐親臯伊百家紛紛說爬羅殆無遺
論及禹貢篇九州若列眉上愁法令煩下慨淳風衰
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網維煙艇隔吳門臨風苦相思
為招陽鳥來寄此懷人辭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

故國悲遺老南邦憶羽儀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時
落照辭烏府秋風散赤墀君以崇禎十四年左遷南京同
子監典蘇南後復官獨不出行年
逾八十當世歷興衰廉里居龔勝絲山隱介推清操

伴白璧直道叶朱絲。自從天涯遠。物物盡移移。無絲承問訊。秣益歎差池。水沒延州宅。山頽伍相祠。傳家唯疏草。累德有銘碑。灑涕瞻鄉社。論心切舊知。空餘歲寒誼。不敢負交期。

漢書龔傳傳居彭城廩里。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誅一誅謂罰。東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華下有懷顧推官

秋風動喬嶽。黃葉辭中林。策杖且行游。息此空亭陰。伊昔吾宗英。賦詩一登臨。爾來閱三紀。斯人成古今。邈矣越石嘯。悲哉嵇生琴。鐘呂久不鳴。乾坤盡聾聵。爲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猶彼田中禽。下見采薇子。舊盟猶可尋。神理儻不昧。久要終此心。

華陰古蹟二首

晉書裴公贊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劍立於西門召史書古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天之刑神也。易詩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平舒道

何處平舒道。西風卷夕雲。空留一片壁。爲遺瀉池君。

回谿

回谿非故隘。九虎失西東。惟有黃金匱。依然又省中。

悼公

上章

獨坐寒牕望。望盡砧石宜。言偕老記初。心誰知游子天涯。別一任閨蕪日夜淚。

江淹悼公詩。曉庭庭。時阻。閨。蕪。日。夜。淚。

北府曾縫戰士衣。酒漿實從心無違。堂上琴生

斷華表千年鶴未歸。

廿年作客向邊陲。坐歎蘭枯柳亦衰。傳說故園荆棘長。此生能得首邱時。

貞姑馬胤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摩天黃鶴自常饑。但惜流光不可追。他日樂羊來舊里。何人更與斷機絲。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浮家祭畢而飲

有作

歲時常祭祀。朝夕自饗飧。尚是先人祚。誰非故國恩。枯畦殘宿雪。凍樹出初墩。奠醑求何所。鄰家借小園。

亭林詩集卷五

音

流離踰二紀。愴怳歷三都。墮甌煤還於。承槽酒旋沽。荒庭依老檜。空谷遺生芻。白髮陪宗叟。相看道不孤。

呂氏春秋顏回對曰。魯有煤室。八甌中。棄食不辭。曰。糧而飯之。劉伶西德。頃於是。方接。雙。雙。情。

王孫猶自給。一頃豆其田。今日還相飯。千秋共爾憐。

青門餘地窄。白社舊交偏。傳與兒曹記。無忘漢臘年。

寄題貞孝墓後四柿

重光作

四柿先人種。旁臨一畝池。霜彫萱草色。日映女貞枝。舊業從飄蕩。非材得憊遺。清陰常不散。勿使衆禽窺。

爾雅。萱草。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實。七落葉肥火。

贈衛處士萬

拘疾來河東。息此澮水旁。寒禽繞疎枝。百卉沾微霜。

幸逢同方友典墳共相將逢萌既解冠范丹亦絕糧
弦歌足自遣感慨論百王王叔遂頓首孝獻封山陽
一身殉社稷自古無先皇與君同歲生中年歷興亡
衰遲數儔輩落落晨星行旅懷正鬱邑矧乃多病妨
著書陳治本庶以回穹蒼遙遙千載心眷眷桑榆光

訓李子德二十四韻

重光作韻

戴雪來青鳥開雲見素書故人心不忘旅叟計何如
上國嘗環轍浮家未卜居康成嗟耄矣尼父念歸與
忽枉佳篇贈能令積思摠柴門晴旭下松徑谷風舒
記昔方傾蓋相逢便執袂自言安款段何意辱千旟
適楚懷陳軫游燕弔望諸詎驚新寵大肯與舊交疎

亭林詩集卷五

五

不磷誠師孔知非已類遷老當爲圖日業是下帷初
達夜抽經笥行春奉板輿誅茅成土室開地得新畬
水躍穿冰鯉山榮向日藟已衰晚學問將隱悔名譽
客舍輕彈鋏王門薄曳裾一身長飄落四海竟淪胥
契濶頭雙白蹉跎歲又除空山清澗曲喬木絳郊餘
不出風威滅無營日景徐但看堯典績莫畏禹陰虛
地濶分津版天長接草廬一從聽七發欲起命巾車

贈毛錦銜

來時冬雁飛去日春風度浮雲戀故山翔鳥懷高樹
一別遂西東各言難久駐去去慎所之長安有岐路
亭林詩集卷之五終